

第三編

·93·

民國叢書

第三編

·93·

綜合類

上海一日

朱作同 梅益 主編

上海書店

第三部

風火山上

第一輯

大上海的火山爆發了！

暴風雨前的北站

黃河

照往常的情形說每年七八月裏的貨運雖不頂旺盛，但也不怎麼平淡，可是現在的情形不同了。自從抗戰的烽火在盧溝橋燃起了之後，鐵路貨運的工作便一天天地輕鬆下來，特別是北上的貨物幾乎打了個對折，而由天津北平退回來的貨物，又堆滿在剛空不久的月台上。幾百簍爛桔子流出來的液質象徵着商人們哭不出的酸淚。

接連這種情形而來的，便是南京運來的行李，像山似的堆積在貨棧裏，大部分貨運職員都被調去辦理行李的事務了。

駐站保安隊的人數突然增加了，路警楞着眼睛注視着行跡可疑的人……。

「快要開戰了，情形不對得很呀！」

「南京的老百姓都往上海逃，怕真的靠不住。」

「……」

緊張的恐慌鑽進了每一個人的心裏，東一堆西一堆的人都在唧唧噥噥地談着，閒散的人張大着眼睛，想得點消息，唱五更調四季花的小工在讀着人家遺棄下來的隔日報紙，大家都知道這回該會與誰拚命。

早上經過興淞路，靶子路，日本的軍用汽車在發狂地奔馳；拖着木屐的女人們手中拿着一條帶有紅線針的白布，行着那特有的鞠躬禮，請另一位同樣的女人縫那種據說可以安身保命的「千人縫」。

顯然今天是更加不同啦，寶山路虬江路口正由駐站的保安隊趕築工事，一些小工正在幫着扛沙袋；那一扇唯一通到辦公處的門，今天上了鎖，裏面站着一個全副武裝的路警，忽然看到這種情形倒使我一時呆住了。雖然近來的一切緊張情形足使人知道必有光榮神聖的那一天到來，但却料不到竟會在今天演出了大行進的前奏曲。

八點多鐘正在辦理一件退貨手續，四處浮動着的人像鐵屑被磁力吸着似的都向寶山路這邊緊擁來，然後像潮水般向鐵門那邊流了過去，一批又一批地依同一的方式在我眼前移動着。

「喂！老黃聽說行李房和票房那邊已有中國軍隊佈崗了。走，

走，去看看！」同事×君跑來用極莊嚴的輕微聲音對我說。

「中國軍隊！」多動聽的四個字！迅速地將退貨事項弄停當，顧不得腳會被路基上的石子碰痛，奔過了五六條軌道，站上的人是那樣多，就像不要命似的往車廂裏擠。一列車滿了，月台上仍留着那麼多，我們就在這人堆裏穿過去，開始用好奇的眼光搜索着我們的軍隊，那邊果然，啊！果然有一個，不，還有一個，一個綠衣服的勇士，我們高興極了，不約而同的挺起胸膛向那邊走去，想看個仔細，如果不是保安隊，一定有符號可以識別的，可是不行，簡直有點怪異。如剛走近他們的時候，不知那來的一股氣息似的東西，突然制住了我們，使得我們再鼓不起勇氣來走近一點，就那樣發呆似的在那合適的距離點站住了。望着他們，當時的一舉一動至今我還記得很清楚。

回到貨棧，心沈重得像是懸掛着鐵錘似的，同事們圍過來，想從我們嘴裏得到一點消息，可是除了回答說「有」以外，我們還能說什麼呢？連自己也沒有看清楚，想告訴他們，剛才的情形，可是興奮和快樂硬住了我們的咽喉，仍舊讓笑聲混合在他們的言談中。

時間在緊張的氣氛中滑溜過去，平日貨棧裏那種特有的嘈雜情形，今天突然、靜得像過舊曆年初一。小工們的女人或母親氣喘喘地跑來四處尋找她們的丈夫或兒子，哀求似的嚷着要他們回去搬家，站長室裏的電話不時響着刺耳的鈴聲，站長紅眼着臉跑出跑進地忙着向各部主管人員轉達上峯的命令，一扎扎的賬冊和檔案堆滿了一地，緊張出心裏爬上了臉。

近十點鐘的時候，從大站那邊跑來一個人，雙手在頭頂上急劇地揮動着，邊跑邊嚷：

「來了！真的來了！中國軍隊！鋼帽子！剛剛下車啊！開心得咧！」

「看！看看！」

另一個人指着對面喊着，大家隨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在淞滬車站那邊一排雄糾糾的中國軍隊用急速的步伐行進着。呵！多英武呀！鋼帽上所反射出來的光芒比寶石的光彩還美麗，五年來沒有見過這樣雄偉的景象啦！

軍隊走到寶山路平交道附近便很迅速的散開了，那樣有秩序那樣熟練地散開了。這是他們的國土啊！在自己的國土上，一切都是熟識的，雖然被迫別離了五年，可是這地方的一根草一粒砂他們都抱了絕大的決心不讓人移動一下！這血漬了的土地上將要開出更燦爛的鮮花啊！

我跑了過去，心像是會躍出腔來似的急劇地跳動，我不知用什麼話來表示我對他們敬佩的心情，那桿握在雙手間的槍和發射寒光的刺刀，鋼帽下那對發亮的黑眼睛，沈着而堅定的面容，子彈，背囊……啊，這便是中華民族復興的象徵！

「辛苦了，同志！」

我挨近那個站在半交道口上的哨兵的身邊，很恭敬地這樣說，我怕他不理睬我，然而出乎意外的他笑着回答說：

「那裏，這是我們的本份！」──

嚇！多偉大的回答呀！「這是我們的本份！」眞愧死我了，他不是比我還年青嗎？赤黑色的結實肌肉顯示出他是一個飽經訓練的勇士。

「大熱天眞辛苦哩！口渴嗎？吃點西瓜……」。

「不要！不要！我水壺裏有水。」

「那末……」。

我想他肚子一定餓了，跑到對面去買了幾只牛肉包子來。

「吃點粗點心，同志！不必客氣，我們都是自己人。」

他望着我微笑着不作聲，祇拿了兩只去吃，剩下來的我替他塞進口袋裏去，他仍舊不作聲向我行了個軍禮，然後握着槍踱到那邊去了，態度眞爽直得可愛！

下午我仍舊按着時候從家裏趕到閘北來，日本的軍用汽車來往得更密，北四川路一帶也呈現着紊亂的狀態。北車站範圍以內施行緊急戒嚴，管理局前面馬路上掘好了一道道的壕溝。街路上充滿着看熱鬧的人，我們的軍隊很密的佈着崗。寶山路口的那塊金鼠牌美麗牌的香煙廣告折倒了，早已佈置好的堡壘正對着北河南路，靶子路商店的樓上有幾處架着機關槍，寶山路、虬江路轉角貨棧的牆打穿了，我們一向保守秘密的那座鋼骨水泥堡壘，現在像奇蹟似的出現在人們的眼前。

大站裏一切都現得十分冷落零亂，除了站役們忙着搬運重要文件和用具以外。上午那種熱鬧情形現在像是過去了幾年，車僮們在吃喝着賣不完的食物和汽水，貨棧那邊正有兵士在担運子彈，七號月台上聚滿了鐵路上的職員，班長拿着名冊叫人簽到，升火待發的列車在靜穆的空氣中漆──忽漆──忽地吐着氣，裏面已坐滿了人。職務上我不必隨車出發，命令下來說明天大家到××路去報到，大夥便隨續開始回去，可是大夥兒的步伐都遲緩起來，望望這壯麗的建築，和數月來朝.夕不離的工作地，不禁有點依依離捨。

「這次打下來怕不像「一二八」呀！老百姓決不讓再來個淞滬協定的！」

「要打就得打個水落石出，老實講，這些建築都靠不住，都會給炸光，癩子要穿頭了，一包毒濃不忍痛擠個乾淨，日後翻生那更難治。」

「中國軍隊這次來得眞神出鬼沒，眞痛快！」

「今晚不開火，便是明天看看好啦！」

「……………………」

「…………」

歸途中心中有點悵然，但十分興奮，步子更快了些，天空的太陽正吐着更強烈的火焰。

東方的巨人在展臂長嘯，大時代即將到來！

八月十二日

求　正（十九：學生）

旭日斜照着北站兩路管理局的大廈，也照遍了附近住宅的窗格。我眼一睜開，一陣異樣的感覺，便襲進了我的神經中樞。或許由於昨晚過度的工作吧？不！不因為那活龍似的火車的偉大雄壯的吼聲，棧房小工上貨卸貨時哼着的帶有原始味的，使人神往的「噯唷嘿，噯唷喂，……」的聲音，小販們的「冬瓜、茄子，一個銅板打三裄，……」以及糞車，垃圾車的喧嚷，……今天突然全聽不見了。甚至每天迎着朝陽，在簷上吱喳跳躍的鳥兒也飛得無影無踪。或許躲在窠中吧？總之；一切的一切，寂寞得像在無邊際的，無生息的沙漠中一樣。偶而從蒸鬱的微風中，傳來了斷斷續續的，有如沙漠上的駝商隊在行走，談笑，叫囂，鞭策一般的各種聲音，但過後，又靜寂了。

想起睡前的幾小時中：人們還很安樂，弛懈——乘涼，打牌，看電影，吃瓜，飲汽水，……（雖然謠言四播）——而且一部分民衆，還幫着黃衣健兒做了些輕快，滿意，欣慰的工作——二條明炬照澈了黑暗的運貨車，上面堆着一包一包的沙袋。

「噯唷！」一包從車上卸下，放在指定的地點。

「噯唷！」又一包從車上卸下，放在指定的地點。

「………」。

運貨車每次滿滿地，笨重地，慢慢地駛來，等到車身全卸空之後，又轉快地，風馳電掣地駛去，接着二車，三車，四車……好了！已堵塞了路口的全部，但留着祇有一人可挨過的小徑。這便是閘北國防第一線的一截，也就是侵略強盜的障礙物，牠將吸收多量的敵人的子彈，消耗敵人的實力，葬送敵人的命脈，保護我們具有偉大精神的衛國健兒。這是閘北民衆的成績，也代表全中華民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同仇敵愾的精神。

「他媽的！這樣就可以來一個倒一個了！」最後一位武裝同志，這樣輕快地叫了起來，同時伏在沙袋上做一個描準的姿勢，於是各人臉上帶着會心的微笑，踏着幽暗的柏油馬路，忙着回去休息了。

但在我睡眠中的幾小時的劇變，就成為我所想像不到的靜，靜得像在墳墓中，孤寂得像在沙漠中，霎時眼前彷彿現出了一片黃色無垠的沙漠，一個寂靜的荒墳，這沙漠非但遼闊，毫無生息，而且是暴風將臨的沙漠。我呢，猶如一匹落伍的駱駝，懷着一顆驚悸，

孤寂，渺茫的心而長鳴，徘徊，並且預備着向墳墓中鑽。然而火炬已燃起了神聖燦爛的火焰在沙漠中唯一的火焰。牠使我勇氣激增，不再作徒然的長鳴和徘徊不再想向墳墓中鑽，而向牠邁進；牠照澈了應該走的捷徑牠像指南針般的指示我到那同伴們正在憩息着的水草田牠領導我去迎未來的暴風，衝破那被暴風捲起的沙柱，以爭取最後的勝利民族的自由和獨立維護世界的和平。

可怕的孤寂終不能使我安穩地躺着發獃似地胡想着。忽然急促的敲門聲，接着便是革履聲，門開了，伸進房來的是一個驚喜，緊張的臉蛋。

「哦！表弟——敏。」我這樣想着，但祗把敏字很響很單調的洩了出來。

「你才起來？」他見了我睡態惺忪的樣子。

「情形怎樣？」

「怎樣？你這瞌睡蟲！我們大中華民國的顏色拿出來了。」說着也不由我問個青紅皂白便拉着我往外跑，外面情形果然不同，昨晚的安樂已代之以擾亂，弛懈已代之以緊張，一出衖口，劈面就看見一位很年輕的健兒，穿的制服不是黃色的了，而是灰色的了，臉部帶着光榮的微笑，愉快地唱着義勇軍進行曲，挑着兩箱子彈輕快地一路走着。這種軍人的精神，就象徵着大中華民國的前途光明。

「這就是顏色啊！×××師到上海了。」

「哦……。」

接着又是一陣拉，直到寶山路纔慢着脚步躑躅。

眼簾上映了一位一位年輕的灰服健兒，勇武，精幹，嚴肅，和藹……種種精神，表現在各個有紫羅蘭特色的嫩臉上，尤其站在崗位上的健兒，那種使人肅然起敬的精神，大有予打擊者以更重的打擊的氣慨。啊！衛國的健兒們啊！你們這種犧牲個人權利，幸福，而謀民族的自由解放的至高無上的偉大的精神是何等地值得全世界人士的歌頌啊！

平日挺立的籬笆，現在斜倚在沙包上了。素來祕密的，蔭蔽着的寶山路口的防禦工事現在都赤條條地跳上了我的眼幕——中正式的來福槍啦，輕重機關槍啦，小鋼砲啦，高射機關槍啦，鋼骨啦，鋼板啦，水泥桶啦，鐵鏟啦，……等這都是予打擊者以打擊的利器。

同時展開的，是一幅慘不忍睹的流亡圖——擁塞着的，全是汗流浹背的，扶老攜幼的逃命的同胞還有殘廢同胞的奮力躑躅。箱籠，鋪蓋，包裹，傢俱……等紛紛向租界內塞，這時租界也似乎慈悲地放大了喉嚨大量地吞着。出租汽車，塲車，老虎車，人力車……等，無不利市百倍。就是這些也已足够把寶山路、北河南路、界路……等擠得水洩不通了。

最後我們也捲入這流亡的旋渦裏去了。敏和我用了全力合挑了二只箱籠，同時還幫助了一位同病的，挑着流亡重擔的老嫗。我們就這樣汗涔涔地雜在人叢中向租界慢慢的推進。但是事情不就是這樣過去了，因爲在現代的青年還須繼續負起民族解放的火炬邁進。

再見吧！將在沙場上殺敵的健兒們，祝你邁進，勝利！

再見吧！大上海第一線的閘北，祝你在砲火洗禮中無恙！ 908

「暫別了，閘北！」

江 上（三十・工廠職員・）

爲了遷移機器，已一連忙碌了好幾天，夜間照例該是睡得很甜蜜的了，可是不知怎樣，昨夜竟整夜未曾合眼。

全廠祇剩下我們四人：我和兩個練習生外，那位股東兼工程師的彭先生也留着未走。誰都到租界上去了，他爲什麼還留在閘北呢？眞是奇怪極了。那時大家祇忖着自己的心事，也不敢問。他爲但於應付事變的突發起見，叫我們都住到樓下的一間小屋子裏去。這一夜，大家都沒睡熟，可也不敢談話。空氣靜得可怕，好像整個閘北，祇剩了我們四人一般。除了鐵床架因爲我們睡在上面不住的轉側的緣故，發出吱吱的聲音外，便是四人的不自然的鼻息，五相呼應着。

我不知在什麼時候合上了眼，到朦朧地醒來時，天空已發出魚肚般的白色。我向對面床架上一瞧，不見了彭工程師。我吃了一驚，忙起身趕出臥房，在辦公室走廊前看見他站在那裏，叉着手，對着籬外路上呆望。

「昨夜很安靜呀！」我向他開口。我委實沒用什麼勁，可是喉嚨忽地大得使自己都吃驚。我趕忙低聲地說：「彭先生，你瞧戰事還會爆發嗎？」

「誰知道！」他搖了搖頭：「可是我們總得要有相當的準備纔好。」

他繼續告訴我，當我們昨日送走了最後一卡車機器後，他便在工廠四週的路上，察看了許久，幾乎全成了空屋。他在廠門前中山路上，跟兩位八十八師的勇士談上了，他們曾告訴他附近某幾處已埋上了地雷，并承他們應允到緊急的時候，指示一條可以安全地走到後方去的路。

「如果眞的戰事爆發，我們能不能走出這裏呢？」我膽寒起來。

「爲什麼不能？」彭先生說：「軍隊對老百姓是負有保護之責的，昨天那個八十八師的兵士不是說過了嗎，如果走寶山路，那一定走不通的。我們必須沿中山路往西走，須多繞一點圈子。」

廠內的機器已搬走了十分之七八，但有許多原料和器具，還

未移動。我預料今天早晨還有幾輛卡車來搬，但形勢看來異常惡劣，我對彭工程師留在閘北，心中惴惴不安。

「彭先生，你不如先走吧！這裏的東西，等會兒車輛來後，我能招呼的，你不用留在這裏了。」我勸他早一些離廠。

「嘿哈！你以爲我留戀着廠屋，留戀着這許多東西，所以不走嗎？」他笑了起來：「我對你說，我想留在這裏看看這大時代轉變的一剎那，是怎樣的一個光景呀！至於這些東西、我們預備犧牲了，不要了！」彭先生的態度依然那般平靜。

我忽而想到自己個人的前途上去，覺得很苦悶，不期然的說道：「要是大砲眞的響了，我們的工廠便完了，我們也只能準備着失業！」

他對我很正經的注視了一眼，他肯定地答道：「完了！我們的工廠是完了！我們的物質雖完了，我們的精神却是永沒有完盡的日子呀！」

兩個練習生也已起身，走來問問要不要煮些稀飯吃，廚房裏還留着好多米呢。可是誰都不覺得肚子餓。我們搖了搖頭答復他們。

我們閒步走過休息室，裏邊的乒乓桌子，又起了網兒，很安靜地躺在地中央。彭先生忽要我伴他打回乒乓。可是打不上三四下，大家都沒心思弄這玩意兒。他丟掉了球拍，坐在桌邊，翻閱着一份過了好幾天的報紙。

我耐不住這寂寞的苦悶，又開口了：「要是大砲眞的響了，我們往後會變得怎樣？」

彭先生皺了皺眉說：「你說話老是用『要是……眞的……要是……眞的……』想來戰爭對於你是非常的害怕吧？」

「這……」我覺得有些害臊，但終於大胆的說了：「戰爭對於我們的工廠是含有極大的破壞性的。戰爭一發生，像你彭先生、一流民族資本家，豈不是都要遭受極大的損失嗎？」

彭先生格格地笑起來，終又很莊嚴的說道：「我們的工廠還是半作坊形態的工廠，手工部份很多，這是你知道的。我們還不配稱爲民族資本家咧。老實告訴你罷，我是希望戰事能實現的。否則我們的工業，永遠沒有抬頭的日子了！」他傷感地沉倒了頭。繼又說道：「即以我們的工廠而論，連年屢遭打擊，却是爲了什麼原因？」

「貨賣不出去！」我回答着說。

「着啊！（北方土語——即對啊，）但爲什麼賣不出去呢，這也是你所知道的！市上有比我們成本更廉的劣貨在與我們競爭着。所以即使我們不抗戰，我們的工廠至多再維持一年半載，結果還是要關門的。」

我向窗外大路上望望，除了隱約有幾個穿綠色制服的兵士

在走動外，寧靜如故。太陽照在樹頂，樹葉兒動都不動。

我等待着有運貨車來裝東西，可是今晨街上什麼車輛都不曾見過。

「彭先生，他們眞的不再來搬東西了嗎？依我估計，能搬的還値萬把塊錢呢！」

「已是九點鐘了！」彭先生看了看手錶說道：「大概準備犧牲，不要了！萬把塊錢的東西算不了什麼！我們的股東都很明白，知道將來抗戰勝利之後，有十倍於此的收獲等待着我們呢。」

我正對着堆得高高，擠得滿滿的貨倉發怔，突然爆竹般的聲響起來了。接着空中傳來轟隆隆的大砲聲，振得玻窗格格的戰慄着。平靜的中山路上，忽地有人走動忙碌起來。辦公室的大鐘上，正指正九點一刻。

彭先生從休息室裏跳了出去，噓了一大口氣，歡呼般的喊道：「好啦！我們有復蘇的日子了！我們走吧！不能再留在這裏了！」

兩個練習生，很敏捷地用一根扛棒扛起了一只不到一匹馬力的精緻的小馬達。那是彭工程師作試驗時用的心愛的東西，昨晚却忘了交給卡車帶走。我提了一大包誰都有份的衣包，彭先生提了一籐籃的書籍。鎖上了大門，跟着路上一大羣人往西急急的走。我對這朝夕進出已經十年的黑漆廠門，不勝留戀難捨，時時回頭探望。彭先生豈能忘情，也不時的回過頭來。他打起精神，拉了我走前一把，叫道：「勇敢地向前！」他又回過頭去喊道「暫別了閘北！我們不久就要回來的！」

扛小發動機的兩個孩子，忽地高喊：「中華民國萬歲！」我忍着眼淚跟着他們大踏步的向前走。（133）

忙煞了我們

遠　道（二十二・銀行職員）

八點鐘後，靜寂的辦公室內，人聲漸漸嘈雜起來，三五成羣的成爲幾十組。他們有的在報告他們昨夜所獲得的特別消息，有的在痛駡二十九軍當局的糊塗，輕輕把平津送掉，有的懷疑政府的政策，爲什麼老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但儘管他們是從何談起，最後討論的中心問題，還是歸結到上海局勢演變的前途。他們儼然分成兩派：一派認爲上海局勢的緊張，是暫時的，敵人軍艦的雲集滬濱，是恫嚇性質，決不願在此燃起烽火；中國呢？還不是和以往一樣的屈辱了事。另一派的意見，却適得共反，他們引證了蔣委員長數次發表談話所示的決心，和最近當局的動態，認定這次決不會再屈服於暴力恫嚇之下，一定抱着「敵來必拚」的堅決態度，要喚敵人不醒悟，戰爭是不可免的。激辯和討論，把和平恬靜的辦公室，充滿了憤懣和仇恨，每一個人緊咬着牙關，睜着雙目，握緊拳頭，簡直是準備厮殺前一剎那的英武的姿態。

九點鐘了，開始辦公的鈴聲把緊張的情緒和緩下來，各回本位工作。這時候，在櫃上守候的顧客，已比平日要多上幾倍，同時，外面還源源不絕地進來，各人的心裏，知道今天的工作，一定忙得「一結棍」，捲起袖管，開始辦公。可是，儘管你如何加緊努力，櫃前的人卻愈擁愈多，由一排兩排而增至四五排，黑黝黝的人頭，流露出憂慍憤恨的神色；間有幾個急性朋友，用咆哮的喉嚨在催促。可是，事實上，手續是要一步一步辦下去，應接的人，要一個個接下，細心謹慎辦手續，一個「啊喲！」是要吃賠帳的。記帳的人，雖手不停留，汗不暇揩地在寫，可是面前仍堆積着一大疊的傳票。喂！這是經理開來的，立刻要××萬元；於是，上至主任，下至練習生，擱下原來的工作，先來奉行上司的命令，特別把結，特別賣力，數分鐘內將手續辦好，鈔票送到。不一會，又是一個相同的命令，這是某襄理的，立刻就要，於是免不了又是這麼一陣。寫呀！忙呀！傳票是愈積愈多，櫃前的顧客越擁越多，緊張的工作，把一切都忘了！

必要的手續一切都辦妥，最後要輪到收支股了。固然，收款地方是不見一個顧客，閒得幾乎要打盹，可是付款的人，卻忙得要命。老司務送到的三兩萬鈔票，僅僅應付數百元，數千元的顧客，差不多在十數分鐘內就告罄了。上萬的顧客，大都到鈔票間直接支付。所以，鈔票間內從庫房裏搬出的一箱箱鈔票，簡直不像可以作為交換媒介的貨幣，而是像鮮豔奪目的傳單，盡量地分發出去。看呀！廿五萬一箱的鈔票，不上一小時就不見一張了！啊，那還了得！收支股主任見到庫房裏的庫存急速地減少下去，心裏未免有些寒心，於是惟一辦法，當然是請經理設法到中中交三行去補進。

畢竟經理的神通廣大，在數分鐘後，交涉打好了，立刻命令收支股：中央可拿××萬元，中國可拿××萬元，交通可拿××萬元。錢是有着落了，苦了的卻是某君。他今天一直到中中交三行去取現鈔，天氣是那樣的炎熱，衣衫都給汗濕透了，但是，你吃了這碗飯，即使是赴湯蹈火，亦得去做啊！鈔票是一批批的進來，可是後一批還沒有來到，前一批卻早已用光了。緊張，空慌，忙碌，這樣的繼續着，四點鐘了，打烊鈴響了，人潮才漸漸地退去，好容易透了口輕鬆的氣！

「國軍八十八師已到北站佈防，」這一個消息，是多興奮啊！每個人快樂得忘記了剛才的疲勞，面上露出了渴望的笑容。上海的中國人，得不到國軍的保護，已有整整的五年了，現在大家還有什麼可說，除了會心的微笑，預祝自由獨立的新中國到來之外！（69）

上海開始怒吼了

王自強（二十，學生）

「八一三」是富有「煽動性」的，但總算平靜地飛去了。

「浦江日艦雲集」——「搬家風大熾」——「日兵在虬江路架機關槍」——這明顯地昭示出那激跳的高潮超越了「一二八」前夜的水平線！

「也許是當真要幹起來。」S氣吁吁地說：「在大陸商場，我看見社會局滿載行裝的車子。强，不是嗎？報上說市政府已遷楓林橋舊址辦公。」

立報載着今日下午四時「難關」

街面上滿佈着沉默的臉浮動着忙亂的脚。

到量才圖書館去看報人比往常增加五倍。

×日新聞載着我××師開抵北站的特號消息……

平靜的南京路也混在騷動里：人箱籠，什件，塌車，汽車，人力車，……在日昇樓在拋球場兩支頻繁的大動脉在飛躍。

沒有怨恨只有憤然，中國人已在艱苦中鍊成一塊鋼：爲了民族永久的生存爲了不甘心做「準亡國奴」的「槍靶」都樂意把老家獻出幾天來「和平底夢幻」已給事實粉碎了！——是的，爲了和平，讓我們緊起正義神聖的戰旗吧！東北的血債，淞滬光榮的「先敗」……五六年來「友邦」已把我們鍊成一支勁軍，指示了去實踐那爲自由而爭鬥的使命！

「讓每條街衢都變成戰場吧」——「讓每所房子都作爲堡壘吧！」——鮮紅的顏色剝去了我們面前底陰翳，我們已從幽黯底末稍走進黎明底起端！

，傍午空氣又緊了些：英法兩租界已在交界處架了鐵絲網，雖然仍許通行……

M對我說：「閘北已開火，電話不通」他急喘喘地講完就走。我不懂他底消息是哪兒來的。

到愛多亞路報館地帶去巡視：華美及東南果已帖出用紅墨水寫的驚人號外：

「本報訊今晨九時一刻日軍圖入華界，被我保安隊嚴拒發生衝突，刻巷戰甚烈」

熱情的臉孔，緊張地露出高昂的微笑！不，不該說是勝利的笑了。

午餐後。

到外灘公園去。

日艦很多。「出雲號」在跟「大使館」屋頂練旗語，太陽旗頹喪地垂着頭。

「日本底國民呵！軍艦外衣的顏色也許要變成你們命運底寫照吧！」我默默地想。

一艘法艦進口泊在十六鋪。

商輪接連地向吳淞開去，連頂層也站滿了人……

外白渡橋上人和車連成一條帶，像一節緩行的列車。我仰望閘北的高空，幻想着砲火中英勇的鬥士！

市輪渡碼頭，江邊，草坡上——形成一個露天的難民收容所狼狽而悽慘的景象。

「我一定要加入到戰鬥里去！」我幾乎從心底叫出來。——我太激動了。

轉到望平街。號外在瘋狂地嘶叫：

「阿要看看我軍進迫敵司令部。」

銀行已「奉財部令自本日上午十時半起「休假」兩天！」這大約就是「戰時財政」吧！

在四川路、河南路、江西路……「搬家潮」洶湧地向南流。喇叭聲，雜音織成了都市反常的一支悲壯的進行曲。

我帶着一顆充滿了興奮和光明的心走回寓所。

B說已聽見過砲吼，我却沒有。

………………

黃昏。

搬的怒浪更高漲了。

年紅燈稀落地在夜空動盪。

街頭飛着夜報。

「抄靶子」的很多。………

在朱葆三路舞場和酒吧間里還飄揚着金圓王國流行的豔歌。………

夜已很遲了：我第一次聽見帶有歷史性的大砲底怒吼！

憶「八一三」

王勻秋（新聞記者）

虹橋事件發生後，整個上海已是籠罩在嚴重的氣氛裏了，十一日下午日本第三艦隊軍艦十六艘駛進黃浦江，下午四時日本總領事岡本向市長俞鴻鈞提出無理要求：一、撤退保安隊，二、撤去保安隊所築的工事。他藉口中國保安隊的駐紮，防礙日僑的生命財產，同時把先前答應從外交途徑解決的諾言又藉口東京政府及民衆態度强硬賴得乾乾淨淨，反而加上十六艘兵艦的威脅力，自然談判是絕望了。

於是局勢更嚴重了，情形格外紊亂，日本海軍陸戰隊紛紛登陸的已有二三千人，中政府以日方劍拔弩張，知上海的和平必將被人破壞，也有遣派正規軍來滬的消息。十一日晚上謠言四起：不是說那兒已在接觸了，便是那裏又打殺了日本人。這夜十二時，筆者爲證實此種消息是否確實，曾驅車至吳淞江灣一帶視察，因爲傳說的地點是在這一方面。出了租界，先到寶山路北站公安分局，公安局的辦事人多在門口乘涼，態度相當悠閒，問他們有沒有發生事故，他們似乎怪我問得奇特，顯得莫明其妙的樣子。沿途也沒有兩樣，一切的確如平常一樣，歸途中經過楊樹浦路、百老匯路、日

本的兵艦在黑海裏閃爍的打他的燈語，以外各日商碼頭上也無動靜，歸來二點鐘，這一夜算是平安無事地過去了。

翌日，午飯過後，電話來了，報告的消息是下午起北站的車子已斷，因爲一、中國軍隊已經開到了北站，爲戒備計，停止通車，二、車輛徵發運兵之用，軍車僅止於眞如、昆山，不必再來北站。當然形勢的嚴重是意想中的事，但料不到竟如此之快！打電話到北站，電話局說租界與閘北的電話已經不通，馬上乘車到北站，沿途遷徙的人使車子無從行走，過了蘇州河，寶山路一帶租界內的商店正在拉鐵門裝牌門，公共汽車本來是通到界路，今日就停在愛而近路。

昨夜與今日不過十小時，變得這樣快，眞有點不相信，可是情形的確是這樣。寶山路鐵門，北站前後，已都戒嚴，武裝同志跑步向車站裏面去，崗位上除了警察以外，還有保安隊，閘北商店已完全關門。記者拿出自己的證章，證明我是新聞記者以後，才得走到車站裏面。鐵軌上看不見一輛車，買票的門都已關閉，站上高級職員都已另遷，以往嘈雜的聲音現在被達達的雄壯的步伐聲所代替了，武裝同志個個精神飽滿，鋼盔在陽光裏閃閃發出燿眼的光，界路一帶站滿了人，隔着鐵柵望，個個都眉飛色舞。警察局限今日二時以前閘北商民一律遷出，今夜恐怕就要接觸了。但還是中國迫不得已的措置，日兵在虹口登陸者已達五千。

素來不喜歡中國抵抗日本的老大帝國，爲着一萬萬鎊在虹口區內的投資，竭力從中斡旋。由英國爲中心的上海各國領事團出來調停，於十一日送給中日兩方備忘錄後，十二日午四時邀集滬市長俞鴻鈞，日總領岡本，在公共租界工部局會議室開會，他們見雙方態度强硬，也只有消極地想出一個辦法，以爲中日戰事實在無法避免的話，也應該讓出最後二十四小時爲居民的遷避準備時間，會議就這樣無結果而散。

好了，這二十四小時，是最後關頭了，沒有一個人不這麼想。這是十二日下午四時起開始至十三日下午四時截止。挨過這夜，十三日早晨記者特別起得早，七時即出發預備到閘北虹口去作最後的巡視，可是華租界鐵門已關閉，租界內萬國商團已出動，鐵門外面沙袋鐵絲網的工事已經完全築好，武裝同志架槍在守候東洋兵來予以打擊。轉頭向東走北四川路，鐵門還開着，因爲時間沒有到，外人及華人在搬家的又因其他無路可通，北四川路是僅有通到租界的一條，所以紊亂異常。這是日本兵在租界內的根據地，倭兵托着槍望着一羣羣的人，像要把他們吞下去一樣。記者沿北四川路走，將近寶興路的時候，突然湧起一陣密密的鎗聲，一羣人如潮一般向南湧，搬家的多放棄物件車輛儘狂奔，小孩哭，婦人叫，儘聽得快點逃命的喊聲，天翻地覆！這時記者看錶是九時一刻，雖則知道東寶興路已經開火，但沒有明白究竟，心想還是等等，待打

聽明白再說。暫時在一家屋裏一躲，讓過了湧來的人羣，後來的人說：「寶興路日本兵向中國兵衝，被中國兵打退了，快點逃」這時槍聲已停，記者趁車而返，終於證實了戰幕已啟。

下午四時十分，八字橋砲聲響了，中華民族的神聖抗戰，就此全面揭開。(184)

「八一三」所見

張美懿

毒辣的驕陽，清涼的晨風，依舊侵襲着上海的市容，可是，這平日繁華昇平的氣象今日却被雜亂，緊張，恐怖，興奮的空氣籠罩着了。人們那鎮靜的心平和的血，受了這一切的刺戟，都變爲焦灼，煩亂，而沸騰着，澎湃着！他們彷彿完全沒有注意到風的到來，驕陽的存在。他們所唯一注意的，是聲音；這聲音常使他們神經過敏地疑惑到他們所期待着的另一種含着重大意義的聲音去！

突然「轟」的一聲，呵！民族的野火開始燃燒了，神聖的砲聲響了，我們的勇士浴着敵人的鮮血一個個衝上去！一個個殺上去！這「衝」「衝！」「殺！」「殺」的聲音，清晰地，在每個孤島上的人的心裏交響着。於是，他們微笑了，他們的情緒更高張，意志更堅決了。他們想起這無數爲民族的自由，爲國家的生存，而前仆後繼，浴血苦戰的勇士，就感動得忘了家，忘了自己的一切。也許他們自已從今天起，就會變成一個顛沛流離，失業破產的人，可是這些痛苦，爲了未來的幸福，爲了萬世子孫的光明，也是應付的代價！祇要最後勝利早日來到，幸福的生活早日實現，那麼卽使犧牲了一已的生命，也是值得的啊！於是他們底臉露出愉悅興奮的表情！

「呵，開火了！你們看見號外嗎？到底是我們勝利了。」

弄口成了臨時的會議場，東一堆，西一堆，集合着男女老幼，個個驚悼的臉上，添上得意的笑容，在互相討論着，探問着，報告着！

「怎麼不看見？我是早已料定，這王八蛋矮鬼子，準會碰一個大釘子的。他們好大胆！以爲現在的中國人，還是好惹呢！」一個工人模樣的中年男子，神氣活現的，邊說，邊笑。

「這才好呵！才出了我們的鳥氣，我活到六十歲了，常常聽見別人嚷着抵制什麼貨，打倒什麼人。但總是祇見鑼鼓響，不見鑼鼓樣，直到現在，才鬧成功唉！到底是現在的人，有本事，有決心，有血氣，爭面子啊！」人叢中在沈默的一剎那間，閃出一個白髮蕭蕭的老太婆來，感慨地說了一大串。

「不過，唉！你們才不曉得慘呢？看！把我弄到這地步了，以後就沒得住，沒得吃了。哪裏是家？到哪裏去找生活呢？」一個難民悲切地說：

「不！你的認識錯了，把你弄成這個樣子，到底是誰呢？是鬼子呀！誰不愛和平？但現在你要和平，辦不到了。假如不下決心，那麼亡

國後，做亡國奴的痛苦，才真正痛苦！你現在，雖物質上受痛苦，但精神是高興的，身體是自由的，眼前的痛苦，不過是達到光明日子的必經的過程吧了，又算得什麼呢？」一個青年不管別人能不能聽懂，滔滔地說了一大篇。

我走向大街去。大街充滿着蓬勃，活躍，興奮的氣象，馬路上貼報處，注目的標語下，行人道上，攢動着一羣羣熱烈興奮的民衆。他們忘了熱的太陽，忘了破碎的家，忘了自己所受失業的痛苦，甚至忘了被冲散了，被慘殺了的父母，妻子，兒女，兄弟，姊妹的慘狀，在讀着興奮的新聞，看着富有刺激性的標語漫畫，談着所見，所聞的忠勇故事慘烈情形，有些感動地呆看着救護勇士們的人忙碌往來着，進行着他們所負的重大的使命。他們挺着的胸膛，那果敢沉着的勇氣，憤恨的情緒，豆大的汗珠，處處表現着他們底時代精神，愛國熱情，見義勇為的胆魄。「喲！這才是新中國青年的精神，才真是為國犧牲者啊！」我感動得幾乎流下淚來。

難民，狼狽的難民！扶老攜幼，像潮水似的湧進了租界，他們那悽愴，困苦，飢餓，疲憊的慘狀，一一在我眼前閃過，可是耳朵裏，並沒有聽見過怨尤的聲音，中華民族的子孫，已認清了敵人的真面目，毫不怨恨地，忍受着目前的痛苦了。「啊！有這樣堅決，耐苦的民族精神，誰能把我們滅掉？我正想着，忽地一乘黃包車駛來，把我的左臂擦破了一塊皮，「唷！」我痛極回頭一看，原來，那乘車上坐着一個比我的手臂更痛楚的女人呀！她懷裏睡着一個弱嬰兒，背後還背了一個男孩兒，前後堆滿了東西，遮住了她底視線，使她不能動彈，時時把兩隻飢餓而疲乏的眼睛，吃力地望着路向，很像一個狼狽的僵屍！唉！誰使你這樣辛苦？誰把你累呢？我嘆息着，想跑回家。但我終於壓住心頭火，再走了一段路。啊！更悽慘的流亡圖，不絕地映進我底眼簾。看！這個背着個老態龍鍾的老婦的男子，跑得多麼吃力！他底喘息的聲音，引起我無限的悲感；憐憫，於是跟着他走。原來他後面還有一個挑着一担行李的女人，急急地趕着追上去呢！雖然，睡在籮担裏的孩子，不住的哭着，哭着！但她不聞不問祇顧走，走不多遠，又把担子和那男人掉換一下，於是這個背負老人的責任，就輪到她了。我很憂慮，她底疲倦底身子，怎能吃得消呢？

忽然，他們一同停了下來，坐在路旁，向我問道：「姑娘，這是什麼地方？」「這是膠州路，你們要到那裏去？」「唉！我們沒有一定的地方呀！因為我們才能從戰區裏來，又沒得錢，錢在路上被鬼子搜光了，那裏有錢找地方呢？」她悽愴地說，那飢餓的眼光，菜色的臉，低微而枯澀的聲音，使我一陣心酸，不知怎樣去安慰她。

「唉！姑娘！你不知搜盡我們的錢，還……還……」她忽然滴下一顆辛酸的淚！

「怎麼啦！」我急切的追問着，因為分明地，他們是有過非常的遭遇了。

「還有我……的大兒子……唉！被捉去啦！」她嗚咽不能成聲了。

「他也幸虧眼快……不然……也……糟了！」最後她指着她的丈夫說。

這時那個老太婆的耳朵雖聾，但被悽慘的情景所感動了。捏了一把鼻涕「唉我活了八十多年快要死了還要受這一次災難！」她感慨地說。

「中國會打勝的，只要我們團結一致，有錢出錢，無錢出力。」我安慰地說。

「可惜，我老了，又是女人，不然也和他拚個生死，才心甘呢！」她憤激了。

不久他們又挑起担子，背了老人，向着未知的路上走去！

我看着這一幅悽愴的流亡圖的背影，心靈深處感到強烈的悲哀，同情，憤恨！我的血液開始澎湃着了。

「報復！」「報復！」我默默地念着跑回家來！

永遠忘不了的一天

張雙人（二十·學生）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晴，微風，多雲。

漆黑的天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祇有幾盞街頭的路燈，用它僅有的光明，播送到這個黑暗的世界裏，是萬籟無聲充滿寂寞空氣的深夜，時針剛指在二點。

突然從遠處傳來的巨聲，驚破了我的好夢；繼着「轟隆，轟隆」一聲二聲……連續不斷地刺入我的耳鼓。由于以往「一二八」戰役經驗的啟示，我知道這是大砲的射彈聲和砲彈的炸烈聲。奔騰的血液，緊張的細胞，立刻在我週身鼓舞着。我來不及開亮室內的電燈，一面披衣，一面在黑暗中摸索着踏上了屋頂旁邊的曬台。抬頭向正北方一望，即見火光燭天，血紅色的雲煙，在黑暗中瀰漫着顯得特別鮮明。一閃一閃的砲火，夾着隆隆巨聲，刺破了靜夜之靜肅，驚碎了每一個和平老百姓的心。

——真的麼？咱們英雄的抗戰果真開始了嗎？

因過度的興奮，對眼前的事實倒反躊躇和遲疑起來。

是的，「九一八」時政府態度的軟弱，將小百姓們滿腔的熱憤，壓榨得緊緊地，使每一個人懷着憂鬱，惆悵，和怨望。可是自「七七」事件發生後，咱們領袖聲明「最後關頭」已到，我們就將深壓在內心的熱烈情緒，又恢復到了最高的頂點。

你看，不是嗎？七、二九廿九軍克復豐台廊坊時，上海民衆是怎樣的熱烈！如何的興奮！滿街的爆竹聲，嘻笑聲，呼口號聲……連幾個三四歲的小孩，也騎着竹馬，擎着小國旗，沿街亂叫亂跳呢。這是我親眼睛見的實事，深鏤在心版上永遠忘不了的。

——誰說咱們人心已經死了?

還是在當時我觀察後所得到一個興奮的感慨。

於是昨日緊張的空氣，又在我腦海裏一頁一頁地翻着：文廟擠滿了從市政府被阻回來的公務人員，闔老的搬場汽車滿街亂馳着，無線電播出中央軍已開到上海的消息，將整個上海城刺激得空前的緊張嚴肅，使每個居民不免提心弔胆，驚心動魄。但誰都沒料到，戰事的進展是這樣的迅速。

砲聲漸漸從疏落而緊密了，裏邊夾着「噠，噠……」的機關槍聲。住在樓下的爸爸媽媽弟弟和傭人都給這種恐怖的聲音驚醒了。不一刻功夫，一條爲夜氣浸得死沈沈的小巷突然給喧嘩的人語侵佔着。由嘈雜的人聲裏，透露出高熱度的情緒——興奮而又驚悸。

東方開始出現了曙色，號外報在馬路上叫得震天價響。「我軍衝過天通菴啦」「砲轟虹口××日令部啦」……一串串的捷音，刺進各個人的耳朵，激發起熱烈興奮的情緒。

我在門口急急忙忙買了一張報，我喘息地嚴肅地讀着大字標題：「我軍英勇抗戰」「我軍大捷」……

——好了，從此我們有了出頭的日子啦!

在我心瓣間暗暗地漏出這麼一句。挺挺胸，昂昂首，我的態度驕傲得如同頭等强國的國民，這是我生以來最值得驕傲的日子。

天陰暗得怕人，有狂風，空中奔馳着陣陣的灰雲。槍聲砲聲從風中送來格外嚴厲而清晰。

忽然「轟隆」一聲巨響，接着就是「砰砰砰」的聲音，好像就在眼跟前發生，房子搖憾得要塌倒的樣子。

「嗡……，」這是飛機投彈後抖然上升時的聲音。

「東洋人打來了啦!」「東洋人的砲彈開過來了啦!」「大家快快逃性命啊!」驚慌雜亂的呼聲，間雜着混亂的步聲。街路全是沒有秩序的逃命者。整個南市一刹那都變成一個恐怖驚悼的死市。

我跟家人提着幾件簡單的行李，踏上西門的十字街頭時，已是上午十點過了。人行道上儘是負笈提箱的人，爭先恐後地向着租界鐵門擠去。可是，鐵門在幾個安南兵防守下，關閉得緊緊地。門前已加圍了一道鐵絲網。鐵門裏邊優閒的人，用看把戲的目光，欣賞着門外驚惶不定，欲避無門的逃難者的窘態。一道鐵柵門劃分着絕然不同的兩種世界。

我也是一個在鐵門外的人，侷促在人羣裏透不過氣來。

等待了一小時左右，經過了許多爭執，才在南洋橋一扇小鐵柵前，忽忽地踏進所謂安全租界區。

在黃包車上得來的傳說：我國的空軍已出動了。剛才的巨聲是我空軍轟炸出雲旗艦。「砰砰」是艦上的高射砲聲。

法大馬路擠滿了人，「黃金大戲院」和「大世界」門前擠滿了襤褸的從戰區逃出來的難民，從他們處傳來一連串的呻吟聲。

旅館早已客滿，我們一家人好像無頭蒼蠅一般，祇找住的地方，最後在一家小旅館裏因同經理是同鄉，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一個斗室中算是暫時解決了住的問題。

熱煩悶，驚悸興奮緊張，交織在我的腦裏，心裏，胸裏，塡得滿滿地。我無心吃中飯了。

我斜躺在塌上，向窗外望着晴空，飛一般的白雲。

「砰砰，砰」連珠式的高射砲響着。一圈一圈泥土色的煙霧在空中擴展着。

「軋……」一隊銀色飛機在煙霧間，敏捷靈活地躲避。

「拍……拍」我們的神鷹用着機槍向下掃射了。

一隻打頭的飛機突然向敵方筆直下降，待離地三百尺時，又作了一個很大的怪聲，筆直的飛了上來。

一個「轟隆」聲一堆冲在空中的濃煙，就從敵區傳出，震蕩在整個的空間。

街頭巷尾，馬路，屋頂，都擁擠得滿坑滿谷，嘻哈，拍手，高叫，充滿了熱烈的一團高興。但大多數都是無智識的人呀！他們認爲只要是飛機，一定就是日本的。於是他們以爲我們的高射砲在打敵人的飛機呢，所以拍手叫好快樂得這個樣的。唉！可憐的人們啦！

「下蛋啦！」人們儘向屋裏跑。

就在我頭頂邊似地，從雲裏飛出一隻飛機，左右搖動得很是不穩，就在此時一個油瓶式的東西落了下來。下面人羣在驚呼，奔跑。

「轟……」房屋山崩地裂般震動，我躺在地上，摒着氣，等候恐怖的到來。

門外暫時靜寂，一陣慘呼聲，呻吟聲……漸漸由細微而擴大，零星幾個人在街上瘋狂地奔跑着，家家商店都上了排門，熱鬧的街立刻就變成了死的。「噹……噹」的救護車一輛輛地馳過。裏邊載着殘肢斷腿的罹難者，殷紅的血滴，耳不忍聞的悽楚聲，從車屁股邊投射進我們的耳目。令人驚心駭目，不寒而慄。

我靠在牆壁上，癡呆了半響，蒼白了臉，顫慄了心。我懷疑我是受傷了。

——天啊！我出娘胎第一次看見人間最悽慘的悲劇啦！

我細心地檢視着全身，慶幸着沒受到傷。我才歎息着，四肢無力地倒在牀上。

「敵人轟炸靑年會呀！」謠傳又盛熾在街頭，但據事後調查：我機因中彈，以致疏忽遺落炸彈。

夜帶來了恐怖。軋軋的機聲、砰砰的高射砲聲又在交織成壯

烈的音響。

——好，我們的神鷹兵團又在轟炸日艦啦！

我一邊過度興奮地哼着一邊疲乏地翻個身，又呼呼地睡去。

(421)

・

我們就這樣失掉了職業

落　拓（小職員）

「鈴鈴……鈴……鈴！」

寫字檯上的電話機在叫着，主任馬上把聽筒拿起來，通話後，才知道是他的一個在鐵路做事的朋友，告訴他一個消息，說是今天早晨京滬特別快車還沒有開，因爲有兵車要開到上海來。

這消息立刻傳遍了某大書局所有的辦公室，緊張的情緒，表現在每個人的臉上，辦公室中的空氣也緊張着，大家把工作停了，爭辯着中日戰爭的問題。主和論者滔滔的談着應和的理由，而主戰論者發表了中國應該予打擊者以打擊的宏論，攻破了主和者的據點。雙方正爭得起勁的時候，外邊的消息，不斷的由電話機傳到辦公室來。有人說八字橋橫浜橋一帶已開始小接觸。所有銀行突然把鐵門拉上了，門首貼着一張告白：奉財部命令，休業兩天。這更加刺激着上海的居民，覺得戰事的發生，是到了無法避免的地步了。年青人興奮着要把幾年來積壓下的憤怒，燃起自衛的烽火，給打擊者以打擊。

南京總店方面派駐上海的高級主管人員，也感到局勢的緊張，而由新亞酒店遷到揚子飯店居住，中午他急忙跑到書局裏，立刻在他平時辦事的經理室中，召集了各部的主管人員開緊急會議討論應付時局辦法。他們討論的不是在抗戰期中如何維持同人的生活，而是如何解散同人的辦法。這辦法在午後公佈了：每個部份僅留一二高級人員留守，其餘人員一概留職停薪，其實——是遣散，不過美其名而已——每人僅給路費三五元，暫借半個月薪水，明天起停止供給伙食。這些無依無靠的小職員，再加上戰爭的恐怖情緒，就無可奈何地接受了局方的辦法。這羔羊似的一羣在領得僅够路費的一筆可憐的數目後，深恐交通的阻斷，連夜通過了十六鋪的鐵門，奔向南火車站，在擁擠的人叢中踏上月台，鑽入車廂內，於晚上十一時帶着難言的慘痛離開了上海。

八一四速寫

拓　荒

八月十四日——這是多麼偉大的一天！

隔晚，遙望着橋北區，爆竹似的槍聲砰砰，連珠似的機關槍一陣緊一陣疏，擊破黑暗的氛圍，迸發出一朵朵紅色的火花，像游龍樣的矯捷，劃破漆黑的夜空，交織着往來。心頭震顫着，面當這劃時

代的巨變，自然不能不引起驚悸，同時也有一種莫名的興奮。

黎明的曙光毫不遲緩的依然照臨到這世界的一角，一度猛烈的接戰後，槍聲在晚色中暫時沉靜下來，還隔着一線托庇在另一種境界下的人民開始鼎沸，騷動……街頭平添上不知多少走動的人，人羣像滾滾的潮，湧向東，又擁向西，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更夾有不少蓬首垢面背着大包袱從戰區附近驚惶逃出的人民。

「軋，軋，軋，」青藍色的天空映現出矯健的鐵鳥的姿態，千萬顆頭在翻動，千萬雙眼珠子在轉動：「啊！青白的，中國的飛機，中國的飛機！」「中國飛機出動了！」從緊張惶急的空氣中，突然起了這一片輕鬆歡樂的呼聲，鉛樣沉重的心頭，秤錘子般一剎那就滑下了。

情形畢竟不同於往常，一切的一切，謠言像牛毛，更有瘧疾菌樣驚人的傳佈速率，婦人孺子大多嚇得面容變色，老成持重的人力持鎮靜；年輕的青年們是活躍的，敵愾同仇的忿怒的火焰在心頭燃炙：「打吧，洩一口鳥氣！」「再不容退讓，退讓就是滅亡！」

報販像發了瘋，擎着號外在人叢中狂奔突竄，嘴裏急喘的狂嚷！人們都用急迫的眼光射到他的嘴，一張張的紙迅速地從他手裏傳到一個個羣衆的手裏。餓羊似的眼光急迫地盯緊上面一個個的黑字！

黃浦江邊，江水打擊着堤岸，人羣像螞蟻似地佇首而觀——一幕偉大驚心動魄的壯舉正在演出：

暗灰色的天體繃得緊騰騰的，盛氣凌人的驕陽也稍稍收斂了牠的氣勢！從東南角突有二三點黑點在移動，慢慢地近向這裏，慢慢地愈來愈大，終於完全顯出了三只鐵鳥的姿態。前後有序的在浦江高空打了個大圈子，這時江面日艦發射連珠似的緊密的高射砲，我們都緊張着情緒，提心吊膽替那三架鐵鳥担心，可是他們是那樣矯健，那樣靈活，上下左右，巧妙的翱翔，突然一聲怕人的尖嘯，擲去了我們的魂魄，一只前面的鐵鳥在亂箭樣砲彈的掃射中像受了傷，直對着一只最大的日艦墮下，黑色的鐵蛋一聲「轟」然，激濺起萬丈水點，可惜相距三尺，幾乎命中牠的目的物！就在這樣聲中那鐵鳥又像鷹隼般直衝霄空，跟在後面的兩只也在完成使命後，直向西北飛去！

這壯烈的偉觀，過度的興奮，把翹首佇足者心頭的一層陰影輕輕揭去了！十年來的受辱，十年來的羞澀，今日該是揚眉吐氣的時候了。

江邊依然攢動着黑壓壓的人頭，所有全上海的商店大半都裝上排門，馬路上鼎沸騷動……一個劃時代的巨變(741)

轟炸的開始

溪　林(學生•一六•)

這是一個値得紀念的日子，在這一天，訓練了多時的中國空軍，開始給侵略者一個嚴重的打擊。

「八一三」澈夜的砲火，把我的睡魔驅走了，成夜只是合不上眼。東方的天空紅紅的很像火光，但我知道這不過是晚霞的餘暉罷了。

清晨，砲火似乎疏了，偶而傳來一二陣機槍聲，但嘈雜的市聲終於掩蓋了它那噠噠的聲響。弄中的孩子，雖仍很多，但喧鬧的程度，却比往日好得多，這也許是由於戰神的威力所致吧？

跑上曬台人覺得舒適得多。那潔淨的天空，一絲沒有雜色，只是藍得如海一般的可愛，使人看了覺得格外的平靜。一片片輕煙似的纖雲，流蕩在蔚藍的晴空下，有如仙女的薄紗舞衣一般。呀！這美麗的可愛的天色，眞能引人入勝呢！

忽然在我清靜的耳鼓裏似乎起了一陣微細的聲音，簡直細微得同蚊子的嗡嗡聲一般，但我相信這不是蚊子的叫聲，那末這是什麼聲音呢？

聲音漸漸的響亮了，最後，終於變成了雷聲一般的巨響呀！這是飛機的聲音吧？我的心頭開始跳躍了，我祈禱着這是中國空軍的來臨，我希望着英勇的空軍戰士能給敵人以創傷！

東方的天空，起了變化了；蔚得發青的淨空裏，浮起了一朵朵的白煙，接着起了一陣連珠似的砲聲，一聽就知道是高射砲。呵！我是多麼的快樂！中國年青的空軍已在與打擊者以打擊了！

數十分鐘的轟炸後，高射砲漸漸疏了，我英勇的鐵鳥，在任務完畢後，向着根據地歸隊，整齊的隊形和活潑的飛翔，顯出中國空軍前途的光明。哈哈！日本空軍佔領中國領空的夢想，不是整個的粉碎了嗎？

這偉大的，保衛祖國的創舉，激發了我的熱情。我瞻仰了我空軍的雄姿，我目睹了我空軍給敵人以創傷。

下午，在驕陽的威力下，跳上了電車，向外灘進發。外灘，這上海的咽喉，象徵着整個上海的繁華。但在另一方面，也正表演出都市的罪惡和人類的慘劇。

跨下電車，橫臥在前面的，是浦江的黃濁的江水，那凶湧的怒濤，只是衝擊着，衝擊着，但衝不壞那鐵甲的敵艦，反而增加了它的毒燄。

在外灘公園的草地上，我躺了下來，雖有澈夜激烈的砲火，但人却比平時更多了。呀！中國空軍的吸引力是多麼大啊！

沿江的高樓大廈裏也聚滿了人，愛國的大人和小孩，以及高貴的洋人，都伸長着頭頸，在等待着這偉大空戰的降臨，每一個人的心中，都充滿着興奮的情緒。

時間一分分的過去，在天幕的一角，忽然發現了幾個黑點，漸漸向黃浦江飛來，這是鳥嗎？不，這恐怕是飛機吧！

「中國的神鷹，在大家熱烈的歡迎聲中，駕臨浦江的上空了！呀！全面抗戰的今日，尤其是在租界的上空能發現祖國的空軍，這是多麼值得快樂的事啊！

靜候着的人們，都像出了牢籠的獅子一般，歡呼着，揚着手帕，以及種種欣喜若狂的表示。整個的外灘，充滿了熱狂的空氣，有如舉行盛大的集會一般。

突然敵艦裏起了一陣猛烈的高射砲聲，將一切的聲音都掩蓋了，每一個人都從興奮中驚醒過來，大家的目光，也開始注意中國空軍的舉動，期待着這一幕臨空戰事的爆發。

天空流動着一層層的白雲，綿花似的，羊羣似的雲頭，正好做了天然的屏障，給與中國空軍一個莫大的幫助，使敵人的砲火不能準確地射中目標。

盲目的射擊更加激烈了，有如萬花筒裏噴出來的火花一般。但這絲毫不能使在雲端裏的空軍受創，這簡直不過是一種嚇人的玩意而已。

盤旋在雲端的空軍，突然下降了，那美妙的海燕掠水似的姿勢，博得了無數的掌聲和歡呼，同時，一個禮物——二百磅的巨彈——也如流星似的扔下去了，可惜沒有擲中那侵略先鋒的出雲艦。只將無辜的江水，激起好幾丈高。

猛烈的轟炸開始了，引擎聲，浪花聲，和高射砲聲，奏成了一種異樣的交響曲，炸彈如驟雨般的下着，企圖搗毀一切敵艦，浪花噴泉似的濺得很高很遠，而敵艦上的水兵，更是手忙脚亂，荒張萬分。呀！這一幕悲壯的景像，實非我這禿筆所能形容，只有親眼看見才能知道它的緊張和激烈。

緊張的情緒，漸漸鬆馳了，轟炸變成尾聲了，但在每人的耳鼓裏，忽然又起了一陣嗡嗡聲。呀！難道這是空軍第二次來臨嗎？大家心中的興奮情緒，似乎又要升了起來，然而，這希望像一枝殘燭被暴風吹滅般的幻滅了，這那裏是英勇的中國神鷹呢！這是以屠殺平民為能事的日本飛機啊！

一幕海空的戰事剛結束，立刻又要演出一幕激烈的空戰了，本來預備散開的羣衆，又一堆一堆的聚集起來，切望忠勇的空軍將日本飛機打得落花流水，片甲不留。

取着大包圍姿勢的日本飛機，漸漸逼近了；但是，機警的華機，立刻開始作戰的準備，一只二只的直向雲端上衝，佔着居高臨下的優勢，希望趁它措手不及的時候，把牠一網打盡。

戰機一刻接近一刻，在一陣機關槍聲中，終於展開了它的序幕；躲在雲端的華機也如遊龍似的向着敵機進攻，那驕健的機身，一上一下的難以捉摸，而敵機也拚着全力不肯放鬆。機槍的流彈，四面橫飛，但這絲毫不能給觀衆以威脅，大家仍是興高采烈的歡呼着，狂叫着。

本來是混戰着的，現在卻散開了，只是小組猛鬥着。再過一會兒，雙方一追一逃的飛出了大家的視線。呀！這空戰就這樣完了嗎？每一個人心中都是快快不樂，帶着一顆不平的心。

天空漸漸回復了以前的藍色，然而平時安靜的江水，經過了一番轟炸後，卻起了無數一高一低的波濤；江海關的大鐘，已指着五時了，人潮一批批的退着，夜色漸濃，我帶着一顆興奮的心，踏着輕快的步子走上了歸途。

呀！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在這一天，訓練了多時的中國空軍，開始給侵略者一個嚴重的打擊。(558)

再生

楊達明（十九：學生：）

「我們底飛機出來轟襲浦江上的日艦了。」少鴻且驚且喜的從外面跑回來告訴我們。慌張的臉兒現出一副愉悅的表情。

「我們底飛機……」坐在籐椅上正看着申報第一版的父親，聽到這奇特的消息，忙把報紙放下，一面除下老光眼鏡，凝視着少鴻。他覺着這消息來得太出人意料了，用着疑惑的沉重的口音反問着。

忙着預備午飯的母親，正寫着信的姊姊，聽到少鴻的報告，立時停止了她們的工作，用着懷疑的眼光射着少鴻，像是希望她趕快說出我們飛機確實炸沉了幾艘日艦。

「真的。」少鴻用了堅決的話來回答父親，打破我們的懷疑。「這是我親眼看見的。」

「當我經過外灘時，遠遠看見日本領事館旁的出雲艦上，有一隻飛機在那里環繞着。一會兒，雲堆裏機聲大作，正在那裏環繞着的一隻飛機早已溜上雲端去了。再一會兒，轟的一聲雷響，不容我定神細看，又是蓬蓬蓬的聲響。這是中國飛機出來轟炸出雲艦。當我離開這危險地帶時，爆炸聲比前更響亮，江水在翻騰，無數木板和鐵片混和着江水在半空飛舞。浪花遮蓋了出雲艦，大概已沉了吧。」

她說到這裏，微笑着，一邊看着我的背後，我回頭一看，原來叠着木屋的弟妹們，不知在什麼時候站在我的背後，靜聽着少鴻的談話。

「你們聽得懂嗎？」我打趣的問。

他們點着頭。妹妹笑着說：「懂。」

「你呢？」我問弟弟。

「中國飛機炸日本飛機。」頑皮的弟弟用着滑稽的口吻，高聲地一個一個字說着。

大家都笑起來，弟弟和妹妹都莫明其妙地跟着我們笑——各人都是興奮地笑着。

我得到這中國空軍第一次出動轟炸日艦的消息後，由於好奇心的推動，想立時跑到外灘去看個明白，但，這是極危險的事，母親未必能許我出去吧——天下有那一個慈母不是痛愛着她們的兒女的呢？

午飯時，我用探試的口氣說：「下午我想出去找一個朋友。」「留待明天去吧。」母親有些明白了我的心思，立刻把我的話打斷。

少鴻斜眼看着我笑，我知道她早已明白了我的心的。

二時許，見有隙可乘，外套也來不及穿了，獨個兒邁開大步，向黃浦江邊進發。

一簇一簇的人在那裏呆望着日本領事館門前的出雲艦。扶老攜幼地從戰區逃出來的難民，帶着驚悼的神色在江邊的草地上歇息着。大家都是默然無語，他們在想念着各自的田園吧？

「回去吧！出雲艦沒有炸沉哩。」我想着。再看看匯中飯店滿坐着高貴的外國紳士，在那裏高談大嚼着，而我們的難胞們却餓着肚皮連一口冷水也沒得下口。唉！我再不忍看這人類的不平，歸去吧。

蓬蓬的高射砲聲把我歸去的念頭打消，經驗告訴了我，中國空軍光臨了，灰藍色的天空露出三隻銀白色的中國飛機，從西南面向着出雲艦邁進着，在強烈的陽光照耀下，可以看見閃爍的火花從機身四周的一團一團的白煙裏散發出來。但，我們底飛將軍還是沉着地，鎮着飛騰在彈雨中向唯一的目標前進着。三隻飛機始終保持着三角形突進。數百同胞興奮地在砲彈下仰視着大中華民國的飛機在洗雪着五六年來的恥辱。每個人的心都在燃燒着，沸騰着，早把目前的危險忘了。連洋鬼子們也攀窗登樓一覩「東亞病夫」的怒吼。

二個銀蛋下來了，無知的羣衆狂奔着，三個月軍訓的經驗告訴了我：亂竄等於送死。我明白這二個炸彈並不是要炸出雲艦的，正金銀行的高射砲位正是它們的目標。但，似乎下得太快了，我所處的地位正是它倆的光臨處，我回身看見一輛汽車停在那裏，這正是我臨時的避彈窟，急忙把身子俯伏在汽車旁，接着就是轟然的兩聲巨響，一大團一大團的黑煙從匯中華懋的屋頂上噴散出來，玻璃片和木板鐵塊雨點似的打下來。連珠的高射砲聲和機關槍聲在我們的頭頂交響着。死神擁抱着整個外灘，大家一動不動地窒着氣，靜候死神的判決。

機聲漸遠，砲聲漸稀，未死的羣衆開始逃亡了。幸運的我還未就此死去，我底神經還能命令我底軀殼站起來。映在我眼前的是一幅恐怖的圖畫：幾位同胞就此長眠了，繁華的馬路立時變為葬身之所，還又誰料得到呢？破磚碎瓦玻片鐵塊木板等物亂堆在馬路上，……我沒有勇氣看下去了，回去吧。

踏進了門，母親一見了我就責我不該在這子彈橫飛的外面亂跑，並且出去也不通知一聲，累得闔家人掛念着我一個。我不顧再說什麼，低着頭跑向少鴻的寫字檯旁。

「覺得熱鬧嗎？我以爲你不死也要帶傷回來的，爲什麼不留些痕跡回來呢？還是你十九年來最難得的一天哩，今天正是你的再生哩！」她一面笑着一面細聲的對我說。

「不錯，也是中華民族再生的一天。」我立刻回答她。(883)

我通夜睡不着覺

應　洪（十六學生：）

「小毛、你尋死嗎？上面流彈這樣多，你還穿着皮鞋上屋。哼！滑下來還有命嗎？」下面不停地喊着，恐嚇着。

弟弟咬着嘴唇皮不響。

「洪，你可這樣大了，也不曉得點死活嗎？」

「不，」我答：「我和弟弟都騎在屋脊上，安全得很，不會滑下的。……」

「哥哥，」弟弟突然打斷我的話：「那些飛機在那裏放煙幕呢！」

等到我回頭去看西南角時，二三十隻鐵鳥都漸漸在煙幕中消失了。

「就是在電影中，我也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有趣的空戰呢！」弟弟像羨慕又像嘆息地說。

「有趣，人家性命好像一根頭髮絲縛在石頭上一般危急，你倒拿他們比做看戲，你有本領閘北去。」

「媽許的話，我早就往最前線去了。哼！祇有懦怯的病夫，才怕入戰區。」

「你穿了皮鞋上屋，總是……。」

啪的一聲打斷了我的話，身傍的瓦都四散紛飛，其中也有幾塊打在我和弟弟身上。我暗暗地向弟弟說：「這是流彈呢，我們尋尋彈殼看。」

「上面什麼響聲？是流彈不？」下面又叫起來。「你們快下來，買東西去，你們高興嗎？」我和弟弟想借此玩一玩，所以才慢慢下來。

「這一帶煙紙店要火燒的，」弟弟憤憤地叫着：「哼！十塊錢換八塊半，乘火打劫，比放印子錢還要兇！」

「大馬路比較好點，那邊東西也好，我們還可以趁這機會到外灘看看情形。」我說。

公共汽車沒有了，黃包車要八角錢，太豈有此理。走！走！

穿過霞飛路，越過蒲石路和福煦路，看飛機的人愈聚愈多，滿街滿弄擠得水泄不通，汽車雖不住嗚嗚地叫，但祇能開得比人力

車還慢。

「什麼好看，飛來飛去又飛不出什麼花樣來的。」弟弟埋怨着路人擱他的路。

「比影戲中空戰還好看哩！」我打趣着弟弟：「他們究竟還沒有穿了皮鞋上屋呢！」

我們邊說邊走，不知不覺已到了靜安寺路，路人還是那樣滿坑滿谷。高射砲聲密如聯珠。天空中時有嗤嗤的流彈聲。

「不要怕，快走！」弟弟以爲我膽小。

「豬才怕呢！」我答「我們手攙着手，萬一擠散了，打那處去尋……。」

「看啊！阿！看啊！」弟弟隨着沸騰的人聲，狂叫起來。地點大約在跑馬廳一帶。

其實我早看得很淸楚，一隻神鷹似的飛機，以最輕捷的姿態，在黃浦江上空盤旋了幾囘，便倒瀉似的向下面衝去，不過因房屋遮沒了視綫，看不見了。人聲狂沸起來，有的叫好，有的擔心飛機被擊落，也有人問是中國飛機還是日本飛機。

飛機去後，高射砲彈跟着來了；起先還不過疏疏朗朗幾響，不一會兒，排山倒海似的砲彈，一齊接踵向我們頭頂上開來，彭拍！彭拍！一片爆烈聲。有的在高空開花，有些在距地不遠的低空爆炸的。

「我們總得躲避躲避才好，」弟弟說。

「避躲的人怎配上最前線？」我一面說，一面拉了弟弟隨着路人躲在一個汽車停留所，就把汽車當作暫時防禦工事。

「假使有幾顆和國際飯店接個吻，也怪有趣的。」弟弟龔着「防禦工事，」膽子又壯起來。

「快出來吧！東西沒有買，却躲在這裏幹嗎？」我們一齊立起，一齊向人羣中擠出去。

「流彈！流彈！」弟弟退了二步叫着。

「不要嚇，路上這樣多的人，有幾個被流彈打死的？沿牆跑，中彈我抵命。」

我們沿着牆跑囘去，因爲這時路上的人，不足阻礙我們前進，我們走得很快。

我們剛買好東西，使我萬分驚奇的是弟弟不見了。我手中東西多，又是近視眼，沒奈何，祇得立在南貨店旁等他。隔了好一會，纔見他笑嘻嘻地跑來說；「我曉得你急得很，所以就囘來了。」

「那裏去，故意和我爲難嗎？」我指着從南貨店裏買來的許多東西。

「不，打漢奸！」弟弟氣憤憤地說：「那二個頭青鼻腫的是剛纔被衆人所打的漢奸。」他用手指着成都路上二個著短衫褲的人，手被反綁着，說要送到司令部去。

「寃枉啊！寃枉！」二人齊喊。

「殺盡漢奸，中國萬歲！……」羣衆喊着。

「老哥，你們怎麼看出他們是漢奸？」我問一個喊着「打倒賣國賊」的。回答是：「不知道。」

接連問了幾個，纔知道這二人鬼鬼祟祟形跡可疑，大家吶喊着去搜，他二人便逃，所以衆人把他們捉住，痛打了一頓，要把他們解到司令部去鎗決……。

「誰說中國民衆是醉生夢死的？」弟弟說：

「不過究竟常識大少，知識欠高。他們一發覺別人舉止反常，便昧然捕捉。你想那二人縱不是賊膽心虛，當然也要嚇得逃跑了。至於捉牢便打，更幼稚得可憐。如果他們能事先加以搜查，如確有嫌疑，再解送司令部，既省事，又不致屈死好人。所以羣衆運動如果有組織地進行，那麼力量確很偉大；假使毫無組織，冒昧而行，是利少害多的，你說對不對？」

「對！」我答。

我們邊說邊笑，不知不覺到了家裏。

母親第一個埋怨：「爲什麼去了這許多時間纔回來，叫全家乾急，剛纔大姊打電話來提起大世界落下炸彈，我們還以爲……

……」

弟弟吐了口氣說：

「這裏店大半關着，我們祇得到大馬路去，路上流彈亂飛，就擱了二個鐘頭（其實祇有十分鐘。）」

「你們爲什麼不坐人力車回來？」

「我們那裏會坐車子，來去都是走的。」弟弟向他們說老實話。

「這許多東西如何拿得動？」

「不但拿得動，還要去打……」弟弟拉了我一把，下文便縮住了。

「不過這車資……」弟弟說：

「這車資怎麼樣？」

「一塊八角錢車資要給我們的。」

「拿去就是了。」

「捐難民呢？充救國捐？」弟弟問我。

「都嫌大少，買箱好點餅干叫大姊送傷兵吃。」

「說到曹操，曹操就到，」弟弟說着。原來大姊恰巧來了。身上滿佈着血跡，好像從戰場中出來一般。她嚷着「大哥五哥回來了嗎？」她聽到沒有回來，臉色就現得蒼白，接着說：

「我做醫生到現在，第一次看到這種人間慘劇。大約是四點半吧，醫院裏突然運到一車車死屍，也有半死的，殘缺不全的，還有許多炸去了半個身子，橫七竪八地躺在一起。我簡直不敢尋，也不敢想像裏面有沒有一個認得的人。因爲想起大哥五哥今天到廠

裏辦公去了，纔急急趕回。他們回來時候，快打電話給我。你們有空，也到醫院去幫幫忙，倒杯水給他們吃也是好的。」大姊一口氣說完了，就跨上車子，飛奔而去。

炸彈，血，大哥，五哥……。我心中充滿着不可思議的恐怖，但大哥五哥不久就接踵回來了，他們也曉得大世界誤落炸彈這一回事，不過並不怎樣恐懼。大家聚着談談：什麼米店閉市，煤價漲了一倍，奸商操縱市面，租界終非安樂之土……我沒有心思聽這個，邀弟弟一同進房去睡，但也許是由於對過通宵達旦的牌聲，也許是由於剛才直接間得來的恐怖的印像，我通夜睡不着覺。(500)

小桐的死

綠野（三十：職員）

猙獰的太陽，圓活地浮在紙錠灰般的濃雲中，樣子異常可怕，牠那四射的光芒，比往常更加毒辣，好像要吞噬整個人類似的。

「牠想不到自己也有西斜的時候吧？牠瘋狂地忘記一切了！」

我一邊這麼想，一邊和小桐冒着牠的毒焰，由一隻舢舨帶領前進。

兩面碇泊着一對耀眼的戰艦，無疑地是「太陽」指揮下的殺人武器。

岸上充滿了「吭唷」「吭唷」的呻吟，小工們正在慢慢地將人們每天所不可缺少的東西往保險庫裏搬——從幾十隻靠在江邊的船中。

「想不到千萬包的麵粉，竟會在我們指揮之下，逃出了戰區，我們底成功，也許不算小哩！」

「我們總算盡了國民一分子的責任。」

雖然隆隆的砲聲，拚命地向我們耳鼓邊襲擊，雖然北天的烈焰，也許燬了我們身外底一切，但我們仍在會心地微笑，咀嚼着空前的愉快滋味。

「那砲聲就是民族解放的警號！那烈焰就是國家獨立的火炬！中國已經堅決地在必勝過程中跨着迅速的步伐，不再受人欺侮！」小桐不禁高亢地唱着雄偉的歌。

隆茂棧房的英國紳士，今天顯然有一些異樣！原來他也認識中國人的真面目！我們因此叨了他半打啤酒的光。

慶祝的香檳！於是一瓶、二瓶，三瓶直往我們腸子裏灌……。

「嗡……嗡……嗡……。」

「咬咬咬……咬咬咬……。」

「哄！哄……哄！哄……哄！」

「…………砰…………。」

連續不斷的雜響，包圍了我們的週遭。我好像陷在泥潭裏一般，感情發酵到最高度，同時也嘗到了生平最強烈的驚慌的滋味。

小桐則似乎失去了知覺。

窗外：工人們把肩上的麵粉急速地往地上丟，有的還帶着牠們向江中跳。

恐怖總算不久就過去了，四下裏完全入於靜止狀態，工人們除了一些還在跟潮流掙扎以外，其餘都逃了。好容易找到了他們的工頭！經過一番很明瞭的譬喩之後，他們才毅然答應：「拚了生命也要完成我們的工作！」

江邊，婦人的哀哀的哭聲，船夥胳膊上的鮮血，引起我悲憤的情懷。

在向西去的舢舨上，我和小桐爲工人們去領犒勞費。

綴着青天白日徽的飛機羣，突然出現在我視線的領域裏，我預料到一幕把戲要光臨了。

舢舨已到江心，無法躱避了。朝天躺着的我，祇顫着雙眼，期待着那把戲的來臨。

右邊的出雲艦發狂似地發着高射砲，在我們頭頂上佈成一個緊密的火網。

可是，我們的鐵鳥太神勇了，閃電般儘在砲火縫裏鑽，一上一下地盤繞着，不時還生下幾個尖尖的蛋，留給她的目的物。

我下意識地張大了嘴巴承受那一股濃烈的硫磺味，神經稍稍有些木痲了。死神在四方八面招呼着我，我忘記了小桐。

我們到底受了我們自己炸彈的照拂，牠激發起東面洶湧的巨浪，把我們拉出了死神底懷抱。

面色極度蒼白的把舵者，一手顫抖地由我手中接過幾張在空氣中舞跳着的鈔票。

「小桐！想不到我們還會活着！」

小桐失了神的眼，痛苦地顯着江邊染上紅色的怪物，一邊隨隨便便地「唔」了一聲，手中拿着二塊不算小的鐵片。

局裏，我們兩顆曾經劇烈地震動過的心，在上司一番鼓勵的撫摩之後，也就轉趨於興奮，可是，倒霉的是領到了一張八仙橋上海銀行的支票，使我們不得不去兌現——這虧得小桐體恤我啦！他親摯地說：

「我一個人去，你在逍遙等我，順便可以休息一會兒。」

浴室裏突然聽到天崩地裂似的爆炸聲。我覺得好像又躺在江心舢舨上似的。從迷糊的瞌睡中驚醒過來——彷彿置身在另一個世界。人們的臉上也露出極度驚恐的神色。

是時候了！小桐還不到來呢。他一向不肯輕易爽約的，何況在今天！

小桐或許先到浦東了？

馬路上，紅十字車慘叫着，狂奔着，好像幾只瘋狂了的獅子。

「要看大世界炸彈，死人一千多啊！還有外國房子……」一

陣陣驚心動魄的叫喊聲。

我急忙地趕到浦東，工作果然都完成了，據說經過了四五次的患難。我不由得欽佩地報給他們一個感謝的微笑。但沒有碰到小桐。

「先生！我們的錢想是帶來啦！」好幾百隻勞苦的眼，露出渴望的神情。

「唔……但是……我一定給你們想法。」

今天，英國紳士特別幫忙！最後居然靠了他的力量，解決了我的難題。工人們也好像忘了方才患難似的散了。

× × × ×

「小桐沒有到局裏？」

「小桐回去嗎？」

「小桐是不是到你這裏來過？」

我滿頭是汗。費了大半夜工夫到處兜轉；可是始終找不到他的踪影。

有關係的人都急了！我更急了！

朋友們說：從各方面看來，小桐一定做了大世界炸彈的靶子了！

最後，我也到血腥的屠場去憑吊過，但是斷頭殘肢模模糊糊的一大堆，我何忍還在裏面去找我至友魘魂的軀殼！祇有二行熱淚一腔悲痛！

× × × ×

現在悲痛的事蹟，已經飛去一年了！可是小桐最後的呼聲，還依稀在我耳邊：「中國已經堅決地在必勝過程中跨着迅速的步伐……。」

小桐！今天我紀念你！以至於紀念你拚着性命救濟了上海某一時期的糧食恐慌！(728)

在辦公室中

顧源茗(職員)

昨日的消息實在使人太興奮了。

「轟！轟！轟……」聽了一個晚上。

早晨六時才過，就跑到馬路上去買報，晚了一刻要買不到似的。

「阿要看中國人打勝仗，東洋赤老敗得一塌糊塗哉！申報，立報，大公報……。」

一個賣報的孩子口裏喊着，身子猶如飛燕般地穿過了馬路。

在馬路上到處可以聽到：

「哈哈……東洋赤老到嚜啥道理。公大紗廠已經被我們佔據了！」

「滬西的豐田是他們自動撤退的。」

「東洋赤老這次是完了！」

××保險公司——這是我的職業所在地。今天才走到門口就感到一種異樣的氣氛，好像一個久病的人第一天到外邊來碰到暖和的日光，吸着新鮮的空氣一樣。

我過分的興奮起來，一口氣地跑到樓上的辦公室中。辦公室裏的情形，也不像尋常一樣。往常大家很整齊的坐在各人自己的位置上做着工作，但今天却東一堆西一堆地在發表着各人的意見。

K說：「你以爲不會打的麼？」

W笑嘻嘻地回答道：「我不是說永遠不會打，我的意思是目前中國不會打的，因爲一切就沒有準備好！」

K更怒了。

「什麼沒有準備好！現在事實給你看的是什麼？昨天晚上你耳朵聾了麼？」

「恐怕……恐怕這是偶發的，不久就會結束的，也是一個地方事件吧。」

「地方事件？你這個狗蛋不是中國人麼？你也是個漢奸！漢奸！」

「什……什……麼，你……你……你說我是漢奸？」

D突然出來調解：

「不要吵了，我們都是中國人！大家都應當聯合起來齊心一致，意氣之爭實在是無謂的。總之在我們目前只有一個共同的敵人！大家針對着這一個敵人，勝利一定是我們的！好了！好了，今天中飯我請你們兩位吃大菜，表示慶祝的意思。」

「砰……砰，砰砰……砰，砰砰……。」

突然間從外灘那邊傳來了密集的高射砲聲，使我們的血脈增加了緊張的跳動。

D很興奮的跳了起來：「看…看…看中國飛機在炸出雲，三只吧！五只吧！」

「樓上去，樓上去，樓上看得淸楚。」

一個很混亂的場面。

像鳥兒衝出失去了檻子的鳥籠，大家擁到了最高的一層樓。

「三只，五只，好呵！好呵！……」

「中國飛機，中國飛機，東洋赤老這次應砼了。出雲一定要沉在黃浦裏哉！」

「砰砰砰砰！……砰砰砰！……」

「轟隆！」

「炸着了！炸着了！」

「哎呀！差了一些！差了一些！可惜！可惜！」

「去了！去了。炸着一些的？炸着一些的！」

回到辦公室中，K第一個奔到我這裏來。

「老林，看見麼？這樣厲害呵！可惜這次沒有炸着。我看，我看下午一定再要來一次，無論如何不會放他過門的。你我都是很明白的人，不像W這狗蛋漢奸恐日病者，他以爲我們中國一點也沒有什麼，老是準備準備，他媽的準備！」

K歇了歇嘴，點上根紙煙。

「他今天看見了飛機不知有沒有醒醒。」

他又回轉頭去向S講了一大堆：

「今天出釁一定要沉掉了算數！不沉不完結的。看好哉！看好哉！下半日一定有好戲看！看好哉！……」

說着又興奮起來，忽然看一看鐘。

「哎呀！老林十二點了，十二點了。今天老D請客……請客。大家去吃一頓吧。吃了回來看好戲！」

一點過後，大家又在辦公室中談論起來：

「一定有好戲來哩！」

「法租界房子也找不到了，我的家搬到那裏去呢？」

「鄉下頭有快信來，叫我回去！」

這個講一句，那個講一句，整個辦公室好像飛進來了一羣蜜蜂，只聽得：

「嗚嗡……嗚嗡……嗚嗡……」

快要三點鐘了。

「砰，砰，砰，砰砰砰……。」

連珠似的高射砲聲刺進每個人的耳膜，正談得迷醉了的人突又清醒過來。

「看，看看……快來看，快來看，那邊，那邊……來了，來了。……」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炸着了，炸……炸炸着了。」

「轟隆！」

房屋，玻璃窗，椅子，桌子，人都被震憾了，大家都驚嚇得說不出話來。有幾個臉色簡直比錫箔還要來得難看。

「外灘着了彈了！外灘那邊……快……快快……快走吧！這裏……這裏不……不能……能……等下去了！」

正在發薪俸的庶務老爺，將一疊鈔票丟在桌上，頭也不回地拚命向人堆裏亂穿，嘴裏還喊着：

「鈔票！鈔票！那個去拿……拿……。」

人都擠在一個出口處——出口是太小了，好比得黃河的決口，一下子瀉出了幾十里的水。

穿衣的，手中拿了長衫忘了帽，腿也軟了，抖着抖着，連話都說不消楚、只是：

「鑰……鑰……匙，……我……我……我的……抽屜，還……沒……中間……有……有……一……一……百……多……塊洋……洋鈿！」

C好像失去了一切知覺，有如一隻被小孩玩弄得半死了的小鳥。

大家一擁衝出了辦公室。

「安定金融」之前

風子

到現在已經快整整一年了，但我對那天的印象還十分鮮明地印在腦膜上。

那日子是最刺激的日子，上海剛陷入了巨大不安寧的第二天。緊張，恐慌，興奮！每一個人的感情都是那樣複雜，誰都不知道今天會遭到些什麼，同時也誰都明白巨大的不平常已到來了。

淸晨，一睜眼就翻身下床，絕不像平時那樣非挨到不能挨了才起身。臉也不會洗，就拖着拖鞋跑到樓底下營業室裏。時間還祇有七點不到一些，可是連我們分行裏的經理都早來了。大家一見面都有一種不可言狀的慰藉。大家爭着報告一些戰事消息和馬路上的情形。聽說米價比昨天更漲了。經理忙叫辦事最幹練的老吳再去採辦十幾擔，任何價格都不管。我想照行內這幾個同事和茶房一起計算，昨天買的十幾擔就足够吃上半年了。

管銀庫的老王輕輕地告訴我：昨天下午，總行剛接到財政部命令各行停止付款的緊急命令，就送了十萬塊錢來。總行的庫存已由財政部特派員查過，是昨晚上查的。分支行因爲處所太多，昨天來不及查，大約今天纔能來，也許就不查了。他十分贊嘆銀行當局的卓越的「先見之明」呢。我却不理解這中間的玄妙。

電話連續不斷中響着，經理先生忙得簡直空前，進出的電話沒有一個不是他的。會計主任方先生也忙着在經理室裏跑出跑進。一會兒跑出來叫我們查那一戶存多少錢，一會兒跑出來又叫查那一戶。

大門口黑牌子上的財政部命令好像沒有被人看見似的，鐵門敲得怪響。經理叫老王幫着守門巡捕去交涉。老王大聲的喊着說：「這是財政部的命令呀！要吵你們到財政部去吵！」嘈雜了好一會兒，那些愁眉苦臉的女人和老頭兒都無可奈何地離開門口。那些臉都是平常熟悉的儲蓄戶呀！

總行裏王襄理李副理陳主任等等一大堆人從後門進來，經理室裏登時煙氣騰騰的擠了好多人。一大疊存單存摺就由方主任遞出來。吩咐照存額九折抵押。經理還親自跑出來囑照代些。這

一下可把香押款的小林忙死了。大家都來幫他。弄了一個多鐘頭才弄好。然後由老王捧了幾大扎鈔票進去。

後門裏不絕的進來客人。那些經理的朋友啦，朋友的朋友啦，朋友的太太啦，以及總行正副經理介紹來的親戚朋友等，都陸續來了。存單，存摺，提款，押款，一陣忙得我們不得開交。我的朋友朱和劉也來看我，託我想辦法給他們提一點款，一定要我去商量商量。我硬着頭皮同經理一說，意外地他說「自己人的事沒有關係，沒有關係！逃難費是誰都需要提一點的呀！」

時間十一點半了。客人全都散去。經理和王襄理各提了一個手提皮包，同乘汽車出去。我們才鬆了一口氣。

窗外是相當涼，店鋪都關着門，天空也是那樣的灰白。突然「澎！澎！澎！」一陣劃破長空的霹靂似的聲音起處，人們突然騷亂起來。「高射砲，高射砲！」馬路上湧起了許多亂動的車子與行人。

經理與王襄理氣喘喘地跑進門來，激動地喊着說：「中國飛機來了，就在外灘那面打，兵艦上的高射砲震得人都發昏。我們沒有趕得及到匯豐銀行就打了。車子連忙掉頭逃回來……」「中國飛機來了！」每個人都浸在驚奇的興奮的緊張的沉默裏。祇有噪急的高射砲聲，還在空中爆裂。

突然，經理發現似的喊起來：「你們帳上的日子要寫昨天呀！要寫八月十三呀！……」

第二輯　熱血的奔流

拋別了爹娘和愛人

薇痕

雖是八月天氣了，可是在中午的時候還是悶熱得使人透不過氣來。我一面整理我預備帶走的東西一面揮着扇子驅逐熱氣的侵襲。但那小的扇子呵，雖然被我搖動得那麼快，却始終擋不住熱浪的侵襲，黃豆大的汗珠仍然不住的從額頭，鬢角，鼻尖上流下來。

「他媽的！怎麼回事，這樣熱！」我實在熬不住了，頭差不多要炸開了一樣，把剛理好的書和拍紙簿往床上一丟，非常焦急地。

「着急幹什麼，慢慢地收拾好了，」珍溫婉地說，似乎在責備，又似乎是在安慰，一面把丟散在床上的書，紙等替我檢了起來。

她——羅珍——雖然祇比我大四歲，但因爲她的人生經驗豐富；不論說起話來或處理一件事情總是大人似的沒有一點孩子氣。她是一個天主教徒，也是我的精神安慰者。

的確，她曾給予我不少進取的勇氣。在過去，我對某一椿事感到灰心的時候，她總是用了大人的口氣這樣說：「年青的人對於一件事情，起先總是樂觀的，到稍微受到一點打擊後，便把從前的熱情消滅了，以前樂觀的態度，也就變成了悲觀。至於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那是因爲年紀輕的人情感太濃重了；容易衝動，也容易消滅。所以有很多思想前進的青年，起初，他是抱了改造社會，建設一切的偉大志願的，但他稍微覺得棘手的時候，便改變了原來的宗旨，或是妥協，或是消極，結果是一無所成。假如在他感到棘手的時候，不但不屈服，不消極，反而更堅決地努力幹下去，未始沒有達到他預期的目的的可能。試看過去和現在的偉大人物，那一個不是從艱難困苦中奮鬥出來的？」

不論我對於某件事灰心到如何程度，經過她這番鼓勵後，不知怎的，我週身會增加不少的熱力，逃跑了的勇氣也不知是什麼時候又跑了回來。

尤其是在她說完時，一邊用手撫摸着我伏在她胸前的頭，一面教訓小孩子似的說：「所以我希望你，不論對某種事情，不決定幹便罷，如決定要做，就從始至終用百折不回的大無畏精神去處理。」

每次她說到這裏，總是用手把我的頭扶起來，用她那帶着剛

強神氣的眼光注視着我說：「你以爲我的話對嗎？你肯照我的話去做嗎？」

到這時我眞不知是怎樣回答她好，有時我竟會被她的話感動得眼圈一陣發酸，終於伏在她的膝上哭了起來。

或許是我的哭聲，打動了她那幽靜的心弦吧？她會凄涼地說一句：「啊！可憐的孩子！」

就是這次我毅然地拋開家庭，拋棄了職業，離開時常安慰我的她，走向抗爭的大道，也多半確是由於她的鼓勵。

×　×　×　×

當我在中華青年××××團報了名，興冲冲地回到家裏時，我感覺到空氣有些異樣。我心裏想：難道家裏人知道我去報名了嗎？爲什麼全都用懷疑的眼光望着我呢？當我坐下預備找一本書看的時候，母親問我了：「你剛才到哪兒去了？」她的臉色非常難看，睜大着眼睛，好像要和人鬥氣似的。

「我到朋友家裏玩去了。」我早就料到她一定要問，早就打好了腹稿預備應付她，我很直截了當的說。

「哼！到朋友家裏玩去了？到誰家去啦！」她更逼近了一步。

「哦？我……我……你不認識。」萬沒想到她會這麼問，我的語調有點含混。

「得了，別跟我撒慌了，我全都知道了，問你，你是不是到什麼團體裏去報名去了？」

「沒……沒有的事，這是誰……誰告訴你……你的？」這突如其來的問話，有點使我無法應付了。

「誰告訴我的。你，你自己告訴我的！」她有點生氣的說。

「……？……」我莫名其妙的望着桌上的書出神。

「去，拿去看！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她扔給我一個本子；是我自己的日記簿。

這是我的大意，不該把這日記簿擱在家裏。因爲自從「八一三」滬戰爆發後，眼看着侵略者的魔手所給予我們同胞的「恩惠」——姦淫，殺，掠，——實在是氣憤不過。有一次我氣得幾乎發了狂。今天早晨，打開報紙看見某團徵求救亡青年。我當時毫不猶疑地決定去參加。也是我一時的興奮，便在日記簿上寫下了這樣幾句：

「眼看着敵人攫奪我國的領土，殘殺我們同胞，凡是有血性的人，莫不髮指。如無報國機會則罷，否則應不顧一切投身報効祖國。今我之機會至矣，故决不顧慮一切，將隨某團出發，雖犧牲亦在所不惜，如萬幸至「最後勝利」來到後，我仍能留存於世，那今天便是我自力更生的先聲。」（八月十八日早）

我的事情既然被她知道了，我便和母親表明了我的態度。母親向來知道我的脾氣是固執的，知道多說亦於事實無補。也許她

很傷心，便坐在床上嗚嗚咽咽地哭起來。

雖然我知道母親很疼愛我。我不應當使她傷心，但這時在我胸海中的還有比這更大的問題存在着！所以她的哭聲並沒有打動我的心弦。我往床上一躺，祇是幻想着後天（廿一）到了那裏——中華青年××××團——怎樣的練操，將來怎樣履行我的志願等。並且我會幻想出許多偉大悲壯的場面——那是予打擊者以打擊的肉搏戰。

天氣漸漸地暗了下來，不一會父親回來了，母親便把我的事情告訴了他。父親的意見很爽快，他說：「好吧，他既然要走，我們留也留不住他，反正他現在翅膀也硬了，也能够遠走高飛了。只是一樣，走了以後永遠不許再回來。我們雖然只有他這麽一個，但是沒有關係。到處黃土都埋人，……」他的聲音有點沙啞了。

這幾句話雖然很簡單，可是我聽起來却非常感到不適意，剛才的思潮全給這幾句話攆走了，接着我又幻想着另外一些場面。我想：我走了以後母親是怎樣的傷心、父親是怎樣的難過。也許他們會發瘋吧？但是會不會自殺呢？至此我簡直不敢再想了。

父親出去了，母親被二房東拉去打牌去了，只剩下我一個人孤獨地躺着。這時黑暗完全控制了大地，一輪新月漸漸地升起，柔和的銀光，穿過馬路上梧桐的樹梢，透過淡藍色的窗紗，直洒在我的床上。這時我的心境，不知是憤怒，還是悲愁。此刻我的思想非常的混亂，忽然想起這個，又忽然想起那個，對於想起的問題，都是無從解答。我的神經有點錯亂了，理智和感情的衝突越利害；愈想也越矛盾。想到無所適從的當兒，我忽然在枕邊哭了起來。

咭咯咭咯……一陣皮鞋聲，接着打開亭子間的聲音，我知道是她——珍——從教堂裏回來了。在往常我早就跑到她的臥室倒在她的懷裏了。可是今天我想的問題太多，神經好像麻木了一樣，一點也沒有想到這些，她也許感到了奇怪，呆了一會，她便到樓上來了。她走到我的床邊，看見我眼睛直瞪瞪的，很奇異的問我道：「金弟，你怎麽啦？是有點不舒服嗎？啊？怎麽，你哭了嗎？」

到了這時，我的神經似乎復原了，便抱着她那撫摸我臉的手，哇的一聲，哭出聲來。

經過她一度的安慰，我止住了哭聲，便把今天的經過告訴了她，她稍微遲疑了一會，然後對我說：「你打算怎麽樣呢？還是去呢，還是不去？」

「嗯……既然父親這麽說……唔……母親又……」顯然地我的意志有點搖動了。

「什麽，你打算不去了嗎？傻孩子，不錯，我知道你母親離不開你，就是我何嘗願意你離開你呢？」

這時我已經坐了起來，依偎在她的懷裏，她是那樣熱烈的抱着我，當她說最後一句話時，更用力把我摟緊了一點。

「但是你要知道個人的幸福事小，」她繼續說。「國家的安全事大，現在你去也許將來還能回來，要是現在苟且偷安的過下去，說不定侵略者的炮火轟到這兒來的時候，你不死在炮火之下，便要做他們的奴隸，我想那時你的痛苦一定比現在還要大。」

「我倒是不是怕死，祇是萬一我不死，父親不要我了，那我怎麼辦呢？」我像小孩子似的很委屈地說。

「你眞是傻孩子，那不過你父親一時的氣話。你想假如你能够到將來不死，老實說他們歡迎你還來不及呢。即使他眞不要你，社會是要你的，你還怕什麼？我再告訴你一句：我們現在情願家亡，而不願國破，因爲這樣你還有立足之地，假如國破而家不亡，你就是有家也不會叫你過好日子的。」

「…………………」

「你忘記我從前常常對你說的話了嗎？我不是說一個青年的意志要堅定嗎？」

我經過她這一番解釋與鼓勵後，眞的平添了不少的勇氣，我把她一推，離開了她的懷抱，突然站了起來說：「你眞是我的恩師，你說得很對，我一定照你的意思去做，所有的一切我都可以拋掉……祇是……。」

「什麼？」她急切地問。

「我……我……唔，實在捨不得妳！」我的喉嚨有點發乾。

「哈……哈……哈，我說你是一個傻孩子，眞一點不假，你不能够一輩子在我身邊的。我是不屬於任何人的，你也不是屬於我的，我們融洽在一起的祇不過是精神而已。況且我已經決定參加我們教堂裏所組織的救護隊了，不久就要到戰地服務去了。假如你眞的愛我，捨不得我，那你就聽我的話，把你的生命交給我們最敬愛的祖國。你要這樣我才會更愛你，我的心才永遠是你的。」她非常坦白的說。

「好，我決定照着你的話去做，不過我最後我要要求你一件事。」

「什麼？你要求我什麼？」

「我……要……要……唔……」

「哦——我明白了，不過我問你，你是不是眞的聽我的話，照着我的話去做呢？」

「當然，難道你還不相信我嗎？」

「你看你使我喜歡了，那麼說吧，要求我一件什麼事？」

「嗯……我……唔……。」

可愛的她，見我吞吞吐吐的說不出口，便含着媚人的微笑走到我的面前，用手撫摸了一下我的頭髮，然後拉着我的手笑道：「好弟弟，你說呀，在現在這一刹那間，我是全部屬於你的，你要怎樣便怎樣，只要以後你好好地去爲民族生存去奮鬥。你說吧，不論什

麼，我都答應你」

「…………」

「說呀，我不是說過現在我是屬於你的嗎？」

「我要……唔……吻……」我用了十二分的氣力才逼出這幾個字。

「哈……哈……哈……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呀，可憐的孩子，爲什麼連接吻都不敢痛痛快快地說呢？」

自從我和她相識到現在（二年多）我倆雙方面的愛都是偏於精神方面的，從來沒有涉及過肉體。今天因爲是在特別情況下，所以我才敢冒然的向她要求。現在雖然蒙她答應了，可是我實在沒有勇氣來吻她。倒是她毫不羞澀地把我攬在她的懷裏，在我的唇上接了一個長吻……

× × × ×

今天（廿日）天氣雖然那麼熱，可是她一點也不覺得，總是幫我檢這樣檢那樣，不一會她全都給我弄舒齊了，她向我道了一聲：「前途珍重！」頭也不回的跑了出去。我知道她這時心裏也和我一樣的難過，所以也不預備和她多談，趁着母親不在房內，便攢起鋪蓋下樓揚長而去。

租界和華界交界處的鐵門，擠滿了往租界搬家的人們。我穿過鐵絲網一直向前天去的目的地進發。

這時大概是下午兩點鐘，沿着河浜那麼寬的大路，清靜得連一個行人也沒有，只是偶然能够看見的一兩個巡捕而已，不過太陽的烈焰却比中午還要利害。就是空手在這樣如火的日頭下走路也要出汗，何況我現在揹着一個大舖蓋，手裏還拿着一個大包袱呢！走了一程，我有點受不住了，頭暈得似乎中了暑似的。

可是我一想起來，我現在是到什麼地方去，我現在所負的使命又是什麼，也許將來還有比這更艱苦的路需要我去走，那麼這一點點熱又算什麼呢！想到這裏，不覺胸襟一爽。頭上的太陽雖然仍用它那惡毒的光焰壓迫着我，但是我的心裏却是很清涼的。

毫無情理的太陽呵！你雖然刺痛我的皮膚，但你却刺不着我的心，並且相反地，我會因爲你對我皮膚所施的毒威而更堅定了我向前邁進的心！

站在租界內鐵門邊的人，都用着奇異的眼光望着我，他們並不是奇怪我在烈日下奔走，而是奇怪我在這樣危險地界走路，也許他們在懷疑我是危險份子吧？

這時我感到非常的榮耀，自以爲已經是一員戰士了，並且模仿着珍讀聖經的口吻對他們低聲說：「啊！可憐的人們呵，你們不要用懷疑的眼光望着我了，你們的末日已經快降臨了，你們等着吧，等着侵略者的宰割吧！要知道，暫時的享樂，是將來的痛苦，現在艱苦奮鬥，才是將來的幸福呢！啊！愚蠢的人們呵，望着我走進快樂

的天堂吧，我所留給你們的只是恥辱！你們還有什麼臉來恥笑我呢！」

頭儘管暈，汗儘管流，對於我一顆堅定的心絲毫沒有損害，不一會便到了目的地——西門了。

這是一座廟——關帝廟——，一進門照例要到門房掛號，說明來意，還要經一番檢查，然後由一位傳達者將我領到一間偏殿裏去，偏殿門口貼着指揮部三個大字，到了裏面後領導我的人退了出去，因爲前天我已經來過了，所以用不着他再給我引見。

前天跟我個別談話的那位范××先生，見了我馬上迎了上來說：「啊，大熱的天，您眞辛苦了。」

「嗯……嗯……沒什麼，沒什麼。」我謙遜地說。

「您前天回去考慮得怎麼樣，您還是加入我們還特務組呢，還是情報組？」

「唔……」

「情報吧，情報輕鬆，不必受軍事訓練。」他看我這樣子大概吃不了苦。

「不，我要加入貴團的特務組。」我想了想堅決地說。

「特務組是要吃苦的呀，您受得了嗎？並且半個月才許請假回家一次呢？」

「我知道，但是我決定了，請您給我編入特務組吧！」

「好，喂！」他叫來一位傳令兵（同志）「你把孫組長叫來。」

「是」傳令兵退了出去。

他又跟我談了些他們的組織和成立的經過，又叫我填了志願書。不一會孫組長來了，他是一個小矮個子。

「這位×同志編入你的特務組。」

「是，×同志請吧，」他讓了讓我就走出去了，我跟着他。經過一座大殿來到後院進了一個小門，我抬頭看了看門上的石牌，是「崇聖祠」

到了裏面坐下，他又近乎盤問的問了我一遍，這時已經四點多了，忽然一陣笛子聲，接着後面起了騷動。他又起來對我說：「×同志，您吃過飯了嗎？」

「是……是……我還不大餓。」

「以後咱們是弟兄了，您可千萬別客氣。」

「不客氣的，您請便吧。」

這時我的心裏不知是興奮呢，還是空虛，有一種說不出的難過，面對着一尊佛像發呆，一陣思潮湧上腦際，想想這時母親是怎樣的難過，時常撫慰我的珍是怎樣的情形呢？也許她在傷心的哭吧！不，她是一個有主意的人，決不會哭的。

又過了一會，他們的晚飯吃完了，孫組長把我的行李安頓好了，說：「×同志，你休息休息吧，等一會下操你不必去了，剛才路上

一定很累的。」

「噢——謝謝你。」我很感激他。

因了過度的勞動現在覺得有點疲乏了。把鋪蓋打開後，身體就好像沉重的石頭似的倒在床上了。也許太興奮了的原故吧，眼睛怎麼也閉不上，眞奇怪，我現在很想睡，但是總也睡不着，兩隻眼睛直瞪瞪地望着院子裏的榆樹發呆。

這時，發了一天毒威的太陽已經平西，光線雖然還能穿過樹稍照在我的身上，但却是軟弱無力地。我笑了，我多少帶有一點諷刺地微笑了：「太陽呵，你的威力呢？你的毒餘呢？」現在我勝利了！

也不知是什麼時候睡着的，等到夜風把我吹醒的當兒，一輪明月高掛空中，它似乎在對我說：「勇敢的孩子呵！你已經不是一個弱者了，祝你前途光明。」

我又起了一陣思潮，但慢慢地就睡着了。

衝出家庭圈

文　斌（二十二·家庭婦女）

早晨的太陽透過奶油色的玻璃窗，屋子里充滿着溫柔的光輝。金魚在缸里嬉戲，大蓮花似乎在跟我打招呼，一切的佈置都顯得很妥貼，美麗，連寫字檯上的書本也彷彿在那里笑。

我把什麼東西都預備好了：寒熱表，量體溫和脈膊的表格和一件簇新的看護穿的白外衣。一個多月來當看護的志願，今天馬上快要實現了，快活得身體像輕了一半，七點半，到了上醫院的時候啦，我準備動身。可是——

怎樣向婆婆請假呢？

自從出嫁後，我很少出去，原因是爲了向婆婆請假的困難。現在，我的當看護，是家里反對的，昨天還爲了接洽的事，婆婆把臉色一沉，過了半天纔在舌頭底下咕嚕了一陣；我幾乎沒有勇氣能走出這門檻一步。

怎麼辦呢？五分鐘過去了。

老花貓討厭地纏在脚邊，相駡似地叫着：咪咪。無綫電京調也特別難聽。在煩悶的空氣中，我似乎聽得隔壁房間裏有婆婆的斷斷續續的聲音：

「……依我說，阿福，你也該教訓教訓你女人纔是……別說沒有薪工，就是有薪工，難道我們家要媳婦賺來吃不成？」

我氣憤極了，掉過頭不願意再聽下去。但這些話却故意搗蛋似的更清楚地傳進來：

「……說什麼救國不救國，女人家成天在外面也不像個體統……。」

「噹噹噹……」時鐘打了八下。八點鐘？要接班了？我吃了一驚，但很快地就意識到那隻鐘本來就太快。

雖然沒到八點，但路上也得化些功夫呀，是動身的時候哩。

「去試試看再說，或許能答應，」我耐着脾氣鼓足了勇氣走到隔壁房裏去。

剛踏進隔壁房間，所有的勇氣一下子都消失了。婆婆嘟起嘴，臉色鐵靑在講話的嘴吧看見我進來馬上就閉緊，二道銳厲的眼光釘視我，好像怕我逃走似的；冷冷的，冷冷的，混身都在冒着拒人於千里外的寒氣。

「可以讓我出去嗎？」無論如何，我說不出口，又回到自己房裏。

突然的感到這屋子似乎是一座監牢，幾道門把我封鎖住了，我要出去就等於出獄一樣的困難。剛纔還覺得溫柔和美麗的東西，現在都感到非常醜惡。

時間格外快地飛過去，已經七點五十五分了。

人家連性命都拼了，我却連這一些反抗的勇氣都沒有。想起了昨晚讀到的「如果眞要活下去，就先該敢作敢爲」的時候，更深深地感到矛盾的痛苦，同時彷彿聽到同伴們的責備「怎麼還不來？不負責任！」

外面送來了孩子們的歌聲：「退讓就是死亡，要生存只有抗爭……」

「抗爭，抗爭！」我呆呆地伏到窗口去，幾個孩子排着隊伍，一面踏着步伐，一面唱着歌在遊戲。對門亭子間裏的姑娘出門去了，拎着一隻手提箱。

「也是做救亡工作去的！人家要做什麼就做什麼，唉，只有我只有……」從心底裏冒着火，房間裏也驟然變得悶熱了，我焦急着，汗從臉上背上淌下來，恨不得立刻跳了出去。眼前展開了一幅幻象：一個傷兵腿已被打斷了，爬着爬着，在他的後面拖着長長的鮮紅的血流。他哭着喊着沒人去救護他。

「他們需要我，我準定去吧！」我下了決心，不管婆婆肯不肯答應我出去，我要敢作敢爲地做起來了。拿起準備好的東西，匆匆地向醫院走去。

高高地飄在醫院屋頂上的那靑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在金黃的陽光裏放着燦爛的光芒，好像鼓勵人們似的舞動着旗角。

我忻慰地鬆一口氣開始工作。

新中國的「新娜拉」們

蘇復武

「制服消除了我們的隔閡」

早上八點鐘不到，我們又都齊集在一起了。遠處有大炮和轟炸的聲音，那些聲音是聽熟了，誰也沒有去注意它。室內的空氣寧靜得很，陽光很明朗，是個適宜於到近郊去遠足的天氣，但在這個

和平的天氣下，就在往年我們遠足的地方，正在進行着激烈的戰爭——中華健兒爲了抵禦日本法西軍閥的進攻，以血肉之軀在護衛着祖國的山河。

我們穿了新製的土布制服，不知怎樣的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高興，（像喝了一點酒似的，有一點薄醉的感覺，）我們感覺到我們的責任更重了，也模模糊糊的感到有一點困難橫在我們面前，但爲歡愉的情緒所充塞着，我們覺得責任越重，困難越多，將越使我們的勇氣增加，我們眞有點歡迎困難，像一個準備入山打虎的勇士似的，希望對手耐打一些。這樣的感情在現在想起來眞是不可解的。

制服也使我們消除了許多多餘的隔膜。前幾天，我們大家穿着各自的便衣閒談話會的時候，我們彼此都認得非常清楚：我們是在同一目標下的同志，但今天，我們大家都穿了制服，我們却覺得「同志」這兩個字不足以說明我們的關係了，我們是生死與共的姊妹兄弟。我們之間本來無所謂階級的歧視，但往常穿着便衣的時候，我們對於服飾麗都的同志，總感到有一種不易親近的高貴氣味，而今天我們却忘記了他們的高貴坦白地談着一些瑣碎的事情。

我們是爲探聽出發的時間而來的。昨天晚上已經有一部份同志先走了，因爲車輛不够，我們這一部份祇得留下，今天能否走得成功，還得看前綫是否有車子可以調派出來。我們差不多都是在上海生長的，但對這個「第二故鄉」却不知怎樣的恨不得馬上離開它才好，這不是厭惡，而是因爲有一種更大的力量在向我們招手。

「我昨天早來一刻就好了，省得今天還在這裏等，——今天不知道有沒有車子呢！」

「眞的，他們現在不知道怎樣了，恐怕已經在開始工作了吧？」說這話的帶着嚮往的神情，我們的腦海裏也同樣浮起一個圖畫來：「他們」——比我們早走一天的同志——正在爲受傷的弟兄們洗刷着傷口，眼睛裏含着熱淚，臉上則是溫暖的笑，弟兄們有的呻吟着，有的則在讀着前線的戰況。或是：在質樸的農民們的家裏，「他們」正在進行着家庭訪問，興奮使他們忘記嘴乾，旁邊圍着一大羣人，興奮地靜聽着，也偶爾插幾句嘴，提出一些問題來問。

「你們都還好，遲去一天至多多回家一次，我可是麻煩得要命，今天要是再不走，弄得不巧，恐怕要走不掉了呢。」說這話的是一位姓吳的女同志，但她從前天起已經改了姓名，叫「伍大羣」了，改名的原因她沒有宣佈，想來總有不得已的苦衷吧，我們聽了她的話，才想起昨天晚上的事情來了：昨天晚上當交通車開走了以後，她才滿頭大汗的趕了來，當她知道了已經遲到了一步的時候，她呆住了，好久說不出一句話來，撫着一隻手提箱（其餘的行

李希於前一天的早上交出去了，寄存在南市喬家浜保衛團總部裏）默默地坐在沙發上出神直待我們都要走了，她才着急起來，說「有誰不同去的呢我們一同去開一個房間去」然而她的提議誰都沒有說什麼結果還是她一個人提了小提箱消失在秋風裏。

「你昨天晚上怎麼辦的呢？」她的話喚起了我們的記憶，有人這樣問了。

「還不是獨自開了一個房間！我生出來從來就沒有住過旅館，又穿着制服，旅館的茶房都用好奇的眼光望着我，害得我叫他們要什麼也不敢。」說了她好像記起了什麼緊要的事情似的，走到屋子中間去，敲着那張大桌子，叫人注意，說「諸位同志，我拜托你們一件事情，等會兒假如有人來找我，不論是怎樣的人，請你們都替我說我在昨天走了。請你們原諒我，我並不是願意撒謊，我實在是不得已的」然後她又走到老翁那邊去說「翁同志，我留在這裏不大方便，下半天三點鐘我打電話到這裏來問消息好不好？」

老翁答應了她的請求，她便匆匆地走了。

下午，我們又在大陸商場的六樓上聚合的時候，果然有一個二十左右的女士來找她，那位女士穿得很樸素，臉上一望而知為什麼氣憤着，她手裏拎着一箱餅乾，裝做很和氣的樣子，問我們伍大姐女士在不在，她是她的朋友，是特地來送行的，要想見一見。

「伍同志現在不在這裏，有什麼話請告訴我們，我們替你轉達就是了，至於送行那是不敢當的，事實上恐怕也不便。」

「本來」她忍受不住說了出來「這事情和我根本不相關的，無奈伍女士的母親逼着我，要人，說她的女兒加入戰地服務團全是我慫恿的——你想笑話不笑話——被逼得我沒有辦法，才想來見見她，祇要她和我一同到她母親那裏去一趟，說個明白，把她的寶貝女兒交了給她，我便什麼都不管了。」

「實在抱歉得很，伍同志已經在昨天晚上走了，害了你撲了次空，依我們同志的立場來講，伍同志沒有得到她的母親的同意，便這樣走了，是不大妥當的，不過這是為了民族解放的事情，伍同志這樣的走，總也該有值得我們同情的地方。女士既是和伍同志的關係很密切，還是請你去勸勸她的令堂，請她多替民族的前途着想，完成伍同志的志願吧，我們轉告伍同志，請她多寫點信回來就是了。」這自然使女士很為難，不過女士是個明白人，一定明白民族的生命是較我們個人的生命為重，也一定同情伍同志去為國效勞的，所以雖然在眼前受點委曲，也祇好委曲一下，將來伍同志有信給她母親，請她在信裏鄭重的聲明一下就是了，伍同志的令堂接到她女兒的信，知道她女兒還是好好地活着，我想也一定不會再怎樣和你為難的。」

「你們那樣勇敢的去爲國效勞，我原是非常的同情和佩服的，吳女士又是我的朋友，我自然更同情她去。——我如果沒有工作拉住我，沒有種種其他的原因，我自己也是願意去的——不過她母親哭着到我服務的收容所裏去向我逼着要人，說她的女兒到收容所去服務也是我去叫的，所以這一次便非向我要人不可。你想，我有什麼辦法呢，吳女士要走，她走她的就是了，不過也總得說說明白，免得我爲難……」

「是的，所以現在也祇有請你委曲一下了。」

「那麼，就不去見她的母親，——我以人格担保——讓我和她談談好不好呢？我總是她的朋友，以朋友的資格，和她談談總可以的。」

「實在很抱歉。我們也不妨坦白一點的來說，現在伍同志實在不在這裏，在什麼地方，我們也不知道，除非我們晚上動身的時候才能碰到她，所以，假如有什麼話，還是由我們轉達的好。」

「那麼晚上我到你們的車站上來送行好不好，你們在什麼車站動身呢？」

「那也不妨便，因爲一則這是有祕密性的。第二，我們走的時候是在戒嚴以後，送行恐怕不大方便。」

見是絕望了，她才把餅乾交給我們，說：「這餅乾是我送給她的，餓的時候或者可以充充飢。還有，她母親本來叫我帶幾件衣服和幾塊錢給她，是我拒絕了，——我收了不是更證明我和她串通在一起嗎？——如果她需要，叫她寫信給她的母親好了；她母親還叫她冷暖飲食要當心點，不要太任性，出了門生起病來不是玩的；還有，請她多和我們通通信。」

我們替伍同志感謝她的好意，才把她打發走了。晚上，我們在保衛團總部遇到了伍同志，把日間的事情都詳細地告訴了她，並且把餅乾也轉交了，大家坐下來等車子，伍同志把餅乾箱和手提箱繫在一起，坐在行李堆上，偷偷地拭着眼淚。

就在晚上八點鐘，我們享受了一頓豐富的晚餐（多謝保衛團總部的同志們爲我們餞行）以後，便跳上了一輛破舊的長途汽車，冒着秋風，衝破了黑暗向崑山前進。

租界上的霓虹燈都發着光，像親友們送別的眼睛，我們出神地望着它，心底裏同時泛起了堅決的誓言：

「別了，上海！但我們是會回來的。那時節希望神聖的砲火已洗去了你的罪惡。」

九月五日。

慰勞

煒（二十・職員）

天下着濛濛的細雨，平時光線也感到不足的，××難民收容

所的辦公室現在更顯得黑暗了。我正伏在檯上畫着一張戰區圖。

忽然冀先生——我們訓導組的主任——匆匆的跑進來對我說：

「煒，有一件事要同你商量，仁濟堂送來了四塊錢，說是上月份我們幾個訓導員的津貼，但是我們慚愧得很，對於被難的同胞簡直一些工作也沒有做，怎能接受這筆錢呢？你看怎樣辦？」

「我想跟老張和顧小姐等商量看罷。」一時想不出辦法，我只能這樣回答。

辦公室的隔壁，是難童們讀書的教室，顧小姐正在揮汗教育難童們。那裏沒有桌子，也沒有櫈子，只有一塊可移動的黑板，在這一間小小的屋子中擠滿了一大羣衣衫破碎的孩子，雖然他們的家都在砲火下了，但是在他們的臉上仍露着天真的笑容，每個嘴裏都發出同樣的聲音：

「……人，中國人，外國人，中國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放課了，教孩子們讀書的顧小姐走進了辦公室，手帕不停的在揩着頭上的汗珠。一會兒，教成人班和婦女班的老張與陳君都走進來了，那時，鐘正鳴着十一響。

冀先生等他們坐下來後，又把方才的話說了一次：

「……你們看怎樣辦？」

「我想拿這些錢去買一些東西慰勞受傷的將士們，」戴眼鏡的陳君提出了一個意見。

「贊成！贊成……」大家異口同聲的附議。

「恐怕錢太少，買不到較多的東西罷？」老張。

「這不在乎多少，而在表示我們一點敬意，但問題在到什麼傷兵醫院去，因爲沒有介紹，不能隨便去呀！」冀先生很誠懇的說。

「那不要緊，本所的主任孫先生不是××傷兵醫院的負責人之一嗎？我們請他寫一封介紹信就行了。」陳君說完了這句話，立刻回轉頭來向着坐在後面的所主任說：

「孫先生，你肯允許我們的要求嗎？」

「可以，而且巧得很，昨天本所向他們借來運送難民的汽車，現在要回去了，你們可以乘汽車去。」孫先生很和藹的回答我們。

我們聽見他的話，都快活得跳起來，立刻決定冀先生去買慰勞品。十幾分鐘後，冀先生帶來了幾聽餅乾，那時介紹信也寫好了，我們就拿了它們，立刻走到外面，上了停在門外的大汽車。孫先生也跟了出來，向車夫輕輕的說了幾句話。一會兒，車子動了，帶着我們沿了南京路一直向西很快的馳去。

天仍是下着綿綿的雨，路邊的店舖都關上了門，有的還在大玻璃櫥窗外釘上了木條，行人也特別的少，整個的大上海是鎮靜的。

車子轉了一個灣，停了下來，我們知道已到目的地，大家就下車來，××傷兵醫院已在眼前了，門口站着幾位童子軍，老張低聲

的對我說：

「這個醫院從前是××舞廳呀!」

送進了介紹信，我們立刻就得了進去的允許，然而帶去的慰勞品必定要讓他們檢查和分配，這對於我們毫無關係，反正是送給將士們的。

由一位辦事員的領導我們一夥兒人走進了病房，這是一間很大的房間，從形式上看起來，的確從前是富人們享樂的場所，現在轉變爲受傷將士的療養處了，這是多麼有意義呀!空氣是非常的靜寂，只有來往忙碌着的女看護的脚步聲，但是也很微小的。在屋子裏很整齊的排列着許多小鐵牀，每只牀上，睡着一位受傷的將士。我們放輕脚步慢慢的在屋內四週走了一圈，觀看了片刻，我們各自分散了，開始個別慰問將士們。

「先生，你勞苦了，你的傷痊愈了嗎?」我問一位坐在牀上的傷兵。那時我覺得有些受窘，不知道稱呼他什麼才好。

「不敢當，謝謝你的慰問，我的傷快好了。」那位兵士很和氣的回答我，同時從毯子裏伸出了他的受傷的左腿。

「請問你怎樣受傷的?」我又問他。

「有一天的晚上，我們接到上面衝鋒的命令後，立刻跳出了戰壕，向敵人那面撲過去，但那怕死的日本鬼子不肯同我們肉搏，只藏在壕溝內用機關槍猛烈的掃射，我不幸得很，將衝近敵人壕溝的時候，突然左腿上被擊中了二顆子彈，當時，就昏了過去，醒來時已在這牀上了。」他很嚴肅的告訴我。

「日本鬼子爲什麼怕同你們肉搏呢?」

「肉搏嗎?他們見了最怕，因爲以前幾次肉搏，就被我們殺死了許多鬼子。」

「你的傷愈了以後還上前線去嗎?」

「當然，我要救民族，救老百姓，救我自己，所以我還要去作戰，直等到鬼子都逐出了中國或者我戰死的時候才停止。」

我們正談得很有興趣的時候，來了一位看護，替那位同我談話的兵士量體溫，把寒暑表放進了他的嘴內，我們的談話就此告終了。

我的眼光轉移到了另外一只牀上，在上面臥着一個很瘦的男子，瘦得實在可憐。他見我在望他，因此就向我招招手，並且說：

「先生，請過來，我來告訴你……」他好像急要把所有的話一齊說出來似的。我走近他的牀邊。

「先生，我並不是一個兵士，我的家在高朗橋，打仗後，因爲家中還有年老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因此冒了險回到家中，那知妻和兒子已跑了，只有我的母親還留着，她不願離開她的房屋。另外我還發現有一位連長和幾個兵士住在我的家中，他們見了我很客氣，所以我幫助他們做些零星工作，同時勸我母親離開家中。那知

過了幾天，我們軍隊，恐怕要被包圍，向西退走了，等我整理了一些東西也想走的時候，已來不及了，許多東洋鬼子衝進我的家裏，捉住我，說我是兵，因爲他們見了我家裏還留着幾件軍用品的緣故。他們捉我到外面，用刺刀在我的……我在生殖器上刺了二下，才放走我。我忍了痛向西跑，跑了幾十分鐘，忽然失了知覺，等我恢復知覺時，已在這裏了。據這裏人告訴我，我是被前線的兵士搶救下來的，所以我非常感謝他們。」他說完了這段長長的話，有些氣喘，兩眼射出憤怒的光芒。

「你原來是做什麼事的呢？」我第一次問他。

「我是一個電氣工匠，在××大樓做電氣工程的。」

「現在你的傷好了嗎？完全好了以後打算怎樣？」我又問他。

「謝謝你，好得多了。假使完全好了，我一定要加入軍隊打仗。」他很堅决的回答我。

「那末……」我還想問下去，老張——陳君走過來對我說：

「時間已一點多了，下午我們還有許多工作呢。」

我就向工匠道別，我們幾個人重新聚合起來走出了病房，離開了醫院。(227)

第一天實習

游麗卿（十八·失業）

在膠州路上一所莊嚴的大廈中，正躺着一羣爲民族獨立生存從前線掛彩回來的勇士們！

我們踏進這所巨廈，感情非常興奮，各人的臉上表現着愉快的神色。步入兩旁種着樹木的石路，隨風一搖一搖的樹枝好像歡迎我們這一羣準備爲國效勞的婦女們一般。再轉入一處堆積着桌椅和垃圾的空地，蜿蜒的經過數間住宿傷兵的房間，坐着躺着的負傷將士們，用驚奇的眼光注射我們。

我跟一位女同志，被派在一個轉角上第一號房間。躺着，睡着，坐着，立着十數位不同籍貫的戰士們，數十對親善的眼光好像歡迎我倆的來臨。刺鼻的藥味，不能壓住我們沸騰的熱情，反而增加了我們工作的趣味。房間正對着一片青葱的草地，三三兩兩天眞的孩子在那裏玩耍。雖是秋天了，但毫沒有肅殺的景象，猶如和煦的春天般嫵媚溫暖。開着窗門，讓那明豔的太陽照耀着每一個角落裏。兩位穿着潔白的服裝的看護小姐，慇懃地服侍一羣受傷的將士們。經教師言明來意，承她們底美意指導我們底工作。我們唯有內心底感謝。

工作開始了，是掃床換被。「不十分骯髒，用掃子掃清潔，太污穢了，就換上一張；從第一位換起，輪流到二位三位……」這是看護們底叮囑。我倆拿着一把掃子，數張被單，用着興奮的心情仔細地開始我們底工作。輕傷者他會自己坐到另一處位置上讓我倆

整理替換；較重的，我們輕輕地扶他走，於是迅速地工作；重傷者，由看護們自己整理。

接着是換藥，我倆侍候在看護們旁邊，預備給她們，先給輕傷者換，揭開橡皮膏和紗布，露出血膿與膏藥混和，模糊不平的肉，寸許深的洞，數尺長的繃帶塞進去，甚至骨骼也露出。於是給他們消毒的消毒，敷藥的敷藥。戰士們若無其事，如常的談笑，閱書，看報，讓看護們擺佈，甚至有時還回頭看那血肉糢糊的傷處。那種大無畏的精神，眞使人敬佩極了！

一位負傷的鬥士，面部毫無血色，蒼白得很，瘦得只剩一層外皮包裹着骨頭。眼睛快要閉上，顯因流血過多而精神疲乏。脫掉襯衫，胸前給一塊大紗布佔着，腹部凹進去。撕起那塊紗布，綠豆般大的洞有十餘個，肩上腿上都是些大大小小的傷口。看護們給他包紮，他無力呻吟和叫喊。我的興奮的心情，頓然消失，又不敢對着這位勇士流着同情的淚水，使他看到感着難堪。唯有用理智强壓住我的感情。

一位年青的傷兵，腿是被割斷了，裝着木製的假腿。藥盆拿到他的面前，他立刻現出不愉快的神色。看護小姐觸着他的腿，他便號叫起來：「小姐……痛……痛……死……我了！……我的……媽呀……！」我的心也隨着這慘痛的呼聲强烈的抖動。他在慘痛中流着一棵一棵黃豆般大的汗珠。

這一位勇士，眞使我欽佩極了！那隻龐大的腿，我從來沒有見過。看護們給他擠出汚穢的血和膿，瓶口般大小的洞，像放開自來水一般瀉出膿血來，流進裝排洩物的盆子裏，足足有二盆。他咬緊牙根，不發哀痛呻吟之聲。那種忍痛的精神，眞堪稱爲中華的模範軍人。

最後一位負傷的戰士，右部的手臂已割斷，再加上內部的傷寒症。躺在一個角落裏的床位上。我不住懷疑的問看護小姐：「傷寒症爲何不隔離開來？」看護小姐回答我說：「人數太多，地方狹小。我們也希望隔離，不過實際上辦不到。」醫師到來施手術，看護們忙拿着一大盆消毒藥水，用毛巾掩住他的口。一層一層的繃帶脫落，露出被切斷了的手臂。突出的骨骼，腐爛的肉，參差不齊的創口。我感到驚異與恐怖。醫師從手臂中拿出一排消毒過的紅色細橡皮管，用銳利的剪刀剪那旁邊腐爛的肉。那位戰士大聲的呼喊：「醫……官呀！……醫……官……痛……死死……我了！……我的……媽……媽呀！……醫……官！……」這慘怖的情景，我不忍再看，旋轉身體，掩住臉偷偷地揩着同情的淚珠。然而終又鼓起上前看視他的決心，强壓住衝動的熱情，直等到手術完畢，方敢離開這位戰士。

親愛的戰士們，你們在槍林彈雨的前線，願灑盡最後一滴血，用盡最後一棵槍彈，來捍衛國土，來打破侵略者狂妄的迷夢。你們

底忠勇，你們底壯烈，吸住了全世界人士的驚奇的眼光。現在是掛彩回來了，我們如何熱烈地歡迎你們，如何慇勤地服侍你們！安息罷！靜養罷！祝福你們早日痊愈，恢復強壯的體魄！再踏上征途，討還血與淚的債！(323)

一個傷了腿的孩子兵

吳華英（十九：學生）

前天父親母親都逃到鄉下去了，只剩下我一個人在上海。雖然臨去時被他們大大罵一頓，但很痛快。今天在傷兵醫院內服務已是第八天了，晚上回來覺得太興奮，白天種種事情還是不能磨滅地印在腦裏，心裏感到怪不舒服。

早晨一進去，就注意到一個浸在血泊中的年輕兵士在喊着娘。他的褲子，衣服，席，什麼都染着血；他的嘴唇乾得發裂。當我跑近他的時候，他那含淚的眼模糊地瞧着人。我立刻去找到了幾個醫生，希望他們能給那傷兵換一換藥。誰知道這種事情竟也會遭受到拒絕！他們不是說：「那個傷兵不歸我管。」即說，「還沒有到換藥的時候。」我眞不知道這些醫生是來幹什麼的。但是有時想到自己究竟也是無用的東西，唯有感到懊喪。我再也不敢立在那正在叫「娘」的兵士面前。

老邱和李眞健談極了，也有些像好孩子那樣地聽話，我心裏感到無限的快樂。晚上閑着沒事坐在床邊和他們（輕傷的）閒談。有一個兵說起鴉片戰爭來眞是有聲有色，好像是個神怪離奇的故事。但是有時他們也墳得利害，尤其是一個傷了大腿的孩子兵。當我要回家的時候，他老是麻煩得要命，買這樣，買那樣，把餉錢用完了才好。有幾次我不理他，有時我也會好像自己是大人樣的勸着他，而他又非常聽話，有時甚至什麼都聽，我覺得一些不給他買有些過不去，我可憐起他來了。第二天買來後，他又非把所有的全吃完才死心，這樣又會引起我的長篇勸詞；所以當我在的時候，他總是不敢多吃。有一次，他已吃了兩只雞蛋，又要開始吃第三只時，忽然看到我向他這邊走去，誰都不能想像到他是怎樣地驚訝！可憐的人，我就假裝沒有看見，走開了。

雖然那孩子（我總覺得自己比他大幾多）天天那樣嘻皮笑臉，但他的傷口並無好轉。今天換藥時，一陣陣的猩臭衝向人的鼻孔，眞是難受。吃午飯時，他突然和醫生商議要截去這條腿，我們都代他可惜，但他却滿不在乎似的。我也會講給他聽過殘廢者的痛苦，如果可能避免那就不必用這手術。最後，他還是不聽誰的話。但是可憐，他竟死了，死了，被醫生截腿截死了，因爲流血過度與麻藥的不够。當他從開刀間被抬往太平間去的時候，那白紙樣的臉，呆滯的眼望着人。他就這樣地死去了，我們素來談論慣的一團忽然變冷了，我們怎能忘懷這個富有生氣的孩子呢？尤其是他死後

還有四毛買蘋菓的錢在我這兒，我再能幫助他些什麼呢？我想我祇能把蘋菓送給別個需要的傷兵吧！

當他死的消息被傳出來後，大家感到氣憤，失望，難過。當時就有兩個胆量較大的傷兵向院方提出抗議：他們寧願死在前方的戰場上，不願被一個醫生這樣糊塗地處死。他們要問問這一位「高明」的醫生爲什麼要這樣馬虎地對待一個吃了苦受了傷的兵士？因爲得不到回答這兩位傷兵甚至晚上絕食，我們勸他們好一頓。雖然明知道這是由於醫生的大意，但我們總希望事態不致擴大。最後還是由醫生出來解釋，道歉，大家才覺得平靜些。

晚上照例院內開起了留聲機，唱來唱去就是這幾只老調子：義勇軍進行曲，開路先鋒，大路歌等。但是我們眞沒心思去欣賞，尤其是重傷的傷兵們，反有些厭煩。(769)

應該把膽子放大些

施蕙珍

雖然是秋天了，天氣仍像盛夏那般熱，穿了很薄的衣服，也得被汗水濕透。

早上還算涼快，然而一起來，砲聲，飛機聲……就直往耳朵裏鑽。呵！我們安靜地睡了全夜，然而英勇的戰士們却整夜和侵略者作奮勇的抗戰！

七點了，霞也來了，我們預備走了。媽緊皺着眉頭說：「這種時勢，天天往外跑，你知道我是多担心！」媽用慈悲的眼光望着我。「早些回來。」

「知道。」我們就走了。

經過幾條橫馬路，金神父路的廣慈醫院到了。從一個大的鐵門進去，轉幾個彎，經過了問訊，到了管理傷兵的負責人處，他看了介紹信，就領我們到樓下兩對過的兩間傷兵臥室內看護。

剛走到左邊的一間門口，我不禁嚇了一跳，心裏有些害怕了，霞也同樣的嚇，因爲這房間的一張牀上，躺着一個兩個眼球突出了一大半的人，眼光已完全失了，滿臉烏青，全身直挺地躺着一動不動，祇有兩隻手還能動，這時正把白的被單撕開，並且把布不住的往嘴裏塞。那樣子無論誰看了都會害怕的，我相信。

「這是漢奸，在路上被衆人打傷了，由捕房裏送來的。」那人看我們呆着，就這樣解說着「現在快要死了，已有四天沒有吃東西，妳們別去管他吧！這裏沒有一個人睬他的。」聽了「漢奸」兩個字，我的感覺馬上變了，不怕了。

這兩間內傷兵很少，多數是在大世界被炸彈炸傷的。

傷兵中有一個很有智識，他要看報，看到我軍打勝仗，就開心得狂舞起來。他很希望他傷口快好，可以早些上戰場去作戰。但因他傷在胸口，所以時常要吐血。

一個是傷了眼睛的，我問他是怎樣受傷的，他說：「我們是八十八師，我是工兵。」他很有精神地講述着「我正在工作的時候，對面的房屋上突然着了一個砲彈，木片隨着響聲，射進了我的眼睛，我就失了知覺，後來他們把我送到了這裏。」他的話很多，講了許多關於他們軍隊裏的事。

還有一個最慘了，他整天狂叫着，聽說子彈還沒有取出，是從右邊太陽穴裏打進去，穿過兩眼球，留在左邊太陽穴裏，一時不能取出，因爲怕開刀的時候腦子會流出來。子彈在裏邊當然是痛極了，他不時狂暴地在牀上滾着喊着「啊！我怎麼辦呀！娘啊！我痛啊！……我的眼睛……我不能再上戰場了嗎？我要去殺鬼子呀！我要報仇呀……娘呀……！」雖然他的眼睛包着，但他的聲音告訴人他在哭了。「娘呀活着無用了，還是死去吧！……誰替我報仇呀！」我們祇有安慰他騙他眼睛會好的，等好了再去多殺幾個鬼子吧！

「你們不要騙我呀你們當我小孩子似的在哄我呀！……我還是死去吧反正在這個世界上我是無用了，多餘的了，……娘啊！」

眞的他不時想尋死，我眞難過極了，差一點兒掉下淚來。

吃過飯，我們的事比較少了，於是我們就跑到樓上去看看。樓共有五層。先到二層，右邊是普通病房，左邊是傷兵臥室，裏面很大，大概有五六十個，有的在喊叫，有的在談天，……做看護的是和我們一起從人和醫院看護班畢業的同學。傷兵多，看護少，所以她們很忙，我們就幫了一會忙。又到三層。

情形完全和二層相同，不過都是重傷，手術間也在這裏。當我們剛看完出來的時候，一扇門內突然拿出了一隻鋸下的手臂，血淋淋的。那麼粗全是肉，然而是已死了的無知覺的手呀！一直拿到另一間房裏去，我覺得心幾幾乎嚇碎了。我一直逃到另一邊，誰知剛到那邊，眼睛偶然向一間房內一望，看見一個人正在挖着一個躺着的人的腿部，旁邊堆着一攤血與肉，那麼紅，我的心的確痛得很厲害，連忙避過了視線，淚也來了，看她並不怕，我有些慚愧了，我爲什麼那麼胆小呢？「應該把胆放大些」我這樣預備着。

在傷兵醫院

胡曼倩

十七號的那天，我正坐在家裏發悶，驀地聞S君伴着幾位同志匆匆地奔了進來，告訴我今夜他們要到「××傷兵醫院」去演戲，特地來邀我看看去。

時間是晚上八點鐘。

濛濛的雨在飄洒着，天色陰霾得十分可怖！我和S君一羣人，路上幽靜的××路，風和雨不斷地打上身來，我們很興奮地，抖擻着精神邁開大步，一直向西前進，約摸經過半個鐘點的奔程，才到

了「××傷兵醫院」向守衛的衛軍點頭示意後，便進往裏邊走。首先碰着K小姐，她一面笑容可掬地告訴我們戲快要上演了，一面催促S君等趕緊去化裝！

我放輕了脚步，獨自踏進了一間病房，這裏是演出的場所，見着潔淨的床鋪上，雪白的被單下，躺着衛國衛民而受傷的英勇將士們，空氣是相當的壯嚴和肅靜！

演戲的場面一切已佈置妥當了，由W先生致詞，說明「民衆救亡劇團」許多同志的來意和敬意後，全場發出熱烈的鼓掌聲！有的受傷戰士，已經能够自己走動，坐在椅子上或床鋪上，態度十分鎮靜專待戲的演出。

因爲要等待化裝，決定先來唱歌：慰勞歌開唱的當兒，發見各個戰士面部上都呈出肅穆的表情，歌詞的熾熱的情緒，透入了他們的心房！接着是「打回老家去」的上演，眼見着許多戰士，好像忘記了身上的痛創，都掙扎起來，目光都集中在周圍一隊的地位——那就是演劇的舞台。

由於演劇的幾位同志，深能體貼劇情，表演逼真，所以人人都受人感動「咱們要是不再團結起來的話，恐怕整個的中國都要保不住呢！」「我們不但要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去，而且要把他們個個殺光才痛快呢！」當台上一位少年軍人這樣慷慨激昂的說着一句是使人警傷自勵，一句是激發我們抗日的情緒，大大感動了戰士們的心窩，發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國萬歲」的吼聲！尤其是演到結束的一位劇中人英姐的扮演者，自己受熱情的衝動，發洩了投戎行伍的志願，由於母親的死，感覺處身於國破家亡的慘痛狀態中，不由自主地而掉下淚來，惹起觀衆的同情，而都濕了眼圈！甚至於感動一位受傷的將士嗚咽大哭起來！

最後，是唱「打回老家去」的歌，都興奮地哼着大聲的怒吼着！隊員們感覺到處身於特殊勢力的範圍內，由激昂而靜默結束了歌聲節目完了，便欣辭而返。

一天的工作（二十六·十·十·）

雷瑞（二十二·商·）

睜開朦朧的眼，從過分疲倦的酣睡中清醒過來，已經離開規定時間不遠，於是一骨碌爬起，抓了雨衣便走。

雨，昨天晚上起始終沒有停止過，一忽兒絲絲飄蕩，一忽兒又是傾盆瀉着，不斷地交替着。帶跳連跑地趕到會中，好多同志已在分配工作。

沈隨和我屬於第×隊，担任××路一段。出發了，三個人一隊。清晨的馬路，清冷地被雨水浴洗着，偶而有一二人走過，都不約而同地對我們射出好奇的眼光。

漿糊向着牆上刷，接着各式各樣的標語現了出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抗戰到底」「中華民國萬歲」。不久，我們便被一個肥胖臃腫的西警監視着，凡有「日本」二字的都被撕下來。為着避免無謂的衝突，我們對他取着敷衍態度，可是並不因此停止工作，我們還是不屈不撓地繼續下去。有張「Vive La Chine」的標語，還是他幫助我們貼的。另一隊却有二位同志被羈押在捕房達四小時。對於這種事件，我們認為有爭取更多自由的必要。租界的宗主權究屬於我們，而且貼標語也不是違法的事。還有一件值得提起的事，便是在中途我們遇見了一位工友，他幫助我們糊貼，在大雨淋漓下，還是熱心地工作，這使我們非常感激。

宣傳的成績並不怎樣好，缺乏宣傳品是最大的缺憾。我們目的地是二家茶館，可是結果，我們很失望。我們在聲嘶力竭地呼喊，他們却儘管埋頭閒談，不聽。當然我們得承認自己宣傳技巧不好，可是另一方面，證明我國一般民衆教育實在太差，值得大家注意。

接着又到了難民收容所裏。

二盞十支光的電燈，在廣闊的院子裏顯得更加黯淡，淒涼，看不清臉龐，只見黑越越的頭頂在移動。椅子上，走廊間，堆滿了鋪蓋，席子，尿布……。戲台上有人在演說，全院子侵沉在靜肅中，偶而有孩子帶哭聲的呼叫，衝破了這沉寂的空氣。接着收容所裏的孩子們唱着許多救亡歌曲，最感動人的當推那雙仿鳳陽調的「難民曲。」真的「多少兒童沒爹娘」這一句是多麼地打動人的心呀！最後全體合唱「打東洋，」並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族解放萬歲」「中華民國萬萬歲」等口號。

告別這羣在苦難中掙扎的人們，已經午刻，趕回會中嚼了些麵包。從清晨到現在，還沒有吃過一點東西哩。

二夜沒有睡，又在雨中淋了半天，頭有點痛，可是慰勞將士不能不去，鼓着勇氣，冒着大雨趕向第××傷兵醫院。雨下得那麼大，吸飽水份的雨衣失却了效用，於是襯衫短褲全給浸濕，皮鞋加重了分量，脚踏下去發出吱吱的聲音。

帶去的慰勞品並不多，却也够一院的弟兄們享受，見到我們忠勇的將士，我們的精神頓時提了起來。他們的態度非常謙和，都說這是他們軍人的天職，受點傷算不了什麼，便是粉身碎骨也是應該的。只是他們精神上覺得非常枯燥，平時很少有人去慰勞，（這是為要防範漢奸混進去探聽消息，）所以當我們唱着救亡歌曲時，他們都非常快樂，拍手稱快，並再三要求我們唱「義勇軍進行曲」「畢業歌」等。最後懷着依依不捨的戀情，在熱烈興奮的情緒中向忠勇的將士告了別。

下午六時又趕到××中學，參加××聯歡大會，有很精彩的節目，像×××先生的演說，第××救亡演劇隊的話劇，可是頭實在痛得厲害，沒有終場便退席。

真氣死人（廿六・九・十九・）

蓓蕾（十八・學生・）

佩蓮表姊改變了。她今早七時前第一個到會，胭脂不搽，粉也不敷，只是藍布長衫，帆布鞋，挺英勇地執着旗在等我們。

八時正，五人到齊，開始出發。我們無一定的地目的，經過環龍路、霞飛路、蒲石路、巨籟達路、同孚路、靜安寺路、南京路，一日奔走的結果，總算募捐到二百零八元三角，麻袋四隻，棉花三斤，棉被一條。

敵人底炸彈大砲轟了一個多月，粉碎了許多人底骨肉、田園、財產、希望、……但可惜得很，仍粉碎不了多數中國人麻木的神經：不管他們口裏喊得多麼中聽，多麼慷慨，但他們的實際行動呢？眞是天曉得！

近午的時候，還有人睡在床上，靜聽飛機、炸彈、大砲的交響曲，細看當日報紙上的談話資料。仍和平時一樣，每家的牌聲猶如前線的槍聲。茶室、小吃館、酒樓、跳舞場、生意比戰前更興隆了。許多不知道應當怎樣用他們的光陰的人，都把牠銷耗在談笑、享樂、和睡眠中。固然，幹正當工作的人也不少。

募捐時，眞氣死人。無知的門房、娘姨、大姐、常常會無禮地拒絕你入內；主人呢，像敷衍叫化子似地丟出一兩角，連收條都不要，爲就叫我們走。有些，則問三問四，無論如何解答，他總頑固地不信任。有些好意的還勸我們早些回家，勿做這危險的、無益的、替人找錢的事。眞是天曉得！宣傳組的成績不知到那裏去了。

在跳舞場內，一位廿多歲的青年，待我們說明來意後，拿出五元，面紅耳赤地替他自己辯白，說他是前進的、覺悟的，是不得已而到舞場來的。

「在這非常時期，我也知道不應到這種享樂場所；不過，我因爲有朋友約定，所以……。」

離開舞場時，雪珍對他發了大篇議論：

「在這非常時期，知道不應做的就應拿出勇氣不要做。並且知道錯誤，就應承認，決心來改過，不要推諉。」

六點多了，我們爲了節省協會的開支，討論結果，一致主張到我們從未到過的麵館去。每人陽春一碗，塞飽就算數。眞可惡！那些討厭的人走過都望望，甚至還停足凝視。

歸家浴罷，靜坐片刻，兩脚又痛又輭，像攤了似地無力。

天空一碧無雲，圓圓的明月，在慢慢地爬着，原來今天是中秋節啦！敵人底紅綠照明彈，在天空像花筒般地爆發着，倍襯得月色比往年更光明了。(864)

雨衣捐

瓊

那震撼人心的大砲聲,軋軋的機聲,整天整夜的響着!南市的火光,映紅了大半個天空,白烟雲似的飄動着,居民們像蜂樣的湧進了租界,恐怖的氣氛,充滿了每個角落。

太陽像故意躲避人似的鑽在雲層裏,銳利的西北風,刮下了成堆枯黃的落葉,××女中的操場上,站着正欲出發的四十個藍衣黑裙的女孩子,雖然她們的臉頰凍成了紫紅色,但她們明亮的眸子,放射着興奮的光芒。她們都挺着胸,仰着頭,聽着級任王先生的話:

「今天你們出去募雨衣捐,共分十組,每組四人,現在用抽簽的方法,決定各組的目的地。」她的話剛說完,孩子們就很敏捷的跑近她的身,實行抽籤。結果,剛的一組抽到了××路,那是條很冷落的馬路,在路上,剛很孩子氣的說:

「我不會講話,好姐姐!你們先講!」

「羞嗎?又不是……,怕什麼難爲情呵!」平日很會打趣他人的銘,回答着剛的話。

「唷!別瞧人不起,阿拉勿怕難爲情哉!」剛噘着嘴,把眼斜望了銘一眼,過後又天眞的笑了。

對面正走來了個青年工人,二十歲的樣子,他看着她們手裏的捐簿問。

「小姐!是募捐嗎?」他的話是特別的誠懇。

「是的!我們是爲前方將士募雨衣捐的!」剛搶着回答。他很快的在口袋裏掏出一張鈔票,遞給了,剛連收據也不拿,匆匆的走了!銘追了上去,問他的姓名。

「先生!收據也忘了拿啦,後天還要在報上發表呢,先生!尊姓?」

「小姐!不必!爲了國家,這是應該的,我要上工去了……」他很頑固的走了。他宏亮的聲音混和着轟轟的砲聲……。

還是一爿不能稱店的小攤,(××路上,的確十分冷落,簡直沒有像樣點的舖子)一個五十多歲的婦人正在打盹,她是小攤的主人無疑!又是剛搶着說話:

「老闆娘!咱們是爲前方將士來勸募雨衣捐的!」

「什麼?」她驚悼的把頭抬了起來。滿面麻子,像蜂窩樣的擁成一堆,兩頰凹了進去,灰白色的嘴唇,襯着脫落了的門牙……一切都現出衰老的樣子。

「我不懂你們的話!」她顯出很不耐煩的樣子,重新補上了這一句,把頭低下去了。

「你本來住在南市的吧!」芳忽然想起了這話。

「不是!!呵!別問了!我們一家人——小琴,小琴爺,我——單單留下我了……那……噢!小姐!我們的家在羅店鎮……」芳的話像大砲那樣的驚醒了她。呵!她面部的肌肉都顫動了!滿眶的淚水

……

「定是那鬼子……」銘把脚恨恨的蹬了一下。

「可不是！那天殺的鬼子……唉！我永遠忘不了這事，小姐！剛才你們說什麼『爲前方……』，我實在不懂呵！」她眼中爆出憤怒的火花。

「這幾天不是老下着雨嗎？前方的將士正爲着我們老百姓受苦，壕溝中積了半人深的水，你想這樣冷的天……所以……今天，我們是特地來向你們老百姓勸募雨衣捐的！」蘊說着很流暢的上海話，給她解釋着！

她把所有的香蕉，從籃子中倒了出來，原來籃底下放着三毛大洋，用着乾瘪的手，取了出來。

「小姐！這不過表示點心意！實在沒有錢呵！」

我們剛給了她收據，正想開步走，那知一個山東人那樣的高個子來了，他大約有四十多歲了，衣服穿的很破舊，釘着我們問：

「是要捐錢嗎？小姐！你們能給我寫包票嗎？——不做亡國奴。唉！亡國奴！我聽見這名字就心痛……」聲調粗魯得使人聽着不爽快！

他這一問，把我們四個人的嘴都閉住了。的確！我們不知如何回答這話，到底天真的岡聰明，反問那中年男子：

「譬如一個病人，病得很重了，你要不要找個醫生來醫治，我們的國家，正像患了重病的人——受着日本强盜的欺侮！——難道做百姓的，不想捐些錢出來去挽救嗎？」

「每個百姓拿出自己的力量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中國怎麼會亡，又那裏會做亡國奴呢？……」岡的話，顯然感動了那中年男子。

「小姐，我懂了！你的話，使我明白了一切，這裏是二毛小洋，唉！二毛，太少了……」他的眼睛似乎有點濕潤了。

一家又一家，一個店鋪又一個店鋪，他們都熱烈的捐出了錢！

歸途中：

「岡！好孩子！今天幸虧你，真是，我們實在想不出該如何回答那中年男子！」

「可愛的小戰士！你今天造成了驚人的紀錄！」

芳，銘，蘊，把岡歡喜得什麼似的！岡當然快活，四人不期而然的喊了起來！

「中華民族萬歲！」

「民族解放萬歲！」

砲聲，機聲，混和着她們的叫聲，奏成了人世間最宏壯，最偉大的歌曲……。(692)

募捐小記

林林

我們打着旗子出發了。

旗子是白布做的，寫着「文藝界戰時服務團。」我們每人又掛着袖章，我們算是文藝界的一羣，這天打算向弄堂的人們捐募難民救濟金，並且載着一黃包車大餅和萬金油之類的藥品要分送給未被收容的難民。

從福履理路出發的時候，眼前就看到十字路口的沙袋。天上飛機在翺翔，耳邊遙遙的傳來大砲的轟聲，我們並不管它，往前走，在早晨陽光清明底下往前走。

「爲什麼不多約幾個女朋友來呢！」募捐這工作怕是很困難的工作。女人做這工作，總比男人容易讓人取信，容易使人感動些。我們有人想到這就發出這問問了。回答的是：「她們都有事不能來，我們硬着頭皮幹好啦！」

到了金神父路金谷邨，我們就開始向這金谷進軍。這弄堂裏有很清潔和闊綽的房子，但是主人主婦大都不在家，這也許是娘姨不替我們轉達吧，甚至有的娘姨看見我們，竟關起門來了，雖則我們的態度很誠懇，語氣很溫和。就是主人在家的話，也要我們費了很多的唇舌，才拿出二角或五角（一元的很少）的數目來，但集少成多，我們並不氣餒。

一家過了又一家，到了第一排最後一家，我們正在敲門，看弄堂的很客氣的關照我們說，這是朝鮮人的家，娘姨出來開門，我把來意告他，請她轉告主人，等了一會兒，她就送來了一塊錢。當時，我眞感到高興，不禁聯想起了在報上發表的朝鮮民族革命的宣言。「被壓迫的民族團結起來」這呼聲在我心裏吶喊了。

時近傍午，陽光烈烈的曬着我們。我們又進了花園坊，分隊再行募捐，在這煩勞的工作中又有一種意外的力量，使我感動，使我鼓舞了。這就是我走進一家的後門的廚房，一個僕人告我他的主人不在家，我退出來轉進第二家去，當我從第二家出來的時候，那個僕人走到跟前來，一手掏着腰包，一面對我說：

「先生，我來捐一塊錢吧。」

「好極了，中國人都像你一樣，敵人早就打倒了。」我十分興奮的回答他。我要開收條，問他的姓名，他總不肯說，後來才說出是曹邦珍。我們向他道謝，他平靜而樸實的說：

「這是應該的。」

這天我們奔走了一天，我們又把大餅，藥品分送了霞飛路，法大馬路，大世界一帶的難民，同時又以言語來慰安他們，鼓勵他們。一直到了午後三四點鐘才散了隊。

在歸途上，在疲勞與興奮的情緒中，我一面走，一面想着那位曹邦珍那句樸實的話。這眞指示我們在這抗戰的熱烈的氣氛裏，飄來了一陣前途勝利的輕快的薰風。

● ● ● ●

在救亡工作訓練所裏（廿六·十·廿七）

嘉亮（二十五·書店職員）

敵機在周家橋北新涇等處大施炸轟，震驚了我們不少的好同學。我軍退出大場閘北，又使不少同學有些恐慌。上午立刻召集一個大會，我們一致要求有計劃地撤退到內地去工作，這決不是逃避。我們也不一定要繼續受訓，我們時時刻刻準備工作。我們爲了此後的團結，決定組織一個有力的幹部，應付一切。因此在晚會上選出了二十個同學作十隊的正副隊長，我竟也當選，我眞担心：我能否負起這責任呢？

下午得知夏××、莊××、何××、吳××四位同學，已被派出作民衆教育工作。我們在明天要分手了，不由得引起依依不捨之感，不過我們爲了我們的工作，只好忍痛分離，只希望我們的精神永遠結合在一起。晚上我們舉行了一個簡單的歡送會，臨時加入了曲××、鄭×兩位同學，他們也要在明天和我們分手的。首先明天出發的幾位同學作自我介紹，從他們的自述中，我知道他們過去的生活都不像我這麼平凡，我深深地感到慚愧，我要向他們學習。接着是幾位同學致歡送辭，有熱烈的感情的流露，有慷慨激昂的勉勵，在這幾種感情交錯之下，我頓時失却了理智，兩眼充滿了淚水，幾乎要滴下來。我不知道：明天和這幾位同學分手了，那一天才能再見呢？

朱先生徵求參加游擊隊的人，十多位同志奮勇地舉起臂膊應徵了。我的臂膊，始終不敢舉起來，慚愧得什麼似的。朱先生爲鄭重計，一再請這十幾位同學再作審愼的考慮時，一位同學高聲回答說：「爲民族的自由獨立和解放，是沒有考慮的餘地了！」這壯語，立刻激起了一陣强烈的掌聲。在這掌聲中，我更感到自身的渺小。

晚會開始時，潘先生的報告，似乎着重於上海的工作。我們要求向後方撤退，他又似乎誤解了我們是爲了自身的安全而出此。（當然有少數同學也許有這動機）我可以在這裏說：我是早把自己忘了的，否則我也不會來這里受訓了，我也正好和許多懂得「明哲保身」的同事去捧住職業，做金飯碗的夢了。潘先生以爲這時到後方去，恐被人家誤解爲逃避，但我的淺見則以爲到內地去，更重要百倍。第一、因爲內地缺乏幹部人材，我們應該分散到廣大的內地去。第二、內地民衆更需要我們去喚醒，去教育。廣大的農民羣衆，平日在生活壓迫之下，沒受過教育，根本不知國家民族爲何物，現在砲聲響了，還不知道這戰事到底爲了什麼。而在上海，我相信大多數人都已經看得清清楚楚了。因此，我們如果眞的留在上海，只會被人誤認爲「逃避責任」，我更担心自己一被朋友發覺躲在租界裏，一定要罵我是「臨陣脫逃」，因此，我希望本所

當局，和「文救」竭力設法把我們送到內地去。我從錢××張××兩先生的報告和演講中明白了，我們受訓完畢時，是要派到內地去的。那末現在又怎麼可以變更初衷呢？潘先生的講辭也許被我誤解了。但我的意見就是這樣。(790)

一天（廿六·八·廿五·）

沈實

跑馬廳的大鐘已經指着四點半了，我們急忽忽地走出××收容所的大門，一陣清涼的風迎面吹來，漸漸吹乾了我頭上的汗漬，心情也慢慢從興奮中平靜下來，我朝着威海衛路那方面走去。

一路上方才收容所裏的情景又映上了腦際。一大羣孩子緊圍着我，天真的眼睛射出了渴望的光芒，他們注意地望着我，用心地唱着歌——義勇軍進行曲，打倒東洋，八月十三，打回老家去等。雄壯的歌聲一支接着一支地在空氣中盪漾。有幾個十八，九歲女工模樣的女孩子，站在較遠的地方帶着渴慕的神情朝這邊望。我笑着對她們點點頭，叫她們過來，她們扭怩地微笑着，接着也慢慢地走了攏來，捲進這熱烈的一羣。當我解釋着「難民曲」的辭句時，我清楚地看到她們臉上痛苦的表情；當我們唱到「東洋鬼子眞強橫，飛機大炮機關槍，把我們一切都打光……」的時候，一個女孩子的眼眶紅了，她背過臉去拉起衣角擦了擦眼睛，看到這景象，我感到一陣辛酸。她的家，她的一切，無疑是全被打光了。自然，這兒別的人們一定也都和她有同感吧！趁着這機會我展開了帶來的一幅大圖畫，我們幾個工作人員聚起來開始講述今天的時事。

這時候是很能抓着難胞們的注意力的，尤其那張圖畫給了我們極大的幫助。時事講述之後，就是個別談話，於是提出了許多有趣味的，和他們生活有直接關係問題來談，常常談得超出了我們預定的時間，他們才戀戀不捨的放我們回去。

今天我們出來得又遲了。果然，當走近威海衛路的××小學時，就有一陣宏壯的歌聲衝進我們的耳門，我知道今天的政治演講已經結束，聽不到了。

這兒是「國民救亡歌詠協會戰時服務團」訓練團員的場所。「八一三」以前，尤其是「七七」以後，上海的歌詠界充滿了活潑旺盛的朝氣，而且還成立了統一的組織——市黨部領導下的「國民救亡歌詠協會」。可是在「八一三」砲聲響起來之後，因爲各方面聯係不够，許多歌詠同志都感覺到得不到工作的苦悶。歌詠是一種最簡便最容易感動人的宣傳，組織和教育羣衆的工具，尤其在這神聖的抗戰爆發了的時候，我們更需要一個有力的組織來適應目前的需要。

由於這些原因，有幾位上海歌詠界先進出來領導，組成了一個「國民救亡歌詠協會戰時服務團」，包括有戰前的「業餘」

「播聯」「立信」等歌詠團體，何士德先生是最熱心最努力的一個，他促成了這個團體的成立。

起初幾天團址是在××大廈，許多人都整天在那邊學習歌詠，技術聽取政治知識和抗戰中的防毒防空常識等等。此外還製作些防毒面具之類的東西。一直等到外面的關係都接洽好以後，工作才有了急速的開展，許多人都分配到難民收容所，傷兵醫院，播音電台等地方。每天規定下午三時到六時是團員受訓練和檢討工作的時間，先是各隊的自我檢討和隊長會議，接着是外面請來的文化人演講抗戰期中的政治經濟情勢，最後是學習唱歌和指揮。

今天我正趕上了唱歌，唱的是張曙先生的「保衛國土」。張先生那固有的奔放的調子，加上何士德先生有力的指揮，使得每一個人的熱血都沸騰了起來，孫愼先生彈着琴，何先生常操着廣東國語細心的給我們糾正拍子的錯誤，大家都用心地唱着。這雄壯的歌聲無疑將成為震天的怒吼，幫助政府把我們的敵人趕出上海，趕出中國！

歌唱以後，是關於各方面工作的總檢討和工作經驗的交換，許多寶貴的關於工作態度，關於教材的意見都在這時被提了出來。

最後教了一支用「蘇武牧羊」的調子譜成的歌曲「八一三」，以便大家可以到難民收容所裏去教唱，因為我們利用了這些民間流傳的通俗的譜子，只要加上新的詞句就可以收到比較普遍的成效。

妓女們起來了

立報

正韻聯誼社聯合花界及舞界籌募救濟難民捐款，昨天開始在中西電台播音，記者為要知道他們的成績，曾特往訪問。

走到播音室的門口，劈面是十幾排長櫈和靠椅，前前後後，都擠坐滿了人，男的多着長袍馬褂，胸襟上掛着綠色緞帶和銀質徽章，有胡琴師（正韻聯誼社的社員）也有管理電話，辦理登記，及擔任招待的市救濟會派來的幹事，為了職務在身，每個人或立或坐，全都忙個不停，就連記者要想和他們打招呼，幾乎也成了不可能的事。

「小姐們呢？當然都是名花（舞女定今天播音）她們的打扮那樣素淨大方，完全沒有人們所想像的那種異乎尋常的風格，這倒是值得大書而特書的。

報告員李昌鑑似乎是一位播音的老行家，他不特會說，會唱，而且也很擅長表演，每當一個節目的開始或完畢後，他站在那隻播音器的面前，總是有聲有色，用詼諧的語調來一段關於電話號

碼，捐款數字，播音人名等，並向捐款人提出要求和致謝的報告，引得人人覺得幽默而不免發笑。

至於來賓和聽衆們中間，記者似乎很少發現爲大家所熟悉的人，只有社會局長潘公展，救濟會祕書毛雲，他們在親臨致詞後，在場觀察至六時，對於每一位「小姐」的淸唱，隨時從他們的點頭和互換眼色的情狀下似乎表示着十分滿意。

此外，據記者所知道這二三十位「小姐」們播送的節目，有「亡蜀鑑」「草橋關」「洪羊洞」「法門寺」「上天台」「斬經堂」「魚藏劍」「鎖濃洲」「白門樓」「捧松」「生死恨」「黑風帕」……等，她們的嗓音不管是靑衣，老生，花臉，都够圓熟，够老練，够「穩。」她們中間被聽衆捧得最紅，最熱的，有唱「白門樓」的奧司丁小姐，唱「生死恨」的三姝媚二小姐。和唱「黑風帕」的眞環球紅小姐。一個是矮矮的個子，鷄蛋臉兒；一個高高地大眼珠子，有點像黎莉莉的神氣，最後一個身材短小，年紀不大，可是具有一副天賦的老生歌喉。

關於捐款的數目，截至昨晚八時，播音完畢時止，共計達一千六七百元，另外除棉衣被及棉背心外，並有捐象牙表鏈，銀紀念幣，和銀輪船。（按此類物品今日將由該會播音拍賣，估計約共值價數百元。）

又舞女們的播音因爲今天是星期日，時間由午後一點延長到十點，地點仍在中西電台，愛好聽播音的同志們，想必是決不會輕易放棄這個機會而樂願慷慨輸將，在娛樂中也附帶地做些幫助同胞的事吧！

烽火中的國慶日

丁　墨

上午十點鐘，雨下得很大，在南市×中學一間寬做的課室裏，擁集着我們一羣年靑人，在開着一個慶祝大會，狂歡的氛圍充滿了每一個角落，大家都是嘻嘻哈哈的。

行禮如儀後，一個高高個子的主席，靈活的跳上了講壇，揉一揉他的紅鼻子，拉開喉嚨，粗聲喊了起來：「各位同志，今天是我們抗戰開始後第一個國慶日，我們不應該光用儀式來紀念，我們應該用行動來紀念！……」我們回答他一陣熱烈的掌聲，掌聲掩沒了主席的演辭。

「主席，我主張到租界上去宣傳！」一個同學來了一個臨時動議。

「贊成……贊成……」無數的聲音。

於是宣傳部發出了許多宣傳品，分成十四個小組，每組五人，大家拉開嘴唱着義勇軍進行曲，結成一條散兵線，湧出學校，由南市分批進入法租界和公共租界。

我們五個人分配好了工作（二個貼標語二個發宣傳品，一個演說）沿途幹了起來東新橋大馬路二馬路……人們不時對我們擲過驚奇的眼光。

「這是我們吐出積鬱的時候了。」我這樣對小方說。一邊在我的腦海裏泛起了一陣陣的慘痛的回憶：……

「一二九」時期，在北站警察用木棍和皮鞭打擊我們，在浦東三里橋演救亡戲劇時友人天然在警察地痞的踐踏下，噴出了鮮紅的熱血還有……

但是現在我們是幸福了，自由了，光榮了，雖然天然已埋在黃土中了。

雨傾盆似的倒下來，我們被淋得如五隻落湯雞，但我們一點也不想躲一下子。「怕什麼？前線將士在砲火下面抗戰，難道我們就怕雨麼？」小方時常這樣說。

走到四馬路，正當我們預備散發傳單的時候，來了一個棕色眼的西捕，二個中國巡捕，都穿着黑色的雨衣走到我們的身邊。

「喂！啥事體到行裏去」西捕操着蹩脚的中國話。

我們的組長——林偉趕快用英語向他解釋，說明我們工作的意義，和我們的立場，同時我們遞了幾張傳單給華捕。

西捕聽了林的解釋很滑稽的笑了。他告訴我們這是妨害治安的，一定要到行裏去一次他向我們保證：祇要坐上幾個鐘點就可以出來的，我們就不便再推辭這西捕的「邀請」了，就跟了他們到捕房裏去。

路旁在雨點下，聚集着許多同胞，張開了嘴，顯然替我們五個人的安全担心。

「到捕房裏躲躲雨也是好的。」老顧幽默的說，引得[illegible]笑了起來。

踱進了四馬路的中央捕房，給周身搜了一通之後，便被帶到了六樓門上寫着「候訊室」幾個黑色大字的房間裏。

候訊室裏已有了八個「先進」三個女的，五個男的，現在加上我們五個一共是十三個。互相談了一會之後，我們知道他們跟我們是犯了同樣的「罪」。於是我們很欣喜的拉着手稱呼了一聲「同志」

「候訊室」現在是我們一間非常清靜的辦公室了——也可以說，是我們臨時的會議室。我們十三個上至國家大事，下至團體工作，個人的私生活，無所不談，并且還舉行了一個時事討論會，討論「上海會不會淪陷和淪陷後我們該幹什麼」的問題。這樣時間就在不知不覺中很迅速的溜過去了。

我們的時事討論會結束後我們的肚子也開始叫了起來，於是周兄走到門口招呼一個看守我們的巡捕：

「喂！不餧我們了嗎？」周問。

「寧你們幹嗎？等一會就要放你們了」一個山東佬笑迷迷的回答周。

「那末我們肚子餓了呢，有東西吃嗎？」

「等一會吧」山東佬說了一句就走了。

於是我們祇好再來談天不到十分鐘那個山東佬進來了，手裏捧了一堆熱騰騰的大包子。

「你們餓了吧？先吃了一點包子再說大概到三點鐘，你們可以出去了」山東佬很熱誠的對我們說完了這幾句，就出去了。

我們正是感到像打翻了五味瓶一般，不知是感激呢還是欣喜。「這是在捕房裏麽？」這「就是給人們罵走狗的巡捕麽？」我們邊想邊吃，不到一刻鐘，三十來個包子都在我們十三個肚子裏頭了。

下午三點十分，我們的新朋友——山東佬領了二個高級巡官和一個翻譯進來，他們帶笑的對我們來了一個「規勸」就請我們下樓來這樣我們就算恢復自由了！

走到進來時給搜查的地方，他們把我們的鉛筆之類的東西還了我們，更出我們意外的是我們「犯罪」的證據——宣傳品。也還了我們。這真使我們覺得感謝！

雨似乎下得小一點了，我們謝過了那山東佬，走出捕房，就在附近，把我們的宣傳品，沿途散發了。走到南京路，在日昇樓一帶擁集着我們更多的同志，街頭店面都有人在，而每個人又都帶上一張興奮的臉！

過了一會兒，許生汽車行，免費的放出了許多客車，來接我們，我們都擠入了車廂裏，佈成了一個綠色的縱隊，在南京路開始動了起來，車廂裏和街頭上的同志們，過路的同胞們，一致在雨聲的伴奏下唱出了：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

……………………(866)

快活的明天

璐

雙十節的前夜。

烽火中的雙十節是有它偉大的意義的。我們要用熱血來冲洗牠過去的屈辱，我們要用抗戰來治療牠過去的創傷，我們要用犧牲爲牠在歷史上留下一個光榮的偉蹟！

我底心燃燒了！

一陣軋軋的飛機聲使我如夢初醒，連忙穿衣下床。

我輕快地走出了家。

細雨濛濛地下着，打在臉上覺到點涼意，但是我的心却燃燒着。

到了××會正好九點鐘，就在總務室裏簽到，碰巧又簽在田君的下面，因此田君說：

「怎麼你老簽在我的下面？」

「不好嗎？好朋友呢！」我天眞地回答。

「你聽她要跟你做好朋友呢！」不認識的幾位輕佻地笑着。

這眞傷了我的心，這是對待女同志的行爲嗎？眞是青年的敗類，可是我祇回答了他們一個輕蔑的笑。

一會兒同組的徐君來對我說：

「伍光生（我們的組長）叫你和我去××大樓××慰勞委員會去登記，明天好去傷兵醫院慰勞。」

「好吧，我們就走！」我一面回答，一面把雨衣穿上。

雨漸漸的小了，我們隨便談着，但談到明天的工作，兩顆年青的心都被未來的光明所興奮了。

天空的烏雲慢慢地散了！

照着看門人的指示，踏進了一間長方形的屋子，屋子裏已擠滿了來登記的人，我們在一位和善的辦事員招呼之下，坐上了一張雙人沙發。一看這裏的擺設和煙霧裊裊的樣子就感到不舒服，這那裏是嚴肅的工作場所呢？簡直是貴族化的會客廳！但是一看那幾位辦事員的服裝，就不敢作如此想了。

時間在煩躁中悄悄地過去，終於輪到我們了。我怕再失去機會似的迅速地把登記表填好了，經過幾句盤問後就算手續辦清，我噓了一口氣。

把會裏的吃飯時間錯過了，只好在外面館子裏買飯吃，本來想省錢才步行的，這一下子，錢費得更多了。眞是寃哉！

在吃飯時，徐君對我說：

「我不久就要回故鄉去工作，那裏做政治工作的人簡直沒有，而且我是學醫的，我可以組幾個救護隊，那裏一定很需要的！」

「是的，上海最後終要淪陷的，青年往內地去工作是一件迫切的事！我希望你立刻就去！」

「我的路費還要等家裏寄出來呢！我希望你也能去，那麼我工作起來就有幫助了。」

「我也濟不了什麼事，不過在必要時我也願意去！」

「好吧，就這樣講定！」

我們愉快地笑了！

回到會所沒有一個鐘點，我就被叫去開會了。

會堂充滿了年青的活潑的笑聲，連平時老氣橫秋的祕書鄭先生今天也裂着嘴笑啦！我就問了一聲××股股長林小姐說：

「明天我們可以拿着旗子上街去喊口號，不快活嗎？」生長在東北的她顯得比誰都高興。

「開會了，開會了！」鄭先生連喊了幾聲才靜下來，可是我終

覺得空氣沒有從前開會那樣的靜穆！

主席把工作報告了一下，就繼續討論明天工作的分配和其他的問題。

我們常為一個問題爭的面紅耳赤，我們自由地發言，嚴肅地討論，不管他是誰，我們一點也不放鬆。最後我們分派工作了，當一樁工作派到自己頭上時，我們就毫無推諉地接受了下來，所以倒沒有什麼爭論空氣反靜穆起來。我的工作是明天上午參加游行，下午慰勞傷兵今天晚上寫標語。

五點鐘吃了晚飯後，就在昏黃的電燈光下，開始了我們的預備工作。

我們第一樁工作是填寫募捐簿的號碼和打印章，我們興奮地忙碌地寫着，一百本簿子在十位同志努力下，在二個鐘頭內寫完了。我們於是開始做第二樁工作：在幾千條紅綠紙上塗上了「中華民族萬萬歲！」「打倒××帝國主義！」「各黨各派聯合起來！」「保衛大上海！」各種各樣的口號，我們熱烈地爭論着口號的好壞，如果被我們發現了一個有礙聯合戰線的口號，就把牠撕得粉碎，我們的心都跳着，臉紅紅地。我的手更顫抖着，我的字也留着顫抖的痕跡。

第三樁工作是預備便的整理明天游行時用的大大小小的國旗。我們笑着鬧着，沒有一點倦意，我們都為明天的快活所興奮了！

明天的快活是血的代價換來的呀！

時鐘打了十一下，我們臨時開了一個會，決議願留在這兒過夜的人就工作下去，不便的就回去，於是我和幾位女同志踏着什沓的脚步離開了這個熱鬧的場所。

雨連綿地下着，沒有星，沒有月，只有路燈閃着昏黃的微弱的光芒，沉寂和黑暗統治着整個的空間，但是我的心裏却挺光明的，而且急速地跳着；我底眼睛一直望着前面，好像那裏有着快活的明天。望着光明的未來，我底脚步也漸漸地堅實了。

「……你摸摸我的心……」（廿六·六·十·十）

綺茵

昨夜差不多沒有好好地睡着過，老是担心今天的事，因為下午要到難民收容所去演戲慰勞，台詞還沒有背熟，今早六點鐘醒來就在床上讀台詞，我是飾張家店中的王大娘。

梅姍姍地來了，我還沒有起來，真有點難為情！連忙穿衣下床。

梅說：

「我昨夜簡直沒有睡過，今早五點鐘無論如何也睡不住了，起來一切都弄好時，才祇六點五分，怕早來了你們沒有起來，就熬着，可是現在還祇七點多。啊呀！我從小到現在還沒有這麼興奮過！

今天是我們國慶日，今年又是抗戰的發動年，我們還要演戲播音，你摸摸我的心，跳得眞厲害！」

果然她的心跳得很厲害，我的心也在跳了。

梅和我是同學，現在都參加××服務團戲劇組，今天她飾張家店中的媳婦，我就跟她演習了幾遍，稍覺滿意，就一同吃點心。

八點鐘模樣，我們唱着歌，挽着手，走出去了。

在××路上，我們攔住了一輛裝貨的卡車，一會兒到了集合地方，大家都先我們到了，所以吳君埋怨我們說：

「二位小姐來的這麼晚呀！」

「你們昨天說九時集合，現在還只八點四十分，怎麼晚了呢？」我回答。

實在大家都太心急了！

組長兼導演的陳君說：

「人到齊了，我們來練習幾遍吧！」

練習到十一點半鐘，就一同出發到××電台去，這時候電台上正在播黨歌，接着是喊口號：「中華民國萬歲！」「中華民國萬萬歲！」我的心痛快極了！

十二點十分，我們開始播張家店，我還是第一次播音，所以我的心眞慌極了！常常下句不接上句的，馬馬虎虎的唸了幾句。播好了張家店，就播難民的吼聲，我不在內，就離開了播音室，等到大家都播好了，一同上館子去吃飯。

這時候雨下得很大，我們三四個撑一把傘，一步一步的在路上走，衣服鞋子都淋濕了，可是一句怨言也沒有，而且每個人的臉上，都是微笑着。

到了飯店，陳君叫我們點菜，我們因爲要實行節約，大家點了很起碼的菜，一面吃飯，一面說着笑話，眞有趣極了，梅噴了兩次飯。

我們離開飯店，上原來集合的地方去。我們把化裝用的粉、油彩、萬士林、嘴唇膏、胭脂、服裝、用具等，都理在一隻皮包和一個包裹裏。

雨仍舊大得很，我們八個人坐了一輛汽車，車內還放着一面大銅鼓，擠的要命，陳君用兩手把大銅鼓撑了起來，孫君擠出一隻手來打着，在亂七八糟的銅鼓聲中，我們唱起，打回老家去，義勇軍進行曲，救國進行曲等歌，眞快活呀！

車子到了××難民收容所，陳君帶我們到辦公室裏，向那位辦事員介紹之後，就開始化裝。到了二點半鐘，由那位辦事員領我們到演戲的地方，這是一個統客堂，難民已經坐滿了，老的和小的，有幾個小孩子很天眞地喊着：做戲的人來了，做戲的人來了！辦事員在台上高聲的說了幾句介紹的話，陳君問他們爲什麼要到這裏來受苦，他們很簡單地回答說：爲了東洋人打中國。陳君又問東洋人爲什麼要打我們中國，他們又很天眞地說，因爲他們要搶我

們的士地。陳君最後說那麼我們應該怎樣呢？

「大家一條心把東洋人趕出去！」雷一般的回聲震撼了我們的心。

時間不允許多說話了，就開始演戲。也演張家店，演到敵人殘暴地欺侮我們同胞的時候，男人們臉上顯出了憤怒，捏緊了拳頭！女人們有的垂了頭，也有的尖叫着！小孩們却跳來跳去的亂罵着東洋烏龜，東洋赤老。

演到敵人吃毒麵死後，大家才快活地叫起「好」來！就像眞的毒死了他們一般。

演畢我們的工作就完了，帶着歡欣的心走出了難民收容所。雨漸漸的小了，晴朗的天氣不久就要出現了吧！

整整二十四小時　(廿·十六·)包　蕾

由於幾天來生活的繁忙，精神上很疲乏，但因爲昨晚怕今天起遲了，一直沒有好好地睡，所以很早就醒了。掙開眼，首先顧念到天氣：窗外細雨迷濛，這是否會影響到羣衆的人數呢？趕忙的收拾些東西，把地圖和宣傳綱領再看一遍，匆忙去團部。（青年救國服務團。）

時鐘的短針指着七點正。

屋子裏擠滿了人，爲了配合今天工作主要的任務，動員了全體的團員，這屋子顯然太小了。我開始依照路上想定的程序進行，首先和組織部召集了各區的負責人談話，再將地區說明，然後通知領取宣傳品的方法，以及計動員的人數，編號的統一，宣傳技術的究討等，都在很急促的時間內完畢。

另外再召集預備去浦東宣傳的人，討論宣傳品與經濟各項問題，但沒有解決。最後與庶務組談一切物品的分配和添購物品等瑣雜的事務。估計一下動員的人數，竟可能超出我的預算，我把「雨」的力量估計得過高了。

爲了結束些事務自已走得最後，臨走捲起一大疊佈告，預備貼到會場去，忽接到組織部通知，要我發動羣衆參加青年會門口和永安公司附近的口號隊，這與我預定的計劃和程序相衝突，又得「趕！」

外面雨未息，團部的車子早已開走了。沒法，只得援用緊急時候的老辦法：「勒卡車。」清晨，就在愛多亞路上，卡車也少得很，好容易攔住了一輛，我們五六個人帶了幾包宣傳品跳上車子，迎着十月的風馳去。然而車子忽在半路停下來，請我們下車，原因很簡單：「路線不通！」

於是走，走，終得走，不愫煩就唱唱「大刀向……」以急行軍的速率趕到了新橋小學。「會」已經開始了，我爲了佈置會後許

多工作，在幾個必須參加的節目外，便早過了，庶務上的問題蓋不多解決了，把工作分配一下，各區隊和小隊長的連繫再加以調整，同時佈置了新的工作。會散後，藉着傳聲筒的力量，很有秩序地整理了隊伍，分配了工作和宣傳品。

共計八十二隊，超過預算十隊之多。不到十二點，都出發了，肚子相當餓了，吃了幾隻光餅，收拾東西，等車子。

破舊的卡車在南市不平的石子路上走，顯得怕人，但很快地到了八仙橋，然而呼口號的時間已過，先來的羣衆已經呼完而分途出發了。後到的人大部份趕向日昇樓去。恰巧另一青年團體的隊伍經過，一部份人想去參加，但我們認爲這是顧此失彼的辦法，阻止了他們。同時因爲約定的某些人還沒到團部，大家很着急。

終於他們來了。原來他們經過租界與華界交界處，被巡捕捕去了。有些是被驅散了，但不久就放出來。這大概又是「誤會」了。我們因此就擱了不少時間，但仍舊出發。

細雨中到處飄揚着國旗。「中華民國萬歲！」的口號充滿了自信和熱情！是人們應該清醒的時候了，在這抗戰聲中的國慶日。全國上下都應該在含淚的微笑中相互慰藉，以巨大犧牲的代價換取民族的自由與光榮。我們今天宣傳的任務是使大上海人們了解在今年國慶日自己應負的責任。

下午四點二十分，結束了團部的工作，我們的宣傳隊散佈到大上海的每個角落。把工作報告稍加以整理，便匆匆回家一次，因爲我還要參加救亡演劇隊某隊去南市××大隊公演，急急收拾了幾件必要東西，趕到某中學集合。

別的人還沒有來，因爲早上他們在各難民收容所和傷兵醫院演出張家店和放下你的鞭子，大概還沒有完畢。我擔任的是保衛盧溝橋第二幕的排長，爲了時間不允許，我祇排了三天。

五點十分，卡車來了，擠滿了一車子的人，再加上大小道具，因爲下雨，有些撐起席子雨傘，看上去似乎是難民收容所裏撤出來的。上了車，又向南市去，通過南陽橋，我們高聲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雨輕如霧，乍落乍晴，偶然有人在耳邊提起一九三五的一二，二十日的情景。（一二・一九次日）那時也是這般的天氣，但人們的心境已是不同了。車子停在公共體育場門首，在××大隊客氣的招待下，我們在大禮堂（即健身房）息下了。

我們的劇場便是這禮堂了，於是便開始舞台佈置，道具的籌備，服裝的整理，由於××大隊熱心的協助，很快地完成了一切準備工作。

於是開始解決肚子問題，共計六桌，倒是濟濟一堂：從早上起各人祇吃幾個光餅，這時該大吃一頓，飯菜很好。

夜。觀衆已齊，保衛盧溝橋開幕了，佈景是從台上搭到台下，溝

合觀衆的情緒台上與台下同仇敵愾，無數的心在憤恨中鍊成一顆鐵似的心。

第二幕那些要求「和平解決」的長官，現在已不復存在了，然而排長的焦灼和內心的痛苦給與觀衆的刺戟是很辛辣的。在忍無可忍的情景中堅決地阻止了敵人的進攻。「蘆溝橋是我們的墳墓！」排長和士兵們雖與陣地同亡，但全中國的民衆和軍隊會起來收復失地的。觀衆的熱淚，口號和鼓掌給我們莫大的興奮使我們深切地感覺到「中華民族是醒了！」

三幕「保衛蘆溝橋」在夜裏一點多才結束。可是觀衆不散，我們便在後台計議臨時把我們的熟戲「放下你的鞭子」搬上去，由我演賣藝的老頭，因爲日裏在傳聲筒裏喊了很久，我很担心自己的嗓子，好在熟戲便就大膽開場。在一片鑼鼓聲中，觀衆們睜大了眼睛，這原是台上台下打成一片的羣衆劇，我臨時依照當時的特殊情景，增加了許多台詞，在賣藝者討錢時，台下銅元分枚角子紛紛而來，倒是自己過意不去，連忙謝了。

在青年毆打老頭以後，大家發覺他正是個被敵人趕出了家鄉的可憐人，台下一齊高唱了「打回老家去」「義勇軍進行曲」「救亡進行曲」……歌聲中充滿了力和自信。

觀衆還是不散，情緒是高漲極了。演戲是不可能了，大家便各自上台歌唱，作爲酬謝觀衆的餘興，我胡亂地唱了個「五月的鮮花」，重要的是介紹這歌的故事。

夜深了。觀衆（××大隊的）整隊回去了。我們便借了他們幾個房間（但還是不够分配）讓女演員們休息了，我們決定到客廳裏徹長夜談，××大隊的隊長們來交換工作經驗，報告他們的生活情形，討論建立小組生活問題。

我們拉雜的談些故事笑話南洋風光之類。某人的談話中每句都有個「2Y」另外一個却常常「這個這個……」地。

話談盡了，已五點多，東方魚肚白，叫醒好睡的同伴們，整理東西，迎着黎明的寒風，乘着專送的車子回來。經過嵩山路，又到巡捕房「休息」一會兒。

到家時已七點正了。

整整二十四小時了，很疲倦了，來不及脫衣服，便倒在牀上睡着了。

我們佔領了南京路

齊音

上午十點鐘開完了慶祝會，我們便分組，願意到南京路去的一共有四十九人，分成十組。朱同志從會裏領來的宣傳品分配好後，又給我們每一組一面國旗。每個人的臉上都掛着笑，光榮的笑。

陣陣的秋風緊緊地吹着，雨下得越來越大，我們的心也越來

越興奮了！

大塊頭拖是着他那一身肥肉，在走廊下返背着手來回地踱着。小汪猴子似地跳去問人家要錢看那知誰也沒有帶他只好哭喪着臉自言自語地說：

「時候怕不早了吧？怎麼汽車還沒來！」

「讓我到外面去看看鐘吧！」

連沉着的老張也有點着急披着那件濕漉漉的雨衣出去了。

老張剛出門朱同志從會裏匆忙地來了，身上差不多全部給雨水淋透，他手裏的那面國旗經雨水一打，紅色的顏色都脫下來了，再給風一吹他的臉上和那件奶黃色的襯衫領子上，給撒上了點點的殷紅。

「朱同志，你倒很像從前線歸來呢！」

大塊頭的話好像沒有給朱同志聽進去，他只自匆匆地跨上講檯傳達上面的命令：

「本來預備派給每一組一輛汽車，現在因爲汽車不够分配，所以只好變通辦法。就是把我們的十組分做兩隊，有雨具的徒步到新世界去等其餘的坐汽車去。徒步的馬上出發。」

報告完後，騷動了。大家好像防守在戰壕裏的士兵，奉到了出擊的命令似的，爭着跑出會場。因爲這時候汽車還沒有來，所以有幾個沒雨具的同志也加入步隊，因此剩下來坐車的祇有十幾個人了。老張看鐘回來未及報告，看見步隊已經出發，就追着走了。

步隊走後一刻鐘我們焦急的心上忽然印上了一連串的喇叭聲。於是大家就像被大赦了的囚犯似的一窩蜂擁出大門，拉開了車門就往裏鑽，跟我同車的是組長吳君，李君，小汪。我被派作司旗，因爲雨大風急汽車窗上的玻璃祇拖開一條小縫，把小小的國旗直直地伸出去另一端用手牢牢地握住。

從車窗望出去沿路的每一家商店都有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懸掛着，飄展在風雨交加之中神聖的國旗，光榮的國旗，可愛的國旗呀我差不多想去擁着它們接吻了！

車子經過南京路，遙見我們的步隊已經達到目的地，大塊頭望見了我們的車輛首先跟我們舉手招呼，而我們的車却並不停靠，一直向東開去。在我那匆忙的一瞥中，好像覺得新世界一帶的羣衆很多，除了我們的步隊以外，一定還有別的團體。

穿過河南路，亨達利的鐘是十一點四十分，我們的車子轉入了江西路時，只見兩旁全停靠着跟我們一樣編號的車輛。原來除我們還四輛外，全都到齊了。

朱同志從××號車子上跳下來到指揮部去詢問，我們大家候在車子裏。

雨仍然下着，上面還沒有出動的命令，十幾輛汽車像長蛇陣似的排列在那條潤淨的江西路上，大家都悶在車裏着急。

十分鐘後，朱同志傳來了出動的命令。於是汽車一輛一輛的動了，又向南京路蜿蜒前進。人們的心也隨着跳躍起來。

指揮車在前導，我們這輛却在中間。前面的車一入南京路，就傳來了第一聲口號：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後面的人一聽到這一聲怒吼，立刻接下去重復了一句。我還未及攤開傳單來看口號，而第二句第三句……接着又來了。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中國國民黨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聲浪挨着次序從前面傳到後面去，大家提高着嗓子向車窗外瘋狂地直喊。但終因爲車頂低，車窗小，任憑怎麼吶喊音浪還是發不開去。

突然從前面指揮車下來了一個命令，叫大家停車下來，站在馬路上舉行簡單的儀式，原來是正午十二點了，兩旁商店裏的播音機裏正在播唱黨歌，於是我們也就跟着唱起來了。雄壯肅穆的歌聲在南京路的街心激蕩，偉大的中華民族的靈魂在自己的土地上新生了。

靜默在不能靜默（這時候人們的心已是一股決了堤的激流，怎樣也不能再守那在屋子裏開會的秩序了）之中過去了，播音機又傳出來了：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

大家也就跟上去唱。一會兒又換了「打回老家去」，於是整條南京路上又激漾着一片沉着雄偉的歌音，我回顧同伴一個個發狂地喊着，發狂地跳着，渾身給雨打得濕透，頭髮披散着，水點從髮尖上滴下來，會合了臉上的水珠，又淋到胸前的衣服上去。可是沒有一個人管這些，人們的身心已經全部給極度的興奮佔據着了。

這時候佔據着南京路的是無數激動着的男女青年，從每一張不同的嘴裏發出同一的吼聲，這同一的吼聲連成了一支不可侮的瀑布，萬馬奔騰地傾瀉着。

汽車的輪子滾動了，跟着其餘的許多徒步隊伍一同徐徐向西邁進。沿路還是不斷的喊口號，唱歌，沿路都得到羣衆的應和，我們的心更奮發，我們的心更燃燒。幾位沒有雨具的同志，仍然進了汽車，而那些有雨具的跟一些壓不住心的狂躍的同志，有的跟汽車走，有的站上了汽車的兩旁，一手挽住了車窗，一手高舉着國旗或宣傳品，仍然聲嘶力竭地亂叫着。可是這時候誰也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瘋狂。

到石路附近，我正站在車子上拚着略帶沙啞的嗓音喊出「

中華民國萬歲」的時候，忽然覺得有人在扯我的衣服。歪過頭去一看原來是一個英國三道頭，我不覺本能地略略感到一陣悼恐，可是當那張含笑的臉映進我眼簾時，也就放心了。

「你的？」

我的目光匆匆地從他那張說出不純粹的中國話的嘴上移到他的手上時，他的手裏正拿着一個鈕子，我向胸前一望，才發覺自己雨衣上失落了一個鈕子。於是向他點點頭接了過來，但心頭却有着超越了感謝的情緒。

南京路浙江路轉角駛着一輛紅色警備車，上面的機關槍正描準着我們的隊伍。馬路上的中西探捕也越來越多，但這些對於我們有什麼用呢？既不會使我們胆怯，更不能使我們畏縮，在我們自己祖國的土地上向我們的敵人示威，難道是不應該的嗎？

我們的汽車又停了，我們又從車上下來，冒着雨在路中心跳躍着，呼喊着，一點也不因為探捕的武裝監視而氣餒。而捕房的探捕也僅僅在旁邊冷靜的監視，並沒有干涉或禁止的舉動。

隊伍越是向西行，羣衆越是增加着。這時候我們步隊也跟車隊會合了，大家用興奮的眼色交換了一個歡快的招呼後，更瘋狂地跳到了馬路的中心去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因此電車被阻而不能通過。經過了印度騎巡的勸告，我們才重新回到了車上。於是長長的隊伍穿過了新世界。

因為到跑馬廳時我們的車子比較開得快了一些，所以超越了狂熱的一隊一隊的羣衆們。而他們仍舊不時應和着從汽車上喊出來的口號！

帶着濕淋淋的身子，回到家裏，換過了像水浸過的衣服，躺到床上的時候，我的心還不能寧靜下來！

這是一個不平凡的日子啊！

南京路上的血債

谷夫

——喂先施公司的門前落了個炸彈！

我剛從一輛遣送難民的汽車裏跳下來，一個熟練的管理員——林迎面就對我這樣說。雖然這話是很簡單，但在我的耳朵裏正像一個強力的爆炸物立刻在我的心的深處轟了起來。我的心飛快的跳躍着，熱血迅速奔流，漲紅了我的臉。

就在這時候，我忘記自己是站在仁濟堂（上海市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門口，忘記我周圍有着許多飢餓的受傷的難民要我照顧遣送。我想起了離開先施公司不遠的家，想起了一定正在焦慮着自己的祖母，想起了時常跑到日昇樓去玩的弟妹，想起了每每站在家門口候我回去的顧一陣陣冷水澆在我的頭頂上。

一輛救護車自愛多亞路那邊很快的駛過來，血紅的十字旗

飄着，突然，牠那可怕的警笛把我震醒了，我知道這是一個機會。私慾的火燒燬我服務之心，我迅速地一面將餘下來的．一些工作託付給站崗的敏，又叫他在隊長面前代請一聲假，一面就橫到馬路中央；候這輛救護車駛近來。汽車果然開慢了，但是沒有停，我就機警的平地一跳躍上了汽車的踏板，一手拖住了白色的門板車輪又快了起來。

馬路上所有的人好像都在對我張望，許多人似乎要把我活活吞下去，我驚懼，我羞慚，但我安慰自己說：「嘎！他們不知道我的祕密！」熱風尖銳的打耳邊擦過；馬路越來越冷靜了。是大難將來的氣氛。但我又私自安慰自己，先施公司離我們家還有一條馬路寬，大約家裏的人不會遭難吧？

立刻新的念頭又鑽進了我的腦袋，新的煩惱佔據了我的心，我心裏非常的亂。駛近了九江路（即二馬路）路上已戒嚴了，許多人阻塞在一堆，有人在咀咒着日本赤佬，也有人在罵着洋鬼子太可惡。衝過巡捕的防線，是萬國商團的陣地，輕機關槍與來福槍在他們的肩膀上上下下的動着。轉了一個灣，汽車在廣西路和南京路交叉處停了下來，一個滾在大櫥窗前的猙獰的頭臚，首先撞進了我的眼簾，我的心就立刻是砰的一跳。

從幾十層樓高處飛下來的玻璃，散滿了號稱繁華之街的南京路，鮮紅的血染紅了柏油和柚木造成的路面，血塊在馬路凹處厚厚的積了起來，救火會裏的「幫普」在努力地沖洗着，穿白色制服的人在血泊中扛着帆布床奔跑，一個個爛頭焦耳的受傷者被人從灰堆裏拖了出來，呻吟之聲阻止了救護員的呼吸，凌亂的傢具，妨害了許多工作人員的進行，好幾十輛救護車多停留在十字街頭，卡車上也堆了不少像牛肉似的周身沒有一處完整的死屍。沒有一個人看，也沒有一個人哭，各色軍人多集中在先施公司的門首。

正義之水，頃刻熄滅了我正在焚熾着的私慾的心，我雖然又會想起過家和驕，但是悲慘的場面好像在對我說：

「你可憐的孩子，你不應該這樣，你不該這樣的留戀家和愛人啊！你得知道，躺在這兒的許多許多人，他們也都有一個像你的一樣美麗的家庭，也多有愛人正在熱情地期望着他們回去。但是他們現在是為了爭取國家民族的和平自由的戰爭，被遺落在這裏，犧牲在這裏了。那麼，你能够忍心丟棄了他們，竄到你的愛人懷抱裏去嗎？」隨即心裏起了一陣回聲：「懦漢，不要走，盡你的天職呵！」

一瞬間，我遺忘了家，遺忘了愛人，遺忘了身外一切的一切。

平日看見別人流血要咬緊牙關閉上眼睛的我，奇怪，今天一些也不怕，血的市場反而使我的眼發了光，我沒有道謝就離開了汽車，但太多的事反而使我呆了手。

正好從對邊橫路裏衝出來七八名市商會裏的童子軍，還在那時的南京路上恐怕還是唯一的同志，我們在互相敬禮之下，就不約而同的擁進了先施公司的門，起先裏面是漆黑的，因爲沒有燈也沒有窗，但上了二樓，是比較光亮些了，什麼都看得清楚，幾個救火員模樣的人正在割着電線，凌亂的東西使人不能行動，三樓的東南角顯然已經塌了下來，龐大的橫木多擋住了我們的視線，什色貨件堆得比人要高，我們開始疑惑到裏面還積壓有，遭難的人。一個着武裝的美國兵，也隨着我們後面跑上來，他好像知道我們的心事一樣，打着英國話對我們說：「快翻呀！」石灰在我們四週狂舞，口罩開始抵住了我們的嘴。

一個年約三十餘歲中年男子，被我們在一大櫃台下面發現出來，外額上在流着血，肚腸纏住了他的腰，四周的石灰已變成了紅氈，可是似乎還沒有死，他那顫動着的嘴好像在喃喃地說：「我……我不打緊，裏面還有人哩！」我的血幾乎熱得要沸了；我立刻跑到被炸不久的窟口處，大呼下面快些扛幾隻救護床來，馬路上許多人的頭都一齊地抬上望，我頃時做了他們視力線的焦點，幾十隻鏡頭也對住了我，我嚇得退了轉來，回頭看見一個雄壯的童子軍，神威站在一面櫥窗內的高處，左肩上背着一枝神聖的槍，右手拿着一幅很大的青天白日旗，我忍不住默默的喊了出來：

「中華民國萬歲」（685）

第三輯　淪陷前後

閘北在燃燒

王智意（十八歲·學生）

十月二十七日，星期三，晴。

大場在昨天失陷，今天報販叫賣的聲音特別起勁。我挾着書本，從家裏到學校去，覺得時候還早，慢慢地踱着闊步，到電車站去等電車。雖然頭上的飛機嗡嗡地叫着，炸彈不停的爆炸着，可是這已是司空見慣，不足為奇。照例在電車站報攤上買了一份立報，在電車上閱讀，大場失守的消息，用大號鉛字刊出，電車上的乘客比往日靜些，差不多每個人都在注神看報，關心戰事到底發展到如何程度。

到了學校，離開上課時候還早，同學們的談話資料，從每日勝利的消息轉到大場失守和戰事的前途：有的說大場不久可以收復，因為援軍一到，就要反攻。同學們的情緒，特別激昂，上課時總要求教師發表對於戰爭的意見，要求他分析時事。鐘點一個個地過去，各教師對於時事的分析亦很詳盡。到了第四課，忽然從校長室傳出閘北我軍撤退的消息，據說現在閘北都是日兵，大的店號都插着太陽旗。全校同學的情緒更加激昂了，有的咬着嘴唇，狠狠拍了一下桌子；有的呆呆地倚着牆壁默思，雖然仍照常上課，但這二課覺得很難過去。

五課上完，已經十二點鐘了，我挾了書本踏出校門，很快的跳上剛來的電車。飛機仍舊不停地在頭上飛，但是聽不到爆炸的聲音。從乘客的談話，知道閘北我軍的確撤退了，大火正在那兒燃燒。到了近家的車站跳下車，只見路人仰着頭，望着東北角，火焰的蔓延，直貫天地，像火山的爆發一般。到了家，飯也不想吃，急急的走出離門口沒多遠的蘇州河邊，望見對河的日兵三五成羣的來往，撬開房屋的門，入內搶刧。商號店門有的懸着小小的太陽旗，每日可以望見的我忠勇的兵士當然看不見了。火焰從烏鎮路橋起一直伸入閘北的內腹，形成一條四五里長的火牆。

這樣猛烈的燃燒，燒到三點多鐘的時候，火漸漸燒到我家的對過，可以望見血紅火舌的吐伸，從東面延過來，街房一所一所的塌了。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太太，立在我旁邊，說那剛起火的街房，就是她們的舊家，現在親眼看見牠漸漸地倒塌了。她嘆着氣，痛罵我們的敵人。直到房屋變成了焦炭，她依舊呆呆地對着它出神。

天晴了，火光顯得格外明亮，有一家油廠屋頂雖然塌了，因裏面存油很多，仍是很猛烈地燒着，噴出黃綠色的火焰向空中四射。火光照着已經燒毀的房屋，看來有如死人的枯骨。雖然夜已深了，冷風吹來有些寒意，然而大火的熱力照到臉上仍是熱烘烘的。我不覺得疲倦，也不想什麼，只對着對河的餘火發呆……（44）

上海是中國人的

羽琪

十一月二日的早晨，天陰沉沉地，雲彌漫着像要落雨。緊張的空氣籠罩在整個的上海。

在山東路報館門前擠滿了批報的報販們，急忙忙的走着，喊着，似乎有很迫切的消息，馬路上的人們都爭先購買，我也買了一份。

特號字的標題：

「大場淪行，我軍撤退。」

我有些愕然了，因爲消息來得有些突然，誰都不大相信似的，但事實又使人不得不信。

「怎麼退得這樣快！」

「完了，什麼都完了！」

人們無可奈何地嘆着氣。

弄堂裏擠滿了人，有倒馬桶的，有賣菜的，有烟紙店的老闆娘，擺牛肉攤的老三，旅館裏做事的張先生，女學生，黃包車夫……大家皺着眉三五成羣，關心地談論着。

「怎麼可以退呢？」人們都有點不服氣！

「他媽的，東洋赤老，非同他拚命不可！」有人破口駡起來了。

遠遠一大堆人挈兒帶女，挑着箱子，背着包袱，馬桶，鐵鍋子，當柴燒的木板……，跑過馬路來，歇着，有的哭了，他們是剛從閘北逃出來的難民。

幾個巡捕和許多路人關心地向這些難民詢問閘北情形。

「轟隆隆，蓬轟隆隆……」

砲聲沒有停，飛機轟炸的聲音也沒有停。

閘北大火已經燒了二日二夜，全上海的天空好像都被燒紅了，就是人們的心也被燒紅了。

街上不知那裏來的那麼多人，擠得滿滿的，神情是那麼緊張，可是又都沉默地凝思着。

人的行列像黃河的狂流在馬路上湧，許多大小旗子，在人們的頭上揮舞。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打回老家去……」

雄壯激昂的救亡歌曲從每一個男女學生嘴裏唱出來！有幾

個青年忙着貼抗日標語。

「擁護政府抗戰到底！」

「保衛大上海！」

「民衆武裝起來！」

馬路上，弄堂口的兩旁，都擠滿了人，熱烈地鼓掌，瘋狂地附和着，喊着口號。

我感動得流下淚來。

「中國決不會亡的，中國的人心沒有死！」我確信着。

午後，突然傳來驚人的消息——

閘北尚有八十八師的一部份壯士不肯撤退，情願流最後一滴血與閘北共存亡。他們屯駐在光復路的四行倉庫裏，倉庫的屋頂上懸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飛機整天在他們頭上丟炸彈，他們不退。

人們都感覺到驚奇，興奮，愉快！

不一會，天黑了，燈亮了。

大砲聲還在斷續的響着。閘北的大火仍在猛烈地燃燒。

馬路旁，弄堂口人們紛紛談論着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苦鬥情形。

「主和者即是漢奸！」

「在主權領土未得完整保障之前，決不終止抗戰！」

「反對第三國任何不利我國的調解！」

「希望九國公約會議，責令日本限期撤退在華海陸空軍，取消一切僞組織及違反公約精神之任何協定！」

街上出現了無數的新標語，不曉得誰貼的。

上海的工人，開始組織別動隊。

有許多人神經過敏地逃了，離開上海。

然而我相信：

上海是中國人的上海，中國人都要保衛上海。

夜色黯淡，星月無光，黑暗正籠罩着大地，有一羣學生高唱着「保衛大上海」的歌曲走過去了。

瘋子

白茫（十九歲・小學教員）

八一三神聖抗戰爆發後，特區內的米店，紛紛自由地提高米價，有的甚至關起大門來不肯出售，企圖賺更多的錢。這樣一來，窮苦的人是受累不淺了。

西摩路小菜場附近，有一家雙開間的米鋪子，米店老闆，異想天開，有米不賣，反而把米運送到虹口去了。

一天早晨，小菜場上買菜的人多極了，特別是站在米店門口買米的人，擠得密不通風；十點多鐘，米店的門在動了，大家因爲期

待的希望到來在憂愁的臉孔上露出微笑來了。

夥計開了一扇門，沒有意思把第二扇門打開，他順手把黏好漿糊的紅紙貼在牌門上，幾個可怖的大字——米已售完——映入這一羣飢餓者的眼簾。

「爲什麼不早點貼出來呢！害人家死等，他媽媽的。」

「爲什麼……」

夥計一味不睬的把大門砰的關上了。

「豈有此理，有米不賣，我們大家來呀！」一個面孔黑黑的拖着鞋皮，穿着一身藍布短衫褲的壯年女人首先把門推開了。

「來搬米呀！來搬米呀！」許多人都衝進去了。

老闆逃到樓上大呼「强盜搶米，救命救命……」

「哈哈，强盜，你才是强盜，不要臉的東西，做奸商，門是我第一個推的，你拿我怎樣？」那個女人背了半袋米，拍拍胸膛大聲說。

路上行人沒有一個小覷她，有幾個站在馬路上目送她回去。

當她回到家裏，聽到人家談到閘北有孤軍一營死守四行倉庫的消息。她吃過了中飯，趕到食品公司裏買了幾十個大麵包和一百多個蛋糕，同時她還向別人募捐，一會兒水菓糖漿——齊集了一大堆，她叫了一輛黃包車，很高興的一個人送去了，

以後，這條路上的人見了她，都說她有神經病，有的人還說她是瘋子。

新中國的主人

笑蘋（十九歲·小學教員）

清早，天還沒有亮，我就醒來了，帶着興奮跳動的心，問我的姊姊：「姊姊，昨天買好的麵粉放在哪裏？我要去打漿糊了。」

「發瘋了，老虎灶還沒有開門呢！」姊姊說。

「我去打，我去打」金弟在床上跳起來。他今天特別起得早，恐怕我們不帶他一起去宣傳。

「睡吧，別瞎吵！」

「大人要愛國，小人也要愛國。你起來了，難道我不能起來嗎？」金弟的小嘴翹起來了。

二面盆漿糊打得一盆厚，一盆薄。我還沒有想到怎樣來藏漿糊，金弟在房間裏拿了四隻香烟罐來了。

「姊姊！把漿糊藏在這裏面好不好？」二枝平日拋在牆壁角落裏的毛筆也洗乾淨了。

「還有嗎？最好再找一個來。」

金弟把放銅板的一隻簇新的香煙罐子拿給我，我被感動得更興奮了。

小孩子是最誠懇的，我默默的想。

昨天和學生約好八點三刻集合，我們到八點鐘已完全準備

好了，我們到××布店門口時，小孩子已經到了十幾個了。分好五隊，照昨天決議的路線去貼標語。

我一隊是五個最小的孩子，從新大沽路成都路威海衛路一帶，貼到威海衛路道士院的門口。有一個提菜籃的女人要去一張，她對我們笑嬉嬉說：「我雖然看不懂，我的兒子是識字的，我拿回去叫他講給我聽。」她那興奮的笑臉使我永遠忘不了。

五個小孩分頭的貼，一枝脫毛的筆，來不及刷，逼得我用手指刷。

小孩貼得很低，看的人都要蹲下背來。

「金弟，這是誰貼的？」我指着貼得高高的那張標語說。

「是我們貼的。」

「鬼話，我再給一張，你貼貼看。」我爲難金弟。

「姊姊，這標語是我們貼的……」他把大人幫助他們貼的情形告訴我。我想：如果好好的把市民們組織起來，也是打擊侵略者的一枝强有力的軍隊呀！

貼到威海衛路底，有一個鄉下人要求我們給他一疊。

「你要幹麽？」

「拿回家去貼。」

「你家住在那裏？」

「徐家滙過去一些，土山灣二號門牌。」

「你叫什麽？」

「沈阿海。」

他是這樣的誠懇，我就給了他三十多張。

他的背影急急的在人羣中消失了，我心中快慰的想：今天沒有想到我們的標語，使鄉下人也能看到。

天不照應，下大雨了。回到集隊的地方，已經一點多了，大家好像落湯雞。但是興奮熱烈地報告各隊的工作情形，大家的熱血沸騰了。

「冷嗎？」

「不冷！」

「餓吧！」

「這算得什麽？前線將士在戰場上和敵人肉搏呢！」

親愛的孩子們，你們眞不愧爲新中國的主人！

第一日

理（二十歲·無業）

這是一個仲秋的早晨，太陽好像和人們生氣似的兀自躲在雲裏不肯露出臉來。我一面穿衣，一面默禱蒼天不要惡作劇地下起雨來。洗了臉，趕快吞了兩隻麵包，三脚兩步跑到婦女會裏，在那兒已經有幾個先我而來的同志。

天是愈變愈黑大有暴風雨將臨之勢；可是同志却愈來愈多了，各人的臉上都帶着一種難以描述的興奮的表情。這兒沒有穿漂亮衣服高跟皮鞋的「小姐」這裏有的是樸素服裝熱烈情感的時代女兒。

時針正指着八句鐘時，我們各分隊就開始在分隊長領導之下討論本日——「保衛大上海宣傳週」的第一日——的宣傳資料。我們宣傳的對象是商店的店員和家庭的婦女。宣傳的目的是要使他們明瞭我方採取消耗戰的主旨和當時防線後撤的原因。（當時防線已由劉河羅店劉行及大場撤至劉河嘉定以至南翔）鼓勵他們用各種方式來保衛大上海，完成抗戰的任務。每分隊五人，担任三四條街。我們這一分隊担任的是霞飛路西段。

九時，各分隊陸續出發。老天偏不做美，已由毛毛雨而變爲傾盆大雨。沒有帶雨具的人，不及回家去取，只好冒着雨各向目的地進行。我幸虧帶了一件雨衣，就將一部份的標語和傳單向懷中一抱，另一手拿了一大罐漿糊，頭上沒有辦法，只得讓它去淋。還有許多印刷品，就交給兩位有傘的同伴去拿。雨是愈落愈大。沿途的人都對我們這奇異的小隊伍注視，我們就隨手發些印刷品給他們。有的莫明其妙；有的却流露出無限的同情。誰說上海人都是麻木不仁的呢？尤其在轟隆轟隆的炮聲中，更沒有人表示他的血是冷的！

不久，我們的目的地到了。因爲那一段的店鋪，大多是外人所設，所以我們的對象完全集中在里弄裏面。最先到的是××坊，我們先在弄口的牆上張貼了大張的漫畫和標語。這時弄內外的「閒人」都圍攏來瞧。我們中的一位同志就趁此機會對他們作了個懇切的宣傳。

「是的，小姐！你們說的話不錯。」一個賣報的老頭兒插進嘴來。「我們非打到鬼子退出上海不可。我們中國人受的苦太多啦，我家在江灣，本來可以快快樂樂過日子。可是鬼子瘋狂地進攻，毀了我的家，弄得我妻死兒亡，剩下我一個老頭子，隻身逃到租界。難民所的苦生活我過不慣，於是說了許多好話，才向親友們借到些小本錢來做這販報的生意，暫且敷衍度日。以後的日子怎樣，我也不敢設想了！」

他一面說，一面不住地用袖口拭他那縱橫的老淚。

我們因爲還有其他的任務，就繼續向弄內邁進。現在我們採取的是一種「敲門方式。」預備向每一個家庭婦女作個別談話。先徵詢她們對於此次抗戰的意見，然後再詳細加以解釋或改正她們的錯誤。這工作的進行是有相當的困難，尤其我們這五個都是第一次出馬的「新脚色。」在我們敲門的時候，常常遭到開門的娘姨的白眼。她們用一種岐視的眼光來瞧我們說：「太太老爺都不在家！」或「我們這兒已捐過錢了！」眞氣人！她們竟當我們

是專爲募捐而來的。

後來我們開個緊急會議，企圖克復這第一道「難關」結果議決用先發制人的方法來對開門的娘姨說：「我們並不是來募捐的，只要找你們太太說幾句話。」果然這些話她們比較聽得入耳。我們就用這幾句「開場白」做「引路線」，接連地拜訪了二十餘家的主婦。我們和她們談到了戰局，鼓勵她們參加到救亡陣線中來，勸她們服用國貨，說服那些悲觀主義或準漢奸式的親友；我們將小張的漫畫分給她們的孩子，教她們和他們唱「保衛大上海」的歌。

我們口不停，脚不停地說着走着，結果還算不錯。除掉一部份眞正是冬烘頭腦的女太太們，拖着一種你說你的，我做我的態度之外，其餘還能領會我們的意思。有幾位甚至自動地將收藏着的銀盾拿出來託我們代送到××後援會裏；有的則高興地報告參加到我們會裏來做救亡工作；有的叫我們送棉背褡——慰勞前線將士的——去給她們縫，我們鄭重地一一登記在小册子上。

完結了××坊的工作，跑到第二弄時，已是下午三時二十分。我們因爲在四時要回去報到並報告結果，所以只訪了兩三家，就整隊歸去。沿途將未貼完的標語都貼了起來。樹幹上也是，電木桿上也是，巡捕只對我們笑笑，不曾來干涉我們。

拖着雨淋溼了的身體，懷着滿腔愉快的情緒，在暮色蒼茫中，踏進了會所。（215）

可紀念的一天

小 羊（十九歲・學生）

上海各界後援會發起「保衛大上海宣傳運動」，決定在去年十一月二日九國公約開會的前兩天，執行這個運動。

我們「青年婦女戰時服務團」也是參加這一運動的。我們在前一天的晚上，召集了一個全體大會，商議路線和分隊等問題。在一間商店的三層樓上，擁擠着我們五六十個青年婦女，大家年紀雖然還輕，但救亡的精神都很不錯。外面的砲聲不住的響，但在討論問題時，每個人的臉上，都現着嚴肅鎭靜的表情。會一直開到晚上七點多鐘，再寫好標語，才各自回家去。

二號這一天陰雨綿綿，我們每個人都冒着雨，到團部集合，肚子都是空空的。由幾位同志發起每人出五分錢買點東西來吃。過了一會，饅頭包子買了一大堆，我們都像小孩子一樣，亂搶來吃，嘻嘻哈哈地鬧了一陣。壁上時鐘的短針已指到十點上。「該是出發的時候了，」不知誰說了這一句話，於是大家都停止了吃，把各自應帶的東西理理好，就前擁後擠的湧出了很神氣的樓房。雨還不住的下。我排在第六隊，一共四個人：我担任糾察，她任隊長，還有黃和殷。我們是被派在馬浪路重慶路一帶工作。每個宣傳隊都很興

奮地冒着雨出動了，每隊都帶有一個手提小皮箱，裏面裝着救亡漫畫保衛大上海的標語爲保衛大上海運動告市民書，等等。這一大批青年婦女們，都分散到街頭難民收容所傷兵醫院各里弄裏去，鼓起救亡工作的熱情張開嘴巴，揮動着手將上海市民們喚醒。我們這一隊慢慢的在雨中走動着，到了目的地就開始工作，我們把所有的傳單，都張貼在弄堂裏街頭上，商店中我們更把牠貼在黃包車上，汽車上，借他們的力量，把我們的熱忱傳佈到更遠的地方去，流散到上海的每個角落。我們不停的工作，漿糊完了，馬浪路有一個賣燒餅的河南人，情願爲我們燒了一小桶漿糊。有許多小孩子看見我們都很奇怪，把我們圍起來。我就借這機會，把漫畫分散給這些小天使們，他們得到了我給的漫畫，都很高興的拿着跑回家去看。我就告訴他們如有看不懂的地方，就去問你們的爸爸姐姐，叫他們講給你們聽。雨下得更大了，孩子們都分散了，我們首先進入一個小小的弄堂，先拿標語貼在壁上，然後分兩人一隊挨戶去宣傳，我進去的第一家，是一個中下的大家庭，我對他們講明保衛大上海的意義，請他們簽名的時候，他們都拒絕不肯簽，他們不知爲了什麽。但經我們向他們解釋後，也就坦然把各自的名字，寫在我們帶去的簽名單上。我們跑出了這弄堂，又走進一家煤球店，房間裏是漆黑的，堆着許多煤炭，他們的老闆娘出來了，我就問她認識字不認識，生意怎樣，一面把漫畫交給她同時把我們今天出來的意思，向她說明。這兩條馬路，住家差不多都是這樣工作的，我們接着又到了第二條馬路。雨仍是不住的落，每家的大門都關着。我起始去敲第一家的大門，門開了，出來一位所謂少爺樣的人，把我們帶進了客堂。這是一幢雙開間的房子，客堂裏坐着一位老太太，她看看我們進去，就問我們，下這樣大的雨還跑出來，累不累。我們很誠懇的回答她：謝謝你，這談不上累，在前線爲我們爭自由、解放的將士們，該覺得怎樣呢？我們並說很希望她盡可能的多捐一點錢，幫助前線的男士們。她聽我們叫她捐款，當時就回答說：「已捐過好多了。」意思是不願再捐，我們也不勉强她，就告辭出來。最後我們在馬浪路又跑進一處富麗堂皇的弄堂，最使我感到痛心的也就在這裏。我去敲每家門的時候，都會聽到：「主人沒在家！」「捐過好多了！」門也不開，當時我們的心中都非常的難過。他們也不聽我們的解釋，沒法，我們只好懷着滿肚子的忿怒走進了另一家。這是一間汽車間，那裏面有一位很慈祥的老太太，還有一個八九歲的小弟弟。老太太表示着很歡迎，在我和她的談話中，知道她是從南市逃出來的，南市還有她的房子，她的家，還有她未逃出的家人。這次東洋人無理的轟炸，把這老太太所有的財產都炸毀了，她們的一切都完了。她一面說着，一面流眼淚，健把漫畫拿給那小弟弟，講給他聽。這時，我沒有方法安慰那老太太，我只是對那小弟勉勵：「你要好好念書，將來和日本人去算帳！」我們要離開

她們的時候，那老太太依依不捨的把我們送出那個汽車間，我們都懷着同情的心。走向歸途，那時大概已有七點多鐘，雨還在下。到了團部，許多人都早已回來，於是按隊報告一日工作情形，我們這一隊雖一個銅板都沒有募到，但是收得相當宣傳的效果。各隊報告完了，該到吃晚飯的時候，每個人的鞋、襪子，甚至衣服都濕透了，就這樣的路上回家的途中。雨打在我們每個人的臉上，那條冷靜的馬路又熱鬧起來，大家嘻嘻哈哈的。但不一會兒大家又散開了，這一天我永久不會忘記的，這可紀念的一天，偉大的一天！

天就會晴的

沈玉城

清早六點到學校去，一路上看着行人，自己滿腔的熱情就火一樣地燒起來，很想把今天的遊行告訴身旁的路人，叫他們也組織起來和我們一塊遊行。但一時的情感終於被理知遏服了。是的！今天的行動決不能預先給租界當局知道，不然今天一切的工作計劃將完全毀滅！想到這，就痛恨我們不幸的次殖民地生活，但我相信抗戰勝利的結果，會把我們身上的桎梏粉碎了的！

作校的先生校工都在忙着工作，同學只來了二三個。我迅速的參加到正在工作的一羣中，搶了一個筒去沖漿糊，這是今天少不了的東西。等到沖好了，同學已到了一大半，各人都參加着工作，一會工作告了個段落，先生和同學在一起分配好了隊伍以後，我們便在總隊長——教導主任的一聲出發口哨下離開了學校。幾位熱心的校工，担任了交通隊的任務，負責傳達消息。一羣熱烈的青年，一堆活躍的心，去到羣衆裏面，實踐偉大的宣傳任務。

我被選爲第×隊隊長，這一隊指定的宣傳地點是白爾部路至×××路，一出校門就是我們的起點。於是同學舉我先演講，啊！這是我從來沒有做過的事，而且一團熱火燃燒着我整個身體，使我幾天來預備好的話，都被忘得乾乾淨淨。我不知道自己說了些什麼，只見聽衆發光的雙眼死盯着我。我從他們的表情，知道已經得到了相當的效果了，我更感到不能形容的興奮，幾句有力的口號便在這時吼了出來！我被羣衆偉大力量所感動，我簡直是瘋狂了！在這種熱烈氛圍中，我們離開他們到其他地方去宣傳。一路上貼標語，演說，呼口號，順利的熱烈的進行着，所得的効果使我們覺得非常滿意。我的嗓子漸漸的喊啞了，但還是繼續喊着，我們的精神非常飽滿。在十一點走到×××路，這個地方比較熱鬧，我們就更高興。突然，交通來了，他帶來了總隊長被捕的消息，這是多麼掃興的一回事！我立刻打電話到校裏去，報告被捕的情形，於是校中的留守隊便向文救請求援助。工作當然不會因這意外的打擊而停頓下來，我們反而更努力的補償這損失。

橫過馬路，一位同學擺好梯子準備站上去，捕房的警車到了。

車子裏跳下六七個中外巡捕，二位同學被捉住了。我很快跑到理髮店門口請店員給我打個電話。他們親切的慰問着，並且答應要求謝絕電話費——剛才的米店也不收電話費，他們的同情，給我很大的感動。我立刻叫住跑走的同學，告訴他們不用怕，人多是沒問題的，我們應該陪他們一塊去，這並不是他們個人的事！許多同學聽了立刻跳上車，一股勇氣表現在每個人的面上。宣傳品已經發完了，剩下的東西只有我們隊伍的旗幟，飄揚在開動的汽車上。許多同學頭伸到車外喊口號，巡捕來阻止，我和另一位同學仍叫着，巡捕也沒辦法。我問坐在旁邊的一位商人被捉的原因，我形容不出他的回答給與我的感動。原來他是×××路一家布店的店員，他看了我們的宣傳被感動了，他明瞭他自己的責任，他偷偷溜了出來，從我們隊中拿了宣傳品，正在牆上貼，被巡捕捉住了。哦！這偉大的抗戰呀，你使廣大的民衆醒悟了！車子到盧家灣捕房並停下了，什麼！總隊長也正從另一部車子下來，我們一位同學和孩子隊也跟着跳下車；我們帶着笑臉與他們點頭一塊進去，各人的態度都很莊嚴，像是出征的戰士。

走進審問室，有幾位同學有點害怕起來。因為我是隊長，我和同學商量的結果，由我一人去受問。二個洋化的中國人主持這個審問，我應付了一下；他把我們校名和我的名字寫在一本他私人的破小冊子上，做做樣罷了。一個便衣外國人跑來，叫翻譯告訴我和總隊長，請我們去嘗鐵窗滋味。我們沉默着不回答，心裏着實氣憤。一會兒叫我們把褲帶拿下，許多同學都不答應，他也沒辦法。我第一個跟巡捕走，被那洋人捉住，要看我手臂種的牛痘，我不給他看，他打了我一個耳光；我一時氣憤，跑上一步與他交涉，又被他打了一個耳光。這時我一手也伸了出去要打他，同學們都看着不動，總隊長跑來使個眼色，同洋人說：她是小孩子。巡捕叫我走，我就垂頭喪氣的跟着走，頓時氣憤趕走了我的虛弱，是的，這給了我更堅強的決心，給了我直接的教訓。這幕悲喜劇就此停止了。我被同學拉到地底下去，激動的淚兒滴個不停。我們十餘人被送進一間大的牢房，同學們不斷的來安慰着我，一個女稽查員奉命取褲帶，她那副兇相使我們更加氣憤，於是罵了她一頓，叫她不要以為我們是犯人，她一人敵不過我們，只得咕嚕着出去。

我們唱着救亡歌曲，歌聲飄揚在地下的牢房裏，對門的犯人被感動了，他們都雙手握住鐵門靜靜地聽着。看守巡捕不許唱，一時歌聲停下，自己臨時編成的歌從我喉中唱出，同學們聽見這是罵捕房的詞，一擠笑起來，歌聲又響了，沒辦法的巡捕只好走開了。「喲！你看她在哭了！」一位同學說。歌聲停止，大家都跑去慰問那個哭的同學。我告訴她：「今天不出去沒關係，反正我們同伴多着呢！這種事是難得有的，這可以說叫我們經驗一下。」她停止哭泣，同我談起出獄後的情形。

六點多被喚到裏面兩間豆腐乾大的牢中去，素來自由的我們，今天一旦被關在不見日光的屋內，一步不能行走，眞是難熬。我們只有唱歌，唱歌能使我們忘去一切，鼓起我們的精神。於是隔壁的話劇開始了，這是兒童劇社的兒童在做，一切雜聲突然停止，都來聽這話劇。

天色漸漸暗下，每人出去的希望也隨着遠去，一個安南巡捕來開燈，經我們請他把窗開起，晚風微微的送進來，我們的胸中也鬆了些。安南巡捕安慰了我們幾句走去了，我們開始談着今天晚上睡的問題。正在集中精神計劃着，皮鞋聲打斷了我們的討論，每個房子裏都靜下了。巡捕走到我們門口停止脚步，門被打開了。一個個離開黑屋，沉默着跟着巡捕移動脚步，告別了留着的朋友們。總隊長還關着，我們拉了手再走去，走出地下室，被先前的翻譯領着走。他不告訴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帶我們轉了許多灣，終於走進一個辦公室。先前那個洋人坐着，擺出一副兇相，說了一大堆話。

我們從翻譯口中知道他叫我們回去做些實際工作，遊行是沒意義的，日本飛機天天濫炸，他們法國人是同情我們中國人的，不過爲要維持租界的安全，他們不同意我們的行動。這是第一次，下次可得照章處理。這番不關痛癢的話完了之後，我便請翻譯問洋人爲什麼日裏打我。翻譯問了他，他說：「對不起，爲了不懂你的話。」我反駁了許多，他叫翻譯說他願意跟我做個朋友，一邊伸出手來，但我說我不願意同一個任意打人的人做朋友，他不好意思的縮回手，但仍道歉着。我臨走時給他一個冷笑，一邊說：我們中國人不會永遠被你們打的。這是帝國主義對付殖民地人民的手段，這是不能永久的。同學們看我得了勝利，也興奮了起來，對我說：你做得對！但同時大家沒有忘記今天到這裏來的原因，所以在獲得了自由以後，我們並不怎樣高興，只有氣憤。

一條黑暗的街上充滿了談話聲，我們護送着一個小朋友，一個兒童劇社的社員，她也爲了宣傳被捉，她只有七歲。她給了我們相當的勇氣。送到她家門口，她親熱的謝謝我們，我們依依不捨的離開了她。雨開始大起來，衣服濕透了，頭上的雨水直往肩上滴。我們的談話聲與雨聲互相配合着；我們的熱情並不爲了下雨和剛才的打擊而減少，我們知道天就會晴的！我們民族的解放不久就可以實現。讓我們在勝利的時候再來回憶這使我不能忘記的一天！

學學瑪德里市民的鬥爭

彭啓一　周鋼鳴

(一)

我軍從滬西撤退了，敵人就很快的從閘北跑過滬西，繞過虹橋，進據龍華，上海四郊就陷在敵人的包圍裏了。但在南市這一塊

國土上，還有着我們英勇的保安隊警察固守着，他們決計與南市共存亡。所以南市這塊還未被敵騎踐踏的國土，是全上海幾百萬人最關心的，尤其是深陷在敵圍裏準備英勇死鬥的戰士們。在早上十點鐘，我們決心到南市去，向我們這塊被包圍的國土走去！

一幅流民圖

從法租界到南市去，現在只剩下老北門這一條道路了，這條路被鐵柵門固鎖着，只開一個七八尺寬的門；門的裏面站滿着法國巡捕和安南兵，和許多的想到南市——難民區去的難民。鐵門的外面，是無數搬箱運貨的大車，車上堆積着山一樣的雜物，在車與車之間，扶老攜幼地擁雜着許多想逃進租界來的難民。因此在這小小鐵門口的裏外，鼓噪呼喊的聲音，一班維持秩序者用鞭子威嚇難民，敲打什物的聲音，構成一幅擾攘紛紜的悽惶情景！人像潮水裏擁來擁去，小鐵門就像一條堤的決口，被人潮衝激着。我們拚命地衝出鐵門去，沿着民國路一帶，盡被什物擠滿了。每個人越是想急急的走過法租界來，越是互相軋擠着走不通，這僵局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夠恢復常態呢！

難民區

被劃作難民區的地點，是民國路到方浜路為止，我們在難民區裏巡視着。在九畝地萬竹街一帶，甚為平靜，做小生意仍是平靜地在交易着。在這區裏，負責維持秩序的，仍是我們的警察，但多是不佩帶武裝，到方浜路上，才看見沿着方浜路的市屋上，飄着國際救濟會會旗的紅十字的標幟，這也許是易於敵機的識別吧？但在方浜路的南面各路口，都圍護着鐵絲網，在鐵絲網的那面，峙立着我們雄偉英勇的保安隊守兵。除此以外，這難民區就沒有什麼特殊的現象。

漢奸的悲劇

在陳英士塔下面，圍着一羣人，像在看熱鬧，當我們走過去看，看到六個小癟三一樣的人，手被綁着，躺在血泊中，這是被槍斃的漢奸，在這些屍體的面部上，翻着慘白和睜着白眼，令人看見會起着惡心的難受。看樣子這些都是小漢奸，也許是想趁火打刼，刺探軍情之類吧？這種人是死有餘辜的。但我們除了打死這些小漢奸之外，我們不要忘記着有更多的大漢奸在隱藏着，當上海已經被敵人包圍的時候，也許這些羣醜又想粉墨登場了吧？全上海的民衆啊！我們要團結起來，把這些準備登場的醜類殲滅掉，殲滅掉！

英勇的戰士們

我們沿中華路走去，路上漸漸地顯着靜寂了，馬路兩旁的商店都緊緊地關閉着，只有稀少的行人，和守衛着這塊被包圍的國土的戰士們！他們每個人都英勇地站在街頭的崗位上，擎着槍，在腰上圍掛滿着像粢飯團一樣大小的手溜彈，這將是作最後殲敵的利器呢。我們跟一位保安隊的士兵談話，他們帶着非常的鎮定

和禮貌，昂然地不屈地，堅決爲這塊國土的存亡而流他最後的一滴血！他對我們說：「我們守衞這塊國土，準備最後的一天到來，同時也是我的生命最後的一天的到來。我曾看過報，看到西班牙軍民保衞瑪德里已經一週年了，那麼我們爲什麼不能保衞大上海呢？所以我們要用血肉來保衞大上海，希望全上海的同胞們，學學瑪德里市民們的英勇鬥爭吧！」當我們聽了他的談話，我當時感動得要流下淚來「全上海的同胞們啊！學學瑪德里市民們的英勇鬥爭吧！」

等待着決戰的到來

我們從林陰路走向方浜路去，在路上——方浜路口法華交界的地方，許多民衆幫助我警察和保安隊在掘戰壕。一個疲倦了又換一個上去，大家都很興奮地挖掘着，把柏油馬路挖斷，掘下去，掘成一條戰壕。一個保安隊的官長用舒暢微笑的態度告訴我們：「這是我們的戰壕，也許就是我們的墳墓吧！我們是不會從這裏移動的，除非是敵人死在我們的戰壕前面，或是我們死在戰壕中，我們在等着決戰時候的到來，也許在今天晚上，也許在明天。來吧！我們準備好了。」說過後，他又微笑的走去監督挖戰壕的工作去了。

（二）

日暉橋頭的敵軍

沿着河浜的徐家匯路，插滿了法國旗子，河浜邊掘有地壕，法兵就藏在裏面機警地望着對岸。對岸打浦橋這邊，還是由我英勇的弟兄們把守着機關槍口，伸在沙袋的對面。打浦橋過去點，便是敵軍的防地了。但是沒有一個敵軍，只有一輛坦克車被棄在河浜邊。一條並不寬闊的日暉港將他們隔離了。日暉橋已被我軍放火燒斷，還燃着熊熊的火焰，橋邊某印刷公司亦被牽連着而焚去了，殘餘下來的僅是一座洋灰泥骨，闌着這燬去了的建築屋憑悼的，有幾條飢餓的瘦狗，和浜這邊租界上的我們以及幾個外國記者。

空氣是緊張的，日暉港裏面很清晰地傳來了幾槍的聲音，接着一陣激烈的機槍聲後，幾個中國巡捕把我們幾個中國記者趕開了，好像我們的生命比幾個西記者的生命還要珍貴似的。我們向他爭辯着：「爲什麼西記者可以登在這兒，而將我們趕開？」

那位中國巡官就很和藹地告訴我們：「那座燒去的房子後面，就躲着幾個日本兵，他看見中國人就要開槍的，」他的臉上露着緊張的表情。

我們看他很談得來，就向他探悉着，希望能從他的口裏滿足我們的聽覺：「那輛坦克車裏面有日本人嗎？」我們其中的一個問。

「沒有，沒有，日本人都躲到牆後面去了，」「爲什麼會躲到牆後面去呢？」我們向他繼續地探問着，原來今天清晨八點鐘的時

候，敵我已經衝突過一次了。

敵人五六名架着一輛坦克車，向日暉橋邊衝過來，機關槍聲，來勢猛烈，好像一下子會衝入了我們的陣地似的。

這時日暉橋的這邊我軍遠遠地聽見了機槍的聲音，立刻都敏捷地躲到沙袋中去，一聲也不響。

「我眞爲咱們軍隊躭心，爲什麼還不開槍？」他把我們拖到了牆脚邊，繼續地告訴我們：「眞是做夢也沒有想到！日本赤佬剛剛走到日暉邊的時候，我們的機關槍聲，就像雨似的響起來了，打在坦克車上面噹噹地響着。四五個敵人都向牆後面逃去了，有一個倒下來了，大約是受了傷，還是後來我們的機槍聲停止了，才慢慢地爬進去的！」

浜那邊是靜寂的，幾條瘦狗用鼻子嗅着那一座「死」去了的坦克車。我們陣地中的防軍正緊握着機關槍在嚴厲地監視着它。

四個難民被打死了

「四個難民被打死了！」一個穿着長衫的「包打聽」從楓林橋那邊向着我們的身邊跑過來。

這時，我們幾個人站在新齊路福履理路口。因爲被兩個巡捕攔住了，不能到楓林橋去，我們正爲着不能明瞭那兒的情形，心中在納悶着。

突然有一個人替我們帶來了這樣一個驚人的消息，立刻便被我們攔住了，不等到我們去追問他，他就很氣急地告訴我們了：

「四個難民，大約是從謹記路那邊跑來的，一走到楓林路頭就被兩個日本人捉住了。其中一個是我認識的，在中山醫院裏做護士，人頂和藹，瘦瘦的臉，小小的個子，一下子被那日本人抓住了衣領子，就像抓住了一隻小雞。他不肯走，是被日本人拖進去的，大約是被拖到屋子裏面去了。

「不久，就聽見了四響槍聲，再不久，兩個日本赤佬跑出來了！」

他呆呆地站在那兒，不再繼續下去了。四週是靜靜的，我們彷彿看見了四個被慘殺的中國同胞！

在和平的教堂前

往日的徐家匯是寂靜的，法國天主教堂敲着緩慢的沉重的鐘聲，這鐘聲是象徵着和平，無數的天主教徒在這和平的鐘聲中跪下來，爲着人類的幸福而祈禱着。

現在鐘聲仍舊是沉重地敲着，可是天主教堂的門口，已不是往日那樣的寂靜了，繞飛在屋頂的和平白鴿，已不知飛向那兒去了。難民們擾擾攘攘的，握着木棍的法國三道頭，已越過了法界的警權，在管理難民。木棍子像雨似的落在他們的頭上。一個難民蒙着被打的地方，蹲在牆角落裏哭着。這哭聲大約是激動了那位跟在法國三道頭後面的中國巡捕的同情吧，他輕悄地跑過來，帶着半責備的聲音嚷道：「你媽的別哭，要不是法國人你老早被炸彈炸

死了！」說時，他還指了一指在天空盤旋的敵機，他們到的確沒有丟炸彈。

歐戰和平紀念日

李豪

昨晚彼四個爆炸的聲音弄得我們好像失去了知覺，又似乎在期待着死神的降臨。當第一聲響的時候，我正在睡夢中，覺得身體有點比較劇烈的震動而已；第二響，我是準備了，然而剛一合眼，就天地崩裂似的一聲。我一計算時間，正是隔了一刻鐘左右，於是鑽出溫煖的被窩，準備聽第三響的來到，可是我剛一合眼，彷彿像有一個無比的巨人猛烈地壓在我的身上了！玻璃窗給驚得發出悽慘的叫聲。這時爸媽都醒了，我們開始把全屋的人都叫醒。然而不叫他們，他們也早醒了，一方面各人都猜測這究竟是什麼聲音，有的說是大礮聲，有的說是炸彈聲，又有說是地雷的爆炸。但突然有白光一閃，接着一秒二秒三秒四秒五秒六秒——Banglung!!巨人第四次的來臨。

今天早晨街上亂紛紛地，賣小菜的少了一倍，也有三分之一的店家都不開牌門。街上的人一堆一堆地在認真的報告，討論昨晚的事；女人們蓬亂着頭髮，面色憔悴，一定是昨天晚上沒有好睡的原故；孩子們失去了平時活潑頑皮的神氣，然而很鎮靜，像在考慮自己的命運；男人們有的忙於日常工作，有的去打聽消息去了。

在我們的街口——金神父路底情形更是嚴重了，安南巡捕，白俄巡捕，三道頭，還有華捕，都像臨大敵似的忙碌着，鎗尖插上了刺刀，還要維持秩序，對於絕對少數的行人，加以詳細的盤問後才給通過。在薛華立路的盡頭，並且禁止車輛的來往。——這是因為日軍在今天要向守衛南市的我軍作第二次的總攻了，當然靠近打浦橋日暉港一帶的形勢，都像戰場上一樣的緊張。

從天剛發白的時候起，日機不斷的轟炸着南市，有時看不到飛機的下降，就有炸彈在地面上爆炸了。被燒夷彈射中的地方就有一股濃濃的黑煙冒上來，這黑煙又燃起我們這條街上每個人憤怒的情緒。雖然這裏的人，是踏在尚稱「安全」的租界上，然而我們的心與守衛南市的勇士們底心緊緊合在一起，就是一百萬噸炸彈，也是絕不會炸開來的！

在炸彈的瘋狂爆裂聲中，我們這街上的每個街堂口和一部份店家的牌門上，都貼上一張用紅墨水寫的大紙頭：

彈片亂飛
危險異常
若非要事
請勿亂跑

這字條一貼出果然收到了一些効果，然而忙於搬家的人，還在街上呼五喊六情形還是紛亂得很。

我因為要上公司去辦公當然沒有機會再仔細的觀察這死神威脅下的情形了。

我用力地擠出了人羣，往馬斯南路那邊兜過去，才到了公司，因為這時候徐家匯路上是禁止行人通過了。到了公司，我開始「敷衍」着每天呆板的工作，恰巧今天是歐戰和平紀念日，公司當局是允許休息一天，但我們的工作卻不能停止的，要是能趕緊的做完畢是可以早一些回去。因此我一邊思念着家和那使我不能忘懷的紛亂狀態，一邊是埋頭於工作。

因為公司就在華界與租界的交界處，所以觀察華界的動靜，我們這裏是方便不過的，雖然這僅是魯班路的一隅。這時，天空多雲，但還不會影響到礮聲、炸彈聲以及槍聲清澈的怒吼！魯班路橋頭一帶，除了三四個便衣的與一二個戴鋼盔的戰士外，再沒有其他的人了。除了這五六人的來回巡看外再沒有其他的動作了。有的只是從四面八方轟來的大礮聲，有的只是像敲碎玻璃窗似的步槍聲，還有那隱隱約約可以聽到一些的機關槍的噠噠聲。我懷念着家，我更懷念着那羣在守衛南市的勇士們，彷彿在我面前展開了一個空前偉大的難以描寫的場面！

時間跟着敵人轟來礮彈的次數飛快的過去了。

太陽躲在雲端裏，怕見廿世紀强盜的殺人勾當。同事們不像往常那樣的說笑了，為了這個生平第一次遇到的情景，把空氣弄得特別嚴肅了。

到了十一點半，已走了一半以上的同事。等到我做完工作，已經是十二點廿分了。這時候，我可以有很多時間來看魯班路一帶的動靜。

或許是石暉港、斜土路那邊的我軍有了後退的情形，所以這裏的兵士很快的增加許多許多，我親眼看見有三四根又粗又黑的東西負在三四個兵士的背上，我知道這一定是機關槍了，他們正佈置着這機關槍的地位。我看見好幾個穿便衣的，正忙着搬運東西；我又看見一個受傷的兵士被他的同伴扶進了一間屋子；我又看見一個長官拿了一支盒子礮，一面還是很鎮靜的佈置着陣地。這許多兵士的制服，有的是黃色，有的是青色，有的是灰色，他們有的身上背着大刀，有的掛着手溜彈，有的掛着步槍，槍聲漸漸地逼近了。

這是一副壯烈、偉大、動人的圖畫！

突然在矮牆——這是交界的標幟——的那一面，約莫有五六十個兵士跳過來，租界上的法國兵和安南兵就奔了過去，把跳到這裏來的我們底兵士繳了械。後來看見法國兵把所繳下的步槍，大刀，手槍，還有幾挺機關槍，用了裝子彈用的車子，運到不知什

麽地方去了。看這許多兵士的神色，都像很狼狽，很惶恐，並且疲倦得很，後來也不知下落了。我在這時，覺得多看也是無益，不如回家去看看那邊的情形。

回家的途中，比早上出來的時候還要難走得多，黃包車像潮一般的湧來，車上滿載了箱子，包袱，蓆子，火油壺，甚至馬桶，人們要通過這裏，這時要比平常慢十倍以上。我回到家裏，已經一點半鐘。

家裏的人好像都很泰然，見我回來，都說正打算來找我，因爲這裏的謠言說盧家灣橋卜打得非常厲害。哥哥不在家，說是在街上打聽消息。母親說剛才陪了父親同嫂嫂孩子們到雲南路表姊家才回來。可知他們受不住這空前的驚嚇，我家也有一部份人擠入逃難者的隊伍。

街上，除了大批採購南貨與鹹貨的人以及幾輛外國影片公司來這裏拍戰地影片的汽車停在街旁外，只有那一小羣一小羣人的「街頭集會」了。這裏可以知道一些最確切的消息，他們報告：本里一百××號里有塊像硯台那樣大的鐵片，穿過屋頂上落在一張凳子上；九××號的前樓飛進了一塊彈片，玻璃窗上有着一個不整齊的窟窿；……

這裏也可以知道一些尚未證實的消息。他們報告：打浦橋頭已有了膏藥旗，在打浦橋那裏有若干我軍退入租界，說被繳的軍器中，找不到一顆子彈……過了半小時，又來了新的報告：說日軍已到了斜橋，然而有的又說早到了西門……

大家開始「欣賞」敵機在天空下蛋，距離是相當遠的，但還能淸楚的看到。只要炸彈下了地，總約莫有十來秒鐘光景，就轟的一聲！接着這裏的人們都憤怒的張大着眼睛，有的還用種種惡毒的話，咒駡我們民族的，不，是全人類的敵人！

敵機緩緩的進展，時間就這樣給帶走了。

天空開始覆上了黑幕，這象徵着今後上海人們的命運！

一吃過晚飯，街上靜靜的了，我暫時忘了上海失陷的苦痛，向街上作一次巡禮。這次巡禮所得的印象，就是有許多人家在打麻將，我看到他們的情緒是非常的熱烈，我懷疑他們的神經，莫非給幾小時前的轟炸聲所麻木了吧？記得在八月中秋的晚上，正當敵艦上亂射高射礮聲時，這許多人家正在與敵人的高射礮聲，合奏一首最微妙的交響曲啊！

我替這些人慚愧！

今天是歐戰和平紀念日，失陷了的上海展開了一副多麽「和平」的場面！回到家裏，我趕緊收拾我的床鋪。（689）

眼裏閃出了復仇的火燄

陳伯吹

——南市撤兵前一日三小時內所見——

一

工作又使我跑了出去。

二

怎麼也不能叫我不說。

每次從街堂裏走出去或者走進來，這些人老是雜亂地擁擠地躺着爬着坐着，幾乎叫人挨不過身。即使是雨天，他們也不想移動一步，儘讓每一點雨水直淋在他們的頭上、身上、脚上。烈日不會曬走了他們，雨水也不會淋走了他們，一個他們的眼眶就陷落了下去。除了雜亂地擁擠地躺着、爬着、坐着以外，好多人是昏昏地睡着。

一個婦人是瘋了，她喃喃地在說些什麼，有時她高聲地謾罵着，也聽不出她的話來。要不是她的飄着白髮的翁姑按住她，一定會更瘋狂起來的。

賣報的人打從街口走過，喊着「打死日本兵三千！」「打落東洋飛機五隻！」這在他們沒有表情的臉上，也會苦笑一下；睜開倦怠的眼，望一望別人的苦笑的臉，彼此的目光接觸着時，大家再來一下苦苦的微笑。

他們並不是無用的人，他們也知道復仇的！

三

那朝南的一帶短牆，先前曾經塗抹過白粉，現在早已剝蝕得只剩下一些些石灰的印子，顯得又舊又髒。然而他們靠在那裏是很合適的。

男的多半光着頭，難得有幾個戴着一頂破氈帽的；蓬亂的，長長的頭髮在寒風裏飄動，很有「疾風勁草」的氣概。他們寧願忍飢耐寒在這兒流浪，不肯回老家去「屈膝」。

女的都還穿着短袖的衫，露出兩條凍得發紅的臂。有的還彎着紫紅的瘦臂抱着一個孩子在顫抖。也有半開着胸膛餵奶的，鼻孔裏淌着涕水，顯然受寒了！更有撫着孩子的手哭喪着臉，脚趾凍得發痛而在不停地踏脚。

孩子們大的穿了又短又窄的襖，像被細綁着一樣；小的反穿了長衫，垂沒了脚。反正都是一些補了的，舊了的，穿着誰都不會配身。他們本來是會說會笑，愛跑愛跳，然而在炮火底下掙扎了出來，却也像大人們一般地懂得生活的艱難，焦慮而沉默起來，貼緊在他們的可憐的爸或媽的身邊，似乎失去蹦蹦跳跳的本能了。

老頭兒們縮得更緊一些，一團糟似的，直楞着兩個失神又失望的眼，呆望着人世的蒼茫。

這兒的馬路兩旁，雖也有一株兩株的樹，但他們不會誤認樹後就是他們的老家，烏黑的柏油馬路，不會錯覺是肥沃的田土；來去忙碌的汽車，當不了自己的水牛；遠處一垛垛的白牆，不會去幻想那或者是他們的白色的羊羣：他們不曾歆羡過這些齊整的一幢一幢的樓房，當他們在街堂裏或者階石上睡熟了，老是做着自

已的田舍的好夢。……

誰迫害着他們捨棄了他們不願意捨棄的老家，來到這都市裏流浪？

誰迫害着他們到了這一個地步？他們準會記住他們！仇恨燒着他們的心頭，燒得他們心頭的血滾沸了時，他們準會動手的！

陽光晒得他們暖烘烘的，全身沉浸在悲憤中了！

四

一輛載重的大汽車，驀然從後邊轟轟地駛近身旁來，待要向旁道閃避開時，汽車吼了一聲，突然停住。

我不由得回頭去看一看，「唔——普善山莊的車子！」我的心禁不住砰的一跳。

四個月來，人類的劊子手大肆屠殺，這其間，死了不少的戰士，也死了很多的百姓。他們平時手足胼胝地操作，戰時流離驚竄地死亡。

「哀兵悲民」，在這抗戰中是最可敬愛最可同情的人！然而他們死得太多了。

普善山莊的車子，在馬路上來去如飛，閃耀在我們眼裏的，不是別的什麼，是一幕幕偉大的悲壯劇！

「又是兩口！」一個戴着大笠帽的人說着，另一個人隨着他縱身下車，大踏步地上前，那英雄的姿態，不愧是敢於正視血淋淋現實的人。他們扭起兩口薄板的棺材，鄭重地放到車上。車上已經疊放着十五六口了，現在又多了兩口！

千萬人的血肉，膏肥着這塊國土，不久的將來，大地上將怒放着血紅的鮮花，這流過血的地方一定屬於流過血的人們！

車子又轟然地開走了，我目送牠駛遠去。

「先死者呵，你們壯烈地犧牲了，我們跟着在後面。」

五

我走在麥根路上了，潮水漲滿了的蘇州河靜靜的躺着，沒有一舟半楫。顯得毫無生氣。隔着這平闊的河，那兒是另外一個世界；聳起着燒焦了的柱子；歪擱着傾斜了的屋樑；一朵朵焦黃了的殘壁；坍塌了的斷垣；亂磚，在它上面還橫着幾根長短不齊的焦木，那簡直是大段的木炭呵；一座又一座的只剩四壁的屋子，門和窗全都燒去了，它們是茫然的凝立着；還有一根根高煙窗，它們不再吐煙，不再呼吸，它們散立在這被毀滅的亂堆裏，為另一種的文明業績所驚呆而木然了……

舊時的市民呢？舊時的熱鬧呢？他們為國難而犧牲了。

這陰慘的死寂的地獄，卻是卅萬人的血汗，是數百萬人的心力，經過幾十年的經營而成的——是四萬萬人的營養的一個機體，是全人類文明的一角；但是它的遭遇是這樣的悽慘！一度的戰火曾灼傷了它的左臂，六年來漸漸給醫治好了；再度的戰火終於

毀滅了它——閘北！你的名字，永遠鐫在四萬萬人的靈魂的深處！你的毀滅全世界懷有正義感的人們，永遠寄予你同情！

「什麼時候再復興繁榮呢？」心裏在這樣想心裏便浮起了答案：「我們要以最大的努力再接再厲！」

六

每次從這條街走回去時，那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把自已的破衣服，破帽子，攤在行人道上叫賣，好像一爿小小衣鋪似的。圍着在衣攤前面的，也都是窮困的難民，雖然張着豔羨的眼，跳着要購買的心，然而在呆着了一會以後，終於一隻手掏在袋裏默默地走了。有的還回過頭來看幾眼。這生意的清淡，是可想而知的。

也有擺着瓶子，鐮刀，鐵鎖，木盆，舊鉛桶，……開了一爿雜貨店。那老闆皺着眉，睒着眼，在注視着每一個過路的人，希望每一個人都成爲他的主顧。但是他的妻子，露着沒有表情的臉，伴着她丈夫嘆過氣後，隨即抬起頭來望着鉛色的天空不說話。

旁邊是一爿木柴店。老闆在鋸着舊桌舊椅，使成爲一條條的柴爿；女人是劈着在劈斧頭又小又鈍，所以很吃力；兩個孩子，一個把柴爿數着，一個隨手用草繩綑着。生意是有一點，但是他們的傢具也快完了。

更有孩子們的店。他們出賣着自己捲的捲煙，熱得發黑的香蕉，又賣又小的橘子，三堆四堆的炒蠶豆，五堆六堆的落花生，還有他們的母親煎煮了好久的冷麵餅。因爲貨色多了一些，生意也就不錯，他們天真地叫賣着。這叫賣聲裏，譜着的是飢餓的調子。

隣近還散佈着一些流動的店。

一個婦人挽着竹籃子，盛着十幾條少得可數的鹹蘿蔔乾。這大概是她幾頓吃粥所節省下來的贏餘，現在當作貨色賣了，希望在交易上生出一點可憐的利潤來維持她可憐的生活。

來去叫喊的一個老頭兒，用他乾瘪的手，顫動的手指，提着一副白銅脚的老光眼鏡，他從他自已的多紋的老臉上除了下來，一心想賣出這多年相好的老夥伴，換一頓薄粥吃。看了，叫人不敢笑出來，只有從心上湧起一股嚴肅的思潮。

男女老幼的賣報人，更在這奇異的市場上穿插來去，增添了市場的熱鬧。

敵人的兇殘，使得他們的市集一天天熱鬧起來；但他們斷不會忘記這是誰的賜與，大家都知道不久便會加利償還的。

七

我跑回了家，眼裏閃出了復仇的火燄。(491)

撤兵之夜

李明

早晨，照例被頭頂上飛機的吼聲鬧醒。

十點鐘王從通訊社裏打來一個電話說：「我軍已退出閘北！」早知戰事之勝敗是靠最後的決戰的；上海的放棄是持久戰中不可避免的一着。可是這噩耗仍帶給我無窮的傷感。

午後，去看潘，楊。路上很多人抬着頭朝上看，好像在看飛機。順着大家的視線看去，只見一片黑煙把半邊天都遮沒了。濃煙像波浪似的從房子後面向上湧，到了上面被空氣沖淡了，形成一塊大烏雲。無疑的，敵人在閘北縱火了。

剛巧潘，楊都未出去。「我軍退出閘北了！」大家見面時不約而同地說。接着就是令人忍受不了的靜默，平時很愛說話的我們，現在不知如何都變成很沉默。楊握緊拳頭，在低頭沉思。潘仰臥在床上，手裏拿着一張報，可是眼睛却不看着報紙。打破這死寂空氣的是鄰人的無線電聲和年輕女人琅琅的笑聲。無線電開的是件曲：「I have a feeling that you are fooling ......」

「你們以為退出上海對於抗戰前途的影響怎樣？」我在竭力想打破這沉寂的局面。正在沉思的楊這時抬起頭來說：「兵敗如山倒，我想這的確是一個嚴重的打擊。」語調顯然有些頹喪。

「不，我根本不以為我軍退出上海是失敗。反之，敵人愈深入，所遭遇的困難將愈多。我們勝利的把握也越大。」潘很激昂的反駁他。

因為想把敵人縱火的情形，留下一些紀錄，所以在八點鐘我別了楊和潘，帶着照相機到火場去攝影。分別時我們緊緊地握手，比平常忽然親暱多了。

從靜安寺上電車，車廂中祇有我一人。街上冷靜得很，行人很少。電車像一匹負傷的猛獸，掙扎着向前奔，發出「格格」的不悅耳的聲音。我坐在車裏看剛買來的晚報，報上八個大紅字標題：「我軍揮淚退出閘北。」

「我先在大東看見他們在那兒，曉得苗頭不對，所以就退出來到揚子。啥人曉得他們又尋到揚子來，後來就動起手來了。」

「唔，這是他們有意同你過不去。」

不知在什麼時候，上來了三個乘客，一個年紀很青，頭纏白紗布，顯然是被人打傷了。一個是「胡四」型的少年，草綠色的西裝，背背後打着十多條襇。另一個年紀大約有四十多歲，口啣烟斗，態度頗為閒散，是一個高級白相人的樣子。從他們的談話中可以推知：二個惡少在舞場打架喫了虧，找這「前輩」去報復。

我對於這一羣喪失了靈魂的東西，發生了深切的憎惡。狠狠地瞪了他們一眼。

在卡德路下車，步行到池浜橋。白天看見的黑雲被火染成了紅色。微風送來一陣陣烟火味。池浜橋上佈滿着刺鐵絲網。大火已蔓延到北岸橋脚下的烟紙店，火舌像兩條白帶，從店門板裏向外冒。閒人面朝着火場，圍成一個大半圓。圈子中立着一羣維持秩序

的巡捕，和幾個頭戴鋼盔的英國兵。火光射在鎗刺上閃閃發亮。橋，電網，兵士形成極美妙的前景，而以大火中的閘北爲背景在燃燒中的烟紙店做主景。這將是一張動人的照片。不但表示大火，同時也生動地把大火的原因——戰爭描劃出來！

當我抽出三脚架預備把照相機裝上去時，突然走來一個巡捕，用帶山東尾子的上海話阻止我。經我竭力解釋，說明攝影絕不致妨礙治安。他仍然堅持不允，正在殭持時，忽有人說：「中國飛機來了！日軍在放高射礮。」「快走開當心流彈！」人，於是像散了窠的螞蟻，四散亂奔。我雖然明知這消息的不可信，但也不由自主地跟別人走。回過頭來看見我剛才所立的地位，有二位洋大人在用 Leica 攝影。

「先生，你要照像，我帶你去。」是後面跟上來的一個孩子的聲音。藉着輝煌的火光，我細細打量這孩子：他約摸有十二歲左右。瘦癯的臉上鑲着兩顆烏溜着的眼珠，是神經質而且營養不良的樣子。我點點頭默示同意，跟着他走。

「你叫什麽名子？」

「李寶山。寶貝的寶，山水的山。」爽快而有勁的答話。

走了不久，到了一處門口掛着「月明旅館」四個燈字。我們走進去，一直上三樓，由曬台爬上屋頂，未受到任何阻攔，我想此地該是這孩子工作的地方。新認識的朋友很熱忱地幫我拿三角架和照相機。

這旅館緊靠河岸，從屋頂望出去閘北如同一個大火窯，在近處有兩處火勢頂大，火頭升高二三丈，如兩支大火炬。周圍的一切都被浴在微弱的黃光裏。忽然轟然一聲巨響，恒豐紗廠後面的高屋經不起火力的侵蝕坍去了一角。火頭得了空氣的幫助，更兇猛地朝外噴。

沉默已久的寶山，這時很興奮地開始談話：「這火今天早晨就燒起來了。我一有空就到這兒來看。那時還有人沒有來得及逃出來。我親眼看見鬼子，把四個年紀青的男人用刺刀戳死，丢在河裏。有一個并未全死，腸子拖在肚子外面，緊抓住河邊喊救命。可是沒人理他。十分鐘後他不喊了。我永遠不會忘記那悽慘的樣子：張大了嘴，露着滿口白牙，肚腸和着血向外流，還有那絕望的呼聲。」

我渾身發抖，幾乎從屋頂上摔下去。眼前一片紅光，分不清是血還是火。其中隱約看見張着的嘴，白牙，肚腸。我努力鎮靜自己，答道：「是的，你不應該忘記這慘劇，更應當記清造成這慘劇的人！」

火勢越來越利害了，火鴿夾着泥灰四散亂飛，空氣中充滿了烟味，令人窒息得難受。我胡亂地照了幾張像，匆匆離開火場。

× × × ×

幾天後，照片洗出來了，我在牠背後註道：「此影係我軍退出閘北之夜於池浜橋南岸月明旅社屋頂所攝。圖中房屋爲恒豐紗

廠，屋後烈焰冲天則係敵人所縱之火。時爲民國念六年十月念七日。」(417)

上海點描

彭啓一

（一）

南市我最後一部份英勇的弟兄，也壯烈地犧牲了。

大上海落在敵人的魔手裏！

五百磅重的大炸彈落在南市各街巷，房屋炸開來了，同胞的頭炸開來了！血肉與火焰齊飛。南市變成了裂開來的火山口。

黑雲瀰漫了天空看不見一絲太陽，大上海在哭，卅多萬的難民在哭。

人們的心也彷彿一下子落在敵人的魔手裏了，失去了鎮定，失去了歡笑。

不祥的消息，就像帶在開足了的馬達的輪子上不斷地傳開去。

「×處漢奸在散傳單！」

「×××要粉墨登場了！」

「交通斷絕，上海三百五十萬的人口要斷糧了！」

膽怯的人們在嚷着：「大禍臨頭」，懊悔着自已爲什麼不早一些離開上海。

頑強的人們伸直了腰桿子，準備給打擊者以打擊。

（二）

在米店的門口，擁滿了提着籃子上早市的人，他們握着拳頭，雨一般地敲着那米店裏緊閉着的門；人們的嗓子喊啞了：爲什麼有米不賣給我們？

「媽的漢奸還不是想趁火打劫，抬高市價嗎？」

「肏那格娘，阿是想把米留着賣給東洋人？」

裏面的回音一點也沒有。各大報的新聞欄裏分明地登着「上海糧食充足，市民勿要」的消息。

（三）

大飯店的住客牌子上面，寫滿了人名字，酒店的老闆，躭心明天是否買得着魚肉。

男人一睜開眼睛，就吩咐女人今天別忘記了割一塊錢的豬肉。

於是，肉價也漲了價。一塊錢要買到兩斤多，現在，現在一塊錢只買着那薄薄的一塊，鬼才相信那還有一斤足數！

女人吝惜那手中的一塊錢，心中想：吃肉吃不起，就去買一點青菜吧！誰知道青菜也漲價了。開價錢，他却要四百六十文一斤，翻開來一看那菜葉子上面却盡是蟲眼。

要買好的嗎？這兒也有，價錢是兩毛錢一斤，少一個子兒你休開口。

（四）

十一月十一日大美晚報刊出了一條有人要求工部局取締新聞，工部局現正考慮中等等的消息。

於是大街小巷傳說着××與××兩大報即將停刊了，某某報要搬到內地去出版。某報有變成漢奸報的可能。救亡日報發行部的電話每分鐘亦要響過好幾次無數個讀者一致同聲地問「救亡日報」明天是否出版？

文化人耽心着上海將來要變成一座死城了。據說連××局也着了慌，派出人四處去打聽着各報停刊的消息是否事實。第二天各報仍舊刊出了堅決的社論，謠言漸漸地淡了。

（五）

十一月十三日，南市仍舊混亂，男哭女嚎，一片悽慘的聲音，彷彿刀一般地刺進了人們的心。難民們已經餓了三天三夜，雖則有幾個慈善團體，送去了一點糧食，但是粥少僧多，沒有進一點飲食的，依舊是數不勝數。

這是一幅慘絕人道的情景，不預料比這更慘絕的事實卽將到來了。這裏抄下一段立報的記載：「十二時廿五分新北門障川街突然由城內穿出敵兵卅多名，將沙包佔據插上太陽旗幟，用鎗刺將四圍難民驅散，這時整條民國路的難民是受驚了……

二時廿分，新北門又穿出小型坦克車二輛，西向循民國路巡行了一週，機聲軋軋，輪齒也把我們的路面咬破了：步兵十四名也隨車遊行示威，馬路兩旁我們非武裝的平民都呆住了。

二點半，三個工人模樣的青年在潘家街口被抄，檢查了好久，此後就下落不明；……」

現在十多萬的難民，是被圍困在敵人的鐵蹄下了，讀者諸君，請想想他們以後的情景吧？

（六）

在霞飛路杜美路口，那一塊四面圍着竹籬的空地上，立滿了我們從南市退出的弟兄們，其中有警察，有公民訓練隊有壯丁。武裝的軍隊圍繞在周圍。

突然有一個年青的小夥子，流着淚，伏在竹籬邊高聲地向裏面嚷着：「我代表全上海的同胞們向你們致敬，你們是爲了租界的安全，爲了南市廿多萬難民的安全才退出來，你們一點也不慚愧。失敗是成功之母，我們不應該灰心，長期的抗戰是不在乎一時一地的得失的。」

裏面的人都抬起了腦袋，一個身上還穿着民衆送給他的棉背心的弟兄在嗚咽啜泣了。他們都一致地點點腦袋。

裏面的人和外面的人，互相地招着手，互相地嚷着各人的名

字，被尋的人與尋的人的嚷聲吻合時，便互相地哭了，他們慶幸着沒有犧牲在敵人的礮火下。

嚷聲得不着回應的也有，他們臉上露出了焦急的表情，那一對滿含着淚水的瞳子呵！彷彿敵艦上面的探海燈似的，向着竹籬圈子裏亂射着。他們的兒子，兄弟，丈夫，也許早已成仁了吧？終於拖着沉重的脚步走開去。

旁觀的人也拖着沉重的脚步走開去。

（十）

是南市敵我激戰得最激烈的時候，是上海陷落的剎那，在傷兵醫院中，四五個弟兄，正在爲着看護小姐幾天不給報他們讀而吵鬧着。

「爲什麼不給報咱們讀，咱們身上掛了彩，眼睛又沒有掛彩！」

有幾個敏捷的弟兄，已經從礮聲的方向，看護小姐的臉上，意識到不給他們報紙讀，是怎麼一回事情。便坐在床上嘰哩咕嚕着。

「媽的，有什麼了不起，頂多是東洋鬼子將上海拿去了，我們老早的計劃，就要退到國防線上去打呢。」

可是看護小姐爲了他們身上未愈的創傷，又怎麼忍心將「大上海陷落」的消息告訴給他們呢？

我仍在工作着

雷醒

十一點鐘敲過了，我仍在工作着。四位專負交通職務的團友，都分送報稿去了。

早半天起，就是秋風秋雨，若斷若續，這時更顯得異樣的沉寂。

大幅的（長約八尺、寬約五尺）孫中山先生畫像，這是團友某君特爲紀念中山先生誕辰製的。昨夜在討論怎麼紀念孫中山先生辰誕之前，把牠展開，二十幾位分團代表，雖然在局勢緊張中，都被先生的革命精神吸引住，嚴肅起來。

「明天是我們中國革命的偉大導師孫中山先生誕辰紀念日，」主席這樣說，「中山先生爲我們中國開闢了革命的大路，可惜革命尚未成功，他就死了。現在日本帝國主義，瘋狂的向我們進攻，大上海也被牠轟炸，破壞了。我們上海的市民，每個人都應該負起保衛大上海的責任，依照中山先生的遺教，爲着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而努力，達到中山先生四十年奮鬥沒有完成的革命目的。要實現這一目的，必須依照中山先生所指示的，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上海人要首先起來保衛大上海，做全國同胞的榜樣，全國的同胞要共同起來保衛中國，堅持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

我們團友很是興奮，大家計劃着怎樣進行明天的工作，於是一致喊出如下的口號：

孫中山先生革命精神萬歲！

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民衆組織起來武裝起來保衛大上海！

全國民衆組織起來武裝起來保衛全中國！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散會時在二十幾位團友的臉孔上顯現着出征戰士的精神。

在風聲雨聲中，忽有一陣談話聲和皮鞋聲衝破了辦公室的沉寂，我們有一隊團友從外面工作回來了。大幅的畫（孫中山先生畫像）橫倚在牆壁的一角，傳單、標語、紀念特刊擱置在寫字台上。

他們雖然都被雨淋濕了身子，可是非常興奮。一個團友說：

「我們出去時雨下得還小，首先就到國際第一收容所，和幾位難民，在廣場上把大幅的畫展開來做背景，拍了一張十吋照片之後，就對難胞們作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的講演。接着又到了××收容所，難胞們看我們在局勢緊張中不怕風雨，宣揚中山先生革命精神，大受感動，連南市的危險也忘了。我們還要往大世界收容所去，往新世界收容所去——他一面興奮的講着一面吃着點心。

下午三時許，我從醫院回來的時候，雨下得特別大，看見一隊團友正由大世界出來，沿着虞洽卿路向新世界前進，於是大幅的畫像又在新世界展開了，團友們的喇叭又在難胞前面響起來了。

虞洽卿路兩旁貼着××團出版的壁報保衛大上海特刊，內有「保衛大上海」的歌曲，這是在各報紙上登載過的，孩子劇團在無線電裏合唱過的。還有一首「中國好像個大餅」歌詞如下：

「中國好像個大餅，勿讓東洋賊老又吃個半飽！

如果讓牠吃半個，那就是妥協，連那半個也不保。

過去血的教訓，幾次妥協，都把國土送掉。

保衛大上海，就是保衛華北（就是保衛全中國）大家要知道。

大家要知道，民衆與武力，建造鐵的城堡。

建造鐵的城堡，殺呀！衝上前去，趕走東洋賊老！

全面抗戰，堅持到底，最後勝利定得到。

中國好像個大餅，勿讓東洋賊老儘量吃個飽！」

「我們原想把大幅的孫中山先生畫像在大馬路先施公司一帶的電桿上或牆壁上高高掛着，給市民們瞻仰瞻仰，但恐怕被雨打濕，並且馬路巡捕定會把牠除掉，就把牠掛在新世界收容所的大門裏邊——這樣可多掛幾天。」二三團友在傍晚回來時，興奮的報告着。

雨下得小了，黑暗的天幕沉重的籠罩下來，我正對一位交通員解說上海撤兵的意義他似乎不大瞭解。九點鐘了，無線電報告消息，打斷了我們的談話。

「……我堅守南市最後陣地第五十五師張旅，和警察總隊，江浙別動隊，在敵軍礮火彈雨下艱苦奮鬥但因工事被毀，又水斷糧絕，在昨日午刻奉令撤退。祇有少數部隊，願與陣地共存亡，在淒風苦雨中，決死抗戰。到今天午後四時許，鎗聲漸趨沉寂，此一部死守淞滬最後陣地，以便居民安全退出之壯士，已全數作最後壯烈的犧牲……」

「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今天發表敬告全國同胞書，大概說：淞滬抗戰是全面抗戰的一面，是長期抗戰的一期，甚至可以說，淞滬抗戰祇是全面抗戰的開始。在三個月中，我忠勇將士的戰鬥和犧牲，全市民衆的捐輸和服務，消耗了敵人五次增援六次總攻大量的海陸空軍事力量，我軍所負任務，確已完成。雖因戰略關係，撤離滬市，決不是我軍的失敗，更不是淞滬戰事的終了或全面抗戰的定局！正因爲這樣，上海全市的同胞，以及全國的同胞，不要被漢奸理論所動搖，一定要認清今後民衆所負的任務，更加艱難和偉大，應該堅持到底，有進無退，纔有成功。……全面抗戰一日不停，那麼，我們全國同胞抗戰的後援工作一日不止。……蔣委員長曾說：『吾人自衛之決心始終一致，雖至戰士之最後一人，領土之最後一寸，亦不稍變更初志。』我全市同胞願與全國同胞，共相勉勵，非達到最後的勝利決不罷手！」

那位交通員聽到這兩個消息和我的解釋後，舞着拳頭說：

「祇有和敵人去拚命，打！打呀！」

此刻是深夜十一點鐘了，我還在工作——在橙黃的燈光下，使用鎗一般的鐵筆。

經理的訓話

阿　明

秋末的天氣，暖和的陽光照遍了大地，吶喊和槍聲聽不到了，只有南市的大火，遠遠的炮聲。

在×××傷兵醫院的大門外，停着兩輛救護車，人們雜亂地擁擠着，進進出出的醫生護士，服務員，以及門外坐着站着的受傷的勇士們。他們把準備開走的兩輛救護車四面地包圍起來了，卡車上的帳蓬裏擠滿了受傷的勇士王排長拐着腿，慢慢地從裏面突圍出來，很親熱的握着我的手，誠懇地說：

「同志！我們分別了，但應該怎麼表示我對你們的感激和敬意呢？」

「王排長！那裏話呢？我們同樣爲了祖國，爲了不願做奴隸，應該是同樣站在一條戰線上，我們的心是整個的，我們的友誼就是

建築在這整個心上的，是嗎？」

「是啊！我們都是親親熱熱的自己弟兄，雖然我們分別了，但我們的心，仍沒有分開。我們今天雖然在這麼悲慘的情況下，被逼到內地去，但我毫不傷心。大場閘北南市的失守，大上海的陷落，只有增加了我的憤慨。現在我管不到傷口痊癒不痊癒，決定跟着輕傷弟兄們到寧波自己的隊伍去，我們一定要反攻到上海來！同志！你放心好了。」

王排長的話越說越激昂，我們的手也越握越緊，我的眼睛呆呆地瞧着他那堅毅的臉孔上，說不出話來了。卡車開始移動了，王排長難過地放鬆了我的手，點點頭，拋出最後的一句話：

「同志！下次到上海再見吧！牢記着上海是我們的。」

「上海是我們的！……」

卡車飛也似的馳去。

快快地走到三樓上，人去樓空，有幾個病室是結束了。下午無事，只得回到自己的職業地方——店裏，店裏經理先生正在召集全體職員訓話。他裝出莊嚴的面孔，配着漂亮的英國紳士的服裝，踱起方步來，很有英國紳士的風度。他把四面立着的職員們打量一下，開始訓話了：

「昨日中國軍隊，完全放棄上海了，我想各位都知道的。但從今日起，我們已處在日本人的勢力下了。我們要維持自己的安寧生活，必須檢點自己過去的錯誤，不能再有以前那種自由行動，弄出禍祟來，不但自己有性命危險，本店也有極大利害關係。你們的行動，雖然表示愛國，但有些地方我總覺得很好笑。一時興奮，一時熱血衝動，都是幼稚病。記得七月裏有一天，聽說什麼豐臺廊坊克復了，你們丟了工作放鞭礮啊！昇國旗啊！大聲唱救國歌啊！然而有什麼用處呢？第二天消息傳來：「宋哲元逃到保定去了，天津北平陷落了，」你們又垂頭喪氣，好像被打傷了的狗。所以我覺得中國人這種惡習氣，真是好氣又好笑。同樣「八一三」開火後，你們的熱血又衝動起來，大家湊熱鬧幹着所謂救亡工作，什麼救護員啊！服務員啊！童子軍啊！可是到今日，上海戰事是這樣的結束了，結果，你們得到什麼呢？更可笑的，所謂救亡工作，是在膳堂的牆壁上，貼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標語，救亡日報，以及美不勝收的紅綠小標語。甚至在宿舍內，樓梯上，也貼滿標語。這是不是可笑呢？這，簡直是做把戲給自己瞧的！中國人要是不把那些劣根性除掉，救中國是不可能的。現在你們是不相信，也許到以後纔會信服我的話。關於中日戰事，這樣下去，一定是兩敗俱傷，我們總是希望和平，使老百姓好過着太平日子。幸運得很，我們大家總算在租界上，沒有受到無謂犧牲。所以從今日起，我們要保全自己的生命，生活，財產，我們不得不順從環境，聰明人要「看風駛舵」，否則，要是鬧出禍祟來，在你們本身是自作自受，還要連累本店，害了大家。從此以

後，你們沒有事的，少外出，空閒的時候，應該在宿舍內，看看書，或談天睡覺也好，決不來干涉你們。總之，我說這番話，是關心你們，你們應該牢記着，你們也要關心我，關心本店的利益。好——完畢！」

同事們默默地散開了，表情是苦痛的。

晚上，膳堂內，樓梯上，宿舍內，牆壁上，都不見了標語的痕跡，只有膳堂內佈告欄上，剛剛貼上一張新的緊要佈告：

爲通告事茲因局勢變化，環境惡劣，禁止職工藏有一切色彩書籍及本店禁閱的報類，不准再置進店來，如有違者，以後查出，着即開除此佈。

十一月十三日　××管理科告

我的心痛楚着，我彷彿又聽到我的老朋友離別時的最後一句話：「上海是我們的！」

大上海的廢墟

周鋼鳴

許久沒有到外灘去了，尤其是在敵軍從浦東登陸之後，老早就想到外灘去巡視一番。昨天，終於在秋雨纏綿中，冒着雨向外灘走去！

在新關碼頭上——這時一隻德士古的小火輪從浦東駛過來，剛剛靠攏碼頭。船裏盡裝着從浦東逃過來的難民，和許多撈蔬菜的鄉下人。這時浦東同鄉會派了幾個職員持着旗子在碼頭守候，等難民出碼頭的時候，就把他們裝到卡車上去，給他們分配到收容所去，或是分派他們去做工。但有許多難民不知其中情形，當時頗爲慌張，不肯上車，恐怕把他們載到什麼地方去，這也難怪他們，他們好像驚弓之鳥，完全被駭慌了。但經過向他們說明之外，才躊躇地登上車去。

在外灘的路上，與戰前差不多，各銀行公司裏的洋行小職員們，仍照樣匆匆地來去，只有各馬路口還堆疊着許多沙袋，各大廈屋頂上飄飛着各國鮮豔的旗幟。

在黃浦江裏，從白渡橋以下停着七八艘敵艦，敵人的水上飛機在江空上旋盤馳飛着。我向白渡橋走去，在英國領事館門口遇到一羣從日本銀行裏走出來的日本人，小鬍子，短腿桿子，滿臉橫肉，神氣活現，在馬路上大搖大擺着。這是上海失守以後，我第一次看見日本人的驕矜氣度，而這些日本人，正是所謂「帝國選民」的在鄉軍人，是瘋狂的侵略者的幫手；在他們的身上，混合着軍部法西斯和武士道浪人的氣質。但我相信在日本的貧苦大衆決不是這一模一樣的驕矜吧？也許他們正在皇軍侵略的光榮戰爭中失掉了丈夫或是兒子，他們正在封建地主的淫威下，在飢餓中飲泣吧？

白渡橋上是租界的巡捕在站崗，橋的北首，百老匯路口是敵

軍的步哨、槍刺對準着走過去的人；中國人和中外人都不許走過去，虹口在敵人的封鎖中荒寂冷落了。我佇立在橋上悵望着橋的那邊有我小小的家，有我幾年來流浪的行李和書籍，也許給敵人燒燬了。我並不可惜，毫無足惜。我只悵望着橋那邊死難的同胞，兄弟，姊妹，父母，在敵人的礮彈下，槍刺下，在敵人的縱火中，他們犧牲了，慘死了。有的還在鐵牢裏鬥爭着。我沿着蘇州河邊走着，這時看到在吳淞路口上空，飄起敵人宣傳用的杏黃色汽球，有方桌般大小；在汽球的下面掛着一條寬闊拖長的布幅，上面用紅藍的顏色寫字，我祇模糊地看到「佔領崐山」的幾個字樣，其他的就看不清了。踱過江西路，自來水路橋，看到四川路郵局，工作人員仍在繼續地工作，昨天大美晚報上曾登載敵軍派隊到郵局去偵查，並傳聞敵軍將要實行檢查郵電，非法的干涉郵務，到昨天為止還未見實行，但這件事，我想侵略者的毒手遲早總是要伸過來的吧？沿着江西路，文監師路，海寧路望過去，昔日神秘繁榮的北四川路，現在已變成死寂的街市了。我走到河南路口，從鐵柵門望出去，看見幾個敵軍在鐵柵門外，在陰雨中，像魔影一樣在廢墟中活動。我想看一看北站的情形，但被英兵阻止，不能走到鐵柵門去看個究竟，於是我只得繞迴遠而近路，走過北山西路去，走到界路口的時候，前面沙袋堆得很高，把前面的視線都遮住了。這時幸好北站大旅館的後門下敞開着，尚有人居住在裏面，我走進去，看到旅舍裏的門窗都震碎了，當中隔開每個房間的夾牆，也被震倒了。整個旅舍裏面，都倒塌得一塌糊塗。幸好屋甚堅固，不然也被震倒了。我爬上二層樓上去，憑窗望下去，窗下就是界路，在界路的兩旁的房屋都被震倒了，弄得稀爛，顯着一片破瓦頹垣的慘象。在界路上曾被擊中無數五百公斤的炸彈，把馬路都炸燬了，成一個個巨大的坑洞。這些坑洞比大世界門前的還要巨大，現在都被破瓦頹垣掩塞着。至於鐵路管理局大樓，那屋殼仍巍然的峙立着，在牠的牆上，中了無數的炸彈和礮彈，到處顯着纍纍的戰痕。在屋子裏面是被火焚燒着，煙火從每個窗洞裏噴出，現在只剩下燒焦的灰燼和殘痕。在七層樓屋頂，豎着一面敵人的海軍旗，在秋雨中垂下來了。火車站和月臺，已經被炸成一堆殘缺的磚土，像一個破燬了的大墳墓，在整個閘北一片土地上，就沒有看見一尺完整的地方。

在寶山路口，只有幾個敵軍往來，他們吃的水，都是從虹口轉接過來的，水管躺在頹垣裏像死蛇一樣。在一些頹垣上，敵軍在上面豎着一塊白木牌，上面寫着「戰跡保存」下面的小字就看不清楚了。

據那位旅館執事告訴我：他從「八一三」開戰到現在，他始終沒有離開過這火線下。當敵人來擲炸彈的時候，英兵就叫他們躲到沙堆裏去。據他大約的統計，敵在北站附近曾擲下三四千個炸彈和礮彈。炸彈總是五百磅重、以上，據說有一次敵機擲上硫磺

彈，沒有炸中房子，落在馬路上，炸開來，碌磺飛滿各馬路上，地上，屋子裏，平均積着約有一寸多厚，由此可想見敵人當時轟炸的猛烈了。他說：「住在北站的敵兵，多是滿洲人，常常聽到他們說北方話。但是他們現在都裝出東洋人的面孔，說東洋話，來欺負我們同胞了。」我聽了他的話，我望着在頹垣瓦礫裏的敵軍，我想，也許在這些敵軍的中間，就有我們的東北同胞吧？我想放大喉嚨高叫起來：「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啊！」

「該向哪兒跑？」

狂人（十九歲・學生）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陰暗狹窄的教室裏，擠滿了穿藍布旗袍的同學，每個人的臉部都露出緊張、憤恨、痛苦的表情。猛烈的北風從門縫窗罅衝進來，人們都起着痙攣、蓬亂的頭髮在嫚娜地飄揚着。空氣窒息悶人，彷彿黑夜的地獄。

人們還是不斷地從門外擁進來，她們祇是用善意的微笑招呼着，隨即安靜地去找尋坐位。

她們都把全副的注意力灌注在一張大綱上，她們都恬靜而沉着，好像有暴風雨就要降臨似的。各人的心在加緊地跳躍，全身的血液在奔騰着！

「各位同學！」一個矮小的影子出現在講台上，立刻把陰霾的空氣擾動了：「自八・一三抗戰爆發以後，我們同學每天都在過着緊張熱烈的生活，我們都毫不憐卹地把自己的生命獻給偉大的祖國。在自治會和同學們的努力下，我們完成了許多有利於抗戰的工作。我們曾用激昂的歌聲，溫柔的訪問慰勞過掛彩的同志，傷兵醫院裏深深地刻着我們的足跡；我們曾用節省下來的金錢和時間給兵士們做衣服；我們曾奔波於街頭巷尾，向同胞們灌輸抗戰意識；我們參加過難民教育工作……這些都是我們青年不可推諉的責任，爲求民族解放，我們決不會發生怨言；我們祇有興奮！」一陣興奮的光輝略過了她的臉，使她更顯得美麗。她繼續的說下去。

「但是同學們！今天呢？前天當我們舉行總理誕辰紀念時，我們還聽到隆隆的礮聲，在打擊着我們的敵人，但是今天，同學們，我們的國軍是撤退了！我們變成了沒有武裝保衛的人民！」她的激動沉痛的話，帶着强烈的顫抖，深深地打動着人們的心坎，淚水濕透了每個人的眼眶。

「同學們！可是我們決不能膽怯，我們知道這是艱苦的長期消耗戰，我們軍隊雖撤退了，但是我們該用自己的力量來保衛自己！」一陣掌聲，把她的話打斷了。

「當然今後的環境漸趨惡劣，我們不能盲目的幹。學術殿因

此召集一次座談會，題目是『今後該向那兒跑？』希望從集體的討論中得到一個具體的解答。請各位儘量發表意見，因爲這對我們的關係太密切了！」

接着是靜默，彷彿暴風雨的前刻。

「主席照這張大綱的規定，我們的前途有三個：到內地去，到敵人的後方去，仍舊停留在上海。爲了便利起見，我想請依次討論下去。」

「是的，我們要依此討論，那麼請主張到內地去的同學發表意見。」

「我是主張到內地去的！在抗戰前，上海是全國的文化中心了，戰事爆發後，一部分文化人已到內地去墾殖新園地了。因爲抗戰是全國性的，我們決不能把這淪陷的上海作爲中樞，讓內地仍停滯在冷漠的氛圍中；我們必須把救亡的火把燃燒在每個人的心頭，只有內地才是建設新中國的根據地，在廣大的內地，多數人還過着與國家脫節的生活！我們怎能利用人力呢？所以我認爲這啟蒙的工作，我們青年人應該負担起來！」

「我有些補充！憑着我們的經驗，我們對於組織與宣傳比較有把握，怎樣才能收効呢？主要地應把民衆的生活與抗戰聯繫起來。歌詠，戲劇，漫畫，演說，尤其是個別談話，就可以作爲我們宣傳的手段。」

「我以爲我們應上前線去，不管是做哨兵，游擊隊員，或看護！」

「我覺得有機會我們也可以繼續升學，努力學習機械與工業技術，我們不是感覺武器缺乏嗎？我們不是要求國防經濟建設嗎？我們應該對這方面也要注意，讓人們知道我們女同學也不是一碰到自然科學就要頭痛的！」平時最努力數理的何，高聲嚷着。

「關於內地，我要特別提出的，就是陝北！那裏我們可以受到眞正的戰時教育，在艱苦中鍛鍊自己！」

「對的，陝北！我們合夥兒到陝北去！」一陣熱烈的響應聲從人叢中發出來。

「各位對於這問題還有意見嗎？要不，我們得討論第二項。」主席把尖銳的眼光，掃射在同學們的臉上。

「主席！到敵人的後方去，除了上海，那是比較困難的，因爲我們都是江浙人，目前要跑到北方去比較困難。時間並不充分，我們可否討論下一節？」

「對的，主要的還是討論下面，我們不願意離開上海，我們要保衛我們的家鄉！」雷一般的吼聲從人們的喉嚨裏傳播出來。

「都贊成嗎？沒有話講的同學多多發言，不要害羞，我們是同患難的伙伴！」她把視線集中到沉靜的一角。

「上海在經濟上仍有相當的重要，而且與各國人的接觸機

會較多，我們儘可能利用機會向國際宣傳敵人的殘暴與我們抗戰的意義和決心，使國際同情我們，增加我們的力量！」

「上海有廣大的民衆，敵人的毒化與奴役勢力必然要侵蝕進來；一般人的抗戰意志還動搖得利害，我們必須堅定他們的信念！」

「我同意他的意見，在全面抗戰過程中，根本沒有前方後方的分別，假若我們能努力組織民衆，隨時給敵人以打擊，牽制，那麼與直接上線去有什麼差異？我們要培養收復大上海時的潛勢力！」

「留在上海決不會沒工作可作，我們有更艱難的責任放在肩上，在惡勢力的摧殘中的確可以鍛鍊我們更堅強的意志！」

「主席！時間快到了……趕快，我們得排演話劇！」話劇組的同學着急地抗議。

「我不懂，有人主張到內地去，有人主張留在上海，我們仍舊沒有結論，請主席付表決吧！」不知誰這樣嚷着。

「不，請你等一下。各位還有意見嗎？要不，我們可以做結論。」

「是的，請做結論吧！」

「剛才有一位同學要把討論過的東西付表決，那是不可能的！我們的環境各有不同，決不能用決議來規定我們的行動。但是從今日的討論中，我們知道：不論在上海或者到內地去，祇要我們能夠把握現實，處處都有值得耕耘的園地，得看各人的環境而定。我希望今天的討論不是無聊虛偽的，不久以後，我們一定要歡送我們到內地去的同學們；同時我們更希望留滬的同學，不要因敵人的摧殘而消沉下來，在高度的壓力下，我們的反抗力亦該增強的！現在，散會了！」

每個人都懷着一顆激盪的心從教室裏出來，薄暮橙色的夕陽，慰撫着她們興奮的精神，彷彿是人間最偉大的母親。她們消滅了惶惑苦悶，每個人堅信着：

「能夠認識現實把握現實的人，到處都有耕耘的園地！」

第四輯 孤島風景線

界路一瞥

杜康

上海眞是個神祕的地方，假使有一個人根本不曉得中國有過戰爭，你如請他到南京路逛逛，或是霞飛路走走，他會對你說：「上海不愧爲世界知名的都會之一」，然後，你再請他到界路上去瞧一瞧，那末他會驚奇得什麼似地，對你瞠目不知所答了。

其實我們又何嘗不然呢？有職業的早上從家裏出來走進辦公室，晚上又從辦公室出來回到家裏去；沒有職業的也終日在街頭上儘向着熱鬧的街擠軋着。上海的確是太平的，曾有過一度猛烈的戰爭，那也不過是一場惡夢而已！

其實上海是眞的太平了，可不是一場惡夢嗎？你看，界路又已開放了！記者搭乘七路電車，在旱橋下了車。跳下車，第一眼瞧見的，當然是沙包，那些沙包也像死去了一般，一點也沒有生氣，只是軟軟地黏在地上。

記者懷着一顆蹦跳的心兒，向着界路進去了。啊！悽涼喲！這裏曾扮演過人類空前未有的大悲劇，爲了野心，爲了生存，這裏死了多少他們父母所疼愛的兒子們啊！

祥生汽車公司的第八分行，這座法國式矮矮的建築物，像受傷的老牛一般橫躺在地上，喘着牠殘餘的氣息，睜着牠死的淚眼，瞧着界路上來憑吊的人們。

是的，界路上行駛着「五路」「六路」「七路」這三路電車，中國巡捕穿得厚厚地站着崗位，來這裏憑吊的人們也頗多，然而這裏只有空寂，人們像往耶爲撒冷聖地去的一樣嚴肅。

穿過祥生汽車公司殘破的法國式建築物，列車從受過砲火洗禮的瓦礫堆中呈現出來，是那麼悽絕，像一條被天雷殛死了的巨蟒。

我向東走去，北站在望了。三五日軍，穿着黑色的皮大衣，帶着綠黝黝的鋼盔，步槍橫着，刺刀在寒風中向着界路閃着寒光。太陽旗在他們的頭上飄蕩着。這時，三隻巨大的轟炸機從天空中出現了，機聲軋軋地，抬頭一望，是天空中的猛禽，像正向地面上撲撲着雛雞。

北站僅具一個空殼，窗門裏的沙包寂寞地向着對面，——這裏過去有敲着鐵鍋，賣天津包子的舖子；也有趁車的乘客用一塊

錢免不足三千文的燬紙店；也有水菓行，廣東點心店：現在，都完了！只是一片荒地！我聞到濃烈的火燒焦氣，或許是我神經的過敏，我還聞到一股臭氣哩。

再前進，是鐵路管理局，這八層樓的建築物，經過一陣劇烈的戰鬥，面孔都被撕破了，仔細一望，裏面心臟也沒有了！對過均益里近街面的房屋，都因砲彈的震動而有樓塌屋塌的。

地上的瓦礫堆中間有着「戰跡保存」的木板豎着。我正凝視着，忽然從寶山路中跳着四五十個外國兵，他們活潑地從瓦礫堆中蹦跳着，有的拍照，有的抬頭眺望。

寶山路口，有一面長方形的黃旗，中間有紅綠的八卦形的圓心，日軍四五名，負槍實彈地在站崗。我望進寶山路去，想必是「戰跡保存」吧，電線桿橫七豎八地，兩旁的房屋都僅具空殼，無名英雄紀念碑近旁的新房子，我也望得見，然而依稀難辨，似乎也完蛋了！

我看見一個穿着夾袍子的男子漢，對着中國巡捕，把夾袍子的下擺拉上來，欷斯的里似地說：「先生！我逃出來時，只有這一點！這一點！」中國巡捕只是唔唔地，人們也不關痛癢地走過他的身邊。

我轉入北河南路，再走進老靶子路，直到北江西路，才有高高的沙包堆着，不能前進了。然而北四川路來來往往的車輛，還可以從沙包中望得見，我望着，好像孩提時代望着萬花筒似地！

原來整個世界就是個萬花筒呵！可是中國巡捕來驅趕我了：「走啊！走啊！被外國巡捕看見，我要吃牌頭的啊！」我驚醒過來了。我才決定向濟擠着人們的街道上走去，這時陰暗的天空，已是夜色來臨了！

帶着世紀末的哀感，然而又夾着一線光明的心，我回到了家中。

報販們的苦笑

長城

望平街——這是大小報販們日夜所不忘懷的街名，在這條短短的街道上，他們得到各種各樣的報紙，於是吃的問題解決，住的問題也解決了！雖然這「解決」是解決得很可憐的！

記者雖然不是個報販，也並不是因爲當了新聞記者，才對「望平街」這街名有着親切之感。當記者幼小的童年時，可就對「望平街」有着親切而感動的記憶了。因爲聽着父親說，當辛亥革命成功的一天，望平街上一清早，就擠軋着要看報的人羣！

望平街尚在曙色的朦朧中，不，寧可說還在黑暗中；因爲天空中塊塊的烏雲堆中，月亮却在拚命地衝破濃重的雲塊而顯露出她的疲勞的蒼白的臉來哩。

這時候是清晨五點一刻，望平街上，在濟淡的街燈光暉中，依稀可以看見黑憧憧的人影。那就是可憐的賣報孩子了！有的穿着破碎的棉襖，下身只一條單薄的夾褲；有的穿着一件短短的破大衣。記者走近他們去，他們縮着發抖的身子，清水的鼻涕正在淌着。

脚踏車一輛一輛地，從記者身邊滑去。大餅攤上，有吃着一塊大餅的小報販的，什麼炒麵湯麵的攤子上，比較闊氣點的大報販們坐着。記者也吃了一碗陽春麵出來，望平街的兩邊街沿上，放着大堆的報紙，旁邊蹲着或跪着報販們，喊着：「大美來啦！」或是什麼報紙來了。

每個那樣的報堆四面，就圍着好多的小報販們，他們的發腫的發紅的小手在數着銅子，他們接了報過來，於是雙手呵着熱氣把報紙摺起來。記者趁他要摺好了，就走過去問其中一個最年小的：「我看你像是讀書的？」他先一楞，可是見記者很像個「老師」的模樣，他笑着說了：「那末你的學校開麼？」我也笑了。我問問其他的：曉得他們有的是因店關門了而做報販的；有的是讀書而現在却讀不起書了；有的是從戰區中逃難出來的。……問問他們生意如何？說：「我們中國軍隊退出上海後，我們賣報的只好吃燒包！」說着苦笑着。他們每天也可賺個六七百文，可是他們可愛的小嗓子已像老槍一樣的瘖啞了。

一個年老的報販挾着一大疊報紙正在吃油豆腐線粉，記者走上去問他：「生意可好，老頭子？」老頭子回頭來向我一看：「嘖，原來是你先生，這末大清早來麼？」他原來在八一三前，我常在他的攤子上買報紙或雜誌的老報販。他告訴我：現在大報大都停掉了，而新出的各種各樣的小報，又是消息差不多相同的，實在嚒啥道理！「先生！從前一百個戶頭，現在三十個也不到了。他們有的回鄉下去了，有的不訂了，有的……」他略停一停，於是又說道：「大概怕死掉了吧？」他搖着頭歎息着：「賣報的現在要改行了！」記者拍拍他的肩頭，說：「現在哪一行吃得飽肚皮呢？」老頭子向着記者呆住了，好久，他才唏噓着說：「可不是麼？」

記者離開那要改行的老報販，走過申報館門口，只見冷寂寂地什麼聲息都沒有。是的，過去的她的黃金時代，何時再來呢？這時候，所謂各種各樣的小報也都快到齊了，每堆報堆邊，擠着的人也多了，而喧鬧聲也在寒風中播蕩開去。天空中的月亮變淡了，望平街有生氣了。記者覺得大家都在忙碌着，獨有我在閑蕩，實在是不合理，於是也拖起冰冷的脚步走了。我忽記起童年時候聽過父親的那段望平街的情景來。

望平街在我的記憶中活躍起來！

米・大餅・醋

蕭 仇（二十二・小學教員）

「×豐米號。」

一塊塊剝漆的牌門板，緊緊地站立在門檻上，樣子像丘八先生在操「立正」姿勢是挺直的。牠整整地站了四天了，沒有「稍息」過。

「上午八時發售，每元七斤。」一張紅紙條貼在從牌門板上挖出來的一個小洞上邊——一個小洞最多二方尺左右，樣子活像探監用的牢洞。

人，很多的人，男的女的——有年青的嫂子；也有龍鍾的老太婆；有强壯的漢子；也有白髮的老頭兒，幾個瘦瘪瘪的小把戲也拖在大人的屁股後面像尾巴那樣多餘。

這些人好像都發了瘋，混亂地，瘋狂地，都緊緊的擠着。擠，擠，目光集中在這一個二方尺左右的牢洞，手伸着，個個都像在要對準這個目標鑽進去。

一條條的身子擠緊着：胸口貼緊脊背，脚尖踢着脚跟，頭跟頭常常碰在一起。身子跳動着，掙扎着，手臂高高地伸張着，法幣在空中飛舞，淘籮、竹籃、布袋、枕套……在頭頂上打滾，騷動，騷動……

在裏面的要擠出來，外面却追緊着要擠進去。有的漲紅了臉在大叫；有的圓睜着眼在怒喝；也有嘵嘵地在咀咒；也有幽幽地在哀求。唾沫在四處噴射，塵屑對準着人的鼻孔、眼睛、嘴吧鑽去，整個的聲浪亂轟轟的，亂轟轟的。……

一塊塊剝漆的牌門板吱吱地在叫，「×豐米號」黑底金字的照牌在空中顫抖。

牢洞裏飛出來一張紙條：「米已售完，明日發售。」伸出來的一隻手把紙條貼在洞旁。人羣轟然地發出絕望的呼喊，怒罵的、咀咒的，怨訴的，……

二位戴硬殼帽的巡捕先生，知道是他們來顯身手的時候了——在以前他們是站在外面的，隨便罵幾聲「他媽的」消消遣，皮鞭子常常向跑過來的瘦女人或小把戲們示示威，但有時高興却也隨意抽幾下的——於是他倆個子左右包抄，從外線衝到內線，翻過來從內線攻到外線，正似衝鋒陷陣，銳不可當。皮鞭子靈活地在跳動，皮鞭下在大叫、號啕、哀訴……但是難免也有咀咒。

一個瘦女人拖着一個四五歲的小把戲，在皮鞭下潰退下來。小把戲的手裏提着一隻空的塌着報紙的菜籃子，小眼睛睜得圓圓的從空的籃底望到瘦女人的臉孔，悲哀擒住了他的小心，輕聲地說：「媽！沒有米呀！……」

那個做媽的瘦女人沒有回答，拖着他走向弄堂口的大餅攤，一張法幣找回二百七十個銅子，八隻薄薄的硬硬的大餅投進孩子提着的空籃。

做媽的把二隻塞到孩子的另一隻手裏，孩子是表示拒絕了，

小臉龐哭喪着「媽！我要吃飯呀。……」

媽的心像尖刀在刺，一把摟緊了孩子的手，顫抖的聲音：「乖孩子！明天一定吃飯……」這話她已說了三五次了。

孩子不說話。低下頭，一隻大餅慢慢地塞向小嘴，當那硬的、冷的、粗糙的、淡苦的麥粉塊滾向他細小的喉嚨時——這淡苦的麥粉塊在今天是第七八次滾進他的喉嚨了——二顆熱淚掛上了他的小臉龐。

媽在激動的情緒下，抱起他的孩子，當她顫抖的嘴唇親上孩子的小臉龐時，像一罐酸醋倒灌在她的心坎裏。……

米店外的行列

陸亮（二十・練習生）

「怎麼辦？米店裏已三天沒有米賣了，我們每天盡是吃麵，胃口也快要吃倒了，」母親愁眉苦臉地向我說：「今天買些什麼東西吃呢？」

「眞的，我們南方人是吃不慣麵食的，我連吃了三天麵，力氣也沒有了。」我回答媽。

「素貞！素貞！」亭子間裏的張先生從外面跑回來，高聲喊着他妻子說：「法大馬路萬昌米店今天有米賣了，快去！快去買！」

我聽到了這好消息，連忙兩步當作一步的向外跑。

「桂生！桂生！」媽拿了米袋追出來喚着我：「你不拿米袋怎樣去買米呢？」

我接了母親的米袋！還是很快的向目的地奔去。在路上遇見了許多拿着米袋、淘籮……的男、女、老、少，他們東西亂跑着；互相打聽着：「哪裏有米買？」因為他們問我，我總是很忠實的告訴他們說：「跟我走！」所以在我後面跟了十幾個要買米的人。這情形看起來倒很有趣味。

我們跑了十分鐘光景，那米店已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了。但是我們在這米店門口已擠了一大堆人。至少在一百人以上。他們都在掙先恐後的擁擠着。我們看見了這情形，恐怕遲到了會買不到，所以加緊了腳步。飛也似的奔到那邊。可是我們看見那米店的小門（這幾天米店為了避免許多買客一起擁進去，所以營業的時候只開了一個牌門板上的小門。）並沒有開着。這很使我們失望，然而我們不，我們還要雜在這一大羣「同志」中等着。

等着，等着，等了一刻鐘光景，在遠處開來了一輛法捕房的汽車，上面有二個華捕，一個法捕和二個安南巡捕，他們同時都跳下車來，把我們驅逐到離米店二十開門面以外。要是誰不聽巡捕的命令，便會嚐到籐條和木桿的滋味。甚至於走得較慢的人也難免要被挨打一兩下。我因為逃得快，總算沒有被打着。我們雖然被驅逐得很遠，但是我們依舊等着，希望着。

大約過了五分鐘，那米店的小門開了。巡捕就命令我們一個人一排排成了隊伍去買。這時大家都要搶着排在前面，所以又大亂起來了，可是經過巡捕的籐條，木桿再揮了幾下，大家才漸漸地平靜了下來。

我立在這很長的隊伍裏，向前面看去，至少有六十人，向後一看，還有八十多人。

這時，我心裏想：假定一個人費一分鐘時間，那末輪到我大約還須一個鐘點。我看看路旁商店裏的鐘，已是十點半了。因爲早晨不曾吃過東西，所以這時肚子也覺得有些餓了。但是我不能離開這隊伍去買一塊大餅吃，只得挨着餓受着寒風的吹襲，漸漸地向前移動着。

好容易過了一個鐘點光景，我總算移近那小門了，可是前面還有三個人。我很担心着：恐怕輪到我時米已賣完了。

再過一會，我終於移到那小門口了。這時我心中的快樂，自己也形容不出來。我連忙把二元法幣和一只米袋交給那店員。

「只可以買一元。」他退回了我一元，很快的量了幾下交給我。

我拿了米回家時，看見這隊伍還是長得可怕。（至少還有一百人。）他們都用了羨慕的目光向我看着。

我恐怕有人要搶。（這幾天時常有搶米的事情發生。）所以我很快的奔回了家。這時已十一點五十分了。

我們把米秤了一下，只有九斤多些。如果吃完了這些米，上海依舊沒有很多的米到，我又得去擠半天了！

唉！爲什麼要這樣受苦呢？記着，這是敵人賜給我們的！(172)

另一種人

張鎮山（二十九·商·）

國軍因戰略關係而西撤，上海就隨着加上了「孤島」的雅號，而籠罩在混濁的氣氛裏，圍困四週的是黑暗的魅影，各處封鎖阻滯，致「國米來源斷絕」就由謠言而成爲事實了，上海數百萬生命都有餓斃的危險。我一顆堅決自信的心也滲進了一些恐懼的液汁。我提一提放在床底下的米袋，至多不滿三升，假使上海斷一個月或者半個月的米，我就要做餓死鬼了。妻在旁慫恿着說：「呆想什麼？快些去買些米罷，後樓嫂嫂，西廂房阿姨家裏都買來了，洋秈米每人限買一塊錢……」

於是，我就提着袋踏上了煩囂的市街，當我走近米店時，我好像跌入油鍋裏煎熬似的難受；望着那簇擁在米店門口的人羣，心中就燃起了憤怒之火，暗自詛咒這種情形的創造者：——日本帝國主義！

我由愛多亞路的盡頭開始徘徊，一直向着外灘走去，所見的

每一家米店門口總是擁滿了人。蠕動得像糞缸裏的蛆似的，一羣羣的去了，一羣羣的又來了，不容許那些米店夥憩息一下，有幾家米店門口紊亂得眞難以形容，店門被擠倒了，玻璃被打碎了，店夥們拉高了喉嚨叫：「不要擠，不要軋，米有得賣，棧房裏還有八十担……」但是羣衆仍是置若罔聞，只要人堆前面有一個人買着了米擠出來時，就有許多人蜂擁上去墊補。……

我走着，走着，經過了一條又一條的馬路，一另又一另的米店，都是擁擠着許多恐懼飢餓的人羣，由東而西而南而北，整個的上海市的米店都陷入於搶奪式的紊亂中；有些米商就投機取巧，利用這種情形而行欺騙，有許多買米吃虧的人在擠出了人堆之後，總是自言自語的漫駡：「良心眞黑，一塊錢只有這一眼眼（即一些）搭伊講，睬也勿睬，眞正要氣煞（死。）……」的確，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想和米店夥講一句話，眞無異一個小百姓想和大官僚攀談似的困難，遑論和他們爭多少！即使他們偶爾收了幾個人的錢而不給米，你也奈何他不得，何況少給！所以那些受到「少給」待遇的人也只好對他們漫駡一陣而已。

但當我走到富人住宅區的路上那家米店門口時，我的感覺突然變了，從那一羣的表情，態度，和服裝上看來，可以斷定大多數都不是恐懼飢餓的人，雖然他們和她們大都是車夫娘姨之類。

我站立在人堆的外線袖手旁觀，一小時又一小時的過去，我總是屹然不動望着他們一次又一次的買米情形的確有些好笑，有幾個人去了再來，來了再去，竟連續地買了七八次，還有幾個人擠軋得疲乏了就咒駡起來，車夫和車夫攀談，娘姨也和娘姨訴說。

一個手臂上掛了一塊號碼牌的包車夫說：「眞正要命，這樣買勿好，左一塊右一塊，像煞家裏沒得米吃樣的，買了再要買，這種人。……」

「是啊！我也買得怨來，我家太太的脾氣眞特別，家裏有七八担老米，還要來買斷命格洋秈米，買了放在擱樓上喂老鼠。」又一個車夫說。

「伊拉（他們）有銅錢的人總歸是這樣的，像我公館裏存了五十担國米，還有許多張向外國定米的定單，還要叫用人來一塊一塊錢買，短命的太太苦頭不是自己吃，一點勿也曉得。……
……」

「啊！你公館裏存了這許多米，你老爺在啥地方做事體？」另一個人不待他說完就插嘴去問，同時還把脚步移過來和那個人站得貼近。

「在銀行裏。」那個人只輕淡地回答了一聲。

有錢的人畢竟是有錢的人，貧窮的人畢竟是貧窮的人；上海的存米儘管告罄，國米的來源儘管斷絕，這些問題都是貧窮人的問題，有錢人是毫無關係的；米可以存儲幾十担在家裏，而且還會

直接向外國去定！推而及他，什麼沒有了，他們就可以向外國去定什麼！無怪乎抗戰一開始富翁們就拚命買外匯存儲，但是他們並沒有想到——其實是想不到，因為他們的心被脂肪塞住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當他們談論，謾罵，詛咒得起勁的時候，那家米店門口突然貼起了一張紅紙條，上面寫着：「存米告罄，待到再賣。」但是那些失望的人並不十分相信，一個個張目觀望，待望到櫃內眞沒有米，麻袋空空如也，堆得像一大堆垃圾，各人才垂頭而喪氣地回去。

「祝捷遊行」

小　渠（十九・學生）

天氣異樣寒冷，層層雲塊舖滿了天空，太陽躲藏了，似乎消失了威力。

翻開早報載有觸目的消息，敵軍將由滬西進公共租界而到虹口，當然租界當局是允許了的，一股惱恨之氣直冒心頭，記得國軍退出大上海，閘北還有三百多位據守四行倉庫的健兒要通過租界繼續加神聖的抗戰工作，可是沒有應允，到如今還被拘留着，而現在竟讓敵兵大搖大擺的招搖過市，這是不能磨滅的恥辱，永遠的牢記着吧！

走進學校，同學們都很激昂的談論着，有的主張這種事不值得大驚小怪，即使天天遊行，我們也可給他一個不睬；有的定要看個究竟，到底所謂「皇軍」是怎樣的？我是贊同後者，好在我們的學校是他們「祝捷遊行」必經之路，而我的教室又是臨街，不妨看個明白。上過三節課，教務處來了張佈告：「今天因特別戒嚴，提早放學。」誰都明白這是學校當局的一番苦心，不得已犧牲學生的學業。一陣喧鬧的脚步聲，課桌椅的排擊聲，同學們相繼離校，我存心觀光敵人的「雄姿」，就到附近飯館裏很草草的吃了一餐。剛踏出大門，崗位已經密佈大街小巷，對面法租界××路上立滿整排的黑面安南兵，後面的鐵甲車鎗口向西針對着，形勢嚴重，路上行人稀少，只在人行道上走動。

我們學校的地位太顯著了，所以敵人早具戒心，很周詳的注視着。大廈的管理員也向沿街居戶諄諄勸告，應將所有窗戶緊閉起來，不要向外窺看，恐發生危險。但是他們還是不放心，每間房屋派一個既高且大的巡捕來監視我們，巡捕踱進來時就似乎很有理由的說一句不客氣的走近窗戶把守着，不幸得很，他的魁梧的身軀遮掩不了整個的窗戶，依然剩下空隙給我們觀察下面敵人的動作。

這時馬路像死去了的巨蟒，翻着雪白的肚皮，夾道的商店都關上了牌門，沒有行人，也沒有車馬，市街進入了冬眠的狀態，飛機整隊的在租界上空翱翔，流散着恐怖的調子。

在英法租界交界的三角地上，除了武裝的中西捕和穿黑長衫戴黑眼鏡的包探外，還有六七個穿黃制服的敵警，仰首呆望着我們這座建築物。如果有人開窗或窺視等情，就指手劃脚的叫巡捕來干涉，五個拿着手槍的巡捕闖進我們的鄰室，叫同學們舉起雙手，將所有的桌椅全部抄查了一次，結果一無所得的走開。這時出入的孔道，前後大門，有人看守，交通斷絕，我們成了孤島中的孤島的居民；我不由得向租界當局感謝他們森嚴的佈置，盡力愛護；更不由得可憐他們，手忙脚亂的情形。

膏藥旗的汽車活躍了，大批日西記者，提了卡麥拉奔走探照。

不久來了四個騎着精壯馬匹的印度巡捕，手裏執着三角旗，我們以為今天又有大出喪在軋熱鬧，可是接着的不是佩帶黃花手捧長香的送喪者，而是坐有小鬍子揚膏藥旗的××人民，臉上堆着驕笑。隨有矮胖的軍官，也騎着似乎疲勞過度的馬，遊行的隊伍出現了。穿着發霉的舊的草綠色的軍裝，三人一排，一百多人一列，每列有二挺機關槍，約有十餘連光景，兵士風塵滿面，長頭髮，灰皮鞋，年歲都在三十以上，可是軒昂的態度被無情的戰神吞沒了，帶有些兒倦意；加上不整齊的步伐，愈看出零落。這是世界號稱「第一流軍隊」的軍容，後面是近十輛卡車，裝有高射砲和測量器，前後左右有八九人保護着，我發見車上安置着我國客廳中陳設的太史椅，有敵兵坐着低頭假寐，不知做着故鄉的夢呢，還是要人屈膝的夢。

來了一百多個騎兵，又是一隊用六匹馬拖的舊砲隊和裝零件的馬。說來奇怪，這些馬和敵軍成了一個相當的配合，都表現着營養失調，疲憊不堪。

近二百個工兵之後又有三四連步兵，從十二時起，直走到五十分左右，才跟來了十餘輛汽車，觸眼的膏藥旗，使人眼花撩亂，有歡送的意思。最後一輛中有不知殺身之禍，就在眼前的漢奸，恬不知恥的露着諂笑。

領教了所謂「祝捷遊行」的「雄姿」，體味得「祝捷遊行」的意義，我心上只起了漠然忿怒的感覺，一點沒有恐懼，更覺得我們抗戰的有意義，無限的歡樂和光明在我們的前途。

我們看見走完了末一輛車，立刻把窗推出，一股惡劣的空氣溜出窗外，幾乎窒息的胸部，漸漸舒暢。天也漸漸的明朗化，街上重新開始活動，人們從冬眠中醒來，心臟繼續跳動。

晚報上載着兩段新聞：

一：大世界對面鐵架上修鐘的青年工人，看見敵軍的橫行，直氣得冒出火來，恨得忘掉自己身在二三丈高的架上，失手墮下，口中大呼「中華民國萬歲！」熱血濺在遊行的路上。

二：南京路上有青年投擲炸彈，傷敵兵數名，那位青年當場被巡警槍殺。不可避免的騷擾恐怖，流溢着東方第一大商埠最繁華

的街上。……（612）

亡國奴的滋味

鍾望陽

從馬斯南路走回家的時候，在路上已聽到很多的謠言了：說是日本軍隊已「佔領」南京路，並且從虹口方面還正不斷地派軍隊進租界來，看模樣是要「佔領」租界了！我當時很恐慌，因為我的家正住在虞洽卿路新世界的附近，那邊，聽說也被日本軍隊「佔領」去了。

急忽忽地走回家去，繞了許多個圈子，總算越過了南京路，從北京路走回家的時候，街道上的人和車輛擁擠得不堪。有人說：在老閘橋那邊，日本兵搜查得很厲害，並且還捕去了人哩！我更為心急了，我想：今天能不能回得到家裏去呢？

白克路以南的虞洽卿路是不能通行了，鉛絲網攔着，日本兵的響亮的刺刀在暮色的寒風中閃爍着，我站在白克路上憤恨地瞪着日本兵。只要走十幾步路，就可以到我的家裏去了，可是，我不能走過去！

總算穿過了白克路的一家西裝店，我才走到我家的後門。我走上樓去的時候，我的六歲的女孩兒，露出又快樂又驚惶的臉來，想高聲叫，可是卻不敢地被壓低着叫道：

「爸爸來啦！爸爸來啦！」

母親從房門裏迎了出來，她老人家鬆了一口氣，嘴裏低微地唸着：

「阿彌陀佛！菩薩保佑！」

走進狹窄的後樓，電燈發出慘黃的光來，妻子正在哄着四歲的阿梅，說：

「爸爸來啦，不要害怕！」

我問妻子：「阿梅為什麼哭？」她告訴我：「阿梅怕東洋兵來殺死她！」我頓時心裏非常難過，悲哀和憤恨交織着，我不禁落下了淚來：是的，這末小小的孩子，也對生命有着摯愛了！

「阿梅！不要怕東洋兵！他們來，我們打他們出去！」

六歲的阿秀，捏着拳頭，對她的妹妹說：

「妹妹！打他們出去！」

可是，我的母親膽怯地說了：

「輕一點，他們在樓下哩！」

正這時，樓梯上一陣急促的脚步聲響起來了，像劈柴一樣地在這時候聽來，是會使每個人的心兒都會悸動的啊！阿梅又哭了起來，阿秀只向她的祖母的懷抱裏鑽去，妻子卻趕忙去關房門，我呢，木然地站立着，等待着命運來支配我吧！

「快，把扶梯門關起來！快……」

這聲音是三層擱樓上唱戲的說的。接着，我聽見扶梯的門關上的聲響。我把房門打開了，那唱戲的正走上樓來，我問他：

「怎末會兒的事呵？」

「衖堂口擺攤子的阿三，被東洋兵打了兩個耳光，他媽的！東洋兵不準阿三講話，還不準他點燈！……」

正在這時，扶梯的門擂響了，喊聲：

「開一開！開！……」

是洗衣服的老太婆，唱戲的去開了。老太婆一進門來，就輕輕地駡了起來：

「脅他格娘！東洋浮屍！……」她走了上來，見了我們，又說：「不要緊了，現在衖堂口的鐵門關上了！脅他格娘！東洋烏龜進來，我來拿把菜刀去殺死他們！」

平時這間兩樓兩底的房屋裏，什麼聲音都有的。無線電播音；又麻將洗牌的聲音；南廂房裏那賣淫婦逼着怪肉麻的聲音，唱着「打牙牌」的小調兒；三層擱樓上唱的「八月十五日光明……」；一切喧雜的聲響，現在，都像死了一樣地荒寂！

二房東是個寧波人，他的圓圓的紅胖的臉兒，現在看來，已完全是個灰色的皮球了，他走到我們的房間中來，說：

「頂好，電燈不要開！因爲我們是沿街的房子。」

我告訴他，我們住的是後樓，不要緊的，頂好還是請臨街的房間熄了電燈的好。他點着頭兒說聲：「是！」就匆匆地走去了。

我走到窗前，向衖堂中一望，墨暗的，電燈一盞都沒開亮，對面那家小旅館，也沉浸在黑暗裏，我看見黑憧憧的影子，在窗口匆忙地幌動着。……這嘈雜的衖堂，現在是死寂了！

我走到前樓去，打從窗隙縫往外望出去，虞洽卿路在白慘慘的電光中，柏油路發出黑色的亮光來，日本兵像伏在戰壕裏，站在鐵絲網的後面。我再要張望下去；可是二房東已來阻止我了，說什麼不要看了。

跟妻子商量着，如果今晚上日本兵不退，那怎麼辦呢？我深恐日本兵來抄家，如果眞地那樣做了，那末我的性命說不定會丟了的，因爲我有兩三百本的書本子，而這些書本子是足够有槍斃我的資格的，雖然不完全是抗日的書籍，然而有這許多書籍，不是一個知識分子麼？哼，知識分子在他們是格殺不論的吧！

我跟妻子連忙把書本子向牀底下塞進去，外面，放着箱子。我連破檯子上的墨水瓶也放到當作廚房的曬台上去了。一切都「肅清」好的當兒，忽然衖堂裏有一個聲音高高來地嚷叫出來：

「東洋赤老滾蛋啦！滾……！」

對面小旅館的電燈倏地開亮了起來，立刻，衖堂里有着奔跑的脚步聲了。而我們這個兩樓兩底的屋子呢，也頓時像翻倒了的箱子似地喧吵了起來！扶梯上的脚步聲不斷地：——「登！「登！「登！

我只聽見男男女女的人們的駡聲：

「禽伊拉格娘拉來東洋赤老！——！……」

母親鬆了一口氣唸着：「阿彌陀佛！菩薩保佑！」妻子似乎也放心了，我只是覺得好笑了起來，可不是麼，只幾小時日軍的「佔領」可是已夠我們嚐到實際的亡國奴的滋味了！

我洗了一把臉，走下樓去，街堂口那個攤子，排骨又在沸油裏煎起來了。虞洽卿路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似地，又是人和車輛，來來往往地擁擠得不堪了！不一會，我又聽見爵士音樂的聲響從舞廳裏漏出來。塗着濃紅的胭脂的野雞，又三三兩兩地在水門汀上出現了！

可是人們的臉上，終竟是比往日不同了，大家還沒有忘掉剛才曾受過一度的屈辱呀！

魔窟

伯南

這並不是一件撩人春心的桃色新聞，也不是一篇歪曲現實的文藝小說，這是一張獸性暴露的帳單；而且是鐵一般堅硬的事實，的確發生在最近所謂孤島的上海。所以除了你自己應該密切的注意之外，你還得告訴你的子女，告訴你的親友，告訴大衆，使他們深深地刻在心版上，除了時刻的戒備外，還得永遠的不使忘記，靜待着機會去清算這張帳單。

因爲這不是一個微小的社會問題，也不僅是二萬萬二千五百萬中國婦女的恥辱，抑且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

這件事實的開展是在日前的一個早晨，柔軟得像絲巾一般的春風，拂着阿珠頭上所燙飛機式的頭髮上，一絲絲的在那裏飛躍，和暖的陽光含羞似的從窗縫裏透進來，射着蘋菓似的阿珠的面龐格外顯得嬌嫩美麗，她正躺在一間非常潔淨的臥室裏的一只床上，手裏執着一張新聞紙，她用着她一對烏黑明亮閃閃動人的眼眸子，正在竭力注意着紙上所刊的一節小小的「招請」廣告，她想了好久，她歡喜得從床上直跳起來，趕快拿了這張新聞紙，去給她的父母觀看。

阿珠，是一個女子中學裏的畢業生，她今年纔十九歲。她的家，本來在閘北，因爲無情的砲火，把她及她的父母從家裏趕出來，方纔避居到租界裏來。接着因爲一個大工廠的倒閉，她的父親又宣告了失業，一家的生活漸漸地陷入了恐慌的境況。她的父母只生這一個阿珠，所以阿珠自身也感覺應該去担負一個非常沉重的責任，在家庭裏她不願意依着「婦女回到廚房裏去」的一句話，老是躲在家裏；她願意到社會上去找件事做，掙一些錢來奉養她的父母，因此在她發現這條廣告的時候，她認爲這是她一家三口的生活泉源！

廣告上這樣告訴她：「某公司爲擴充業務起見，擬添聘女職員數位，凡年在十六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略識文字者，均可應徵。倘能粗通國語或日語者更佳。月薪五十元，有意者請至某處面洽。」

她徵得了父母的同意，立刻依着地址，趕到那裏去應徵，一個瘦小身材的男子，好像很誠意的招待她，詳細地問了她的姓名、年齡、籍貫、及學籍後，並沒有經過什麼考試，他對她微微的一笑，這一笑很快的在他面上消逝，他還是掛着一付嚴肅的面孔，對她說：

「很好，你的資格很適合，但是這裏是臨時辦事處，你還得坐上我們的汽車，由我們這裏派一個職員，伴着你到我們的公司裏去，見見我們的總經理，面試一下。」

這好像是投考的應有的步驟，而且在白天，她並不駭怕什麼，所以她毫不遲疑的隨着他們所派的一個職員，踏上汽車，嗚嗚的幾聲喇叭響，把這一輛汽車飛一般的送向東面而去。

車身拐了好幾個灣，並且經過了一頂廣大的橋面，在一座大廈的門首停止了行駛。他下了車，發覺這裏是上海的東區，是「八一三」砲火發生地點不遠的地方。她想到這裏，就好像四週有非常緊密的機關槍聲，一顆巨大的砲彈從她頭頂上掠過，她嚇得幾乎哭出來。她很明白自身已經陷入了魔窟，恐怖籠罩了她整個的心靈。她的四肢，是這樣的戰慄着，她好像喪失了聰明，她不知道那一條是她可以逃走的路。

一只強有力的臂膀，不使她站在那裏呆想，它一把扭住她的玉臂，拖過了又長又大的石級，拖上了一個小小的電梯，又拖進了一間闊大的房間。

在那裏，她發現水汀是燒得這樣熱烈，但是房間裏，還是充滿着陰森冰冷的氣氛，地板上除了鋪一塊廣大堅厚的絨氈外，找不到一榻一椅。只有數十個與自己同遭遇的中國女子，和算不清的魔鬼，都是赤裸裸一絲不掛的躺在地氈上。每個女子的面上，都印着深深的淚痕，緊緊的閉着雙目，吐着急促的呼吸，聽憑那乖運的支配。一個個的魔鬼都嘻着牙齒，露出猙獰可怖的笑容，像得了什麼寶貝似的興奮。

她知道處境的危險，很快的，拚命的，掙脫了強有力的臂膀，旋轉身軀，正擬開門逃出這個暗無天日的人間地獄，但是魔窟那能這樣容易的脫離，他的熱淚，像泉水一般從她的眼眶裏湧出來，內心的悲痛，使她哭不出聲響來。

接着，一個長大的魔鬼，強迫的把她推倒地氈上，她究竟是一個女子，那裏有這樣的力量，可以去抵抗這乖運的來臨，好像一條毒蛇，爬上了她的胸際，囓咬她純潔的心靈，一陣劇痛之後，她已經昏絕過去了。

經過了很久的時候，她漸漸的清醒過來，她發現她最寶貴的

貞操，已經破壞，兩腿是這樣的軟綿，沒有力量可以把她沉重的身體支持起來。她微微的轉了一個身，又發生了一陣劇烈的痛楚，她發現右臂上已經被魔鬼們用火烙着一個「二四」的號碼。正和旁的女子一樣，她這時不自禁地放聲的大哭起來，哭得又昏絕過去。

從此，她就像可憐的一羣一樣，依着號碼，沒有白天和黑夜，都遭受着蹂躪。那裏的女子，誰個不想自盡，但是沒有一個適當的時間，去找一根帶子或者少許毒藥，每天雖然有很多的東西，送到地獄裏來，但是誰也不願意嘗試一下，去延長她們殘餘的生命。

經過了數天，阿珠面上蘋果一般的處女美，早已消逝得乾乾淨淨，所留下的只有一張枯黃瘦削的面容，一雙眼珠，吐出微弱疲勞的目光，深深的陷在眼眶裏。她自己很明白，已經離開死神不遠，但是她終不願將她的一個屍體遺留在那裏，她寧願死在家裏！

在前天的侵晨，魔鬼們正呼吸的睡着，她得到一個逃避的機會，趕着檢起一件魔鬼們所穿的西裝大衣，裹着她赤裸的身體，帶着一顆破碎的心靈，經過了數度的危險，終於在魔鬼們的鐵蹄下逃出這人間地獄，回到家裏。

父母們正為着她的失蹤，焦急得日夜不安，現在看見她回來，眞不知怎樣去表示他們的欣慰，所以趕着問她在過去的幾天中遭遇到什麼。但是她沒有幾句話可以去安慰她父母慈愛的心靈，她只有兩串辛酸悲傷的熱淚，連續不斷的掛在她剛在所換的旗袍上。

是睡眠的時候了！在一個深沉靜穆的夜上，但是在一間潔淨的臥室裏的阿珠，還在那裏伏案青寫她最後的一封信，信裏，很詳細地叙述着她經過被魔鬼們誘騙蹂躪的一切，正像以上的情形一樣，更不知道一滴滴的是血是淚，浸透了潔白的信箋，模糊了一個個的字跡。

翌晨，在這間臥室裏的床上，還是安然地躺着一個阿珠的身體，但是她的靈魂，已經脫離了她的軀殼，離開了這汚髒殘暴的世界。她的面容，是這樣的蒼白，眼睛還是這樣瞪瞪不願緊閉，她好像有許多的憤恨，蘊藏在她的心頭，沒法發洩。

樓上，留着一個來沙爾的空瓶，和一封昨宵她所寫的遺書。

媒妁公司

丙

在南京路哈同大樓五四二號，一間用紅木傢具布置的「喜字間」周圍牆壁上懸掛滿紅綢的喜幛，粗粗望去，會懷疑是沉重的空氣籠罩着的結婚禮堂的，那是在廣告上聲說着「提倡優生」「甄選血統，」「實行科學婚配，」「使青年學生擺脫」的「天緣婚姻信託社。」

這是一個純粹以介紹曠男怨女們的結合、來解決他們的終身大事的組織——通俗一點的說明，便是正似於媒妁公司，把舊式的媒妁之言成爲公開的營業部門，自然這在中國是一件簇新的賣買。

中間竟然還分成登記，調査，體格檢査，指導，介紹，結婚六科，並且把服務程序劃分爲「預備」「愛友」「結婚」三個時期，而且還規定登記的年齡爲二十歲；否則須家長簽字認可。還設有法律組，據說那是用來防備「愛友」間的不道德行爲的。全部辦事章則，從文字上看去，頗見週到。

至於納費，已分成三個階段，最先是登記手續費三元，身世調査費五元，體格檢査費十元，指導修養費二元；其次是愛人介紹費十元，訴訟保證金十元；等到一切完滿解決，於是最後便繳納結婚典禮費五十元，大功就全盤告成，「天緣」便算締定了。

創辦人是工部局北站小學的教師俞大同，但據工部局華人教育處聲明：這是屬於他個人的行動，無權過問。據該社表示：幾天來生意頗爲興隆，已有數百人報名登記，男的固佔了多數，但女性亦頗爲踴躍云。就上海的環境現狀來推想，自然是可信的。

自從去世不久的熊希齡在四年前刮光了鬍子與年方花信的毛彥文結婚之後，不但打動了那些老年人，而且還暗示了當時的社會，流行了集團結婚。這種風氣的造成，並不僅由於趨時的一「一窩風」心理，而是反映着社會經濟崩潰中，在婚姻市場中購買力薄弱的男女青年們內在苦悶的嚴重——有可以轉換呼吸機會，即刻抬起頭來。兩年中間，集團結婚盛行的結果，只是促起不具備完全的條件的少男少女們的苦悶更趨嚴重，兩者的比較，當然是得不償失。

八一三後，孤島上的男女青年的環境益不如前，在國事的苦悶壓抑下，因而新的煩悶只會一天天增多，性煩悶是其中有力之一；於是找尋麻醉與刺激成爲每天生活的起點。自然，在一部份女性方面，因着戰爭的打擊在婚姻市場上的重量日漸削弱着，設法來結婚實在已成爲最良善的生活出路之一。天緣婚姻信託社的出現，無疑針對了現實，把握了青年們煩悶心理含蘊着的核心，較最近出現的「集團結婚代辦所」之類更進步得多。

可是全部費用需要了九十元，加上「製造愛情」所必須的消費，卻是一個並不算小的負担。無疑的，這種時髦的投機事業也許最初會獲得部份的成就，但是最後的終結能不能是健全的「成功」倒是個疑問呢！

奇異商場

雲　兒

我的家是在上海的一個很奇怪的區域內，不是租界，不是越

界築路也不是南市的難民區，而是徐家匯的天主堂區。靠了這天主教勢力的大本營和一座天文台，周圍一方里的「國土」得免於鐵路的蹂躪。也因爲這地區是從法租界，到南市和附近鄉間去唯一的通路（指國軍退出上海後而言）往來的人口，特別擁擠。

我向在公共租界辦事，事務相當忙，平日無暇回家。當國軍西退時，曾回家「搶」了一點東西，在租界上租了個亭子間住過後來聽說家給劃在教堂區內，便撤了回去，從此又安心工作，不大回家了。門到南市去的路開放後，就得到弟弟來信，說：教堂區已成了回鄉去的唯一途徑，近來人羣擁擠不堪，其中大多不是回鄉去，而是到鄉間去偷東西到租界上來賣。信上又說起：我家買了許多隻飯碗，只有兩毛錢，一隻行軍床只有一塊錢……。還有很多的書，賤極了。「但我不知道你需要看什麼書，不能替你買。」弟弟這樣寫着。

在某個星期日，終於偷了一個半天空，回家去看看了。

法租界徐家匯的廣場上，已變成臨時的蔬菜場，千百担的蔬菜，待着顧主，三四輛運貨車正裝上各種菜蔬，準備運到租界的中心去。租界與教堂區的交界處更爲擁擠，進租界的人須受檢查，除了菜蔬、米、柴以外，一切用具，甚至衣服之類的東西，一概不准帶入租界。一個山東漢子攜了兩隻木桶擠在人羣中想混進租界，却遭受了羅宋巡捕的毆打。

出了租界，又是一副景象，路上滿是往來的人羣，其中十九是異方口音，尤以江北爲多。去的人都是空手，來的人却是「滿載而歸」他們挑着、肩着、背着、提着，總之，用各種不同的方法，拿着各種各樣的東西：如面盆、碗盞、燈罩、椅子、雨傘、以至馬桶、夜壺之類，只要人家日用之物，只要拿得動的無不具備，因爲不能拿進租界，只好就地廉價賣掉，這眞是一個奇怪的商場。

才到家門，只見媽媽、弟弟等都站在路旁，瞧着那些奇怪的行列經過，很有趣味似的。已出嫁了的姊姊也在，正在跟一個拿着十多隻玻璃茶杯的婦人，爭論着價錢。媽媽笑着對我說：

「你看你姊姊自己家裏的東西都給人家拿掉了，現在還要出錢買東西用呢？」

我湊上說：「恐怕要買着她自己家裏的東西呢？」

「可不是，王家宅的新寶，前天在這兒候着買東西，看見一個人拿的一輛孩兒坐車，好像是她家裏的，上前一看。一點也不錯，還出了一塊錢買下來。」媽接着又說：「你姐夫就反對你姐姐買這東西，他說：『這些東西都是偷出來的，是不義之物。』——他還痛惜着他家裏的東西呢。」

「這十隻茶杯賤不賤？雲弟，只八毛錢。」姐姐買了茶杯，欣然的對我說。

「媽，柴，木柴，」弟弟指着人叢中揹着一捆柴的人嚷着。

媽媽正想下去，卻早有一個婦人在講價了。媽媽可惜的望着這捆木柴，忽然推着我說：

「雲兒，你看這柴都有紅色的漆，大概又是給劈掉的桌椅了。」

我上前去一看，並不像桌椅，但大概是板壁之類的東西了。

「唉，怪不得你大姨到這裏來要淌眼淚了，」媽又嘆着氣。的確，像大姨的房子造得還不滿一年，傢具都是新辦的，現在淪在戰區裏，雖還沒燒掉，但誰能說不給人拆下來當柴燒呢！

姐姐也想起了家，呆呆的望着手裏的茶杯不響了。

弟弟領我到交界處去看。狹狹的路上擠滿了人，但秩序倒相當好，右邊是載滿了東西過來的人，左邊都是空着手，單行排齊了想過去的人。法國兵在維持秩序，要是誰爭先，不但給鞭撻，而且給拖到行列的最後面去。我們只能站在離交界處的鐵絲網十多丈遠的地方望着。鐵絲網那邊站着五六個黃制服的兵士，搜查着每個過來和過去的中國人，不時舉起槍柄打人，被打的只有屈服，沒有反抗，或是連連的拱手。有的所拿的東西給沒收了，並且給打了幾下，空手過鐵絲網來，臉色當然是異常沮喪。

「先生，外國書要嗎？」一個人一手提着一隻麻袋，一手拿着兩本洋裝書，我接過來一看，一本是英漢模範字典，一本是算術之類的書。我只要一本字典，問他多少錢？

「先生，這兩本是一起賣的，一角大洋。」他說。

還需要還價嗎，就這樣成交了。弟弟卻怨着說：

「七分錢也肯了，為什麼不還還價呢？」

奇異商場上半天的徘徊，使我有些迷惘了。

「明天是元旦啦」

瑩牛（學生）

天是灰暗的。灰暗色的雲是死板得像爛木頭，但天時可顯得不平靜；猛雨來了，然又停止。狂風襲來，雨絲又下着了。

空氣是沉悶的，陰沉的天氣冷得使人發了抖，地下的水已結成了冰。十二月的大地像是冷凍了的世界；但在中國，在上海，還冷凍了的世界給人們狂熱的血潮沖洗着了。

剛黎明，人群便起了蠕動。文蔚、桂林拿了壁報跑來叫着：「是時候了。」於是悄悄地跑到了弄堂口，遇着管弄巡捕，便廝纏着閒談。在片刻中，桂林已從弄外跑了回來，輕輕地說了一聲：「貼好了。」於是我們又跑到了別處，一張一張地把壁報祕密貼好。

已經是八點鐘了。到了學校裏，同學們已擠得滿滿地。鈴聲響了，集會開始着。大家報告了工作，於是又分配着工作，全體同學出動了：貼標語，往難民所中演講，演劇，掛國旗運動……

我和文蔚、桂林被組成一小隊，做掛國旗運動的工作。大家的

臉被高興漲得通紅，心的跳動率也加速了。取了掛國旗運動的宣傳紙，在興奮中大踏步出了校門。

我們感到了一種欣躍。在蔣委員長西安蒙難紀念日，我們會做了第一次掛國旗宣傳運動，那時成績並不很好，多數同胞還是游移着不敢把國旗掛起來但今天多數學校都響應起來了，用嘴、手、脚心來完成這掛國旗運動的使命。

在征途中，我們先到××學校去。我們在上一次沒有聯合那兒的同學們，僅僅動員那兒的教職員們把國旗掛起來。而這一次，我們便聯合了那邊的同學們推廣我們的運動；結果是滿意的，××學校的同學們起來了。

到了各店舖門口便上去發傳單，一邊說：

「明日是元旦啦，你們應該把國旗掛起來呀！」

「爲什麼呢？老闆說不要掛。」店裏的伙計鬧着，帶了懷疑的眼光。

「老闆騙你們，因爲國旗是國家最尊嚴的標幟……」沒有說完，店裏的伙計便搶着叫起來了：

「哦，知道了，國旗就是代表國家，明天我們一定掛！一定掛！」神情是活躍的，堅決的。於是我們走了，又踏上歸途。

有時候，我們上去宣傳的時候店主是狡猾的藉口沒有國旗。但經我們的宣傳，他又改口道：

「假使別人都掛出來，我們一定也把國旗掛出來的。」

我們又高興地前進着。三個大餅，一條油炸燴，中餐過了。又開始了艱巨的工作。一切是順利的，無論在什麼場所，夥計們總是比頭兒們來得更加的熱心。

「眞想不到成績會這樣好。」文蔚說着，帶着喜悅的神情，一跳一跳地。

「是呀！還證明了上海的民心並沒有死，上海還是中國人的上海。」我說着大家相對地笑了一下。

人們的心是熱的，但在不平靜的天時中，暴風雨來了。街路上，人們開始了一陣騷亂。人狂奔着，首先桂林跌了一交，滿身汚泥，我也跟着跌了下去。於是大家決定不再狂奔，就靜靜地在這暴風雨中前進着。地下的冰融化着，衣服濕了。文蔚在親戚家裏拿了雨衣、雨傘。於是我們更壯胆地在暴風雨中工作着。雨停了，街路一片泥濘。已到了北京路口，文蔚悄悄地說着：

「當心漢奸！」

於是我回了頭看一下：長衫瘦瘦的，三十餘歲，蓬亂的頭髮，兇狠的眼光。對桂林說了一聲：「漢奸釘住了！」便分成了三路；文蔚朝愛文義路，桂林朝北京路，我朝南京路走。一路仍然宣傳着。突然，肩上被人拍了一下，聽見了粗魯的聲音：

「喂！發着些什麼傳單呀？」回頭不覺一怔，原來就是剛才被

認為漢奸的人，他是一直釘我到還河南路口的。

「有何貴幹？」我沉着地問。漢奸不響，只獰笑着。突然他伸過一隻手來奪取傳單，另一隻手則緊抓住了我的衣服。這時候，情形是危急了。文蔚，桂林可尙未來到，人們零星地旁觀着。於是，我喊了：

「捉漢奸！」漢奸受驚了，但已把我的傳單搶在手裏了。又獰笑着，想大踏步地走。我跑上去搶奪傳單，他揮起了拳頭。文蔚、桂林先後來了，看了這情形，便高聲喊着打漢奸。漢奸滾動着眼珠，像在想對付的方法。

人們聚集起來了。先是靜靜的，後來却漸漸起了騷亂，叫聲起了。我看見漢奸被按倒在地上，巡捕來了，近了。大家星散，漢奸被巡捕扶起來了。人又聚集起來，巡捕揮起了棒。人們跑開又聚集，漢奸帶上捕房，像一隻落水狗。

傳單仍被我們奪回來。

街路仍是泥濘，路燈點着，商店燈火亮了。我們仍踏着泥濘前進。

夜。夜風吹瀟，夜色曚朧，我們又回到了出發地。(918)

他真的瘋了嗎？

曾烈夫

聖誕老人抱着禮物，悄悄地來到這已經被人們遺忘了很久的孤島，又失望的悄悄地轉到別的地方去了。牆上蓋着一層薄薄的灰埃的日曆的最後一頁被撕去了，簇新的日曆，又代替它現出了鮮紅的、刺眼的一頁，於是孤島又呈現出新的姿態，新的興奮，新的刺激！舊的染着血腥氣的一九三七年，就在這新的姿態裏被送走了，消逝了！

雖然遠方仍舊燃燒着烽火，然而孤島却是嘈雜，喧鬧！

中午的太陽懶洋洋地照着光滑的柏油路，人們在人行道上擁擠着，從人叢裏送出一聲尖銳的叫喊，是一個孩子的喊聲，一個被毒打的孩子。

「啊呀噯喲！先生……我，下次不敢了……」

「小小年紀不學好！今天一定要送你到捕房裏去！」一個高大的漢子，兇狠狠地抓着那孩子的手，不停地向他的顫抖的身體打着。他掙扎，他叫喊，但他微弱的身體終於掙不脫那粗大有力的手掌。

「巡捕先生！請你把他帶到捕房裏去，小小年紀就偷人家的東西。」巡捕來了，那個漢子對他這樣說。

「先生！先生！做做好事吧！……三天沒有東西吃，我的肚子餓得難熬！」他跪在地上，向巡捕哀求着。

「不行走！」巡捕用他有力的手，拉起他那顫抖的身體。

「先生！饒了我吧！」這是他最後一次的哀求，他現在並不哭，

他自己斷定了他自己的命運，當他瘦弱的身體，在遠處消失了的時候，圍着的人們，也帶着幸災樂禍的微笑走開了。

殘陽的餘輝，漸漸地模糊，宇宙間遮蔽上一層灑灑的黑色的輕綃，黑暗的主宰者——夜之神，施展着它的魔力，它的權威，慶祝新年的旗幟，在輝煌的燈光下飄揚着。孤島上的紳士淑女在「暫准通行」的特例下，盡量地在舞場，影院，酒吧間裏，消磨他們剩餘的時光。

虞洽卿路還是一條熱鬧的馬路，高高矗立的大廈：紅綠相映的霓虹燈，白熱的電炬，溫柔的陶醉的爵士音樂，充滿了春色的影院；還有那站在十字街頭面容慘白的神女，在「今晚大菜×元」「通宵奉送××」的招牌下，迷人的音樂裏，孤島上的男女，都摊抱起來，歡笑的捲入舞池了！

還是一條陰暗而又悠長的小弄，斜倚在神祕的虞洽卿路的一端，牆角上滿堆着垃圾煤屑的凸凹不平的洋灰地上，貯蓄着混濁的污水，不時透出了一種令人作嘔的臭氣來。半明半暗的街燈，懶洋洋地放出慘白的光芒，照着幾張沒有血色的臉，顫抖的瘦弱的身體，橫倚着給孩子們畫滿了白粉的、坍塌了的短牆上，有幾個滿臉灰土的孩子，在滿舖着垃圾和煤屑的地上蠕動着，從破棉絮裏，不時發出幾聲斷續的呻吟。

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穿着一件破碎露肉的短衫，慘白的面龐上，塗着模糊的血迹和污泥，四肢無力的摊在污穢而凸凹的地上，蓬鬆鬆髮，散亂的遮着前面的額角，用凍得紅腫了的手，撐着疲乏的身體，低低呻吟着，好像在呼喊，又好像在嗚咽。

「逃啊！看！鬼子的槍……媽媽！你拿着錢呢，……我餓得眞難受！」

他的聲音是那樣地低微，最後的一句，簡直在抽泣，他的瘦小而染着血迹的臉，正俯在從紳士淑女住的宅子裏通出來的陰溝上，吸吮污穢而腥臭的水，他的青腫無力的手亂揮着，凍紅了的赤脚，在洋灰的光滑的地上爬着。

「不要跑！不要跑！……等着我媽！」

「你怎麼會弄到這麼樣子。」圍看的一堆人，有幾個具有慈善心腸的，憐憫的撫着他的身體問着，還有的人，祇把他——這可憐的孩子——看作一個好玩的東西。

「那天鬼子衝進來，我們老總們退走了……你們看！鬼子多麼兇狠，燒了房子，還搶東西，我媽和我還有好些逃難的人，被鬼子拿着槍追着，有許多人給他們打死了，眞可恨！就在這時候，我媽給衝散了，唉！她拿着錢，她有饅頭！我餓了！我喝！……鬼子又來了！」

他揮動着無力的手，說着斷續的話語，他又張開嘴去吮陰溝裏的污水！

「啊呀！不好了！鬼子來了！看！亮的刀！媽媽！媽媽！你到哪裏去了？

……我餓呀！」

他忽然高聲的喊起來，聲音是那樣地乾枯，就像是破了的鑼。

「瘋了！這孩子瘋了！他眞的瘋了嗎？」

夜漸漸地深了，流線型的汽車裏正載着興奮過後的疲乏的身體，在明亮的燈光下駛過去……

小年夜

大康

中國眞是個不可思議的國家，才過了一「國歷」的新年，現在又要來過「廢歷」的新年了。人們爲什麼戀戀不放鬆「廢」而「舊」了的東西呢？讓「舊」的死去吧！讓「新」的來包圍我們吧！

昨天是廢歷的十二月二十三日，舊俗在這一天是「送灶日」，也是「小年夜」，送「灶家菩薩」上天去，家家人家在這一天要在「灶披間裏」供奉「灶家菩薩」，供奉的東西是：祭灶菓，糖糰子，糖元寶以及一切水菓等外加還有一頂紙轎子是送「灶家菩薩」「上天堂」的，迷信的人們在這一天，必定很恭敬地懇求「灶家菩薩」，請他上了天堂在「玉皇大帝」面前包涵包涵。一些祭品說是「孝敬」，其實是「賄賂」呵！天堂中的神也要「賄賂」，無怪下界的凡人們是非要「賄賂」不可了。

從昨天起，人們都是打算要過新年了。因爲這樣，所以人們都很忙碌着，街道上也熱鬧起來了，都匆匆地走在路上，想把一年中的憂愁，悲哀，憤怒，以及疲勞，都要在今天中把牠們暫時地忘掉！

南京路的「三大公司」中，比往常更熱鬧了，幾家臘味店也不斷地有着高貴的士女們進出。然而在另一些街道上，那情景是又異樣了：

一切的眞假「陸稿荐」，鮮肉直掛到晚上，可是還有不少顧客們光顧，醃肉油紅紅的吸誘着人們的注意，斬醃肉的肥胖的夥計們，揮着光亮亮的闊板刀，是又高興而又忙碌。

南貨店裏更擠得很多的人，白糖紅糖長生果西瓜子，乾線粉，筍乾，糖年糕。——大家都爭先恐後地購備着所謂「年貨」。而「祭灶果」呢，正如平時的五香豆一樣，一包一包地賣掉了！

老太婆也有年輕的女人們，都擠在香燭店裏買着香燭，香，以及送「灶家菩薩」上天去的紙轎子。

錫箔店裏呢，夥計們也正忙碌着跟女人們在做着生意。

糖果店裏有着慈愛的父親給他們的子女們買一些糖果回去。

幾家衣莊店，夥計也提高着嗓子把半新的衣服向人家翻着，吸引着要穿件新一點的衣服的人們，半圓形地圍在店門口聽店夥計像唱歌一樣的調子，看店夥計的手中翻出一件一件的

半新衣服。

　有幾家鞋子店門口兩邊站着兩個扮做小丑的人兒，唱着滑稽的小調，像相罵一樣的招攬着主顧。

　一切是混雜的，熱鬧的，……是所謂「新年」前夜的景象，又一年一度地畢露在人們的眼前了！

　然而從嚴寒的有着空堆的天空中，忽然傳播出軋軋的飛機聲，人們的頭都抬向天空中去。頓時感覺到今年的這個所謂「小年夜」是這末的令人感到悲慘呵！

沒有棺材的屍首

江荻

　上海，在國軍西撤後，來了冬天。……

　四郊被封鎖，柴炭的價目飛漲，漲到一把椅子砍了當柴賣，仍可賣回一把椅子所值的錢。於是人們在飢餓與寒冷裏，大量的死去。那些人本來是用不到受飢寒的，但敵人的炮火把他們從自己的家屋裏趕出來在街頭，在飄着雪的寒夜，做了沒有棺材的屍首。

　普善山莊作了個統計，統計告訴我們，上海在一個月之內，他們所收拾到的沒有棺材的屍首共計一萬三千餘具。……

　讀了報上這個統計，——記不清是那一天，總之天氣很冷。我踱到附近的一條靠近荒地的馬路上，發現了另一會事：昨天還好好兒放在那兒的紅漆小棺材，不知給誰砍去當柴賣，只賸了幾片木屑，裏面的小東西也變成了一具沒有棺材的屍首。

　我彷彿在重讀芥川龍之介的羅生門，然而那是比羅生門更悲慘上百十倍的故事呵！(12)

兩件事實

逆白（十八：學生）

　這天的早晨，我似乎比平常特別高興地獨自挾了書包，口中哼着小調，沿着清靜的×××路慢慢走着。

　「離上課的時間還早呢！」我心中忖着，脚步更加慢了。

　垃圾車的聲音使我不得不停止我的思潮，賣晨報的報販已在路上奔跑了，但還沒有人照顧他們。

　走到×××路口，突然人聲很嘈雜，在一羣人中可以看到巡捕的帽子在那裏晃着。不久，巡捕驅散了人羣，一個面孔慘白的小孩子被一個華捕扣住了後領，向巡捕房走去，這華捕的另一隻手中抓着一大把已被捏皺的報紙，後面跟了另一個小孩連連向這華捕求情，有一次突然上前抓住他被捕的弟弟的手，死命也不放，但終於被這「鐵面無私」的華捕拳脚相交，不得已的放了手。

　「啥事體？」我問一個站在旁邊的觀客。

　「袖子上沒有照會。」他回答。

我所走的方向是和華捕所走的方向相同，所以我加快了脚步，跟着這可憐的小孩，還沒有走上十來步遠，他的哥哥又跑上來問：

「身邊銅板有哦？」

「一個也沒有。」他小小的臉上顯得更加慘白，他常常抬頭望望華捕無情的臉，脚步被拖得很快。他的頭慢慢的低到了胸前。

對面走過來幾個安南巡捕。

「大家馬馬虎虎好哉！」一個安南巡捕說。

「大家幫幫忙，這種事體讓伊去好哉！」另一個說。

我真佩服這華捕的涵養功夫，他不動聲色地向異國的同伴們點點頭，只笑了一笑，依舊扣住了小孩的後領，到巡捕房裏去了。

他是多麼「忠」於他的職務呀！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 × × ×

下午又從校裏走回家來，早晨遇到的事還深深的烙在記憶上，誰知又遇到了一件痛心的事實。

在××路的中段，停了一輛巡捕房的捉人汽車，裏面已有許多人坐在那裏了，兩個華捕坐在門的兩旁。這時，又捉了一個人上汽車，一個法國巡捕站在路上指揮像屬「工作」着。

馬路上的閒人都圍着汽車看「西洋景。」但這事不覺腦怒了這位法國巡捕老爺，他不動聲色地慢慢走向這人羣來。突然他舉起了警棍向人羣中打去；我想他一定以為這是一堆沙袋，否則，就是心腸更狠的人，也不至於這樣沒頭沒腦的打人，他把人當作無生物，否則，便是把他們當作奴隸！

一片叫喊聲把每個人的汗毛竪起，但這位先生的心是鐵打成的，他仍把警棍向這批無抵抗的人打着。有許多人的前胸上着了一棍，有許多孩子被打得跌在地上；人羣終於散開了，這位法國巡捕便凸着肚子，露着勝利的微笑。

這是「治安」的一幕活劇。我只作了壁上觀，但我胸內忿怒的火幾乎壓制不住了。這位法國巡捕不作第一步勸告，也不作第二步的警告，便斷然採取第三步手段——用武力，對付這些手無寸鐵的人們。(351)

天堂·地獄

春誠

黑暗的天空，透出了一線曙光，工廠裏汽笛的尖聲，衝破了這沉寂的大地，催起了正在睡鄉的工人們。猛然，在灰牆頭的一扇小鐵門大開了，吐出了大批的殘渣——工作了一夜的人們，睡眼惺忪地拖着疲乏過份的身子在路上走着，這是五點鐘，大上海最早在馬路上出現的人們！汽笛第二次響了，馬路上走的人更多了，上工的，下工的，談笑聲，喊叫聲，充滿了每一個角落，工廠的第二扇

門開了，吸進了一批批精神飽滿的勞働者，五點半了，路上又寂靜起來，上工的已進了廠，下工的也到了家，祗剩了幾部黃包車在街頭逡巡。然而當紅牆頭的學校打了起身鐘之後，六點鐘死去的上海便漸漸復活過來。路上行人也多了，報販子，菜販子，脚踏車，老虎車，糞車，提開水壺的老太婆，拿面盆的小把戲；點綴着這清早的街頭。老虎灶忙得不亦樂乎！這是牠的「黃金時代」店家們都開了大門，撐起了旗子，掛上了招牌。準備開始他們的營業了。

在另一個幽美的地方，陽光照遍了大地，曉風拂動着柳枝，蟬鳴了，鳥叫了；然而紅色小洋房，光滑的柏油路仍是靜靜的；這裏沒有喧嘩，汗臭，祗有鳥語和花香。這是天堂的驕子——大上海的紳士們的住宅區。

交通的心臟——車廠，在六點半鐘壓出了一滴滴的紅血輪——電車，汽車，眞的，如果把上海的街道當血管，那麼電車與汽車就變成了在血管內運行的紅血輪，而工廠無疑的就是人的心臟。顯然地路上的行人是更多了，買菜的，上學的，閒逛的；糞車更多了，馬路兩旁排着三分之二的上海人所享受的十六世紀遺物——馬桶，空氣裏浮滿了臭的分子，電車上擁擠不堪，全是趕着八點鐘到辦事處的人們，長衫，短打，西裝，旗袍，各式的人們一樣爲着生活而奔走。在那邊——小菜場上又展開上海人的生活的一幕幕，太太，小姐，娘姨，大司務以及粗手大脚的菜販子，都毫無階級的講斤頭，合價錢，到處都是混亂，嘈雜，齷齪，臭氣！而在另一面，另一個世界裏清潔的行人道上梧桐樹下，碧眼黃髮的女人推着橡皮車輕輕溜過去，脚步合着蟬聲，嘴裏哼着小調。抬頭，那邊洋台上深沉的窗簾拉開了半片，八點鐘了，紳士們正在晨裝早餐，牛奶與鷄蛋，咖啡和麵包。門口的汽車是已經在等候了。靜安寺路，南京路，霞飛路，愛多亞路，黑牌子汽車，列成了長蛇陣把「孤島」的操縱者送進了高樓大廈。而黃包車，電車，公共汽車却已先送到了受支配者，在等候着支配者分派工作，然而出賣勞力的工人們，已經在鐵籠裏做了四小時了。

九點了，十點了，電車已不擠了，汽車也稀了，黃包車夫在進早餐，報販子也自動減價了，小菜場的菜攤子漸漸空了，雖然菜是這樣的貴，然而主婦們的菜籃仍是滿滿地提回去了，茶室開了，公司也在開門，閒逛的人們又八字步兒東逛西蕩了，走累了，坐下來話匣子又開了，不認識不要緊，好在都是同病相憐，天上講到地下，兵士講到女人，啊！時光倒是頂容易混的，十一點，十二點，這是上海人吃飯的時間，來吧！一碗麵四隻饅頭既經濟又便利，包飯作裏擠得水洩不通了，八人一桌五菜一湯每人兩毛五，這是中飯！黃包車夫兩塊大餅也是中飯，倒包飯担子的殘羹，不花錢！站在菜館門口聞聞飯香，吃空氣，吞涎沫也是上海人的中飯，然而酒館裏却正是大菜筵席，山珍海味，「朱門酒肉臭，路有餓死骨」看那擠在門口

的可憐蟲——難民，按着還是昨晚裝了兩碗粥的肚子，翹起頭來在等候着佈施的飯車！然而路上過的祇有貨車，火油車同烏亮的自置汽車，像長蛇般的送紳士們同公館午餐，別的不說，——光是這來去兩回所燒去的汽油，就够可憐蟲們一天的飲食了！別胡想，等待飯車的影子還不來！

一點鐘，兩點鐘，流線型的汽車又由西朝東了，紳士們用飽了，然而站在路上的可憐蟲，還是空着肚子的難民！影戲院，大戲院，門口擠滿了幸福人，雖然「客滿」的牌子是高高的掛起了，然而仍是逗留着不走，他們在等待，還是在時裝表演，沒袖子的旗袍，圖案畫的面孔，赤脚穿的三根皮帶一塊底的高跟鞋，流線型的西裝，「尖頭饅」的皮鞋，高得過份，闊得異樣的肩膀，是漂亮，英武？還是健康？他們在想：想叫老板在院子裏加「閣樓」，添「三層」，「以免負隅」，不然的話，有錢無處送，「憾事！」

三點鐘了，音樂奏了，笑聲起了，在門口的知道無望了，走吧！在那邊，難民們也散了，中飯無望了。飯車的影子還不來哟！

一輪驕陽，向着上海人獰笑，然而晒到的是黃包車夫的背，窮人的身體，霍亂，中暑，暴斃！永遠不會發生在有冷氣的，高樓大廈，戲院，餐室裏，電風，冰淇淋，汽水，這便是驅疫使者！還有上海的新興實業——游泳池，這時大家正是摩肩擦背地像鹹泡飯樣的浸在池裏。一九三八式的新裝，全身能露的地方都露出來了，還是要肉感，還是省料子？

四點鐘，五點鐘了，夜報出來了，然而「國家事管他娘！」買報的是不多了。電車汽車，又開始把人從公事房往家裏送了。在商場裏角逐回來的，金子，棉花。賺十萬百萬，高興得意；蝕傾家蕩產，自殺，流亡！

在先施，在永安，在南京路上，花花綠綠的法幣換來了大包小提的絲羅錦緞，希奇古怪的食品，點心，眞的，祇愁不貴，不愁無人買。

六點鐘了，大世界，愛多亞路上出賣肉體的女人們站崗了，眼風，巧笑逗引着每個路人。然而時候太早了，酒樓，菜館，西餐室，吃食店，堂倌忙得團團轉，老板居然也想做「客滿」牌子了。這是上海人的「吃」！一天要一萬担米呢！

夜來了，七點，八點，無線電，爵士音樂，霓紅燈，汽車又出動了，電車又擠了，不是上辦公室，是舞場，是戲院，是旅館，紅燈綠酒，女人法幣，交織成了上海的夜市場。看啊，窮人們被蚊子，臭蟲和熱浪趕到了馬路上。空的洋屋，鎖了的大廈牆脚下面，行人道上，橫七豎八，躺滿了露宿的人們，馬路當中三五成羣，急壞了開車，綳斷了紳士們的眉毛，汽車過處，溜出了一句話：「上海那裏來的這些討厭的人啊！」是的，上海是紳士們的天堂，是驕子們的享樂所，不是窮人的地獄！然而十一點鐘了，十二點了。出賣了一天汗血的勞苦大衆，吹着涼風入夢了，而舞場裏，戲院裏，旅館裏却正興奮得香汗四溢，忘

卻一切的了。十二時半了，馬路上戒而不嚴了。兩脚朋友雖不通行，然而「四輪」階級卻到處無阻；因此「笙歌」不妨「達旦」「酒宴」也可「通宵」的了！

這是上海，也是「孤島」的一日；是天堂也是地獄的一日。消蹓，享樂，麻醉是無良心的有錢階級過的生活；吃苦，奮鬥，除奸是熱血的青年勞苦大衆所幹的工作，至少「孤島」上還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心是未死的，他們準備着，等候着光明的一日到臨！(219)

夢

益　穎（十九・小職員）

四月十五日，天高氣爽，太陽暖洋洋地照在這沉悶的「孤島」上，使一切生物顯出欣欣向榮的樣子。下午，我獨自坐在室內，覺得太氣悶了，還是去看看逸吧，和她談談，也許可以消愁解悶。不料當我正要走的時候，逸倒來了。她見我桌子上翻開了書，就說：「太用功了啊！這樣好天氣，不出去玩，躲在家裏看書，眞佩服你！」我說：「假使我出去玩了，你此刻到來，不是要吃閉門羹嗎，幸虧我沒有出去，等你來了，就可以和你一起出去了。」我們說笑了一陣，就手攙着手向外走去。

我和逸並肩兒在公園裏慢慢地走着，一邊說說笑笑，多麼有趣！漸漸地時候晚了，只見夕陽西沉，天色漸暗，那燦爛的晚霞，雖很美麗，可是只一刻兒，就消失了，眞是黃昏的序幕，我們便不再留戀，雙雙向歸途中回來了。我們默默地走着，有一種不可捉摸的聲音，傳到我們底耳朵裏來，我們爲好奇心所動，立刻向那聲音的方向走去；遠遠地只見一羣人圍了一個大圓形，那聲音就是從那圈子裏發出來。

我們走上前去，但見一個年約四十左右的男子，背了個七十左右的老婦，還有一個坐在地上，不滿十歲的孩子。那男子嘴裏說着許多不能分辯字音的言語，淚在流着，我覺得他是太悲傷了！他那種憔悴的狀態，使人見了，竟也要掉下淚來。逸，我說她眞多事，她很熱心地向那人問着一切的一切，好像要把他一生的經歷，都盤問清楚的樣子。但對方不過是這樣的回答：「好小姐！你不知道呢！我們的家，是在南市，被砲火毀了。妻離子散，現在只有我和一個孩子，還有一個老娘活着，我們不知怎樣才好，天天躲在弄內，受到太陽曬，雨淋，你看我的娘還在生病呢！孩子已有二天不吃東西了！好小姐！救救我們吧！我假使是單身的話，那我就可以去做一點事，不論什麼事我都能：願意做，死也不放鬆的……」在他一番斷續的言語中，已足够使我們勸心的了。可是因爲時候不早，給了些錢，也就走了。

路燈淡淡地輝照着，把行人的一舉一動，都映照在地上，好像演無聲電影一般。我們各自踏着脚步，並不言語，我們正同想着剛

才的一幕。忽憐得丁冬的音樂聲，從另一角送出來。這是××舞廳內，使人迷戀的音樂！「喲！你看這是怎麼的？剛才看見的是悲劇，而現在卻是柔和的音樂聲，」我問你：這輩只知作樂沒靈魂的人底良心在那裏？」逸說着，似乎非常憤怒，假使在這時候給她一樣打得碎的東西，我想信她一定會把牠打得粉碎，以發洩心頭之恨。我看着她底臉，並不言語。「你不要這樣思想簡單，他們現在固然快樂，但他們未必不做一些善事吧！」我心中這樣想着，但是不敢開口。因為我知道若是這樣一說，逸一定要罵我的。「先生？做做好事吧！我肚皮餓煞哉！」突然地，在××舞廳相近的地方，有一個人正向我蹣跚前走着，後面卻跟了個衣衫襤褸的乞丐。「你肚子餓，關我屁事！」真奇怪，還是一個衣服穿得畢挺的人所說出的話，我真憤恨極了！想不到我方才的見解是錯的！

慢慢地我們各自走回了家，我是不能言語。我看着那淡淡的燈光，我又想着前方有勇士和孤島上的狀況，竟這樣使人刺激地對照着！

我打開日記簿，竟有些不敢動筆，因為我疑心這是個夢。

「孤島」之夜

雪雁

「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另一方面卻是荒淫與無恥。」

—— Ilia Ehrenburg

上海，這個死去了的都市，是一些沒有靈魂的人們的天堂。

夜，七月的風吹動着，有着那麼不靜而溫和的氣息。

在街道上，熙熙攘攘往來着的人們都像有了急事般想擠到前面去，到處都是傾軋，和爭奪。賣晚報的孩子高聲地對並不留心時事的人們喊着各種消息，可是立刻又給無線電的聲浪淹沒了；老丐婆伸着手向每一個走過的人要錢；一些性急的人數着跳躍着的廣告燈光的次數在等電車；淌着汗的洋車夫卻忘了饑餓似地看冰淇淋的廣告牌；高等賣淫婦假裝在看着店舖裏的貨物，留心後面有沒有人跟上來。

到處是強烈的電光，白色的電燈，綠色的交通燈，炫目的霓虹燈；白色的光，綠色的光，紅色的光交織着，照在大百貨店的櫥窗裏，巨大的廣告牌上，矗立着的印度巡捕的身上，女人的塗了胭脂的嘴唇上。

塗了胭脂的嘴唇，被挾在外國水兵的強壯的胸懷裏，像被拖曳般加緊着腳步走着，嗅着對手嘴裏噴出來的強烈的酒精氣味，就在那粗暴的笑聲裏面沒有理由地低聲笑了起來，可是在那上面，卻有了一對厭倦了的眼珠子。

有了一對厭倦的眼珠子，還儘是那麼舞着，舞着，沒有休息也

沒有停止。刺激人的曲子旋轉着，疲乏了的身子旋轉着，桌子，椅子，香檳酒的瓶子彷彿也在旋轉着。就在一些高聲的歡笑和噪鬧裏面，有着一顆寂寞的心，那是屬於一個寂寞的靈魂的。

在黑暗裏，一切罪惡和恐怖潛伏着，飢餓和貧窮教會了人們以至未成年的兒童們偷竊和搶刼。

× × × ×

可是在另一個角落裏，另外一種法律存在着。

當最後的一面國旗從這個地方撤去的時候，罪惡的種子就得到了最好的園地去蔓延開來。

在那裏是欺詐、哄騙、暴力、暗殺、鴉片、海洛英。……

在幾間陳舊的建築物裏面，一些把自己靈魂交給命運的人們從各方面聚了起來，於是開始了可怕的叫喊，失去了理智似的笑聲，對於命運的詛咒，惡毒的對罵，汚穢的談話。

每一根神經的末梢都豎了起來，像研究着細菌學的生物學者似地瞪大了眼睛，望着在滾動着的骰子，儘是望着望着，花綠的鈔票一張一張地從自己手裏拿了出去，看着手裏僅存的幾張鈔票止不住焦急起來。

「將整個的靈魂交給命運吧！」

於是所有的錢都押上去了，連呼吸也屛住了，焦急地望着正在轉動着的骰子。

「着了！」深深地抽了一口氣，連自己也有些不大相信起自己來；可是花綠的鈔票重又回到自己手裏。手裏的鈔票又多了起來，想起該是走的時候了。

明天，明天該是一個好日子吧！明天該是一個享樂的日子。

「識相些，朋友！」在黑暗裏二支手槍對準了自己的胸膛。穿着黑香雲紗衫褲，在歪戴着的帽子下面隱約地看到二個獰惡的面龐。

那樣毫無抵抗地一切值錢的東西都給拿了去；二個影子在黑暗中消失了。

什麼都完了，身子便發瘧疾般冷了起來，——明天依舊是一個光身漢！

依舊是一個光身漢，想着就像一條毒蛇在嚙着心頭般痛苦了起來。

就在那被壓迫着，和被踐踏着的一羣中間長大了起來，咬緊着牙齒，忍受了一切搾取和虐待，省下每一個子兒來，才成了一個家——一個女人和二個孩子。可是在飛機的翼子下面什麼都完了，要不是自己碰巧跑了開去，也許——但是就祇賸下自己一個人了，依舊是一個光身漢子！

儘想些以前的事情吧，以前的生活是快樂的：那間矮小的拿舊木板和鐵皮自己親手搭起來的房子，胆小而祇會哭泣的女人，

二個頑皮的孩子，劣味的燒酒，淌汗的過度的勞作。這些就交織成了生活。

破碎的回憶縈繞着，可是一些會使人哭泣的回憶是會使人衰老的！摸了一下自己的臉龐，老了！

在收容所裏，一切被戰爭燬滅了家的人們都給扔在一起，在那裏，人口密度有了最高的紀錄。

惡濁的空氣，叫囂，煩噪，病的呻吟，小孩子的哭聲，——傳染病的細菌在高速度地散播着。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美麗的回憶，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幻滅了的夢想。

「復仇，」祇有那一個簡單的字眼把一切人們聯合起來了。

七月該是瓜的季節呀！一個孩子問着母親：

「為什麼我們今年沒有瓜呢？」

「沒有了，好孩子。」

母親的眼睛潤濕了。

孩子有些明白了。

大人們也明白了。

種族的仇恨，憤怒的火焰在燃燒着。

× × × ×

憤怒的火焰在燃燒着，一種緊張而雄壯的情緒支配着整個身子，懷着像沙漠的旅行者似的心情在夜的都市中悄悄地走着，在自己的前面走着同伴。

是目的地了，前面的同伴慢慢地停了下來，於是自己也就站到一家店舖的櫥窗前面去望着櫥窗裏的跳躍着的霓虹燈。走在街道上的年輕的姑娘們，坐在汽車裏的穿了夜禮服的紳士。

期待是厭煩的事情，十分鐘過去了，二十分鐘過去了，重又看着自己的錶，像每一次秒針的轉動愈顯得遲緩起來。

「是時候了，該準備一下吧？」

一個熟識的聲音在耳畔說着。

於是心臟的鼓動加急起來，週身的血液在加速度地奔流，一輛一九三八式的別克緩緩地在左近停了下來。

連呼吸也給屏住了，敏捷地摸了過去，用最熟練的手法向剛從車門出來的肥胖的身軀作了連發的斜角度的射擊。

一個巨大的影子在連續的槍聲裏倒了下去。

接着是可怕的紊亂開始了，人們無秩序地在逃竄，叫喊，踐踏，女人歇斯底里地叫着，警笛狂鳴了起來。

× × × ×

不久，一切又都恢復了常態。

上海依舊是那些沒有靈魂的人們的天堂。

七月的夜依舊是那麼平和而熱鬧。

祇有那憤怒的火焰，永遠在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心中燃燒着。(1302)

搶報

夸父

空前的台兒莊捷報傳來，驅散了「孤島」上窒息的氣氛，也振奮了「孤島」人們苦悶的心靈；任何人開始在興奮着，雀躍着。

曹家渡的五角場這報販集中的處所呵，每天的清晨傍晚，買報的人們穿梭一般不絕的來去。

暮春的夜晚，大地已消失了夕陽餘輝，晚霞，迷糊地躺在天際，暮色逐漸加濃起來。在五角場，許多人立着，有穿制服的學生，有穿青布短衫的工人，有日間兜攬生意的小商人，也有小販工匠；每個人的臉上，現着急燥的神色，每個人的心頭懷着一個難解的疑竇：

「爲什麼今天晚報到這時候還沒來呢？」

「許是報館受到檢查的麻煩吧？許是在等好消息吧？許是：：」人們找不出肯定的解答，祇是愼耍地站在那裏嘖嘖的私議着。

有時，在人們正焦急的當兒，頑皮的報童亂叫亂跳地在旁打諢：「來了！來了！」但當人們視線掃射到馬路上時，又是失望！

他們等待着夜報，猶如慈母盼望着游子歸家的急切。

一彎明月冉冉地爬上奧飛姆大戲院的屋頂，店舖裏的時鐘正噹噹的打過七下；一輛自由車很快的從面前駛來，人叢裏頓時起了一陣騷動，他們瞧清楚這一回果眞是來了，立刻像浪潮那樣的湧了過去。

送報的被圍在人羣裏，滿頭淌着汗，神色似乎很緊張，他睜大圓圓的眼向四周環顧了一下，邊拭着汗邊說：

「嘿！今天赤佬竟搶起報來了！」

這一下沉重的聲浪，好似裏面有着不可思議的力量，把人們急於看報的念兒也撤開了，幾十個人不約而同的嚷着：

「搶去多少？搶去多少？」

「媽的，一下子就是七十份華美五十大美二十！」送報憤憤地回答道。不等人們再問，就開始敘述他遭遇的經過：

「……今天到靜安寺的夜報很遲，就爲了這，我踏車由靜安寺經極司斐而路來這裏時比往日快，到了日兵司令部的門口，突然，一個戴黃邊黑帽的走來喊住了我，我以爲他要買報，也就停了下來，那知，嘿！他才眞是不要臉的傢伙！」他講到這裏，狠狠地吐了一口涎沫，於是再接續下去：

「你想他怎樣，他竟攀住我的車頭，大聲的把赤佬喊來了，……哼，赤佬喊來還有好事嗎？他走來就伸手抓去一大把！我瞧模樣兒有些不對，馬上踏起車來溜逃……要不然，至少，摑兩下耳光是

難免的……」

還沒等送報的說完，人羣是怒吼起來了：

「越界築路尚且如此，這還成什麼世界啊！」

「台兒莊大勝利全世界什麼人都知道的，搶報哪能掩盡天下人的耳目？」

「操他的！日强盜！我軍打過來看你們有好死不？……」

你一言，我一語，怒火在人們的心頭燃燒，每一個人的心田裏在滋長着正義的種子！

夜色漸漸濃了，月兒升得高高的。人們都擎着報紙，頭號鉛字的標題，藉着通明的燈光，映入了每個人的眼簾：「津浦綫日軍總崩潰。」「華軍克復濟甯」這時，每個人的臉上，都泛起了一個輕鬆的微笑，彷彿是在說：「總有一天，一切將歸還我們的！」

歸來

莫　草（十七：學生）

船進吳淞口時，我想跑上甲板去看看；但母親阻住了我，不讓我去！等到船停了一小時，時計已指近十一時了，我們才跨過了許多貨堆，蘆葉，經過朽腐的木梯，踏上了人頭擠擠面目全非的上海！

「啊！一面青天白日旗都沒有！」望着五光十色的國際艦隊，望着隨風飄展的各種旗幟，望着大中華民國所屬的江海關，姊姊感慨地說了！

軍艦，汽艇，划船，浮筒，濁水，菓皮，起重機，苦力，貨物，蔬菜，行李，紙料，炭簍，貨車，木棚，人潮，稅警，法捕，關員，汽車，鐵門，砂包，矮兵，電網，鐵刺，斷垣，殘壁，傾斜的市招……我們是回到上海了！開始領略那陰沉沉毫無活氣的「孤島」的風味！

在車中，我們四個人伴着一堆行李，顯得非常擁擠；但當我望車窗外時，街上也擠擠擁擁地擁滿了人——漫蹉方步的人，是中國人，在這已淪陷了的上海的外人保護下的租界內！

這是我重臨上海的第一天；但一二小時內我已感到微微的失望了；尤其是當扭了睟的收音機中播送出怪氣怪聲的怪話、怪調時，我實在感到莫明其妙！我以爲上海是不平常的地方啊！上海會熱烈地燃放過大梱的爆竹，上海的民衆曾支持過三個月的英勇抗戰！爲什麼上海人都是那麼閑散呢？上海人無事可做了嗎？

我靜靜地聽了聽姊姊，姊姊不作一聲！

我將車窗搖了下來，我感到悶氣；雖則，還是初春！

我瞧見一個人手中拾滿了一大包煙蒂！

別離五月的家到了！管弄的阿四，和我們的李媽，慇懃地向我們照呼，替我們打開了鐵鎖，沾了一手銹漬，幫我們搬取行囊。我瞧見封滿塵土的方桌上印滿了野貓兒的梅花脚印，我想：我們的家被貓兒糟擾了！糟蹋了！或者，在貓兒身上也該有着一張膏藥吧！

經過一番粗率的整理，我們便趕着上飯館去用午飯，一路上，沙包都撤去了！也看不見虹口漫天的濃煙，聽不到整日飛機的轟炸了！上海，「和平」——「安樂」了！熱鬧的人羣是那末優游自在！

一進飯館啊哈！這麼多人！結婚?!聚餐！請客做壽！原來上海一切仍舊！

下午，我更失望了。我去找自己的母校，但母校是「改變作風」了！我經過兩所電影院；但看電影似乎是不費光陰金錢的，全是人——中國人！至於片子呢？——熱鬧奇趣！還有，我更發現了一樁時髦事——溜冰——在水門汀上！一切，一切，上海，灰色！

回到家，家中已整理過了，我找到了姊姊，我說：

「姊姊！有趣嗎？第一天的上海！」姊姊苦笑。

吃過晚飯，在溫柔的燈光下，父親打趣地開了話盒子：

「你們看：今天報紙上的這幾個廣告！」

「那能實梗軋法？軋是軋得來！十足觸硬！嘸啥話頭！」這一連串字句，我們不知說些什麼是好！

母親坐了下來半嘲笑地說：

「你們昨天在船中不是說：上海是不平常的地方嗎？」

「還有你們這般小傢伙呢？不是不會無聊的嗎？——電影，跳舞，溜冰，茶室，讀死書……」父親一鼻孔出氣，也向我們進攻了！

「無論怎樣我們自己是不會無聊的！」姊姊勉強聲辯；我呢？沒有一句話可說，假裝讀着報紙，等待着侯過這個「難關。」李媽拿了一盤茶進來，一見到她，我想起了一件事情，突然跳了起來：

「李媽！我們離開這裏以後，有什麼信嗎？」

「喔！我忘了！都放在我家裏！大概有十幾封，讓我去找來。」

信找來了，有兩封是姊姊的；有兩封是我的；我開了信，啊哈！是五個同學從長沙和陝北寄來的！三個同學已掛起四十五度的皮帶了！他們不再是祇說不做的人了！我興奮地讀着爽朗活躍的字句；突然，姊姊跳了起來：

「嚇！」姊姊太興奮了：「終究是我們靑年人，不會屈服的！看！我的朋友，她從梧州……。」

我們勝利了！雖然我們有一些羞愧；但我發覺姊姊正浮着溫柔的微笑，在溫柔的燈光下！

中華民國有爲的國民是決不甘屈服的！決不！

在婦女救難遊藝會

掃蕩

兇橫蠻暴的太陽，照遍了孤島上每個角落，人們的身上，都被它熬出了豆大的汗珠。在各處難民收容所裏的婦女們因爲缺乏

了夏令衛生設備，身上的汗珠濕透了她們的衣衫，污髒掩蔽了她們整個潔白的軀體。她們也覺察自身的臭氣難聞，因此她們更永遠不會忘却使她們感受這種苦難遭遇的侵略者。

過去，她們和人們一樣；有的是親愛的丈夫，兄弟，姊妹，和美麗的家鄉，田園，房屋，空暇的時候，她們也得抹些芬芳的香粉，擦上鮮豔的胭脂，穿着一二件時新的服裝，上娛樂場所或城市裏去溜達溜達。但是現在，他們的丈夫，兄弟，姊妹，都先後的犧牲在侵略者的槍刺下。家鄉田園，房屋，更被侵略者的砲火，摧毀得不成樣子，一切美滿舒適的生活。都化成了虛空的幻影。悲傷，痛苦，緊嚙了每個她們的心靈。她們現在所有的，只是一羣破碎的靈魂所支持的一大夥缺少營養的瘦削的黑影。

上海婦女團體聯合會，對於這許多難胞婦女，表示深切的同情，她們感覺這一羣婦女中有很多能夠擔任一些工作的，所以積極的想創辦一個「婦女難民手工廠」使她們每一個，都能自力生存。這樣不特使國家社會，減少了幾許負担，更爲抗戰前途，建樹相當的原氣和實力。但是因迫於經濟，所以才用了極大的努力，發動這個「上海國際婦女救難游藝會。」同時熱誠的企望本市各界，踴躍購票參加，予她們一個有力的援助。

會期一共三天，地點在法租界邁爾西愛路蒲石路口蘭心大戲院。游藝節目有三十餘種，是聚集了全滬的名媛，淑女，票友，藝人，和藝術團體等配合成功，所以每個節目都非常精彩有勁。

昨日爲遊藝會第一天。記者在下午三時許，到達蘭心大戲院，但是院裏已經塞滿了熱心的來賓，人數約在七百人以上。內中女人多於男人。節目爲：（一）大同國樂會的春江花月夜；（二）衛仲樂先生的淮陰平楚；（三）大同國樂會的遊園；（四）進德小學幼稚園生蕭松明的獨唱；（五）舞界姊妹的英文歌；（六）進德幼稚園的舞蹈；（七）工部局西區小學的原始人；（八）進德幼稚園的小小音樂隊；都已經成了過去。據人們告訴我：這八個節目，都相當的好，但是我來遲了一步，沒有看到。

那時台上，正在表演第九個節目；精武體育會的國術，內中醉酒刀，達摩劍，五郎棍、和三節棍對槍，表演者的確經過很大的苦工，異常可觀。（十）葉文秋女士的春香鬧學，扮相和身段，都很不差，演出上，也能不失平劇裏應有的規矩與繩準，她是藝華電影公司的從業員，能夠如此，確非易易。（十一）白門樓，金素雯女士的呂布，唱，說，做，都恰到好處，倘使她願意專心研究的話，不難達上平劇界最難求的小生的最高級層。（十二）嚴憶女士的蘇三起解，出獄，行路兩段，演出都很老練，嗓子相當有勁，咬字也很清楚。（十三）玉堂春，飾玉堂春的金素琴女士，出台一聲「苦啊」叫頭，就博得台下熱烈的掌聲。會審一段唱詞，非常佳妙，最後的幾段快板，更爲觀衆讚嘆，喝彩的聲響，不斷的掀起，求之現在的坤角中，金女士可以說

是一個成功者。飾蔡袍劉秉義的毛家華，演出不壞。原定葛次江飾王命龍，但是他因事未到，改由姓王的代表。王命龍的扮相相當漂亮，訊問嫖院一段，窮態畢露，全院大笑。至五時三十五分，始表演完畢。全院電燈放光，幕徐徐墜下，台前觀客相繼起立，正圖散會時，誰也意想不到接着竟展開了一幕歌場大血案。

突然間砰的一聲，劃破了院內靜穆的空氣。接着樓下右首第三排上所坐的糯米色西裝少年和第五排上的灰色西裝少年，相繼倒地。來賓們狂呼：炸彈！炸彈！……恐怖籠罩了每個來賓的心靈，他們和她們，像發狂一般的湧出了大門，四散奔避。

同時一個身穿黃色旗袍和白底藍花的兩個少婦，不約而同地連呼啊喲！啊喲！她們發現倒在地上的，就是她們親愛的丈夫，鮮紅的熱血流遍了黃色的地毯。悲痛湧上了她們的心頭，她們急得老在那裏打轉，慌恐掩塞了她們的理智。她們除了頓足狂呼快快的去叫救護車外，好像沒有別的話好說，更哀傷得哭不出來。院裏的鑼鼓場面早已收拾起來，演員觀衆也都失掉了蹤影，所剩的只有受驚的少婦和三四個關心大戲院的職員，暗淡的燈光，照着躺在地上的兩個遇害的少年，全院突然轉入了恐怖凄涼沉寂的氣氛中。

沒有十分鐘，該管法捕房已經得到了緊急的報告，由督察格蘭（譯音）率領了大隊的探捕分乘警備車飛一般趕來。查得身穿糯米色西裝的少年，面色慘白，神志昏迷，右面額上中有一槍，直貫頭顱，鮮血從創口內像泉一般的汩汩流出。穿灰色西裝的少年，左肩中有一槍，白色的襯衫滿染殷紅可怕的血跡。依常理推測，當閉幕時在糯米色西裝少年的身畔，已經預伏着一個暴徒，他用手槍向少年頭上開放一槍，那時少年猝不及防，致被擊中左頰，子彈穿過頭顱，從後飛去，適中於第五排上所坐的那個灰色西裝少年的左肩部。當時就很快的召同救護車，將受傷的兩少年送入了寶隆醫院。

因爲身穿糯米色西裝的少年彈中要害，流血過多，所以抵院後沒有經過怎樣的救治，已經斷絕呼吸。至於另一個少年，因爲受傷較輕，經過醫生敷藥包紮後，就抬入病房，倘使沒有重大變化的話，不致有性命的危險。

事後調查死的那個少年，名陳安全，今年三十歲，寧波人，家住公共租界池浜路天福里十五號，向在四馬路外灘匯豐大樓萬國商業機器公司內充當職員，平日辦事勤奮，秉性誠厚，且從未參加政治活動，所以這次突遭暴徒暗殺，原因離奇莫測。現在捕房方面，正在竭力偵查中。（捕房方面現在有在場目睹兇手者，到捕房裏去報告）至於死者陳安全的家中還有一個親愛的妻子李氏——就是穿黃色旗袍的那個少婦——和兩個女孩子，長的名叫佩緣，今年五歲，次者名雪緣，生下僅十一個月。身後的家庭却成了一

個嚴重的問題。

受傷的那個少年，名愈世郊，現年二十八歲，湖南人，向居法租界辣斐德路桃源邨四十號，與死者陳安全是同事。此次同他的妻子沈氏——那個穿藍花白底的少婦——在那裏觀看表演，竟意想不到會遭受槍傷。

今天是上海國際婦女救難游藝大會的第二天，一切都繼續進行，同時捕房裏決意在蘭心大戲院裏加派探捕嚴密保護。今天的節目計（一）鶯濤凱旋，精武體育會（二）踢躂舞，卑菱小姐。（三）英文歌舞界姊妹（四）王老五，韓蘭根，劉繼羣，殷秀岑。（五）管弦樂隊，青年會（六）踢躂舞，郭志嫻，郭志媛，郭志婉，蔡寶瑜等四位小姐。（七）女子公寓，由上海藝術劇院全體演出。七個節目都很精彩，希望熱心的男女們，為着人類的正義公道，踴躍去參加，共襄盛舉。

中華書局的風波

葛丁（廿三・編輯・）

中華書局，誰都知道它過去的歷史的：在二十年前，它不過是擁有數千元資本的一個小規模的印刷所——可是，現在呢，現在它有四百萬元的巨額資本，它有新建的四層水泥鋼骨的廠房，它有滿佈全國的分支局。

在短短的二十年中，它能有這樣驚人的發展，的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不過，老實說一句：它之所以能夠有今日的地位，完全是一班為它做牛馬的職工用一點一滴的血汗來替它造成的！這是誰也不可否認的一個事實！

然而，它所給予職工的是些什麼呢？

去年年底，上海在神聖的全面抗戰發展下變成了敵人後方的「孤島」，同時，在這個時候，中華書局老闆的態度也同樣地改變了！他簡直忘記了他是一個中國人，他不惜放棄了他所負着的文化使命，他不惜違反政府的命令，他不惜破壞全面抗戰的整個統一戰線；他藉口「受戰事影響」（其實：在戰時，他的總廠、發行所、貨棧等因處於租界安全地帶，是絲毫未受到影響！雖然有一小部份分支局陷入戰區，但這對於他整個營業是絕無妨礙的，何況他在香港分廠承印政府的法幣和債券，尚有鉅額的盈餘呢？）竟輕易地發出了一紙通告，把壹千多個為他服務有年的文化職工通統趕出了廠門！

一天，兩天，三天，二十七年的新年是跟箭一般的光陰溜過去了；到了第四天的一個早上，中華書局老闆是「無罣無礙」地把澳門路新廠的兩扇廠門開了，他讓一班極少數的「留用」職工走進去繼續「工作」和一大羣「不留用」職工進去辦理停職手續。

一批一批的走進了廠門，人是越聚越多，不多時，底層一間廣

大的營業部是擠滿了被資方拋棄了的一羣「可憐蟲！」他們不去辦理停職手續，他們只管坐的坐着、立的立着，一個個的臉上都是現着灰色，他們是在悲哀，不，他們是在忿怒，他們像一座快要爆發的火山。

「諸位親愛的同人們！我們的飯碗現在是；我們的老闆敲碎了！我們的文化武裝是給我們的老闆卸除了！不惜違反政府的命令，不惜破壞民族抗戰的統一戰線，不惜把我們驅上了死亡線！要曉得：我們現在是處在敵人的後方，我們的家鄉，都已在敵人的砲火底下化成灰燼！我們將走到那裏去？我們去做出賣民族的漢奸嗎？不，這不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所應走的路！我們爲了祖國的神聖抗戰，我們爲了社會文化的延續，我們爲了自己最低限度的生活，我們祇有立即向公司當局要求復工，這才是我們眞正的唯一出路！」一個年青的小職員，他從人叢中躍上了櫃檯，帶着滿臉的眼淚和滿胸的忿怒，這樣大聲疾呼着。

「對呀！對呀！我們祇有立即向老闆要求復工，才是我們的出路！」火山爆發了！在一千多隻舉直了拳頭底下發出了這一個偉大的吼聲！

這時老闆着實慌了，他沒有料到這一羣在平時馴若羔羊的「奴隸」們，居然會在今天「掙扎」起來。他立刻打電話到巡捕房，想藉洋巡捕的勢力來嚇走這一羣「搗蛋」的「奴隸。」可是大批洋巡捕開到廠裏之後，出人意外的，他們非但不用武力來驅逐這一羣「搗蛋」的職工，竟反而同情起來！這眞是一個奇蹟！他們這樣說：「你們要求復工是應當的，我們捕房裏也非常同情你們，祇要你們不做越軌的行動，我們決不來干涉你們的！」老闆的毒辣手段，縱然地給這一個偉大的同情粉碎無餘了！

接着那個青年的小職員又跳上了櫃檯，他的臉上再不像過去那樣的帶着眼淚和忿怒；他充滿了興奮，繼續地說着：「諸位，我們現在既然曉得祇有向公司要求復工，才是我們的出路，那我們必須要立刻切實的行動起來才行啊！但是，所謂切實的行動，並不是毫無計劃地用暴力去爭求一切，要曉得我們不是罷工，而是請求復工，我們必須要用和平的方式去爭取我們的一切，同時，我們還要有一個嚴密的組織；有了嚴密的組織，才能產生偉大的力量，有了偉大的力量，才能達到我們勝利的目的！」

「是的，我們必須要有組織，因爲沒有組織的行動，是夠危險的！」一個圓胖而孔穿着一件青布工裝的青年排字工人，用很有力的聲調這樣附和着。

經過了全體的熱烈同意，「中華書局同人會」是光榮地誕生了！牠將成爲中華書局全體職工的唯一保護者，牠將予中華書局資方的一切陰謀鬼計以無情的打擊！

在第一次全體大會裏面，產生了六項要求條件：

一、公司立即恢復全體職工工作（或調赴香港及內地。）

二、在未復工前公司發給職工維持費，辦法如左：

甲、練習生學徒出店等每月最低領十二元；

乙、職工原薪在三十元以內者不折五十元以內者九折，壹百元以內者八折二百元以內者七折二百元以外者六折；

丙、件工上手每月三十元，二手二十五元，下手照甲項；

丁、維持費發至復工時爲止。

三、長短工一律待遇，（凡在公司工作滿三月者，作爲長工論。）

四、公司立即發給同人全部特別花紅。

五、公司新廠空屋，供給同人寄宿。

六、抗戰發生後請假返鄉之同人，上項條件，一律有效。

同時又選出了三十四個代表，成立一個代表團；由代表團中再推出了五個出席談判代表負責與資方交涉一切。最後一致通過：「立刻把六項條件交由出席代表向資方提出，一天得不到圓滿答覆，一天不出廠門。」

大家的態度是非常地堅決！但他們都能遵守西捕的忠告而絲毫沒有越軌的行動，一個個都是很有秩序的坐着，立着，守着。

時間是一刻一刻的挨過去，天漸漸地晚了，凜冽的西北風在呼呼地作響；交涉代表是帶回來了資方的答覆：拒絕！拒絕！一百二十個拒絕！

黑暗在開始襲擊他們（因爲廠裏的電燈線已被資方割斷），但他們却一點兒也不怯怕，他們也不因資方的拒絕而感到失望！相反地：他們的態度是愈加堅決，行動是愈加積極！因爲他們始終有一個信念，就是：

「黑暗將不過是暫時的，光明終有一天要照在我們的頭上的！」

到哪兒去找房子？

張子甯（商·廿四·）

孩子的脚又比前二天腫了！手面孔，身體，那一樣不是比來的時候胖了！你想三層擱上扶梯要三換身，外面的弄堂又狹小，人又那麼多，叫孩子到那兒去玩呢？

尤其是自來水，要像擠奶一樣才能擠出一點水來，有時候要吸上十多口才能有水出來，而且從早到晚人又擠得沒有一些空。

妻子老是對我嘮叨着。

爲了四歲的孩子的浮腫，爲了珍珠似的水，我打算以每月拾五元的代價，去找一間對於孩子更適當的房子，我就每天無目的地亂跑着了，新閘路，卡德路，同孚路，以至法租界的呂班路，辣斐德

路……………每一條柏油路像彌勒佛挺起他光滑的肚子似的，沒有風，沒有灰塵，太陽菩薩總是對我施展炎威。每一家店舖，每一處弄口，每一家石庫門口像都和我作對一般的沒有一張寫着「召租」二字的紙頭。

每天翻開報來在召租欄內儘是些統廂房，統樓，寫字間之類，房金不是三四拾元便是陸拾元，捌拾元。條件又非常苛酷，有孩子不借，人多不借……。

拾五塊錢要借一間房子，還有二個孩子，那是一個難題。但是，爲了孩子，爲了水，今天在俱樂部裏吃好了午飯，望一望錶剛十二點過四十分，又不自覺地戴起白板帽，出去踏走。

——今天到蘇州河北去看看吧！出了俱樂部的門口，心中在還未盤算着，脚也有意識地向着蘇州河北走去。

× × × ×

沒有，眞的一處也沒有。北西藏路，開封路，熱河路已悄悄地在脚畔溜走了，希望也在我眼皮上溜走了。

從甘肅路踏上北浙江路。

遠遠地，遠遠地，一小方的紅色紙頭映進我的眼簾。我恐怕還是廣告紙，火熱的心不覺冷了一些。

近了，在一所弄堂門口前，我的脚停了下來，把我的眼光停留在那一張小方的紅紙上。

「召租

弄內末一家有後樓出租意欲者請進內面洽可也

本主人白」

得了，我得去看一看。走進弄堂，在末一家的後門口上，我看見和弄口同樣的一張召租紙，進了門口，一個女孩子指示我走到樓上，有一位像烟鬼模樣的二房東太太指着那一間闊不到六尺，長不滿一丈的位在前樓和煤球爐間之間的房子，隔着幾塊被煤氣熏得烏煤似的板壁。

——你們有幾個人？

——四個人，二個大人，二個孩子。

——噯！不借，不借，有孩子不借。那二房東太太的一對眉毛立時揚了起來。

憤恨的浪潮，不覺在肚子裏奔騰着。我忽忽地奔了下來，繼續找我的房子。

× × × ×

壘壘的沙包在不遠的前面零亂地堆着，三個穿草綠色衣服的傢伙，拿着槍在一所殘破的空洞的房屋裏坐着；眼珠子像臘犬似的向四下滾動着。

被炸毀的群生車站像一個頹喪的老人，穿着破碎的衣服，曲着腿倒在鐵橋裏面。我抬頭瞭望着一切，望到那旱橋過去的王家

宅在「八一三」前不久用鉅金買下來的房子和地產，我彷彿瞥見我歷年用汗血金錢買來的四百多冊小說，詩集，雜誌，書。還有我女人的嫁妝——新的床，新的櫥，新的梳妝臺，新的……；還有我親手所灌溉的樹木，花卉，……我不禁悽然地流下淚來。唉！侵略者的炮火啊！我不忍再望下去了，我不忍再想下去了！我就從另一條支路走上海寧路。

長長的青草，凌亂的鐵絲網，又顯現在我眼前了。江西路的路牌直立在那裏，抬起頭來，就望見那龐大的粽色的建築物——新亞酒店。一排最新式的「新貴」們的汽車，停在它的側牆旁、半段光滑的絕無人踪的柏油路，像死蛇一樣，寂寞地躺着。就在這地方，一個小攤旁邊的弄口，我找到一張紅色的「召租」紙。

哦！擱樓一間。我一口氣跑進目的地；二房東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女太太，擱樓是樓下的，地位相當大，可是太低，人不能直立起來，祇有一扇一尺方的樓梯下的小窗，房金十四元，不折不扣。但是，跑出弄堂，龐大棕色的建築物就直立在近隔壁，新拆去的鐵絲網的影子還遺留在那弄堂口上。我沒有勇氣住在這「虎穴」邊，何況也是擱樓！

走着，走着，無目的地走着，終於在天潼路北湖南路口的電杆木上，又發現了二個新的希望。

第一張——「召租

茲有樓下屋一間有意者請至××路××坊×號接洽但有孩子者請勿勞駕　本主人白」

第二張——「召租

有風涼房間二三間最合夏令住家之用合意者請至××路××里×號面洽可也　本主人白」

第一個希望，當然和我無緣，第二個希望，在一度嘗試之後，立刻又變爲絕望。三層樓由小扶梯上去的亭子間，對於孩子不大相宜，而且月租念元，和自已拾五元的價目相差太大。還是不來討沒趣吧！

人多的不借，有孩子的不借，太貴又借不起……唉！房子，到哪兒去找房子？(758)

我們決不扳囘馬鎗

朱　平（廿二・失業）

「阿要來，再要強（賤）買勿到，香雲紗女掛，二塊洋鈿六角八……」每天六個多鐘頭的「喊攤工作」，葬送了我們衣莊店員的青春與康健；老闆們奢侈靡費的負擔，更毫不放鬆地緊壓在我們失去了康健的店員的肩下。而當我們稍微不能負荷起這副重擔時，老闆們却毫不容情地把我們一脚踢出門外！

這，過去頗不乏例，現在我也身受了：

舊曆六月與十二月，一向被衣莊老闆們認爲「忙月」往常到了這個時候，「喊攤」由每天六小時增加到八小時多，今年因爲上海添了幾百萬的逃難人，老闆更覺得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營業時間特別提早與延長，於是店員們每天逼着嗓子喊「阿要來」的時間平均總在十個鐘頭左右。人畢竟不是鐵鑄成的機器，過了這個「忙月」我便染着衣莊店員們中所習見的病症——咯血。

先是嗓子嘶啞，接着痰中發現了一絲絲的鮮血，這個時候，聰明的老闆還堅稱是不要緊的熱血，經過醫生的診斷確定是肺部受損的症候後，老闆纔答應我休息幾天。

肺病原不和尋常的感冒一樣，得了病便喫不下飯，老闆却憑了我的食量不比康健時略減的一層判斷了我「裝病」的罪名，裁定了「停職」的極刑！

在大雨滂沱的八月二日的下午，我拿着舖蓋，走出這家衣莊，門口輝煌的裝璜驀地裏給我一陣示威的耀眼，似乎對於我這不幸者，——犧牲了康健，却換得如此狼狽的結局不屑表示同情。

最後，我還想說幾句話：在「抗戰第一」的原則下，我們決不扳回馬鎗，但希望老闆們也該前半夜想想自己，後半夜想想別人，多少拿些良心出來對待我們纔好。(307)

★　★　★　★

在報關行裏

宜瓜

「滴答滴答……」壁上的時鐘均速度地走着。

早上，賬房間裏的寫字檯上，還躺着幾個不願意睡鐵床的練習生；同樣地，在滿佈着各種紙張的地板上，也躺着兩個「老爺」（這是練習生們替茶房所取的雅號）

「呼……呼……」幾種不同的鼻息從各人的鼻孔裏發出來，在室中蕩漾着。隔着板壁聽起來也許疑惑裏面是豬窠呢！

太陽的紅光，透過窗玻璃，在紅漆的板壁上，劃了個長方形，但只是那狹狹的一條，因爲室中的光線是向來不充足的。

當我踏進賬房間的時候，一股難聞的汗臭迎面撲來。我連忙向後轉，在一大半堆着貨物的天井裏侷促地踱着。要吸一口新鮮的空氣，眞是難乎其難了。

「噹！……噹！……」時鐘敲了八下，鐘聲撞破了室內寂靜的空氣，向睡着的人的耳膜襲去。一個練習生被鐘聲驚動了，伸着懶腰，翻了個身，依舊似醒非醒地躺着。

一會兒，鐘上的長短針走成六十度的銳角。他們才一個個蘇醒起來，每個都蓬頭披衣，打呵欠，伸懶腰，慢吞吞地沒有絲毫生氣，像一羣剛從牢獄裏釋放出來的囚徒。我這時也跑了進去。

「哈!已經八點敲過了!」一個「老爺」揉着朦朧的睡眼，半信半疑地說着，一面把地上的蓆子捲了起來。

「小張，你倒早啊!」練習生甲對我說，帶着譏諷的口調。

「……」我不答。

「哼!小張老是六七點鐘就起身，怪勤儉地，老闆加你多少薪俸?」練習生乙幫着甲來攻擊我。我只是默然，因爲我不願爲這種無意識的譏諷而費口舌。

「嘿……」練習生甲起了冷笑：「阿啦橫豎懶惰慣了，……着他娘的，停生意就停生意，有啥關係。」說完，兩人一同去洗面穿衣了。「老爺」們也開始心不在焉地打掃屋子了，一時搬桌櫈聲，掃地聲，東西的撞擊聲和他們的嚕囌聲，雜奏起交響曲，塵埃也飛揚了起來。我不得不離開賬房間，向客堂裏走去。

× × × ×

客堂裏的方桌上，還堆着狼藉的雀牌，和幾隻吃赤豆湯的隔夜碗：這些還是表現着一種頹唐腐敗的習氣。任憑壁上的對聯、賀幛、和鏡架，寫得何等好，稱得何等高尙，但一切都被頹唐腐敗所遮掩了。

大門開了，弄裏很靜，只有幾個苦力和大餅攤主人，在開始勞動，——在生活圈裏掙扎。

大門開了不久，進來的第一個人，就是個像乞丐般的人，蓬頭垢面，衣衫襤褸，「老爺」一見，頓時擺出他的威風來。

「喂!喂!你來做啥?」大聲地。

「我來……看一個人。——」聲音有些擅抖。

「看啥人?」聲音更大，像老虎看見了馴羊而大吼一般。

「賭，我來……來看一個姓……李的李先生，……謝你喊一聲。」

「老闆早，跑進來，人家睡着呢!……停一歇來看!」

「謝謝你!……我……我苦惱……。」仍舊哀求着。

「出去!識相點!」「老爺」一把拉着那人的破布衫，推了出去。

「我……我……」那人想反抗，卻沒有膽量，只得怨恨着跑開。「老爺」恐怕他再進來，在門口站了一會才進來，口裏不停地嘰咕着：「眞是開門不利!……逢着這癟三。」

我心裏想：大約又是李先生的那個同鄉，來問他借錢了，唉!……。

× × × ×

十一點鐘了，賬房間裏的人剛到齊，老闆拿着手杖，大踱步地走進來，口裏啣着雪茄，不時吐出縷縷的青煙。室內的人聲，頓時靜了下來；像一羣戲水的鴨子，給一枝竹竿趕散了一般。練習生甲連忙把手裏的小說，塞在報紙下，裝着看報；練習生乙也把擱起的脚

放了下去；打字機旁的阿三，兩隻手加緊地抖動；算盤珠的聲音，一陣緊似一陣。不知什麼刺激了他們的神經，使他們這樣地興奮。唔！我知道了，那是生活之鞭啊！

「阿江！樓上門（老闆臥房的門）開一開！」老闆又喇着警茄蹺了出去。

「阿江！」老茶房也幫着喊。

「噢！」阿江連忙應着，飛步上樓。那種殷勤順服的態度，誰也不信會呼喝剛才那乞丐似的人的。……

賬房間裏重又鬆懈了下來，那最後簽到的老王，只是吸煙，喝茶，翻翻報紙，閒若無事，他可算行裏最優閒的職員了。但他對於下級職員的待遇，正和「老爺」們呼喝乞丐癟三不相上下。

「××，替我打個電話給×××！」他現在又在呼喚了。

於是練習生乙不敢貪懶，拿了電話簿，手裏翻，眼睛看着。

「快一點！這點事情就做不來！……」老王催促着。練習生乙臉紅了起來，但仍尋着電話號碼，不稍怠忽。好一會才給老王打通。老王還不滿意地訓斥着，練習生乙只得忍氣吞聲地坐在一邊，同事們還對他裝着鬼臉。

「××，到海關去送關單！」李先生又在發令了。接着，習練生甲捧着幾張紅綠紙出去了。……

× × × ×

「第一桌（下級職員吃的）吃飯——」「老爺」喊出嘹喨而曼長的聲音，直像工廠裏放工時的汽笛聲一般，賬房間裏的人，便擁向客堂裏。

「喔唷！椅墊脚的小菜！」

「這盆肉只有幾塊？……一、二、三，總只有七塊——薄薄的七片，怎樣够吃？」

「廚司吃屎的嗎？」

你一句，我一句，鬧成一片，但嘴裏儘管說，筷子早向盆裏猜。一會兒，誰都沒有空閒的嘴去說話了；只見筷和調羹交錯飛舞，不消十分鐘，盃底都朝了天，却苦了幾個慢性的人。

第二桌飯也開了，賬房間裏便留下幾個下級職員。

「喂！你看他們吃魚肚，我們却吃魚頭魚尾，那碗炒蛋，也似乎比我們的多呢！」練習生乙像發現了祕密般來報告。

「眞不公平！廚司最壞！……你想這樣一來，可省下多少錢？而且幾個大亨也不曉得。」打字的阿三表示同意的說。

練習生甲送了關單回來，恨恨地說：「眞氣煞！跑了一上半天，中飯也吃不着！……」原來他飯也沒有吃。結果，他只得悻悻地自己盛了飯，買隻鹹蛋，總算瞞過了肚子。

× × × ×

三點鐘還沒有到，賬房間裏的人影稀疏了，尤其是老王，最後

到最先走，再直爽沒有。「既爲吃飯而就業，就了業就只須吃飯。」這大概是他唯一的解釋吧！

……

「噼啪！……啪！……」牌聲響了，像是火線上平靜時的槍聲。

「他們在演習戰爭嗎？」我的腦子向我這樣問。

「哈哈！……三番！……一百六十和……」

「怎麼五七索沒有？」

「你幾和？」

一付牌和了，發出嘈雜的聲音。

……

在我的臥室裏，也正有幾個練習生在賭「撲克。」情形卻不同，他們只是輕輕地偷偷地在勾心鬥角。

「爛腐二，……一對！」

「一亭……你這次要赤脚了！」

「我欠你一角……」。

……

晚飯前，大家談着輸贏，結果輸的悔氣，贏的請客；獨有幾位「老爺」張開了嘴，滿而笑容，今天坐收牌錢四五元。……

× × × ×

晚飯後，大家又預備行樂了，一個個把皮鞋擦亮，穿上綢衫，去領略那夜之神祕。

「阿海，永安公司有『妙頭』嗎？」

「沒有血！」

「金城去嗎？……」

「去去！」

「你會鈔！」

……

「好！老孫到大世界去呢！」

「一同去！」

「你行裏有事情呢！」

「打什麽緊？」於是一羣又出去了。……

賬房間靜得像死去了一般，地上又滿佈着紙屑。桌上的簿子、報紙……以及一切，都零亂不堪，像在揭發牠主人懶惰的陰謀。時鐘無力地走着：「滴答滴答……，」又無神地敲着：「當！當！當！……」；時間在一秒秒地過去，一分分地過去，夜漸漸地深了。賬房間裏的電燈，還是點得赤亮。……

當我在日曆上又撤去一頁時，一天的光陰又溜走了。

在報關行裏，一天到晚，只是嘲笑，呼喝，賭博，看戲，請客，吃飯，睡覺……，每天逃不出這範圍。在抗戰時期是這樣，上海成爲「孤島」以後，也是這樣。我對這種生活，祇覺得卑劣、可恥、無聊、腐敗，但我又

逃不出這惡毒的圈子。(809)

一九三八·八·一日的播音節目

音樂　八至八·卅　(福音)
主日晚歌　八至八·卅　(福音)
得一講地藏經　八至八·四十　(佛音)
中國歌社唱　八至八·四十　(華興)
徐清風話劇　八至八·四十　(李樹)
飄雷音話劇安邦定國誌　八至八·四十　(東陸)
劉春山盛呆呆滑稽　八至八·四十　(航業)
李小呆滑稽　八至八·四十　(華泰)
玉腕香三笑　八至八·四十　(大中)
沙不器話劇　八至八·四十　(大美)
唱片　八至八·四十　(楊氏)
程方舟李康保毛家書　八至八·四五　(利利)
唱片戲話購貨　八至八·四五　(大陸)
廣東唱片　八至八·五十　(新新)
張愛琳申曲　八·至九·　(中義)
朱耀祥趙稼秋啼笑因緣　八·〇五至八·五十　(明遠)
唱片　八·十至八·五十　(中西)
國音社平劇　八·十至八·五十　(華東)
王涯游話劇　八·廿至九·　(建華)
陳蓮卿祁蓮芳繡香囊　八·廿至九·　(國華)
梅花館主故事　八·廿至九·　(金鷹)
黃日禮衛生　八·廿至九·　(大亞)
唱片　八·卅至八·四十　(東方)
英文佈唱　八·卅至九　(福音)
唱片　八·四十至九·廿　(華泰)
徐清風話劇　八·四十至九·廿　(李樹)
趙孝本四明宣卷　八·四十至九·廿　(東陸)
關鑿進講無線電　八·四十至九·廿　(佛音)
汪筱萱阮敏心南方戲失羅帕　八·四十至九·廿　(大中)
金翠玉四明文戲　八·四十至九·廿　(華興)
湯吟秋玉蜻蜓　八·四十至九·廿　(楊氏)
劉春山盛呆呆滑稽　八·四十至九·廿　(航業)
冶兒劇團十景戲　八·四十至九·卅　(東方)
徐清風話劇　八·四五至九·十五　(利利)
何雙呆沈笑亭滑稽　八·五十至九·卅　(大陸)
沈哉之衛生　八·五十至九·　(明遠)

陵南軒主故事家庭恨　八・五十至九・三十（中西）

朱耀祥趙稼秋描金鳳　八・五十至九・三十（大美）

爵士社歌唱　八・五十至九・四十（新新）

我們細看節目，眞是失望，再聽播音把指針轉到利利電台就聽到程李的毛家書開篇叫作「宮怨」是楊貴妃吃醋。「……到不如嫁個風流郎，朝歡暮樂度時光！……」在這國家生死存亡之秋，還唱這種歌兒優游自得，眞叫不知「亡國恨」了。

本埠電台目下還有廿三個，其他尚有一個日人辦的電台，叫作「大上海」，良心已死的漢奸爲虎作倀大事反宣傳，這是無線電發明以來的奇恥大辱。

驗屍所的一日

張鋼

人是愛好生存而憂傷死滅的，甚至於對一花一草的憔悴也會心傷，對一隻螞蟻一隻青蛙的死亡也會惋惜。獨有侵略者是吃人不眨眼，拚命在那裏製造人類的死亡，我們除掉說侵略者沒有人性外，再不會找到其他的解答的。

膽小的人看見死人也許會害怕的，然而我們是每天看見，也許是神經有點麻痺，看見一堆堆的死人從驗屍所裏拖進拖出，就好像看見碼頭上的工人搬着一隻一隻麻袋或木箱一樣。但麻痺只是某種程度的，當你看到一連串的小孩子站在一首女屍旁邊慘厲地叫着媽媽，或者是一個老太婆埋頭在屍堆裏哭着兒子，你就不由自主的會使你鼻頭有些兒酸楚，眼睛裏像扑上了一把辣椒似的難過起來。

究竟我們一年能看到多少死人，是沒有統計的，同時千奇百怪的死究有多少種類，也沒有人去好好地記住。但在以往這一年裏所死的，却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直接間接死在敵人的魔手底下，這是不用統計也可以曉得的。

這裏我想隨便檢一日告訴你，你就可以曉得一個大概。就說五月三十日吧！這是尋常的一天。把我之所以記牠下來只不過是這一天我比較地記得清楚罷了。

這一天擡在驗屍所的一共是十五個死人；其中一個是不大不小的漢奸，一個是他的保鏢，一個是殉道的志士，一個是不爲奴隸的茶房，一個是被敵人敲斷了背脊骨的遊擊戰士，一個是被敵人當靶子射死的船夫，兩個是憤敵人殘暴的自殺者，一個是跌到河裏淹死的小孩，其餘都是難民，是餓死在街頭或病死在收容所裏的。由這簡單的數字裏，我們可以看出中華民族雖有極其少數出賣民族的漢奸，然而絕大多數却是到死也不投降的。

漢奸俞某在其小老婆公館裏被暗殺的事情，報紙上曾經登載過了，不用再說。至於這漢奸的嘴臉總不過是那種肥頭胖腦的

樣相，活着原來就沒有靈魂，死了更徒然剩下一堆臭肉。但這事情値得注意的：是我們的王向平先生，實不僅是一個志士，而是以一種殉道者的精神，爲了民族而奉獻了他的生命。我們曉得王先生是俞某的保鏢，不但是他個人的生活須仰給俞某，他的妻子兒女也同樣是要由他在俞某手裏賺來的錢養活的，他犧牲他自己的生命，同時也就使他的妻子兒女陷於生活的哀怨。王先生與俞某絕無私仇，他是有着相當年紀的人，也決不是感情衝動，只要看他在打死俞某和另一保鏢徐長標以後，再舉槍自殺，就可以知道他事前是怎樣地籌思過的。對於一個普通刺殺漢奸的人，我們可尊之爲志士，然而一個以自己的生命去換起民族利益的人，我們是應該看作殉道者一樣崇高的。

我們看到的王先生的家屬，是沉浸在一種無氣的悲哀裏，比之俞某的遺妻遺妾口口聲聲還是「署里（指僞警務署）什麼」「署裏怎樣，」恬不爲恥的樣相，更明顯地托出殉道者的精神是多麼偉大，漢奸的遺孽又是多麼可哀。

關於徐長標，也許有人要說他是遭了無枉之災，但這裏卻告訴我們只知忠於個人——尤其忠於漢奸的人，其悲慘的命運是他自己決定的，只要看他家屬想要求一點收殮的費用時，漢奸的妻妾擺出那付冷酷無情的面孔，就可知道那死是多麼不値得的啊。

當江海關被敵人接收的時候，護關運動曾經震撼了這幾個孤島，但這中間有一個抵死不屈的茶房，也許將永遠不爲人所知道，他的名字叫倪國朝，因爲他不願在敵人接收後的海關裏任事，被他哥哥痛罵了一頓，因而服硝鏹水自殺了。自殺雖然是我們所不贊成的，然而在一個低賤得連大人們正式也不看的茶房，而有這樣不爲奴隸的精神，卻是値得我們欽敬的。

劉貞寶——是一個在通州執行遊擊戰爭的戰鬥員，有一天被敵人捉住了，活生生地被敵人打斷了背脊骨，敵人以爲他是死了，將他扔在荒野裏，但意外地他在敵人走了以後，卻自己蘇醒過來，於是他爬到水邊，雇了一隻小船來到上海，終於死在病院的牀上。孤島上一部分的人只知紙醉金迷，可曾想到我們堅苦奮鬥的戰士？這裏，他給我們一個提示：到死不屈，打斷了背脊骨還是可以爬起來的。

侵略者的屠殺是不分皂白的，也不要原因，殺人是他的嗜好，高興或不高興的時候都要屠殺一些。胡海青——是一個黃浦江上的船夫，某一個淸晨正在黃浦江上搖船的時候，就這樣被敵人當靶子射殺了。這只不過是千百萬人中間的一個，死在敵人瘋狂屠殺下的雖沒有統計，想來是誰也有數的。

兩個自殺的，一個是當他從家鄉逃出來的時候，看見敵人姦淫擄掠，被刺激得神經錯亂了；一個是因爲在無錫的財產被敵人

洗刼一空這種填不平的憤恨的深淵，乃形成了他們的自殺之念。一個是服來沙而的，一個是用菜刀割傷喉部的。穢物淤積在嘴角，鮮血凝集在喉頭。刻劃了一付敵人殘酷的慘影，使人見了憤恨。

另有河裏淹死的小孩，以及其餘死在街頭和病死在收容所裏的，看起來好似與敵人沒有關係。然而不是侵略者毀滅了他們的家鄉，焚燒了他們的房屋，他們又怎會流落在這孤島上遭受着死亡的威脅呢？在他們身上雖不見敵人的刀痕與彈洞，却沒一個不是被敵人逼到死路上的。

這就是我所見到的這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中的一日，然而這却不僅是這一日中所有的事情。

刦犯

余茶

霓紅燈把南京路裝成一個觸目的妖魔，牠有引誘性，威嚇性，牠是罪惡的造成者……。

夜風揭起賣夜粥的布幕，一個很體面的人物在喝着發了黃的粥，一包油炆黃豆是他的菜蔬，他怕人注意時時回頭過來看看，好像他不願意把這種和苦力一樣的生活給人知道似的。

布幕又把他掩住了……

他閃出布幕，摸着袋底僅有的三個一分的輔幣，他望着霓紅燈出了一會神，拔脚就穿過馬路，他混在人裏靠用一種很緩慢的步子走着。

他想到明天的吃，最重要的還是今夜的睡，他在一陣陣的夜風裏，知道今夜要下雨……他想到或者人家會在不留意之中落下一個皮夾來，於是他什麼都有着落了，他時時看到袋子滿滿的人很有三分神氣的走過，他跟了許多路，他希望着那個人的皮夾會掉下來……拾了，立刻去吃一頓飽飽的夜飯，有大塊的肉，有滿杯的酒……他嚥了一口唾沫，他發現到自己跟着人家走會給人一個疑竇，或是會被打，或被捉的危險，他黯然地回頭走了。

一陣牛肉香味在他鼻孔中逗留了好久，他努力地用眼睛找尋，他看見那邊有叉燒牛肉隱約掛在櫥窗裏，他實在不相信這一些香味會飛得這樣遠，他預計從他聞得香味的地方至少要和那邊差十幾個門面。

他恨恨地回頭走了！然而還回頭去把叉燒牛肉看了幾眼，當他低下頭去一片回憶襲上他的心頭，他遠遠地看到自己的家鄉隱約在松林和竹林中，他很迅捷的看到他的父親母親兄弟……還有鄰隣，他更記起小河畔和他的「相好」——戀人——談着甜蜜的情話……最後他看着幾個穿黃衣的人到村上來，全村立刻燬在火裏了，只剩下他一個人來到上海三個月的時間，把他僅有的四十多塊錢用完了，衣服當完了，只剩下一套拷皮衫袴永遠

是日裏穿上，夜裏洗好，他睡在親戚家裏，現在又給放逐了，因爲他們丟了十塊錢，就疑心到他。

睡水門汀已三天了！他吃過一隻外國火腿。

漸漸地，他的神志有些糊塗……

×　×　×　×

「拍」重濁的聲音在他的嘴臉發出，一片模糊的血蹟，血一點點的流下來，點到拷皮衫上不見了。

他看到自己的手已爲一個高大的巡捕執住，他看到僅有的拷皮衫已扯碎了肩頭，他覺到嘴唇上的神經抽痛，他知道自己已犯了罪，於是不自主的跪下去，對着三個巡捕，和一大圈子的人。

「幫幫忙，老爺！……」

「你怎麼搶人的東西？……還是犯罪的！」

「幫幫忙！老爺！幫幫忙！」

「我總幫你忙！喂！你看一看皮夾裏少了什麼沒有？再把怎樣搶你的說一說明白！」

「我在買襪子，他從我的袋裏，把我的皮夾搶了去。後來大家幫我追他，他又撕還我了！……四十三元三角輔幣，不錯！」他檢點了他的皮夾，又看了看跪在地上的人，血打腫了的臉，他的心裏感到一些可憐，他自己也是一個難友，他對巡捕已變了求情的態度：「就放了他吧！我又沒有少一個小錢！……」

「好！……那末你去吧！以後要做好人！」執着他的巡捕也軟化了！鬆了手，而旁邊一個巡捕却又把他抓住了。

「不行！你不帶他，我帶他到行裏去！他是一個强盜，你做巡捕的，放了他，你也犯罪！」

「老爺，你做做好事！……」半立起來的人又重新跪下去，叩了幾個頭。……

「走！老子不和你多講，你也去到捕房裏去！你是被搶的事主！」

「先生，你饒了他吧！……」閒人也代他求情。

「操你的祖宗！你是和他同黨嗎？」

圈子漸漸散了！

三個巡捕帶着二個人漸漸向西去遠了，沒在霓紅燈的光裏。

……

霓紅燈耀着南京路，使牠變成一個妖魔，牠有引誘性，威嚇性，牠是罪惡的造成者。……

魯迅先生週年紀會

吳大鈞（廿一，工人。）

廠裏的工作實在太忙了，日間來不及工作，只好另用一班工人，增加夜間工作。因此就日夜兩班不停的工作，我却被分配在夜班。下午六時起到明天早上六時爲止，整整十二小時的工作。

一夜的工作，身體是疲乏得不得了，天剛微明，我拖着無力的兩腿，走出了工場慢吞吞的踏着歸途。賣報的小販，提高嗓子在叫賣，我就買了一份立報一面走一面看。我看到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日的消息，才知道今天下午，要在女青年會開紀念會。我想：我一定要參加一下，只要下午少睡一會就行了，想到了這精神就興奮了很快的走回去睡覺。

我正睡得甜蜜蜜的當兒，忽然被叫醒了，張開無力的眼睛，翻了一個身，依舊是懶洋洋的沒有精神。一看樓上的時計，却已十二時，已是非起來不可的時候了。不過我那勞作了十二小時的身體，祇休息了四小時，是很不够的，但為了要去參加魯迅先生的一週紀念會，却顧不了這些，糊亂的洗了面，吃了兩碗飯向目的地進發。

走進了女青年會的大門，一眼就看見在會堂門口，已有不少來參加紀念會的青年在等候了。一走到了會堂的門口，才知道站在門口的許多人，都因為沒有入座券而不能進去。那末我也沒有入座券當然也不能進去了。漸漸的，來的人多了，於是不能進去的人，也像能够進去的人一樣的增加了。人多了，事情就糟了，起初大家都提出：

「這是什麼會？」

「報上明明載着歡迎參加。」

「一樣爲敬愛魯迅先生而來的呀！」

「…………」

這些質問，仍舊沒有効力，於是就爭吵起來，主持大會的幾位先生就沒法了，只得讓沒有入座券的通通進去。

行了開會儀式之後，唱一遍「義勇軍進曲」再唱「魯迅先生紀念歌」「我們永遠不能忘記你……追隨着先生的奮鬥精神。……抹掉我們的淚痕，前面永遠有你光明的領導。」這歌聲很雄壯而明朗，也很能表達魯迅先生的精神。

接着主席報告之後，第一個就是鄭振鐸先生演講。我聽了「鄭振鐸」三字，不由得使我聯想到「小說月報。」他講魯迅先生的學問如何淵博，研究文學史如何深刻，舉了許多事實證明魯迅先生研究文學史的正確。

第二個是郭沫若先生，郭先生，是誰都知道的，十年前他亡命到日本，在日本整整住了十年，受盡了敵人的欺凌，蘆溝橋事變後，他不堪敵人的壓迫，拋了眷家逃回國來。

「大哉，魯迅，魯迅，魯迅，魯迅以前無一魯迅，魯迅以後，無數魯迅。」

他認爲孔子的偉大，已成過去，而現在能代孔子的，就是魯迅。

「因爲魯迅的偉大精神，是反抗社會一切的惡勢力，反抗到底，死不協妥。所以目前的民族革命戰爭，正是魯迅精神的最具體的表現。前綫浴血抗戰的武裝同志，個個是魯迅。後方從事救亡工

作的人們，也人人是魯迅，魯迅是普遍化了。」

他說話懇摯而熱烈，時時揮動他的拳頭，表示他的興奮；激起了在會八百青年的熱烈鼓掌，同時也表示出尊敬魯迅的熱情，增強了人們抗爭的意志。郭先生又說：

「有人出個文章題目給我，叫『假使魯迅先生不死……』我可只能寫反面文章。魯迅並沒有死，他的精神，已永遠成了我們的民族精神，以前差不多每一個中國人留着阿Q的臉型，阿Q的心理，可是此刻這阿Q，已被魯迅槍斃了。

「本人雖然沒有見過魯迅的面，沒有聽到他一句話，也沒有收到他一個字。但是魯迅已深深地使我感受到影響，他的人格，這是我們全體青年，全國同胞的最好榜樣。」

郭先生講完之後，還有田漢先生，陳望道先生，許廣平女士等的演講，使我聽得把甚麼都忘了。(322)

狐狸尾巴現出來了！

蘇夏

今天是星期日，每星期舉行一次的時事座談會是在今天舉行。

下午二點半鐘左右，在一個狹小的屋子裏已經坐着幾位年青的小夥伴，他們互相交談着這一星期來的工作情況，或其他問題。外面進來的人還不少，很難得，今天到會的人很多，老金，小周，都來了，被人懷疑為「托派份子」的奇也來了。當奇剛走進來的時候，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投給鄙視的眼光，他曾經公開的散發「救亡青年」「托派對於抗戰的主張」等刊物，同時，他也時常發表那有「毒素的辯」底論調。

「大概是三點鐘了，我們可以開始開會，」被選為主席的劉在執行他的職權。大家的談話不得不停止。「請時事報告員報告時事！」主席打破沉默的空氣。時事報告員老楊是剛加入不久的一位會員，他的臉是永遠呈現着笑容待人接物總是那麼和氣，他對於工作很努力，所以他很快的取得大家的敬佩，他有一個缺點：就是不善於說話，但是，他是藉着極大的努力來克服這缺點。他的報告是很簡單的，但是也很扼要，雖然他的話語不很清楚，可是大家都能瞭解。

接着就是老金和小周的補充，老金——他是一個精明剛毅的青年學生，他是我們團體裏最好的幹部，他底理論的充實和思想的前進，也正如他底強壯的體格一樣，可是他有時還殘留着小資產階級的惡習慣，小周——他也是學生，瘦小的個兒，說話總愛帶些哲學味，有時很富於諷刺味。他正好坐在我的隔位。

大家很熱烈地討論各方面的問題，但討論到「國民參政會的議決案」的時候，沉默了很久的奇發言了。屋裏的空氣忽然變

爲嚴肅，大家都一聲不響的靜聽着。小周輕輕的對我說：「又是發表什麼高見啦！」

「剛才，大家討論了很多關於參政會的決議案，」奇仍如往常一樣的低着頭說：「但是還有一條決議案我們應該注意的，就是對於外交問題的處置。共產黨的一會員，提出反對再與德意二國交往，但並沒有被採納，大會反而議決改進中德及中意的關係。」他用沉重的口氣和不自然的動作，來吸引別人注意他所提出的問題：「在這議案裏，我感到十分的懷疑。大家都知道，德意日三國是共同簽訂反共協定的，那麼德意是必然的援助日本，事實上是這樣，看，德意不是已經承認僞『滿洲國』了嗎？意大利的飛機師不是協助日本作戰了嗎？德國不是召回駐華顧問了嗎？這是鐵一般的事實！爲什麼我們和德意調整邦交呢？在這裏『國民參政會』的表現是什麼？這也算是民意的機關嗎？」奇很得意的說着，用挑戰的眼光向每個人的臉上掃過。接着說：「我也很奇怪，爲什麼共產黨的會員不堅持他的提議呢？我認爲凡是有利於抗戰的政策，是有堅持的必要。」他抬起頭，看一看主席，表示他的話已說完了。

「狐狸尾巴出現啦！」小周譏諷的對我說。

「是的，奇君所提出的問題，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老金很鎮靜的說：「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奇君所提出的問題的正確性如何？」老金機警地進一步提醒大家：『國民參政會的改進德意邦交底議決案的錯誤，是不可否認的。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否認國民參政會在民族抗日戰線的旗幟下的重大意義，我們要知道國民參政會是抗戰中民意機關的雛形，他的先天是不足的，（組織條例中只規定了一百五十名，人選只限於社會上有聲望的名人。）但是，我們應該羣策羣力的來培養牠，扶助牠，使牠漸漸的健全起來，可是奇君沒有了解這一點，而盲目的、機械的攻擊和不信任國民參政會，這太使人難解了。」老金透一口氣又說：「奇君的後面的問題，不單是使人難解，而更使人懷疑，我認爲這問題的中心是含有挑撥離間，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嫌疑，只有『托派』才有這種論調。」老金單刀直入的說破，奇的臉色漸漸變青，可是，他並沒有覺悟：「但是，我想信這不是奇君的本意。」

老金才說完，小周已再忍不住了，接着說：「老金所說的很對，只有『托派』漢奸們才會破壞統一戰線！」小周的口氣顯然和老金是站在一條戰線上。

後來，我們還是不斷的辯論，而辯論的結果，是更明顯地暴露出托派言論的荒謬，同時，使大家更明白「托派」和漢奸沒有什麼分別。

一個會見的紀錄

山尊

是黃霧的雨天，空氣是潮濕的，呼吸似乎特別感覺到凝重但是我們的身體和步子可都是輕快的，我們的心裏激動的在想着；這一班幹戲劇的老伙伴，又跟我們碰頭了。

一推開門飛出來滿屋子嘈雜的聲音，尖脆的跟粗喉嚨的。傍晚的天色，特別顯得陰沉，屋子裏，雖然正是我們急於要會見的老朋友，但是一眼看去：總確不定每個人準確的輪廓；能看到的，祇是一堆堆聚集着的人影，有的上面還裊着烟捲的烟縷。

『哈囉！』還是裏面的人先招呼我，一聽就聽出是老魏那副帶着山東味的徐州腔。

於是我們跳了起來，熱情地拉着手，搖撼着胳膀。一辨認，眞覺得老伙伴們的面貌都變陌生了；那焦黑的皮膚，光頭，挺括的神氣，他們眞的在熔爐裏鍛鍊過的了。

談話一點也不集中，一個拉着一個的在講，還因爲大家太興奮的緣故，說話一點沒有次序，簡直是大家想到什麼，就把什麼搬出來。

那個小鬍子老張，給孫太太講他們經歷過的路程：『……從合兒莊回到徐州，還演了二天戲，雖說局勢緊張，但是街市上一點沒亂，第三天我們上車往鄭州開，祇差了廿分鐘，鐵橋給炸斷了。從此就回頭來，往東突圍出來，現在我們這麼還能見面，眞好像重隔了一重天地似的。』

『這次會見眞是難得而寶貴的！』

屋主人起來把電燈開了，燈光一亮，給我們凱旋歸來的戰士們加上了一層油彩，那黧黑的面孔上閃着油光，表示他們的强健。

老魏坐在我的旁邊，他跟我談上了：『……那回子，在徐州的重圍裏，眞的把日本鬼子碰到了。我跟老郝，一前一後，一個鬼子走在中間，叫我們帶路找東西，一忽兒後面的老郝給溜走了，這下子給鬼子可煮上火了，馬上子彈上膛，我在耳裏聽着，心裏想：——難道我這下子就算完了嗎？他媽的！我正扭過頭去瞧他一眼；祇見鎗頭上的刺刀正着在我的屁股上，在催我快點走，到了前面莊子上，莊院前面的一片樹蔭下，坐着七八個鬼子，於是押我的那個，把我推進莊院去，打個招呼，交給了那一幫，他自己挺着鎗趕去，大約是找老郝去了。

『這下子，我想不逃，還等啥時候。』他那深湛的眼睛，露着亢奮的光彩：『我遠遠的瞧見坐在樹林子下的鬼子，見他們休息着在抽烟捲，我可還不敢一跨牆就跑，我還得耐着性子，以進爲退的走前二步，退後四步，好容易來來回回的到了牆邊，那時自己想不是死就是活！一個虎勢攀過了牆，還算家鄉地，地道熟，沒給他們抓回去。可是跑到山塞子口的麥田裏，瞧見了老趙的屍身躺在那裏，這下心裏眞不好受，比自己給打靶更難過，那時又不好把他埋了，祇能從身上剝下那件夾襖，給他蒙在臉上，就算是點意思。……』

聽到這裏屋子寂靜下來，把注意力都集中到老魏的故事上去；對於老趙的死，大家簡直就在這靜默的空氣裏哀悼着他，我緊揑着老魏的手，張着嘴，說不出話來。我在想：

——這抗戰眞偉大，會生產出這種新英雄歷難記來。

可是他們不光有這些偶然的遇難的故事，他們在工作上，也創造了新的記錄，有着光榮的勳績的。這時李走過來揑着我的手，他的臉色黑而帶瘦，可是二片嘴唇薄薄的特別顯得淺紅，他姿態安靜，說：

「……譬如在武漢這大都市裏，全市浸在羣衆躍動着奔呼着的救亡熱情中，我們眞不知怎樣把我們的演劇運動來配合這狂濤般的羣衆情緒。在戲院裏，在遊藝場，在傷兵醫院的許多演出，無論如何總是不够的；總覺得：我們沒有站準我們的崗位。……後來被我們採用了流動的「卡車舞台」，這纔眞的把我們演戲的武器運用起來：統計這種「卡車舞台」每天給我們可以演出十幾場戲，號召到六七萬觀衆……後來有別的劇團亦跟着採用起來。

「但是到冶萍區的工人區域去，我們又在劇本的編製上變了些新花樣，我們簡直就照連環圖畫的編法：情節是富於故事性，幕數分得很短很多，演的時候加多動作，這樣使那些工人觀衆看得就眞有勁。」

「聽說你們在江南農村裏演出，就採用這種手法了？」我問。

「不，那時曾經想到過，但是沒有建立起來。當初因爲是剛出去，有的地方簡直是摸黑。不過在那時已採用土調跟小曲，還有用方言來演出，亦收到很好的效果。」

「噯！」我感動的喊起來。我想：我們留在上海幹戲劇的，站在這班從遠方歸來的朋友們面前，正該反省一下，我們就從來沒有去思考，我們是否站準我們的崗位上；我們的工作是缺乏機動，缺乏創造，沒能跟上在開展着的時代。

「這樣熱烈的工作，我眞也想一起去幹，苦一定很苦，但精神上一定很快活。」老徐露出一排白牙齒，是羨慕着的笑容。

小蘇應和着老徐的笑臉點着頭，說：「聽說你們留在這「孤島」上，亦非常艱苦的在幹着，眞不容易！有什麼可給我們帶到內地去的嗎？」他的眼光徵求我的回答。

我素來不善於說話，說起來總是喃喃吶吶的吶不清楚：「眞——眞沒有什麼可以報告的，祇是一些陳舊的一套在這兒攪弄着，……或者有的已經想到，而還沒有做起來。」我是從心底裏感到慚愧。

門一開，女用人端進了豐滿的晚餐，後面跟進來我們久已渴望着的阿方，於是屋子裏又熱鬧了起來。

老張注視着阿方的臉說：「怎麼，你把滿嘴的鬍子給剃了？」

「嗨！剃鬍子纔剃出血吶！」阿方沉着氣把雨傘放下，照他平

常所最喜歡做的：走到衣櫥鏡的前面，撫摸着他的臉腮，頦子還鷹一糾，做出個特殊的動作，顧盼着自已；然後回過身來說：

「走進理髮店，他們很刺眼的對我這麼看着，看得我真窘。」他說着低下頭去摸着他那件短短的藍布大褂，底下那雙不稱樣的套鞋，塗滿着爛　「他們簡直當我是土老兒，指點我這樣，指點我那樣的……在用電氣磨面的時候，他撳着我的頭對我說：「不要動，不要動」我也就索性像做他一個老土，動作摸摸索索的，打起了浦東話來講。

「修面要幾錙哦？……二角大洋……啣啣啣啣！」

他簡直在做戲，他那句浦東話，引得滿屋子的人都哄笑了起來。

在快樂的氛圍中，我們進行着晚餐，用了一點酒，是對我們的朋友們表示慶賀的意思。

「我們從徐州出來，根本就成了難民，一路上做着要飯的，那衣裝又破又髒還生着蝨子；阿方！你現在算高昇了，從難民升到老土了。」老張一面吃一面談笑着。

小蘇又像想到了什麼似的：「阿方！你還記得在清江浦的那幾個士兵嗎？」

「怎麼一回事？」我們問：

「那真感動人呢！」阿方就敘述起他們以前的故事：「那天到了清江浦，天黑了，找不到屋子住，我們就在人家的門沿石上過夜，你們想：我們這一幫男女，橫橫豎豎的坐着躺着，不就成了難民戲的場面嗎？一幫受了傷剛出院的弟兄們，也像理髮匠似的，把我們真的看做難民了，他們去買了些燒餅來，你們猜：他們跟我們說了些什麼？」

「什麼？」

「他們說：你們老百姓真苦，可是現在國家在打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呀！現在抗戰已經到了第三期了，你們忍耐些，反正離開我們勝利的日子近了，你們再忍耐一下子吧。……」

「他們還命命的說：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到那時候，我們纔真正能夠過太平舒服的日子呢？」李又補充了一點。

「你們想，本來是我們在做這樣的宣傳工作的，現在在我們掩護起自已面目的時候，居然會有別人對我們來宣傳，我們當時聽着，真感動得流眼淚。」

我們聽得也簡直呆住了，但是我們全都懷着歡喜的想頭：像這樣，中國必然會得到利勝的。

× × × ×

這次的會見是珍貴的：這班從遠地歸來的朋友，他們踏遍了抗戰的大地，從那上面，他們帶來着一種精強的活力，這給我們「孤島」上的朋友，一種新的啟示。

在分別時，李拉着我的手說：「我們相互鼓勵着，分頭努力吧，爲着我們的祖國！……」

我們永遠這樣親熱地握手

曾波

——世界學聯代表團歡迎會中——

是初秋了，但天氣還是很熱，火團一般的太陽，放射着強烈的光線，照耀着爲惡魔所包圍的「孤島」，照耀着被惡魔所蹂躪的廣大的原野。

我們三個，懷着滿腔的熱情，用輕快的脚步朝跑馬廳的外國青年會走去。街上兩旁的行人，都用驚奇的眼光注視着我們，但是我們却不管一切，只是一直向前走。

當我們到青年會三樓的會客廳的時候，已經有十幾位同學先我們而到了，剛才在馬路上走時，覺得很熱，一到這寬敞的陰涼的會客廳，頓然覺得非常爽快。

「世界學聯代表團幾點鐘到？」

「剛才我們打電話到公司去問，據說輪船十一時靠岸，我們已經派人到碼頭去迎接他們了。」

我們打着一個大圓圈坐着，我們的談話都集中在歡迎會的事情，涼快的南風，微微地從窗外吹進來。

「十一點鐘快到了，我們到××號餐室去等待他們吧。」

我們蜂擁的走進餐室，室內安置着五張方桌連起來的長席，席的兩端有二個座位，一個是主席位，一個是致歡迎詞的同學位，兩端的首兩座，就是代表團位，席上放着四瓶鮮花，清香充滿着佈置精緻的餐室。我們一個個的依着預先安好的座位坐下。

已經是十一點一刻了，但是代表團還沒有來，坐在我對面的陳君，再走出去打電話詢問。

「現在我來給諸位介紹這位就是轟動全世界的『西行漫記』作者斯諾先生的夫人，她有些消息告訴我們，在代表團未到之前，我們請她說一說罷，大家的意思怎樣？」

「很好！」大家都異口同聲地回答。

斯諾夫人就在熱烈的掌聲中站起來，微笑地說：「我今天得參加這個有重大意義的歡迎會，覺得非常的榮幸，同時又覺得有說不出來的興奮，現在我來報告一些關於新四軍的消息給諸位年青的朋友。」

大家一聽到新四軍的消息，都感到興奮，最近在報紙上我們雖然看到新四軍在東戰場被佔領區域活躍的消息，可是那些消息都是很零碎的。接着斯諾夫人就把關於新四軍的成立經過，他的內部組織及最近在被佔領區域中與敵人英勇血戰的情形，很詳細地說出來，大家都在聚精會神地聽，她說完後，已經是十二點

鐘了，代表團還沒有到，真的使我們着急了。

「他們不會被敵人阻止登岸的吧？」

「絕對不會的，也許是船的延誤，我們再耐心地等待吧，也許就要到了。」

我們再待了一刻鐘後，代表團終於來了，我們全站體起來熱烈鼓掌表示歡迎，王君雙手捧着四束鮮花，走上前去獻給他們，每人一束、他們一面向我們點頭，一面誠懇地接着鮮花，餐室中的空氣頓然緊張起來，盪漾着偉大的人類摯愛的氣氛，由四位招待同學引他們到預定的座位坐下。

在四位代表之中，柯樂滿是個子最高的一個，他穿着一套樸實的褐色西裝，瘦小而紅紅的臉孔，堆滿着笑容，絲毫沒有英國紳士的氣態，他是世界學聯幹事。雅德是美國學生和平運動大會代表，她是那般的天眞活潑，但是並不如我們在電影中看見的美國女性那樣的裝腔做勢，她是象徵着蘇聯或新西班牙婦女那樣剛毅果敢而充滿革命的活力。雷克難是加拿大學生聯合會代表，他戴着近視眼鏡，他的態度很鎭靜，好像是富於經驗的革命者。傅路德是英國學生代表，他的身體很壯健，眼睛很靈活，好像是一個少年軍人。

「這次諸位代表不遠萬里而到我們中國來調查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慘無人道的暴行，及中國民衆的英勇抗戰，我代表全上海三十萬同學向諸位致敬。」

主席站起來致開會詞，接着H同學致歡迎詞：

「親愛的世界學聯代表同學，東方瘋狂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爲完成牠的大陸政策及征服全世界的迷夢，甘願做破壞世界和人類文化的戎首，調動海陸空軍向中國慘酷地進攻，屠殺中國成千成萬的民衆，薈萃之區，盡成焦土，我們爲維護世界和平人類文化，及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不惜任何犧牲，決以血肉爭取最後勝利。請諸位帶着懇摯的熱烈的友誼同情地到我們中國來，我們除了向諸位致懇切的謝意外，並致人類自由正義的兄弟敬禮。」

世界學聯代表都在忙着紀錄，他們的面龐都流露着天眞的微笑，說到這裏時，他們都抬起頭來，好像表示謙遜的接受我們的敬禮，H君接着說：

「第一，希望諸位將我們在艱苦奮鬥中的情形，在世界青年和平大會中轉告給世界同學。第二，希望世界學聯今後與我們取得更密切的聯絡，同時給我們工作上的指導及精神物質上的援助。最後，我們希望全世界同學團結起來手攜着手，在光明的大道上，爲維護世界和平及人類文化而給侵略者以打擊……」

H君致歡迎詞後，時間已經五分鐘，代表團因爲船要開行，他們只能逗留廿分鐘，所以我們已經準備好的工作報告只得臨時取消，接着就由柯樂滿致答詞：

「我們代表世界學聯來華二個多月，曾到前線及後方去考察中國的英勇抗戰及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使我們得到三個深刻的感想。

「第一，中國內部的團結，已跟着整個抗戰局勢的開展而日益鞏固，抗戰的力量也在日益增强，我們到任何地方都可以看見普遍的全國民衆抗戰情緒的高漲。

「第二，中華民族的刻苦耐勞英勇奮鬥的精神，在這次抗戰中表現得令全世界人士驚異，中國的人民軍隊在血的戰鬥中生長起來了，在世界上，任何軍隊在任何時候，都不會在中國所處那種惡劣的條件下作戰，可是中國的英勇戰士在一年來的浴血搏鬥中，的確是已經奠定了最後勝利的基礎，就是說，最後勝利一定是屬於中國的。」

說到這裏，他停了一停，笑容可掬地向我們注視了一番，好像是在預祝中國偉大抗戰的最後勝利，我們報以一陣熱烈的掌聲，緊張的空氣，好像要把這餐室衝破了，掌聲一停，他就接着說：

「第三，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慘無人道的暴行，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野蠻行爲的紀錄，可是牠們是失策了，牠們的殘酷屠殺並不會減低中國民衆的抗戰情緒，反而更加强了，牠同時也使全世界人士認識牠們的獸性的眞面目。

「最後，我們這次赴美，途經上海，受諸位同學的歡迎，感到非常的榮幸，但是因爲船就要開行，使我們沒有機會與諸位長談，覺得很爲抱恨，請諸位原諒。我們到美國後，一定將這這次來華調查所得到的事實，報告給全世界同學，喚起全世界同學援助中國抗戰，尤其是流亡失散和英勇奮鬥的中國同學。讓我們熱烈地握手，永遠在一塊兒爲人類自由和平而奮鬥，我們敬祝中華民族自由解放萬歲！」

我們以熱烈的鼓掌來答謝國際間的偉大的友情，他的兩隻碧目漲得通紅，遠遠地看去，好像是要掉下感動的熱淚。

「現在還有五分鐘，我們請三位代表給我們說幾句話。」

在主席的誠懇的敦請中，雅德就很快的站起來，她用輕快的激昂的語調說：

「謝謝中國的青年，你們的英勇奮鬥給全世界青年留下一個最好的模範，你們給我們的鼓勵和感想，那不必用言語多說，聽吧，讓我們以實際的具體行動來答覆你們。」

「我願將我的生命貢獻給東方偉大的酷愛和平的中華民族，」雷克雖說：「我將爲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奮鬥，我們雖然是各處在東西兩半球，但是在精神上工作上我們永遠是在一塊兒，我們永遠是爭取人類自由和平的戰鬥伙伴！」

「在我未來中國以前，從報紙上或書本上所看到的中國，是一個四分五裂的落後國家，到了現在，我才眞正的認識了中國偉

大的中華民族正是奠定世界和平的柱石，我願爲鞏固這個巨大的柱石而盡我畢生所有的力量」！傅路德以堅决的沉重的語調說出他有力的諾言。

時間到了，代表團才離開他們的座位站在中間，伸出四隻手來，這是從大西洋太平洋伸過來的偉大的兄弟的手，我們依着次序和他們熱烈地握着。

「我們永遠這樣親熱地握手！」

「祝你們旅程平安！」

「世界學聯萬歲！」

「中華民族自由解放萬歲！」

「…………………」

在熱烈的掌聲和道別聲中，代表團依依不捨地離開我們，汽車開行時，他們還從車窗中伸出手來不停地揮着，我們等到汽車轉灣後大家才懷着極度的興奮散開了。(806)

中國的友人

文載道

中國人民反抗日本軍閥的侵略的烽火，已經燃燒了十個月了，在這十個月中，已清亮地聽到跨過了狹隘的「國族」的泥淖，而樹立起來的反侵略進軍中同志的震動的足音。

這「足音」，正如中國人民的血流一般地沉厚和廣闊起來！

這使我不費怎樣思索地想到了「西行漫記」作者愛狄伽•施諾(Edgar Snow)。誠如該書的譯者所說：「作者在本書所發表的某些個人見解，也許竟和譯者的見解完全不同。但是無論如何，讀過這一本書的人，都不能不承認作者和他的夫人韋爾斯女士是眞正的中國的朋友。」不錯：他對於中國革命期待的熱烈，民族抗戰同情的誠摯，與對苦難中的中國人民的生活理解的深刻，樸實，豐富，都是值得我們的感銘和尊重的。撇開了這幾點不說，就是他的那種偉大英勇的冒險精神，以我個人而論，也對他起了特殊的敬愛。例如他在該書中敘述他去蘇區之前的興奮的心境說：「除了帶給蘇維埃主席毛澤東的一封介紹信之外，我實在是什麼也沒有。」所以他只得以「一個外國人」的「頭頸」的代價，去探取這「謎」一般的「紅色的中國」了。這結果是：「頭頸」固然無恙，而這一向被多少的人所憧憬，猜度，探索的「神秘」的「謎」是在鉛字上揭露了。它給我們帶來了「清朗的天空閃耀着許多北方的星」，帶來了「大渡河上的英雄」，帶來了有一顆「明亮閃光的眼睛」的「小紅鬼」，也帶來了在大雷雨的前夜所栽下的統一戰線的花果！……

說來也許是慚愧的吧？像這種勇敢的冒險精神，比起我們自己來，到底有「自愧勿如」之感。

一個難得的機會，我在一間二丈轉方的會室中窺見了他。窗外的細雨剛剛停了，風在微拂着爲這漸將濃密的夜色添上了涼意。

室中擠滿了黑蜮蜮的一排一排的頭顱，大家帶着一雙殷切的期待的眼光，心境像將要看到新奇的「故事」一般的開始活躍起來。在一陣似乎是早就準備好了的掌聲中他跟一位替我們作翻譯的A先生一同來了。看上去也不過三十上下吧？一抹晚霞似的金黃色的蜷髮，一套很隨便的常青色的西裝——沒有一般白色紳士們赴會議時那樣的挺括光潔他的面部的輪廓你可以在這里附刊的一張還相當象的素描里看到的。

在他那緊促的眼梢間泛溢着歷盡了驚險和危難的健康的朝氣。他演講的調子並不怎樣的高朗，跟他的浩瀚潑刺的著作似乎不很配合，而表現在他的「動作」上的情緒，也是透過了一番理智的洗濾的，所以我覺得十分的沈着冷靜。

他講的是英語——語言的不同是人類最難克服的一重可悲的「隔膜」和障礙，但他却潛藏著人間最崇高的同情與友愛！

演講詞是相當的冗長，現在在不背忠實的原則之下，把文節刪的記錄下來。翻譯的A先生跟我們說，施諾先生自己說「是最不願意講話的一個人，」這回的惠然肯來是特別的寶貴與感謝的。

他講的不是北方面的情形，而是比這還迫切的中日問題。

「對中日問題，諸位大概已經很清楚了吧？」演講就是這樣的開始了：「我們現在重新再來探討一下，到底日本侵略中國的終極的目的在那里呢？很簡單：是想把站在遠東的英美的勢力一齊排除，進一步就以東亞爲根據地來控制全世界。自然，這計劃決非一下子可能實現的，所以他第一步就把東四省完全傀儡化，次之是使華北淪於半獨立的命運。一面，又將中國的民族工商業加以破壞，使它們——工商業在任何時期中不能與日本競爭。他們更不願中國有一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不但併吞了僞滿和華北，就是想侵佔西北的野心，也很明顯的；這因爲他們不允許中國對蘇聯取得聯絡。他們還想威脅南西太平洋以消滅歐美的海上力量。……」

講到這里，他停了一下，向室中投下巡視式的一瞥。這時，A先生便開始翻譯了。

「可是從這幾個月的情形看來，他們是大失所望了，」他又接着的說下去「現在他們的策略便是兩個名詞，這名詞也許是不容易翻譯的，即時間和空間。前者他們不希望延長；而後者也不願擴大。這有下列的五個原因：（一）戰區一擴大就無法控制，（二）時間和空間愈是長與大的話，中國抗戰的可能性就愈能持久，（三）將來與別的强國如蘇聯爭鬥時的戰力會因此削弱；（四）日

本的社會經濟將在長期戰爭中起了動搖，內部也會發生嚴重的問題；(五)這次的對華侵略的目的，他們所希冀的是在佔領區內能夠有經濟上的挹注開發，但如軍事一天不結束，他們就無論如何不可能進行經濟上的榨取。」

他又收住了，讓A先生翻下去。室中的空氣是跟夜的天空一般的靜穆、莊嚴。

「本來日本軍部所預算的戰事期限，至多六月，現在已經超出了他們的預算了。」他略略提高一下音調：「戰線已經擴大了，而中國人民的抗戰力量已發現了驚人的偉大、堅決，且將沒有徬徨的繼續下去，所以他的上述的幾個迷夢便也擊破了，他的地位決不能因戰爭而提高，相反的，倒是漸漸的低落下去。

「這次日本在軍事上的『收穫』是不能算『差』的，但在政治上的策略是大錯特錯了，把中國又估計得太低劣了。譬如他們起初以為華北的幾個重要將領，一定會投降的，如宋、閻、韓等。還有他們在上海及南京所演出的姦淫、搶劫、屠殺、焚燒，和向中國的一些工商業也施以摧殘搗亂的殘暴行為，已經促使一部份想妥協苟安的中國人也在殘酷的現實中開始覺醒與仇恨起來。像一般民族資本家本來是不願長期作戰的，但在眼前，他們在痛心於事業和基礎的被毀滅，也不能不從事持久戰了。同時新的人群——一批最有戰鬥性的青年，在軍事和政治上也隨時的在高張着他們的力量。日本以為戰事一起，中國就立刻會分裂的，而目前，卻是一天一天的堅固和統一了。」

他講得興奮一些了。當他提到「青年」兩字的時候，用他那射着青春的英銳的雙眼向沉默着的我們掃視了一下，這里面是蘊積着誠懇的熱望的。

「他們對於中國地方性的矛盾，也測量得不正確，」他看了一下原稿說：「譬如說他要把戰事都集中在華北的話，那末，別區域裏人民的抗日情緒，也許是不能像現在那麼的統一的。

「他的最大的錯誤是把中國的可以『合作』的政治軸心也拆散了，因此他對你們——中國就無法施行殖民地的政策。他們那裏料得到國共會得合作？既然開始了合作了，因又加以種種的挑撥與分化，但照現在的情勢看來，國共的分裂是絕對的不可能。還有他們把農民的戰鬥力也認識得太淺薄，以為只能做一些原始性的無組織的暴動而已，或者因受敵人及生活的逼迫而不得不做漢奸。而現在的軍隊及游擊隊里都是農民自動去加入的。

「有一次，我——施氏自稱——在山東的時候，聽一個少年共產黨員說：

「如果戰事結束後，你還在那里？」

「他回答說，戰事如果結束我已經不在了，因為我已下了殉國的決心。」

「還是只一個平凡的例子，但也可看到中國人民的戰鬥精神是達到怎樣的一種高度。所以，他們因政治上把握得不正確，在軍事上的收穫，也決沒有像他們的那麼厲害。即以華北而論：除了幾個重要的城市及鐵路網被佔據外，其餘的許多縣、鎮等，是和未開戰前一樣的。像那邊的灤州，日本人前後派了四個僞縣長去，但統統被人民殺掉了。又如華北的棉花，他們起先希望能夠收到一百萬担，而現在只不過收了四十萬担。」

他把右手托着臉膺，又看了一下原稿，A先生的譯詞，也顯著特別的流俐、圓熟，使我有「應接不暇」之苦。

夜氣是更其靜寂了。有時，偶然的從遠處傳來了幾聲嗚嗚的喇叭聲。聽衆的心，也更加激盪着。「讓暴風雨再來得厲害些」的雄偉的快感，也滲透了各人的神經。

「中國的一些陳舊的政治機構，也許會被掃蕩的吧？即使他們進佔了漢口，而與舊政府訂立協定，然內地的新政府，如雲南，四川等，那都是主張抗戰到底的。而且內地政府的戰鬥力，至少有三年至五年，那末，別的不說，即以日本的經濟一項，是無論怎樣的搜括也支持不到的，豈但是經濟呢，就是人力吧，也萬分的不夠。即使把高麗，台灣，僞滿和華北都算進在內，大概也只有一百三十萬。現在戰死的已有三四十萬了，比日俄戰爭時還來得多；還要分佈在各殖民地，他眼前只能增加一百至一百五十萬，假如他要增至二百萬的話，則他的後防就成問題。而且，對蘇聯作戰也不可能了，更談不到封鎖英美的海岸了。

「他在六個月內所化的軍費，已達二十萬萬，如再延長下去，恐怕要加七倍上去——即一百四十萬萬。我們來看一看日本軍費的來源，自然是公債，現在人民的負担，最少已加上了一倍，自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底，恐將會發到一百七十萬萬的數目，但它的銷行，却非常的艱難——因爲人民壓根兒是沒有錢。唯一的辦法，是把人民的私有錢財和產業，都沒收起來，最近公佈的所謂『總動員法案』就是這變相——雖然還未執行，日本人民的負擔，如到了百分之八十的時候，他們的反戰怒潮，是怎麼也不能鎭壓住的。所以，所謂『總動員法案』者，其實也只是軍閥們的暫時的殘喘而已。現在，僞滿已執行這『總動員』了，華北和幾個佔領區域，不久也要執行了。久而久之，他便可以用中國的人力物力來攻中國，而中國的活路，也只有堅決抵抗的一條！使他們能用佔領區域內的收入，來彌補軍事消耗，而只有向日本人民的自己身上榨取，到這時候，日本也許會跟你們——中國『議和』的。

「在這樣的局面下，中國的最正確的政策，第一是不使他輕易的佔領土地；即使被佔領了，也不能使他安穩地統治下去，更緊要的，是使日本不能在佔領區域內有生產，有收穫。否則：是靜靜的等着日本來滅亡！

「一個國家要爭取獨立平等，她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是無須說的，戰事愈延長，中國要達到這目的也愈可能。中途妥協於你們是決無利的，照十個月的形勢的演變看來，中國已沒有「和」的可能了。」

他的演詞到這里便完了。我們應該以最莊嚴、灼熱的誠意來向這「中國人民之友」致一個「人的敬禮」——這敬禮，沒有矯飾地，是從我們的瀑布一般的激湍的心流里所湧越而出

「五一」在上海

文斌

是五月的天氣了，樹梢頭悄悄地披上一件嬌豔的嫩綠的新衣，她的關不住的青春使她在經過了一個長時期的寂寞後，終於展開了她的翩翩的舞姿。停在電線桿上的鳥兒愉快地啾着，似乎在和她招呼。馬路上的行人都忽忙地來來去去，輕快地談笑着。五月，到處是火一般的情熱和奮發。

這五月的開始的第一天太陽輕輕地散播着她的光輝，使每個角落里都感到慰安和暖溫。在×××里高高地掛着一塊大白布，寫在這上面的是鮮明的挑動的「慶祝國際勞動節」幾個字，再進去就是開紀念會的會場了。我滿懷着興奮，也擠在裏邊。

這兒，有頭髮剪得短短的樸質的姑娘，有流着汗的頑皮的孩子，有在業或失業的青年工人，細出親切的友愛。在高低不平的泥地上，搭着木板的戲台，台上放着一張長方形的桌子，圍着潔白的檯布，擺列了幾瓶難民們手做的美麗的花，還放着一隻小鐘，似乎在督促：「爲着追求我們的光明的前程，不要放鬆每一分鐘。」後面是象徵着和平的藍色的幃幕，正中掛着我們的國旗和總理遺像，是這麼地莊嚴和威武，彷彿說：「我們是愛好和平的，但我們要求以戰鬥來爭取眞正的和平。」

在人字形的草蓆下，架着幾根竹棵，豎橫的擱着破舊的鋪蓋、飯籃，帽子和香煙盒子，西邊角落的一條竹竿上，掠着幾雙襪子和短衫，在陽光照着的窗檻上，晒着一雙剛粉刷過的白跑鞋，爲着避風，竹棚邊糊着報紙，刊着「華機大獲勝利，擊落日機二十架」「江南游擊隊進襲南京」的消息。

「現在我們開始開會了。」主席響亮地拍着手，努力使高漲的聲浪平靜下來。大家就嚴肅地屏息起來，好像趕走了一羣亂哄的蒼蠅突然的靜下來。幾百隻眼睛都聚在主席一人的身上。他，新剃的光頭，穿着縫補過的，可是整潔的短衣衫褲，一雙布底的鞋子，胸口扣着一朵鮮紅的紙花，表示我們工人是永遠不會忘記五月里的流血的。紹興口音的話，說得斬釘截鐵地着實而且爽快。他在解釋了勞動節的經過和意義後說：

「勞動節是我們工人的嗎？」「是的，」我們工人可以這樣地

回答，但是並不僅僅限於工人，它是屬於全世界的勞苦大衆和同情於勞動階級並跟勞動階級站在同一條戰線上的一切的人們的。到了今天爲止，我們還沒有得到八小時工作，八小時教育，八小時休息的制度，還是帝國主義的俘擄，給他們賺了錢，却來吮我們的血。我們很知道使我們失業，使我們沒有飯吃，使我們流落做難民的是誰，我們在這個全中國都在燃燒着民族解放的烽火的時候，爲着保衛我們的國家和我們工人，我們是要聯合一切階級的人們來對我們最大的敵人抗戰！在一隻船遇到了危急時，毫無疑議的，我們的最重大的任務是不分買辦、老大、水手、趁客，都要努力救護。……」

他的話和他的粗大的手腕一樣的鋼強有勁，台下鼓起了熱烈的掌聲。

接着是全體唱五一歌。一個小女孩，有八九歲模樣，走上台來很老練地指揮着。她按着拍子着力的揮動着拳頭，汗從她的黧黑的臉上流下來，烏溜溜的眼睛射出銳厲的晶晶的光芒，一邊張大着嘴巴合着大家一道唱。她是一個受着重重剝削的可憐的童工，但現在她却是一個鼓勵大衆的勇敢的先鋒。

「要得到我們最後的勝利，就要組織我們自己……武裝我們自己……爭取民族解放和獨立，打倒帝國主義……」歌聲喊出了每個人的心窩裏的話。

「誰說中國會衰敗，那些懦怯的消極的人們請來看看這些孩子！」我暗地這樣想。

隨後是「小先生」唱工人歌。這本來是我最愛好的歌曲之一，可是一想到此刻唱的不是在一間俱樂部裏和着玻亞娜的旋奏的小姐少爺，而是真的被「機器吃掉肉」過着像「泥河一樣的生活」的工人們自己，而他們「爲着光明的新社會」，即使在最苦的現在，也在脚踏實地的做他們所能够做的「小先生」，那真是太生動了。我慚愧着我是不配唱也不配愛好這首歌的。

一個女工說話了，她說：「自從我到廠裏去做『生活』後，每天清晨四五點鐘的時候，我就起身到工廠去要做到晚上六七點鐘纔能回來。一回家趕快淘米洗菜燒飯，還有大的孩子受了人家的欺侮哭啦，小的孩子跌了一交，頭上流出血啦，那些事情來纏繞我；過會我丈夫放工回來了，他受了氣，毫無理由的嘩啦嘩啦跟我尋相罵吵架……」這不是活生生的工人歌裏的「常見父親打着兒子，丈夫敲他們老婆」嗎？

其次是「算命」，走上台來的是一個高大的結實的青年，頸間繫着一塊毛巾，一套藍布的工裝，露着堅決的愉快的神情。

「這樣的人怎麼會算命呢？」我心裏地奇怪着。

「有一家在五月一日那天生下一個孩子，大家都開宴會慶祝，可是忽然來了一羣野狗，惡恨恨的東咬一口，西咬一口，把那些

主賓都趕走，把筵食也搶個精光，過了二天——五月三日的中午慶祝『三朝』，野狗得意地又來了，但這次主人和客人們已經不怕他們，有的把碗當武器，有的把椅子當武器，都雄糾糾的你一拳我一脚的把野狗打個半死，嘴裏還拚命地喊着：『打野狗啊！打野狗！』……』

「打野狗！」台下不知誰這麼高聲地喊了一句，大家的心裏都是一清二楚的，野狗就是我們的敵人，於是立刻有許多人都響應了。一個個緊揑的拳頭都堅强的伸了出來，熱烈的情緒像浪潮一樣地不可遏止：

「打野狗！

「打野狗！打野狗！……打！」

好容易纔把秩序恢復過來。

窗口和門外都擠滿了人，後來的就搬條櫈來站着，伸長了頸子張望着裏面，陸續的還有許多人擠進這已經客滿了的會場，等到實在連脚都插不下時，他們就老實不客氣地躍到台上的兩邊，烏黑黑地像是一羣貝殼蟲，後來連台的後邊也被佔據了，只剩下中間一塊空地，小得像一方荳腐干似的，給演員們活動。

人們都活躍着，充滿着激動和活躍的氣氛。

又表現了好多節目：如五月的鮮花，工人自嘆，流浪兒，新女性等歌曲和國術，最後是戲劇：放下你的鞭子。當那個賣藝的老頭兒要求觀衆的錢時，我看見那些觀衆們都感動地把半日閒捨不得的錢慷慨地丢給他，銅板投進鑊裏發生「鏜鏜」的聲音，結果那老頭兒也覺悟了：「讓我們來唱隻救國軍歌罷。」他興奮地唱起來，觀衆也自然地和着。我們在「槍口對外，齊步前程……」的嘹喨的奔湧着熱情的歌聲中漸漸地走出了會場。

火葬

金萍

朝陽還未爬上地平線，山東路四馬路口，那「報紙之街」上，一羣羣的人已在蠕動着，喧嘩的聲音驚醒了睡夢中的人們。

爲了生活，阿福這幾個月來每天要到這裏來販報，每天換到的雖不過幾角錢的酬勞，但一家老小八口的生命，都寄託在這幾毛錢上！

然而，阿福是個深明大義的人，他所有的一切不是都被殘酷的戰爭剝奪光了？有家不能歸，有田沒得種，昨天他的朋友小六子，約他今天去參加慶祝爲「政府」成立的遊行會，他拒絕了，他不願意去參加這樣無恥的遊行。他認爲小六子在侮辱他，竟和小六子大鬧了一頓，乾脆地絕了交。現在，阿福在人行道上徘徊着，頭腦在左右的擺。自言自語的說：「他媽的，我沒有飯吃，情願餓死，他想拿一元錢來騙我去參加麽？嘿！眞是見他媽的鬼！」眞的，阿福把昨

天的事，記得牢牢的。回憶的憤怒之火在燃燒着他的心。

「阿福，你早呀！」一個白髮蒼蒼的老頭兒，肩上背着一個布袋，踱到阿福身邊，拍拍阿福一下肩，說道：「你曉得嗎？今天又有什麼東西要在南京成立，聽說還有遊行，你看不是又在鬧他媽的鬼嗎？」他的老臉上露出來的表情，正巧跟阿福的心理相同，接着他又說道：「阿福，那個姓溫的傢伙，是什麼地方的人呀？」

「他媽的！聽說是廣東人，做廣肇公所裏的主席哩！」

「唔……媽的，就那樣不要臉嗎？」

這時街上的人聲，起伏着像澎湃的海濤，從報館裏跑出來的小命——一個年輕的傢伙，手裏挾着一捆報紙，後面跟着也出來幾個人，都挾着報紙，一羣羣的人的注意都被他們幾個挾報的吸去了。於是更響亮的喧鬧，在早晨的「報紙之街」上一聲聲沸騰着，阿福想要和老頭兒繼續說的話也中斷了。

「命寶，我廿份！」

「我要十五份！」

「我……………」

「沒有了，沒有了，」挾報的青年，一會兒將報派完了。

阿福拿了十五份報，在街口呆望着蔚藍色的天空，心中在打算着今天的生活問題。

嗚，嗚，尖銳的汽車聲，飛進了街口，一輛汽車停了下來，從裏面走出來二個人，一個短腿的一看就知是什麼人，另外一個中國人，嘻皮笑臉，大概是短腿的「跟班」吧？阿福看見了就恨他們，他的心在怦怦的跳着，快要跳出口來，但他還是裝着鎮靜的態度。

「喂！這幾捆東西，你們替我附在報紙裏發出去，知道麼？」短腿鬼對阿福他們這樣地說着，左手指到車廂中的幾捆東西。這時候圍着汽車的報販，就有着幾十個，他們的臉上，青一陣白一陣，說不出肯或者不肯的話來，然而阿福竟爽截的答允了下來：

「好！我們知道了。」

這句話對報販們是太驚奇了，他們不相信阿福會說這種話！幾捆東西都搬下了車來，短腿鬼跟那個不要臉的中國人跳上汽車，在引擎的咕嚕中去了。

「小狗子！命寶！小李……你們都來啊！來把這許多東西……」

但阿福的話沒有說完，小狗子們都不耐煩起來，迎着阿福裝着鬼臉，命寶更氣得說不過話來，怒火在眼裏直鑽了出來。

「不用急呀，來分一點去把他媽的赤佬傳單燒個精光來啊！」

「燒光嗎？好極了，大家來！」命寶們早已沒有了方才的氣，七手八脚拆開這許多包的「赤佬傳單」，大家毫不猶豫的，更不需要對他們解釋為什麼要燒個精光的道理。

「報紙之街」燃起了熊熊的火，幾千張幾萬張的「赤佬傳單」，都在怒吼着的火光中完結了它們低賤的生命。

更響亮的鬨笑，勝利的鬨笑，在清晨的街頭沸騰着，洋溢着。



第五輯

鐵蹄下

除了「我的奮鬥」以外

繼豪

驚惶的情緒像一流泉水般的流進了越界築路地帶的居民底心曲。自從大上海淪陷以後，大家都很不安地覺得以後的生活恐怕不能再如此的安靜，而窟滾而來的人頭案和工部局中敵人勢力的膨脹更使得一般同胞提心吊胆的替自己的頭顱担憂。依情勢和地域而論，在越界築路地帶的居民，更覺得缺少保障。

清早，麗莎就從她父親家裏回來，在她因整夜未眠而呈着蒼白色的臉上，籠罩着一層很濃厚的恐怖。才進門，她就慌張地把那件事情告訴我。……

我的岳家是在極司非爾路的北段，當戰爭在閘北演進時，他們曾搬到租界中區去暫住。然而因爲合同的關係，在國軍總退却之後就搬回去，雖然那裏不十分安靜、但也無可奈何，只得緊閉大門偷安過日。

昨天上午，有幾個荷槍的日本兵，和二個戴着太極圖帽子的「警察」走進附近的一條弄內，開始其所謂「搜查」工作，最先他們就把各處門口守住；再到各處去搜查。他們工作的認眞是無微不至，除了箱櫥都被打開之外，即使被底牆角也躱不過他們的眼睛。他們毫不客氣地把法幣和其他貴重物品放進袋裏，橫眼叱罵旁邊的房主人，像對待畜生一樣。有兩家被抄出了一些黨國偉人的照相和三民主義一類的書籍；於是他們的主人都遭受了幾下巴掌。這工作在二小時後方才停止，大約這般禽獸對於他們工作的結果還不大滿意，所以在臨行之際，還用他們的槍柄在門上鑿幾個洞，「聊以洩憤。」

這消息很快的流傳出去，搬場汽車又活躍起來，大約岳丈家裏昨晚一面打牌一面就在討論這事，而現在這種恐怖又傳染到我的家裏來了。

「你不是也有這種書的嗎？假使這種事一旦在我們這裏發生，那怎麼辦呢？」

「那有什麼辦法，不過他們要查究這些書時，我不妨坦白地告訴他們，說我是研究這種學術的人。」

「不過假使我們沒有這種書，豈不比較要膽大些嗎？」恐怖使麗莎忘却了疲態，她叨叨不休的鬧着我。

「然而我們已經有了這些書了；並且又是這樣的多，放不進保險箱，也不好放在我的辦公處，假使把牠們寄在朋友家裏，他們未必會答應，而且情理上也說不過去。」我始終沒有用心籌劃一個妥穩的方法，就這樣隨便地回答她。

「我們還是把他們燒了吧！」她膽怯地偎着我說：「四哥五哥都是這樣做的，待將來太平後，不是儘可以再買的嗎？」

時間已經九時多了，我應當立刻就去辦公，我立起身來穿衣服，忘記了回答她的問題。她伴我走到車站。

「我把牠們燒了吧！」我上車時她重又對我說着，我只回答了她一個迷惘的微笑，這微笑，連我自己也分辨不出是應允呢還是反對。

下午我回到家裏，忽然發現我的書櫥中少了許多書，凡是有關於政治方面的書籍，除了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以外竟完全不見了，我知道牠們一定遭遇了可悲底命運，匆匆地走到廚房裏。那裏躺着一堆灰燼，幾朵火花還在呼吸着；輕烟繚繞在半空。這些正是我的愛物——馬克思的資本論；孫總理的三民主義、歐燼。我，癡癡地站在旁邊，辛酸的感覺像一條蛇般的嚙着我的心。我年來寸步不離的寶貝，而今日在魔爪的脅迫下，竟化作了一堆灰燼。我癡癡地站在旁邊，辛酸的感覺像一條蛇般的嚙着我的心。我覺得悲傷和恐怖，難道祖國和自由已經把我們摒棄了嗎？(663)

★ ★ ★

撕

白琴（二十·學生）

家裏這幾天來，只聽見殺殺殺的撕紙頭聲，哥哥房裏這樣，媽媽房裏也這樣，很好的精美刊物雜誌……等，用金錢買來的東西，全都撕成紙片，搓成字紙團。我每當聽見他們的撕聲，心裏像被什麼東西刺着的沉痛，總是把兩隻手按住耳朵不願聽。

爸媽幾次對我說：叫我把刊物等也撕掉，我總是鼓不起這勇氣。今天爸媽又對我說：「阿振，快點把它們撕掉，別害了我們。」

弟弟站在旁邊，面孔朝了爸媽說：

「她（指點我）這樣不撕掉，話話就可以過去了，我的，您們便自己動手撕掉了，其實，我教課書裏面，有什麼反日文字呢？」弟弟的口吻似乎說：「父母對兒女不公平！」

「撕掉！撕掉！一律撕掉！」爸爸狠狠的對我說。

「阿振！阿振！快些撕掉罷！別這樣強了。」媽媽催我說。

哥哥從自己房裏跑出來，面上浮着痛苦的笑，他說：「我的是完全撕掉了。」

「我沒有什麼抗日的東西，用不着撕掉。」我低了頭說。

「這許多雜誌刊物，快點撕掉！」媽媽說：

「我們也沒有什麼抗日的東西，有的是和你一樣的刊物報

紙等，我們全撕掉了，」哥哥說。

「她最歡喜寫東西，還說沒有什麼！」弟弟釘住了我說。

「這些文稿嗎？是小品文，也是創作，與戰爭沒有什麼關係的，報紙雜誌等，既不是我寫的，更談不到什麼抗日。」我分辯着。

「無論有沒有，你就撕掉罷，讓我們好放心了。」媽媽起皺的臉皮上，堆了痛苦的表情。

於是我被感動了，只得拿出來撕掉，不管是什麼東西，只是撕，歷年各處寄來幾百封信也撕掉，幾疊很厚的心血結晶的文稿也撕掉，日記冊也撕掉……

不到四個鐘頭，一疊疊整齊的東西，都變成碎紙片和紙團了，桌子上堆得像一座紙頭的山。

「阿振！這些字紙拿到灶頭間裏去，送到大灶肚裏，一把火燒掉罷！」媽媽看見我撕光了，這麼對我說。

「好的，那麼鑊裏燒些什麼東西呢？」我問。

「燒水好了。」媽媽回答。

我把這些字紙團，當做木花柴似的燒着，火焰從灶門裏噴出來，熱得很，雖然是十二月裏的天氣。

「今天是掃去我過去的舊塵，今後的白琴，應該獲得了新生。真的，過去的白琴太幼稚，太渺小，今後應當更偉大些，勇敢些。」

我坐着一面燒火，一面心中還樣想着，精神非常興奮。(628)

我笑了

章國

幾天來，天氣陰霾，微風夾着細雨，似乎在人們的心頭上增加了一層抑鬱。自從上海的民衆脫離了祖國的懷抱以後，到今天已經有十五天了。

清晨的時候，這種混亂的不痛快的思想又開始騷擾我。我交叉着雙手，坐在面窗的籐椅上，對面是陰暗的天空。

母親繼續昨晚的調子囉嗦着：「因，你那些書到底怎麼弄呢？昨天三姆告訴我，東洋人查得真緊呢！她們家裏的書都燒了。」

我不高興地側一側身子，沒有響。

「燒掉它們吧！回頭連累了大家，你担得起嗎？」母親的口氣顯然更緊了，同時她的臉色也增加了驚恐的成份。

「我不燒，我反正有法子弄掉它，你別管好了。」我煩惱地站起身子。走到書櫥旁邊。櫥裏凌亂的躺着許多我所愛的書：「保衛盧溝橋」「大衆歌聲」「戰歌周刊」還有些社會科學的書籍，以及許多「救亡日報」和各種各類的雜誌。我下意識的搬動着這些書，它們都是我最親愛的朋友，現在在這惡劣環境下，我是要被迫跟它們分別了，可是到底把他們放到那裏去呢？連我自已也不曉得！

突然，一段從前讀過的故事，又明顯的映上了我的腦海。故事裏敍述着東北同學在鄉土失陷時被迫焚書的一幕。有一個同學立在正燃燒着的書堆邊旁，還不斷地翻閱着自己所抱的一大捆書，他懊悔着「爲什麼當初我不多讀一點呢！」想到這裏，一陣悲憤的感覺襲上心來，這許多書我也沒有全讀啊！爲什麼我早不多讀讀呢！……

一聲撕裂衣囊的聲音，把我從沉默中驚醒過來。原來母親正在忙亂地撕着弟弟的童子軍裝。據說也是爲了怕東洋人的搜查啊！雖然我知道情勢還不至於那麼壞，但在這整個「孤島」都籠罩在恐怖的氛圍中的時候，對母親解釋是沒有用的。這些書總得想個法子來處置。最後決定把它們送到××圖書館去，只留下自己目前必需讀的幾本，包好藏在比較隱蔽的地方。祇要母親不注意就成了。

趕緊把書理好放進書箱裏，以便送去。這時，報販送進一份立報來。剛接到手，「本報告別上海讀者」幾個大字立刻跳進我的眼簾。剛才平靜下來的心波又開始翻騰起來。從此，我們又失去了一個朝夕相共的朋友，一個能够教育我們幫助我們的朋友。我很明白，這個親愛的朋友爲什麼會離開了我們：……我感到了悯然若有所失的難過。我忍着熱淚，輕輕地誦讀着那篇告別上海讀者書。「……留在淪陷區域內的同胞，他們所可以貢獻於國家民族的力量，實際比未淪陷的時候還要大，機會也更多，他們對於民族所負的責任也更重大，當然工作是格外艱苦。今後我們得沉住氣，一點一滴地來幹；以前我們最多祇要避免內部摩擦，今後則須時時提防敵人及奸徒的監視，……在敵人的後方摧毀敵人的勢力更須鉅大。……努力吧！留在上海的同胞每一時每一刻都記着我們的民族，記着我們的國家，每一時每一刻都有獻身於民族國家的工作可做。」讀到最後的一句，一種堅定的感覺閃進了我的意識。我沉思的放下了報紙，站起身推開窗戶。窗外一陣清涼的輕風，吹動起我披到臉上的短髮，我笑了，我知道這些失去了的親愛的朋友一定都會回來的，只要我們肯努力的担負起偉大的使命！

「膺懲法」第一條

洛華

鈞弟：

告訴你一個不幸的消息：我們那個會也跟着郵務海關之後，受某方的注意而橫遭摧殘了。

事情的發生是這樣的：在三天前的一個上午，有六個××局的政治探員跑進我們會所，向辦事員探詢本會過去和現在的工作情形，一面在圖書室裏檢査各種藏書。結果，除帶去一兩本認爲有關風化的「情書一束」和有抗日嫌疑的「救國無罪」等書

外、一無所獲。

這樣，一切不是可以不成問題了嗎？

可是出于意外的；最後的判決還是「停止工作。」罪狀呢？沒宣佈。不過他們有些善意的說明說這個會規模太大了，已引起某方的注意，爲着你們的安全起見就應該立刻停止工作。

鈞弟！當我得到消息趕去的時候，會裏已經變了樣：彈子台上看不到角逐的英雄，乒乓室裏也沒有搏擊的好漢。壁上的鏡框和字畫都「下野了。」幾個負責人正在整理狼藉滿地的書報，面上都刻劃着不可掩飾的悲憤，這種悲憤立刻傳染到我的面上，我感覺着空氣有些窒息，然而在憤怒的情緒下，我們依然繼續着「善後」的工作。

鈞弟！關于我們這個會的立場，想您一定知道得很多。現在我不妨再約略的說一說。——

這個會的誕生在兩年前，宗旨是在聯絡並改進同一階層裏的從業員使他們的私生活能够過得嚴肅些，有意義些。

草創的工作是够艱苦的，因爲大部份人對于集體生活還引不起興趣。然而我們並不氣餒，依舊秉着一貫的精神去說服和拉攏。

後來呢，偉大的民族抗戰爆發了，血的教訓，使每一個人都感覺到，非團結不足以圖存。于是會員就激增至五百多人。會的基礎就在那時奠定下來。

到現在爲止，會員參加的數字已經爬上三千，也就是政治探員所說的規模太大，于是波折就來了。

不過鈞弟，您應該知道：沒經過波折的生存，是不會理解生存的眞義的。也只有理解生存的眞義，才能够繼續奮鬥下去。

我們這個會就是依照上面的定律發展下去的。

國軍退出去後，會所曾受到兩次「驅逐」的處分。可是我們還是用魯迅先生的「韌的戰術」把惡環境克服過來。

這次的事態似乎更嚴重一些，而在幕後操縱的又正是我們民族的敵人。這使人想到，雖託庇在中立區域裏，還免不了嘗嘗亡國的滋味。

鈞弟！不宣佈罪狀去處決一個囚犯，也是法理人情所不許的，何况是一個有組織有羣衆的合法團體呢！

我倒可以替它招供出來：我們的罪狀，就是有着龐大的組織和三千多個羣衆！

您總相信吧，鈞弟！在敵人心目中，有組織有羣衆是鐵一般的罪案。因爲他們根本不願意許多中國人聚在一起，而我們這個會却正犯上他們的「膺懲」法第一條。

于是「罪」有應「得」了。

然而我們太强頑，我們不服「罪，」我們除一面推代表向局

方交涉外，一面還把每一個小組織健全起來，使它們可以個別作戰。因爲經驗告訴我們：在必要時，化整爲零的戰術是值得運用的。

會所不大有人去了，警犬們的嗅覺隨時有來接觸一下的可能。可是我還是每天去一趟，像探視一個老朋友的病情似的。鈞弟！對于這個會我實在太愛好了。我差不多把全部業餘時間都安放在這上面。

事態還在發展中，結果怎樣，當然還得大家努力。不過我可以斷言：屈服是不會有的。我們一定要想盡各種各樣方式生存下去。

故鄉的消息怎樣？日機又來投彈過嗎？海口給封鎖着，不知道這封信幾時才能够收到。

兄澄上　六月廿三日（128）

逃

陳珠英（廿八・女傭）
松筠代筆

夜。可怕的含有危險性的夜，開始施展威權了。尖銳的寒風發狂似的呼嘯着。梅花似的白雪，藉寒風的威力降到人間了。於是這汚濁的世界，頓時粉飾成一幅潔白的毫無疵瑕的外貌。

叔父的貪財鬼似的脾氣，叔母冷譏熱罵的態度，使我睡在牀上，戰抖流淚。仁慈的雙親又閃進我的腦裏。他們的笑容拉開了我回憶之門。

二月前，我和母親在家裏做女紅，突然，砰砰的敲門聲把我們驚住了。開了門，進來一個穿着短衣的人，見了我們，就非常急促地說道：

「這裏是姓陳嗎？陳一峯你們認識嗎？」

「他是我的爸爸。」母親怔在一傍，我急忙回答了。

「甚麼事？」母親聽了爸的名字，更着急起來。

「下午四時，在××路被日本的汽車輾傷了，傷勢很重，送到××醫院，我就是那裏叫我來報信的……」

這消息對我們是一個晴天的霹靂，內心的迫急和驚惶，使我們沒有片刻的停留，立刻僱車到醫院去。

爸爸左脚左手用白布包裹着，昏沉沉地睡着，毫不知道我們的存在。看護告訴媽說，病勢很重，非常危險。媽望着爸的慘白的臉，哭了起來，我也抽泣了。

一會兒爸眼睛睜開了，毫無精神地看了我們一眼，痛苦地，繼續地說：

「我已經不中用，……那横駛直撞的日本車，滿載着兇惡的日本兵，……是的，輾死一個中國人不算一會事……多少同胞被他們奸淫，殺掠！……唉，你們來了也好，再也好！……」

聽着爸神志不清的話，我的熱淚就斷線似的迸了出來，走前一步，叫聲「爸你怎樣？」就伏在牀上哭起來。媽勉强收住眼淚，站

在旁邊。

「珠兒，不要哭，要替爸爸報仇呢！……殺了一個日本人也好！」當看護走來說他熱度很高不宜多說話時，眼淚在爸的眼角流出來。爸爸不久就同我們永別了。我記住這痛苦是誰給我們的！

家裏本來清貧媽也受不起「孤島」生活的折磨，終於忍心拋開了我而長逝了。我咒咀自己沒有智識沒有生活技能更咀咒敵人給與我的「賞賜」使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子，只好寄住在叔父的家裏。

忽然隔壁低聲的談話聲，拉攏了回憶之門。

「你這人說話總是不爽快，到底什麼事告訴我。」叔母的聲音鑽進了我的耳鼓。

「運氣太好了。」

「快說啦！不要急死我了。」

「唔。」

「不告訴也好，我不一定要知道。」叔母撒嬌地說。

「不是常說的嗎？珠兒的終身大事。今天碰到了一位住在虹口的朋友，他在我[illegible]稱讚珠兒，說他如何美麗，如何可愛，我知道這把戲，就對他講好了。明兒他送四百元錢來，珠兒就送到他那裏去。」

「眞的。……」

「她在我家住了這麼多天，拿這筆錢也不罪過。」

「好！好！」叔母含糊的說，顯然快樂得什麼似的。

聽了這話，我感到萬箭攢心般的難過：「他們把我賣到虹口，到老虎口裏去斷送我的一生。爸怎麼死，媽又怎麼死，難道我也非死在那裏不可麼？」我哭了，但不敢哭出聲音來。

哭有什麼用？最好的辦法是逃！

鼾聲極大，知道他們睡得很熟，就拿了幾件衣服逃出了這萬惡的「魔窟」

雪仍是不停地飄着，風依舊不住地吹着，漫漫的長夜已經過去了，東方漸漸發出魚白色的光輝。……

「皇軍」的「恩賜」

朱林榮（二十二・小職員）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五日上午十時，我在店內閒望，忽來日軍下級軍官二人，駕自備汽車一輛由西向東，停在我們店前。他們向我們店內注視一會又汽車掉頭由東向西仍停在我們店門前。於是一個軍官下車走到我們店裏用中國話問我：「老闆在那裏？」我回答說：「我們老闆不在這裏到鄉下去了。」他不問情由就把我拉入汽車，向西疾駛而去。

我在汽車裏被他打了幾下耳光，只得忍氣吞聲。後來又叫我

坐在踏板上，我不願意，他將身上的手槍取下，對準我的胸膛，我不得已，只得委曲坐下。約數分鐘汽車已到公大三廠，一個日本軍先下車，我也被迫而下，到了一所很黑暗很靜寂的堆棧裏，叫我把身上衣服完全脫下，一一檢查，一無所得，結果又被打了幾下耳光。他於是對我和另一個被捕的同胞說：「你們二人不得講話」就出外去了，並將門鎖上。但我們倆不管「皇軍」的「命令」交談起來。我先問他爲什麼被抓進來。他說他本是木匠，前三日奉主人命，到滬西公安分局拆板壁，被無理的日兵拘來至今已有三天，不知受過多少次木條的痛打，每天只有飯二小碗，還要分二次吃。剛剛說完，一上級軍官和一個譯翻進來了。翻譯者問我叫什麼名字，問我是老闆還是夥友，問我的書店叫什麼，我一一據實回答。

直到下午三時，翻譯一人進來帶我到憲兵司令部辦公室，一會兒有憲兵二人將我痛打了一頓，就開始審問，問我姓名年齡籍貫；又問上午我在店內爲什麼罵皇軍。我說沒有罵過，他又給我打了幾個耳光。接着是一番大教訓：「我們日本憲兵是沒有惡意的，和巡捕房巡捕差不多，如有壞人反抗我們，我們一定要捉來嚴辦。現在我們同蔣介石作戰，是爲了東亞的和平，中日共存共榮，你們百姓如不反抗皇軍，是沒有什麼關係，以後你如聽得旁人說皇軍的壞話，你可前來報告，我們有重賞的。」另一日兵就拿此口供上樓去了。這時翻譯說自己是楊樹浦某日紗廠職員，月薪一百廿五元，戰爭發生以後，他就被迫擔任此職。他還參加過藍衣社，吳淞，瀏行，劉行諸役，讚揚我軍的忠勇和戰鬥力比一二八時强得多了。說到此地，那上樓去的日兵下來，對翻譯說了幾句，翻譯就叫我出去。時在下午四時。

不準有一顆愛祖國的心嗎？

野草

星期日的晚上，我總得同去一趟，這時候，便是我和勇會面的機會了。

勇是一個殘廢的人，左手完全不能動作；說起話來很急促，容易把唾沫濺到人家臉上。從外貌看來，他並不是一個吸引人的青年。

起初，我以爲他的母親是一個典型的二房東太太，很大的塊頭，叫人見了害怕。但日子一久，也覺得她是好心眼兒的人了。我的認識勇，也是由於借了他家一間三層擱。

勇今夏在高中畢了業，下半年準備進大學了，我羨慕他。他在暑期裏時常問我借書看，但除了借書之外，因爲職業關係，我們很少有接談的機會。

我所以能安心叫妻住在三層擱上，是爲了環境好，爲了知道勇是一個年青熱情的愛國者。

七月卅一的晚上，我替勇借了一本死魂靈回去，他正躺在門口乘涼，我們照常談了一些話，我便走上三層擱去了。因爲我急要知道的還是在這一周裏，妻的廠裏的工潮情形到底怎樣。

跟妻不知談了多久，樓梯下面忽然來了二個穿香雲紗大褂的漢子，大聲喊着：

「二房東！二房東！」

下面似乎沒人理會。我叫妻下去看看。不一會，她失色地跑上來說：

「勇捉進捕房裏去了！」

「吓！」像驚雷似的把我震了一跳，我立刻把殘稿和「違禁」的書籍雜誌收藏在一起，便亂匆匆的去探個究竟了。

走進勇住的亭子間，勇的爸媽都趕到捕房裏去保釋了。他房裏零零星星的散滿了一屋子書籍。一個同勇住在一起的親戚告訴我：

「給抄去了一箱雜誌！」

我呆立了一會，心裏暗替勇難過。大概抄去了幾本雜誌，就算犯罪的證據了。

勇的爸媽到十一點多才回來，我去問問消息，他倒垂下頭，滴下眼淚說：

「暫時沒有希望！」

這天夜裏，我整夜不能入睡，爲什麼沒有希望呢？勇不會搖筆桿子得罪人，也不會丟手溜彈擾亂治安過，只有一顆愛祖國的心，爲什麼要沒有希望呢！

難道，一個中華公民不準有一顆愛祖國的心嗎？(566)

搜

李希賢（十八・無業）

八月五日的下午，兩點鐘光景，租界的一角——海寧路近北四川路的一段——一度發生極大的騷動。

太陽照着射出牠底炎威，晒得平滑的柏油路變得軟軟的了。空氣是那麼沉悶，熱，恐怖的熱籠罩住每個人的心頭。患着痢疾的我，無聊地坐在牀邊，看看那服藥店裏敬送的痢藥，一身瘦骨頭，乾枯得看不出肌肉的瘦骨頭，不禁微微地嘆了兩口氣。這年頭兒，窮人家那裏生得起病。

「東洋兵來啦！」街上似乎有人在狂喊。接着號哭聲、叫喊聲，奔跑聲，鬧成一片。我意識地走到涼台邊去，看個究竟。不錯，確有四五十個日本兵，從北四川路那面用軍步跑到鐵絲網旁，好像遇到了甚麼亂子似的。人人都拿着槍枒子，插上一把把明晃晃的刺刀，數十雙眼睛骨碌碌的望着，邊溜嘴裏「嘰哩咕嚕」，不知在說些甚麼。其中兩個用軍用斧向障礙物上亂斫，死命的亂斫。

電話局那邊的蘇格蘭防軍（該處亦有鐵絲網與北四川路那面的相對，中間有相當距離）眼巴巴的望着，毫無辦法，只不過多派幾個站崗，作消極的防備罷了。不上數分鐘，日兵工作完畢，馬上一齊衝過來，你擠我擁，秩序是可笑的混亂，簡直是像吃了敗仗的逃兵。「武士道」的精神原來如此，我深深領略到。

他們（日兵）開始分組搜索了，嘩啦一聲響，樓下店面的排開被推開，有四個日兵擁進我們屋裏來。

「跑開！跑開！抄東西啦！」他們一面用槍敲着地板，一面打着生硬的上海話，趕開幾個店夥，開始動手進行工作。櫃檯下，抽屜裏，箱子，包裹，眠牀底下，馬桶旁，眞是無孔不入，沒有一隻角落不用手電筒照過，工作的確週到。最後，共中三個在廚房裏找着了二房東。

「這裏一共住幾隻人？」天呀！他們這樣侮辱的發問。

「廿…廿八個。」二房東怔了一怔，才慢吞吞的說。

「有沒有軍火？壞人？」他們到這時才說明來意。

「沒有，絕對沒有。」二房東迅速地回答。

他們好像不肯信任這老頭兒的話，一定要全間統統抄過。樓梯上起了一陣嘈雜的皮鞋聲。

「去去去！」其中一個連跑帶叫的趕入我的前樓來，聲調是那麼高昂，我們幾個人都嚇了一跳，尤其是患着病的我，更覺不安定。看他（日兵）的年紀總有三十多歲，瘦削的面孔，蓋上一層黝黑的臉皮；額上的汗珠，一顆顆的滾落而上，他也顧不了這些；再配上副近視眼鏡，架在扁平的鼻樑上！更留了還不十分像樣的「仁丹」式鬍子，樣兒是怪難看的。一雙賊眼望四週不停的盯着，好像要從那些破東西裏發現出甚麼目的物一樣。一面命我們趕快離開，我不得不拖起那對笨重而無力的脚，踱出後門。

「啪啪啪！」當我剛踏出門口，這陣清脆的聲音送入我底耳鼓。原來是小販阿三被打耳括子，接着又是一陣亂踢，也許他不聽命令（？）吧！眼看着他受辱，憤怒燃燒我底心頭，但立刻被莫名的情感壓制下去。我醒悟，我慚愧，我實在太懦弱，不能給他同情的幫忙。阿三底臉紅得發紫，摸着屁股，不聲不響的走向這邊來。眞的，劊子手在你面前，生命在他掌握裏，你敢反抗嗎？作無謂的犧牲嗎？我想，在不久的將來，總有一天，這麼的一天。

弄堂裏早有不少像我一樣的同病者被監視在一起，兩邊有人把守着，不怕你逃到那裏去。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夾得緊緊地，幾乎連轉身的餘地都沒有，我們簡直像失了自由的羊羣，被無情的屠夫所擺佈。翻箱子的聲音，隱約從門窗裏透出來，各人的臉都掛上一付愁容，顯然爲未來的命運担憂。老太婆念着「阿彌陀佛」那無疑的是爲她底一切祈禱。我肚裏「咕咕」的作響，欲登坑而無門，悶在肚裏，多麼難受，這種滋味眞是我平生第一次嘗到。我想：惟有被宰割的人們才會嘗到。

最後，日兵認爲搜得滿意，退到別處去；我們的一羣帶着微笑重返家門。幸而我們的東西沒有怎樣變動，二房東用好話安慰一班房客，這不過是他底手段，到底人們忘不了剛才的一幕。

結果，隔壁楊車店損失現鈔三十元；對面亭子間兩夫妻不見了金戒兩隻，金鐲一副，聽說新亞酒店後面有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婆婆被嚇死了。又是一條人命！箱子被撬壞的不知多少呢，他們的搜查還帶了這些副作用。

「阿根嫂！收拾東西搬場嗎？」何老伯抽着水煙發問。

「是呀，這樣子眞把我嚇煞啦！」膽小的阿根嫂肯定地答。

的確，經過了這次騷動後，人心悼恐得多了。

四點鐘摸樣，馬路上是鬧哄哄的一片。搬，搬，你搬我也搬，大家忽忙地搬着。畢竟是「八一三」週年紀念將屆，風聲緊張啊！(658)

我險些中了漢奸的鬼計

沈玉梅

大家都知道舞場是各流人士消遣的地方，但是也有專以敲搾我們姊妹過活的，也有利用我們發財的。自國軍撤退後，這般沒有心肝的混蛋，用手段欺騙沒有社會經驗的姊妹出賣給敵人。

我是險些墮入這種惡漢奸鬼計的一個，經過的情形是這樣：元旦過後不久的一天，一個生客下池跟我跳舞，沒講什麼話，跳了四五次給我五元舞票，走了。第二天他同二個朋友來，又跟我跳了四五次，買了五塊舞票，很簡單的問我姓什麼，多少年紀，住在什麼地方。他第三次來的時候，帶來另外二個朋友要我出去。那時我很客氣的回絕了，因爲他是一個生客，我担心他們用手段作弄我。

第四次他同另外二個朋友來了。他跟我跳的時候，又要我買票出去。「有客人約我們出去，客人會買票子的。」他講話時臉色很難看，好像很生氣樣子。我只好藉故再推却，謝絕他的好意，他不說什麼，跳完了就回到台子同朋友商量，講些什麼，我不曉得，只見他們嘴都動着。過了一會，音樂響了，他又過來跳，他說他們要走了，問我肯不肯送送他們到電梯邊。當時我以爲只要不出去，大概不會有什麼危險，我答應了。

到了電梯邊，（這家舞場在五樓，電梯在轉角，除搭電梯的人們，沒有往來的人，那時將近十一時，搭電梯的人已經很少！）他一手拿出鈔票一手拿出手鎗，問我去不去？還有二個人圍着我，我看他們這種樣子，嚇得心裏別別的跳。但是我曉得要是不響跟着他們走，更糟糕。只好硬着頭皮說：「我不去！」他很快的把鈔票要放進袋裏，伸手狠狠的抓住我的右手。「你强啥末事？去！去！不識抬舉格東西！」他突出眼睛罵，把我嚇得倒退一步。（剛巧退到玻璃門邊。）那時我看他窮兇極惡的樣子，心裏急得很。後來一轉念頭，把

他抓住我的手狠命朝着玻璃門的銅拉手的一礚，他痛得叫起來，手沒有了力氣，我一甩掉他的手，轉身就走，當他們追過來的時候，我已經鑽進了衣帽間。

這事發生後，我一星期不敢到舞場去，但爲了家裏的人要吃飯，只得大着膽子又去了。

舞場一日

吳飛瑛

星星眨着倫皮的眼，夜在東方底「小巴黎」活躍了！

舞場裏，洋琴鬼起勁地奏着最流行的調兒，燈光是幽暗的，透着不可抗拒的誘人氣息，人們摟得緊，再摟得緊，瘋狂的跳着，步伐帶點迷亂，這世界是浸透了玫瑰液的吧，這樣的安適和豔麗。

「看！三個醉醺醺的日本兵和二個漢奸。」聲音裏帶點恐懼和憤怒。舞場底寧靜是被擾亂了！驚嚇的眼光集中在他們身上。他們狂亂的跳着，把特有的樟腦味和酒味發射到人們的嗅覺裏，這樣地，過一會兒他們變得更「高興」了，拿了長而且粗的皮鞭，跳在舞池裏亂舞，可怖的鞭聲嚇碎了每個人的心。

「唷！——」尖銳的叫聲，一個舞女的臂上發紫了，空氣立刻變得更緊張，可怕。英國水兵發怒了，睜大眼睛，高鼻子裏透出決鬥的氣息。他底同伴們也準備好了，情景和兩國交戰的前夜一樣的窒息和恐怖！

這正是走狗効勞主子的當兒，一個漢奸在日本兵耳邊咕嚕了一陣，五個兒很識相地溜出舞場了！

空氣輕鬆下來，一切又恢復常態，人們還是照舊的跳，迷亂的步伐，誘人的燈光！

「美麗，今天我真的看見矮鬼的兇相了，平時報上書上登着他們殺戮難民的殘酷，我總有點不相信。今天看到這情景，我覺得報上登的還是不夠兇。」一個年輕的舞女向她的鄰座說着。

「得了，得了，你又發着孩子氣，人家說你小妹，真是名符其實！這種國家大事我們根本就不懂。而且，做舞女的，什麼客人來也得好好的招呼；即使日本人到你面前請跳舞，你有什麼辦法拒絕呢？國家大事我們沒有資格顧問的！」那個叫美麗的飽經世故的回答着。

「那麼，你難道不是中國人？」小妹有點生氣了。

「誰說不是中國人？還叫做行……業……爲了要吃飯，你懂嗎？」美麗加重着她的語氣。

「閉口行業閉口吃飯，看你，——」美麗沒聽完小妹的駡就被舞客帶下舞池了。

小小的爭論在不知不覺裏消滅。大家照常跳舞。大概是日本兵和漢奸——走出舞場後二個鐘點吧！一個醉紅了頭顱的日本

兵踉蹌地進來，手裏還是拿着那根打人用的皮鞭。他站在舞池邊亂舞着，臉直對着樂台；佈滿了紅絲的眼珠狠狠地直瞪着。他亂舞着，嘴裏不知哼些什麼，人們被這第二次的騷動驚慌了，舞女們沒命的鑽向馬桶間。……舞客雜亂地躲着，整個舞場被一根皮鞭攪擾得天昏地黑了。

老闆急着打電話，找人，忙得像熱鍋上螞蟻似的，在人們的慌亂裏來了漢奸，他們拉拉扯扯地把日本兵止住了手。老闆陪着笑臉、拿出啤酒、汽水，孝敬了他們一頓，這一場戲才算告了個段落！

在陸續星散的舞人中間，響起了憤怒的話語，那是被壓迫的吼聲：

「媽的！國家抗戰到了這地步，我們不幫助政府去反抗敵人，卻來這兒享清福，無怪要遭到這些畜牲的侮辱了，今天的事實就是血的教訓！」人羣中一個青年大聲地說着。

復仇的呼聲在……

春鳥

今天比平常特殊了一點，驚奇的眼光浮在每個人的臉上，尤其是一般孩子，時常向着那西北角的草地上探望。人們圍着談話，他們忘了風的寒冷，也忘了肚子的飢餓，充滿着憤怒，臉紅紅地好似要爆烈了一樣，但是也有人很油滑地在旁邊冷笑：「誰叫她去的呢？不，也好，去嚐嚐東洋貨不是很……。」

羣衆的怒眼轉向他，好似在罵：「你這沒人性的東西！」大家沉默了，忽然有人想到別的遭遇，把談話的重心移開了。

「鬼子眞兇，把我担的菜捐了錢，還要被沒收。在旁邊，我看見堆着很多菜担，『客氣』點的推你走開，不『客氣』的時候，請你嚐嚐他們的槍柄。」

「鬼子可恨，那個東洋回來的小子同樣可恨，明明鬼子讓我過去了，這小子要功勞，說着人聽不懂的話，又把我的菜担亂翻，在籃底給翻出了一個包裹。鬼子呆起來了。拿了刺刀抵住我的胸口，命令着小子檢查，大家都不敢動。他就在鬼子面前嘰嘰咕咕地說了幾句。我受了一槍柄，再叫我解開來。……我這時想，假使我身邊有把小刀的話，我準把這小子殺死，結果……。」阿三很憤怒地也敘述他的遭遇，到後來好似很怕羞似地，聲音低了下去。

「誰說不是呢！鄉下受他們害處的人正多呢！好多女人死在他們的手裏！好多女人被他們奸汚了！好多好人被他們弄死了！他們拚命地在鬼子跟前獻媚。哼！漢奸！」鄉下逃出來的教員楊先生說着。「不過，話又不能這樣說了。最可恨的倒不是這些東西。因為他們還有別的勢力，所以敢這末兇，假使把背後的惡勢力趕走了，那末他們也不會再作出這些沒有人性的事了。」

大家全沉默了，好似全懂得了一樣。

「阿三他們在那裏看些什麼?」這是老二的聲音，面上表示很奇怪的樣子。

「喔！是一個死了的女人！」阿三冷冷地回答着，大家注意着老二。

「誰家的女人?爲什麼死的?……」

「這是李家的女人，因爲她的丈夫回去了好久，到今天還沒有出來，她又想到她的母親和二個孩子，她眞急死了。在昨天早上要了個通行證，正午的時候，才準許通行，她也過去了，才走不多遠，給幾個鬼子看見了，當然又是逃不了的。風刮得這末利害，天氣這末寒冷，把她的衣服剝光，把刺刀威脅着她，光了身子做各種動作，最後輪流地侮辱她，這時她感到沒有生的希望，憑着最後一口氣向他們拚命，結果被刺了一刀，把她推到租界來，鬼子看着她一拐一拐地逃命，格格地笑。劉家婆婆見到了，給了點衣服，……今天就死在這裏。……」阿三把這故事講給大家聽，心裏很悲哀似地望望西北角草地上的女人。

每個人都覺得有一種重重的東西壓迫着似地氣悶，低下了頭，空氣更沉靜了，在沉悶的空氣裏好似有一種細微的嘆息:「人命在這年頭!」

姦死在鄉下已是司空見慣的了。

「記得有一次鬼子在王家村搶了一隻羊，被村民奪了回來，還教訓了一頓，過後，來了三十幾個鬼子，架了槍，到村裏搜索，結果被捉去很多壯丁。他們逼令着壯丁挖了窖穴，再把全村的火灰倒在這窖裏，最後活埋了壯丁，但是也有的是死在刺刀上。……」楊先生述說着在鄉間所見的情形。

怒火在每個人的眉際燃燒，手緊緊地握緊了。望望西北角的草地，又望望躺着的女人，復仇的呼聲在每個人的心裏呼喊。

不合作主義

雅庸

——一個日本紗廠女工的自述——

孤島上，初春的晚天，靜悄悄的張着寒冷的夜幕，好像一個受難的母親脫下她身上破舊的單衣，抱住她懷中的孤兒似的籠罩着這個難民收容所。同時，從附近那座堂皇的教堂裏面，傳出悽切的晚禱的鐘聲，幫助這受難的母親催眠她的孤兒，但是這無告的孤兒卻頑強的不安的吵鬧着。——在收容所裏每天晚上，成年的人們集合在竹棚里談論着他們未來的命運，孩子們卻在空場上排列着隊伍，玩着唱着「義勇軍進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救亡歌曲。

今天是婦女座談會的日程，吃過了晚飯，我便走進女棚裏參加她們的座談會去。在我走進棚裏的時候，老太婆年青姑娘和小

孩子們已經集合好了。等着她們把草蓆鋪在地板上，一排一排的坐着，在地板前面的地上放着一張檯子，這是做講台用的，在檯子的周圍還參雜地站着許許多多男人和女人。

「諸位老媽媽，小姊妹，請靜一點，我們來正式開會吧！」我走到講台旁邊，一邊拍着手，一邊對她們說，「今天有一位小姊妹從東洋紗廠裏逃回來，現在，先請她來把她到東洋紗廠去做工的經過情形，告訴我們，好不好？」

「好的！好的！」老太婆們不做聲，年青姑娘和小孩們拍着手，喊着。

在鼓掌聲和叫喊聲中，從人叢裏跑出一位十六七歲的姑娘來，她的臉色蒼白，深黑的眼睛，含着愧恨的神情，望了望會場中的大衆，又望了望我，羞澀的說：

「×先生，我不會說話。」

「不要緊，我們來談一談也可以。」我看見她那種侷促不安的神情，便決定改用談話的方式，問她，「你叫什麼名字？」

「林招弟。」

「你家裏還有什麼人住在這裏？」

「媽媽，姊姊，和兩個小弟弟。」

「你是一個人到東洋紗廠去做工的嗎？」

「不，還有一個小姊妹。」

「你們爲什麼要跟東洋人做工呢？」

經我這樣一問，站娘們，小孩子們都騷動了起來，幾十隻眼睛不約而同地盯視着她，在這幾十隻亮晶晶的眼睛中，射出無數憤怒的仇恨的光芒，猛烈的刺着她的心，她畏怯的愧恨的低着頭，好像一個在民衆法庭上受訊的囚犯一樣，臉面更顯現得蒼白，眼眶裏注滿着淚水。她躊躇了一會，帶着請求宥赦似的聲音說：

「我們是給她騙去的……」。

「她是誰？」我打斷她的話，問。

「她也是一個紗廠女工。沒有打使的時候，她和我同在一爿紗廠裏做工。她年紀比我大；我不認得她，她卻認得我。」

「她是不是也住在我們收容所裏？」

「不是。」

「她知道你住在這裏嗎？」

「不！」

「那末你們是怎樣碰到的？」

「有一天，我和同去的那位小姊妹在大門口的籬笆裏面白相，她在籬笆外面瞧見我，便叫我的名字，說：『招弟你做不做生活去？』

『做生活，到那裏做去，工廠不是都關門了嗎？』我不曉得她說的是什麼生活；也不曉得到那裏去做、糊裏糊塗的這樣回答她。

『「你爲什麼不到外面去打聽打聽，老是歇在收容所裏幹麼？難道收容所能够養活你一輩子不成。現在，怡和紗廠已經開工了，你要是想做生活，我可以幫你忙領你到寫字間登記去。工資蠻大的，像你這樣老手，一天可以賺一塊錢。」

「我心裏想，怡和紗廠是英國人開的，工錢又這麼大，我們是可以去做的。在收容所裏一天吃一頓飯，一頓粥，小菜却沒有。要是有生活做，就是能够賺一點買小菜的零用錢也好。這樣，我就答應她，跟她一塊兒去。……』

說到這裏，她突然把話帶住了，想了好一會，繼續着說：

「她把我們領到三馬路一間外國洋行裏去，給我們寫了號頭，送我們上了卡車，就跑掉了。不久汽車開走了。汽車經過什麼地方，我一點也認不出來，開到那裏去，我也不曉得，我什麼也不敢想。到了工廠，看到那些在鼻頭下面有着小鬍子，穿着黃衣服，說着我聽不懂的話，那時我才曉得他們一定是東洋鬼子，我嚇怕得發抖，幾乎叫喊起來。但是我不敢喊，也不敢哭，祇在心裏想，『媽呀！我們受騙了。』」

說着，她渾身發抖，兩手緊緊的抱住肩膀，眼睛發亮的探視着四周，好像那可怖的情景還歷歷的在她眼前。剛才聽說她是從日本紗廠裏跑回來的，大家都用一種仇視漢奸的眼光盯住她，現在，聽到她這一番痛切的自述，和看到她這種恐懼的神情，大家都認清了敵人是誰，一種「物傷其類」的感情深深的激動了每個人的心。老太婆們緊鎖着眉頭，太息着；年青姑娘却嚇得木鷄似的，默默的用一種同情的眼光注視着她；祇有小孩子們頑强的緊揑着拳頭，低聲的咒罵着「他媽的！女漢奸！」

「你的工廠名字，你記得嗎，」我問他。

「大…大…」下面的字她念不出來，她一面想，一面用手指在講台上劃着，好像她會寫字似的，我便接上去說：

「你會寫字嗎？寫出來給我看一看吧。」

她好像沒有聽見我的話似的，祇管用手指在講台上劃着，她感到一種無名的苦痛。這其間，驀然地，她的心頭浮上一種記憶，她不再在講台上劃了，她用手在身上摸索着。從右邊的襯衣口袋裏拿出一塊布條來，說道：

「先生，這就是我工廠的符號。」

這是一塊粗白布，長尺許，寬二寸半。在布條上左邊寫着：「大日本紡績。」右邊寫着阿拉伯數字的號碼——××××。

「做工的人多不多？」我又接着問她。

「許多工廠都開工了，做工的人交關多。好幾千人，男的女的都有。」她的神經有點錯亂了，沒有聽淸楚我的話，胡亂的回答說。

「我是問你們這個工廠有多少工人。」我重複着說。

「好幾百人都是姑娘。」

「招弟，你……你看見我的金妹嗎？」

突然間從人叢中跑出一個四五十歲的老太婆來，她一面發狂的叫喊着，一面朝着招弟撲過去。招弟給她嚇得臉色發青，她往後退了幾步，顫着聲音問說：

「你的金妹，她是什麼樣子的？」

「你不認得嗎？她像你這樣大，這樣長，圓圓的臉兒。」那個老太婆，好像瘋婦似的用手從招弟的頭到脚比畫着說：「前個月十日，她說是做生活去，過了七八天回來，就換了樣子，旗袍，高跟皮鞋，哪，全身都是新的，頭髮也燙得卷卷曲曲，像一個黃蜂窩那樣。你說，我那時多麼高興，但是，想一想，可不對，他剛剛去了幾天，那裏來這麼多錢打扮呢？我心裏覺得奇怪，我問她說：

『你身上這些新衣裳從那裏來的？』

『是東洋人給我的。』她這樣的回答我，我就哭起來了。第二天她又去，現在快要一個月了，她還沒有回來過。前幾天，她爸爸着急了，他在工部局裏做小工，他跟工部局討了一張通行證，跑到楊樹浦去看她，要她回來。她對她爸爸說，她欠包飯作幾隻洋飯錢，東洋人倒不要緊，飯錢是不可以不還的，她爸爸跑回來當了我那幾件舊衣裳，還是我拚死命從鬼子手裏搶回來的，他又跟朋友去湊個一塊，那個幾毫的湊夠這筆錢去替她還了飯錢，誰知道東洋人又不肯放她回來。」說到這裏她用拳頭打着胸，頓着脚，大聲的痛哭起來：「嗅！嗅！我的家給他們燒光了，我的孩子給他們殺死了。殺千刀的又把我的姑娘搶去了。天呀！我的心肝！我的寶寶！他們又……我……我……我……」

她昏去了，倒在潮溼的地上，兩脚痙攣着。白的口涎從嘴角裏流出來，塗汚了她的臉，她的頭髮。整個會場都騷動起來了；老太婆和年青姑娘都流着眼淚，臉上浮沉着一種又害怕又憤恨的神情，小孩子們都呆住了，但是他們沒有放鬆他們的拳頭。

電燈從高高的竹架上，放着微弱的光，長夜的照耀着這一羣受難的無家可歸的人們。一天過去了，一個月過去了，它這樣長期的勞作着，雖然沒有一聲怨言，也沒有怠過工；但它確實已經感到極度的疲勞，它好像很迫切的希望太陽出來代替它的工作了。

因爲竹棚裏洋溢着溼氣和汗臭的氣味，人們也都感到窒息和煩燥。

我叫兩個年青姑娘把她扶起來，送回她的舖位去。會場的秩序漸漸的恢復了原狀，我便繼續着我們的談話：

「你們一天做幾小時工作？」我問她。

「從早晨六點鐘到晚上五點半，沒有休息的時間，中飯是站在機器旁邊吃的。」

「每天做多少錢生活？」

「兩毫錢。」

「夠過活嗎?」

「唉!先生,說起來是沒有人相信的。住在工房裏,可不要出房錢,但是吃飯每個月六塊錢。我們進去的時候沒有帶東西,一切東西都是他們發的價錢由工資裏扣還。一條小小的棉被三塊錢,一條席子一塊錢,一件飯袋兩塊錢,一把剪刀兩毫錢,這樣一來先生,你可明白了,我們要做一輩子都還不淸他們的債呀!」

「東洋人對你們好不好?」

「交關兇呀!要是你走路的時候,碰到他們來了,你不趕快避開,那就要挨打。兩個人在一塊兒說話,給他們看見了,也要扣工錢。到了夜裏他們叫『那麼溫』來要我們去……」說到這裏,她突然失聲痛哭起來,臉兒火一般的紅,她又害羞,又憤恨,帶哭的說道:「他們打破了我們的家,又來害我們,我們爲什麼要替他們做工呢?我死也不替他們做工的!」

「對的,我們不替東洋人做工,也不買東洋貨!」

靑年姑娘也害羞的紅着臉,低着頭,小孩子們天眞的頑强的叫喊着,老太婆們卻默默地點着頭。

孤島的夜是沉寂的,悽愴的,大地也好像早已入睡了。沉鬱的天空中閃着靑蒼的星星,銀白色的光鋑標出了星兒運行的軌道。

★　★　★　★

沉痛而又光榮的日子

新　傭(十七·失業)

一年前,這裏是稱爲東方的巴黎,世界的大都會,但今天已改稱爲沉寂的「孤島」,陰暗的地窖。仰望着天際,一朵朵碧藍的雲彩,被四周的烏雲圍着已不顯得光燦了。籠罩在這大地上的已不是和平之神的玉手,卻是黑暗之神的魔手了。

民國念七年一月四日是一個使我想起了又感興奮,又感痛苦的日子。痛苦的是因爲自此日起我的飯碗破碎了,我又在失業的路上徬徨着;興奮的是因爲日人在這一天接收了我的服務機關××電台,我們三百多員工全部撤退,表示愛國精神。失業事小,失節事大。日軍當局自國軍西撤後,即向工部局提出接收租界內一切行政機關。茲把當日情形,詳述於下:

新年假期剛過,同事們正在談着怎樣消度假期的情形,以爲一歲已過,恐怖的驚耗將不再有了,各人的位置不再會動搖了。我們的旗幟,在去年歲暮已易了,改稱上海××電台,主持人爲外人(非日本人)但日方派一二日警巡邏於報房之外,日夜不斷實行監視,屢經外人交涉,終無效果。一月四日,我照例在上午九時赴台辦公,我在路上買了一張「華美晨報」看見××電台已被接收的消息。我的脚抖得不能走路了,我的心跳得更加快了。到了電

台後，祇見一羣一羣的在飯廳內接耳輕語着。宋××遇見了我，說：「情形不對了，日人定要接收了，你到報房內去看一會便會明白。」報房內平時機器聲軋軋不斷的，打字聲如秋夜的蟋蟀不息的叫着，再加上叮叮的敲鈴聲，能奏出一種不平常的交響曲；而今萬物俱寂，狀似深冬之夜。牆上貼滿了佈告，有英文，也有中文，大意謂自即日起，本電台由日人接管，望各員工仍靜心工作，對於人事方面，一概不調，待遇照舊。我看完後，就匆忙的走出了報房，想除一般無恥者外，有血性的人，對之必不理睬。妙語假詞，遮不住惡魔的眞面，我們要把自己對祖國的忠義昭示於世界。我們當時的態度眞是驚天動地，連茶役們也和我們同進退。我們把H前所收電報尚未打出者在事前租定地方辦理清楚，完成我們最後的工作，於是手攙着手，臉上露着笑容，共同走出了電台的大門。我當時有點依依不捨，但我眼前彷彿顯現着一幅戰士在沙場馳騁的圖畫，耳邊彷彿聽見衝鋒殺敵的軍號，我連忙用衣袖揩乾了眼淚，振作精神，踏上大道。

一月四日，這個沉痛而又光榮的日子，它將永遠強化我的意志，奮發我的精神！(288)

反抗的火花

勞路（廿五・關員）

天氣陰霾，欲雨不雨，四面籠罩着黑的雲塊。每一個上班去的關員，都是低着頭沉着臉，心中懷着十二分的憤激，向江海關前進着。大家很不願意的勉強做着工作。因爲時間未到，指揮部還沒有命令來，只得沉痛的忍耐着。同事們互相報告昨天上午爲「監督」李劍南到海關裏來訪問稅務司的事情，空氣像火燒一樣的緊張。

指揮部的命令來了，我們決定十點鐘前在二樓集合，但是現在還祇有八點，鐘大家稍爲愉快了些，但空氣仍舊是十分的緊張，每個人都像準備衝鋒一樣的預備着開全體大會。

大鐘的針，指着了十點鐘，三三五五的外勤班的關員先離開了他們的工作，向着同一的目的地——江海關二樓去了。洛班在家中的關員們，由於交通隊的通知，有的穿着制服，有的穿着便衣，面上露出興奮，也向海關裏來了。只有內班的關員們有幾位像沒有知道什麼事變似的仍舊照常工作着，經過宣傳隊的解釋後，他們也立刻全體停止工作。大家決定了在餐廳裏開會，很大的一間餐廳，被一千多個關員擁滿了，這是海關華員空前的大團結。

英國稅務司羅福德氏和中國稅務司裘偉其先生被大衆請了出來，羅稅務司雖然在平日進出的時候常常看見，但是直到今天由裘先生介紹後方才給大家認識。首先由他發表意見：「我雖然是英國人，但是由中國政府僱用，所以我決意接受中央政府的命令，服從上司的指揮，在沒有接到命令之前，我決不亂幹，報紙上

許多消息大半同事實不符，也許是敵人的造謠，所以請你們大家回去工作，切勿上了敵人的當。」由裘先生充暫時的翻譯，大家便用了熱烈的鼓掌，擁護羅稅務司的服從中央政府的意志。接着有人提出了李劍南來訪問和稅款解存什麼銀行兩個問題。

羅稅務司說：「李劍南在昨天上午十一點左右來訪問的，他除了說明由『維新政府』派來做『監督』外，交了一份公文，不到五分鐘就去了。至於稅款的繳存問題，我是交給匯豐銀行的，以後怎樣，那就不得而知了。」這樣說了，羅稅務司就告辭了。

大家認為這樣的處置不能滿意，於是由內勤班，外勤班，稅警女職員及苦力等各部共推了卅多人，通過了維護海關主權完整，行政獨立的原則，急電漢口中央政府，請示應付辦法，及全體怠工等議案，直到下午三點鐘，方才宣佈散會。

雨一陣陣的下着，每個關員抱着勝利和興奮的心，走向各人的家。(331)

關員的怒吼

傑 (廿一關員：)

一個陰暗的清晨，細雨不斷地下着，飄到人的臉上，感到有些寒涼。靠法租界外灘的太古碼頭，正泊着一隻天津船和一隻廣東船。時間已是七點半了，照例在碼頭上，有英勇的稅警站立着，週迴巡視，奸徒們就無法施其偷稅小技。不管[illegible]怎樣巧妙，搬運得怎樣警機，總逃不了稅警們的銳利眼光。去年自從敵人有組織的武裝走私，從華北蔓延到了上海，他們曾不屈不撓地與日本浪人奮鬥，雖然被木尺打得頭破血流，但他們的工作，卻始終未懈，他們的英勇，值得我們敬佩，他們的努力，的確替國家爭回了不少已經漏洩的稅收！

時間像跑馬般地過去，七時半，八時半，九時半，江海關上的，大自鳴鐘也叮叮噹噹的敲起來，好像說現在已是辦公的時候了。海關職員，水警，商人，都像潮水般地向着裏面湧；但是奇怪的，今天的水警，卻比領薪金的日子還要多，在出口股錯單櫃旁越聚越衆，隨後有一位稅警，高高的站起來，滔滔不絕地演說起來：「我們反對英國的態度，要擴大護關運動，堅決的與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大家都感到熱烈的激動，不自主地，高聲疾呼，喊起口號來，直嚇得日籍關員瑟瑟地發抖，深恐發生意外，悄悄地溜走了。錯單櫃的關員，本來是很忙的工作着，見了這現象，首先很快的把錯單櫃上的錯單掩蓋起來，響應怠工。不多一刻，全部海關的工作都停頓起來，立時空氣顯得非常緊張，紊亂。羅福德稅務司也感到沒法了，外籍職員也有感於正義的，跟着大家怠工。

另有一個商人模樣的中年人，突然去問一個將要離去的關員，帶着恐懼的口吻說：「先生，你們這樣怠工，什麼時候才恢復辦

公呢？我們商人報關怎麼辦呢？」關員很堅決的答道：「我要回到廣東去了，你們要報關，隔幾天向日本人報關吧！」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大自然也像關員們一般怒吼了！(545)

××造船所巡禮

古莊（工人）

清早，太陽還沒露面，我已經向外灘××碼頭走去。路上行人很少，有的也是一些小販。空間充滿了濃厚的霧氣，一百步以外就瞧不大清楚。

我邊走邊想：這件事雖然含有危險性，但因爲危險，使我更其興奮；如有旁人罵我「漢奸」我也不在意，因爲我此行目的就是想看看刼後的老廠的情形，和在那裏工作的工人的數目。

抵達××碼頭，那裏已經有許多人站着，看見了我，老遠就打招呼：

「嚇，老錢來啦！」

我表面上是笑迷迷地答應着，心裏却想道：你們這班傢伙眞不是人，竟替敵人工作。我不禁重重地咬了一下嘴唇。

他們却一點也不介意，依舊嘻嘻哈哈地談笑着，我眞沒話說了，只好一面跟他們說話，一面等待昨天答應給我工作的工頭老李。隔一會，忽然黃浦江中傳來一陣汽笛聲，我回頭一看，是一隻扯着「膏藥旗」的小火輪，後面拖了二隻擺渡船，剛剛泊定，碼頭上的工人們都爭先恐後地躍下了船，一會兒，就把船擠滿了。我沒有移動身子，也不想上船，因爲我還沒等到老李，我看着小火輪緩慢地離開岸，然後叫了幾聲，就很快地向南黃浦駛去，看不見了。

太陽已經爬起來了，非常的紅，像個大血球。碼頭上已經沒有許多人了，我同一個姓鄧的工人說話，他從前是和我一起工作的，眞談得津津有味的當兒，忽然我一眼瞥見老李已慢慢地移動肥胖的身子來啦，我連忙招呼他一聲，一面走上前去假意客氣了幾句，心裏恨他刺骨，恨不得一記送他命。

「這東西你拿去藏好，等會上岸就把它當憑據的。」老李扳起面孔說，拿了一塊圓的東西丟給我，我答應着，呑了一口吐沫。

小火輪又駛來了，老李吩咐我上船，我就混在人叢中跳下船。人太多，只能站着，不一會兒，小火輪開始向南黃浦駛去了。在路上，我看到了許多火燒的房子，破碎的磚瓦，地上長着一人高的荒草，那景象非常慘。我想：敵人這樣地燒，殺，刼掠，而我們仍舊有還幾船的人去替他們做工，眞叫人氣殺哉，哭都哭得出的。正在想着的當兒，忽然無意中看見了那鐵皮屋子的五個熟悉的字「××造船所」我不禁呆了起來，腦中充滿了紊亂的思想，也不知是酸是辣是甜是苦，直到船靠碼頭時一撞，方才醒覺過來。

夾在人叢中間，一個個魚貫地走上岸去，那裏站着五六個日

本兵，插着亮晃晃刺刀的步槍，執在手裏。我定了一定心，走近了，把剛才發的證章「呈」上去日本兵看也不看，就放我過去我走了十幾步後，才深深地吐了口氣。

眼着老李一同走向船塢去，船塢仍是那樣，中間停着二隻小砲艦，船頭的甲板已經拆光了，我想這大約是給我國空軍擊毀的吧。也不言語依舊默默地跟着走。到了船上，老李便指着那個大窟洞，向我說：

「你就做這地方的工作吧，」

我點點頭，便同另外的七八個人開始工作了。實在我那裏高興做呢，假如我有炸彈，準得轟掉它！所以做了差不多二個多鐘點，我一點成就沒有到，反而損失了幾塊小鐵板，惹得另外幾個人哭笑不得。

這是實在的，誰願意幫敵人來殘殺自己同胞？敵人給我的教訓還不够使我們警惕嗎？他們毀掉我們的家，奪去我的職業，使我們生死不得，過着非人的牛馬生活，我們難道忘記了嗎？現在竟努力幫敵人工作，眞不知生的是什麼頭腦？什麼心肝？

我把這一段話記在腦裏，如果有人說我，我就要譴責他一頓，雖然離此不遠就有個穿着工裝的工程師——日本人。

糊糊涂涂就混過了上午，吃午飯時，我花了二角錢吃了一頓，也不辨什麼滋味，心裏記掛的就走進去參觀參觀那十載相緊的工場，找到那姓鄧的同事說明了我的願望，他連連的搖頭，一面輕聲輕氣的說：

「現在裏面不可以亂跑，上次有二個工人無意中走到從前的××醫院去就給日兵捉住了，也不問淸楚，就硬說是探聽消息，共產黨，當天就在××廠旁邊斃掉的。」

這話語好像是一桶冷水，澆在我的頭上，使我滿腔熱心，一下子就冷冰冰的冷却，只得懶洋洋地踱着慢步回到船上，點了根香煙坐了下來，向江面眺望着。

江面上沒見一隻船兒，有的也祇是「膏藥旗」的小艇，飛駛過來，激起一陣陣的浪花，陽光柔和地照着，現出金黃的顏色。

一會兒又開始工作了，我已灰了心，此行目的完全是參觀戰後的工場的，現在顯然全部失敗了，豈有氣力來替敵人作工，但那個穿着工裝留有八字鬚的異國人却死死地盯着我們，我不得不提了三分精神工作起來。這使他相信了，他走了開去，我仍是假意的努力着。

辰光慢慢的挨過去，我心裏也只想歸去了，看看老李，他正神氣活現地看着我呢，我肚裏暗暗地笑起來。我想：你這個狗王八蛋總有那麼一天給人送掉狗命哈哈！

忽然前面傳來一陣咭咭括括的中國話，像是罵人的，抬頭一瞧，那個穿工裝的異國人正跳脚揮手在罵呢，這是怎麼一會事？不

等我問，那個與我工作還不滿八個鐘點的不相識的工人說：

「你別管，你只管工作就是了，他媽的東洋人真不講道理，一些小事情就鬧得嚇煞人！哼！又不知誰倒霉，客氣一點，罵一頓，停生意，不客氣，就得捉到司令部去。……咳！這日子眞不是人過的，他媽的！……」

「假如我們全體不做就好了。」我存心想激動他，一面擺出我與他同病相憐的態度。

「唔，當然囉，辦法誰都會想，但事實上肚子餓，眞生活，何況家裏有老，有小……假如我是個光棍，那我，……哼！」

他有點氣忿了，眼睛裏射出烈火來。

我默然，我有些感動了，一時說不出話來，只呆呆地思想着。

「你怎麼也會來的？」歇了一會，他問。

「我麼？……哈哈，明天就見分曉。……」

「爲什麼？」他一下子瞪着眼睛狐疑起來。

我不便隱瞞了，便原原本本地向他說明了，他明白了，紅着眼睛說：

「要是我沒爸沒兒，準得不幹。」

我問了他的姓名，叫×××，青浦人，家中有大小八口，這名字我永不會忘記。

太陽快沉沒了，散工的汽笛也響起來了，我跟着他們一同領了一天的工資，（法幣一元正，是簇新的中央銀行鈔票，）我微微地感到一陣寒顫，好毒辣險狠的手段啊！

上船回租界的時候，有一個工人給東洋兵押起來，據老李說是因爲「侮辱」工程師，我嘆了口氣，在這性命毫無保障的地方，爲着一元錢而來，着實犯不着，何況這事是出賣靈魂的工作呢。

躍下了船，小火輪向租界駛來了，我看着那「××造船所」五個字，眞有說不出的感慨！漫漫地，遠了，遠了，終於看不見了，我不禁悵然！（488）

辛酸的一幕

孟廉

昨夜回來較遲，歸途上瞧不見一個人影，內心怪悸恐的。今天，用過晚餐，壁間的時鐘已響過九下，心想這一下又遲了，假若在那條黝黑淒清的白利南路上，遇到什麼剝猪玀的事情，那才不是玩的呢。我忐忑不安的踏出了廠門。

在美亞綢廠那邊的弄口，一大堆人正擁擠着。當我愕然地往前走的時候，一輛卡車又從人羣裏直駛過來，而更使我暗地吃驚的，是那輛卡車上的人，正是幾個穿着黃衣服的荷槍的兵士。……我私自忖度着：這裏也許剛剛鬧過什麼亂子。

我趕忙奔過去叩詢一個老者。老者告訴我一幕辛酸的悲劇：

前天，這裏×里×號的前樓上，突然來了一個東洋鬼子，他想强姦這前樓的一個女子，可是却驚醒了我們全里的人們，於是給驚跑了。……那知今夜，他又來了，而且全身武裝，當住在那女子隔壁的二房東聽到女子慘叫的時候，他已明白這是怎樣一會事，他光着上身從窗口躍下，想去報告捕房，但想到捕房或許無能爲力，他就奔去報告日本憲兵司令部，然而，在憲兵和幾個漢奸放卡車到這裏的時候，那鬼子已逃跑了。……憲兵就警告我們：「這樣一大羣人連一個人也捉不住！以後同類的事情也許還多着呢！搬你們得快些搬走！」……唉！好好一個女人就這樣給「强姦」了……



海底的潛流

風（二十三・工廠職員）

文達：

迭次接讀你促我赴漢的信，眞使我又感激，又愧慚。目前的上海，誠如你說，是充滿了淫靡和頹廢，沒有戰爭的氣味，也吸不到一些自由的空氣；可是爲了家庭的生活，我祇能踞處在這令人窒息的「孤島」上啊！

然而戰後的上海，雖則形成了所謂「孤島」，卻也並不如你理想中那樣壞。這裏除了一部份沒有靈魂的敗類外，愛國的同胞還多着，而且愛國的熱情也決不稍遜於內地的同胞。好友你也許不信，那末，讓我給你報道一件事實，聊作我這話的佐證吧。

在我們廠址的附近有一個荒村似的「盧壁宅」（註）本來，那裏的住戶很稀少，戰後卻因爲多了一大批從常州逃亡來的苦力，人口徒然增加，茅舍矮屋也就鱗次櫛比地架了起來；但，這地方僅有一道狹小的水流，而馬路旁的公用自來水，一整天祇開放二個鐘點，所以他們的用水很苦，每天所用的水，大半仰給於幾口近旁的古井。

上月梢，天好久沒下雨了，幾口公用水井都乾了起來，他們爲了日常飲料的迫切需要，在不久之前，自動糾衆開鑿了一口深深的新井，差強人意的將「水荒」解決了。

可是，好友啊！事情就在這裏發生了。那是一個沒有明月的黑夜，「盧壁宅」的四周靜悄悄的，突然在新井旁抓到了一個偷水的男子。當然，這時宅子裏的人免不了向他責詢，但那人非但不服，而且跟發覺的人扭打起來；最後，那人終於被打倒了。文達，你知道這被打倒的人是誰啊？他正是一般無恥漢奸的走狗呢！——

好了，沒隔一刻的時光，幾十個傢伙給偷水的招來了，手裏幾乎全都執着鐵尺或木棍，一奔進「盧壁宅」便不問情由的狂衝亂擊；你想宅子裏的人們會像羔羊似的屈服嗎？不！決不！他們馬上怒吼了：「打漢奸！打無恥的僞警！打……」像一條鐵的鋒流迎上前去，他們奮勇奪下敵人的武器，立刻還擊他們的敵人。

半小時後，斷臂的斷臂，流血的流血，滾進小河浜裏，發着哀哀的呻吟。於是住戶們高呼着「打倒漢奸」，慢慢地向四周散開，結束了這次光榮的鬥爭。

好友！當你看完這事實的始末，也許會驚奇的感動吧？是的，你或者也曾聽到過海底有一種潛流，在水面上看去似乎是平靜的，但水底的激流力量是驚人的，那末這孤島似的上海，就是潛流所在的地方了。

（註）虞駿宅在滬西白利南路的東北。

漢奸教師

門生

鐘聲響了！四十餘人聚滿一堂，至此方才寂靜。

各人的腦海中都幻想着漢奸教師的模型，屏息凝神的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等着他來「自白」！

這位漢奸教師是無錫國學專門學校的畢業生，留學日本法科，七七神聖抗戰開始，方才回國担任我們學校高中部的國文。他的父親是曾經做過兩路局局長的任××。國軍西移後，好像閻羅王請了病假，不知恥的小鬼遂活躍在牠的主子的「即得地」上，做着厚顏無恥的勾當。可是在漢奸的芳名錄上始終看不見他的芳名。

據他的令郎說：他爲要替戰區流離失所的老百姓謀便利，曾一度會與他的主子磋商，恢復了兩路通車，可是事後非但沒有得到分文的酬勞，並且還賠了不少往返的汽車油呢！陳則民還請他担任僞江蘇省府民政廳的祕書長呢，據說是被他拒絕了！

五月十九日，星期四，我們靜坐着等待教師進來授課。

門「呀」的開了，全體都一致站了起來——這是很不容易的——鞠躬坐下。

「兄弟很抱歉，一個多月來與諸位相見，不能共同研究學問。本來是要到香港去休養；因爲自淪陷的蘇州出來後，就沒有好好的休養過一次。這回恰巧舊同學章君從無錫至滬，兄弟就將此席讓與章君擔任。此次章君有事他往，而兄弟也爲着責任心的驅使，不得不重新與諸位共聚一堂，研究學問。」

這是點完名後的開場白。他待我們真客氣，總是自謙爲兄弟，稱我們爲諸君。他是周公之徒，開口仁義道德，閉口禮義廉恥。可是他常勸我們：「人的生命非常短促，不妨及時行樂，看電影不必說，跳舞場不妨去去，按摩院也不妨試試。」……等等；這些就是仁義道德！又道：「男女同學共聚一堂，談談戀愛也不妨。」這就是他的禮義廉恥！他這種言論，已爲我們所不齒，再加上那可疑的漢奸行爲，更使每個同學咀咒！

不知是那位同學——據他說是鋤奸團團員——在他沒有來「自我辯白」的前幾日，寫了一封信給他。信的內容和他讀信後的感想，筆者不能知悉，他到學校後，在高一、高三、商三、三班，他都說了同樣恐嚇的話：

「我知道這封信是誰寫的，現在暫不說出，假使，再有第二封信的話，我一定把他立刻開除，開除了還不算，還要送他到巡捕房去法辦。」

最後上我們這一班——高二——的課，他又對我們說到這封信的事：

「這封信不是高一、商三、高三的同學寫的，是你們這一班同學寫的。」這句莫明其妙的話，我們聽了都一怔，全班同學都面面相覷，腳礙着腳的呆住了，不知他說的這句話，是含有什麼用意。

「這是幼稚的行爲；這那裏是鋤奸團的舉動。這是最卑賤的事，假使有膽量，何不用手槍來打死我！你相信這種舉動是最無聊、最沒有胆量的舉動，他連拿手槍的資格都沒有，還自誇是鋤奸團的團員。他只配寫這種狗屁不通的信，看了又好氣又好笑，高二程度連一封信都寫不通！眞可憐！」

至此我們知道這封信是什麼了！可是我們眞不信受過三個月軍訓的同學連拿手槍的資格都沒有，難道我們白白在華漕鎭住了將近三個月的時間，花費了數十萬的國幣？眞不知是誰幼稚呢！

下課鐘響了，他挾着書册，從同學的噓噓聲中大踏步的走出教室，教室中浮出了無數的吐氣聲，大家都感謝這位仗義的同學，替我們一吐積壓在胸中的淤氣！（133）

傷兵院裏的漢奸

阿律

我家的對門，住着一個身軀高大健壯的青年楊如新，他是個非常熱心於國是的人，尤其是在這國家生死存亡的時候，他知道每個國民都應該盡相當的責任，同時他也盡了他的責任。他是一位童子軍，在××傷兵醫院服務。

因爲他的勤苦，誠實，勇敢，是我最信任的一位朋友，這次他在那兒，是派着做夜班，他每天整夜的勤勞地工作着，除了侍候着受傷的將士外，更被選入做着「警備」的工作。

他曾經述說給我一段奇怪得使人發笑，痛恨得使人流淚的事，因爲這事實對於民衆的剷除漢奸運動有很大的幫助，所以我要懇切的向着同胞們做一個報告。

事實是這樣的：在他服務的傷兵醫院內，其中住着一個受輕傷的兵士，這位兵士的傷處是在右腳上，又不像槍傷，又不像刺刀傷，簡直不能明白他傷處的來源。爲了這點，已使得警備的隊員們，很覺詫異。除了這一點以外，因爲別的也沒有什麼破綻的地方。因此也沒有人去注意他。這樣的那個兵士住了約一星期，本來沒有重大的傷，反到結實了。

因爲××傷兵醫院，規模很大，還設有十數畝的大花園，凡是

傷勢不關緊要的將士們，每日都在那兒遊玩喜樂中，他們有時唱着雄壯的歌，有時却唱着悲痛悽惻的歌曲，有時許多人圍在一起談談笑笑的，或各人述說着戰時的景狀。當然某兵也是其中之一個，但他並不歌唱，也不談笑，只是每每的圍在許多將士們的中間，神氣活現地，指手畫脚，說着什麼當兵的苦處！到前線去只是送死的啦……等等。總之，他是用「花言巧語」來打動那些忠勇將士們的心，使他們聽他的勸告，而達到他做漢奸的目的。這樣的一次兩次以至於三次，便引起了警備隊員們開始注意他的行動了。

某日，同樣的圍在一起談着，忽然有一位穿着軍裝的警備隊員，就盤問般的問着他道：「您在那個隊裏的？」他忽然面孔顯出不鎮靜的樣子，可是他硬裝着無事般的回答說：「我是××師××團的一個衛生隊員。」可是當問他衛生隊的領袖是誰的時候，他却泰然的說：「我忘記了！」於是他們對於他的行動與言語，更加嚴密的留心着他。一天服務員替他洗軍服，發現他的服裝上沒有號徵，這樣他們的心裏，顯然很明顯的指示他是怎樣的人了，但是面子上還是很和氣的對他。他們也曾經問過他為什麼沒有號徵，他說：「在我受傷逃亡的時候失去了。」

然而某日，有十幾個武裝的警察，把他包圍了，用着威嚇的手段，目的是使他說出真的事實，可是他不慌不忙，還是說着老話，因為沒有證據是不可成為事實的，所以當時便把他全身驗查了一次，果然在他的脚底下找出了一個記號，於是這位兵士被帶去了。

——他是出賣民族利益的漢奸！

據他說：「男漢奸的記號在脚底下，而女漢奸則在手臂與胸部的連接處，並且他說他的傷口是他自己有意的用菜刀弄傷的。

在我們的機關裏

柳　攸（十九：學生）

敵人在我國佈置的漢奸網，真是無微不至，而那些漢奸們，辦事也十分嚴密，真使人意想不到。

我辦事的機關，是跟軍事有關的，所以內部人員，都經過長時期的訓練，個個都有愛國的觀念。

昨天一早，我剛走進辦公室，有一個同事的科員老張，見我便說：

「今晨浦東又炮戰啦！」

「是的，在五點鐘，那第一聲，好響！」

「浦東防衛得很嚴密，日本兵總難上岸，……」

我和他談了半天，很是投機，他在這裏已經有四五年，做事也勤謹，最近他對於戰事消息，打聽得很仔細，常到管密電的×祕書那兒去閒談，看上去他對於戰事很關心。

下午，突然有一個恐佈的消息，事務先生在八號房間裏找出

兩枚日本銅元來，這一定有漢奸了！

我們這一科在開戰後才遷到這兒來的，地方很狹小，八號房間是臥室，住的是老張、陳某和幾個當差的——我們稱勤務兵，——裏面還有幾個放零星物件的櫥。前天陳某因爲在租界上找到了房子，便回去睡了，他的行李床舖都搬掉了，因此事務先生去整理一下。

事務先生將櫥移動了一步，忽然看見牆壁上貼着一張紙，他就有些疑心，將紙扯破了一看，牆上挖了一個小洞，洞裏有一隻匣子，裏面有兩枚日本銅元。

這件事報告科長後，大家準備檢查，但是有人以爲辦事人員比較可靠，不如先向勤務兵詢問。

科長有了一個辦法，由事務先生召集了全體勤務兵，一共有二三十個人，聚齊在禮堂中。

科長拿了匣子和銅元，對他們說：

「這兩個日本銅元，想是漢奸的符號，這漢奸大概是你們勤務兵中的一個，所以你們有知道的，應當立刻來告發，做漢奸的也不妨來自首，如到今天晚上，還沒有回音，當將全體一律開除！」

他們聽了這話，都非常不服，咕嚕了半天。

沒有多時，忽然許多人擁到辦公室門口，聲勢洶湧，要打老張，說他害人不淺，銅元是他的。

科長知道不對，趕緊叫他們散開了，另外喚了一二個到科長室裏來。

有個勤務兵告訴科長，放銅元的匣子是×先生不要了的，叫他拋去，可是老張又向他要了去。

接電話的勤務兵也說：他時常去打電話，講的話很奇怪。

「你們敢做證人麼？」科長問。

「這於我們的飯碗有關，一定可以。」

後來×秘書又告訴科長，有一個勤務兵講，每天晚上，在整理房間的時候，老張常來開他書桌上的抽屜，翻出未收藏好的文件來看。

科長得到這些報告，叫大家不要聲張，令勤務兵將老張暗暗地監視起來，因爲老張還在裝作無事的樣子工作着呢！

後來因爲沒有我的事，回家的時候也到了，以後怎樣，我不知道。

今天，有人談起這事，據說科長報告了上司後，老張被戒嚴司令部解去了。

我報告大家這段事實，希望大家能隨時留意，不要讓漢奸得到機會來幹他們出賣良心的工作。(258)

◆ ◆ ◆ ◆

秘密的揭發

黃虎（十七·商）

一條靜僻的××路，在沿路的一所老式房子的門口，釘着一塊磁牌叫××貿易公司，進出的人很雜，有中國人，有東洋人，尤其是一輛卡車時常停在門口，引起我很大的注意力。這條路是我必經之路，我常常疑心這是喪心病狂的奸商的機關。

約在早晨七八點鐘辰光，一輛卡車疾馳過來停在門口，車上一包包的東西堆得很多，跳下來五六個人，其中有二個是戴着近視眼鏡，鼻樑之間留了一撮小鬍子，身材是那樣的矮小，一望而知的是東洋人，二個指手劃脚地吩咐幾個苦力把車上的東西都搬到那房子的天井裏安放着，我發見車上的東西就是不喜吃苦的人愛吃的東洋糖。一會兒車上的仇貨都搬空，兩個東洋人跳上車子，幾個苦力也跳上車子——車子「嗚！」「嗚！」的去遠了。

我明白了這是一個仇貨商行家，他所買的都是道地的仇貨，如白糖啊、銀朱鹼啊、人造絲啊、等等，把這些東西賣給一般貪便宜的無知的同胞，給東洋人製造槍砲來屠殺我們，製造炸彈來轟炸我們。

但是事情決沒有那樣簡單。

報紙上天天載有奸商攪亂金融收買舊銅元賣給東洋人的消息，或市上銅元一天天少下去，或將絕跡的新聞，使得我對那一間行家加上一重懷疑。

傍晚事畢，照例經過這一條路，卡車又停在門口，但這次不同了，車上東西一些也沒有，兩個東洋人鬼鬼祟祟對三個苦力不知講些什麼，於是一齊擁到那房子的天井中。三個苦力開始搬運了，把天井裏堆着的如肥皂箱一樣大小的木箱一箱一箱的搬上車子，看他搬的時候好像非常沉重而吃力。我趁着只有一個苦力站在外面的時候問了一句：

「喂！這箱子裏裝些什麼？」

「唔！你問我嗎？」他向四週望了一望，額上的汗蒸溜似的流下來。

「乖乖，箱子雖小，這樣重，眞有些吃不消！」他操着江北口音。

「那末究竟是什麼呢？」我急切地問。

「我搬的時候也不知裏面是什麼東西，但搬動時聽出清脆的銅板聲，你快跑開些，他們來了不方便。」我點點頭，跑到那斜對過的小弄口站着。

幾個人跑出來了，車子上已載滿了，他們跳上車子又「嗚嗚」的向東開去。

我呆呆地站着，細細的想着。

原來是販賣仇貨又將東洋人收集銅元的機關。東洋人沒有

那樣笨，豈肯拿出現金來收買銅元。他把他們的國貨儘量的傾銷到上海，賣給中國的奸商，於是化些小費，叫一班沒有知識的人到各處烟兌店去兌換銅元，於是一箱箱的裝到他本國，只消兵工廠裏的機器轉動幾下，一顆顆的子彈便製造出來了，每個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都有被擊斃的可能。歸根結蒂，都是買仇貨所造成的結果。所以只要大家不買仇貨最好。(306)

漢奸種種

王蒸宮(十九・失業)

一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正在默唸着這隻悲壯的歌，一陣風似的傳來了一陣喊聲：「打！打！打煞他！」我這時恰在門口，一時雜亂的聲音，轟然地鑽進了我的耳朵，便跨開大步，跑出大門。一個約有二丈周圍的人圈子；中間時落時起的舞着長櫈，還有陣陣的笑聲。長子看戲短子吃屁，我豎起足尖望着，但立刻又被人擠開了。旋着一個圈子，無縫可進，祇見人們的呼聲掌聲笑聲，哄做一團，櫈起手落，把一個傢伙打得鮮血淋淋，這時我用再接再厲百折不撓的精神，擠進了這人圈子裏，也呼了一聲「打煞他」的口號，但對方早已被人打絕氣了。可是看了半天，還不知道被打死的人作了什麼工作，於是我問左旁的人道：「他究竟做了甚麼事體？」那人瞪着很大的眼珠，用宏亮的嗓子回答道：「他在那裏放毒藥，被別人看見了，所以打他。」我似乎還不大明瞭，又問了一句：「他在那裏放毒藥粉？」他仍厲聲說：「在前面的茶缸裏。」「該死該死！」我拍拍衣裳進了大門。

二

悶熱的秋天簡直跟夏天沒有兩樣，呼呼的電扇在頭頂上轉個不停。桌上放着墨水，鋼筆，洋抄本等。我正在辦事。有人對我說：「啊唷！門口的人亂得不得了。」他說話有點氣喘的樣子，我向他問明了原由，便飛也似的跑出了辦事室。我又問一位在門口的小童子軍，他答：「漢奸運米給敵軍的車子被人圍住不能駛行。」我跨出大門，看見一輛卡車堆着很高的麻袋，我想這袋裏裝的都是米吧！我想擠進人叢裏，但總不成功，人衆越發來得擁擠了。人們的喊聲與前不同了，掌聲和歡呼聲完全沒有了，祇聽得：「不要讓他駛去，把米搬下來」的喊聲。這輛卡車如落在泥坑裏一般，動也不能動。車內有一個西人和一個日人，但都已逃之夭夭，祇有幾個扛夫和一個車夫在車上。正在千鈞一髮之間，忽然駛來了二輛紅色的和一輛黑色的警車，吐出許多巡捕，把此圍解了一小半，西捕們便到米車旁邊監視，但不久又被羣衆圍了起來，結果向天開了二槍，人衆的騷動和喊聲織成了一種緊張的局面，西捕無法，祇好突圍而出，車上的米被人搶光了，扛夫們也跑了，祇剩一個車夫還在

車內。這時恰巧來了一輛插着紅十字旗號的車子，內有好幾個童子軍。他們下車維持秩序問明情由就把米和車押駛而去人衆也就緩緩的散去了。

變

穆毅

「沒有辦法，老兄，你看一家子生活，完全靠關餉一人（註一）怎麼够，我也曉得將來不得了，然而爲了……」

這是K君每從浦東回家來碰見一班老朋友時的說話。

K君住在T路T里裏已有二十多年了，因此這T里裏的二百多戶人家中有三分之一都是K君的同鄉，都曉得K君這個人。

在二十多年前，K君是滬西區一個日商紡織株式會社所屬的一M廠做着一名小工，因爲工作的勤勞和他「嘴碼子」的來得，漸漸由小工而升到「加油」「修車」「打印子」，最後升到「拿摩溫」——工人的最高位置。

拿摩溫，這是多麼顯赫的名辭！全體工人的命運都操在他的手裏！拿摩溫，一句話可以打碎任何工人的飯碗。因此誰不慕羨他，佩服他？

大約是民國十三年吧，株式會社領了許多屬廠的拿摩溫到日本大阪工業區去參觀「東洋法子」的紡織——K君也是其中的一個，在大阪住了六個月，又回到上海的廠裏來。他並沒有學會一些東洋話。不久K君就被升到「黑簿子的拿摩溫」了（註二）這意外的升遷當然使K君更加興奮。

民國十四年顧正洪慘案發生後，引起了上海全體紡織工人的怒吼，那時工人才正式開始組織工會，K君爲着地位上和職責上的關係（顧正洪是他手下一個工人）的確在各方面奔走了許多，幫忙不少。

民國十六七年，是上海工運的「黃金時代」，各工廠的工人都組織了工會，好像雨後春筍一般的蓬勃。那時K君担任多方面的紡織工人的代表，大大地活動起來，並且眞正能够顧到工人的福利，活動很有成績，因此他的名氣很好，所有紗廠工人，尤其是在滬西一帶，差不多都知道他。

十八年清黨開始，他也被抓到警備司令部裏去，司令部裏認爲他參加CP工作，楊老虎（嘯天）決定砍他的頭，在臨刑的一小時前，由某有力者出而緩頰，才被釋放出來。

之後，他一個「筋斗」一翻，做着反CP的工作了。因爲他是CP的過來人，建立了不少功勞，上司誇獎他能幹，替他在反CP的部門裏正式補上了一個名字，他坐在家裏，每月領乾薪，吃俸祿。

民國二十四年的冬季，他因着刑事的暗殺案子被捕，初審判決徒刑十年，後因上訴重審，宣告無罪。釋出後，失業了。之後，一直濟

個着。

「八一三」事起，他百般鑽營，謀到了一個別動隊的小隊長的職任，上峰發給他活動費，由他募集別動隊的隊員，每天每人發給兩毛錢的生活費，那時經他募集而加入的，有工人，小販，失業者，流氓等雜色份子，他們——這些加入者那裏知道別動隊的意義和使命，祇曉得每天領兩毛錢。

那時他很神氣，擺着別動隊的招牌，開口就說：「我們別動隊的工作非常重大，消極地在後方刺探敵人軍情，調查漢奸活動，尤其是漢奸一經調查證據確實，我們就用實際有効的手段來對付；積極地在前線和敵人開火，也做敢死隊的工作，還有……」

當大場失守，國軍被迫西移時，他的隊伍正駐紮在浦東，——那時，恐怕他們正忙着「撈橫堂」的工作吧，不知爲着什麼，他們隊伍並沒有同時跟國軍西撤，他們看浦東的「苗頭不對」，所謂識時務者爲俊傑吧，這些俊傑們，都作鳥獸散，統統化裝逃到租界上來，仍舊做着他們的老百姓，K君也是其中之一。

之後，浦東方面有所謂「大道市政府」的傀儡戲的開演，一向做流氓的胡正古在「公安局」的偵緝總隊做了總隊長。K君失業賦閒，見浦東方面有機可乘，就像沒頭蒼蠅似的亂鑽，結果由胡正古的友人介紹，正式榮任了偵緝隊的隊員之職，多麼威風，薪水是卅元，「撈外快」看顏色，沒有一定。

聽說他做了偵緝隊員之後，很做了些反游擊隊的工作，這也可說算是他的駕輕就熟吧！

現在他每隔一個多星期，就從浦東回家來一次，看見老朋友時，臉部的表情還是那樣，和從前沒有什麼分別。

T里裏有些人間或問K君的第二兒子(十二歲)說：「你的爸爸現在做什麼事？」他總是這樣說：「我的爸爸在浦東當東洋包打聽，東洋人說我的爸爸不識字，不是的話，東洋人還要把更大的事情給我的爸爸做呢！」（252）

（註一）蘭霞今年十七歲，是K君的長女，在滬西某煙廠錫包間裏做女工，每月約有十餘元的工錢。

（註二）這是工人的一種術語，就是沒有簿子好像一個職員樣子，進出廠門不要驗看簿子，停工工資照給。（現在已沒有這種制度。）

耶穌自有道理

錦城

我向來在某印刷公司，担任彫刻技術員的。「八一三」之後，公司一部份遷至內地，一部份是被解散了。我們彫刻製版的一部，因爲暫時不需要彫製新的樣版，便也被遺棄在「孤島」上了。我們正需要團結抗戰的時候，不幸因爲幼稚的工業遭受很大的打

擊，以致勞資雙方發生不得已的磨擦，誠屬遺憾。但是據我想：如果雙方能以有利於國家爲前題，大家開誠相見。互信互愛，凡事都該讓一步。資本家不要因爲受到戰事影響，損失重大，將算盤打得精緊，把這一篇賬要在工人身上淸算。於是不管工人死活，毅然解散。更不問這些熟手的工作人員，丟棄了他們之後，會不會被敵人漢奸拿去利用，祇顧自己能維持奢侈的生活就算了。工人方面，也應當想到廠方所受的損失確甚重大，儘可能多事生產，少取酬報，使廠方能減輕負担，用餘力來維持全體工友，維持並發展本身業務。總之，大家能和衷共濟，一定可以克服一切困難的。我爲什麼要提起這些話呢，因爲這正是我一年來所經歷的印象，是時常在我腦筋裏思想的問題。

記得很清楚，是五月二十七這天，正在家裏用飯，忽然有一位許久不見的朋友，跑來看我。祇有這一間斗室，只得請他在床上坐了。略一周旋後，自己仍舊坐下吃飯。他看見我們妻子兒女和逃難來的親戚，共七個人，圍坐一桌。再看看桌上，祇有兩樣素菜下飯，於是笑問：爲什麼這樣儉省？我就反問他：不應當儉省麼？我知道他也是「八一三」以後失業的。吃過飯後，他邀我到外面去逛逛。我一年來，一向沒有踏進過遊戲場，就婉詞拒絕。他說並非請我去逛遊戲場，因爲有生意經，同我商量。我聽見有生意可做，當然是久旱逢甘霖。請求他就在家裏茗談得了。我吩咐家人，泡好一壺茶後，都出去，屋裏剩下我們二人的時候，我就問他生意是誰家公司接下的？在上海做呢，還是到內地去做？他說：這筆生意，大約是輔幣流通劵，共有幾千萬萬。在先要請我估計一下，刻製六種底版，需要多少日子？按包工制，需工價幾何？我聽他這話呆住了。何以呢？因爲自從我國施行法幣政策以來，非政府特許的銀行，不能發行鈔票，即使有印鈔公司，接到三大銀行的生意。但既說這樣大的生意，要用包工制，怎樣能嚴密管理呢？於是我便把這層意思問他。他說：這是恐怕人多了，要鬧風潮。所以各部全採包工制。他遲疑了一歇之後，邊笑邊說：總之，別的事情與你一點沒有關係，你祇要估計刻製成這些底版，需要多少工價？除了工作上你須負責外，其餘就什麼責任都沒有了。我說：不是這樣講，倘若是政府立案註册的大公司，聘請我去負彫刻部的職務，那當然是除工作以外，用不到多問。現在既說是包工，就不得不問個淸白了。他哈哈大笑說：你不是疑心我請你去做假票吧？老實對你說了罷！這還是政府自己辦的呢。祇恐怕範圍太大，不易統屬。所以纔用這法子的。他忽然把聲調放得很低說：祇不過是××政府的。但是我敢保險，於你毫無關礙。我聽完了，不覺得冷了半截，失望之極。一時無話可說，祇搖了搖頭。他見我如此，又向我解釋說：你不要以爲我是在做漢奸，我說給理由你聽，你就明白了。我有一位親戚，年紀已經很老了。他從前在政界裏，也很有聲譽。他的家是在南京，國都淪陷時，他寓在上海，後來有許多人請

他出去維持桑梓。起先他百般不肯，日子久了，戰事也漸漸遠了。大約他是繫念他的家鄉，並且給四週的人纏繞不休，他終於到南京去了。我也曾勸過他多次，不可去。他說：「我並非要去做官，祇不過去維持地方。倘若我不去，當然有別人去。萬一去的人，沒有爲地方父老求生活安定的誠意，反去剝削壓迫，豈非我個人要求淸白，反害了故鄉父老了麼？」我這朋友說到此地，神采飛揚，我看他好像很佩服這幾句話似的，不禁又向他搖了搖頭。他又接下去說道：前幾天這親戚來喊我去，告訴我：「上級議決了要印鈔票，勢在必行。我知道你的職業很接近這些人才，你可以去找幾位來跟我接洽。」並告訴我已擬就用包工制，將各部分開。所以我第一個跑來先跟你商量，我想你也用不着拒絕。我不禁疑慮地問他：這不仍舊是幫助敵人，替他做事麼？他又笑起來了，說：你怎麼這樣不明白呀！不錯，表面上好像是替他做事，其實這是挽回利權。我聽了他這話，更弄得莫明其妙，問他是何道理？他說：你想，做這種工作的人，雖說很少，但決不能說除你之外便沒有人了。倘使你不去，換一個別的同胞去，那還不至於將這筆印費送到外國去。若是眞眞沒有人，難道他們就肯不印了嗎？況且印刷這門，某國人確是比我們研究得好，當然要去請教他們，豈非又多送這一筆錢給他們賺麼？何況我們現在被資本家棄在「孤島」，倘再幾個月失業下去，生活如何維持？不全家自殺，就得去投進收容所，那時豈非又替國家社會多添一份負擔麼？你不用疑慮，估計一下需要多少人？要用什麼材料？幾個月完工？大約要多少款子？請你詳詳細細寫一篇賬。我明後天再來看你。說完了，他站起就走，我一時也無話可答。送了他出去，回來坐定後，萬感交集。想到剛去的這位朋友，他比我年輕，爲何甘心去替敵人做事。既做了，自己還以爲挽回利權，不承認是漢奸。眞是耶穌自有道理。我知道他的話完全是由衷之言，並無虛飾。所以他的心是可以原諒的。但是他客觀的行爲，決不可恕。叫誰負這個責任呢？總之，我們平時太沒有組織，大家認識不足，意志不堅，都存了你不做，自有他人做的思想，再加以生活的煎迫，於是起先祇不過被人勸誘，到後來就互相奔走，醜態百出了。所以現在自省運動實爲迫不容緩。使人人都抱定不替敵人出一分力，做一件事的決心，處處拿定這宗旨反省每天所做的事。使一切力量都貢獻於國家。

（874）

漢奸的命運

丁然

「窗外人聲很是擾雜，在捉强盜嗎？出了什麼亂子嗎？」我坐在寫字檯旁的圓凳上這樣底問。

「二弟，我只看見許多人圍住了一個年約三十歲的男子，蓋有人在他身畔搜查，快來看呀！」姊姊一面望着窗外，一面如此的

回答我。我聽了即爲好奇心所驅使，走近窗邊，向外看個明白。姊姊立在窗的右邊，待我走到她身旁時，她那白嫩細膩的手向着窗外指着，我的目光隨着她指示的地方望去，望見有的人帶着太陽眼鏡，有的人帶着白色的硬[illegible]布帽子，長的短的，男的女的，肥的瘦的，都混雜其間，圍成一圓圈形，總數不下二百餘人。人叢中間立着一個面容憔悴的男子，看他形色很是慌張，兩脚有些顫抖，兩手向上伸着，旁邊有幾個人在他身上東摸西摸的搜查。

「你住在那裏的？」一個帶草帽的搜查者問。

「我……住……」

「快說！」

「我是個……做生意人，現在失業……沒有……」話沒完，一個帶着太陽眼鏡的搜查者忽然在他的襪底下搜到一包東西，於是站了起來，目光炯炯地望着他。

「這是什麼東西？那裏得來的？」

「這……這個……我朋友……送給我的。」

「他給你有什麼用意？」大家的目光都嚴厲的注視着他，而這漢奸似的傢伙，好似遇着了一個霹靂，全體都震悚起來，終於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兩隻脚更加抖得厲害，快要倒下去了。

「這個定是漢奸！」另一搜查者說；其他觀衆也議論紛紛，認爲此人定是漢奸。

「好！漢奸！大家快打啊！」一個工人模像的人用勁的說，並咬緊牙齒，目光如炬，雙手緊緊地握着拳頭。一呼百應，其他的人也都響應起來了，於是這漢奸終於在這個時候，奄奄一息，口中吐着鮮紅的血。動武者見闖此大禍，即將一包藥粉，仍放在他的衣袋中，走了。待巡捕到來，動武者早已遠揚，旁觀者亦已他去了。巡捕即將此人屍車送往醫院，一面通知捕房，地上只留着面盆那麼大的一攤鮮血。漢奸不止這一個，當然還有許許多多，其中有的已落網了，有的沒有。然而他們逃過了一個重大的難關，就可以享着日本人給他們的福嗎？不知道他們能否想到以前冀察自治委員會的會長殷逆汝耕，他以前很替日本人出力，起初很受日本人的擁戴，但是後來呢，日本人用不到他的時候，認他是件廢物了。所以做漢奸的不是死在中國人手裏，就得死在日本人手裏。我於是想起了故鄉的僞縣長了，他是一個年近古稀的老頭兒，當他未就職之先，有人曾經幾次勸告他：

「你已有這麼大年紀，再做這種遺臭萬年的漢奸事情，似乎大不合算吧？何況你在社會上是很有聲譽的！」

「沒有什麼道理，我橫豎年紀老了，人家會買我『老』的啊！」

「你做了漢奸，你的子孫要被人家稱爲小漢奸了！」

「只要他們自己不做也沒有多大關係的。」

「現在四鄉游擊隊很多，你去做了恐怕是很危險的吧？」

「游擊隊多只要殺掉他幾個就會平靜無事的，人家有三不怕，而我却是四不怕！」他於是在不久以前就職了。

反正後的石友三對人說「沒有做過漢奸的人，不知道做漢奸的味道，做過漢奸的人，忘八蛋再要做他媽的！」國人應牢牢記住！

準漢奸的滋味

必青（十八·學生）

今天早晨父親突然起得特別早，聽母親說他有件要緊事情要幹，我心中很疑慮，因爲這幾天他眞和那個鴉片鬼在一起商議同日本人合作在虹口開店的事，在他還未出門的時候，我很想再問個清楚。過去我曾同父親談起：住在上海的商人們是最危險的，一方面要撈進大量的錢，另一方面又想爬上政治舞台，做個貴人，出出風頭，但是這些究竟是自私，失去了人格偉大的舉動。爸爸聽了很明白，很了解的，但是（每一次他在最後也要加上一個但是，）說我們做學生的只會向爸爸要錢，豈會想到錢是何等的難賺，說說漂亮話誰不會呢？現在你們不會了解這些，等你們自己經濟獨立以後，看你們用什麼好方法來賺大量的金錢。說完後他總是不和我多爭論，走了，我雖然也想加個「但是」，可是已來不及了。今天他又很壞，含糊地回答了一句，很快地就走了。

他去了之後，我心中悶悶不樂，問問母親，又是那麼陰陽怪氣，整天使我不開胃。吃午飯的時候到了，看樣子爸爸是不會回來吃飯了，大家的肚子都餓得怪利害。整個下午都做不了事，母親很着急，但是又不敢同我談。到了吃晚飯時，爸爸還是不見回來，我老實不客氣地先吃光了飯。到十點鐘的時候，鴉片鬼的家裏差人來問我們：這兒有沒有他們的老爺？這使我們更着急了，大家紛紛議論着，我就狠狠的發了一頓大牢騷。到了十時半，爸爸才匆匆地回來，看他的臉色是笑迷迷的，大家才放了心。用不着我們問他，他已經開始敘述一天裏的事了。

早晨，他先到了陳家，看見裏面放了許多古董啦，瓷器啦，眞虎皮地毯啦，掛畫啦……，買得很周到，這些東西都是預備送給日本朋友的。九點鐘時，來了一個日本人，陪他們穿過了白渡橋，到了虹口，走進一間屋子裏，裏面擠滿了人，都抱着同一的目的領取通行證。

他們進去之後，那個日本人就叫他們去打防疫針，說是這裏的規則，父親就胡亂地讓他們打了，於是，那個日本朋友就離開了他們，說，等一會兒來陪他們的。他們就挨着隊伍立着，屋子裏只有一隻椅子，旁邊立着一個日本「法官」和一個中國翻譯，還有三四個武裝兵士，幫助審問，嚇，眞像審判犯人一般。有一次有一個人很小心的上去，那法官總是先問：

「打過防疫針沒有?」

「打過了,三針都打過了。」那人得意地說。中國翻譯吃了一驚,依樣翻成日文,那個日本法官點點頭,於是再問:

「在這兒打的嗎?」

「不,在××醫院打的。」講的人還很得意。這次法官可縐縐眉頭,於是一個日本兵跑上來惡狠狠的送他兩個巴掌。中國翻譯就說:

「你怎麼不識規矩,所有領通行證的人,無論已打未打,都應該在這兒打。」

那個人垂頭喪氣地走開了,向着打針處走。

漸漸地,輪到他們,鴉片鬼很小心地走了上去。照例的:

「打過針沒有?」「打過了。」「在這兒打的嗎?」「是。」一切都很順利。

「你要領通行證做什麼?」

「來虹口做飯店生意的。」

「誰是老闆?」

「是我自己開的。」

這時在那很瘦的臉上也飛來了兩個巴掌,打得他莫名其妙,還是翻譯喝道:

「完!」

他才曉得原來自己說錯了話,不應該說是自己開的,應該說是日本人開的,我是在他下手做做夥計。眞是冤枉,他只得淚汪汪地退到屋角裏,父親原先也想去領一張,可是一看勢頭不對,就偷偷地挨着時間溜去,一心希望日本朋友快些來陪。不來呢,那末一輩子也不能脫離虹口了。果然,自中午起一直等到吃晚飯還未來,爸爸心裏急得利害,眼見別人都一一地跑了,最後連「法官」翻譯等都走了,只有兩個兵丁對他們射着疑惑的兇狠的目光,一直等到九點多鐘,那個朋友才來。兩個人好像升天似的走過白渡橋,鴉片鬼一到家裏就哭了起來。爸爸坐了一會,也就辭了出來。

× × × ×

爸爸說到這裏,母親連忙慶幸着爸爸沒有吃什麼眼前虧,我一面感覺得氣憤一面得意地問爸爸下次還敢和日本人合作嗎?爸爸的自尊心很大,聽我說了這句話,他臉上很不快活。但是我眞覺得有氣無處出,中國人在日本人的淫威下爲什麼那樣沒有志氣?嚐過了滋味的應該覺悟,未嚐過的也應該看看別人的榜樣!在這種情勢之下,不是完全屈服做奴隸,就得反抗!絕對不能「共存共榮」的。我希望中國的商人們能少賺一些錢,多做些救國的工作!(781)

目覩殺奸記

明輝

六月二十九日上午七時十五分，由法國公園歸來，至廈門路口英商自來火公司門首，目覩一幕槍殺漢奸的壯舉，曾經記爲日記。華美週報爲出版「上海一日」徵稿，取錄標準，惟重事實，文字美惡不論，爰敢不揣冒昧，從日記册中抄出應徵，以供國人閱讀之一快！

作者附識

六月廿九日（晴）

「快些走呀！時間不早了！」

剛剛行罷牀上運動，却聽得老熊在樓下連聲高嚷。趕忙下牀着上衣服，繫好鞋子，跨出房門時，摸摸褲袋裏的派司，噫噫！怎麽不翼而飛！回身四處找尋，越急越無下落，而老熊偏催得急！眞使人有些慌亂：正急燥間，猛然記起，派司是給老汪昨晚借去，不由得懷着一腔憤氣，把老汪從夢中叫醒，索得派司，匆匆下樓盥洗，出門時已經五點四十分鐘了。

今天的確比平日晏些，馬路上的景象，看起來有些不同：已不見得好些，好清道夫掃街；懶洋洋的守夜巡捕，也歸班去了；躺在巍巍建築物牆根下袒胸裸足的無歸宿的人們、已散去大半；滿面浮塵躑躅在街頭的流浪者，却比平日所見的多。

但是仍不算晏，始終沒有看見飄搖過市的紅綠摩登男女，否則廣廈連雲的百貨公司，樂聲喧鬧的歌場舞榭，在「都市的早晨」決不會顯得如斯死氣沉沉，宗然單調吧。

倒是一般熙來攘往的勞動人們，忙個有趣！

今天不用等，公園門已經開了，裏面的人還是稀稀疎疎。晨風中送來悠悠的鐘聲，野鹿的長嘯；薄雲從四處匍匐而來，太陽光剛爬上遠處的屋頂，一抹林梢，浮上一層金色；一陣風過，枝頭露珠如驟雨般飛降而下，露珠含沙，避之不及，老熊的一身潔白新裝，已染上斑斑黃迹，懊惱不止。

恬靜沉寂的空氣中，外面傳來斷續的汽車叫吼聲，使人在怡然忘機的樂趣裏，頓然悟到如此情景，只是都市的一角；不旋踵間仍須回到緊張煩瑣的生活中去。

在公園中兜了兩個圈子，休憩片刻，看看表，已是七點一刻了，回來還得趕路；平日的一套例行功課，今天只好暫缺，老熊很同意，在遊人紛紛擁進中，我們出了公園門，踏上歸途。

此時路上的行人，閒散者少，都帶些匆忙的形色，這正是各人開始工作的時候了。

「我想早晨趕忙的人，多半都是有正當職業的。」

「或者可以說多半是有事的人，至於職業的是否正當，誰也沒有去調查過，怎可斷言？何况在這『孤島』上，新興的職業正多

着呢?」

「因爲多數含有罪惡性的事情,總是不見陽光的呀!」

「不!不!那是狹義的說法,光天化日之下,何嘗沒有人明目張胆地幹着罪惡的勾當!」

「唔唔!好在現在的公理正義,已經化變爲「零」了,各人有各人的邏輯,甲說乙所幹的是罪惡的勾當,乙則認爲事屬天經地義,正可引爲榮耀,說甲不識時務。你不見一般……………」

嘣!………

忽然間一聲爆炸的響聲,好像就在身邊,但是一條冷落的西藏路,行人寥寥,並無什麼騷動,一時尋不出響聲的來處。

「什麼?」我問。

「總不是黃包車壞了車胎。」老熊不經意的回答。

嘣!………

連續一響。理智告訴我,決無如此多的黃包車壞了車胎,而且聲音清脆,心中領會到一定是何處開槍,順眼看去,見一輛黑漆鋼絲簇新的包車由橋南向北直衝而下,上乘一個身軀魁梧的壯年男子,身穿淺灰色西裝,頭戴硬邊草帽,鼻架咖啡色太陽眼鏡,着黃皮鞋;至虞門路口自來火公司門首,往下直衝的車身還未盡其餘勢,車夫隨着槍聲撲倒在地,身軀俯臥,形如死蛙,兩手撫在車柄的橫檔上,腦漿迸流,血流如注,此時乘車的男子,見狀忙從車上躍下,形色慌亂,舉步間沒有定向,左右前後不知何處是逃生之路,正在他躊躇失措的一刹那,路邊閃出一個青年個子單瘦矮小,穿一身深灰色長衫,着皮底布鞋,剃平頂頭,看上去好像南貨店裏的站櫃先生,並不如我們理想中的刺客一般雄偉,態度鎭靜,毫無緊張的神色,但是雙目炯炯有光,異常銳利,手持小型盒子砲照準拔步欲逃的西裝男子猛擊,舉手間「劈」一聲,一顆子彈在我臂邊飄過,慌忙躱開,貼牆站着,西裝男子見已倖免,轉回脚跟,躍步去奪對方的手槍。青年刺客兩足分立前後,略略下蹲,右手持槍半舉,只顧瞄準,站住未動,等他跑不到三步,「劈」一聲發出一彈,西裝男子身搖了一搖,大概未擊中要害,身軀還很靈活,向刺客猛撲而來,形如餓虎,兩人距離四尺許,如捉迷藏一般相持約有十餘秒鐘的光景,結果扭做一團,互相角鬥。青年刺客漸漸力不能支,兩腿被西裝男子抱牢,持槍的右手手腕也被扼住,手槍有被奪去的危險,在這兩人生死關頭,爭取「最後勝利」的時候,不料半路裏殺出一個「李逵」來,此人身穿深藍色長衫,面孔黝黑,矮冬冬,不肥不瘦,先已伏在牆側預候,當此千鈞一髮之際,突然挺身而出,輕步躍至西裝男子背後,袖出手槍,連射二彈,擊中頭部,霎刻間,一個身材魁梧兇猛異常的壯年男子,漸漸脚手鬆懈,如冰山之溶化,乃至五體投地,作畢生最後之懺悔。

兩刺客見目的已達,袋入手槍,相偕奔進虞門路,投入人叢中

飄然而去；等到巡捕趕來，鳴警追捕，早已杳如黃鶴，不知去向了。

此時路上行人，如蜂擁一般圍觀議論，我們已是一身冷汗，在極快的回憶中方才感覺得有些駭怕，身邊一個拖着空車子的車夫，隨口說道：

「乖乖！車子，真不好拉！」

在歸途中此語餘音還縈繞於我的腦際，思波起伏，生出無窮感慨。

打

晉毅

「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前進！……」

朦朧中，被一陣雄壯激昂的吼聲驚醒！很快的爬起來，好像背後有誰在對我責罵：

「沒出息的東西，這時候還偷懶睡早覺嗎？好不長進的奴才坯！」兩頰感到火辣辣的。

「他殺死我們同胞！他強佔我們土地！……」接着又是一陣響亮的歌聲，從隔壁晒台上幾個小學生嘴裏唱出。

隨着情感的衝動，臉也不去洗，牙齒也不刷，便跟了晒台上的幾個孩子吼了起來：

「他殺死我們同胞……」還沒唱完，就聽見一陣清脆的掌聲夾着幾種不同的冷笑聲，從晒台上傳來，直刺進我的耳朵裏來，像說：「你這懶惰的傢伙！到這時候才起，人家老早就在練習了，要你這樣沒頭沒腦的半當中湊上一句，真是好不知羞恥也！」我像被一個野蠻的暴徒，恨恨地打了一下！立刻抱着頭，拚命地向樓下飛跑，什麼也不顧！

匆匆地洗了臉，又刷了牙齒，拿了件外衣，縐得像胡桃殼似的，穿也等不及，就跨出了大門，直奔到街口外的一家燒餅店門口，才得慢慢地鬆了一口氣。

「喂，這一根油條是我的；你怎麼拿了去呢？」一個瘦子，向一個像肥猪般的男子論理。

「哼！你的！」那男子的眼睛，翻了一翻，惡恨恨的拿了就走，而那個瘦子，也祇好忍着氣目送他——那肥猪似的男子，走進街堂裏去！

「咦！怎麼肚子有點餓呢？」這纔想起來，我還沒吃早飯，兩隻手同時向褲袋裏去摸……

「呀，沒有！」記得昨天晚上，吃黃麵的時候，不是還多當二分錢的嗎？怎麼現在會沒有呢？噓！不錯！想起來了，那二分錢不是被一個餓得三天沒吃的老太婆要去了嗎？真胡塗！

回家去吃點吧，不高興，況且家裏那兩塊黃燒餅，已被耗子拖到什麼地方，連影子都不見了。還是到老張那裏去混一頓罷！褲帶

東緊些，放點神氣出來！別裝得這餓死鬼的樣子。走路裏哼起了無名的進行曲，兩隻腳按着輕快的節拍，向前進！

「打呀，別放他逃走！打死這不顧廉恥的東西，喂！前面的人，捉住他！……別放他逃去……」

回過頭向後一看，阿呀！一個、十個、二十個……一百個人、像潮湧似的直向我追來！不得了，來打我嗎？問心並沒有做不顧廉恥的事，更不曾得罪了什麼人，不要看錯了人呢。一想，快點躲避他們，不白地吃頓「生活」，輕點還不打緊，有理慢慢講，萬一重點，要是抽不過氣來，那到不是玩的。正在想出神，不提防那個所謂不顧廉恥的東西，已被一個身材魁梧的彪形大漢，賽過老鷹捉小雞般的，一把揪住了背後的領口，接着「拍！拍！」兩個響而脆的耳光。這時候，一條廣闊的柏油路，已被看打的擠得水洩不通，而我也把胸中一塊大石放下，嚇得一身冷汗，原來不是打我！否則「啞子吃黃連，有口難分辯」呢！

「非打死你不行！」「拍！」又是一個耳光。「年紀輕輕，什麼事不好做，偏要做這傷失害理的漢奸呢？你幫着敵人殺害自家的同胞、擾亂後方的民心，你有天良嗎？你還是人生父母養的嗎？非打死你這沒血氣的害人精，免得再生後患！……」說後只聽見悶聲的拳頭，雨點般的鼕，鼕，鼕，打在那個不顧廉恥的漢奸身上，隱約地還聽見：「呀爺爺！……饒了我吧！……下次再也不敢啦！……」

「打死你！……免除後患！……好叫那班和你一樣的東西做個例子！……」在鼓舞和懲罰的聲浪裏，夾着最高的：——

「好，打得好！……打得好！……多打幾下！……」這是看打的嘴裏的吶喊。

五分鐘不到，救命車來了，跟着還有一部香港車敏捷地跳下了三五個很神氣的中國巡捕！和兩個雄糾糾的外國三道頭，手裏各拿了根打人不開眼的哭喪棒！直往人叢裏亂打，我也得了一下外快。真也靈驗，一霎那就分開了一條很闊的路，幾個救護員，運用最平常的手段，把那打得半死不活的漢奸，抬上車了，「嗚！」的一聲，救命車已乘着煙霧似的灰沙，到醫院裏去！

當香港車開回巡捕房的時候；照例也帶了幾個據說是打漢奸的重要嫌疑份子，可是那個滿腔熱血懲惡除奸的真打手，卻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一切平靜了，忽然「轟」的一聲！啊，是炸彈！蘇州河的北岸，頓時揚起了一團濃密的黑煙，接着「咯，咯，咯，」一陣稀疏的機槍聲，一架太陽牌的鐵鳥，向黃浦江方面飛去，每個人的嘴裏都在嚷着：「不要神氣，非打得你們片甲不留，才出我中國人的心頭火！」連那路旁賣炒米花的李三，也指手劃脚地罵道：

「咄！這樣偷偷藏藏算什麼神氣！」

「噹！噹！……」煙紙店裏的時鐘，報着十二點。是正午了，應當

吃飯啦！許多人怱怱地，有的回家，有的到附近的小飯店裏去混，更有些人就在路旁的荒飯攤上，買些充饑……！哦！這時候我才想起，早晨到現在，一點東西而還沒下肚呢！老張已是不在家了；於是我怨恨了，我恨那不顧廉恥的漢奸，爲什麼要在這條路上現報呢！非但你害了別人，而且害得我誤了混吃的時間，恨不得食汝肉！飲汝血！

「還是回去吧？」心裏這樣想着，然而到家裏也是餓着肚子呀！不如去溜個半天，或者會把飢餓忘掉，却也是個好法子，於是任着兩隻疲乏的脚，自由地溜散。

……………

呀，五點鐘啦！天漸漸地黑了，應該回去了！連忙改換方向，打道回家！

剛跨進了猪欄似的三層亭子間，刺耳的消息，就直朝耳朵裏鑽，這是前樓無線電裏報告着「今天正午十二時，有敵機三小隊，共九架，大舉轟炸南市閘北各區，投彈約二三十枚，死傷人民約三五百人！其中以幼童居多！……」我我好像中了敵人的亂箭似的，心頭在劇烈的痛，眼也花了！無力支持的身體，早已被飢餓逼得發軟！

「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雄壯的吼聲，又從隔壁的晒台上傳了過來！

血從口裏鼻裏流出來

海舟

難民們一羣羣的坐在街頭店門口的階沿上，等候着送饅頭的慈善團的來到，馬路上的救護車，穿梭似地來去疾馳着。

我手裏提着二條鹹帶魚，打人羣中走回家來。突然，湧起一陣嘈雜的聲音：「打！」「打漢奸！」待我回過頭去，一個穿香雲紗衫的青年漢子掙脫了包圍，正在拚命的奔逃出來，同時，一羣男女打後面追來，在將到對過馬路時，那漢子像馬似的打了個「前失，」向前一交直撲下去，於是後面的人羣蜂擁地追上來，拳頭和脚毫不容情地打下去，那個漢子，二手捧着腰部，不斷的呻吟着，鮮紅的血，打口裏鼻裏流出來，帶了血的口，終於停止了呼吸，兩旁的旁觀者，懷着一顆恐怖和興奮的心，脚步往後退，頭部却拚命向前伸着。

最後，這一羣人帶了顆勝利的心，向四面走開，向着這躺在血泊裏的漢子，投了一下斜視的眼光，在這斜視裏，包含着一切厭惡咒罵的意味。

之後，店門口、弄口、小販的攤上，都聚着一羣羣的人，在談論着這樁事情。

◆　◆　◆　◆

某飯店的門前

劍青

這是一個悶熱的傍晚，離開暑期只有短短的一個星期了，我坐在辦事處趕辦學期結束的工作。在那樣悶熱的天氣做事情，確是一樁苦事，汗涔涔地從頭上流下，鼻孔感到窒息，頭腦也有些昏眼。突然門鈴響了，隨着進來一個綠衣人，遞過一封信，一看原來是法捕房教務處所發的公函；我想：「這照例又是什麼麻煩的撈什子了。」但是，看了不由得發了一怔，大意說：「日領現在預備在法租界各學校中，着手檢查，……法捕房為維護租界行政權計，自當設法反對，希各校注意。」這「檢查」的兩個字，在我的眼前晃着，同事們看了這信，也都有些愕然，接着憤怒和不安的空氣，充滿了辦事室的四周。但是總想不出適當的辦法。不過在全國一致抗敵的陣線下，那任重致遠的教育界，斷沒有妥協的理由。然而儘說着「反抗！」「反抗！」對事實究有多大效力？這確實使我感到異常的不安和焦慮！因此就走出了辦事室，預備去訪那寓居在某某飯店的某君，商討一種比較切實的辦法。

走在熱鬧的南京路，滿街擁擠得很，電車，汽車，黃包車等等，構成上海交通的心臟。日軍的武裝車，在路上馳騁；兩旁的琉璃燈，照耀得燦爛輝煌，四處的樂聲洋溢於耳際，這確是一種昇平景象。遠遠地望去，某某飯店的大樓，雄壯地高矗着。我加緊了脚步，向前面邁進。忽然砰砰砰的槍聲，響了起來，眞使我有些納罕，把脚步隨着也慢了下來。一會兒，前面的路上有些騷動，我慢吞吞地走向前去，在離開某飯店約摸一二百步地方，擠滿了巡捕救護車和行人。聽到一個聲音在說：「這裏槍殺了一個人！」我就恍然明白槍聲的來源。我想：「這一年裏暗殺事件，可算得家常便飯，今天又是愛國青年，演了一齣拿手戲，明天倒可以少一個認賊作父的壞蛋了。」一路上想着，就走到了某飯店的門口，恰巧某君也從外面看了熱鬧回來，就一同到他的房間裏。不等我開口，他第一句就說：「前面暗殺了一個人，巡捕聽了槍聲趕來，兇手已經不見了。死的，是一個穿洋裝的青年。」這「洋裝青年」四個字，使我的聽覺感到驚愕，就不暇思索地發問：「難道青年人，也要做漢奸麼？」兩眼移注着某君，但是他的回答，只是一個苦笑！這時候一個穿白衣的茶役拿了茶進來，嘴裏嘰咕地嚷着：「東洋赤老眞可惡，昨天來搜查房間，搜捕了三個青年去，今天連他們的同伴也被暗殺了，唉！眞不像世界！」這茶役接着又說：「東洋人手段眞辣，聽說又組織了什麼叫「黃道會」，派出成千的狗，密佈在租界上。」——他一面說，雙手緊緊地握着，顯出憤恨的樣子。正在我腦子裏盤旋着關於被擊捐軀的青年的疑團，聽了這茶役的一番話，眞好比解釋「易理」一般地恍然大悟。

啊！上海！淪亡了的上海，失了政府保衛的上海！上海！你給我的究竟是些什麼？

反間計

楊　明

這幾天全上海的人們都注意着堅守四行倉庫的八百孤軍。大家對他們的生命都很擔憂，對他們的壯烈的精神都很感動而興奮。在蘇州河南岸的租界裏每日有成千的市民擁擠着瞻仰四行倉庫裏的孤軍。

今天早晨我和家聲一同到新閘路北西藏路一帶去走了一趟，這是我們昨天就約好了的。

我們到達新閘路附近北西藏路的時候，只見擠擠蹌蹌的，觀衆們都面向蘇州河北岸觀望着。河的北岸有幾座高聳雲際的大廈，其中最惹人注意的便是那屋頂上高揭着青天白日旗的四行倉庫。我們不禁對倉庫內的壯士和國旗行着注目的敬禮。

我們擠在人叢中耳邊不時傳來雜亂的片斷的談話聲。有的說：「八百壯士的精神眞可佩服！」有的說：「給東洋人看看，我們中國人都是不怕死的！」有的則說：「這樣硬幹下去，終是死路，目下倒不如退出來，將來報國的機會多着呢！……」

四行倉庫屋頂上的國旗隨風飄揚着，透過上面幾層的窗洞，可以隱約看到壯士們的動作。有時傳來幾聲疏遠的槍聲。

忽然離我們不遠的地方起了一陣喧嘩聲。本來都注目在河對岸的觀衆，一部份都向喧嘩處擠了過去。

家聲拉着我的手對我說「那邊什麼事，我們過去看看。」

「打漢奸！打漢奸！」有人在嚷着。

「不打東洋人，」有人在低語。

「漢奸眞可惡，時常到租界裏來搗亂，破壞！」家聲說。

我沒有說話，跟着家聲走近了打漢奸的地方。只見有五六個人拳足交加地在打着一個個子不高的穿西裝的青年。並有一個形似流氓手拿木棍的人指揮着打。旁邊還有幾個人在喊着「打死這害人的漢奸！」

幾個在旁瞧着的工人模樣的人，都握緊了拳頭，臉上露出憤懣的神色，看樣子很想去打幾下。

那青年被他們打得不能回手，嘴裏雖似乎有訴申辯，但給他們打得沒有說話的機會。

不一刻，巡捕聞訊趕到，打漢奸的人早已四散了。被打的青年，則躺在地上奄奄一息，連話都不會說了。他的襯衫被撕破，有幾處還染着血。

少頃，救命車開到了，受傷的青年被抬進了車廂，很快地駛去了。一幕話劇就此告終。而我們亦就循道回家在歸途上，我對家聲

說：

「我看那幾個發動打漢奸的人不像是好人。」

「怎見得？」

「樣子看得出。前幾天報紙上不是登載過好幾起這樣的新聞嗎？漢奸，流氓，他們常利用民情的激憤，反誣別人是漢奸，加以痛毆，以達到他們的目的，或便利其行事，這種事已屢見不鮮了！」

「那麼你說那西裝青年不是漢奸？」

「我不能斷定那西裝青年是不是漢奸，但我覺得那些發動打漢奸的總不像是好人！」

我們談着說着走到白克路的轉角處，就分手了。傍晚，買了一張夜報來看。報上載着「新閘路一漢奸被毆斃」的新聞，這大概就是上面這回事。

第二天，報上又有「日前公務員被誤認漢奸遭非命」的消息。後來在立報上又有一篇文章：指出被毆斃者乃是市政府公務員，且會留學德國，是一個克苦耐勞的青年。（315）

又一霹靂

掃蕩

自從戰事暫時離開了上海後，這裏，到處可以看見陰氣森森，鬼影幢幢，它們不分晝夜，橫行無忌。尤其令人痛心的，這裏還有一大夥的漢奸，他們利令智昏，喪心病狂，幫助這一大羣的魔鬼，搬演了許多傀儡戲劇，更創立了種種苛捐雜稅，橫徵暴斂，把全市的華人，壓榨得幾乎透不過氣來。所以整個的上海，已經由孤島而變成了一座悽慘、冷酷、毒辣的活地獄了。

已經記不得是那一天，自從陸伯鴻被刺後，所謂「上海市民協會，」就在無形中宣告流產。但是沒有經過多久，漢奸尤菊蓀、尙慕姜、姚慕蓮、周文瑞等，又乘機活躍，把這個傀儡組織，重復支持起來。

提起尤菊蓀，上海有很多的人認識他。他今年四十三歲；是一個無錫人。他的家就在公共租界白克路寶隆醫院附近逸民里一號。二年前，充任南京路外灘沙遜大樓安利洋行中一部份的買辦，後來因故停職，就在沙遜大廈二樓二百二十號內，組織一個「尤菊記寫字間」，做些紗花等空頭賣買。過去，他還一度開過「三星舞台」；家裏有一個妻子，此外還有好幾個小老婆。玩票，跳舞，逛窰子，玩女人，都是他的拿手傑作。爽直些說：他是一個十足的上海流氓。

「八一三」滬戰的時候，他的態度，已經趨於灰色，當時引起了淞滬警備司令部的嚴重注意。後來華軍西移，他就出賣了他的靈魂，認賊作父，爲虎作倀，與魔鬼勾搭起來，丟却了廉恥，接任「上海市民協會」的「委員」，把「會址」設在外灘橫濱正金銀行

樓上。他們以爲有了魔鬼撑腰，一切都獲得了安全的保障。現在，他想將他的漢奸身份扮演的更逼眞一些，所以每天他到「市民協會」或者尤菊記寫字間裏去「辦公」的時候，除了用第五三五三號租界照會的自備汽車代步之外，他還雇用了兩個俄籍保鏢，左右維護。現實已經昭示我們，倘使你是一個人，但是你整日的與魔鬼們接近，那末我們敢大胆堅定的說：死神已經爲你撞起喪鐘，你的死期，已經離開現在不遠了。

在昨天上午十一時五十分的時候，尤「公畢」從沙遜大廈二樓「尤菊記寫字間」裏出來，踏上仁記路，他和他的兩個俄籍保鏢的身體，先後鑽入了五三五三號自備汽車。剛想踏動車機開回家中去的一剎那，他實想不到路畔正預伏着三個中國英勇的愛國志士，正義之火，已經燒紅了他們的每個心臟。他們看見尤菊蓀踏上汽車，認爲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所以他們很快的從懷裏把所藏的手槍掏出來，勇敢地從車後衝上去，開槍向尤襲擊，那時一彈飛去，適由他的背部射入，從前面肩部竄出，鮮血像泉水般的湧出來。他急得面色慘白，倒在車裏，老是發抖。

兩個俄籍保鏢，即從車上躍下，拔出手槍，開槍抵抗，一時槍聲大作，子彈橫飛，路上佈滿着恐怖，行人都四散奔避。雙方格鬥結果，保鏢一人當場擊斃，另一保鏢亦身負重創。更不幸的，有一志士，竟被擊中要害，作了壯烈的犧牲。另一志士，亦遭擊傷，光榮的熱血，流遍了烏黑的柏油路。陽光照着兩個爲民族掙取自由解放而鬥爭的戰士的身體，露出欣慰的笑容，其餘的一個志士，便很快的拖着雙足，從人叢中避去。

中央捕房得到警報後，立即撥派大批探捕，分乘紅色警備車，飛一般的駛往該處。先將漢奸尤菊蓀，及受傷的志士和保鏢等，分別車送寶隆醫院醫治。同時將一個志士的遺體，和一個已死的保鏢，舁送驗屍所，候今天報請第一特院派員相驗。最後據醫院中傳出消息：倘使沒有變化的話，尤的命運，還能暫時延長下去。噩耗傳來，全市華人，無不擊桌一嘆，痛惜此恨綿綿，祗得再待時機。受傷的那個志士，在捕房裏已經承認自己名張振川，慘遭犧牲的那個同志名王川，他在那裏並且慷慨陳詞，說凡是大中華民國的國民，對於漢奸，無一不切齒痛恨，整日底想食其肉而寢其皮，撲滅漢奸，是我們目前迫切需要無可遲疑光榮偉大的神聖任務，至於他自己的生死，開始就沒有顧慮及之云云。

不過橫濱正金銀行樓上「市民協會」裏的狐羣狗黨，得到尤菊蓀的被刺消息後，無不魂飛胆落，特地央求日方撥派日軍十餘人，在正金銀行的四週，佈放步哨，嚴密的戒備起來，惟恐乖運的來臨。

◆　◆　◆　◆

悲壯的一幕

張愚藏

上午九時光景，我因事經過愚園路地豐路口，遇見一樁極悲壯的事，現把牠記在下面。當我走近地豐路救火會門口時，突然槍聲兩響，朝前一看看見一個穿藍自由布長衫的青年，手擎着槍，迎面奔來，藏在路旁的電線木桿背後。馬路對面牆角邊，藏着一個華捕，兩面的手槍竟描準着對射起來，我連忙躲進路旁的小弄中，伸頭朝外看着，正在這緊要關頭，忽然有一騎馬的西捕，從那面追過來，青年因爲子彈已經放完，就束手被擒了。我連忙跑出來着，旁邊已經圍了不少人了，有的問：這是强盜嗎？還有的說：這人年紀很輕呢！只見這青年，態度從容的，向兩個巡捕說：「你們不必抓，我跟你們走就是了，那邊的漢奸，是我開槍打的，我們是爲國家除害，所以定要打死這班漢奸。」這眞慷慨激昂令人生敬。此時，我們看的人，俱被感動，可惜皆不能上前營救，只得眼看着這青年被拘進了捕房。我到晚上，連忙買了份華美晚報，翻開一看，才知上午被捕的青年名陳元良，被槍的漢奸名鄭月波，已經是六十一歲的人了，眞是老而無恥。我對於這位青年志士表示無限的敬意。（114）

◆ ◆ ◆ ◆

偉大的潛力

加耳（二十九·銀行職員）

志雄：

在四圍高貴的紳士們對着前線捷報頻頻搖頭表示懷疑的當兒，偶而聽得中下層市民談論國事，眞會使你的心溫暖許多。他們的談吐，雖不免粗俗，但決不會有「今天天氣……哈哈哈」那樣的無聊，有時雖不免有缺乏常識之譏，但還正足表示他的質朴和天眞。他們對於最後勝利有堅決的自信，對於敵人有强烈的仇恨。志雄，你說對嗎？

前天我們銀行裏看門巡捕，幹了件不大不小的事，這二日全行裏的人，尤其是巡捕，茶役，小職員等，正在紛紛議論着。

事情是這樣的：前天有二位愛國志士，到一個新貴范處長家裏去行刺。當他們完畢任務，拋却兇器，跑出弄口的時候，其中一個，就在新閘路上，被一個路過的看門巡捕截獲。這個巡捕正是我們行裏的看門捕楊麻子。

論理，憑着這奮勇捕捉兇犯的功勞，大可誇耀儕輩，然而事實却是相反。除却昨晨在半興奮狀態下承認這事是他幹的外，他始終垂頭喪氣，很像怕見人面。

今天公畢，我偶而跑過巡捕侍役聚集的地方，聽到他們還在

談論這事，不禁駐足傾聽。

「媽的，雖說如此，說不定工部局將來還要賞他些錢呢！」

「賞也許有些賞，可是這是什麼錢？是血錢呀！血裏來，血裏去。今天能打死漢奸，明天兇手的同黨，會不能打死他嗎？」捕頭在表示他獨到的見解。

「很對，很對，照我看不死在槍下，也得死在瘟疫裏；目前的報應是毫不錯的。」老司務插着嘴說。

「我真欽佩這輩刺客的行動。行刺完畢，馬上就將傢伙拋掉，既不貪人財物，又不愛惜生命，揚長而去，何等漂亮！可惜這次武器早拋了一刻，否則，楊麻皮也許討不着便宜。」

「哼！楊麻皮有這胆量，倒不叫他麻皮了。他之所以能捉到兇手，還不是明欺他沒有傢伙。祇要兇手手裏還有一把小刀的話，我可擔保楊麻皮一定會各走各路，連正眼也不敢去瞧的。」平素和楊麻皮有宿怨的信差阿二接着說。

「打冷拳，不算好漢……」當茶房梅根還未說完這句話，忽然一眼瞥見楊麻子的頭向門裏一探，像發現新大陸似的興奮，連忙高聲招呼着：

「老楊，過來！恭喜你呀！你不久就要升職啦！」

「升職？……做小漢奸倒够資格。」阿二報仇似的插進一句。

楊麻子被迫似的進來，一面微微瞪了阿二一眼，一面答着梅根的招呼：

「不要取笑！前天的事，其實事前我也並不知道，原以為是一個普通强盜。」

「老楊不要把別人當小孩騙啦！你想一個强盜，會拋却他吃飯傢伙，空着二手聽你來捉麼？聽說當你故意把脚踏車把他攔截的時候，他還向你自認行刺漢奸，請求你釋放他呢！」

「這就叫中國人幫中國人的忙！啊！否則他那裏會到外國巡捕的手呢！」阿二冷嘲的語句，正像一柄利刃刺進楊麻子的心裏，使他頭也低下來了。

空氣暫歸沉寂，汽車夫阿福故意要誘逗着大家說話。

「這幾天浦東游擊隊正鬧得兇哩！昨天夜半，我還像聽見二聲砲聲。」

「東洋人一天不死光，地方上一天不會太平的。祇要大家齊心，我總不怕東洋人會活着出去。」

到東洋人快要死光的時候，第一還應該先殺光漢奸，尤其是像煞要做漢奸的保鑣的小漢奸。」

「漢奸，漢奸，你在罵誰？」楊麻子終於惱羞成怒了。

「誰多心，就罵誰！」阿二高聲反抗。

「好了，好了，大家不要鬧了。老楊你也不能全怪別人。你想想一個挺括括的青年，已經從你的手裏解到牢監裏去了。事情鬧大，

說不定還會引渡給東洋人去槍斃。那末他的生命，還不是送在你的手裏嗎？」捕頭勸解着說。

「誰沒有良心？……我現在也正在後悔呢！」楊麻子更顯得沮喪，聲音十分發顫。

當捕頭搭着楊麻子的肩胛，像要和他密談似的拉了他出去之後，阿二還恨恨的吐了一口唾沫，表示他的鄙視。

之後我還聽到楊麻子到總務科請求調他值夜班的消息。

志進上述的談話，你正要嚴肅地聽着切不可稍有輕視之心。素樸的外衣裏面却藏着顛仆不破的真理。他的力量已使一個人反悔，打破。你想這力量多麼偉大啊！在漆黑一團的「孤島」幸而隨時隨地還埋着這股潛力。的確，「祇要大家齊心，總不怕東洋人會活着出去的。」我們等着機會來幹吧！親勝利！

太極圖

不揚

無軌電車在一個越界築路的站頭上停下來，吐出了許多人，也吞進了許多人。

在許多人裏引起人注目的是個高大的個子，臂膀上纏着太極圖標記的警士他傲慢地跨進頭等車廂裏，一屁股坐在一位女客的旁邊。

女客胆怯地向另一邊靠去，再用驚奇的眼光來回顧一下，然後，悄悄地和她同伴訴說着。

四圍的目光都集中在有太極圖的人身上。

賣票的從三等車廂裏擠過來開始向每一個乘客執行他的任務：××站五分，××站八分，他用挺熟練的手法把票子很快地換回乘客手裏的代價。

「票子！」賣票的手伸到太極圖旁邊。

高個子把眼角輕蔑地抬動一下，沒有回答。

「票子！」一隻手更靠近些，聲音也加重了許多。

「沒看見嗎？」高個子發言了：「我是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賣票的重述一下：「我沒見過這樣的警察。」

把纏有太極圖的手舉了舉：「大道市府的。」

「大道市府」賣票的冷笑了：「就是那個傀儡組織嗎？不行，還得買票。」

「我不買！」倔强的回答。

「不買不行！就是你們的『市長』來也得買票。」

雙方僵持着，乘客的眼光開始注意到賣票的身上。

瘦小的身材，工人裝，外面裹着公司裏的大衣，跑鞋，和別的賣

票沒有兩樣。

車子在另一個站上停下來，有下去的，也有上來的，可是太極圖沒移動。

賣票的很快地向幾個新上來的賣完了票，又繼續他的交涉。

「票子！」命令式的。許多人的注意力又集中到這事件的發展上。

太極圖的氣燄壓下去了：「我沒有錢。」

「沒有錢也得買！」

「拿什麼來買呢？」

「拿你的帽子。」很快的答覆。

「帽子？——」一個致命的打擊，把他的談風轉了個彎：「那末，我下去。」

「不行！」把身子掩住了出口：「除非你買了票子。」

一種可憐的語氣從高個子嘴上漏出來：「朋友！幫幫忙，這次我沒帶錢。」

「幫幫忙是可以的。」他頓一頓：「可是我不能幫一個有太極圖標記的人的忙。」

對方塞住了四週的目光，更包圍了他，使他沒法逃避許多人的透視和搜索。

像一個罪囚見了法官一樣，這末惶惑地：「我不能沒有帽子——做一個警士。」

「那末解除你的皮帶。」

「皮帶？——皮帶？——」他終於沒辦法地用手把它鬆下來。

「記牢我的號碼。」賣票指了指戴在頭上的帽子：「明天帶了錢到公司裏來換！」

『我是民族的罪人』

戎　君（二十・學生・）

踏出營門，我老記着隊長的話：

「……譬如一隻蘋菓受了外力的侵害，它至多刮去一層皮或少了一塊，於蘋菓本身的影響很小，但如果一旦它的內部生了蟲，那就糟了！……我們是不怕橫暴的敵人的，但對付由內而生的漢奸，卻毫無辦法，這是因爲他們正是蘋菓裏的蟲。……全面抗戰是長期的，民族的『存』與『亡』都要看這一戰。要保衛我們的領土，讓我們大中華民族，永遠地存在於世界，我們應努力鏟除那蘋菓裏的蟲呀！」

在我們隊部的附近，我們時常發現漢奸，有的是告訴敵人我們軍事上的要地，有的安置着明顯的信號，告訴敵人應該轟炸的目標，有的把各種毒物放到河浜裏。……

「可惡的蟲」我們每次發現漢奸的暗號時，大家都咬牙切

齒地大罵着，捉漢奸的行列便迅速地出發了！我們握着槍，分二路從田野間包抄過去，看見老百姓便搜查，遇着行跡可疑的人便捉到隊部裏詳細審問。

為要在民間偵察漢奸們的行動，我們組織了一個便衣隊，扮作各色各樣的人物去執行我們的任務，有時因了化裝得過份逼眞了一點，笑話便這樣地產生了！我們隊裏一位綽號叫做「鄉下人」的同學，當作賣××的小販，在××路附近叫賣，女生隊裏的一位同伴行近那邊時，他卽極力兜賣，說是賣給兄弟們可以便宜點，那位同伴卽出錢二角，買了十二只××，却沒有發現賣××的是自己隊裏的人，直等到事後回營「鄉下人」對她宣佈事實的眞相，大家都不覺得「啞然失笑」了。

在靜悄悄的夜裏，我們蹲伏在流彈和砲彈的交流中，利用了「地形」來做我們的「盾牌」，嚴肅地監視着漢奸的活動。初來幾天，這裏附近一帶幾乎每夜發見漢奸的「信號」，當那火星似的東西出現在佈滿黑烟的天空時，我們立刻遞着槍向着紅星的方向前進，到民房去搜查，到墳頭樹蔭下去搜查。雖然我們的工作是那樣地迅速緊張，但漢奸們多是本地的老住戶，當我們行近放信號的地點時，却什麼也沒有了。近來，漢奸已大大地減少了，由於「累日積月」的經驗，我們「捉漢奸」的本領也進步了許多。

每次捉住了一個漢奸，兄弟們對他都表示無限的忿怒，恨不得活生生吃下一塊肉去，但其實當漢奸也太可憐了！他們有的很明瞭國家民族的利益，却是環境逼着他如此幹的。記得有一次×××××隊捉到了一個「漢奸」，我和老齊去看，當我們踏進了該隊的大門時，×長官正在審問着一位矮小的中年人，那人畏縮地低着頭。

「你為什麼當漢奸呢？」長官問。

「先生！別說槍斃我吧！我是民族的罪人。」

「你既然認識得這樣清楚，為什麼……」

「說起來話長」他連忙搶着說下去：「那還是八月十四日的那天，我從虹口逃出來，給日本人捉了去，強迫着我混在中國軍隊裏報告他們這裏的軍情。我不肯，他們胡亂地給我打了一種藥水，於是由一個中國人帶我走，告訴我一打了這種藥水，每隔七天非重打一次不可，不然就毒發身死，沒有辦法可以挽救，他又叫我來破壞這裏的工事，還說你要是工作不努力，四周全有人監視着我，是我……是我……」

說着說着，他那高昂的聲音變成嗚咽的哭聲了，二行豆大的淚珠從他呆瞪的眼眶裏直滾下來。

我閉着眼睛清晰地聽到長官宣告「就地正法」的死刑。

◆　◆　◆　◆

漢奸的洗禮

岩 水（工廠職員）

軋軋的機聲和轟轟的炮聲，驚醒了國人的迷夢，整個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就在這麼一着，長期抗戰，已是家喻戶曉，誰都知道。這戰事決不是一年半載會結束的，於是，大批的人羣，就找尋他們的「樂士」，上海，便是一般人心目中的天堂，但也儘有人當牠地獄，向內地逃亡。

上海是淪陷了，「樂士」變成了「孤島」，有錢的人，嘆着生活難以支持，沒錢的更愁着斷糧，「米貴像珠玉，」沒有經歷過這種生活的，誰也不會相信，可是，在這年頭，即使你有錢，也得請你擔個糧食恐慌的憂。

我是生不逢辰，全家五口，平時只靠着我一雙手過活，戰事起後，所謂「神鷲」和「好漢」先後來光顧，家內竟成了個「屋內無長物，牀前有矮壺」的局面，但性命還是要的，終於投入了「孤島」，住宿不成問題，親戚家裏擺個地舖，膳食當然自理，不過，在「生財乏術」的情形下，怎樣去支持生活呢？

找個職業吧！那是比登天還難，留職停薪是普遍的現象，在腳氣籠罩下的都市中找職業之難，眞難於上青天！

一天，我方從××服務處回來，突然來了一個不相識的人，他手裏拿着一張名片，說是找我，那名片的正面，便是新近伏法的××大名，我覺得很奇怪，因爲我和他素沒有往來，名片的反面卻寫着一封信，模模糊糊寫得非常急切，內容大致如下：

××吾弟如晤：×地一別，業已數月，茲爲吾弟謀得市立小學校長一缺，開學在即，望速來籌備一切。前託周君寄語，內情諒已洞悉，外附費旅××元，希查收，沿途特派來人照拂，決無危險也，專此即頌近祺

×××

看完了信，才知道這是同事兼老師××寫的，他原在教育界辦事，也做過××廳的祕書，他所說的周君便是××的維持會長，聽說他撈了不少的造孽錢，出入很闊綽，嚮導姑娘一叫八個，其他也不用說了。後來我知道，辦那個學校，還是他向上峯獻的媚，並且要表示功績起見，非物色個人才去辦理不可。他是門外漢，因此便去找到我那位老師，而那位老師，竟把我推薦了出去，眞使我有些誠惶誠恐。當時，我便對那來人說，×先生的厚意，請替我回去謝謝，旅費亦請璧還，因爲我不日擬赴漢口。我隨便撒了這個謊。

晚上，母親和我大大鬧了一場，他認爲全家的生活，都繫在我一人身上，如今有了機會，不去幹，那簡直是發獃。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何況我是受過相當教育的人，更不該去幹這種事。我一面解釋，一面安慰，不料她大不以爲然。她說：「獨木難支大廈，一個人愛國是沒用的。」總之，她那副「上半夜要

人窩，下半夜自歎鄉」的嘴臉，眞使我氣得說不出話來。

不到一個星期，前次拿信來的人，又來了，信是我母親收下的，並且她很乾脆地答應他們，說我不日可「赴任」了。

晚上，我回到家裏，照例二位老人家嘮叨了一會，那封信本在意料中，倒也不以爲奇，不過寫得那麼體貼入微，却使我驚詫不止。大意是這樣：

「承敝地方士紳之請，出任××之職，並留××一缺，專候吾弟蒞任。此處地方安謐一如往日，並無×軍駐紮。且本處統轄下，有武裝壯士×千人，足以自衛，萬望吾弟切勿過於鄭重。」

我看了信，父親問我預備怎樣？我仍堅持前議，決不參加任何僞組織，母親又和我大吵大鬧，後來還是父親出來調解，說：那邊既無×軍，那當然爲國人服務，況且你老師再三要你去，要是再拒絕的話，太不講人情了，所以還是去的好，到那邊見風行事，豈不一舉二得。

經我考慮後，認爲此法尚還可行。於是在次日上午，便走馬上任了。經過二小時的行程，到了目的地，在××的辦公室中，找到我的老師，他表示很歡迎的樣子，並且來了個上司對下屬應有的訓話：

「這裏情形的特殊，諒你已知道，我也不多說了，本處經費來源，以稅收爲大宗，也可以說，稅收是本處二千多人的命脈，所以主其事者非與本人有關係者不可，此職就煩你擔任。」訓話結束，跟便給我介紹了幾個「要人」，那不外乎×主任，×隊長，×專員。

當地的情形，的確不壞，街上滿貼着抗戰情緒，和標語。青白旗幟，隨處飛揚，這淪陷後僅有的「樂土」，眞使我生出無限快感！來往行人，熙熙攘攘，臉上都現着自然的愉快。間或雜着一二便衣兵士，點綴着這世外桃源。

這樣很安靜的過了一個多星期，怪劇便開始上演了：第一幕「別吃別。」（註一）接着向×軍乞援，託名剿匪；最後一幕在膏藥旗庇護下做蝦干，（註二）光景愈弄愈壞了，我早已胸有成竹，趁他們在受撫的當兒，便溜回了「孤島」。

孤燈月夜，我常從睡夢中驚醒，好像有人和我說：「你啊！已受過了漢奸的洗禮。」其實，這並不是夢，這是受了良心譴責後的反應。唉！我唯有拿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句話來向着上帝懺悔。（891）

（註一）別動隊火併之別名。

（註二）漢奸之諧音，淪陷區內人民呼蝦干即暗罵漢奸。

我差點兒走入了歧途　麒　千（十九・）

這一天，是我最不能忘記的一天，是我差點兒走入歧途的一

天。可是我總於沒有出賣我的靈魂，出賣我祖宗的坟墓，出賣我的祖國。我愛我的祖國，至少我不能做違背良心的事情。

大約是我們這一羣沒有家的孩子，從無邊際的黑暗裏飄泊到這「孤島」後的一個星期六的下午。

雨使勁的下着，永遠沒有停過，天空瀰佈着撕不開的灰雲，好像還有許多雨預備倒下來似的。我坐在一間很精緻的客室裏，獨自在抽煙，我很細心的看着雨點打在玻璃窗上，從玻璃窗上再一點點滴到石板上，有節拍的響着。於是我的心也跟着牠抖動，我的神經好像失去了知覺，祇感到莫名的厭煩，無聊，沒有生氣。我深深的吸了兩口煙，將烟蒂扔在痰盂內，迷惘地望着從鼻孔裏透出的兩縷青煙，上升，上升，以至於消失。

雨比較小了些，我看了看時鐘，短針正指在二點上，我纔知道我進這一間屋子已一小時了。我心裏在納悶，站起來在屋子裏踱着；眼前是一片模糊的灰白色，腦子裏還是沒有系統的亂想着。

門動了，我站住注視着門外幌着的人影，我的腦筋突然清醒了。我記起今天幹什麼到這兒來的，門外正是我需要見面的人。

「陳先生回來了。」他進了門，我帶着笑臉迎上去。

「呀！賤千，你來了多久了？」他向我投了驚奇的目光，和我緊緊的握着手，態度好像是很誠懇的。

「沒有多少時候，因爲今天星期六，所以我知道你一定回來得很早。」我微笑地答着。

他放下了皮包，脫了雨衣，從衣兜裏摸出一只煙匣，遞了一枝煙給我。

「抽煙嗎？」

「不剛抽過。」我接過了煙，放在桌上。

「坐！請坐！」我們相對坐下，女婢送上了茶，於是我們開始寒暄，講了些關於天雨人悶的閒事，其實我眞沒有心去聽他講，我希望他提及我的事情，可是他還滔滔地講着，沒有注意到我不耐煩的神態；最後還是我先開口，我含笑着問他：

「陳先生！我的事情，可有一點兒眉目？」

「噢！你的事情，」他好像這時才知道我來是爲找事情。「我時刻在心上，可是總沒有相當的事情。你想：這時候，粥少僧多，上海這末多失業的人，那裏有這許多事情做？」

「是呀，我也知道現在謀事的難處，可是我想像陳先生這樣；總比較好想法些！」

「難！」他噓了口氣，頭微微的搖着。

「那末就在陳先生的公司裏，能不能給我安插一個位子？」

「公司裏今年裁了好幾個人，我怎能跟老闆講呢？」他說了，低下了頭，好像在沉思。

我心兒在抖動，好像走上了一條絕路，可是我還有一線希望，

我望着他在沉思，我希望他能給我想出一個事情。

「事情倒是有，可是問題在你肯做不肯做！」

「有？祇要能够維持生活，我都願意去幹！」我真是喜出望外。

「真的？」

「真的！」

「那末大概再隔一星期，等我這兒的事辦完了，你跟我一同上南京去，那邊一定有辦法。」他望着我的臉。

「南京？現在還有什麽地方需要人？是公司？是廠？」我驚異的問着。

「不！我的朋友王××先生，他來信說：他那邊很需要人，他給我設法了一個位子。那末同你去總可以想法，而且待遇一定很不薄。」他說着臉上沒有一點表情。

「王××？他不是漢奸嗎？」我沒有思想，因爲一股怒氣從胸中推了出來，不過當我說出了後，自己又覺得太鹵莽一點。

「所以說，青年人不識時務，還想幹事情。」我看見他用鄙蔑的目光在看我，憤怒炸裂了我的心胸。這時我正需要打幾個人，或扔掉幾樣東西，可是我明白自已的地位，我極力裝得很鎮定。

「祇要有錢，管他什麽漢奸不漢奸！」他自語着。

我深切的認識對方是一個什麽樣的人，我覺得這屋子好像是虎口，我變成了俎上肉。於是我極力認清我自已，深恐金錢的魔力搖動我的意志。

「那末陳先生，你也去？」

「我也去！」他很肯定的說。

「這地方多危險！」

「危險？」他沉默了一會：「那末就浦東吧，那邊我也有熟人，不過進益少一些！」

「不！」我搖着頭。

「這還有什麽危險，情形不好，到浦西來避避風頭，有很多人從鄉下出來，沒有辦法，來找我，我把他們薦了去。」他態度很自然，永遠沒有感覺到自已所說的是違背良心的話。

「很多？」我很驚異的問，因爲我擔心還很多人的前途，他們從死的路上掙扎出來，爲了生活，又被送到死路上去。

「怎麽樣？給你事情又不幹。這年頭，能够有事情做，已經很不錯了，什麽事情都是人做的。」

「國家還沒有亡，敵人沒有力量强迫我去做奴隸，我餓死也不願意去頂一個漢奸的名！」我不能抑止心裏的怒火，我極力想擺脫這危險的境地。

「好一個愛國者！」他給我一個十分難受的譏笑。

「這不是那樣講，陳先生，你要知道，我請求你找一點事情，因爲你是我父親的老朋友，我想你總可以給我幫忙的；可是你也知

道我的父親是一個軍人，自從家鄉淪陷以後，到現在快一年了，根本不明瞭他老人家生死存亡，你想一個効命疆場的父親，却生了個不知廉恥做漢奸的兒子，這對得住良心對得住父親對得住國家嗎？」我的聲音有些抖動。

「好吧，不要多講了。總之：你不幹，那也沒有什麼關係，不過我給你幫忙，這條路比較好走一點，其他我簡直沒有一點辦法。」

「好！時候不早了，我們再見吧！」我沒有等他回答因爲我急切要離開這間屋子，我戴了帽，拿了傘，看了看窗外的雨，關上了房門。

外面雨小了，可是風却顯得很大，雨絲從傘的旁邊飄進來，打濕了我的衣衫，打濕了我的眼鏡，可是我並不注意那些，因爲我正需要一些冷的雨來澆熄我內心的怒火。（8.9）

復活

林斌基（二十五・學生）

六月二日下午四點鐘，我和老王，老張，小張，自桂，盛，徐文君等七個人站在BK學校的校門口。嘻哈的閒談着小李戀愛的事情，等候着小李的汽車來接我們去吃他的喜酒。辰光可早，我們是約在四點五十分的。

校鐘敲過四點一刻，沈（隱名）坐了一輛黃包車經過校門，見我們站着，就叫車夫停了車子，付給車資後，走來招呼。我們都冷冷的與他點了點頭。他和我們從前本來是很知己的朋友，並且離別到今天止差不多有十個月光景。照例今天相遇，不免有一翻親熱的應酬，互相慰問請安。但我們知道他是在做漢奸，所以都瞧不起他，不理睬他，他自己還是假裝正經呢。

國軍西移後沒二月，我們才知道他做漢奸的消息。當時我們說過，有機會碰到他，做朋友的應該勸勸他。因爲他的家搬了場，無法與他通信，又不見他的影子，所以一總沒勸他。直到今天遇見他，我們當然是不會錯過這機會。

他站在我們一塊兒不走，我們也停止了講小李戀愛的事情，閒扯到其他的話上去了。老張問起徐文君這次畢業的文憑領到沒有。徐回答他只拿到證明書，文憑要等中國政府回上海後，教育局蓋印後補發哩。沈却插嘴說：「中國政府會回到上海來嗎？哼！你們眞想不穿！中國兵在前線打得一塌糊塗，南京，杭州，徐州都失掉，漢口眼看又要失守，你倒還想教育局來給你蓋印哩！我看最多再過六七個月，全個中國恐怕……」

「停放你的臭屁」老王搶着嘴，伸出手來在沈的面前搖了搖：「你有什麼理由斷定六七個月後，全中國會給鬼子得去呢？難道最後的勝利是屬於鬼子的？當然，假使個個人都去做漢奸，那末休說六七個月，恐怕只消六七天或六七小時，就可以把全中國斷

送掉的！」老王的話裏有刺。

沈也不示弱，知道老王在諷刺他，反辯說：「你本是愛國的志士呀！可惜你爲什麼不到內地去當兵打仗呢？老實說吧：目前住在上海的中國人，沒有幾個愛國的，都是在放空氣罷了。」說話時，臉漲得通紅。

老王見他反嘴，便爽直的戳破他的面具說：「你在鬼子那裏做抄寫，有一百元一月薪水的進帳，是舒服極的了。最好是中國政府永遠不囘上海，你就可以永遠享福！漢奸！奸賊！」

「我哪裏得罪了你啦，恨什麼：我又不是向你要錢的。」

「你講什麼話？」老張問。

「沒什麼。」

「拍！」老張給他一個耳光。嘴裏還駡道：「出賣祖國的蠢東西。」又是一個耳光。

他給老張打了二個耳光，心裏怕起來，防我們也要動手打他。他想三十六策，走爲上策，轉路就逃跑。不料，被老王用左手一把拖住他的後領，伸出右拳要打，但被自桂趕上一步拉住了老王的拳頭，再叫老王放開抓住後領的手。

自桂把沈拉到校門邊的會客室裏去。

我們知道自桂的本意，我們跟在後面，走進會客室。

自桂先用愼重的口吻勸他說：「沈！我們和你本是很知己的朋友，你做漢奸以後，才變成了我們的仇敵。然而我們做朋友的，總是希望朋友走好路。你現在是一個黑夜的夜行者，走上出賣祖國、出賣你自己靈魂的『王道，』需要明亮的燈光來指示你轉入正途。我們必須負起這個責任。不過，你是否願意改邪歸正，還得由你自己決定。做朋友的不能迫着你。

「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高中畢業生，曾受過軍事訓練，並不是一個無知識的愚民。你不知有幾十次高喊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去年，你到蘇州去投考航空學校，企圖航空救國，但因爲你身體不及格，落了選。可是，不能因一次的失敗就拋棄先前的志願，冷却愛國的熱情，居然做起漢奸來。」

「沈！」老張接着說：「我實在氣不過，所以打你。你太辜負了祖國，辜負了全國的同胞，欺騙了自己的良心。你想：你在做的是多麼混蛋的事呀？想想去年春天的事吧！你豎起了旗幟在街道上遊行，放開喉嚨高喊救國口號。你對老百姓宣傳，勸老百姓一致起來抗日！但你自己抗日沒有？你把去春和今春所做的事比較過嗎？沈！做漢奸，多麼可恥呀！」

「我知道的。」小張搶着說：「沈你不過抱着出風頭主義罷了。去春拚命從事救國運動，原是爲要使桃貞羨慕你呀！後來她和智仁要好了，漸漸地疏遠你，但你的心還傾向着她。去年暑期投考航校，不過是想進入航校後，戴起大的遮風眼鏡和皮帽子，穿起皮

衣服，架着飛機飛上天空，耀武揚威，好出風頭；希望桃貞重新投入你的懷抱。你現在做漢奸也不過想出些死人風頭罷了。」

「總而言之，沈，你不該去做這種事，因爲你是一個中國人啊！……」自桂他還要說下去，沈從袋裏摸出一方手帕來揩了揩眼淚，羞答答的搶着說：「自桂，別說下去了！我知道，我犯了最大最重的罪，幸虧你們幾位好友指示我，啟發了我的良心，使我覺悟，明白了。我確是像小張所說的一樣，抱着風頭主義。我忘記了祖國。朋友！請你們原諒我，朋友！我再沒有這個臉兒見你們。我不能活了，活在這滿是魔鬼們的『孤島』上了。現在，我覺得我目前只有一條路，到內地去。去從事救國工作，贖我的罪去吧！……」沈又揩了揩眼眶裏的眼淚。

「嗚！嗚！嗚！」一輛汽車從穿駛來，停在校門口，從會客室的玻璃窗裏望出去，知是小李的自備汽車來接我們了。我便說：「沈！別說了。既然有改過的心，已經是後悔了，那末我們和你又是自家人了。把過去的一切事情忘掉吧。新的生活，新的工作，全從目前開始。現在汽車已停在門口，我們今天是要去吃小李的喜酒，同去！沈。」

沈推却，但老王和自桂拖他上汽車。一個死了的朋友復活了。

附錄一

大華路上的血債　掃蕩

——愛國志士劉湛恩博士被刺殞命——

在黎明之前夜的孤島上，黑暗充塞在每個角落裏，一切妖魔鬼怪，乘着夜色的掩護，橫行作祟，無所顧慮，只要你是一個具有純潔靈魂足踏實地發奮自雄的人，它們就要想出種種鬼計來，企圖將你撲滅。昨天清晨八時三十五分，本市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博士在靜安寺路戈登路口公共汽車站上突遭暴徒暗殺，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劉博士的死，驚震了整個孤島上的人們。的確！他不僅是教育界的損失，而且是中國的一個損失。但是他死的僅是他的一個軀殼，他的精神，還是永遠遺留在人間。不願做奴隸，具有靈魂的人們，你們不必見了駭怕，你們身後，還有四萬五千萬的中國人，你們還得堅定你們的意志，站定你們的脚跟，光明即將來臨；燦爛的陽光，將普照着大地，一切妖魔鬼怪，看它們怎樣情形，看它們怎樣逃避於天地之間！努力吧！只有青天白日之下和人氣充塞的地方，我們的身命，纔得安全生存！

劉氏略歷　劉湛恩博士，今年四十一歲，湖北省漢陽縣人，九

江基督教美以美教會同文中學的畢業生。後來轉入蘇州東吳大學，畢業後，留學歐美，得支加哥大學教育碩士，美國哥倫比亞哲學博士，登禮勝大學法學博士。最初，他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並且參加過許多革命事績，及廢止內戰運動。民國十六年，北伐完成，劉卽脫離黨籍。他是一個熱心的基督教徒，民國十七年二月，他接任了本市滬江大學的校長，嗣後歷充光華大夏等大校教授，上海職業指導所主任，上海市參議會參議員，公共租界工部局教育處委員，商務印書館董事，中國青年會董事。最近又是太平洋國際學會及國際友誼社的發起人。他生平最嫉惡的，是妖魔鬼怪，他寧死不願在它們面前屈膝。

家庭生活　只有幹教育的人，是最清苦，所以他家裏的生活狀況，並不像大資產家裏的情形一樣——富麗堂皇。他有一個親愛的夫人和兩子一女，夫人就是婦女界熟悉的劉王立明：他的年齡，與博士同庚，原籍是安徽人，現任婦女節制協會主任，女子家事學校校長。大兒子、名光昇，年十五歲，次子名光華，年十三歲，兄弟兩人同在愛文義路卡德路國光中學內肄業。最小的女孩子，名光坤，年僅十一歲。現在同孚路大中里志毅小學內讀書。過去，他們都住在楊樹浦軍工路滬江大學校舍內「八一三」的砲火，把他們從學校裏趕出來，先時寄宿斜橋總會隔壁某西人公寓，後來搬入斜橋弄七十二號：直至去年十二月間，纔遷移到靜安寺路安樂坊八十一號內居住。

滬江校務　關於滬江大學，是創立在民國紀元前六年，校長是魏馥蘭（譯音）博士，校內一切行政組織，完全依照外國學校辦理。直至民國十七年二月裏該校改組後，始由劉湛恩博士繼任校長。校內大部分教職員，劉亦一律改聘華人担任，所有校務，全由博士努力苦心主持。現在該校除大學部份外，尚有商學院和附屬中學及滬東公社；四處學生，達二千三百人。最近滬東公社並在福州路上舉辦了一個復興難民所，那裏收容了很多的難民。

怪函何來　上月初，博士的住宅附近，突然被人擲手溜彈一個，炸燬玻璃窗數塊。三月二十七日的上午，廣沿卿路爵祿飯店裏，忽然來了兩個日人和一個華人，將花籃三只，托交茶房送至四馬路本報館，本報職員察得籃內所裝的水果，完全注有毒質，當時就將茶房扣留，送入捕房訊究。但是事先，還有同樣的花籃一只，亦由該茶房受日人等的使命，送至安樂坊八十一號劉湛恩家。劉氏曾從花籃中，檢獲警信一封，信裏大意說：「在此環境中，博士本愛國思想，努力工作，殊堪欽佩，爰特奉上花籃一只，尚祈哂納，並盼繼續努力。……」當時他也毫不介意，付諸一笑。據聞後來在南京僞組織成立的前幾天，他在某處集會，無意中遇到了傀儡溫宗堯。溫某掛着一付勉强的笑容，用手掌拍着劉的肩頭，緩緩的說：「最近外面有人注意你，希望你當心些。」但是劉的回答：「我倒並不害怕，

但是希望你不要被某方利用，最好，你還是不要上南京去吧！」危險的消息，不斷傳入劉的耳膜，他經過許多親友們熱誠的勸告，他感覺自身的確已經陷入了危險的深淵，妖魔們決不容忍他存留在上海，所以他決定在本月十三日前往香港暫住，同時爲國際友誼社勸募一些難民捐款。

一槍畢命　不料悲慘的遭遇就在昨天清晨八時三十五分發生。當時他依着平日的慣例，從安樂坊家裏出來，步至靜安寺路戈登路口公共汽車站上，企圖附搭一路公共汽車，前往圓明園路二百零九號滬江大學，同時還帶着他的次子光華，和他的妹妹梁劉氏。他們在車站上，等候得不久，一輛公共汽車很快的駛來，他的妹妹和光華，先後鑽入了汽車的車廂。但是他正擬舉步踏上汽車的時候，突然有暴徒三人，露着猙獰的面目，從路畔躍出，其中一個，身材矮小，年約三十餘歲，身穿咖啡色長衫，頭戴着黃色呢帽的暴徒。手持手槍一支，縱身上前。因爲劉博士的身軀相當高大，所以他提起脚跟，向劉的頭部開放一槍，彈由劉之眉心射入，穿過喉部，從他的胸際穿出。暴徒見目的已達，立即向大華路方面逃逸。同時劉的妹妹和他的兒子光華，聽得槍聲，即從車上躍下，劉妹看見她的哥哥已經神志昏迷，安息地躺在車站上，鮮血模糊了他的面龐，慘淡的陽光，照着他的屍體，悲哀緊嚙着她的心靈，熱淚湧出了她的眼眶，她放聲大哭起來了。

勇哉劉子　一個十三歲的小孩子——劉光華——他目睹親愛的爸爸被人暗殺，偉大的天性的父子愛情，衝動了他的小心靈，他不知危險是什麼東西，他只是咬緊牙齒，提起小脚向着大華路追捕殺害他爸爸的仇人。路上的人，一個華捕和九十八號的西捕惠特，幫助這個勇敢純孝的小孩子，竭力追捕那個殺人犯，同時吹起了警笛，並且開槍射擊。沿途暴徒竟返身發槍還擊，一時槍聲乒乓，子彈橫飛，直至大華路大都會花園舞廳門首，他看見後面追捕的人，漸漸地增多起來，他也着了慌，將所執的一支手槍，拋入大都會花園，同時跪在地上，哀哀的求着，並且「愼重」的聲明：「我是逃難來滬的難民，你們何必牢牢的追趕我……」一個路人奮勇的上，前將其攔腰抱住，永華這孩子，趕上去向暴徒猛力地打了一肥嘴巴，恨恨的說：「你逃，你好，你敢打死我的爸爸……」派捕們都這樣勇敢的衝上去，將他捕住，同時又捕獲了兩個嫌疑犯，一併帶入捕房，嚴密鞫訊。

流彈傷人　但是當流彈橫飛亂竄的時候，有一個身穿藍布短衫形如小工的路人，手裏執着一團粢飯，且嚼且行，以作晨餐。誰都意想不到，一彈飛來，適中他的頭部，頃刻應聲仆地，氣絕殞命。同時在大華路開設大華煤球廠的寧波人董寶發及其妻子王氏，均被流彈受傷。西捕惠特因爲奮勇追捕亦。被擊中一槍，傷及大腿事。後該管靜安寺捕房被呈報，很快的派了大批中西探捕飛一般的

趕來召同救護車將劉博士及已死的小工屍體，連同受傷的董寶發等併送寶隆醫院醫治，西捕惠特亦送公濟醫院，因為劉博士彈中要害，流血過多，所以抵院後，不及救治，就斷絕了他的呼吸，董寶發腎部一彈、和董王氏左臂一槍及西捕惠特，因傷勢並不十分嚴重，大約不致會發生什麼變化。

善後辦理　劉氏的遺體等候今天上午第一特區法院派員檢驗後，舁往膠州路萬國殯儀館大殮，又定於明日下午二時，在貝當路五十一號美國禮拜堂內依照基督教儀式舉行殯葬禮。劉氏之中西親友得到劉之噩耗後，均紛紛前往安樂坊八十一號劉家，向劉王立明慰問。一切善後問題，現由滬江大學全體教職員組織治喪委員會辦理。同時滬江大學，特於昨日停課一天，表示哀悼。全體學生，決在明天下午，前往美國禮拜堂內參加殯葬禮。劉氏靈柩，將來決營葬於公墓內。公共租界警務當局，對於此案，極為重視，被捕的兇手和嫌疑犯等，現正在嚴密偵訊中。

附錄二

恐怖團的旋風中

楚四

一

從串演「市民協會」名劇的主角陸伯鴻氏突然遭受狙擊時那一天起，上海就被一種可怖的暴力征服了。暗殺的旋風，血腥的刺激，上海的歌舞昇平的空氣，也開始為這些「恐怖事件」所擊破。

在上月二十號以後，報上曾經連續地登載過一個轟動全滬的新聞，說是「恐怖團」已經被租界當局所破獲，陸續被捕的嫌疑犯，兩日間有一百二十六名之多，但經過偵查，後來大部又都開放了。我，一個百無一用青年失業知識份子，竟也榮幸地被當作了慷慨悲歌「蕭蕭易水」的恐怖人物，在租界當局為犯人們特設的「大飯店」裏免費就擱了十天。

我不會忘記：那天是民國廿七年一月。

下午三點半光景，為了好奇，我跟一個當小報記者的朋友到遠東飯店第五百零八號××嚮導社去，預備參觀這花花世界的一角，在雲梯上，一種幻想很快的在我腦子裏轉過，我想：那裏一定有不少年輕的女子，滿房充滿着軟玉溫香的氣息吧？可是很快的，當我們踏進五〇八號的時候，一種意外的突擊，簡直把我嚇昏了。

在一剎那中，祇看見兩個全副武裝，穿着鋼絲馬夾的巡捕，突然跑近，用手槍抵住我們的胸口，猛喝了一聲：「不許動！」我們就馴順而機械地舉起了雙手，被趕到屋角，站着。埋伏在門後的另一巡捕，同時就把門關了起來。我恐怖得幾乎失去知覺，心彷彿就要

跳出胸腔來似的。好一會，這才稍稍清醒，發覺和我們得到同樣待遇的，先前已經有三個，面色發白，一律呆得像木頭。全身配掛的巡捕大約有八九個，其中兩個是西捕。屋子裏已經紊亂不堪了，他們卻在仔細搜查着床的頂上，中間，底下，都仔細地翻到。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我悍然而且悚然地想。門剝啄地響了一聲，一個上海風十足的西裝少年剛跑進房子，也一樣地被抓住了。

這房子好像是陷阱，在半個鐘頭以內，自投羅網的人竟有七八個。有兩個嚮導女子，進門時就嚇得禁不住哭了出來…………

「去」當我們這些獵獲物積到將近二十個時，一個西捕說了這麼一個字，於是我們都被押着，羊羣似的，用一輛囚車載着走了。

二

我們被押解到了成都路捕房。

天曉得，我們的先進者，竟已經羈押了黑壓壓的一大羣。我無從數起，但數目起碼有八九十吧。而且以後接着又來了一批。懷着惴惴的心，我簡直不知道將要遭遇什麼運命。獵獲物這麼多，使我稍稍膽壯了一點；但想到剛才被捕的嚴重形勢，冷汗就不住的從後背上冒出來。負有維持治安的重任者，對於處置政治犯和盜匪，那刑罰是不難想象的。萬一要嘗試一回，縱使將來沉冤大白，我恐怕也要變爲廢物了。

這時已經有一位捕頭在逐一問着口供，挨到我的時候，我跑上去，身子不禁瑟瑟地抖動。然而祗問了這麼幾句：

「你叫什麼名字？」

「幾歲？」

「你做什樣事情的？」

「住在什麼地方？」

都很容易回答，祗是第三個答題使我躊躇了一下，因爲失業，有時很可增加犯罪的嫌疑的。但沒有法子，終於還是回答道：「在上海打仗以後就失了業。」

問完口供，我們百多個人又被分別押上了囚車。閃爍的街燈從囚車的鐵檻外飛過。不久，四馬路江西路口那座蹲着的大建築物把我們吞了進去。

在一間比較寬敞的房子裏，祗有一張寫字檯，幾張椅子，——後來才知道那房子叫做「特別間」，好像是包探的辦公室吧？這回卻做了我們的臨時住宿處。

還是問口供，十指塗滿油墨；一齊印在紙上，是一種；還有，十指分別印的；單是大姆指印的各一種，足足化了兩三個鐘頭，才把這事情辦妥。時候差不多是夜間十一點多了。

我從被捕到此刻爲止，已經整整的八小時了，神情一直在大緊張中，肚子問題簡直沒有想到，一百多個「同道」也像是沒有

一個人想到似的。直到十二點多鐘，兩個伕役拿進大批的麻餅、大餅、蛋糕和饅頭來，才一齊發覺，肚皮已經空得隱隱作痛，暫時忘記一切，一擁而前，抓起就送進口裏，一心一意地咀嚼起來。

三

肚子填滿了，接着來了一個困難的問題。捕房可以供給吃飯，却並沒有請吃點心的義務，剛才吃的麻餅蛋糕之類，得各人自己會鈔。我算還好，身邊還帶着幾毛錢，其中有十幾位「同道」眞是澈底的無產階級，輪到付錢時，表情都變得十分尷尬。但彼此同在患難之中，這個倒眞的是風雨同舟，非互相憐惜不可了。他們有認識的同伴的，就由同伴借給，沒有的，由幾個身邊比較寬裕的慷慨地解了囊。第二天早上吃麵，也還是這個辦法。

時候差不多已經靠近黎明，疲倦開始襲來了。「特別間」裏留着我們一大羣，門關着，門外祇有兩個巡捕在看守。這一刻，我們總算得到些自由，房子裏鬨哄哄的，大家亂嘈嘈地談起話來。

恐怖緊張的情緒，這時候業已寬弛了許多。捕房對我們，看情形是很「優待」的，特別是我們拘留的所在，並不在監房而在包探辦公的「特別間」，水汀整晚都沒有息，室內眞是溫暖如春，和我亭子間比較起來，簡直有天壤之別。這一點，使我非常地滿意了。

我和我的朋友研究了許多時候，都研究不出我們被捕的所以然，最後所做的結論是：這案情一定很重大，但我們都不過是嫌疑犯。

過久的站立，使我的腿酸得厲害，祇好就地坐了下來。一百多位同道，除了不到十分之一的人佔據了幾把椅子，其餘的都早在地板上縱橫參差的坐臥着了。有的靠着牆，癡癡地想着什麼；有的把棉袍反當作墊褥，鞋子當作枕頭，蜷曲着身體，居然睡得很香甜。在喊喊嚓嚓的談話聲中，有兩個女的在流着淚，一個大約靠三十歲的婦人，嗚嗚咽咽向人訴苦說：「我眞是倒霉，我是到旅館裏去洗澡的，無緣無故把我抓到這裏來，我家裏還有兩個孩子，這眞是怎麼得了呢，怎麼得了呢？」

我累得要命，却毫無睡意，心裏又懷着很深的憂鬱，不知道事體要發展到怎麼樣？我連腸兜肚，苦苦地思索着自己最近（甚至過去）是否會有過足以引起巡捕房誤會的行動。但無論如何也想不起來。

我的朋友已經靠了牆在打瞌睡，這時候忽然惺忪地看了我一下，笑着說：「沒有什麼要緊的，既來之，則安之，打一會瞌睡罷！」說完就又閉起了眼睛。

在地上橫七豎八地睡着的人更多了，但我雖然努力想讓腦子休息一下，終是沒有成功。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也朦朦朧朧地靠着牆睡去了。但彷彿沒有好久，祇聽得耳邊鬧嚷嚷的，驀然醒過來，已經是白天了。一位

包探先生正從我的身上跨過去。但當他走近寫字檯從睡在桌子邊的少年頭上跨過時，忽然引起了一點小小的糾紛。

「操他媽的！」那少年，北方口音，大約不上二十歲，穿着一件舊的布棉袍，中山褲，望了望跨過去的皮鞋脚，鬱轉地罵了一聲。

包探先生回轉身，並不答話，却俯下身去，對準北方少年的臉，劈劈打了兩記耳光。於是少年驀然跳起，戟指着包探先生，聲色俱厲的問道：「你打我，你憑什麼理由打我？你說出來！」

我陡然覺得屋子裏的空氣緊張起來了。大家都屛息着，然而我又彷彿分明聽得出猛劇的心跳的聲音。

可是結果却很意外，因被少年過分的倔强，包探先生好像反而覺得他倔强得有點可愛，結果居然讓了步，笑着拍拍少年的肩膀說：「好，算你有種，馬馬虎虎罷。」

後來我知道，這少年是我們一百多個中間最激烈的抗日份子，動不動他就要激昂慷慨地跟別人吵架。而且常常大聲的說：「好，你反動，你是漢奸，你出去了可別碰上我，不然我准死揍你！」

四

將午的時候，有好幾個「同道」小聲小氣的向捕頭打聽，我們的被捕究竟是爲了什麼。但得到的都是沒有答復的答復，說：「你們自然會知道。」

但這却並不是假話，當天下午，我們就明白了。

從午後二時至五時，我們被混身上下仔仔細細的抄了靶子，衣紐直解到着肉的襯衫。從五時到八時，又是錄取口供。

那是在另一間房子裏舉行的。我們被一個一個分別叫進去，我進去的時候，一位包探先生手裏拿着一本判官簿似的册子，照例問過姓名年歲住址之外，又認眞地問道：「陸伯鴻和范剛被暗殺的事情，你知道嗎？」

我說：「從報紙上知道的。」

「暗殺淸涼寺收容所主任竇硯農的是什麼人，你知道嗎？」

「不知道。」

「老實說，你和那些暗殺團體有沒有關係？」

「我完全不知道這些事實。」

於是他揮一揮手，我退了出來。

被捕的謎總算破了：是爲了新近接連發生的暗殺案。案情當然很重大，還是値得憂慮。但我怎麼會犯這種嫌疑呢？想不通。從跑進遠東飯店五〇八號的人一律被捕的事實看來，也許跟那房子有關係，但那裏又不過是一個嚮導社……直到後來，我才聽過是因爲本案嫌疑犯之一的某君，常到那裏去的緣故。我們至少有十分之八九受的是無妄之災！

這事情之與我們無關，是極其明白的了。因此有大部份的人，倒彷彿都安心了許多。可是到了第三天（二十一日）午後，我們

忽然又遭了足以皺眉的新題目。

先是兩個巡捕進來，命令我們出去，像小學生作游戲體操似的，站成了兩個大圓圈。——作什麽呢？我們自己照例是無權過問的。非但不准問，而且也不准出聲。接着外面一個汽車夫模樣的青年，和另一個穿着長衫馬褂的人來了，站在圈子裏面，眼睛像餓鷹一樣，對準了我們，逐個逐個的看過去，彷彿搜尋什麽。我的意識立刻醒覺：這準是被害者派來在我們中間認取兇手的。一想到，就禁不住毛骨悚然起來。因爲在這種時候，往往很難有是非可說，如果這兩位貴客眼睛一花，神志一糊涂；或者萬一湊巧得很，我竟跟當時的突擊者的尊容有幾分相似，這種不幸是很難想象的，我偷眼去看我的「同道」也莫不做出惶恐虔肅，不勝屏營待命之至的神情。

廿二日午後。有四五個女的被釋放了。幾個「同道」大概是認爲嫌疑較大的吧，却被吊到了另一間房子裏去審問。我的朋友也是其中之一。

多數的「同道」都因爲恢復自由的遙遙無期，而舊歷年關却業已逼近，家裏有着無數等待料理的事情都無法料理，不住的嘆着氣。我雖是沒有家庭的，這裏又有不必付錢的暖室可住，白飯可吃，（可惜菜太壞一點，每餐祗有很少的蘿蔔乾或是青菜。）但也不免有點性急。我的朋友的被提，又使我時時爲他担心。

又是三天。除了每天一次或兩次地按着圓圈作游戲體操，戰戰兢兢地讓人家考察我們的面孔以外，幾乎無所事事。白天有西探來監視，不大便於放任的談話。他們極其莊勝，和我同時被捕的那位上海風十足的青年，因爲兩手插在褲袋裏踱來踱去，也受了嚴厲的訓斥；據說這很不合規矩。另一個商人模樣的中年人，又不知爲了什麽，常常受到挑剔，並且吃了耳光。晚上西探去了，空氣這纔活動起來，大家可以自由的談話，活動。但這自然也不是愉快的生活。

我的朋友終於回到「特別間」來了，依然故他，這使我放了心。據說他被提去以後，曾經被嚴厲的訊問，至於要「吃生活」（這是「用刑」的別名）但幸而後來終於沒有。他羈押的地方，在十一個嫌疑主犯所在的一間，他說：他們中的幾個，多數極其激昂，認爲他們的被捕是光榮；但其中有一個，間口供時却自認是漢奸，統捐局的職員。當時包探曾經異常輕蔑地，狠狠的打了他幾個耳光。他們「同道」也常常極其辣毒的駡他。

廿八號得到可以釋放的通知，大家都高興得躍動起來了。但還得找一個保人，這對於我也是一個難題。

下午，我和五六十個無從打電話找保人的，坐着囚車滿街兜圈子，我由我的朋友代找了保人，總算得到了自由。

跳下囚車的時候，我感到了從來未有的輕鬆，但也感到了從來未有的空虛。這緊張的十天，對於我也許是一個難得的生活經驗，但我却因而深深的覺到，在這偉大的時代底下，最無聊的事情實在無過於做一個不死不活的嫌疑犯了。

第七輯　煉獄

奴隸們

陶鑄

「武士」挺着那生硬的身幹，神氣活現的；二筆八字鬍子，不規則的獠牙，機變的眼睛，雪亮的刺刀，在每個孔罅裏閃着倨傲的強光；站在大門口，一手把着鎗桿，一手彎曲地插在腰間。

早晨，太陽像爬蟲似地爬到牆角，爬上矮簷。在那石牆的一灘血跡上，釘着一塊長方形的三夾板，上面是塗着二行墨筆的中國字，雖不潦草，但很斜歪，有點異國風味的矮笨的字：

「凡欲保障生命領取糧食（包括鴉片，紅丸，海洛英等）之支那人，須先來部拿良民證，切切此佈。」

不願作無謂犧牲的人們，老的，小的，忍痛的從各方而走來，向「武士」「鞠躬致意」，有九十度的，有一百二十度的，有其他角度的。

進了門，是一個空闊的曠場。場上集合着不少的同胞，有的帶着惺忪的睡容，有的淚水在頰下流着，有的好像在回憶着甚麼的模樣……從黎明到日落，人們都來領取「良民證」，爲使奴隸的生命有相當「保障」，莫不含垢忍辱的等待着，一個接一個地領取。

在曠場的一角，在剛勁的古松的蔭影下，蔚藍的水波隨風飄蕩着。樹下放着一張方桌，桌上有墨筆紙，幾個穿黑衣的中西教士坐在桌邊，旁邊屹然站立着一羣荷鎗的武士，警犬旺旺地亂吠。

「你叫甚麼名字？」

「幾歲？」

一串串的閒話後而，常有抖顫的，惶恐的聲浪；也有很鎮靜的，低抑的語音。

起初，人少。以後，越來越多，把一個偌大的方場，擠得沒有空隙。場子是用竹籬圍住的，籬根下的秋花快將枯萎了。

風吹來，簌簌的，但不冷。

喧噪，騷擾，爭先恐後的擠着。站在最前線的人常被後而推，支持不住，把身體直衝過去。

武士們怪近視的，用鎗柄打着前排的人羣。

「不許擠！你擠嗎？不是良民！就要鎗斃！……」

牙縫中鑽出尖刻的啞聲來。

「笨豬，揍死你奶媽子的！」

一個支那人跌倒了，血從創口流到地上，一點一點像天竹的紅粒撒下來。

「你們還是跪下來……」

這是紳士式的異國教士的話。

「跪下來！」

「跪下來！」

幾分鐘內，大家都跪得很有秩序的。陽光照不到地上，只射在他們頭上，不熱也不冷。

領「良民證」確是一件奴隸的苦惱事。先要來一度「口試」，還加「檢驗身體」——身體不及格，或有何種疾病，友邦願負責「醫救」任何不健康的人；但這「關懷」並不使「支那人」感激，反而覺得恐怖緊張。

凡度過「領良民證」以前的生活而不患善忘症的人們，想到「屍首腦漿和肚腸」的不值錢，殺人放火和找花姑娘的最成熟的「技巧」，定然一生也不會遺忘的；如果把這殘忍的獸性的故事告訴子孫，那末甚至千萬代也不會遺忘的。

男的，女的，把衣裳脫得精光，在大衆面前，由「武士」檢驗體格。

驗後，各賞糖果一塊。那包糖紙是一葉透亮的紙，畫上一條犬，舐着糖，拉長着舌頭。這是多麼惡毒的漫畫，辛辣的諷刺喲！

拿到糖果和「良民證」的人，走出大門，一顆重荷着憂恨的心才像大石頭一樣落下去。

夜之網，漸漸撒到地上。大部分的人還沒有經過這手續，時間是像有翼翮的鳥喲！

「回去吧，明天早些來！」

這命令和上刑時差不多。

帶着戰顫的心回去，今夜生命仍沒有保障喲！

照例，奴隸們躲着，躲着，螞蟻般躲着。

夜，蟲豸禽獸還是亂竄着，跳動着，找尋着，姦淫着，屠殺着……

這瘋狂的夜喲！

還可怕的夜喲！

…………

(713)

通行證

夏楫（二十職員）

「我自己的家，已經淪陷了將近幾個月了，鬼子在故鄉的種種獸行，從報紙上看到，以及從鄉間跑出來的人聽到的，真是無惡不作：搶刧，姦淫，焚燒，殺戮……那一切，是人幹的嗎？我還要到鬼子處去領通行證嗎？不去領，就沒有生意，現在人浮於事的時候，去領

呢？到虹口去沒有關係，但每天向鬼子們行一個鞠躬，實在太可恥了！我從前不是說過，見了鬼子一個拚一個？現在看見他反而向他鞠躬，那未免太矛盾。……」周英大還個年青的小伙子，為着生活，他從公司裏出來，去領通行證，手裏拿着一封信，上面寫着：

「敬呈

岡田大雄先生　台啟。」

一看就知道這是鬼子的大名。他內心充滿着矛盾，躊躇不定，不知不覺跑到馬路中間去了。不是被黃包車夫叱了一聲，恐怕早已和電車相撞；他踉踉蹌蹌跑上了階沿，車夫還不斷地罵着，但他似乎沒有聽到。

外灘的夏朝，顯得很靜寂，蔚藍的天空，沒有雲。浦江上除了幾隻外國兵艦外，只有獨自掙扎的扁舟和「皇軍」的小輪。馬路上也只有黃褐色的汽車風馳電掣般向外白渡橋駛去。

在橋的一角，人像螞蟻般蠕動着，這批都是為着生活而被榨取着血的人，他們和她們都是那麼地憔悴，萎靡。在另一角中，四個人一排立得整整齊齊的，像一隊很有紀律的軍隊，英大這小伙子也出現於整齊的隊伍中。

「拍！拍！」一個日軍的巴掌，打在一個立得稍歪斜的同胞臉上；其餘幾個看到這，就立得更端正，更嚴肅，一言不發，連呼吸都聽不出來。日軍憲隊長般巡邏着，看到站得歪一些的或在講話的人，不是請他吸五枝「東洋雪茄，」就是一隻「東洋火腿。」

無情的太陽像火一般曬到每個人的頭上，他們雖然有很多手裏還拿着草帽或呢帽，但是都不能戴在頭上，原因是有日軍站立着。蘇州河裏的小火輪，是漸漸地多起來，一陣陣的煤烟，不斷向他們的鼻孔裏送進去，他們也不能用手來掩，任其呼吸到肺裏去。

當已經被鬼子攫去了的江海關上的鐘，呼籲般鳴了十二下，一個留一點小鬍子的「友邦」人士同着二個「親善的」中國人，手裏捧着許多照片，向着領照會的同胞一一校對，就把他們的照片和請求書取去，到領事館去求核准。

「你叫什麼名字？」

「王阿二。」

「住在那裏？」

「曹家渡青年會弄廿二號。」

「多少年紀？」

「四十三歲。」

「做啥事體？」

「拉小車。」聲音是那麼低微。

「什麼？」那聲音是特別響亮。

「拉……拉……」他抖顫着，被親善者嚇得說不出話來。

「拉什麼？拉拉拉！」親善者狐假虎威，就是二記耳光，日軍夠

過來又是一隻火腿那車夫向日軍跪了下來，苦苦地哀求着；結果被二個日軍邊打邊拉，把他趕出去。

英大看到這付神氣，担心着自己是否會被打耳光，吃火腿，心像小鹿相撞般跳着，無形中臉孔和耳朵熱得火燙，深深地懊悔他不該來這里。

他總算僥倖被對過了，雖然講話的時候也很支吾，也許是一封信的效力。那時已經是下午二點鐘了，他肚子也咕嚕嚕叫着，汗像雨般流下來，每個人都有點支不住了。

到了四點鐘，總算由公司裏送到一隻麵包，狼吞虎嚥般吞了下去。那時候一個小鬍子同二個「親善」朋友又來校對一次。直等到七點鐘，在兩個日軍嚴厲檢查之後，才領到這張「通行證。」

（637）

「親善」的待遇

葉世雄（二十·商）

昨晚，父親對我說：「南市家中還有一些很好的傢具，都沒有搬出，聽說到南市去現在可領通行證，明天你不妨去領領看，領着了我們要到家中去望望呢。」

我聽了雖然很不高興去，但是，我不能違背父親的吩咐，終於唯唯答應了。

今天，晨光曦微的時候，我已經起身，胸頭似乎感到重重的壓力，覺得很不舒適，因爲父親說：「領通行證是有限制的，遲了恐怕領不着。」所以我匆匆的洗了臉，吃了些點心，就向目的地進發。

領通行證的地方是在徐家匯路一所高大的學府裏，找到的時候，人已經是很擁擠了，兩旁站着面目猙獰的荷鎗的「日軍」在嚴密監視着，眼睛中射着炎炎的兇光，見了眞使人有些害怕。

這時，人雖然到得很多，但是那發通行證的窗口還是緊騰騰的關着，不知在等些什麼？

後來，人[illegible]或多，[illegible]被軋得透不過氣來，一陣陣的汗酸臭向鼻孔襲來，覺得很是難受。

不一時，忽見幾個「日軍」拿來幾條又粗又長的毛竹片，我正在詫異他們幹什麼，他們猛的提起這粗大的毛竹，向我們這邊人羣中亂劈亂撞的打來。有幾個被打得面目青腫，有幾個被嚇得狂奔，一時秩序大亂，人羣像潮水一般的退出來。我正在跟着他們跑，忽聽得背後傳來一陣纖弱蒼老的哀叫聲，我不禁下意識地回過頭去望望。呵！這一望不禁使我全身的肌肉都抖顫起來！原來是個鬚髮皆白的老者，當人羣退出來的時候，他跑不快，落在最後，幾個日軍見了，就不問情由的拿了毛竹片向他沒頭沒腦的打下來，老年的人如何禁得起這樣的敲打，所以起先還聽得哀哀的求饒聲，到後來竟是不聲不響，奄奄一息的了！

這時，這幾個日軍方才住手，但還不甘心，又提起皮鞋脚向老者的腰裏猛踢幾脚，猙獰地笑了幾聲，然後慢慢地踱開去。

當時我見了這慘酷的一幕，心中不禁感到無限的憤怒，眼睛裏幾乎冒出火來，一時神經大受刺激，頭腦一陣昏暈，我覺得再也不能在這裏停留一分鐘了。

我迅速地跨開脚步，離開這惡魔的掌握，歸途中，我憤憤地想：

「現在上海還不過是暫時的淪陷，復興的曙光正在後面照着，可是敵人已不把我們當人看了。照那樣的打法，簡直是當奴隸，當豬還不如。他們以這樣卑鄙毒辣的手段，對待一個衰弱的老人，他們還有一些人類的同情心嗎？他們簡直是狼心狗肺，假若我國一旦完全淪亡，我們還有日子過嗎？

「國亡了！家也破了！土地都淪陷，房屋田地都被燬，我家這點點的傢具，眞如滄海一粟，完了就完了！更值得什麽呢？

「不過，從今天起，我已經切實地認識了『皇軍』的眞面目，而『皇軍』所賜與我同胞『親善』的待遇，亦將使我永遠地深印於腦海，再也忘不掉了。」（471）

覆巢之下

爾　奇（十八・學）

戰事已開始了一個多星期，無須說，就是一個多星期沒有回我的老家了。

郵政局在報紙上揭露了一個消息，說：凡寄往戰區的郵件，可以到郵局去領取。我心裏一跳，雖然知道大概總不會有什麽信件的，但不去一次罷，心裏又放不下。橫竪沒有什麽事情，也不妨去跑一趟。抱着這樣的心情，我踏上了愷自爾路。

我們虹口這區是分配在愷自爾路郵局。當我走進了那黑牆壁的房屋時，裏面擠滿了人頭。好容易才挺到那裝着鐵欄杆的櫃台前，拿到了一枝禿破的毛筆，蘸了藍墨水，草草地寫了「吉祥路四十七號」這幾個字，遞給一位綠衣的職員後，就呆站在那裏，人們不停地在我背後推擠着。在短短的幾分鐘裏，我眼見在旁邊的人都給綠衣職員的「沒有信」的高喊所回絕了，他們從職員手中接回那張紙條，失望地撕了去。正當我看得出神時，一個聲音在響了：「吉祥路四十七號是誰的？」我急應了一聲，塞到我手裏來的是一個黃紙信封，是學校寄來的信，是八月十一日寄出的，在現在看來，已是一個陳蹟。而且信內的詞句有些是那麽好笑；但同時卻又多麽使人憤慨感歎！

內容是這樣的：

「逕啟者：目下時局緊張，學生家長有以本校安全及開學問題相諮詢者，爰將實在情形擇要奉達，以釋　廑念，而資答覆。

按本校地處公共租界東區，形勢偏僻，軍事上並非要衝，前次

滬戰，從未有流彈飛落，亦無日兵或便衣隊之蹤跡，當時本校創辦人英國倫敦會職員始終留校並未撤退，而本校華籍職工亦日常往來，（路經百老匯路及外白渡橋）並無險阻，此次暑假期內，招生及籌備開學等工作照常通行，原定于八月廿五日新生入學試驗，廿六日舊生補攷，廿七八日開學註冊，三十日上課，並不展期。貴子弟既已繳留額保證金，仍盼準時來校註冊，幸勿託故請假，自誤學業，萬一將來戰事擴大，影響全埠時，本校對於保護安全維持學業各點，自必負責籌措，倘祈

鑒察是荷。此致

貴家長

××中學校長×××廿六·八·十二。」

雖然是租界，是「非軍事上的要衝，」然而蠻暴的侵略者的兇焰已把整個上海燒遍了，他們眼中已經沒有了公理。奸淫，擄掠，殺人，放火，他們要想毀滅了整個人類的文化。要保衛我們的土地，我們的同胞，保衛人類的文化和正義，我們是起來打擊我們的侵略者，這就是我們爲什麼要展開全面抗戰的道理。

我們底學校現在是給敵人佔據了，給敵軍駐紮了。這是前幾天的報紙還樣登載的我想像着我們科學館頂上的那面可愛的國旗被敵人侮辱着，我們的宿舍、辦公室被洒遍了火油，熊熊地焚燒着，爆發着猛烈的火花，（可是後來知道這想像居然是夢成了事實！我的校舍除了新建的鋼骨水泥的科學館，敵人無法焚燒之外，其餘的房屋都被敵人燒了！）火花在我腦子裏爆烈了，爆烈了！終於忍耐不住地喊吼了：

「打倒……」

「保衛……」

人聲嘈雜得很，人家不知，連我自己也聽不出我是在喊着什麼。

火花繼續在我腦中猛烈地爆發着，驅使了我衝出這狹小的房子。（867）

南市行

周澈庠

大炮聲把我從南市趕進了租界，什麼東西都不曾拿，只帶了些換替的單衣。

是有半年多了，南市是失陷了，南市是被蹂躪得不成樣了，但是同時，南市却又宣佈「王道」並准予開放通行了！爲要試探在南市的家，究竟變成怎樣，並且還想看看整個的南市，被蹂躪得怎樣的程度，因此決到南市去一趟。

還是二月十五日，季候雖則踏進了春天，吹來的風還很寒冷，

尤其在清晨立在黃浦江裏的大駁船上，風會直鑽到頸子裏來。「到南市要坐船了！」這是我第一個感想。——本來跨過一條民國路是多麽便當的事啊，南市畢竟淪陷了！

大駁船上足足等候了一句鐘，才由大來公司的輪船，拖曳了向南黃浦行進。不多時，突然輪船的速率慢了起來，船上有經驗的搭客說：前面有敵人的兵艦要檢查。果然，我們的船頭向右轉了，朝着前面的灰色龐物慢慢的移近去，船上的人們頓然靜肅起來，像擔了什麽憂愁的樣子，都望着那灰色龐物上的舉動。船此刻已靠近了，先送驗了所謂特許的派司，經過龐物上的守員的點頭，我們的船始向十六舖的封鎖線駛去。同船的人也都舒了一口氣，談論也嘩嘩地高了起來，發牢騷的也有，說氣憤話的也有，譏諷式的笑話也有，可是表現得最嚴重的還是不開口的那些人的神情，因爲那種靜默，恰是蘊藏着忍辱負氣的表現！駛進了封鎖線不多的路程，前面又有了一艘灰色龐物橫着，同樣地，我們的船又向龐物駛去，再做了一回檢驗的手續。許多感覺雖湧了起來，但是這時我絕不致慮，只有一句「畢竟是淪陷了」！打退了如許的感觸。

船是不能直接到南市，先到浦東，再換對浦的渡船，所以我們的船到了浦東南碼頭就上岸了；路上碼頭就要買每一人五分的票，據說還是維持費，也有說碼頭捐，更有說是人頭稅，不管他，我們反正是到淪陷區啊！上岸後由敵人逐一搜查，所以時間的浪費是不必估計的。搜查完畢，再排列隊伍去買對浦的渡船票，因此有些被擠在後面的人，等了幾個鐘點還趁不到渡船。我僥倖仗了一位救火員的力量佔了先，但是到得南市，也已費去將近三個鐘點了。本來不消幾秒鐘可以跨過民國路到南市的，如今却兜了恁大的一個圈子，費了這麽多的時間，彷彿做了一回短距離的旅行。

跳上南市的碼頭，照樣給搜查了一回。抬頭見不到一棟完整的房屋，由大碼頭沿肇嘉路直到西倉路口，這樣悠長的街道兩旁房屋都是燬了，剩下些斷垣瓦礫，路名都分辨不出來！經過某一個十字路口的角落裏，聽到了嗚嗚的哀號和狂笑，還夾雜着鞭擊的響聲。尋聲望去，在一電桿木上正綁着四個苦力樣的同胞，反綁了手，各朝着東南西北向，每一個人的頭上套上了一只小蒲包，這顯然是有意的侮辱！幾個黃色的敵人，却輪流地拿了鞭子團團轉地打着，被打的就發出了嗚嗚的哀呼，於是主打的和旁邊的黃色動物，都手舞足蹈地歡呼起來。這時，我的神經緊漲得幾乎爆裂了！除了掉首不顧一走之外，還有什麽辦法呢？淪陷區裏的俘虜喲！

走着走着又走過了二個十字路口，前面正有一個我們的中國人，挑了一担水緩緩地前進，突然後面馳來了一輛載有黃色動物的汽車，挑水人雖已很迅速的避讓，究竟挑了重担行動未免遲緩些，汽車不能筆直前進，早已惱了車上的黃色動物，車子戛然停了下來，黃色動物虎視眈眈地跳了下來，蠻牛樣的力氣很快地搶

了一桶水，狠命的向那挑水人擲去，在挑水者不及躲避的時候，第二桶水又潑了過來，水淋淋地澆得那挑水人打顫不已，黃色動物方才跳上汽車嗚嗚地馳去。挑水的人幌了幌身子，收拾了水桶，靜默地挑着就走，水滴從身上流下來，潤溼了他所走過的路面。挑水人的表情太深刻，我十分地體會得，但是我只能同情，不能援助啊！使我想起了東北，他那裏從「九一八」到現在，這樣長期的淪陷，不知怎樣在生活下去！在我踏進淪陷區不上幾個鐘點，耳濡目染的已够人難受了啊！

到得家房屋幸喜還在，不過裏面什麼都沒有了，祇剩了地上尺許厚的破碎紙頭。有什麼留戀呢？回去吧，這裏的氣氛簡直會把我窒息得透不過氣來！自從清晨跳上大駁船直到現在的大半天所遭遇到的，眞是太深刻了！我還有什麼留戀呢？

重踏上回來的路，默默地只覺得自已的神經緊張，思潮反而沒有了，只喃喃地念着：「這是淪陷區啊！」

走到碼頭的時候，二個中國女子却正給黃色動物拉着到哨兵棚裏去，並且我第一回看見了那二個黃色動物的獰笑的表情。這是什麼呢？我想不必說，聰明的人也够猜得到的吧？

再做了像來時那樣麻煩的手續，方始回到外灘，江海關上的鐘已是五時過了。南市來回一趟竟需要一天的時間，而且看見這許多驚心動魄的慘劇，這在我的心板上刻下了永難磨滅的印象！

省視

素農

朋友們都打趣我，說我是漢奸，因爲他們知道我今天是第四次往返南市了！

我有說不出的苦衷，誰能明白呢？爲了經濟的壓迫，在租界上沒法謀生，不得不使我年老的父親還居舊處——在城裏的殘破的家裏，可以免付房租，況且那裏的生活程度相當低。所以去歲廢曆年底，父親回到了故居，我至少得每個月回去一次探望探望他老人家的康健。

廿三日的淸晨，從公司里出來到金利源碼頭等候擺渡，人是那麼擁擠，好容易才乘着渡船到浦東。

岸上的景象使人怒憤，持槍的「皇軍」虎視着每一個上岸的人，爲虎作倀的漢奸與大道市的警察檢查每個到浦東的人。

東昌路上的市集，和菜市街、太平橋不相上下。來往的車輛與行人，擦肩接踵，一片昇平氣象，那裏像刦後的景象！

坐上了人力車之後，沿途的風景還不是與以前一般？四野的蟲聲，風穿花的夾蝶，採花的蜂，靜悄悄的大地上，僅有一片天籟和着蟲聲來安慰我孤獨的心。

經過了冗長的路，便到董家渡，這兒是通南市的要道，等候輪

渡的人已是很多，正在候着買票，可是不幸的事情發生了，也可以說是「皇軍」的「親善」哪！事情是這樣的：

在買票處有着一列的人，我便是其中一個，須得慢慢地一個個的挨着上前！忽然從人叢中擠出一個老婆婆，她搶着上前，警察叫她退到後面去。她不聽！立刻「皇軍」手上的鞭子便光顧到她底頭上。

「你為什麼打我？」

於是一下又一下，鞭子像雨一般落在她身上，接着一脚把她踢倒在地。她祇在地上打滾，哀求已失去了効力，「王道」「親善」的假面具完全撕破了！

每個在塲的人露出憤恨之色，可是警察禁止每個人回頭注視：

「不要看！留心你們自己！」

這句話相當的有効，我低頭唾一口痰！這時候跟他們吵鬧眞是無謂的犧牲，祇有把滿腔的悲憤遏住了，不得不忍氣吞聲！以後怎樣，我便不知了。

半小時後，我到達了南市，經過了炮火洗禮的景象，使每個刼後初到的人認不出故居！哪一片瓦礫塲中沒有無辜人民的血汗！踏着充滿了慘愁的道路，黯淡的陰影襲上了心頭，我長長的噓了口氣。

信步向前，荒凉的路上點綴着零落的吃食攤。

經過了外馬路，裏馬路，外鹹瓜街，裏鹹瓜街，中華路，直達肇嘉路，再一直向前到西倉橋街，然後折向南市，又從文廟路向西，到我父親的住所！這兒受戰禍的影響還少，很多居民仍操舊業。

每次見了父親，父親總是相對黯然，——有什麼話可說呢？這一次當然沒有例外。我祇告訴他一些最近的時事。

「怎麼了？」

這是父親的嘆聲。

「以後你少來為妙，我自己會當心，緊急的當兒，我會到租界上來的，你還是早些出去吧！」

沒有多餘的話，也沒有多說話的勇氣，一開口，祇有傷心！祇有憤慨！

忍辱

方（十六・學）

一九三八年二月一日清晨，懷着一顆焦急的心，我和王從校中搭電車到了三馬路外灘，準備搭輪回到失陷將近三個月的家鄉。

碼頭上擠滿了人，其中大都是農民，衣衫簡樸，焦急地等候着渡輪。

清晨的外灘，還是冷清清的，祇有幾輛電車和汽車來來往往地疾駛着。碼頭前泊着兩隻渡輪，這正是這羣渴望着回到一水之隔的家鄉的人們希望早些開駛的渡輪！

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錶上的時針已指近七點了。渡輪上的機器才開始轉動，汽笛也尖銳地鳴叫起來，碼頭上鐵柵門也開了，人羣潮水似的湧進了渡輪。

一陣紛擾後，船漸漸地移動了，矗立外灘旁的高大建築物一排排往後退去。王和我坐在靠船欄的一邊，我倚着欄杆俯望江水，但見滾滾怒浪，洶湧而來，洶湧而去。一股激湍的血流，在我內心沸騰起來；現在正是中國怒吼奔騰的時候了，那浩浩江流，滾滾白浪，正是目前中國的象徵！它會擊破民族的敵人，粉碎侵略者的迷夢，建設嶄新的中國！可是，當我仰起頭來，看到那江面上到處飄揚着膏藥旗的時候，澎流的血頓時遲緩下來。這是侵略者武力控制下的領土呵！這是侵略魔鬼縱橫跳躍的世界呵！我回過頭來一眼瞧見王正怒目齒切地呆望着停泊江中上面插着膏藥旗的戰艦，敵人的戰艦！

「他媽的！狗東洋，總有那麼一天！」王面向我，緊緊揑着拳頭說。船上人都不由得帶着驚奇的目光注視他一眼。

汽笛又尖銳地叫起來；船靠近了東昌路碼頭。走上去，即刻可以看到幾個穿黑制服，帽邊四周圍着黃布條。手拿木棍的偽警，立在旁邊一個個地檢查上岸的人們。路旁站着一個神氣赫然的「皇軍」雪亮的刺刀炫耀地閃着光。檢查動作還算快，因爲大部份是農人菜販，馬馬夫夫查一下就過去了，要是衣冠整齊帶點智識分子色彩的話，那些走狗就不怕麻煩地細細向你搜查。搜查過了，走過「皇軍」面前，還得恭恭敬敬地行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算是「親善」和「提攜」，要是不這樣，刺刀就會向你身上鑽個窟窿的！

終於輪到我們受檢查了。走狗們看到我們那副「文縐縐」的樣兒，不辭勞苦地從頭上搜至脚下。一遍不算，再來二遍，像要搜出什麼似的。搜過了，我們急急向前走去。不到數步，已走近了「皇軍」，爲了避麻煩，走過的都脫帽「鞠躬」。王剛才受了檢查的氣，只是埋着頭走，路旁的日軍沒有瞧見，等到走近面前，再來「鞠躬」已是來不及了。這下，那位「皇軍」的尊容可有點發怒了，他狠狠的瞧了王一眼後，一個箭步上前，在王屁股後賞了一下「親善」的火腿。王冷不提防，幾乎倒下去。接着又是「刮」一聲，賞了一下「提攜」的耳光。王雙目頓時射出憤怒的熱焰，一下揑緊拳頭，準備搏鬥似的；日軍也發狠起來，嘴裏「雅格里篤」的不知放的什麼屁，擎起刺刀，黑溜溜的眼珠射出野蠻橫暴的兇焰。接着上來了一個拿着木棍的走狗，走向王身邊，大聲吼着：「走！滾！」痛心和憤恨頓時湧上了王的心頭，他舉起拳頭：「你敢怎樣？無恥的走狗！」

王的激昂慷慨的言詞激得走狗惱羞成怒，正要強曳王至警察局的時候，暗地裏來了一聲「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時四周觀望的人們也逐漸增多起來，走狗到底還有些「人性」吧，不好意思地懷着一肚的慚愧(?)走出了人羣，口裏還在唧咕着不堪入耳的漢奸話。

我急急拉着王走過了東昌路，王心頭的憤怒這時一齊爆發出來，咬緊嘴唇說：「方我忍不住了！我要和敵人走狗們拚一個死」！他已流下了成串的淚珠。

「今天不是我們死的時候，我們的死要死得有意義！王！記着吧！我們的鮮血是要灑在戰場上的！我們的頭顱是要換取敵人最高的代價！我們的死是爲了復興中華民族，換取新中國的生命」！我也不禁滴下激動的熱淚！（894）

斜土路一瞥

韓承明

爲着要探視我南市的寓所，我在三月廿二日打了一個早起，乘車到了徐家匯鎮，下車步行，該鎮的市面，非常熱鬧，只見人頭鑽動，大都由四鄉來鎮購辦各種食料的，因爲滬西各市鎮的商業，大都因戰事而停頓，尚未恢復原狀，所以西鄉一帶的居民，無不到該鎮來做買賣。

我從人叢中擠出了該鎮南首，轉入土山灣，人行道上，自西南鄉來的男女鄉民，非常擁擠，他們肩挑米糧菜蔬等物，絡繹於途，據云大都來自松江莘莊龍華等處，不遠數十里，來滬販賣，每担除納捐外，只賺三四角薄利，每天只有一個來回，並無休息時間，他們肩挑重担，汗流浹背，非常勞苦，尤其是十五六歲的姑娘們，似有不勝其負担之苦！她們只爲着生計關係，在這流離失所的處境中掙苦，此外，還有什麼生涯可做？這與「孤島」上悠閒自得，過那奢靡生活的安樂女子們，其苦樂之懸殊，更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從土山灣天主堂東首，沿馬路上向南走去，便是蒲淞交界之處，只見前往南市的人衆，不下千數百人之多。那邊有租界巡捕六七人，手持警棍，維持秩序，着令往南市的人們，排成一字式長蛇陣，魚貫前進。因在斜土路口，有華界的「僞警」檢查處，只有一個能容一人出入的小小關口，每人必須經過檢查手續，所以非常遲緩。我一看這種光景，要想開倒車回滬，但在這人山人海的當中，欲進不得，欲退不能，只能排列在最後的陣線上，有氣無力地向前走。走一步只不過前進三四寸，我便接下急躁的性情，在陽光曝曬之下，拖着牛步。那時我的心中，氣憤得上氣接不着下氣，以我自由之身，爲什麼受此很不自由的痛苦？大約走了一個鐘頭，方始走入斜土路，有幾個「僞警」，擔任檢查的工作，他們竟上身摸到下身，非常嚴密。在斜土路口，設有捐局一所，從滬西滬南各地來滬肩挑貿

易的鄉民，都擠在該捐局門首納稅，白米每担捐銀一元，蔬菜等物每担則捐三五角不等，每日不下二三千担之譜，捐局收入也大有可觀了。我們折入了斜土路，好似鳥出樊籠，隨便閒步向前走去，只見南往探視寓所的人們，勢如潮湧，但都係男子，除少數老嫗外，絕無年青的女子，亦無年青的壯丁，因為時局如斯，年輕者大都裹足不前。斜土路上，雖風景依然，而人物已非，有日兵三五成羣，荷槍站崗，過路的人們，必須脫帽行禮，那時的我，好在不戴帽兒，却免除了不少的麻煩。我們雖歸心如箭，加緊足步向前邁進，但戰後的景象，不能不略加注意。斜土路上，戰後的淒涼慘狀，不覺令人黯然神傷，那被毀的房屋，只剩些斷垣殘壁，使人憶起昔日車水馬龍的盛時，不無今昔之嘆！

路旁的田野中，到處可能見到三四丈圓圓，一丈餘直徑，八九呎深的窟窿，這便是侵略者鐵鳥下蛋的遺蹟。楓林橋畔前市黨部的房屋，仍巍然峙立於兩旁。舊址雖無恙，而景物則已變了顏色，只見有幾輛運貨的卡車，直向這裏前進，這個所在，已成為若號儲藏的倉庫了。日暉橋的戰蹟，尤為我人觸目驚心，在該港附近的工廠民房，損燬慘重，港上的停雲橋工程，均經在我軍退出時破壞，現已用鐵板方木等物修竣，該橋的名稱，亦已更改。龍路南一帶，大都駐着馬隊，而成羣結隊的馬匹，都放在田野中嚼草，路上馬車，則蹄聲得得，大都是日兵所乘，橫衝直撞，行人也來不及迴避。日暉江遙東的生生牧場，只剩燼餘的一小部份房屋，內有日兵數十住着。泰康食品公司也大都被炮火轟去，只剩下些瓦礫堆。啟明染織廠亦已被祝融氏捲去，國華煤球廠，只剩煤屑一堆，廠房全燬。以上數家工廠為南市數一數二的大產業，其廠房設備，均極完善，規模宏大，其損失之鉅，不下幾千萬元。四明公所亦已半毀於火，某攝影場全部被焚，只剩石獅子一對，南北並立。路旁小販，大都手攜提籃，喊賣香烟食品，但其價格很貴。饅頭稀飯等點心店，則不多見，其所煮的粥，既非西貢之和米，又不是土產的大米，其形狀猶如南貨店所售的米仁，據云係日本貨，不知這種米粥，吃到嘴裏，可有些血腥氣？

我們走了半天，方才走到新橋附近的魯班路，肚子裏覺着有些饑餓了，便在一家點心店門首，站住了脚步。那時已經走得乏力而疲憊得不堪了，那點心店老闆，好像是個山東朋友，他見了顧客上門，便笑嘻嘻地問我，阿要吃饅頭稀飯？我便吃了四隻山東饅頭，外加一盆不到三四十根的黃豆芽，當作菜餚，看到鍋子裏所煮的粥，都是來路不明的貨色，不僅惟有望粥興嘆而已，豈敢嚐此異味？問問這個山東老闆的生意如何，他說還好，因為房租是不要出的，菜蔬只要到田野裏去挑，一切日用開支，倒也不算浩大。而所賣的點心却非常昂貴，饅頭每件八十文，連一盆豆芽，共計四百文，我便付給了點心錢，閒步再趕路程，一直到斜土路東盡頭，轉入製造局路。路上戰後遺蹟，更來得慘重了，許多市房廠基的毀壞，盡成焦土，

有幾個江北朋友，都在那裏墾荒似的翻掘，有的拖着燒焦的木柱，有的攜着廢銅爛鐵，以及破衣敗絮，非常狼狽。這些苦力們，大都是刼後災黎中的餘生，他們去拾些燼餘的東西，變賣幾個銅子，聊以充饑。

徽寧路上的徽寧會館，從前是駐紮保安隊的，現在都已被焚燬了。向東走過陸家浜，只見職業學校大部份已燬；從迎勳路轉入中華路，民立中學東部已燬，裏面駐紮日軍。大南門，也有馬隊數十，佔據民房。跨入阜民路，只見我的住處，全部焚燬，我仔細地憑弔一下，只見銅鐵床的灰燼，猶隱約可辨，但並無別的器具被燒在內，所奇者，東西鄰的房屋，均完好如前，毫無損壞。問諸鄰居，則曰被流彈所燃燒，然觀察其情形，無非是被人將物件搬去，又將房屋木料拆除，然後放火焚燒，否則何以東西鄰的房屋，却未見其遭殃呢！總算我紅（不是鴻）運高照，將二十年心血所辦的器具什物，盡付刼灰，精光大吉，況且在這亂離時候，像我這樣遭刼，是很多很多呢，我的心中所患的幾個月的「懷家病」也霍然若失了。我見了這種光景，馬上起程回滬，那時已鐘鳴五下，手拿小鏡一照，我的「小白臉」已經像印度阿三了。（186）

記住吧記住

蘇方

是一個初春的早晨，皚皚的白雪鋪滿了大地，北風怒吼，嚴寒徹骨，我奉着廠裏經理的命令，和同事T君冒着曉寒，同往南市看廠去。

我們縮着頭頸，在凜冽尖銳的北風中前進着，心中雖然萬分不願意到惡魔的掌握中去，但是，為了生活的鞭策，怎能不在飢餓線上掙扎呢？

從法租界外灘擺渡到浦東，在日軍嚴密的搜查下通過了東昌路，沿途所見當然是異樣的了。那些無恥的偽員正在熙熙攘攘的往來着，臂上纏着黃布，樣子似乎很高興。唉！這班沒有靈魂的東西，不知可曾想到自己的祖國？

行行重行行，當我們走到一座木橋的時候，見橋邊有二個「皇軍」在駐守着。因為我們初次到南市，根本不知道要鞠躬致敬，就惘然地跨步上橋，不意還未走過橋頂，一個「皇軍」忽然怒冲冲地跑來，提起蒲扇大的手，向T君的臉上猛的一掌，接着我的臉頰上亦遭着同樣的命運。我受了一掌以後，竟不覺着痛，祗覺得心中火辣辣地有一股不可遏止的怒潮湧上胸頭；一陣昏悶，立刻失去了知覺。

當我醒來的時候，身體已在黃包車上了。T君正在輕撫着我的胸脯，他見我醒來，就驚喜交集：「方，嚇得我好慌，你怎麼這樣心窄呀！剛才那矮奴見你一掌就打昏了，就得意地獰笑着跑開去，不

理我們了後來我沒有辦法，祇得僱了黃包車把你拖了走的，我勸你還是忍耐些吧！在他們的勢力範圍內是無法可想的。」

我聽了默然無言，心裏一陣難過，辛酸的眼淚不禁奪眶而出。不一時，擺渡至南市，到了廠裏，向廠裏的看守人員談及前事，他們搖搖頭感喟地說：「這樣的對待你們還算客氣的呢！前月有個青年，因為强硬地不對他們鞠躬，竟被他們吊在電線木上，活活的餓死，你想慘不慘？」至於我們在這裏，眞是度日如年，日軍常要來滋擾，有時或叫你去挑水，掃地，或叫你去敲背洗衣服，見了好的東西就要拿，稍一不遂，就拳足交加，在他們的眼光中，中國人的性命簡直比螻蟻都不如，我們為了職業關係，祇得忍受一切的恥辱，不然，誰還願意住在此地呢？」

我聽了他們的話，不覺黯然，我想：我是一個有血性的中華男兒，縱使失業餓死，亦決不願在矮奴的鐵蹄下過着非人的生活。

於是在當天的下午，我就離開了這特殊的環境，到了租界，就向經理面述我不願去南市的理由，經理無可奈何，終算答應了我的要求。

從這天起，我開始澈底認識了日本帝國主義猙獰的眞面目，知道他們不但要滅亡我們的國家，甚且要滅亡我們的民族，要我們永遠地處服在它的鐵蹄下，做他們馴良的奴隸。

我受着了一記耳光，還算得甚麼？假若亡了國，更痛苦的還在後面呢！

記住吧！記住敵人給與我們「親善」的待遇！

戰後的滬西近況

德溶剪報

日昨我會晤了一個從轟炸中來去而始終在懷念着的故人，他一向住在滬西，並且在北新涇擔任教職，最近又從滬西來，我們歡快地握手言歡，我又趕快地探詢滬西的現狀。

滬西一向被蟄居在租界區內的人們所關懷着的，尤其是在收容所和流落在街頭的難民，或甚至一般確是很安靜地身處滬上，但內心却深戀着故鄉田園的人們，更無時不在掛念着。到最近，日方宣佈開放了，於是這以前給炮火所轟毀飛機所施虐的地帶，頓時開始了「解禁」，滬西的來客告訴着滬西的近事，似乎特別使人感懷，也特別使人感到親切的。據他說：

在滬西我軍嚴密佈防之前，他就逃到僻處一隅的澱山湖畔的鄉村裏，直到滬西戰後，他才從湖濱輾回到離南翔不遠的故居——諸翟鎭，在那裏三個多月並未碰到任何意外的事變，一切平安如常。

日軍在滬西，現在仍駐有軍隊，但爲數並不多，靠近大道的兩傍的村莊，都可以寥落地發現着懷有手槍踏着沉重腳步的日兵。

他們每天在站着崗，常時會有一二個長官騎着高馬在巡邏着。空氣是萬分閒散，但舉目四周盡是殘壁破垣，荒蕪了的田園。靜寂的鮮有人影。滬西開放了，從兆豐花園過去到滬杭鐵路的柵邊，人影畢竟比前多多！但十九是勞苦階級，他們從租界裏販賣着一些零件到鄉村裏去賺一點錢。有的却因爲流落在上海的街頭不再能生活，願回到故居去。大地是他所愛的，他們捨不得離開自己的家園，中等階級以上的人們是很少的。

從鄉村到上海來的人們，須領得通行證，那是一張用舊報紙印就的小片，蓋有日軍部的圖記。事實上，日軍並不注意於這個，因爲這是任何人都可以領得的。而當他們走到被檢查的崗位時，要是你是智識份子，他們會特別當心注意。尤其是年青人三五成羣。原因非常簡單，他們怕你是否是游擊隊的一員。

日軍嚴格的檢查，那就很費事了。從上身到下身，從身上到所攜取的雜物上，都得仔細看。若是你經過，他們並不出聲，那你便可以隨意地走過去。事出意外的要是走過了多步，他們再喊出聲時，那便得給他呼叱着了，他們會加倍的嚴密地注意着你。不過走過那裏的人們，絕少抬起頭來的，有時戴着呢帽，你都非得向他敬禮不可。諸如此類的事實，是數目不鮮。

據說北新涇現在已找不出那裏是街道，那裏是河渠。滿目戰後的景象，令人懷絕。沿途時常可以發現浮在河裏或是倒在田間的屍體，那些到現在還沒有收埋。

友人一口氣告訴了我這些以後，他祇是喘着氣，面孔泛得比來時更紫更白。幾月來幸運的他的精神並沒見衰頹，不過面色似乎給炮火熏黑了好多。他說：這回再重見相敍，實是夢事，也是第一樂事。他願意在上海過一點沒有特種刺激的日子，來呼吸一下自由空氣。他們一起有七個青年，到上海來的路上，成了七個農夫，他所喬裝的短裙和小襖，後來我還親自看見的。眼鏡脫下了，金牙齒還依然嵌在他的嘴邊。

週圍友人們在狂歡醉酒，燕燕鶯鶯，極盡人間之樂，故人感傷地對我說：「官能的享受，對我似麻木了，上海眞是『人間天上』，滬西果然遠了些。」（廿七年一月廿七日建中報）

血痕

盧凡（十一學）

「小狗子，我們到河裏去洗澡好嗎？」

「我不去，河那邊有兵站崗，被他看見會把我們打死的。」

「你不去就不去，何必說這些廢話！」小三子很生氣，說完話就很快的跑向河邊去。

小河橫在面前，河水靜靜地柔和地流着。小三子是多麼開心哪！他很快的脫了衣裳，就投入小河的柔和的懷裏去。在河裏，忘記

了世上的一切。他只覺得天是那麼高，水是那麼清，高興得舞動手足，游來游去。

在河邊站崗的東洋兵，忽然聽見了游水的聲音，以爲有「奸人」在偷渡過來。於是鬼頭鬼腦的將頭伸出一望，望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孩在離他四五丈遠的河面游泳。他便很快的向那地方跑去，但是到了那裏，小孩又游回去了。

於是東洋兵就用帶日本音的中國話喊道：「小孩過來，小孩過來！」接連喊了好幾十聲；小三子因爲太快樂了，一聲也沒有聽見，還是很快樂的向前游去。

東洋兵看小孩頭也不回的向前游，便拿起槍對準小三子的頭，輕輕的把槍機一扳，槍彈便直向小三子的頭裏鑽進去了。

小三子的身體好像給石頭繫住的一樣，慢慢的向下沉沒。

太陽慢慢的西沉了。小三子媽因爲兒子玩了一下午，還不回來，心裏有些着急，於是開始找他，可是整個村子全找遍，沒有小三子的影子。她祇好在村上挨家挨戶的去問，但問遍整村子也不知道小三子的下落。她祇有失望地一步一步走回家去。

在回家的路上，她還在細想着，有誰家沒有去問過？但是……忽然她想起離開村子半里多路的小狗子家，於是她就抱住最後的希望向小狗子家跑去了。

小狗子家的門是半開着。她很快的走進去，看見小狗子就問：

「我家小三子在你這裏玩麼？」

小狗子答道：「他下午吃過飯來的，一會就去了。」

「那麼你知道他到那裏去的嗎？」

「也許他在那邊河裏洗澡吧？他叫我去，我不高興去，他一個人去的。」

他母親聽了這話，就很快的跑到河邊一看，那裏有小三子的影子？祇見河岸上有小三子一身衣裳，河水中好像有一樓血痕在慢慢的向下流着。（七月廿四日黃昏）（233）

滬西的賭窟

戈伶

賭博是無秩序社會的必然產物，但近來上海賭風之盛，實在沒有這一次的熾烈，現在姑以滬西一隅來說，那裏賭窟之多，及每日大批法幣的滾入侵略者的手中，是每一個有血性的同胞所絕不能忽視的嚴重的問題。

一

在去年抗戰開始時，滬西三百餘的游民階級，（包含了各地逃難來的游民。）爲了要解決每天所不能缺少的生活資料，由少有積蓄者——平時以放印子錢度日的——每人五元十元不等，湊上一個相當的數目，而在熱鬧處借上一間前後樓或亭子間隔

日或每日開賭；從鄉間避難至這兒的富紳，閒極無聊，就成了這些賭窟的經常主顧。賭窟本來是誘人金錢的地方，爲什麼去的賭客十九是輸呢？這裏是有着耐人尋味的哲理的，那就是贏的還想贏，輸的不甘心就息手。九九歸原，錢總是往「台子」老闆的腰包裏走去的。

在那時，因爲滬西的警權還操在咱們警察局和公共租界巡捕房手裏，因此，那些賭台也全是祕密的，並且常遭拘捕；但到了十一月中旬國軍退出上海後，這裏的情形就全不同了。賭窟遍設於每一個里弄中，不但受不到常遭拘捕的驚嚇，且有在「大道市府」裏熟識的蒙面漢奸從中疏通，這樣益發使他們明目張胆的無惡不作了。

「大道市府」不是無條件的跟他們「合作」的，起初，是由「台子」老闆每人每天送上幾十塊錢的「恩俸」；幾個月後，這樁買賣被「日憲兵司令部」知道了，當然，這是一件够使他們興奮的事，正苦着開支短少，而需要在什麼地方搜一點錢來貼補，有了這樣一筆進益可使，那有不設法的呢？終於在「有礙治安」「窩藏危險份子」的種種名正言順的理由下，「台子」老闆全被帶到「司令部」裏去了，同時，十餘家的賭窟也宣告「暫」停了。

一面是卑污的賄賂，挽人說項，一面是肚子裏早有成竹，但推說倘須調查，而在半推半就的姿態下，雙方談妥了條件，十多天後，每家台子門口都好像新開[illegible]似的掛上了紅紙金字的大「市照」，無廉恥的寫上斗大的「特許」什麼什麼的……

二

「談判」的結果是每「家」每「日」須繳納「××費」一百五十元，這裏我們來看一看滬西賭窟的數目吧：

廣生	勞勃生路膠州路口	黃星記，任生發
安利	白利南路仁和里十號	沈金林
富生	曹家渡鼎業里十號	錢阿如
公益	勞勃生路公益坊廿號	徐子杰，辛金生
存善	極司非而路存善里十五號	齊夢春
仁德	極司非而路仁德坊十號	張榮生
申記	康腦脫路忻康里卅八號	周文海，甘達鑫
忻康	康腦脫路忻康里四十四號	白雲山
康脫	延平路葉家宅	王志康
利發	憶定盤路曹家渡卅三號	梁芝林
諧安	諧安浜七十三號	馮木清
永源	大西路永源坊一二一號	張康茂
大運聖記	憶定盤路東諧安浜三二號	張記榮
老申記	白利南路積德里一號	郭柳村
共和	勞勃生路四六三弄一號	李速成，王 溶

朱家	汪家弄十號	郭春林
康家	康家橋一八四號	邵連根
同人	白利南路康福里六二號	李世民
曹家	曹家渡二六號	黃愼三
極司	勞勃生路梅芳里六七號	紀增壽，楊劍飛
東興	俞家巷二三號	楊進海
大利	法華鎭	王錫銘

二十二家賭窟每家每天一百五十元共計三千三百元，十天是三萬三千元，一個月是九萬九千元，從開始繳納款子時起，到目前爲止，已經是二個多月，將近三個月了。現在以二個月來算吧，已經滾入日方的法幣是十九萬八千元。

另外，每家每天須繳納法幣五十一元給「偽偵緝大隊」。我們再以上面那樣的方法來算吧，得到的總數是每個月須三萬三千六百六十元，仍以二個月說，那末共計得六萬七千三百二十元。

一個令人多麼觸目驚心的漏巵數字啊！

這裏還有一點須特別提出的，那就是從八月份起，日人將通知每家賭台將把「××費」再加三十元，和原來的加起來共一百八十元了。

三

在這艱苦的抗戰過程中，有力的出力，有財的出財，是每一個有血性的中國人應遵行的，可是像這樣一筆大的數目，——將源源不斷地增加着——竟然不費日人一槍一彈而順服的送到日人手裏，這簡直是直接接濟日人的資源，而增長他們屠殺的氣燄，對於我們的抗戰力量，將受到一個多麼嚴重的打擊！

願上海的同胞們切勿再坐視這一危機的繼續滋長才是！

（譯報）

弔

超人

仲冬的天氣，使人怪厭煩的。

北風一陣陣襲來，雖穿着厚厚的衣服，亦僅能予身體以些微的溫暖。太陽躲在雲裏，偶爾伸出來張望一下，立即又縮了回去。

下午趁着半天假期，獨個兒抱着創痛的心腸到了刼後的北站。

這條路差不多有四個多月沒有走過了！從前除非要在家裏不往外跑，否則這是個必經的要道。可是這幾個月來，我却沒有機會再走這街路。現在，我是刼後的餘生，重臨舊地，眞不勝有滄桑之感了！

路上冷清清的，雖然電車已通到車站，可是除了載來少數憑弔戰蹟的特殊人外，很少有人往來。

從北浙江路到北河南路短短七八百米遠的路程，已給我無上的刺激，無上的創痛。腿竟不聽我的指揮，老是固定在那裏，不肯輕易移動一步。

滿身瘡痍的兩路大廈，在寒風裏悲悽的掙扎着，牠是個新生不久的青年人，可是遭受了殘酷的摧殘，僅能在這荒涼而酸楚的境況下，苟延殘喘的度着日子。車站，兩經刧掠的車站，粉碎得找不出一塊完土，偶爾有，也給用中國人的血染紅的太陽旗損害了。閘北最熱鬧的寶山路，興建不久的住屋，簡直全部給戰神吞噬掉。接連着天堂和地獄的界路上，也斑斑的留着許多戰痕。我的老家，緊傍着寶山路的老家，也給戰神毀滅了！

當我正走到一半的時候，一個趾高氣揚的巡邏隊，高視闊步的從寶山路那兒走來。這引起了我另一種感觸。

記得去年八月十二日，上海早已鬧得滿城風雨了！炎民，維德和我，在那天下午亦在三四點鐘的當兒，在這裏經過。一隊隊忠勇的戰士，用整齊的步伐，輕快的路上他們的征途。那時候，我們抑鬱了許久的心情，該是多麼愉快啊！可是今天，勇士們灑過他們熱血的所在，已全部更換了面目。再也看不到勇士們的英姿；在面前活躍着的，全是獰獰兇惡的敵人了！

我呆住了！想起了勇士們，想起了友人們。他們都盡了應盡的責任，追隨着先烈們的血跡，邁着大步向前衝去。可是我，雖然在敵人的面前，却僅是忍氣吞聲的受着侮辱，沒有一絲奮起的勇氣。慚愧啊！慚愧啊！這樣缺乏勇氣，只想苟且偷安的青年人，還能算得復興中國的原動力嗎？

肩頭上被人拍了一下，我猛的從幻想裏驚了過來。一位老鄉站在我後面，帶着悲痛的臉告訴我，這兒快斷絕交通了！「回去吧！這兒沒什麼多瞧的！當這兒再飄着青天白日旗的時候，才是我們憑弔遺跡的時候！」他喃喃着。

我不想和他說什麼，雖然我知道他亦是個沒有喪失意志的有心人。我退回到鐵門裏，在暮色蒼茫中，望着充溢着陰霾的閘北區出神。（871）

我走出恐怖的地獄（二十七・二十・七）

潘儁仲（二十一・工）

湖北繼哥知道我目下境況不大好，在兩月前寄給我十塊錢，是從郵局匯來的，匯票上並沒有註明什麼分局取款，還無疑的須到北四川路總局去拿錢；但一天十二小時的工作，哪里有時間抽去呢。今天乘請假看朋友之便，才抽出一部份時間到北四川路。

在江西路北京路下了電車，穿過兩條叫不出名稱的馬路，到了四川路；行人仍舊像平常一樣地往來着。我一面低頭度着方步；

一面在打算十塊錢的用處沒有顧慮到橋上悲慘恐怖的情景，走到橋堍，偶一抬頭看見橋背兩邊有蘆席搭的涼棚，分兩班站着近十個全副武裝雄糾糾的日本憲兵，還有四五個背武裝帶的長官。來往的行人很規矩地實行「靠左邊走」的規則，任他們盤問，搜查，唾罵，和白眼，也是怪平常的事。

右邊走過來一位穿白嗶嘰西裝的青年，高高的個子，年齡不過二十二三歲，走近那直挺着的日本憲兵的時候，他的長長的軀體，行着一個足足九十度的敬禮。對他「友邦」的每個「摯友」浮出愉快的微笑，得意地向四川路南面走去了。我好像被引到另一個世界，呆着了。腦筋里千萬條思緒不停留地旋動着，呆凝地想像今天該遭遇到的不幸。一會兒另一個思想出現在腦海裏：現在唯一的方法，該是向後轉吧！剛預備旋轉身子，理智又在教訓了：「前進啊！不要給『老爺』們懷疑，這樣會受到意外的灰氣的……」於是再提起笨重的脚，慢步繼續向橋上走去。為了避免無謂的麻煩，走近氣昂昂的日本憲兵面前，用我倔強的頭顱，點了一下，這是我生平最難忘記的奇恥大辱！

過了橋，情形就大不相同了。街上除了三四個行人就沒有一點兒聲息，我沿着郵局兜了一圈，平常總是開着的幾扇門都緊閉着。一抬頭，看見站在新貴們聚集之所的新亞大酒店門首的偽警，忽然在注意我了。於是理智又敏捷地催逼着：「快說話啊！……」當我問他郵局近況的時候，他似乎很同情地回答着：「……我也不大明白，大概走那邊的橋吧！……」

向後走了，詰問和搜查是我意料中的事，果然，還沒有走近他們的身邊，就有一位長官急速地走過來，用着不很純熟的中國話問着：

「從那兒來的？」

「剛從大馬路來的，預備到郵局裏拿錢，不知道到郵局要走那邊的橋所以祇得回頭。」我說了又交給他一個信封，表示事情是眞實的。

「……鹽務稅警第××隊……」一面看着信封上的字，一面喃喃的低唸着。

「是你的什麽人？」

「是我的哥哥。」

「你的哥哥是中國兵？」

「不是，他是收稅的警察隊長。」

「你做什麽事？」

「我在紗廠裏做工。」

「在中國紗廠？」

「是的。」

「幾銅錢一天？」

「五角錢。」

「苦得很，我們日本紗廠一天有一塊幾角錢。」

我沒有回答，於是他又得意地笑着說：「走吧！」

「走」的命令下來了，我飛快地走出這黑暗的恐怖的地獄。

（518）

到虹口去來

文斌

為了我的家在虹口，聽說還沒有燒掉，想去看看，可能時整理些東西。

懷裏揣着通行證，我站在外白渡橋的西塊，遙望着遼天的雲和房屋。可不是經過蘇州河（它把兩岸劃成兩個世界）向東過去，就是我的家了——我曾經住上十幾年的親切的家，闊別了一年啦，不知變成個什麼模樣。

「拍拍」在我的前面一個鄉下佬打扮的老頭被站崗的日軍打了幾下耳光，那老頭哭似的嚷道：「為什麼不讓我去看看媳婦啊！……」

輪到我了，站崗的把我的通行證仔細地檢驗後，不屑地揮了一下手，表示去罷，你可要留心。

在公共汽車裏，大家都提心吊膽的，臉上浮着驚慌和憤恨。車在外虹橋的橋頂停下來，一個個把通行證舉得和鼻子一樣高，讓外面的「日軍」檢查，如果誰舉得低些，槍柄立刻就敲打下來。

到了提籃橋，我下來。在以前，我每天要來這裏幾趟，可是現在嘛，竟連朝那個方向走，纔可以到家，都分辨不出。惠羣女校給燒燬了，東海戲院也被炸得零零落落，許多房屋只剩下幾堵牆——死人骨骼似的，這麼淒涼荒蕪，像浸在冰窖裏。

一輛汽車打我身邊駛過啊！坐在裏面的不就是慣敲竹槓的小流氓××嗎，想不到一年沒有音訊，倒「闊綽」起來了。

我正在徘徊時，突然有幾個人慌張的奔逃過來，接着是七八個耀武威揚的武裝軍人和警備員。我嚇了一跳，又沒處去打聽，瞥見對門王老伯在那裏擺水菓攤，連忙跟他打個招呼，靠了他的幫助，我平安的到了家。後來才知道那是「友邦」在捉拿沒通行證的人。

前門開着，後門已經倒下了！殘斷了的椅桌櫈腳壓在長門框和木板的下面；蜘蛛結滿了網，我親手培養的階前的花草死了；畫鏡裏的字畫（朋友送我的紀念品）給割去了，剩下的木框像可憐的屍具似的斜依在牆腳邊，玻璃被打碎了，長條的尖角的粉末大半散在地上；桶裏的米，掛在樓梯下的火腿，櫥裏的油悶筍和一隻剛從親戚那裏送來的母鷄都沒有了，喂，還有一頭死貓——從出世就跟隨我家，每當我從外面回家時總繞在我腳邊親密地

叫着「咪咪」的黃花貓，現在也寂寞地孤單地死去了。在一條棉褲下，我發現一堆新鮮的糞，它的顏色和形狀說明着剛被拉出來不久，在霉溼的空氣中又加上了惡臭。我正害怕着也許屋子裏還躲着歹人？而皮鞋脚聲已從二層擱裏下來了。想到自己手無寸鐵，我機警躲閃過一邊。只看見那像貨矮矮的身材，穿着西裝襯衫和黃短褲，手裏挾着面盆和別的東西，一邊用着勉強的上海話咕嚕着：「操他娘的！十三號裏只有這一眼眼東西。」

等他去後，我聽聽沒有動靜，纔冒險走到樓上，牆壁都洞穿了，從我家一直可以通到弄堂的末一家，所有的東西沒有一樣不被糟蹋，都歪歪斜斜地堆積着。

這那裏是我的家？簡直像是魔窟！想着我的心愛的東西都丟了，對於這些刼餘下來的，怎有心緒整理，但既然來了，也只好硬着心腸理一理。

蚊子，臭蟲，蚤，像聯絡好好的侵略陣線似的向我進攻，我的手上腿上四周都是敵人；我怒了，朝牠們括了一光，屍體就滿滿地黏在我的身上。

做夢似的，我聽見一陣敲門的聲音，而且越敲越急，同時手電燈的光線正一亮一亮的從窗外射進來。我料定危險是難免的了，挺身等着，等了半天，不見有人進來，理智慢慢地恢復過來：「門已被毀壞了，還敲什麼呢？」這樣想着時，探頭出去看：外面正下着雨。哦！原來是雷電的閃光，纔鬆鬆一口氣，繼續整理東西。

對門王老伯氣喘喘地奔過來，一面喊着：「赤佬來啦！赤佬，快……快關門！」

我也慌了，但我的後門根本壞了，前門給凌亂的東西阻礙着不能關，怎麼辦呢，也躲到王老伯的家去，躲着躲着，一些聲音都不敢響，但不可避免的事終於到來。

「蓬蓬蓬！」這回是真的用槍柄敲着門，而且畢竟給敲開了，是一個約三十歲的日軍，他的貪婪的鼠眼巡視了一周後——沒有值錢的東西，沒有年青的姑娘——厲色的命令我們行禮，然後失望似的又像責備似的問我：

「你的女人呢？」

「女人在外面擺攤頭。」我撒着謊，心裏恨不得一脚踢他個半死，但他却連我的回答都沒聽完就走了。我們重新關上門，靜靜的聽着他的脚步聲——啊，他就是走到我家去的。

很明顯的，他駕臨我家，多少是不利的，但在這個強盜世界裏，眼看着自己的東西被搶偷，又有什麼辦法？他們是官賊，有把主人當作賊辦的權力，我們的東西反而變成私貨，藏在家裏等於丟在路上一樣的沒有保障。等他再從我家出來，我們去檢查時，發現了缺少一把大「老虎鉗。」大概他拿去做撬門用的。

隱約地還聽見他在路上和別個同伴談笑着：

「你找到幾個女人？有無線電嗎？」

天漸漸暗下來，鐘被偷走了，也不知現在是幾點鐘了？王老伯勸告我：

「你早些出去罷，東西我給你照顧。我要是外面一有辦法，也馬上就離開這裏的。這裏簡直是地獄啊！」

沒有電車，沒有黃包車，共公汽車也停駛了。烏雲疲乏地浮在這黑色的夜空上，街燈有氣沒力地畫了個淡淡的光圈；一切都像死去了一樣的寂靜，慘淡。我帶着破碎的痛楚的心，摸索着走上歸途。

悼

王迺欽（二九：失業）

「小陸死了！」當我從故鄉回到上海之後，我的朋友這樣告訴我。後來我到小陸家裏去，碰到小陸的妻子，據她含着兩眶熱淚告訴我，小陸的死是很慘的。我聽了不獨心酸，而且髮指。

小陸本是楊樹浦平涼路一所小學校的校長，自從去秋戰事爆發後，他離開了那所小學，避到法租界淡水路，上海失陷以前，他們曾經參加過教育界救亡運動；國軍西撤，上海成了「孤島」他們的工作，也就停頓了。

本年三月間，聽說虹口區已開放，只要有「通行證，」就可以進去居住或搬取物件，他因爲懷念那所小學校的房屋校具，設法領了一張「通行證。」在一天下午，冒險到楊樹浦去。他從外白渡橋走，經過日兵崗位時，「遵命」行了一個「敬禮，」他們檢驗了「派司，」又在他身上仔細查了一下，總算沒有十分留難。接着又好幾次碰到哨兵或巡邏隊，但有的檢查一回，有的卻不來檢查。但到了裏面，一片荒涼陰森的景象，彷彿是闖入了鬼世界，使人感到難受和不安！

在楊樹浦和虹口其他區域，很多房屋變成了瓦礫堆，然而他找到了平涼路的校址，房屋依然無恙。但門上的鎖已被毀壞，課堂內的桌椅，都不翼而飛了，辦公室裏更被搞得不成樣子，總理遺像和各種書籍，凌亂的鋪滿了室裏。他稍稍地整理了一下，又在抽屜中找到一具鎖，臨走時隨手把門扃上，把鑰匙帶在身邊。他循着原路歸來。走到外白渡橋，又照例受日軍的檢查，當他們在小陸的口袋裏抄到一串鑰匙的時候，他們的臉色突然變了，一個日軍在小陸的臉上摑了兩下，恨恨的說：「支那賊！支那賊！」小陸戰傈着，但終於像猴子般被牽着走了，被牽進了「司令部，」讓一個小鬍子的軍官審問着，然而任小陸怎樣解釋，終究是不濟事，結果軍官提出三個辦法，叫小陸選一個，那就是「吃刺刀，」「裸體爬出虹口，」和「打毒針。」於是小陸便下意識地接受了第三個辦法，因爲他想，打毒針雖然也要死，但只要立刻跑出來，還可以到醫院裏去設

法醫治的。

他們問明了小陸的年齡和現在住址，就在他的胳臂上注射了一下藥水針，於是帶着猙獰的臉容和狠毒的狂笑，把小陸放了出來，小陸走過了外白渡橋，連忙跳上了一輛人力車，趕到家裏。他勉強回答了他的妻子的問話，又聲明他已被打毒針，必須立刻去醫治，但是話未說完，就躺下去了！他的妻子急得沒法，連忙把他送到醫院求治，醫生在他的身上細細的診察一下，對他的妻子說：「針毒已運行全身血管，不能治了，速理後事罷！」果然不到六點鐘，小陸就氣絕身死，與世長別了。

親愛的小陸，我的好友，你是死了，然而我沒有眼淚，沒有悲傷，我知道抗敵救國的工作是你最歡迎的祭禮。（660）

一個緊急的問題

德

我自從八一三開戰後，就從虹口逃到租界上，就落在難民所裏，後來又做（了）工的女友來呼我到虹口去做工，我自從到了虹口，看見兇惡的鬼子都是那（拿）着槍站在路上，而到了工廠，那班鬼子那（拿）爆（暴）虐的手段來對付我們，後來趁了機會便逃出來。現在我把鬼子爆（暴）虐我們的情形，告訴各位同胞。

我自從進了工廠，每天的工錢還（只）有二角七分，可是每天到（倒）給工廠裏二角飯錢。我們在這天牢的工廠裏，一天到夜不能出來，過了兩星期之後，才由汽車放我們出來一次，但是當夜就要回去。我們在工廠中的生活，是人生從來沒有受到的那種痛苦。日裏除了做牛馬和做奴隸已（以）外，還要塗脂抹粉，打前流海，夜裏更是可恨極了，每一個女工都要便（陪）那班兇惡的魔鬼睡在一起。一夜之間，他們要怎樣，定要我們怎樣幹，如不行者就要一刀把我們殺死。每天總有幾個女同胞便（被）他們殺死的，這種悲慘的情形，是誰見了不（都）要流下淚來。這種鬼子真不可雖（算）人類之中了，可是我現在趁了兩星期出來一次的機會，不再到潛牢獄中做工了，但是那邊還有幾千個的女同胞呢！

編者按：我們一字不改的把這篇文章照登出來，無論誰讀了這身蒙其害的女工的文章，就要激起對敵人的憤怒，對受難同胞的同情！但光是憤怒和同情是不够的，我們必須：（一）在工人及廣大羣衆中廣爲宣傳，使人不去上當；（二）實行節約捐款救濟難民及失業工人；（三）在工商業者向內地投資的前提下，送工人到內地做工；（四）訓練失業工人及難民，送往內地服務。我們必須這樣，才能解決上海嚴重的失業問題，做到絕對不與敵人合作，拯救受難的女同胞。

× × ×

我形容不出自己的感覺

田元浩（廿二・學）

一

「滿園春色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這又該是學校放春假的時節了。然而在這春風依然人事全非的今日既無踏青的雅興，也沒有越出「孤島」一步的可能。這眞是欲思踏青何處去，縱有去處何來興呢？當我從臨時校舍走出來慢慢地踱向歸途的時候，我對於學校的懷念，很使我難堪。她那壯麗的校舍，簇新的機器，舒適的設備，和那新近落成，「唯我獨尊」的宏大水力實驗間，一一浮上我的心頭。她好幾次遭受鐵鳥的狂炸，大砲的猛擊，命運如何，可想而知。雖然常常聽到母校師長和同學方面傳來的消息說她的確是個幸運兒，在一片廣大的焦土上，她是碩果獨存的建築。可是我仍舊感着不安，日夜思念着她。在這「暮春三月，江南草長」的季節，萬紫千紅，百花爭妍的風光，一幕一幕展開在我的眼前。每值春假前的一星期，同學們個個都是興高采烈的在準備着，如何去享受春的賜予。年青的學子們，終日埋首實習機器旁，對於這一年一度的踏青良機，那一個不是如魚得水，喜形於色？那一個肯輕輕將她放過？

可是今年的春假呢？一個人躺在沙發上，翻閱報紙，從晉南大會戰的標題看起，一直看到「火山遊記」的報屁股文章，從某君某女士結婚啟事一直看到張××專治橫痃，突然在新聞的一角，「虹口開放」四字，赫然在目，一口氣把牠讀完，快樂得在沙發上翻了一個觔斗，高興去做「良民」嗎？不是！絕對不是！為的是可以去看看時刻在懷念中的母校呀！

二

是四月十七吧，星期日。換了一身破舊西裝，帶了一頂鴨舌頭帽，把帽簷壓得低低，連眉毛也瞧不出了。這付怪腔，恐怕連幾個老朋友都要給我瞞過了。我假充車夫，開了一九三八式流線型的汽車，裏面坐着一位英國紳士，目戴墨晴鏡，口啣雪茄煙。他已進出虹口好多次，態度相當鎮靜，我把汽車開足馬力，風馳電掣般直出外灘，北開，漸漸地外白渡橋在望了。我的心跳得利害，但強為鎮靜，開至橋堍，幾個英國兵有眼無眼的看了一看，就揮手讓車開過橋了。過橋後好像走到了一座鬼門關，幾個矮兵，揹着上着刺刀的槍，一見我們車子過去，就把鎗一橫，我只得把車子停住，一個隊長般的傢伙跑上來，開車了門，向車內看了一看，那位先生向他說了幾句英語，他也用東洋洋涇浜很吃力地問了：「到什麼地方去？」「做什麼事？」「這個中國人是你什麼人？」英國先生一一回答了他，總算我時運亨通一些，不留難，將手一揮。我高興極了，嗚嗚一聲，向

右轉灣由百老匯路朝北，直向華德路駛去，車過中虹橋速率頓時慢下來，眼看着兩旁的斷牆殘壁，一片荒涼景象，怎不令人心酸呢？就在那時候，一座紅牆巨廈，由遠而近的呈現在我的眼前，這不是我時刻懷念着的母校嗎？怎麼真的一無所傷呢？那麼她的四鄰又到那裏去了呢？元芳路怎麼不見呢？天呵！我做夢也沒有想到這一座處身在砲火彈雨下的母校，在闊別近一年而再逢的時候，仍舊保持着她的堅貞姿態！我將車子停了下來，在我那位先生的領導下，跨進了校門，當時我的先生還打趣地向我說，你現在總可相信我的前言吧！你看這一座富麗堂皇的校舍，不是絲毫無損嗎？我對他笑了一笑。我們到木工、鉛工、機工三工場巡視了一週，就跑上了二層樓，三層樓，重新踏進了昔日攻讀的教堂，冷落的氛圍包圍着我，我是不忍再多留了。走上屋頂陽台，俯首一望，周圍數十里，竟找不出一座完整的房子來，昔日的榮華到了那裏去了呢？第一眼看到母校時的剎那的愉快不知不覺間飛到九霄雲外去了。我形容不出自己的感覺。（870）

在鐵蓬車中

畢月倫

「我可以吸一點自由空氣，說幾句喚起民衆的話，幹一點抗敵救國的工作了！……」當我挾着幾件行李，將要離開瘡傷滿目的故鄉——常州而踏進鐵篷車裏的時候，我私自歡慰着。

車裏早擠滿了受難的同胞，他們臉龐陰黯而瘦削，但我相信每人的心坎裏都充滿了憎恨和欣慰。

炎日緊逼着車頂，車廂裏充塞着一股汗臭。不久輪子慢慢的推動起來，向着空氣新鮮的場所前進。

開始蠕動了，每個人的心，他們該是怎樣的慶幸自己，怎樣想來恢復已遭蹂躪的故鄉的康健與自由。他們想說些什麼？可是始終沒有說出一個字來。——其實我們還沒有完全脫離虎口呀！

偶爾在我們車廂裏發現兩位「友邦」的「掛彩的英雄。」他們頭上縛着紗布，一根白的帶子從頸間吊着胳膊，另一個跛着腳，斜倚在陰黑的一隅，一根倚杖擱在腿的中間，相互的呻吟着。

空氣似乎比剛才沉靜。整個的車廂沒有一點聲息。呼呼的輪聲，在平行線的軌道上前進。炎烈的陽光，照着一幅幅經過兵亂的曠野，映進車廂裏來。

車在每個站口停下。左近的屋宇，曠田，都遺留着被炸彈砲火轟炸後的痕蹟，機槍掃射後的彈洞。那種支離破碎的情況，使每個人的心坎裏，泛起一種悲憤的浪潮。

車至古老的蘇州，遠遠的山頭，還是青得那樣嫵媚。雖則這座城垣，沒有若何變動；然四郊的田野，卻滿佈着無數的扁[illegible]，盛着淺

淺的污水蒸發着熱氣。

最初站進車廂的是一個憔悴的受着創傷的「友邦英雄，」他向四周竭力的顧盼了一下，然後慢慢的邁進了那陰暗的一角。

鐵鋒車如數的吞食了所有的人羣，緩緩的離開了這已變爲冷落的蘇台。

那個新上車的傢伙，用着一種悽苦的眼光，掃着他的同病者，然後挨近跛者坐下，唧唧噥噥的講着我們不懂的話；漸次由生疏而親暱，憐愛。他們好像在講着戰爭的經歷，創傷的由來；然而又像擔憂着前途的渺茫，家鄉的沼隙。

一會兒激昂興奮，一會兒悲切哽咽，然而他們彷彿還不會發現：「爲什麼受這創傷？爲什麼遠離家鄉？」的底因，這樣漸漸的被我們注意起來，雖言語不同，但面部表情却能傳達牠們的情意。

不久跛者長聲嘆息着，用倚杖猛擊着地板，頹喪地把腦袋擱在膝上，左面的傢伙，把頭緊貼車壁，一隻殘斷的胳膊，壓在胸前，縱聲狂笑。祇有新上車的「武士」捲曲着身子，低低地在嗚咽。一種瘋狂的舉動，叫人猜測不出該是驚懼，該是同情？

隱隱的飄來一支壯烈的歌曲，勾起了我們許多愁思與熱血。天色突然從晴朗轉到陰暗，那東風越括越大起來，還微微的夾着細雨。

車近青陽港的時候，雨點漸漸增大起來，呼呼的東風，直向車廂裏扑擊。鐵鋒車門口的幾個人羣，向左右躲避。車廂裏頓時換了一種涼爽清新的空氣。但不久凛冽的寒冷，直砭進我們的肌骨。

「壯士」們的勇氣，全都消失。每個人的呼吸，復又窒息起來。他們三顆烏黑的頭，緊湊在一起，厚的嘴唇，各自在喃喃的蠕動。

跛脚的傢伙，從袋裏掏出一隻小瓶。暗暗的倒出許多白色的藥片，在各人顫抖的手裏。他們幽默的互相呆望，緊蹙着烏黑的雙眉，然後一片片的吞食下去，顯出詭祕和傷感的表情。

夜神從四處抄襲過來，充塞着所有的空隙。車廂裏沒有燈，簡直瞧不出各人的臉色與表情，不過覺得角隅裏的三個臉蛋，比任何來得潔白而清皙。突然淒切的哭聲，從這角裏浮起來；縈繞着整個的車廂，偶爾還溜進後面的幾節車裏。

「啊！……自由……之神呀！……」接着一陣狂笑。

車不息的向前疾進，節湊着輪軌相互磨軋的聲音。

突然一片風送進了一聲軍笛，夾着滴滴答答的雨。

漆黑的濟圍，控扼着我們的胸口，我們將怎樣來處置或同情這三個「友邦英雄？」但全都沉寂着，讓黑暗來裹住我們。

氣笛驚破了我們的寂寞，告訴我們已進抵目的地了。立刻我們摸索着自己的行李，忽的在地板上抓着一隻瓶：「啊！……這這……呀！……自由之神。」我仍是放下了，慢慢站起身來。

車廂裏透進了一線燈光，輪子也跟着停下。喧嘩的聲浪，從車

廂滾上月台。雜亂的人羣中，再看不見那三位「友邦」的「掛彩的英雄，」從車廂裏走出來。

一輛黑色的卡車，在對面停着。我覺得：「我將能吸一點自由空氣，和敢說幾句喚起民衆的話，幹一點抗敵救國的工作了。……」

第八輯

學校動態

離別母校的一天

孟標

血紅的圓盤似的朝陽，懸在蔚藍的天空，路上奔走的人，都已經汗流浹背，嘘着氣，不住的嘆着：「唉！熱死人了！」

這是去年八月十二日的上午，我挾着書包，走上那條每日走慣的石子路。今天王君約定比賽乒乓，必須快快趕到；因此不管臉上頭上都是汗，只得加快足步，向學校走去。

走過了交界處的笨重的二扇大鐵門，情景全變了！怎麼？走錯路了嗎？可是那裏不是立着「××路」的路牌嗎？但是怎麼平日很熱鬧的店舖，今日都已打烊了呢？人行道上站着荷槍實彈的保衛團員，街道上已佈滿了許多沙袋的障礙物。同時，許多人正在恐慌地搬運東西，擁的掮，背的背，不顧烈日的炎威，流着汗，直向租界的鐵門中走進去。

唉！這究竟是怎麼一會事呢？雖然今天報上說滬局緊張，但難道真的要打仗了嗎？我驚慌地懷疑着。

「××學校」的藍底白字牌子已顯現在我的前面了。在半開的鐵門中我走了進去。操場上的空氣是這樣的緊張：十幾個同班的學生，正三四成羣的不知在議論些什麼，臉上都呈現着說不出的恐慌。王君也站在那裏。我走過去在他肩上一拍說：「小王，今天外面怎麼這樣的緊張？你們在講……講甚麼？」我不提起比賽的事，他也好像忘記了似的，只回過頭來看看我。冷靜的臉上勉強裝着笑容。

「第二次的『一二八』將要發生了，你不知道嗎？」一個姓方的同學搶着說。

我低下頭看看堅硬的士敏土操場，恐怖的魔力控制了全身。同學們也都失去了平日的熱情，只是面面相覷的不作聲。

操場上的二棵小柏樹被風吹得左右搖曳，樹葉一片片的落下來，在空中隨風打旋。炙熱怕人的陽光已溜過了高高的圍牆，射進操場，照在每個人的身上，但是並不覺得熱，只希望牠能天天在操場上照我們。

「鐺鐺……」一陣鐘聲從禮堂上傳出來，把每個立在操場上、太陽下的人趕到自己的課堂中去。

這課是英文翻譯課——暑期班中的新練習課。我們零落地

坐下了。等了一會兒，「扎嗒！扎嗒！」的皮鞋聲音從扶梯上響了起來，每人振一振精神，知道李先生來了。一個短小的戴了一副近千度的眼鏡的人，推了門進來，白皙的臉上失去了平時的笑容。他是我們的教務主任，在本校已有十三年了。他走上了講臺便嚴正的說道：「近日時局很緊急，戰事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本校地處閘北，若一旦戰事發生便要停課，你們要失學了……」他說到最後一句，有些不忍說下去，眼眶中含滿了淚珠。同學們也都顯着悲傷的神色。

停了一會，他又繼續地說：「不要緊！諸位同學，你們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在民族解放鬥爭期間，正應發揮自己的力量去救國家，不是比讀書更有價值嗎？」說時，愁悶的面上露出一點愉快。

他想了一會又說：「好！諸君，你們就回家吧！我希望你們立即幹，幹！」說完，他招一招手，級長喊了散課令，他便向我們很慈祥的一瞥，臉上呈着不忍離別的神氣，向樓下走去了。同學們都望着他的背影的消逝，各自離開了學校。我和王君攜着手也走出了課堂。走到操場上，太陽已照到了士敏土的每一角落，我不覺傷心地說：「啊！可愛的操場啊！我不能再在此晒太陽光了。」我們走出校門口時，樹葉正在瑟瑟地被風吹得作響，好像在替我們嘆息，又好像在鼓勵我們。

★　★　★　★

「有一分熱發一分光」

陳力山（十六・十）

早上，照樣地在大炮聲，步槍聲，機槍聲，飛機聲，殺和被殺的絕叫聲中起身；照樣地在這些聲音中挾了課本上課；照樣地過着和昔日異樣的學校生活。

八點鐘快到了。離上課祇差十分鐘，挾着二本破舊的課本，忽忽地往外面直跑，一跨出門，「轟隆」的一聲巨響，我下意識地躊躇了一下。耳鼓裏嗡嗡地起了反響，但終於跨出門，走了。

從宿舍到教室去，是要經過一段相當的路程，而在中途，一定要經過一排紅色的圍牆。在圍牆的懷抱裏，靜靜地兀立着一座高大巍峨的洋樓。樓裏所住着的是怎樣的人物，當然非局外人所得而知。但樣子總該是有錢的人家。

今天畢竟是今天。太陽雖然和昨天一樣地溫暖，十月的風，不算十分冷，也不十分熱。雖然稍稍帶些肅殺的氣味，但還保存着昨天一樣的溫柔可愛的豐姿。殺和被殺的聲音也和昨天一樣在怪吼着。但宇宙間的多少事物是和昨天兩樣了。昨晚回宿舍的時候，紅牆還是完完整整的，今早不知什麼時辰已被敵人的流彈擊穿了一個巨洞，一個四五尺圓闊的巨洞。

進教室坐定後，恰巧X老師正拿着鉛筆和點名簿開始點名。

「到！」

「到！」

「有！」

一名名挨次答「到」了。最後一名是我，也應了一聲「到」。

「樸」的一聲點名簿蓋了。X老師慢慢地抬起頭朝着學生。

「怎麼今天又有好幾位缺席？」

「他們害怕吃流彈。」

是的，「八一三」的炮聲怒吼後，租界裏雖然是安全地帶，不過流彈却到處橫行，到處傷人報紙上增加了吃流彈而死的新聞。電燈柱上，弄堂裏牆角邊，到處滿貼着避免流彈，無事勿外出的標語，於是乎許多人被嚇倒了，終日在家中閉門不出，以防不測。

「吃流彈！和吃獎券都沒有福氣，何況流彈？」X老師口角掛着冷笑。

沒有吃流彈，我們接連上了四個鐘頭課，早上所吃的二隻燒餅和油條，早已失却了它底效力。肚子裏祇嘰嘰咕咕的叫，和前綫想尋人肉充飢的大砲聲遙遙地互相呼應着。這時也想獵取些食物來充飢了，於是又從教室裏跑出來，朝着食店跑。

嗡嗡的聲音又在空中響起來了。路上的行人，不自覺的抬頭往空中仰望，一點點五顏六色的微粒，從飛機腹下漏下來。行人陡然的蹤着腳，以爲又是敵機下蛋了，可是，不那微粒並不如炸彈一般很迅速的往地下掉落，却慢騰騰的在高空中輕飛漫舞，慢慢地往下飄，漸漸地愈往下飄愈看得清楚了，原來是敵機在散着荒謬的傳單。

敵人的傳單，當然是寫着狗屁的話，可是就因爲它是敵方散發的，又是從飛機在高空中掉下來，更增加了每個人的好奇心，爭搶着看。走在我前頭不遠的一位「閣下」，搶到一張了，是紅色的。面紅耳赤，汗涔涔地看着附近的人們一起圍攏了上來。在人叢的間隙中我斜眼看到上面兩行字：「舉起白旗來投降吧！投降的特別優待。」在左邊還有一行小字：「持這單者賞現洋五元。」哦！期待着吧！「親愛的」殘酷的，無恥的敵人，我們正磨利着刺刀，準備着手溜彈去「投降」期待着吧！飢渴的在炮火中喪了家的難胞正要吃你們的肉，喝你們的血，寢你們的皮，期待着吧！我們準備着刺刀手溜彈到東京「投降」去！

× × × ×

午後三點鐘，參加魯迅逝世週年紀念會。

魯迅的死，是值得紀念的，由上海文藝界發起的這個週年紀念會，在女青年會舉行，並且由鄭振鐸，郭沫若，田漢和魯夫人許廣平等演講，對於魯迅爲學和始終不屈不撓的和惡劣勢力鬥爭的精神，多所闡揚。

魯迅是青年的導師，是「阿Q」的「父親」，他雖產生了阿Q，

可是他的精神恰恰和阿Q的相反，還更加顯得他的偉大。

在幾位的演講者之中郭沫若講得最精彩，博得聽衆的掌聲最多。「魯迅！魯迅大哉魯迅，魯迅以前無一魯迅，魯迅以後有無數魯迅。」他指出魯迅的精神是普遍化了。在前綫浴血抗戰的勇士都是魯迅，後方作救亡工作的熱血青年也都是魯迅了。是的，魯迅是追求光明和眞理的，魯迅是不斷的在和惡勢力戰鬥着。儘管惡勢力是怎樣巨大，他總是「有一分熱，發一分光。」他以爲「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裏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縱令不過一窪水也可學學大海，橫豎都是水，可以相通。」故始終是戰鬥着。從未向惡勢力表示屈服，也不顧忌惡勢力給與他的襲擊。「幾粒石子，任他們暗地裏擲來，幾滴穢水，任們從背後潑就是了。」他的鬥爭精神是怎樣偉大啊！在侵略的火焰熱烈地燃燒着，反抗侵略的熱情正在高漲，正在朝着侵略的火堆裏投撲的現在，紀念魯迅，更加有意義，更加顯得中華青年的英勇。

× × × ×

魯迅紀念會散會後，已是五點多鐘了。踏着斜的光彩，朝着宿舍跑，在滿耳的炮聲中又經過那排紅牆。猛然間記起那個巨洞，一個彈痕。然而沒有一天功夫那個巨洞早被粗劣的泥水手塡補了。可是還留着一個殘痕，一個不能磨滅的殘痕。

「這是敵人的流彈擊穿的。」走過以後，不由掉轉頭來，心裏這樣的想着。

這一天總算完了。只剩下三分之一的殘夜，正待着明天。

租界裏的一切，已經停止活動了。街燈也黯淡了。警察躲在角落裏打盹，夜籠罩着整個大地，月光高高地照着天地間底萬物，只有槍和炮聲仍然沒停，廝殺繼續着在進行。

「格格格！……」

「蓬蓬蓬！……」高射炮夾雜着高射炮和機槍聲。好像過新年的爆竹聲一般的在茫茫的夜中怒吼着。

「我們空軍夜襲。」從睡夢中醒轉來，揉揉惺忪的睡眼。心裏這樣意識着。

起床走到窗邊，舉頭往空中仰望，信號燈和開花炮彈，正在夜的高空中閃爍着。只聽到嗡嗡的機聲，却看不見機影，一輪半規的明月，高高地吊在清朗的藍天，窺伺着黃浦江中的敵艦，似乎在譏誚敵人虛發的炮彈。

最後一課

英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某一天，那一天情景到現在仍舊像畫一樣的展開在我的面前。

戰雲從大上海的東北方瀰漫到西南方，把一個深秋的天氣

變得更蕭殺。沒有太陽，也沒有雨，祇有一片灰色籠罩着這抗戰快三個月的東方都市，預示着暴風雨快要過境的一種悲涼意味。

這時正是南市守軍與敵軍激戰最烈的幾天。三個月來，我選定難民教育做我的工作，在幾個朋友拚命努力之下，開拓了一片園地，——慈聯會屬的××收容所難童教育——二三百個難童經我們親手挑選分班，一桌一椅一書一筆經我們親手措辦，還培養了一批「小先生。」我們像一種事業樣的重視這一工作，因此每每使我們發生分外的顧慮。暴風雨快要過境的預示，頓使我緊張起來，有如都德最後一課裏的那個頑童，想拚命盡了這最後的機會盡一些更大的努力。

今天是我担任常識課、預備講「大上海幷沒有失陷」的題目。一吃過飯，忙跑到愛文義路西段××女中我們的辦公處去。時間還祇一點多，我們三個一班上課的英和南還沒有到我們辦公的大飯堂裏，祇有縫衣機靜悄悄的站在那兒，醫院裏送來的白布被單，高過機身不整齊的躺在旁邊。幾個還沒有回去的小學生在飯堂前石階上「造房子，」草地上的椅子上坐着幾個大一點的學生在看書，頭上的黑蝴蝶讓微風悠閒地擺動。我無聊地從飯堂踱到學校的辦公室，又踱到石階上望着天。飛機從天一亮就不停地在盤旋轟炸。灰色的天，配着我的近視眼，辨不出數目來。隨着愈來愈響的嗡嗡聲，清楚的看得出一架飛機掠過天空南飛，突然巨大的轟炸聲不斷的從南方傳過來，夾着一陣陣響亮的機關槍聲。草地上的學生也已經立起來仰望，接着幾聲像巨大冰雹打着屋子的聲音，震動每個人的耳鼓，草地上的學生本能地奔進了飯堂，手撫着耳朵，直瞪着眼睛，連帶石階上的幾個學生也嚇得逃了進來，三層樓上幾個寄宿生也着急的跑了下來，一時飯堂裏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幾個小一點的學生懊悔着爲甚麼不早些回家。

炸彈聲，槍聲，不時有像打着屋子似的霹啪聲，混成一片。屋子裏的人怔怔相望，不敢走向靠門窗的邊緣去。二三十分鐘之後，英南一起走了進來。

「我以爲你們在馬路上作了壯烈的犧牲了，那麼晚！」

「別說了，流彈眞有點怕人呢，走不走？」

「怎麼不走，他們久等了。」

「不管他，走了再講。」

我拿了粉筆，點名簿，英拿了戰時讀本和軍事挂圖，三個人一起走了出去。走廊裏碰見學校裏幾個教師，瞧着我們。

「慢一點走吧，吃流彈是寃枉的。」

南看着我，英問我怎樣。槍聲炮聲好像在門口迸發，各人的面上擺着不決定的神氣；在走廊盡頭猶豫。突然一種「最後一課」的心情佔據了我，我不再猶豫。

「我打頭陣。」我說。南英無言地跟着一起離開了這有遮蔽

的走廊。

街上走路的人不多，又都是神色忽忽，特別强大的劈拍聲正像從路的盡頭發出來。倏忽前面走的二個女人急忙跑進一爿煙紙店裏去，後面的人也趑趄不前，傳說前面着了流彈。我們遠望過去，只見一個籬笆牆內的草堆上在冒着煙，天也像煙霧騰騰的。

隆隆劈啦之聲，刺着耳朵，流彈眞像要從頭上打下來的樣子。我們開始有點膽怯，担心有人會倒下來。作爲××收容所還沒有完工的七層大廈已望得見。時間三點已過，超過預定的上課時間已經一個鐘頭，一羣受難的羔羊正在等着我們。也許玩得一團糟，——一種懷念加足了我們走路的勇氣。

大廈的竹籬門口幾個頑皮的學生站着看得出神。一陣「先生來了」的喧嘈，一窩蜂似的圍着我們進去。我們鬆了一口氣，當作課堂的大禮堂裏一些桌櫈弄得橫七豎八，連同跑進來的學生還不到一半。英有些生氣，把東西向做講台的木箱上一放，喊了六個排長二個級長來。

「他們呢，爲什麼不坐好位子？」

「到八層樓上看飛機去了。」

「快去喊！」

一陣沓雜的脚聲，排台子聲以後，黑壓壓的似乎都坐滿了。我先說話：

「空戰的時候，我們應該站在外面呢，還是躱到屋子裏？」

「躱到屋子裏。」巨人在吼似的。

「那麼剛才飛機在打時，你們爲什麼要跑到曬台上去，還有到門外去看呢？」

「……」

左面後幾排有一些輕的聲音傳過來：「那麼先生不是也要露天走來嗎？」

我心裏一動，只管在當做黑板的廣告鉛皮上大大的寫了「大上海幷沒有失陷」的常識題。

奇怪的，「最後一課」的心情老在佔據着我的思想。我放開喉嚨講了二個鐘頭，不管英南在旁邊等，忘記了我已侵佔了她們的上課時間。我鄭重的向他們介紹了這篇名著，介紹了裏面那個頑童；自已則儼然是那個老師。這樣，果然把二百多雙黑眼珠子都吸引到講台上來。

十幾個小先生下課後把我們包圍起來。

「先生，我們到那裏，你們都要來的。」

我們沒有話可講，只有我重複地安慰他們：「大上海是不會失陷的。」

灰色的天使暮色更容易蒼老，把十幾張臉都染上灰色的臉影，雖然十幾顆心還是那樣鮮紅。

查

寄島

也許在三月二十左右罷！我可記不清了。

校裏午後似乎沒事——幾個用功的當然例外；大多數呢？有幾個在看小說，有幾個出去買東西，剩下的只有我們幾個人。因為都是從S縣來的，不管同校或異校，總覺親近些，互相談談，倒還起勁，而且來了個所謂「老上海」的同鄉，他張大了嘴巴，提高了嗓子，把他的生平得意事，對我們述說；什麼報上常見恐怖案啦！馬路上巡捕查行人啦，印度巡捕舉起毛茸的手打洋車夫啦……諸如此類的事不知是拿來嚇我們呢，還是給我們一點見識？等他自己的牛皮吹盡，就把從人家處聽來的也大談起來，不管是對是錯，橫豎「鄉下人裏好吹牛」，有甚麼相干？

談呀談的，已是兩點鐘光景，先生還是沒有來；原來是連續的自修課。

窗外，斜陽映着長長的影子；青天裏白雲老是一團團地飛奔着，微風吹來了春的氣息，使我想到故鄉的春天。故鄉多美啊！不只是青山綠水使人懷念，就說故鄉的母親，真有母親般的溫和慈愛，不像上海的生疏無情。——我想到了家鄉，我不禁流淚！

「碰……」一個巨響，突然地飛來，雖沒有像飛機擲的炸彈的爆炸聲那麼響，可是卻比手槍聲響得多，總之是我所未曾聽過的；我摸不着頭腦，而那個「老上海」的同學也目瞪口呆嚇得不知所措了。有幾個胆大的同學走下樓去，大概他們是去打探消息。

我們去問先生，去問同學，大家就紛紛議論起來。

一會兒，下樓的同學上來了一個，大家都圍住他詢問：

「原來是恐怖事件，校前一條繁華的馬路，被人投了一枚手溜彈，原因可無從探悉……」他搖着頭。

第二個同學上來就說警備車也來了，新聞記者也來了。大家又提議到靠馬路的洋台上去看，也有人上屋頂去偷望，然而我沒有去。

人都走了，教室立刻顯出清靜，寂寞。

洋台上的人回來了，然而屋頂的人還沒有下來。

據回來的人說：「新聞記者來了後，（也有人說是偵探，我沒有看見）就察看地面一遍，可是沒有痕跡；巡捕照例搜查行人，拿着手槍。長槍機關槍，可是投彈的人已不知去向了……」

門開了，突然又來一個緊急報告，緊張的神色，青白的臉兒，寒顫的腔調：

「東洋兵也到了，聽說投彈的原因是炸日軍用車，所以他們要來查了，對面剛查過，這裏說不定也要來查呢！怎辦？」

這使大家慌亂起來，好像山谷裏落下一個霹雷，禽獸都逃出

了窠巢，草木也搖搖受驚的樣子。本來有幾位開口「救國」閉口「抗日」的愛國志士，到這時也只好把含有愛國思想的書籍都塞到字紙簍裏去，但恐又搜出是不好惹的，眞恨不得把來拋到印度、南洋羣島去，連我的一包畫片，——沒有關係的畫片，也被搶去，一手塞進字紙簍裏。

有幾個同學去找先生，請先生想應付的辦法，然而找不見。不久，有人提議：大家整整齊齊坐起來，裝做沒事，也好像等候來檢查似的。

有幾個偷望着門，門動了動，好像有個穿黃衣的人走來了，奇怪，轉瞬間又不見了。等一會，好像門又動了，開了，然而又關上了。

有人再去望望，去了三四個。

大家等着，果然來了個喜訊：

「警備車回去了，記者(?)去了，東洋兵也不見了。馬路上依舊是原來的樣子。」

大家膽大了起來，字紙簍也拿進來了，畫片還好，沒有破。

回家的時候，只見馬路上依舊是汽車，電車，黃包車，不斷地往來，人仍是擠得像戲院散場後一般。

斜陽漸漸淡下去，白雲也就變成灰黑色。(627)

★ ★ ★ ★

課室與校園

君適

就在這一天內，發生了兩種不同的事件，每次回憶到牠的時候，那舊時內心的創痛，悲憤，和憎恨就立刻又湧現了上來。種種的過去了的生活所遺棄下來的可厭的回憶，促使了我寫這兩則印象似的記載。它顯現了在民族解放戰爭的過程中的「荒淫與無恥」的一面，雖然這是極平凡的事實。

× × × ×

上午。

才鈴聲響了不一會。

趙先生走了進來，亂閧閧的課堂也就漸漸地靜止了，今天他穿了一件新的藍大衫罩住皮袍子，入了座，於是點名。

「先生！講時事。」

「先生！講時事……」

這一級的同學，趙先生說過：都是很頑皮的，本來趙先生自己，也是挺和氣的，有着一副活像小孩的帶着眼鏡，常常是笑嘻嘻的面孔。大家從來沒有見他發怒過，因此學生們就毫不客氣地同他吵吵玩玩尋點開心。趙先生時常對學生們說出他的時事意見：

「我對於國家的事，一點也不感到興味。最重要的是你們讀

般人，要從小就養成守規矩的習慣，將來才不會像現在這些當政諸公那樣的。你們要『奉公守法』，更不能把大洋錢都往自己口袋裏裝。所以你們就不能不守規矩，頂要緊的是你們只要用心在課本子裏頭，不要生什麼大念頭。就拿我自己來說：我在這學校裏教了十來年的書，從來沒有生過什麼妄想去賺大錢，做大官。……」

接着他就講起時事來了，學生們似乎都巴望他能够多講一些，固然他講的東西的確有一部分人愛聽，但大半却是希望能因此少講點書，大考起來，可不就便當了嗎？而且趙先生又是那麼地隨便，决不像其他幾位先生的嚴厲。凡是有人說出「先生，講時事，」大家都不約而同地隨聲附和起來了。

「你們要我講時事，就自己去看報好啦！」趙先生假推却。

「不，先生，我今天沒有看。」

「現在的報沒有看頭。」

「東洋人檢查過。……」

「我對於時事……」趙先生的勁兒來了，這是誰都知道的，下文一定是：「毫無興趣！」

「要『法治，』」不知道那一位同學這樣喊了一下，因為趙先生時常提到這個名詞，大家都熟悉得像是這個「法治」是和趙先生分不開似的。

「對呀！要『法治，』請先生講『法治。』」這個響應似的聲音一出，課堂內起了哄然的笑聲。

「當然是法治！」趙先生好像是因為同學們的請他講法治，是侮辱這個名詞的尊嚴，聲色俱厲地：「你們這班學生首先就不講法治，上課時不守秩序，將來在社會上還肯守法律嗎！所以，現在中國弄得這樣精糕，都是那些執政諸公的不守法弄出來的。你們從此以後就該努力用功，在課堂內不要吵鬧，靜聽先生的講書，這才是好學生，將來到社會上也記着千萬不要多拿公家一文錢，這就是法治！總而言之：我對於現在的中國，是一點也沒有希望，只能看你們將來的成績了。」接着搖搖頭，感慨了一下。

「先生！現在打得怎樣了？」這問題突然的被提起了。

「哼！我可以對你們說，勝負的事情就根本別管他，人家的飛機那麼多，我們的飛機呢？」

「袋子裏，袋子裏！」又是不約而同的響聲，帶着滑稽的笑語。

大家都知道趙先生一提到飛機，總是這麼一套。

「對，袋子裏。」趙先生站起來了，拍拍口袋：「我們的飛機大炮都往自己口袋裏裝，人家追的快，我們逃得更快！南京失守，我早就預料到啦，等着吧！恐怕不出半個月，漢口也是一定失掉的，是不錯！我們是『長期抗戰。』還是可以退到更西面去，一直到中國完了，完結。遭殃的是老百姓！他們有錢，可以帶着他們的姨太太，坐着飛機溜到外國去，還有什麼臉講『最後勝利！』這都是騙人的踏

話，所以，唉！……」他又搖了搖頭，似乎很悲哀和生氣的樣子，又慢慢地，憤憤地，像是很消極地說：「沒有辦法了！沒有辦法了！」

「快講！哪一課了？」趙先生坐了下來，要講書了，又接着說：「所以呀！你們就該努力用功，尤其是要養成守法的習慣，那中國才有希望，不然我們雖然亡了國。……」

「先生！現在還沒有亡國！」立刻有一個糾正。

「但是，以後要亡的，中國不亡，是無天理，所以你們若能在現在開始發憤讀書，養成守法的習慣，國家自然得救。以前記得在報紙上常常看到什麼學生組織起來啦！什麼民衆組織起來啦！這就是最不守法的人所想出來的，試問民衆怎麼組織起來？這眞是天大的笑話，還虧他們說得出口！當學生就要安分讀書，做生意的安分做生意，做教員的，種田的，都應該這樣辦，那中國才有辦法，不然，哼，別想打敗人家！」

下課了，大家的臉上都像罩着一層愁悶的陰影：「中國快亡了，怎麼辦呀！」但，當然不用說也有嘻笑如舊的。

× × × ×

已是夜裏了，在黑暗的四周，只看見高大的樹木的枯枝和房屋的模糊的輪廓。遠遠的幾點窗內的燈火，以及佔面積約十方尺的熊熊的火焰，掩映着四週的觀火者。

庶務先生指揮着校役把一件件的東西往火堆裏拋，另一個人拿着鐵枴杖不斷地在火堆中將未被燒着的物件翻開。這樣，使火勢更是猛烈了。

校長先生關照過的，吩咐凡是校裏有些「嫌疑」的東西，一律將它燒掉。於是這裏竟爲這件事忙了好多天，凡是關於軍訓的衣服、帽子、褲帶、面盆，以及軍訓的書籍，都在被焚之列。圖書主任在圖書館內忙了一整天，檢出來好多的書也拿來預備燒了。甚至某幾個黨國要人所寫贈給學校的匾額也都要跟着退出滬郊的國軍乘着火遁而去了。

圍在火燄四周的住宿生們，在注視着，歎惜着。其中的一個這樣說：

「錢先生！爲什麼把牠燒掉呢？好寄到別處去不好嗎？眞是可惜？……」

「校長交代過的。」

「操場內挖個大洞，一下子埋在裏面不可以嗎？……」

「…………」

錢先生沒有回答，所聽到的，仍是熊熊的火燄的呼呼聲。

「隆隆！」一件草綠色的軍衣擲下去了，使火更猛烈地怒吼起來。

「哎喲！」一個茶役婉惜地說：「這麼新的衣服，燬了眞正可惜，我看只要把牠收拾收拾倒挺好哩，爲什麼要燬了它呢？」

但新衣服不久也化爲灰塵了，接着是大批的書籍，這樣繼續着燒了好幾個鐘頭。時候已不早了，東西也大半燒完了，學生們也都陸續地三三兩兩地回到宿舍裏。

校園中遍地的火灰，在地上被北風吹着向南飛去。這好像是表示着偌大的學校中已找不出抗日的嫌疑了。

眞的找不出了嗎？

恥辱

尼洛

這星期來，一直謠傳工部局將會同日軍到各校檢查，同事們也早在計議着這件事，有的根本不信這件事，有的卻把戰事書報都撕掉了。

今天早上，校長傳下命令，叫各教員把學生課卷上有抗日詞句的都撕掉；校內所有的黨國旗，孫總理像及標語都拿下燒燬；各教員所有抗日的書報，一律運出校外，午後校長將自來檢查。這命令使全校都處於紊亂恐惶之中。起初是紛紛的議論，說日軍將於明後日來檢查了。不信的人，也起了懷疑。但即使不相信有什麼辦法呢？校長要親自來檢查，你也不得不照辦。像我就知道這消息的來源是不可靠的，可是和校長是無法爭辯的。

胆小的吳早把一切抗日的東西弄掉了，正忙着指揮校役撕標語，卸下黨國旗及總理像。刁滑的黃銜着紙煙，安閒地撕着課卷，國民黨員孫把黨證紮了一大包準備拿出去。正在整理着抵抗的徐帶着譏諷的口吻說：

「孫，你叛黨了麼？」

「這是隨機應變，不作無價值的犧牲。」孫回答。

學生吵鬧得厲害，可是值日教員正在宿舍裏整理書呢。

上課了，大家帶着不自然的態度去等待學生的質問。才進課堂，空氣顯得很緊張。的確，連我也覺得有點異樣了，四壁空空，國旗總理像固然沒有了，標語也沒有了。——笨拙的校役，把衛生的標語也都撕掉了。

學生的質問是必然的，而且都是態度凜然，使人感到慚愧。當我正在向學生解釋時，隔壁教室也傳來了黃的怒吼：

「……你們這般孩子只會瞎鬧，愛國只要愛在心裏，何必在表面上做出來你們在這裏叫愛國，但，誰敢到閘北東洋兵面前去叫口號嗎？……」

退課後的休息室裏，大家談論着對付學生質問的手段。孫自詡着應付學生的方法高妙：誰有精神同學生嚕嗦解釋？把一個最頑皮的打了二下手心，個個都靜默了。

午前散學時，全校各處的「肅清」工作大致完成了，走廊上，扶梯上都滿是散亂雜碎的各色標語紙，孫總理的半身像也給拉

破了拋在一個角落裏。一個小學生走來，把它拾起，鄭重地放在書包裏，嘴裏咕噥着：「就是東洋人來搜査也不過如此。」

午飯後，大多數人趁空把整理好了但捨不得毀掉的書報拿出校門去了。

× × × ×

放晚學後，校長帶着滿意的笑容巡視了校舍一週，最後跨進教員宿舍，抱歉似的向各教員笑着說：

「今天辛苦你們了。實在環境逼着，沒辦法，諸位暫時請忍耐一點吧！學生面前不必說得太激烈，激烈了，學生年紀小不懂什麼，學校方面則爲難了，哈哈……。」

晚飯時，徐回來了，氣憤憤的說：

「我跑了三個學校，都沒有什麼舉動，一切照常，只有這裏大驚小怪的自相驚擾了一天！」

「這是大大的恥辱！」我幾乎大聲叫喊出來。

反抗

一動（卅六··）

明說完了他的現狀，提出了他的要求以後，兩眼期待似地望着教導主任的臉，希望不致被拒絕。

不知在什麼時候教導主任已經緊緊地皺起了眉頭；躲在大眼鏡後面的兩眼，盯着辦公桌上的墨水瓶，搖了搖頭，好久才迸出了三個字：

「不……可……能……。」

明顯然是怔住了，他一時說不出話。片刻的沉寂後，教導主任像是忍不住了。

「眞是沒辦法，你自己想法去吧。」他說了，想站起身來。

自己想法嗎？明想自己剛才不是說得很明白麼：「在上海只有他一個人。」但他不妨再說一遍，或許沒聽清。然而

「不要多講了，學校又不是慈善機關！」接着：

「個個人都像你這樣，那學校怎麼辦下去呢？」教導主任顯然是老於世故的人，他清楚地懂得向一個在他權力之下的人說話的方法。

明的臉陡然紅了起來，憤怒統治了他的全身，他眞想狠狠地向那胖臉打幾拳。他一旋身，向着門口就跑，他瞥見教導主任霍的站了起來，他的心不由一跳，但他隨即釋然了，因爲那聲音喊：

「金生！藍墨水快完啦！」

× × × ×

明一跨出辦公室的門，就用急行軍的步子走向宿舍。砰的一聲踢開了房門，跨進去隨手又關了門。房裏六張床就只他的一張上有席子。是暑假啦，有家不回去，那才是大傻子。

明沉重地倒向床上，鎮靜了一下頭腦，張大着眼、憤憤地想：

「……哼！什麼東西！平時說得多好聽！到頭來現出原形啦！什麼『學校就是你們的家，教師就是你們的父母；你們如有困難，無論……學校總竭力替你們設法、幫忙。』多好聽呀！這樣的家，沒錢的莫想進來！這樣的父母，不顧子女的死活！……」

忽然，在天花板上現出兩個臉孔，憂鬱的笑着，更顯出額上的皺紋來，然而目光是多慈愛呵！她們望着明。

明不敢看，他閉了眼睛，他要哭。

一陣疲倦襲過他的全身，他有些茫然。

× × × ×

明一會兒便醒過來了，他想着剛才的事，到底怎辦？他忽然笑起來，敲敲自已的頭：「跟我一樣的同學多着呢！儘躲在房間裏會有法辦嗎？」他站起來去開門，幾乎跟推進門來的衛碰着鼻子。

「幹嗎？猴子，你……」明咽住了。

「校方要逐出我們！」三角臉上一些沒有往日嬉笑的神氣。

「什麼？……」

「你去看了就明白。」衛拉了明就走，拐了兩彎就到佈告處。

佈告處已經擠了一羣人，明吃力地擠進去瞧那張新佈告：「本校定在暑假期中修理全部校舍，留校……」還沒瞧完，佈告已被一隻憤怒的手撕去了。

但明早已明白了：校方藉口修理校舍來逐出這批留校的無家可歸的苦學生。

他轉過頭，向四周望，他看到同學們一張張激憤的臉。一絲笑紋掠過他的臉，他是對的：人多了就好辦，集團的力量會克服一切。

× × × ×

這晚上，明並沒有早睡，吃了晚飯，他就獨自關在房間內，一面磨墨，一面想臘着一張寫有許多標語的紙。

他們已經開過會，這些標語就是他們全體的呼喊。他們已決定了反抗的第一步驟：貼標語和推代表直接向校方交涉。明和衛被派担任第一項工作，今晚就得辦好。

明又微笑了，他想起明天早晨，飯廳，走廊，宿舍，辦公室都會發現他們的呼聲；他又想起他們集會時的嚴肅情形，個個人都拿出最大的注意力。哈！級會是什麼？簡直是兒戲！表示贊成的人會舉起兩隻手，甚至三隻手來，——不，應該說是兩隻手一隻脚。

他提起筆，輕快地在已裁好的紙上寫起來。

× × × ×

寫完了，明擲去筆，仔細地看了一遍，沒有錯。

他把紙叠齊，對摺，放在桌上。站起來，離開坐椅，伸了伸手足，又長長的吁了一口氣。

一陣鈴聲，自遠而近，他知道要熄燈了。

突然，窗口上顯上一張臉來，是那個三角臉，睜大了眼望着他。

明點頭，那臉又落下去了。

明走近桌子，翻開那疊紙，望着第一張，平靜地堅決地唸：

「我們沒有家，沒有錢……

我們要吃飯，要……」

電燈熄了！

但明揮了揮拳，用更堅決地叫了出來：

「……讀書！」

附記：本文故事已因該校校長自×地來信而完全解決。作者謹向×校長致熱烈的敬禮：他消弭了現在上海教育界決不可有的內部糾紛。

衝突

悚凝

×月×日。

是在十點至十點五十分的英文班上，英國籍的女教員很興奮地從當天的「字林西報」上抄錄前線勝利的戰訊。

「與××校長喊你！」

校長室裏的連生偷偷地從外邊探進頭來，用一雙老鼠眼在教室裏頭劃了一個圈子，在發現了我的位置後，輕輕地喊出了我的名字。連生的那雙鼠眼真怕人，每逢一個人的名字被喚到時，無論你是平時最活躍的學生，對他自己的前途都會覺着恐懼，像一個罪犯被拖出去受審時一樣，他的命運同樣是捉摸不定的。

「我？」我想「我又沒有犯規。」

× × × ×

校長先生是上了年紀的人，還是春天，然而雪白的紡綢短衫的袖口卻捲得高高地。肥胖的身子裝在那隻皮旋椅裏動也不動一會，泥菩薩似的。聽到了我的腳聲，慢慢地把頭抬了起來。

「你，與××。」

「是的！」

「是的」

沉默了一會，他告訴我許多話。他說現在環境不同了，講話要留神；他又說，學校位在越界築路上，隨時會遭受到「大道市政府」的光顧；最後，他板起了莊嚴的臉孔，問道：

「××壁報是你編輯的嗎？」

「是的，這是學生會交給我編的，學生會的命令……」

老校長的臉孔漲得緋紅，太陽穴裏的青筋不住地在暴跳，一雙眼珠子變得全是白，一面把桌子上的那本學生名冊合了起來，一面插嘴道：

「學生會？學生會我已經佈告命令解散了！我不准因爲學生會的存在而妨礙學校的行政！」

「是的，校長學生會已經解散了；但是同學間的熱情是壓制不住的！××壁報便是我們熱情發洩的處所。」

校長室的玻璃窗上貼滿人頭，貼滿笑歪了的嘴。

「嘿！熱情？你們爺娘出了錢教你們到學校裏來幹什麼的？事情要是仍舊繼續下去，你們今年的升學會發生問題！」

門外響起了一陣騷擾：

「漢奸！」

「漢奸和蘇錫文是一家人！」

老校長眼睛裏充滿了火，太陽穴的青筋暴跳得更厲害。拿拳頭打一下另一隻手的手心，霍地從皮旋椅上站了起來，很快的衝出了同學們圍成的「肉牆」，發急的說：

「漢奸有什麼證據說！」

沉寂。

老校長抹了一下額上的汗珠，一雙粗黑的手反叉在背後，腹部起落得利害，看了看周圍的烏黑黑的一羣，繼續着他的話語：

「和蘇錫文同姓就是漢奸，那麼你們呢？王克敏姓王，你們沒有姓王的嗎？江蘇省長姓陳，你們姓陳的也是漢奸嗎？」

又是沉默。

「但是，學校為什麼要登記呢？」

老校長帶着一臉的苦笑，然後嘆口氣道：

「謠言！謠言全是謠言！……」

「謠言？謠言自己才是謠言！」

「那末為什麼要禁止我們的壁報呢？」

老校長預備再要繼續「闢謠」，然而他沒有什麼話可說，要說的話全給抑住在喉頭。他也知道周圍的一羣不是小孩子，他再也不能哄騙他們。

「沒錯的！到底是漢奸！」

暴力不能威脅大衆的熱情，同樣地，暴力也不能屈服我們英勇的抵抗。

鬥爭的開始

L F（二十七・七・六・）

脚步加速地進行，對於下午要來的一場暴風雨，感到極度的興奮。

頭上的肆虐驕陽，軟軟的燙得起泡的柏油路，和幾天來的疲勞，一股腦兒全拋在腦後。心裏感興奮着；可是一切想得到的早就想到了。

幾天來的向偽組織「登記」，剷除，奴化的種種傳聞；先生答覆的含糊，慌張；在報上揭發過的漢奸教員的來臨；和鬼頭鬼腦的人的出入，早把五百多同學打在悶葫蘆裏了。再加上今天報紙登

載我們學校在進行登記的新聞，再也掩蓋不住了。五百多顆不願做亡國奴的心燃起了鬥爭的火焰，將燒毀敵人的鬼蜮伎倆。

太陽像火燒一樣的操場上黑壓壓地擠滿了人頭，憤怒的聲音不時從悶熱的空氣中爆出來，主席的的聲音好容易才傳到人們的耳朵裏：「諸位同學！今天報上有一則關於我們學校的新聞——就是說：我們的學校要向偽組織去『登記』了。……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不願做亡國奴的，反對奴化教育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誰願意有一個中國人做漢奸呢？我們要請校長出來解釋，並且擔保以後決不向偽組織『登記』……我們不是胡鬧也不是鬧風潮，祇是保衛我們的學校！」

校長請出來了，慢吞吞地說：「……『登記』的事恐怕是出於誤會，因爲上學期我校有個姓金的教員，住在洞庭東山，……不得不(?)同日本人來往勾結……現在來到上海，住在租界有點不方便，(?)因爲他是本校元勳，所以跟日本人商量住在市區……恐怕誤會是由此而起的，……至於『登記』是絕對沒有的事，如遇壓迫，則學校寧願關門解散！……」於是搖搖擺擺的踏進辦公室。

「同學們！現在校長先生已經向我們解釋過了。……同學還有什麼意見？」汗珠直淌的主席嘶着喉嚨在喊。

「主席！」東南角上的一個聲音打破了沉寂：「我有一個建議：「請校長登報聲明。」

「附議！」像雷轟一樣。

「現在通過了第一個議案：——請校長登報聲明。還有沒有？請快點提出！」是主席的聲音。

「主席要求成立護校會！」

「附議！」大家好像乘機發洩一肚皮的憤氣一樣。

「有沒有人反對？……沒有，通過！……還有什麼要提出？請快點！」主席喊出。

「主席！在抗戰的時候，除了漢奸以外，任何人都得聯合在一塊兒，何況學校是教育機關呢？所以我們要求除了漢奸以外，不開除同學，保障同學安全。」

「附議！」整個地叫着，幾乎連房子也震動了。

忽然一個高二的同學沒頭沒腦地擠了出來：「主席！我反對第二個議案。因爲我們學校又沒有向偽組織登記，根本在孤島上敵人來了，除了解散還有什麼辦法呢？何況學校當局是非常堅決的。」

「主席！」一個急促的聲音：「請問那位同學是不是要等到『登記』後再來護校呢？……學校當局的態度固然是堅決的，可是，在敵人進攻時，整個學校中最大的力量——學生羣衆——是不是應該坐視？護校是不是師生共同的責任？國軍雖然退出了上

海，但是上海仍是中國人的上海！租界是有中立性的，敵人的武力是無法在租界上使用的。……這個議案已經被大家通過，就是反對，也應該照複決的手續做。」

「主席，……唔，……唔，我收回提議。」那位高二的同學在羣衆的哄笑中露着窘態。

三個建議交給代表團向校長請求，經過五次三番的藉故推托，終於在五百多不願做亡國奴的熱誠的壓力下全部接受了。

還有一段插話：——在代表團向校長請求時，一個宗教部的×先生拉幾個小同學去考試，他說：「你們不要跟大學生哄，(?)他們都在『搗蛋』(?)如果打起來你們總是吃虧的。」可是小同學死也不肯走，幸虧另外幾個同學上來解釋：「先生！考試等一下仍要考的，我們不是搗蛋，也不是胡鬧，我們祗提出一個不願做亡國奴的要求。打是不會的，我們的拳頭向着敵人！」那位先生也祗好答訕着走了。

在烈日下，同學已足足地站了三個鐘頭，因爲我們這次羣衆大會不是胡鬧，不是搗蛋，也不是鬧風潮，祗不過是爲了保衛學校，反對奴化，提出了一個僅僅夠做中國人的資格的要求。所以在代表團得了答覆，散會後，全體同學仍在精神疲乏之下自動地結束了這最後一天的考試。

太陽漸漸西墜，拖着沈重的脚步回家時，心裏仍强烈地留着那興奮的場面，這正是鬥爭的開始哪！

開除

松鈞（二十七・五・廿一・）

一陣鈴聲，把我從夢中驚醒，樓梯間人聲嘈雜，校長先生沙啞的喉嚨大喊着在客廳集合。我以爲附近發生火警，急忙披好衣服跟隨到客廳。那裏早已聚集了許多同學，帶着惺忪的眼睛，都莫明其妙地互望着。

「各位！」校長在人羣中大聲說：「一個朋友告訴我說：本校有激烈的抗日分子混入，煽動和連絡同學，專做不合法的事，他方也已知道，恐怕今天要到這裏來搜查。」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我才明白過來。現在每一中國人都是抗日的，何況我們青年。這難道是中學校長說的話嗎？

「爲了保障各位的生命安全，學校方面的名譽，不得不請各位忙忙。將各位的箱子、書桌打開，讓我同諸位先生先來檢查一遍，以免發生意外。」他得意地說完大道理後，把頭一點，用手向樓梯一揮，很快地跑進辦公室。

我驚訝，這話會從一個曾做過救亡工作的著名中學校長口中吐出。曾經領導學生，熱心地辦理救護工作的愛國英雄，現在却甘成爲俯首貼耳的「順民！」「什麼使他變得這樣快？」當我疑

惑時，一個同學拉拉我的手臂說：「快去呀！」我沒說什麼，看着一個個爭先地上樓去，不禁喊一聲「順民」，就獨自將華美晨報打開來看。

聽着樓上翻箱倒籠的搜查聲，覺得孤島上的教育眞不堪設想了。流落的數十萬中國青年將漸漸走入沒落的道路。負教育職責者祇是委屈求全！毒害青年！辦着營業化的學校，擡高學費，雖然輿論上有合理的指責，但是他們早已變成狼心狗肺的人了，管什麼臭道理，自已有吃有穿就夠了。

約莫一小時左右，我被困在辦公室裏。對望着瘦長的校長。

「你爲何不將箱子打開？」

「我箱子沒有鎖呀！」我破舊的箱子的箱鎖已失去了效用，讓牠棄在牀下。

「那末，總要去打開的呀！」校長的命令。

「……」我不回答，我忿恨。

「你沒有話說了，賊胆心虛，拿去看。」細長的手臂將幾本雜誌拋下來，零亂地散在地上。紅紅的「華美」二字映入我的眼簾。我失笑了。

「先生！華美週報是准許發行的雜誌，不是違禁品，上海到處有買。」

「難道我不識字碼？」一看牠的面容！校長面紅耳赤，似乎大怒了。

「這沒有關係。」

「就是檢查這東西，書本沒收，給你一次警告。」

「書是我出錢買的，不能沒收！」憤火在我胸中燒着，說話有些不客氣了。

「違抗校長，就是違抗教育原理，違抗教育部，你不配稱學生！」

「你是堂堂的校長麼？制止中國青年的抗日，視事仇人，爲人所共棄，教育界的敗類！」我忍不住了，就反唇相譏，知道這幾句話使他太難堪了，他一定會拿使出校長的最後手段。果然，他霍地立起來，將墨水瓶往桌上一拍，大聲嚷着：

「出去！破壞校風，違抗命令，去！」

「你不能做青年的導師，只是黃道樂土下的一個順民！」我冷笑着，頭也不回出了辦公室。

出校門時，經過佈告處，見許多人圍着看，我知是開除的佈告，看見佈告的末了，竟也用着「民國廿七年五月廿一月」的字樣。

「五五」——我們的「校慶日」

棟

是暮春的時節，太陽竟像六月裏燒紅了的烙鐵一樣，燙得道

「孤島」上的一角的××中學整個沸騰起來，同學們都在奔跑，在拭着汗，揮着扇到處奔走着。那兒充滿了活潑的喜悅的空氣，這還是學期來的第一次呢！天天壓在功課底下的同學，今天是解放了，自由了！

校園內的國旗，高高地伸出了碧綠的樹梢，飄蕩在蔚藍的天空中，鮮豔，莊嚴的色調，望上去令人感到一陣愉快和敬愛。

時間是下午。

籃球場上排了半個大圓圈的板櫈，場正中架起了一架「機關槍」——但這可不是敵人用來替我們「拍照」的那種「機關槍。」

鐘聲悠揚地響了，催促着我們坐上那燙屁股的地面和板櫈，還是一個空前的聚合，該說是一個師生無拘束的露天聚合呢。大家談笑着。

「嚁！嗶！……」「機關槍」手吹了這麼一聲叫子。

「不要動啦！要開始了！」他更大聲地喊着。

「格格格格！……」「機關槍」工作了，從這邊起始，向那面旋轉。那面的同學在「咳咳！……」「嘻嘻！哈哈！」地引我們這邊發笑，但當「機關槍」頭掉到那邊時，鬧聲就發在我們這一邊了，「機關槍」一停止，同學們立刻就衝進了「汽車間」——我們的禮堂。

二百多人，擠在這一間停得下約莫三四輛汽車的「汽車間」裏，窗門是給綿紙封住，外面近九十度的空氣和毒辣的陽光從門窗間不住地襲進來，加上了人體散放出來的熱氣，把這裏比做烘麵包的爐大概還不算過份罷！

校長，校董，校友，同學代表輪流地地發表着他們底「官樣文章」，在當時的那種悶熱，窒息的感覺，使我們不得不回憶到我們那被燬去了的莊嚴寬宏的大禮堂。但台上的演說正是關於這一方面的，所以雖然那些演說是「官樣」，枯燥，無味，同學們仍是能靜靜地配合着他們的回憶而傾聽着。結束了這紀念儀式的是歡呼：

「建設新××！」

「建設新中國！」

「××中學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萬歲，萬萬歲！」

沉悶了一個多鐘頭的我們，這時的情緒是高漲到極點了。

接下去的節目是籃球比賽校友對學校隊。很猾稽的，一開始時，校友隊就只有四個人，拉了一個現在肄業的同學權充要職，到休息時，校友跑了一個。半場後，場中的校友只剩一個了。不用說，校友隊是輸了。

籃球比賽未完，嘹亮的鐘聲又悠悠地傳過來了，這時是三點

正。大家都重新拾回「汽車開」去，還是「餘興」的開始。

「五月的鮮花，開遍了原野，鮮花掩蓋……」

是全體教職員的合唱，悵壯的歌聲，深深地打入了在座的人的心坎，接着來了個笛同鋼琴的合奏，鋼琴獨奏，口琴，但這些都是平靜溫柔的。跟下來的是歌詠組的莊嚴、雄壯、整齊的吼聲，計有熱血，生死同心，軍歌等幾隻悲壯的名曲。

「趕快上前，前面有無數的同志們正在抗戰！看！勝利就在眼前！……」

「衝！衝過山海關！雪我國恥在……」

整個會場的空氣都緊張起來。這確是餘興中的一個出色的節目，其餘節目單上的「手風琴」「平劇清唱」都「生病」了！至於初中一同學的「滑稽」却流入於低級趣味；不過若是把牠的內容充實了一下，移到民衆面前，那末或許可以收到相當效果的。

壓台戲是劇社處女演出的「藝術家」——一齣喜劇。牠是暴露社會上的一些人的愚蠢，爲了要使「藝術家」的作品能賣好價錢的緣故，他的妻子同他的弟弟竟串同強迫「藝術家」裝死，而古玩商則竟因這「藝術家」一死，便將他所備顯出的每兩張畫一元的價格，而突然增到幾萬元，但後來「藝術家」因受不住這樣束縛而要「復活」了，這樣一來使古玩商急得要打起官司來，鬧出了使人的發笑的愚蠢的舉動：「藝術家」的內容大概就是這樣。在這裏演員的技巧是不很熟練，甚至於在台上發笑，化裝也似乎很不高明，因爲這窮藝術家他的妻子以及弟弟的衣飾都太漂亮了，一點兒沒有窮相。至於燈光，根本是談不到。總之：演出的成績平平，對同學並沒有發生什麼效果，原因還是在劇本本身的內容不適宜。我以爲在這還不算壞到極點的環境中，大可以採用一個比較有意義的劇本，不過，若以爲還只是單單要聯絡同學的感情，使人笑笑的話，那末這齣「藝術家」以喜劇的形式表出來，也就够能博得同學們的「一笑」了。在那輕鬆的會場空氣中，同學們都凌亂地作「鳥獸散」了。

在紀念會中發生了一件不奇特，也並不平凡的事，當分發紀念糖菓時，有一級全級卅幾位同學同時離開了會場，等到分發完以後才重新走進去。這三十幾位同學是要把這些糖菓的一筆小小費用節省下來去慰勞「八百孤軍」，本來他們是提議要把全部糖菓費節省下來，然而因糖菓早已購好了，於是只得由這卅幾人執行。

太陽，失去了他底狠毒的烈焰，臉紅紅地墮入西方。天上的彩霞把紅光反映到這一羣在路途上進行的青年，使他們的面頰都變成緋紅，顯出更活潑更有朝氣。他們跳躍着彷彿是要去把正要襲來的黑暗衝破似的。

春假遊藝會

慎之

三月三十一日，星期四，天晴。

爲了忙着應付月考，和籌備我們的「春假遊藝會」的緣故，不寫日記，已足有一星期了。最大的原因，還不是爲了個「懶」字？雖然每晚總是到十點半或十一點鐘才睡覺，可是，再遲睡二三十分鐘，像我這樣的年輕人，也還不在乎啊！幸有今天這麼一個偉大的場面，足够我塗上幾頁紙來填補這一星期所遺留下的空白！

昨天回家，把今天所要表演的節目，一條條的都寫好了，所以今晨起身後，只是從從容容的洗臉，吃粥，上學去，因我昨晚唯一的功課，就是這一點啊！

我們的演出，是假座××中學大禮堂，舞台是現成的；電燈，幕布，早在昨天裝置好了。才到校中，小沈來對我說，叫我買二毛錢桑皮紙和二盒蓋釘。這些事在一星期前本是用不着我費神的，可是在二十四日下午，我們的××同樂會改組後，我被選爲總務兼文書之職，於是我居然也要獨當一面（？）了！接着買松香，買鞭炮，買……可是一會就上課了，兩課英文，誰有心去聽，腦中只是在盤算着：「下午的演出，到底成個怎麼的樣兒，參觀的人當然不會很少的，因楊先生在本星期的紀念週上已向全校同學報告過，況且各級的節目也不少，雖然籌備的時間是這樣短促，僅僅一個星期……」好容易下了課，就再去幹着總務的事了！

幾何課沒有上，因此得把我責任之內的事，已草草的做得差不多了，看其他的同學，也都在很忙碌的工作着：當佈景的，配燈光的，練劇本的，印刊物的，寫臘紙的；……他們的臉上都表示着興奮、熱烈。不錯，工作會把我們聯合起來，你看那批比較年幼些的同學，本來同我們幾個年齡較大的是不大講話或玩的，在以前我總以爲他們是很難和我們合作，但今天事實的表現，無疑地把我從前的觀念打破了；他們不也在和我們一樣地工作着嗎？我欣喜，我跳躍。呀！原來他們從前是沒事做，不是不做事。

將上第四課（國文）時，五眼汪走來，叫我再寫幾條新添的節目，我想：「停刻寫吧，好在時間多着哩！」因我以爲國文課也不上了，誰知上課鐘才敲過不久，張先生已走進了教室，多懊惱呀！叫我在甚麼時候寫呢？下午還要貼標語，一點鐘就要開會的；可是，張先生好像知我心事似的，——早退了，因此，我得將幾條未寫的節目，一齊寫上了節目單。

吃過飯，空氣更形緊張了，貼標語，搬椅子，措置導具，準備表演，眞是忙得「不亦樂乎」，我也急於預備登台。不一會，教務處佈告貼出來了：「今日下午一時，諸生聚集××大禮堂，舉行春假遊藝會，課程暫停，」大概是這樣的數行字。不到一點鐘，禮堂內已告客

滿！

　　不久就宣告開會，先是蔚上台，報告舉行這次集會的目的，她說：「我們舉行這次集會，最大的使命，是希望本校的同學，大家組織起來。」她的話是簡單而明晳，所以博得了很多的掌聲。「這是本會宣講組長的顏色啊！」我想。接着是初中二三年級的兩部合唱，因練習時間的不充分，故唱得不十分好；此後是高三級的獨唱，和初二級的開聲戲「傀儡之子」；我因要預備上演劇本「我也要去」裏的一個「鬼子兵」，故沒有聽淸楚他們的劇情到底是什麼，眞可惜！一會兒，「我也要去」上演了。這劇本本名「八一三之夜」，從前在××難民收容所內已經演出過，當時還得到過人家些微的讚許，今天的演出，演員還是以前的幾位；我在演到搜查時見了錢就向衣袋裏塞進去，那「阿毛的娘」（密司鄭飾）却喊起來了：「這是我的錢，你怎麼可以……？」呀！照理她是不該說的，因她一則是很害怕，二則連丈夫都被殺了，何況是幾個錢，三則她一喊，我的長官在側，聽得後我豈不該死；我被她一急，倒急出一句話來了：「這是違禁品！」天曉得，用自己的血汗換來的金錢，却被認爲違禁品。但這或許是事實，你看我們的敵人，把比這更不合理，更殘暴一千倍一萬倍的事，都當作家常便飯呢！觀衆們聽了我的話，都無可如何地笑了。接下去演出的，是我們初三級編排的活報：「爲什麼不……？」「活報」兩字的意義，就是活的報紙，編者把現社會的矛盾，略加整理，就這麼平淡地搬上了舞台。這東西既沒有底稿，故沒有一定的台詞。更沒有導演。我們的演出，是以學校爲背景，以不團結作題材，寫出各人個性不同，到後來因外來的打擊，結果使他們團結起來了，像鋼鐵般堅固。我扮演的是「死讀書」朋友，不知爲什麼，我的一言一動，都變成了觀衆們的笑料。接着還有××劇場的客串「怎麼辦」和「月亮上升」兩話劇；還兩幕戲劇：我在××戲院裏都已看過的，因學校與戲院的環境稍有不同之故罷？他們在「怎麼辦」一劇中，也加入了些激發人心的口號。殷×君的演說也很不差，不過那時的聲音（不論前台或後台）太嘈雜了，我站在台邊，故還能比較聽得淸楚些，較遠的人，是否聽得，那却成問題了！他起頭講的是演劇與觀劇的常識，後來講到我們所貼的標語，他說：「一條是『慶祝六中全會開幕』，另一是『大家要組織起來』，都含有重大意義，因六中全會是一個調和國共兩黨的月老，而組織是我們目下所必需之故……」此外還有袁先生的淸唱，以助餘興，最後是歌咏組長徐的教歌，結果很圓滿，到五時才興盡而散。

　　今天在校中晚餐，餐後同五服汪、鍾貓兒及幾位住讀的同學，在教室中關了燈扯閒談，很有樂趣；最後談到了畢業問題，和畢業後同學分離及組織解散的補救辦法，我主張把這問題在明天大會上提出，共同討論，因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啊！七時半同汪鍾

兩同學搭公共汽車回家，今天我眞有說不出的興奮，愉快，因我們的宣傳是成功了！

今天一天的教訓，是證實了「辛苦就是幸福」這句話。

聯歡會

棟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深厚的絨幕一拉開，台上的幾張嘴就遽發出了這一陣雄壯的吼聲！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下面的一百多個熱烈的心立刻跟着旋律而急速地猛烈地跳盪着。椅子下的腿也都不由自主地輕輕地踏着節拍。好些嘴是有點熬不住了，但終於給意識所支配着，只好是翕動着嘴唇，悶了氣在肚子裏哼着。

「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前進！前進！進」不等台上的人的鞠躬，掌聲就接了歌聲，雷般地響起來，每一隻手都拍得通紅了！還似乎是要發洩剛才的悶氣似地。

烙痕是第二個節目：淪陷了的土地內一家人正密謀聯合起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起義，但事實敗露，全家都將被殺，連那十四五歲的小兒子也都不能除外。可是，他還未曾給國家盡過力呀！他是這樣小，然而又是將來的一個有用的分子。於是，姊姊便去向一個敵軍官哀求，請他赦免了這無知的小孩子。被允許了，但必須那小孩子親手行刑，殺死他底父、兄、姊姊。到將要行刑時，那敵軍官突然向姊姊跪着求婚，說：倘使她願意嫁給他的話，那末，連她也立刻可以獲得自由。但她沒有聽完他底話，就不顧一切地直跪上刑場去！這劇本的內容就是這樣的，演員的動作、說話，雖然並不能完全脫離了生硬，但劇中的詞句却是那麼吸引人的心，大家都屛着氣息來傾聽。當演到那動人的情節，幾次都使人不得不鼓掌，尤其是台上張開那面可愛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時候，我們的情感都給牠整個的控制住了。

節目裏也有穿了學生裝跳的頗有點「那個」的「馬來舞」以及辟辟！拍拍！的「國術」。「再來一個！」在「馬來舞」開了例後，打「國術」的那位同學也只好多跳兩跳，哄笑開始打破了剛才的嚴肅的空氣。

「八一三之夜」——壓台戲，確是節目中最精采的一幕，那是寫敵軍在上海所幹出的很普通的暴行的一幕。演員的技術相當不錯，除了那敵兵的態度太滑稽了一點，中國的軍官表情較差一點外，其餘音響效果都很能使人滿意。燈光、佈景，雖然談不到，但那簡單的幾張桌椅却也夠適合劇中的情節了。當開幕不久後，阿毛娘哭得正傷心時，台下的人却在笑，這笑大概是上面的「馬來舞」傳染下來的罷，但大概也因爲演員是大家所熟識的人而覺

得好笑罷？不過後來終於給台上的戲吸引住了。敵軍的殘酷，眞使大家的牙齒都緊咬着，拳頭也同時緊握起來，到中國英勇的軍官到來時，大家又興奮到極點。完了，大家的情感是緊張極了。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這回是百多張嘴、同吼喊了！痛快的、雄壯的歌聲，把先前的悶氣盡情的帶了出來。同時也把心裏燃起了的火焰更煽得高張起來！

「中華民國萬萬歲！」

「……」

還是醉在夢死嗎？！不不！正像主席所說的：「這是「學協」改組後第一次的大聚會，目的是聯絡同學感情，增進工作效力，同時我們也可說是慶祝津浦前線——台兒莊我軍的勝利。……」

雨止了，走出了馬路，一陣風捲過來，是兩輛暗黃色的軍用卡車，飛也似的穿過了我底視線，剛才的一幅「八一三之夜」的畫面，更清晰的在我腦中顯現出來。

孩子的教訓

艾木

早晨，辦公室牆上的日曆又被撕去了一頁，粗大的烏黑的字在吸引着人的視綫：

四月八日——星期五。

中級級任陳老師正在批閱孩子們的春假作業。他狠命地吸着烟捲，搖搖頭，有勁地用紅筆在簿子上劃着一個「×」，並且寫了幾句批語；於是他換了另一本，又狠命地吸着烟捲，可是他沒有搖頭，他的嘴唇邊現露着微笑，默默地想着：

「能像這本一樣，那才好了！」

他感覺到他的肩上有着什麼重的東西壓住，他深深地吸口烟，把烟蒂投在痰盂裏，接着濃烟從嘴裏、鼻裏冒了出來，隨着微風衝出了狹窄的房間。

「我要怎樣去努力教育孩子？」

但他對於這個自己所提出來的題目感到十二分艱難，他困苦地思索着，卻不能立刻回答自己。於是他又拿起一本簿子細心地批改着。

已經七點半了，孩子們絡續地上學了。教室裏立刻喧嘩起來，尖銳的叫聲、笑聲、歌聲、夾着桌椅聲，都傳進辦公室裏來。陳老師仍舊很安靜地工作着，這種嘈雜的聲音並不驚動他——他是慣於在這種聲音中做着工作。

他批完了簿子，順手翻開當日的報紙，還沒有讀完一段新聞，一個孩子哭着進來，用袖口拭着眼淚說：

「陳海明打我！」

「誰？」

「陳海明，噯——噯，——噯，……」

「他在哪兒？」

門呀的開了，闖進來的正是陳海明。他站着，怒容滿面，目不轉睛地瞧着老師。他的圓圓的眼珠閃爍着，好像在表白他是沒有做錯什麽。

「你爲什麽打周祥生？」

「他買花紙。」〔註〕

「什麽？花紙？」

「嗯，是日本貨，我的爸爸告訴我的。」

「哦那末你怎麽打他？你說。」

「我對他說：『你爲什麽買日本貨？』他不睬我，我想把紙片拿來。他不放，還用拳頭打我，我就回了他一下。」

「不，他先打我，……」哭的孩子說。

「哦，哦，……」

陳老師呆住了，這番爭吵顯然很難解決，他祇能「哦，哦，」沒有下文了。兩個孩子站在老師的跟前，敵意地覷着，性急地等待着正在苦思着的老師底判罰。

「周祥生，你去把花紙拿來！」

這可難住了這個哭着的孩子了。他想老師一定會沒收它；因此，他沒有聽從老師的話，像木偶似的動也不動，羞愧地把頭垂下，眼睛注視着地板。

「你去拿吧，我看看就還你。」老師很真切地說。

他瞧瞧陳老師的神色，相信老師不會騙他，於是他走出去了，——一會兒他把花紙遞給陳老師。

當他接到這張花紙時，他的臉色立刻蒼白了。啊！這是侵略者的誘惑！在他的小學時代，也曾經玩過這種美麗的、誘人的紙片，那是遠在「濟南慘案」以前的事。——但這東西竟重復出現在他的眼前，使他沉沒在悲慘的記憶中：——

「濟南慘案」那年的五月裏，他熱烈地參加救國的集會，體味到侵略者的殘暴和亡國的苦痛；他擎着紙旗，跟了巨蛇似的行列在街上遊行，也跟着千萬人發狂地咆哮着：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抵制仇貨！……」

現在他已經是孩子們的教師了。環境的險惡決不能使他背叛教育孩子的責任。數十分鐘前他就在考問着自己：「我要怎樣去努力教育孩子？」但是他對於孩子購買仇貨的事，必須加以謹愼的思慮，暴燥地責備孩子是要不得的。他細看着這張紙片，把它還給周祥生，並且用一種母親般的溫柔的口吻對兩個孩子說：

「你們出去吧！」

在常識課上，陳老師提高嗓子在台上講解着「世界上的人

種」有些孩子坐不定心了，椅子上好像生着釘子，要刺痛屁股，開始騷援起來，可是周祥生却始終很鎮靜地坐着，把他的手放在抽屜裏，很忙地摸索着，引起陳老師的注意。

「周祥生，咱們中國人住在哪一洲？」

「歐洲。」

「歐洲嗎？」

「噢，不是，非洲！」他用驚惶的目光視着老師。

「你在做什麼？」

他着慌了，想把抽屜裏的東西放進書包，可是來不及了；老師已經出現在他的桌前，看得見明明白白了。

「戰花紙」老師自言自地語說，他瞥見這孩子的書面上印着一隻叭兒狗，一朵薔薇，並且在他的手背上還有一個穿蝴蝶衣的女人。陳老師的瘦臉變色了，他把花紙拿在手裏。

午飯後，陳老師坐在辦公室裏，他的眼前浮現着許多可怕的東西：人造絲，洋白糖，火柴，花布，玩具，白麵紅丸……這許多貨物發現在畸形的市場上，如像髒水裏的黴菌。它們被換作金錢，流入惡魔的手掌中。無論是誰，他不能擔保自己決沒有買過日貨，因爲「孤島」雖然已經成了「孤島」，但決不是安樂窩，它是直接地遭受着侵略者的蹂躪。——陳老師從孩子那裏得到了這個教訓。他覺得這個教訓是可貴的，應該感謝孩子。

他的瘦削的臉嚴肅了，像警告自己地喃喃着：

「記住吧，這孩子的教訓！」

散學的鐘聲響着，「再會歌」唱起來了，它猶如清晨的雞鳴，驚醒了沉思着的陳老師。

他站了起來，跑出辦公室，在一羣小鳥般的孩子的隊伍裏，抓住了周祥生的手，把花紙交還他，很溫柔地說。

「孩子，記住吧，這是日貨，能買嗎？」

孩子捲着頭，接了花紙，向他行一個禮，歡歡喜喜地去了。但陳老師却覺得肩頭的什麼東西壓得更吃重了！

【註】「花紙」是日貨之一，專供孩子玩的，能將紙片上的圖樣原原本本地複印到別的東西上，小販攤或雜貨店常有出售。

難童慰問記

流沙

爲了人家託我的事，不能再遲延了，一起身，就俯下頭在桌子上寫信，把房間的門緊緊地下着鎖。可是不出所料，半封信尙沒有寫好，外面已有了一種吃吃喳喳的講話聲，慢慢地從簡單變爲嘈雜，有幾個胆子大一點的學生直嚷着喉嚨，一邊算跟我開玩笑罷，一邊催我起身。

「袁老師起來喲！時間不早了！」

「我們學生已經都起身，老師倒還要睡覺！」

幸虧我從來起身不遲，否則，這一次要受學生的教訓了，不過，我是抱定宗旨：在沒有做完那個工作之前，無論怎樣，我是不會開門的；同時，爲了增加學生今天的興趣起見，裝腔咳嗽了幾聲，因此引起了他們間的論爭：有的說我在床舖上已經翻過一個身，有的說我還沒有翻過身，甚至有的說他會聽到我熟睡的鼾聲。待他們講得不清楚的時候，我更高聲咳嗽了一陣，最後是「嘻，」輕輕地笑了。外邊因此就肅靜無聲，有幾個爬上窗檔瞧，有窗帘隔着，一點看不見，有的異想天開，從鑰匙孔裏窺視，更使他失望，因爲我是早用鑰匙把洞孔塞住了。

外面的輾轉徘徊，和竊竊私議，我是完全理會到的；當然，他們今年的兒童節，是另外有一種感覺，而且一早他們或許就想到今天要做小慈善家了；不，還些不能算慈善事業，那末總括一句：爲國家工作罷。

我和他們見面的時候，並不使他們掃興，讓一部份的學生，昨天他們已經選定的代表，擁進了我的房間，三大筐慰問難童的食品靜悄悄躺在我的床的左邊，十幾對滿意的視線，對它有力的瞻着。我故意笑嘻嘻對其中一個代表說：

「做代表的先吃一包，好嗎？」

「我們不要吃！」誇張的代表搖搖頭，鼻子一皺，好像看穿了我是在開玩笑：「這是送給難童吃的！他們平常很苦！我們是一直有這些東西吃的。」

守在外面的學生，看見房間裏熱鬧，都想擁進門來，有幾個，老實不客氣，兩手緊緊地抓住了門柱，一脚站在高起的戶檻上，另一脚騰空吊着，用盡了氣力，辛苦得額角上已給汗濕得亮晶晶了，站在後面的更用手抓住了站在前面的人，兩脚蹺起來，誰都興致勃勃，使我的精神頓時振作了不少。

「把這些東西扛出去！」

他們聽到了我的話，一窩蜂，幾十隻手像一羣螞蟻搬死蜜蜂，把三大筐東西都搬了出去，許多學生都包圍在它的四週。天眞地望着幾百隻紙袋在笑。

× × × ×

八點鐘打了之後，叫笛一吹，教鞭一揚。學生今天排隊比往日早操時候要迅速得多，圓團團的太陽高高地吊在東方天空，項校長養的幾十隻信鴿，迎着溫和的晨風飛揚，從我們的頭頂上掠過。

第二聲叫笛吹過，立在操場上的老師和學生都變得莊嚴肅穆起來；有幾個做扛夫——準備扛慰問品——的學生，手執了扁擔，擺着童子軍立正姿勢。這時，操場冷靜得像在晚上，只聽得美麗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慢慢地上升，被風刮出拂拂的響聲。

當租界四週淪陷在敵人手中，中國人不再看見代表眞正中

國的國旗的時候，我們每次升起國旗，特別會感覺到一種興奮。親愛的淚珠會從我們富有熱情的眼眶中掉下來。

三大筐慰問品由六個學生打了作先導，每個筐上更插着一面用白竹布寫就的斜三角形的旗幟，寫着「兒童節愛光小學慰問難童第×隊」等字樣，這動機當然一邊是鼓勵學生興趣，好似告訴大衆這次慰問，凡愛光學生都是有關係的，一邊更希望人家常常想到難民的痛苦和其他學校來跟我們競爭，多爲難童造福。

幾百個學生都穿了比較平常清潔一點的衣服，排成了一字長蛇陣，靠着馬路左邊，蠕蠕地走過去，引起路人的注目，當我們走到十字路口時，十六路無軌電車和汽車都停在一邊，交通竟被我們截住了。

一路浩浩蕩蕩的我們，對着聯誼堂收容所走去。

× × × ×

難民所的前面，是一個五六丈平方的小荒場，再前面就是馬路了。我們走到了難民所前面，就全體立定了，來一個向右轉，面都對着他們。而難童們排成隊伍，比我們更迅速，真使我們很有些自愧不如，有個學生輕輕地問我：

「他們怎麼也會體操？」

「他們現在也有老師教，從前也都是很有錢的學生啊！」我不再多講話，怕妨害了公共秩序。接着又來了一個身體向後轉，只見幾個同事都很興奮的看着這些排成一個個小隊的難童。

難童們最先是唱黨歌，又唱了個鋤頭舞歌，由他們的正主任先致詞了。我們的學生代表就把一袋袋東西分給他們，他們很有禮貌，當每個雙手接到一袋東西的時候，必來一個很誠摯的鞠躬，和說聲「謝謝！」

有很多做母親的，看見孩子都有好東西吃，就連忙走去把她正睡熟着的嬰孩抱了來，可憐，孩子的眼睛還沒有睜開，硬把他柔軟無力的小手臂拖出來，一邊嘴裏急切的喊着，表示她存心的熱切：

「先生，這裏還有一個孩子呢！」

「好你不要急！」我對她們表同情的露着笑容，就在那個時候，興致十足的學生代表把一袋東西塞到了她的手裏。

這時，孩子笑，母親笑，每個看熱鬧的學生也笑。他們覺得用掉這幾個錢是很有價值的，就在大衆歡笑的當兒，項校長立在階石上訓話了，詞句很簡單。先說做難童是爲了國家犧牲，是光榮的孩子，後又說中國獲得最後勝利很有把握，勉勵難童上進。

我朝正門裏看去，看見有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婦人，她呆呆地看着大衆眼睛裏不自禁的吊下淚來。這太奇異了！她爲什麼比別人傷心呢？當然做難民都是苦的。等我問了收容所裏的幹事，才知道她的八歲的男孩子，還是昨天才死的，我聽到這悲慘故事，就自

己問自己：

「天啊！叫我怎樣去安慰她呢？為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我們中國受苦的人是太多了！」

× × × ×

我們預定的四個收容所都分發過了，還剩餘四十多包東西，回到了操場許多學生都分散各自回家去了，我就跟幾個學生代表商議，怎樣分發那剩餘的東西？起先，我跟他們開玩笑說：

「我看幾個代表太辛苦了！一人一包！」

「我們不要吃花生米糖餅乾香蕉橘子，我們是吃慣了的！」

他們都很堅決的表示，有幾個更從袋裏拿錢或吃的東西給我看。

我為了再有其他事情要去做，就裝着很着急的神氣：

「那末剩下的東西怎麼辦呢？」

大家一時沒有辦法，最後還是四年級的一個同學想出了個計劃：

「這些東西應該送給難童吃的，我們只分送了四個收容所，不如再送第五個收容所罷！」

「我不去了！有朋友已經在校門外等我！你們小朋友自己去罷！」

十幾個小朋友，跳呀跳的，奔呀奔的，扛筐子的，執小旗的，朝檳榔路轉角國際收容所走去。

晚上，我回校，意外地，校長拿出一封信來，一看，原來就是國際收容所裏的難童的謝函。

四月四日——兒童節

薇（十五・學生）

去年這一天，我是在南京。全南京都很快樂，特別是我們孩子們。這一天是兒童節，學校裏放了假，開了慶祝會，先生還帶我們到中央電台去播音，她說：

「把我們的快樂廣播給大家。」

我的大姊姊也向我說：

「×妹，你們比我們幸福多了。我們小時候還沒有兒童節，什麼也沒有，只知道死唸書，唸厭了就做些毫無意義的遊戲，現在國家的確進步了。」

她說國家進步了，我想我的學問也進步了呢。而且我的快樂也會進步的呀！我國真快樂極了！

可是，忽然打仗了。日本和我們打了。書上早已讀過：日本帝國主義怎麼侵略我們，現在我們親眼看到了，我們親身受到侵略了。一切快樂都沒有了，家鄉也沒有了。我們就逃到了上海，而且不久，親愛的大姊姊領導我們的大姊姊，也被敵人間接殺害了……

快樂，從前的快樂都沒有了。侵略者的第一聲大砲就把我們

打進愁苦的海裏了。

又是兒童節了。但是我們只有痛苦的回憶了。學校裏也停了課，慶祝會也不能開了。先生不是帶我們去廣播快樂給大家卻帶我們到難民收容所去。

難民所裏會找到快樂嗎？

一間黑暗的大房子，地上舖滿了蓆，蓆上擠滿了人，牆上掛滿了蛛網和灰塵，同時點綴着幾件「開着天窗」的衣袴。沒有一個窗子，也沒有一個透氣的洞。雖然是紅日當空的時候，這裏卻透不進一絲陽光。偶而有一兩個中年的黃臉的瘦女人提着一兩桶洗好的衣服出進的時候，從門口溜進一道炫耀的有生氣的陽光，照着一些陰鬱黃瘦的臉。他們就連忙從門洞向繁華的馬路上一瞥，那樣急切，好像想尋找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但這不過很快的一霎那間，屋子立刻又恢復了陰暗。

這就是收容所！這就是難民！這就是侵略者的成績！一切書上所讀到的侵略者的猙獰面目，都顯在我眼前了。我今天認識了它！

我的心裏開始感覺沉重了。

一股難堪的臭氣衝進我們的鼻子。有一個同學把手帕掩住了口鼻。我好像覺得難民們——受難的同胞呵——在黑暗中發怒了。我滿臉都漲紅了，頭昏了，我從來沒有這樣難爲情。我不顧一切衝上去拉掉那個同學的手。忽然她哭起來了。我的眼淚也流下來了。

沿着舖滿地上的蓆子的縫隙慢慢移動着步子，我們走到另外一間大房間裏。這裏比較光亮一點。二百多個受難的小朋友已經在等着我們。

我們一到，他們黃瘦的小臉上就閃出活潑的光輝來。他們有的竟叫起來了。我們分了一些吃的東西給他們。在嘈雜的叫聲和話聲裏我們就開會了。

這是紀念兒童節的會。想不到今年在上海在和去年完全不同的環境裏又來紀念兒童節了。

一個小朋友穿着「開天窗」的褂子，睜大了圓圓的眼睛忽然問我：

「兒童節到底什麼意思呀？」

我滿臉通紅了。我怎麼說得清楚呢？我……我怎麼會告訴她呢？我難爲情的笑着說：

「就是這個意思呀！……我們小朋友也要齊心！……齊心！…………」

「這個我懂的，」她急忙插上來說：「齊心打日本呀！」

「就是這個意思……不要做亡國奴。」我輕鬆地笑了。她比我說得好哇。

「我懂的。」她對我笑着說。接着她不放心似的低下頭來輕

輕的說：「你看是不是？」

我連忙告訴她，她是一點也不錯的。當我稱讚她的時候，她的頭更低了，幾乎要撞到她的胸口。她的黃臉漲得緋紅了。她慢慢的伸出一隻手來，忽然扣住我一隻手指，笑起來了！

呵！我興奮得心也要跳出來了。

會開完了，全體合唱救亡歌曲的時候，我好像瘋狂了。我不知道那來的氣力，用勁唱，唱得從來沒有這樣響過。去年今天播音的時候也唱不到這樣響喨。難道去年的快樂還比不上今年嗎？難道今天我竟在難民所裏找到了快樂嗎？

一切的孩子都在唱着。不會唱的也在哼着。黃臉都變成了紅臉。有許多小拳頭在空中舞動着。我的小朋友不會唱。她盯住我的嘴，一開一閉的跟着我。

當我們向他們告別的時候，她又慢慢的伸出手來拉住我一隻手指，害羞的笑着，低低的說：

「你們好，比別人好。……」

我紅着臉，快樂得說不出話來，只好和她分別走出門去。但是忽然我回過頭來，像一個大人的嚴肅態度向她說：

「抗日的都是好的。……」好像我已經不是一個孩子，倒是一個大人了。我的心興奮得要炸裂了。我連忙衝了出去。

在馬路上，大家都不開口。一個同學挽着我走着。她就是用手帕掩住口鼻的人。她的發光的眼盯着我的眼。我們都不開口。但是我們心裏是明白的。她的手在抖着。

就這樣，我們在難民所裏紀念了兒童節。在難民所裏找到了快樂。失去許久的快樂，我又找到了！

這快樂和去年的不同，但是我更歡喜它！(765)

第九輯　偉大的紀念

九·一八在上海特區

榴火

六年了！過去每一個「九一八」的到臨，我們只能含忍着悲痛，讓牠無聲地過去每一個「九一八」對於我們都似一把尖刀，深深地刺入胸膛，讓熱血流出來凝結在創口而不能發出呼痛的喊聲。然而民族的仇恨不是妥協政策所能抑制的；敵人繼續的侵略已粉碎偷安者的迷夢。從「蘆溝橋抗戰」政府決定了抗戰的國策，到「八一三」上海戰事爆發展開了全民族抗戰的一幕，中國已表現了復仇的英勇的行動在世界的面前了。

現在，當華北、上海各地英勇的戰士在砲火中打擊着敵人的時候，第六次「九·一八」的到來已全非過去的景象了。記得去年的「九一八」節，上海是在軍警嚴密戒備中和民衆的憤慨中溜過去的。但今年的「九·一八」却帶來了沉痛也帶來了歡欣。全市的軍民正用鮮血紀念牠！

天還沒有亮，砲火連續的怒響着。細雨落着，秋風颼颼地吹過佈着沙袋和鐵網的街頭，巡邏的外國兵邁着沉重的步伐，擺着長長的身體在人行道上，背着槍吹着口哨，搖擺着手中的短棒頭上一片鉛色的天空，天漸漸的亮了，國旗升起，然而都又垂下一半來，飄着飄着在晨風裏。等到太陽衝散了陰雲的時候，鮮紅的旗子是多麼美麗啊！然而，她不能升到桿頂，叫人有些悽慘！

摘取去昨夜趕印的壁報，發送到難民收容所中去。每一份壁報附一張剪貼的畫報，那是從六年中各種畫報中收檢出來的，上面有東北美麗的風景，敵人殘殺我們同胞的血跡，還有義勇軍在冰天雪地中前進的行列。看過這驚心動魄的畫面，有一陣酸辛的淚水含在眼中。於是想到前幾天寶山姚營全營戰士的殉難，閻海文烈士落在敵陣殺敵的消息，覺得我們現在是用鮮血創造更動人的畫面了。

踏上馬路，電線桿上，弄堂的牆壁上，貼着白紙藍字的標語，遮蓋了往常的香煙花柳病醫院的廣告：

「紀念「九一八」要收復失地！」

「趕走侵略我們的敵人！」

「援助抗戰的戰士！」這不是平常的口號，而是全中國人內心深處所發的要求是至誠的言語。「立報」「救亡日報」發出

時，馬路格外來得喧嘈，報販喊叫着，行人爭購着，這是上海民衆最喜悅的報紙，因爲牠們能說民衆要說的話。後者，今天增出特刊半張，開首刊載着一篇追悼東北義勇軍戰士李紅光傅顯明諸烈士的輓文，英勇的戰士流盡了最後的一滴血，在艱難困苦的鬥爭中。在「九一八」紀念的時候，大家對於所有死難在抗敵戰役的烈士，同寄無限的愧心和敬意；堪以告慰英靈的，是現在全國已點燃了爲他們復仇，爲民族雪恨的火把，我彷彿看到他們在火光中滿身血跡，然而面孔上都露出微笑。

「九一八」的第六年，中國醒悟了，死難的烈士沒有白流他們的血！

閃過幾個青年，健康活潑，嘴裏唱着「打回老家去」的歌詞，他們都是到收容所去宣傳的。上海自從開戰以來，被敵人逼得無家可歸的難民，有七八萬人被收容，除去遣送回鄉的以外，現在還有三四萬人，分住在一百多個收容所中。今天許多的青年團體分別到難民收容所中演講，演劇，唱歌，難民是親身受到日本强盜摧殘的；今天他們紀念「九一八」，更受感動，許多難民在劇中看到日本鬼子出場，幾乎想把演員打一頓，許多老太太看到鬼子欺侮中國人的情形，低下頭揩眼淚；中國兵衝鋒的時候，觀衆喊着大家一齊去。中國是不會亡的，任何角落都充溢着抗戰的情熱！

中午走過南京路，車輛行人都停止，無線電放送着黨歌，童子軍領着路人低下頭靜默三分鐘，喧鬧的馬路沉默在嚴肅裏，接着舉起手來宣誓；

「余誓以至誠，擁護政府，服從領袖，犧牲一切，抗戰到底！」幾個値勤的華捕，也隨着舉起手來，外國兵好奇的望着這動人的儀式演過後，一個紅面孔高鼻子的外國人，微笑地伸出大姆指向着他身旁走過的中國人說：

「你們中國，一定可以得到最後的勝利！」

路人很感動，向這個異國的同情者道謝，表現十分光榮的樣子。第六年的「九一八」，中國人已敢正視友邦的人士了。同時，聽說法大馬路都有這紀念儀式的舉行。但紀念「九一八」最有意義的行動還不在此，還有許多青年絕食一日，把伙食費捐助救國會；還有紅十字會帶來的受傷的戰士，這些鋼鐵般的兄弟，他們在戰場拚命的衝掃敵人，以鮮血紀念了「九一八」。

晚間，七時光景，黃浦江的上空，出現了我們的空軍隊伍，敵人軍艦的高射砲，照明彈，紅綠色的警號，驚慌的放射出來。但是看啊，我們勇敢的飛機，從容地翺翔在茫茫的月色中，投下炸彈，轟徹了上海，特區的馬路上觀戰的人羣，齊聲叫好！這英勇的空戰，在「九一八」六週紀念的夜晚，是不能忘記的一幕啊！

空軍去了，特區的行人漸少，又只有砲聲遠遠的傳來，馬路上又是外國兵吹着口哨在巡邏着，秋風吹過佈着沙袋鐵網的街頭，

月亮高高的懸在青空中。

我向着月兒祈願：

明年的「九一八」該是我們唱着勝利的歌的日子。

絕食・靜默・宣誓・募捐

若藴（十五・學）

東方才微白，四周充滿着寂寞和冷靜，人們還在濃甜的睡夢中，然而戰爭是不分晝夜的忙碌着。斷續的槍砲聲點綴着深秋的早晨，一天的新生又開始了。

亭子間是我們——十多個女童軍——的臥室，地板是我們的牀，用具是簡單粗陋，這一切是我們二個月前所意料不到的，照例今天把我們的早課——掃除整理——做完了。

「早餐鈴怎麽還不響？」性急的芳，不耐的說着，

「還早呢，天也沒有大亮，大概我們今天工作快了些，」貞望了望窗外，我們同時也回過頭去看了一眼。

「什麽是時候早天陰呢！」我也順了一句。

「六點一刻了，早餐時間已過，我們出去看看吧。」張先生——我們底隊長——穿好了一雙長統皮鞋站起來剛說完，我們立刻放開脚步離開臥室，走進餐室。出乎意外地驚奇，餐室裏除了空的櫈子和檯子外；什麽都沒有，我們都驚疑地互相換着眼光。

「這奇了，怎麽都是空的？……」芳——還沒說完她底話，一個傳令的男童軍走來說：

「今天是『九一八』，大家應該絕食一天，爲念紀過去的國恥。並且在中午的時候到馬路上去領導民衆靜默和宣誓，以紀念陣亡將士和被難同胞。」他說完就走了。

「『九一八』！怪不得老天都不開容呢！」佩，一面說一面走去把掛在牆上的日歷重重的撕去一頁，血紅的字映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上。

「現在我們開始工作吧！昨天捐來的舊衣服，還沒有編號碼，今天我們應該更努力的工作，下午還得勸募難民衣服，和前方將士的棉背心。」張先生的話提起了我們的精神，反把吃早餐忘掉了。

辦公室在同街的另一幢房子裏，等我們進去時，那裏好些人已在開始工作了。我們也就做我們底工作：理衣服，編號碼，包紮、登記，很快地在中午以前辦好了。

戰爭控制下的街道，在陰鬱天氣的籠罩下，顯得格外地淒愴可憐。血紅旗面上潔白的星飄揚在街道的每個角落，鐘聲開始響了，在曾經流過血的南京路上，站着被驚起的黃帝的子孫！靜默——聽鐘聲的怒吼；靜默——紀念我們的陣亡將士，被難同胞，祝抗戰前途勝利！我們終於沉默了。沉默裏充滿着勝利者的凱歌。鐘聲停

了，我們舉起大無畏的手宣誓，宣誓是震天動地的，在這一瞬間，顯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

午餐時，每人拿六只光餅充飢，快樂地報告着剛才的順利的工作，然而發覺缺少了二隊童軍。一隊是派在大新公司的，另一隊是派在法租界大馬路的，這是我們意料中的「意外事件。」剛吃完光餅，派在大新公司的一隊回來了，西捕說他們妨礙交通，竟毆打起來，所以來遲了。他們領着光餅敘述剛才的經過。饑餓和痛苦並沒有減少他們工作的興奮！

「靜！沒有打着吧？」我問這一隊裏的一個女童軍。

「打是打着了，不過沒有吃虧！」她咬了一口光餅笑嘻嘻的，毫不在意的樣子。

「你沒有吃虧，我才得利呢！那個胖胖的西捕，挨我三腳、他祇打着我一拳。」影微笑着看了看自己的脚——跟男子沒有分別的脚！

「滋，眞豈有此理，到法租界去的一隊童子軍，被捕房扣留了！」貞氣冲冲跑來說，我們怔住了。

「這太氣人了啊！」佩咬住他底嘴唇忍氣的嘆息着。

「我們不能白白被他們欺侮，我們要自由」我也氣極了。

「聽說團長打電話去詢問。」

…………

集隊的號子響了，我們飛也似的奔到街堂口，卡車在等着我們出發工作——募捐。報數、分隊，我們一溜煙地跳上了卡車。光禿禿的卡車裏我們齊耳朵的頭髮，齊膝蓋的裙子，高昂的救亡歌曲，引起了路人底一片驚奇的眼光。

卡德路，同孚路，麥特赫司脫路的每個街堂都捐過了，成績是意外地好。在一大堆破衣服，破棉被的縫隙裏顯出了難民滿足的微笑。漸漸薄了的棉背心捐簿象徵前方將士英勇抗戰的精神。雖然我們走了好多里街，費了許多精神去解釋，雖然我們又餓又疲倦；然而為了減輕我們同胞的擔憂前線和後方將士的辛苦，我們還繼續着我們微小的工作。

天氣顯得昏暗了，我們從新閘路捐好回來，到跑馬廳的時候，傍晚的霧氣裏還能看見那巍巍的大鐘，長短針恰巧交成直線。

忽然天下雨了。

多愁的秋雨冰冷地撒遍我們的全身，然而這不能減少我們的勇氣和熱情。我們冒着雨，抵住風，飛馳着向光明的目的地前進，在綿長的靜安寺路上，留着我們的歌聲：

「九一八，血汗未嘗乾；
東四省，山河未嘗還；
海可枯，石可爛，
國恥一日未雪，國民責任未完。」

「一・二八」六週紀念日

彩華（二十六・通訊社員）

還該是小方生命史上最可紀念的一日。

小方是個剛果熱情的二十多歲的青年，他曾幹過許多熱烘烘的救亡工作，要死的話，可說他已死了三次。自從大上海失陷後，小方由於環境的關係，不得不投入地獄似的上海的懷抱裏，加入××工作，他在無聊時，嘴邊總是啣着一根紙烟，或沽十個銅板的綠荳燒喝喝，常常提高嗓子，向他的同志們說：

「幹救亡工作是艱苦的，在敵人鐵蹄下做救亡工作，尤其艱苦；但同時也是最有價值的工作；我們既幹了還艱苦的最有價值的救亡工作，就要隨時隨地準備坐牢，準備着死，如果怕死，就不要幹……」

在這一個時期，沒有一個同志關念家庭，怕幹救亡工作。大家都興奮地密切地團結着在同一目標之下，各自負起抗戰建國的任務。

「一・二八」六周紀念日的早晨，天空是灰白色的。陣陣寒風刺入人的肌骨，可愛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在大街小巷家家戶戶的門窗上迎風招展，似乎在說：

「我們永遠是光明的！」

「上海是我們的，上海始終沒有淪亡過！」

愛國的傳單、標語，到處皆是，上海的中國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爭先恐後的搶着，最醒目最有印象的是一張張豆腐乾塊一樣大小的圖畫標語，貼滿了每個店舖的櫥櫃上，門窗上，人行道旁的壁面上。標語很簡單，但含意極深刻，是一面鮮明美麗的中國國旗，旗邊註上「毋忘一・二八」五個字。

一個沒出息的傢伙，在貼這小標語時被探捕捉住，爲要保全自己的性命，說出了許多同志們的姓名住址，還領着去捉人。小方正由外面回來與幾個駐會的同志午餐，小方的九歲小姨亦在座。大家正在邊吃邊談，忽而闖進了一個工人模樣的青年，兩手拷着拷子。他第一句問小方××界領袖×君在不在。一位同志脫口回答他說不在。小方受托於秋，如果關於××界領袖×君的事，都要打電話告訴秋，因此小方很自然的放了碗箸，一隻手握着聽筒，一隻手正預備撥電話號數。這時忽又擁進五六個人，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其中一位中國人飛步過來，搶過小方手裏的聽筒，兇狠狠地說：

「你打電話到什麼地方去？說出來，不要怕，我們是捕房裏來的。」小方偷眼往飯桌一看，幾位同志很機警的作鳥獸散，剩下的是小方九歲的小姨與年已半百的女僕。小方自知受困，無法兎脫，於是又從容地答覆問話的中國人：

「我打電話給我的朋友×××，他早上出門關照，如有人來，叫我們打電話給他。」

說到這裏，五六個中外捕探，翻箱倒篋搜索了一番，連字紙簏裏的紙屑，都一一打開拚湊研究，結果所搜索到的是×會與×戰時服務團的空白信箋信封，以及×社的簽名簿等。這許多無關緊要的東西他們竟拾着野鷄毛當令箭似的作爲擾亂治安的犯罪證據了！先前那個問小方的中國人又問小方：

「你在這裏做什麼？」

「我在作客，不信的話，旁邊有我的妹妹在。」

「你朋友不在，你又怎麼在這裏午飯？×××是在×局做生意的嗎？這裏是×工會嗎？爲什麼要裝電話？」

「我的朋友早上出門時關照叫我先留在這裏午餐；這裏是不是×工會，爲什麼裝電話，我都不知道。」

小方覺得問話的中國人太無常識，上海裝電話的人不知有多少呢，難道都有犯罪的嫌疑嗎？

可是那中國人又問小方：

「×××家住什麼路？你的名字叫什麼？做什麼行業？住在那裏？」

「×××家未去過，不知道。我叫×××，做×行業，家住××路。」小方裝出很滑稽的神色回答他。

的鈴鈴……電話來了，探捕囑小方接聽，狠狠他關照小方；不可說別的，只說捕房人員都去了，叫他即刻來。小方是位熱心愛國的青年，寧願自己受罪，死也不願牽累其他同志。小方一面點點頭，表示接受，但心裏却決定寧死不屈。聽了電話，小方知道這是剛才脫兎的×同志打來的電話，就把探捕問話的經過，以及探捕尚未離此的事實，一一告訴了對方。站在小方四周的探捕却以兇狠的眼睛逼射着小方，小方泰然處之若無其事。

最末探捕們又大事搜索，最後要帶小方到捕房裏去，小方連連稱是，聰敏伶俐的小方的小姨大哭起來了，要跟着同去，探捕也答應了。於是小方往後樓穿上厚呢大衣，手攙着小姨，跟着一個外國人二個中國人往樓下去。在小方後面跟着的二個外國人二個中國人看見小方在後樓穿衣，疑竇叢生，以爲後樓也是機關，於是後面幾個中外探捕入後樓搜索。小方若無其事，從容下樓。這時光前面幾個中外探捕已跨出了大門。小方因覺手冷，知道手套遺忘在樓上，即返身去取，正走近扶梯邊，小方忽而心機一動，想後門無一探捕把守，是個脫兎的好機會——能够有機會不犧牲，還是不犧牲的好。小方就毫不遲疑的丟了他的小姨，拔脚往後門飛也似的狂奔。總弄口停了三四輛捕房公事汽車，車前站着剛才問話的中國人與外國人，小方自知不妙，又返身向後逃，逃出了弄口，跳上了人力車，躲到朋友家裏。小方這次所以能脫逃，是原爲探捕防衛

不密，該弄迂迴曲折，四通八達。小方在朋友家裏，坐立不安，担憂的是他小姨的受驚嚇和他家裏的重要文件。

黃昏，天下着鵝掌般的雪。小方家裏人來會見小方，相見之下，心裏有說不出的酸痛與快慰。原來他的小姨，已於當日下午一時光景由探捕送家，探捕幾番幾次的騙她關於小方的口供，有否不符之處，怪聰敏的小姨在捕房裏所供的口供與小方脫逃前所述說的無大差別。可惜的是小方未經風霜的妻子把家裏的重要文件都燬滅了，小方為了這會哭一夜。家裏的書也被探捕抄去了不少。

小方為了避免目標，隨即改換了裝束，別了家人，在××旅社會了秋。小方將脫險經過，詳細述說。後來小方與秋相互討論着兩個問題：事變善後與今後工作。同時擬了一個電稿，報告上峰，小方還預立遺囑給他妻子：

「余六歲開始讀書，迄今垂廿年，受父母汗血之栽培。不幸祖國被日帝國主義不斷侵淩壓迫，故無日不在奮發圖強，自力更生，以雪國恥，聊盡國民救國天職，藉報父母養育之恩。八一三事變，隨軍服務於××，×大上海失陷後，折返上海，參加×團。今者×捕房既接受日本強盜的要求，以余為抗日份子，非弋獲槍殺不可。余自認為激烈之抗日份子，隨時隨地抱必死之念，嗣後如為祖國生存而犧牲，死亦甘心，死亦光榮。惟余之家，情況不明，須請切實調查，告余父母曰：汝子已決心為祖國而犧牲，毋哀；告余弟妹曰：汝兄汝叔已決心犧牲生命換取祖國生存，勿悲。囑彼等奮發讀書，立志為余報仇；汝仍繼續讀書，以求自立。岳父必須孝敬，汝妹天資聰穎，頗可栽培，亦須悉心扶養。汝遇有相當郎君，可出嫁，毋固執為余受罪。餘無他，此囑。」

小方寫完了遺囑，又大哭一場，忽而又雄壯莊肅的喊了一聲：

「打倒××帝國主義！」

小方在旅館裏過了二個星期囚徒式的生活，最後遵照上峰的命令，帶着一顆十分堅決的心離開了上海。

遇鬼記

越　薪（二十・銀行職員）

已經晚上十點鐘了，我由寧波路的朋友處走出來。路上是相當的冷靜，含有緊張味。本來在日裏巡捕房的鐵甲車就架着綠油油的機關槍，接一連二的在路上巡邏，現在發生了好幾次炸彈案子，自然更加緊張啦。

因為冷靜和緊張的原故，天現得更黑了；尤其是朝南的河南路上。我夾了一大包書，就由這路向南，擬轉入法租界。

我老早預料到在今天這種空氣下，「抄靶子」的事免不了；所以我每走過一條橫路，總得瞧瞧那些站在壁角的巡捕，意思是

說：「喂，抄嗎？」但是他們不理。我就這樣提心吊膽的走過廣東路，心想：大概再下去就沒有了吧？

可是剛穿過廣東路，我一眼朝愛多亞路那面望過去，行人特別稀少，可以看到愛多亞路口一大塊冷清清的地方，是太暗了，除了由南面反映過來的倒影之外，簡直看不出那地方停了些什麼東西。而這影子，就是兩輛卡車和一些動搖着的人影。可是我知道那些影子不是路人們的，因爲他們有了乾電筒在手裏亮着。

「抄靶子！」理智警告我。待我越走近時就越證實了，我瞧到有些人被攔住在那裏。但是我並沒有想到要另走別路，因爲上海這種事太多了，抄的人也不過是公事，被抄的也成了家常便飯，何况我根本沒有犯法，於是我仍走上去。

我裝做毫不知道的樣子走過去、剛走到那兩輛卡車的中間，突然傍邊跳出一個矮子，手電筒的光在我臉上閃過：

「站住！」

馬上，手電筒的光又暗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個鬼樣的影子，攔住我，再用電光指指人行道上，意思是那邊走。

我平靜地繞過汽車的屁股，轉到人行道上，在那裏有好多個人在「抄」着。雖然電光時時的閃動，但我仍認不清是那種人，樣子倒像「包打聽。」我瞧瞧那裏被「抄」的，連一片小紙頭都看過，我倒担心起我夾着這一大包書了，這看起來可太費時了。

挨到「抄」我，我也挨近他了，我可以瞧見他的面孔了；再由他的電光裏，我更清楚的看見他：大塊頭，沒帶帽子，頭髮橫在頭上；藏青色的上衣，白嗶嘰袴子，藍條子的領帶，標準的包探像。

他用電光照一照我夾着的書，機械地問：

「啥末事？」倒是很純熟的上海白。

「書！」我答。我更以爲是包探。

於是他伸過左手來摸了，在左臂上我又瞧到他在上面圍着一個臂章，——白底紅字，還是中國字。但因爲搖動的原故，我祇瞧見一個「華」字。——摸了一刻，是書；身體也摸過了，沒有違禁品；於是他讓開身子，不響，顯然是完了。我也夾一夾書預備走。那知剛舉步，靠右面突伸出了一隻手，像强盜一般的抓住了我的書包：

「啥末事？」急着喉嚨彷彿一頭狗似的嚎着而那「啥末事」三個字却是生硬的上海白。

我停步向那竄出來的東西看一眼，是個小鬼，矮得可憐，不過臉上的肉可不因小而好看一點，像肌肉凹凸不平那種臉。他穿的也是西裝，白帆布的，髒髒得不成樣子。臂上也有那麼一個白底紅字的臂章；手槍挺在袴帶上，繩子就像吊死鬼一樣的掛在頸項上。

我馬上便覺得這不是中國人，心裏禁不住想到這書的命運，因爲這正是剛出版的七冊「魯迅全集」，簇新的弄壞了倒可惜。

「書。」我仍是這麼回答。我仍是平靜的除了担憂着書以外，

沒有想到其他。

「什麼書?」電筒的光在書包上閃了一下。

「魯迅全集。」我一個字一個字的回答。

「看看!」仍是那麼橫蠻。

「行。」我仔細地動手撕開包紙給他看。但他却動手來撕了，撕開了一大塊的地方，燙着銀色的書背露了出來。他用電光照着，似識又似不識的端詳了一會：

「喔，魯迅。」像明白了什麼似的。

「唔。」我冷冷地。

「魯迅，OK!」他算完了，他大概以爲這裏面不是違禁——不抗日的東西了吧?但是他却錯了，他不知道這書的裏面有不知多少是對着日本擲的炸彈!他大概是知道魯迅，但他却不瞭解魯迅。不然，這麼一大包煽動人們的炸彈怎的會放過了呢?——這是永遠不會檢査到什麼的檢査。(569)

「七·七」在工廠裏

金敏

今天特別興奮，我五點鐘就起身了。前三天晚上，我們聯誼會的幹部會就決定、爲了紀念偉大的抗戰建國週年紀念日，——「七七，各廠應該：一、發起廣汎的素食運動；二、募款匯到漢口慰勞爲民族效忠的受傷將士們，三、盡可能在廠裏開「七·七」紀念會；四、在廠門口掛國旗。今天就是我們所要紀念的「七·七」!」

不久，老王阿三也醒了，於是我們三個人忽忽忙忙的跑到廠裏，離開工作時間只有五分鐘。不知怎麼，今天的空氣有些特別，每個工友臉上似乎都很快樂的樣子，顯然是一種愉快的緊張。跑到樓上排字間，正在換破衣服的時候，老張也來了，他劈頭就對我說：「老金，今天在什麼時候開紀念會啊?中午放工的時候，別人都要出去吃飯，那裏能開會呢?晚上大家又要到親戚朋友家裏去捐錢慰勞傷兵，而且晚上開紀念會也不十分好，一般紀念會都是在白天開的，這可怎樣辦呢?」我說：「我們得大家討論一個辦法出來，現在馬上請印書間裏的周永源，裝訂間的吳阿榮二位幹事到排字間來開一次臨時會。」七點鐘到了，上工的鈴像催魂一樣的響了起來!不久周永源和吳阿榮跑上來，我們就開始討論：結果大家認爲應當派代表到廠長那裏去交涉，在十點鐘出廠長領導我們全體開紀念會。於是大家交頭接耳起來，從這一部架子到另一部架子，從這一部機器到另一部機器，不到八點鐘，全廠五十多人都曉得，都贊成這個辦法，並推我們三個幹事(周永源，吳阿榮和我)做交涉代表。九點鐘敲過了，廠長才到了十分鐘，我們三人就跑去見他。這時候我的心不知怎樣的跳得利害，懷着一種希望同駭怕的情緒：因爲我是第一次做代表。

廠長看見我們走進廠長室，不覺吃了一驚。他就問我們：「你們來做什麼？」

怪會說話的老周陪着笑臉向廠長說：「胡先生，今天是「七·七」抗戰建國一週年紀念，剛才大家推我們三個人來同胡先生商量件事情。」

「我曉得又是你們鬧的什麼花槍啊！你講罷，有些什麼事要商量。」廠長邊說邊看桌上的報紙，裝作不理我們的樣子，像在聽你的話，又不像在聽你的話。

「因爲今天我們開一個紀念會，要請胡先生出席來領導我們」老周說。

「那倒可以的，我也是中國人，當然可以來出席。不過你們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開呢？」廠長說。

「今天十點我們大家在印書間裏開，因爲那個地方比較大些。」我說。

廠長搶着說：「工作時間怎末可以開會呢，不行不行！」

阿榮說：「胡先生，本來我們準備在中午或晚上放工時開的，但是因爲我們在中午放工時除了吃飯外，還要去募節約捐慰勞受傷將士，晚上也要去募捐，所以只能在這個時候開比較適當，胡先生也是非常愛國的，當然不至於會拒絕我們開這個有偉大意義的紀念會吧！上海已經變成孤島，這些最起碼的愛國表示總應該有的罷！」

雖然我們向廠長說了很多的話，但廠長堅持着不能在工作時間內開會，實在沒有辦法，想老周就說：「胡先生，現在我們把胡先生的意思同大家說了再來見胡先生吧。」於是我們就退出廠長室。

回到了工場裏，大家忙着問我們，接着討論又開始了。

十點鐘還缺五分鐘的時候，我們另外派了兩個代表，一個是印書間的徐華，另一個是排字間的張根，到廠長室裏再度交涉。廠長這時候態度比較的好，大概他想我們剛才講的話也不錯，但是仍不答應開紀念會。

十點鐘，突然馬達停止了牠吃人的吼叫，五十多人都團積的到了印書間，我們三個人把會場佈置好以後，推了周永源做主席，我和阿榮兩人一同再去請廠長出席。這時廠長覺得木已成舟，加之我們非常誠懇的對他，所以他也就出席了。當我們陪廠長走進印書間，正是主席報告開會意義的時候，一陣熱烈的聲音高呼「擁護胡廠長」主席馬上跑來接進去。首先請廠長向我們訓話，大意說：「今天我們大家開會，是表示中國人民並沒有在這種環境下忘掉自己的責任，不但沒有忘記，而且更積極的來做救亡工作，這是值得我們興奮的事情。我希望大家以後要努力本位工作，即努力生產，同時也要多做些救亡工作，不過要顧全環境。」廠長講

完以後，又是一陣掌聲。這時廠長說要退席，於是主席代表大家向他道謝，送他出會場。

於是會場空氣比較活潑與興奮些，主席報告開會意義後，挨到我報告「『七七』抗戰的意義及抗戰勝利的把握在那裏？」於是我懷着興奮的心，上去報告：

「七七」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把亡國滅種的危險更利害的加到中國人民身上，她企圖用軍事的殘酷的手段，使中國政府屈服，使中國陷於亡國滅種的悲慘境地。然而事實恰巧相反，我們爲了民族的生存，只有起來抗戰，而且因爲許多實際的經驗告訴我們，非進一步團結，實現全民族抗戰不可……所以「七七」意義是中國人民創造新中國的開始，中國人民用武力反抗侵略者的第一天……」

接着大家討論議決：一、吃素一天，節約捐慰勞傷兵；二、向親友募捐；三、爲了使廠裏上下層更團結起來，我們願意扣半小時工資，廠方也損失半小時。在十一點鐘興奮的散會去做工。

後來我們把議決的東西同廠長談了許久，並向他捐款，結果他答應吃素一天，並且捐大洋三元。借了「七七」的機會，我們的確在廠內開展了上下層的統一戰線。

晚上到親戚家裏捐到五元錢，偉大的「七七」就在興奮、熱烈，緊張中過去了。

靜默三分鐘

雷　霞（十九·職員）

早上，辦公時間還沒開始哩。寫字間裏，從外面陸陸續續的塞進了一批人，機械地在簽到簿上簽着各人的名字，然後嘈雜的聲音，散佈在四週，衝破了沉寂的空氣。

從辦公室外面看去，可望見這許多人是被裝在一座古老的洋房裏，前面躺着條靜靜的柏油馬路，法國梧桐碧綠的葉子，遮住了七月的陽光。偶然，一輛黃包車停在鐵門旁邊，人就輕鬆地跳下來走進門去，走進這所屋子。

從嘈雜的人聲中，青年的夥伴們在嚷着當天報上的時事，正在爭論的一刹那，有人開口了：

「噯……今天是「七七」抗戰一週年，你瞧，武漢正午十二時鳴砲，全市靜默三分鐘，我們身在孤島，也應得想想陣亡將士們流的鮮血啊！……」老張意在做着發動以及組織的工作。

「好，贊成！咱們也來個停止三分鐘工作」角落裏投來一個回聲。

「那麼顧客怎樣呢？」

「顧客當然也是中國人，中國人大家都反省一下子。這血的歷史，一年來够受的啦！」情緒慢慢地熱烈起來了。

工作開始，於是鋼筆、墨水、紅印色、接電話、打算盤、吐痰、風扇、活躍起來，飛舞着雜混地打成一片。

小小的紙條飄到每一隻寫字檯上，激發着每一個人的天良！

回答的是無恥的悲觀者的論調：

「這種形式上做來有什麼用呢？算了吧！中國是沒有希望的了，」說這話的是穿着白紡綢長衫黑香雲紗褲子，粉白的臉蛋上，緊蹙着一對眼珠——一位典型的「遺少。」

是正午時分了，檯檯上擠滿了人多半是從內地逃亡出來的男女們。

「諸位！今天是「七七」抗戰一週紀念，我們爲響應武漢——起見，除茹素外在午時十二點靜默三分鐘！」

顧客裏默默地應允了，起着內心的共鳴。

壁鐘剛指着十二點。

全體肅立寫字間檯光會廳，內外的人們動員起來了，站在各人的座位上，低着頭兒浸在沉思中，眼前排列着一幕悲壯的回憶，靜聽叮噹……深長的鐘聲。

「吃飯去！」蓄意破壞者老着臉踏出門去，自然另外也有幾個勤勞工作者，捨不得三分鐘工作，依舊坐在椅子上，一聲不響的埋頭做，表示出無關無愧的心情。

默止！！坐三分鐘內很快地完成了這簡單的禮節。

當寫字間裏散公的時候，茶役走進瘦長個子的身旁，輕聲叫着：

「經理請！」

「什麼事？」他慌張起來，想不出怎麼會事，手指有些顫抖，懷着驚異的心，走進了經理室的玻璃門。

終於一個短短的身材，五十來歲的江北大亨，呈現在他的眼前，深陷在粗黑的睫毛下，是兩隻銳利的眼睛，嘴上有幾根短鬍子，過分縱欲的結果，使他臉上蒼白得可怕。而更遮不住的是那滿臉的烟癮，精神自然頹廢到極點。

瘦長的影子走上前面，怯懦地，誠惶誠恐地叫了一聲。

「誰命令你停止工作的！」嚴酷得像一把刺刀，刺進他跳動的心房。

「不……經理……我們是爲了追念陣亡將士的英魂，爲……爲了愛國……心……的驅使！」

「你說的什麼？你神經錯亂！」

「不……我神經……並沒有錯亂！……」

「我告訴你，你要愛國，你儘可不幹，儘可辭職，決不强留你！」江北腔帶着不純粹的上海口音。

憤怒的火燄在無可遏制之下，衝破了一切，前線英勇肉搏廝殺的士兵們的陰影，炸彈大砲的紅光彷彿閃耀在他的面前，被迫

倔強地呼出了：

「那請你開除我！」嘹亮的聲浪拋過去。

這一盆冷水直澆上江北大亨的頭頸，委實使他的顏面有些過意不來！正在僵持的狀態下，跑來了一支救兵：

「好了，不要多說啦！」

有人替他——大亨——解了圍。（300）

像唱了葡萄酒

東風（二十・職工・）

「七・七」這一天，起得特別早，沒裝飽肚，就急忙上公司去；路上飄着雨絲，但國旗的行列，也像雨絲一樣地飄滿了街頭。

爲了紀念這偉大的日子，自己同幾個年青的同事已忙了昨天一整天：寫擴大募捐運動的職紙，油印，以及分頭委請各辦事部門進行這工作的幹事們。

今天，這不平凡的日子給雨絲帶了來，不用說，這日子是奇特的。三脚二步趕到公司，報紙都不及翻，小陳和老戚也先後來了。於是預定下的工作，馬上讓我們這幾個人幹哪，汗從鬢角流過眉毛，流到眼睫，我們並不覺得。

同人們都慷慨地寫下了五元，三元、一元，也有幾毛錢的認捐單，錢從他們溫暖的手心裏送到了每個募捐者的手，更蒐集到我們這幾個幹部的：桌上頓時堆滿了鈔票和鎳幣，找不出半個一分幣或者銅板！

「七七特捐，」四個煊紅的鉛字，蓋上了每一張收條，也就是蓋上了每一個人的心，人們像吃了葡萄酒那樣興奮；他們誰都明瞭：「在後方，救濟難胞，等於上火線！」

「滴令令……滴令令……」

「是誰？密斯脫張嗎？……十張，噢，認捐單還要十張嗎？……好極，好極……就送來……」笑裂着嘴，我掛上了話機。

「××路廠裏來的電話，說要十張認捐單，快些叫人送去，那邊等着用！」老戚就坐在我後面。我頭也不抬地對老戚說着，但電話又在響了——

「吳先生嗎？成績怎麼樣？……那好極了，馬上送來……」現在，我又在第二次通知老戚再送十張認捐單到靜安寺路的××廠去——三點鐘以前要送到。

周老板，以前是舊同人，現在得發了，自己開店做老闆。我瞥見他今天剛好在跟一位姓李的同事談話，靈機一動，馬上把油印的那份募捐啟事送過去。話都沒有說，周老闆到底是老闆，二塊錢就寫上了捐款單。

時間過得特別快，至少在我們這幾個人是感到如此；「忙」把我們逼得透不過氣來，再加上不停留的汗珠兒，流呀流的，倘

向皮膚孔外找尋出路，濕透了襯衫不够，更濕透了手頭的帕子，帕子揩得不能再揩了！

十一點鐘，人事部貼出了一張十二點鐘鬧鈴聲起立靜默三分鐘的佈告，同人們的心都在跳又在笑了：「這是我們的自由吧，我們不開什麼紀念會，我們還有這末一個莊嚴的儀式可行。惡魔：瞧我們莊嚴儀式的舉行吧！」同人們捐款更起勁了，像吃了葡萄酒又注射了興奮劑！

半小時又溜過去了，在印收條，接電話，揩汗……的忙碌的工作中。

離開正午還有一刻鐘，電話間的阿明笑吟吟地跑過來。阿明平日老是把笑掛在清晰的面龐上的，今天我看到他在笑臉上更多添了一層喜悅的光輝。

「孫先生，這裏是一元三毛五分錢，我們幾個下面的老司務為了紀念「七七」省下來的，你們沒有人在下面代收，所以我給他湊齊了送上來！」

「哦！好極了，好極……」我感動得說不下去，祇老瞪着他，直到他的那個喜悅的光亮的臉，離去了我的視線。

「什麼力量鼓舞着他們呀，這敬愛的勞働者羣！」喃喃地我在唸着。

算盤珠在一粒粒地加上去，五十元啦，不，一百了呢……噢，再加上廠裏還沒有送來的數目，停會兒不是要超過二百元了嗎？——心裏計算着，壁上的鐘，已清脆地打起小錘子哪……

「滴令令……滴令令」

是警鐘的呼聲，每個人都被這神聖的音響從坐椅上，機器傍，櫃台畔站了起來，空氣馬上嚴肅起來，除了，風扇在「胡胡胡」地叫着；人們可以聽到自己心坎裏血底沸騰和澎湃。這是千萬人的意志的洪流啊，有一天這洪流將毀滅一切阻礙它的鬼物！

在三分鐘肅穆的靜默中，自己底心，同樣地跳動得挺利害，險些兒跳出了腔外，但接着又馬上清靜下去。我默默地囘想着一年來的工作經過，覺得太膚淺和有限了：理論的不够充實，工作的不够緊張……然而，想到今天這偉大的募捐運動，我却滿意地笑了！

「敬祝偉大的「七七」在明年更感動人底心吧！」這是我靜默的尾聲——也許人們都這樣地祝福着。

失野的苦惱

鄧人

仲夏天氣的蘇州河水，當着潮退的當兒，蒸發出腐草氣息的惡劣味道，浮漾在河畔那所大廈里，使得上午的辦事人員，嗅得心要嘔哩。

上午十點鐘，方生坐在他的辦公桌旁，推開面前散亂着的一

疊清單簿，順手接過江明遞給他的那張縱橫有着摺痕的紙單來。

他記得今日是「七七」一週紀念日的早晨上局的時候，從窗口只望到滿街飄揚着青天白日燦爛的國旗，這景象使得方生彷彿感到重蒞故國似的愉快，因此，接到江明那張節約捐款單的時候，不覺站起身來，開始把那個據起朗讀出來了：「溯自軍興以來……」

等到江明投給他一個眼色，他才放低了聲音，隨即也裝作機警似地向辦公處靠西一角時常有着異族人來此逗留的地方瞟上這麼一眼。

可是方生那尖銳的音調，早已引來鄰近分信格子上由翁胖領班的那一羣人，聚攏來了，把方生那張桌子都圍住了。

首先就有蔣鬍子摸出法幣二元，寫上了捐單，聲明這是省下了半個月的紙烟費吶！接着有徐長興摸出來六角錢，據說是飯菜費項下省了下來的，由於他老婆贊成節約而不同意捐款，還引起兩口子間不大不小的一場吵架。諸如此類，那些平時近乎「羣居終日，言不及義」的傢伙們，今天雖說照例也七舌八嘴發揮着他們嘩嘈的宏論，可是在意義上，顯然很不同了：每個人無不意識到今天這日子的偉大！砲聲遠去，但刺刀幌播在眼前，可是國家愈打愈有勁，自己陷身在孤島上，捐輸一些兒錢財，無論報效國家或救濟難胞，還不是應盡之責麼？

這樣子，大家都樂意地捐了一元半元，立刻號召羣不多一會間的同事們。不一回功夫就寫滿了三紙捐單，連梁五那個窮小子，每月揩郵袋賺十五元的，居然也歪歪扯扯地在他名字之下，寫上了這麼五毛錢。可是這盛舉的進行，卻使多少日來平靜着的辦公室內，起了一陣騷動，等到人們警覺着招來了禍變的時候，已經嫌遲了一點，——那個異族人在人們不經意之間，已經走到江明一羣人的跟前。

那是個短髮濃鬚，穿着過份寬大的襯衫，並且以褲帶與背帶的交叉形成奇怪的裝束的人，名字叫做矢野什麼的，人們因為他拆檢信件的時候，竟使用一柄長約半尺的牛刀，簡直就有人背地稱他為「劊子手」的。此刻「劊子手」貪婪地正在南邊靠窗一行掛袋中翻檢外洋來的信件，像一頭鼷鼠在翻扒到一堆雞糞似的，正苦於翻不出什麼一個要領來。抬頭，忽見東邊桌子那兒一堆人像是喧嘩了很久的樣子，矢野想起晨間經過橋口時所見重松大佐那副不平常的臉色，實在是意味着今天事變一週年的嚴重局勢。矢野斗然神經緊張起來：

——那些個支那人，難道竟也想在此地吵鬧出些事情來嗎？

聳一下肩膀，矢野已經走到江明跟前；開始用着很客氣的態度，詢問江明為些什麼事情。

江明信手捲起三紙捐單，像一個賊子被捉住了贓證似的，兩

個瞎子四邊掃了一個圈子，爲他那森然的眼光射到的人們，就裝癡作假地散走了。

等到矢野從江明手中取去那三張捐單的時候，江明反而鎭靜起來，打着英語說明「除了捐款救濟難民以外，沒有事值得注意的。」甚且有點揶揄似地要求矢野君也慨慷樂助一些，「救濟那些由於戰事而失了家的無告難民。」

那個從「皇圖」裏來的人聽了似乎感到侮辱，此番他不想笑了，不樂意地只緊摺起那三張紙塞進他褲袋裏。人們見他像是把頭點了一下，隨卽𢌞身走向轉梯那兒，消失了。

興高采烈的人們，這時寒蟬似地沉寂下來了。竟有膽子小的開始感到恐慌，如像那個綽號王秀才的，簡直就懊悔剛才不曾寫上一個「無名氏」以避風險。可是大部份的人，還是很鎭靜的。

——我們怕他個鳥呀！我們差不多全體都簽上名字的。他來找誰呀？況且我們這僅是節約捐呀！救濟難胞實無大不了的事！

不知是誰這樣高喊了出來，情形才恢復了常態。汀明取出三張紙，忽忽地，捐款照剛才的數目重新又寫下來。

在樓上，那個「主任」聽取了矢野的報告之後，可是一時間也想不出什麼辦法。

——鄙見主張告訴局長，務必根絕這些「政治活動」呀！

可是事情顯然沒有收到什麼效果：三天以後，當着捐款人名單和譯報館收據在簽名處露佈出來之後，矢野也駐足看了一回；心頭大概還感到一種不舒服的威脅吧？他的眉頭緊蹙着了。

怯懦的人們

荆育

在抗戰第一週紀念的「七月七日」，全孤島上都飄揚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頓使四週的愛國氣氛，濃厚了許多。

天氣是來得如此地不平常，忽雨，忽晴。早晨是陰沉沉的。從早晨起，在租界各地不斷地發生了十多起的暗殺案。恐慌的空氣，把整個上海籠罩住了。

在南京路上，如臨大敵的警戒着；四圍的華捕竟如守要隘般地防守着南京路上的各路口，甚至那小小的弄堂邊，也站着一個或二個華捕。雄糾糾的西捕，坐在機器脚踏車上來𢌞逡巡着，像煞有介事。空氣的嚴肅，緊張，實使每一個人感到興奮。

在租界上的敵人的抽血的「魔穴」內，人們最先得到的消息，是麥根路上的槍殺內外紗廠日本職員血案。魔穴內的空氣，從淸早八時半就開始着極劇烈的恐怖。每個敵人底腦袋裏充滿着血影與槍聲；他們的氣管中，爆發出一種怪叫；

「毫加希南……！」

「毫之加希南……！」

上午十時光景，特別發出了一個緊急通告：

「諸君，——今日是膺懲支那不親善的第一週年偉大紀念日。支那人的暴行，無人道底狙擊我們，在租界上已有十多處之多。更令我們痛恨的，是在麥根路上內外紗廠的大日本勤務員之被支那恐怖黨所擊斃，非常痛恨。工部局之無能制止暴徒，我們將來也要同樣膺懲牠。諸君，午飯後沒有特別的要緊事萬萬不要到外面去，遭受第二次之被槍殺，特告。庶務掛白。」

午飯後，像辦公時間內一樣，位子上坐滿了，他們像驚弓之鳥，全躲藏到魔穴裏來。廳裏很靜穆，悶沉沉地；他們面面相覷，有時卻在瞎摸着甚麼，很無聊的樣子。也許這時的他們已失却了自大、瘋狂、殘暴的獸性，變成一大堆的懦夫、狗子、羔羊了罷？有一二個冒險到外邊去的，回來時却被當作了英雄好漢一般稱讚、崇拜着。

下午四時，就發動護送日籍女店員的工作，用自備汽車把她們裝載回家。但一般狗子們，都各自三四個五六個地打成隊伍回窠去，像鳥獸見到獵夫般狼狽。這使那些平時甘心當走狗的中國人，都驚異了起來：

「爲什麼他們走得這樣早呢？」

耀武揚威的強盜們原是最怯懦的禽獸胚子呀！（281）

◆ ◆ ◆ ◆

鐵窗風味

傑克

剛過完七月，我便計劃着將怎樣紀念「八、一三」這偉大的日子。我是學生，當然不會用什麼炸彈之類來紀念它的。公共租界警務處抓人的空氣雖然很緊，我却處之泰然，預料對於我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但在前一週的夜晚，已近戒嚴的時候了；家裏光臨了三位外國包探和一個中國包打聽。搜查了半小時，尋着了幾本「團結」「解放」一類的雜誌，大都是國軍未退出上海時買的。但西探老爺可把我帶到××捕房。到前天下午四時才放出來，過了一週生平從未嚐過的牢獄生活。「八一三」這偉大的日子大半天便在牢獄中度過了；回家後可又忙了起來：理髮，洗澡，跑東家走西家去關照掛念我的友人和親戚。「八一四」下午六時後算是停腿，朋友放心，我也快活。看見華美晚報就記起「上海的一日」徵稿，本來已經起好稿，修改修改預備寄出的，抓進去時這稿也給捕房帶去了，現在只好記述監獄中的情形，來湊湊熱鬧吧。

進了捕房，祗問了姓名、籍貫，就送入監獄拘留所。身上的褲帶、鞋帶、雜物都給捕房拿去了，還有幾個患近視眼的同學，眼鏡也被取去。他們怨恨，但是沒有辦法，過了幾天也就習慣了。據說是怕犯人吃了碎玻璃或上吊自殺的。我們的監獄是三間接連着的屋子，

外面有走廊，約一尺多闊，又有三道鐵門，可以散步，太陽祇到走廊上，室內是照不到的。屋子全用鐵條和水門汀構成。裏面住着二十六個人！除了一個商人、一個工人外；全都是我們這些學生。每個學校都有，共佔十二校之多。年齡都不大，自十四歲至廿餘歲。大、中、小學生都有。本來大家都是不相識，這樣一來朋友增加了許多。互訴衷腸，倒很高興。大家的稱呼都是老×，小×，以姓或綽號籍貫來代表的。草頭黃、三劃王、蹺脚黃啊！小寧波啊！老陳啊！

每天有三頓吃粥，二飯。早晨八時，正午十二時，午後四時。但飯是不能入口的，劣等米混和着糙坯子，鼠糞、小石子。蘿蔔乾下飯菜。我們待遇可算得好點，家裏可以送飯和菜來，還有許多熱心的朋友們送麵包，菓子、糖等東西，吃不完。便桶邊每天總堆着許多菓皮，糖紙和壞麵包。監房也不算暗，電燈是日繼夜，永遠光明。水門汀地上舖了絨毯，高興時唱歌，不然就躺下。早晚巡捕先生送一份報進來，大家爭着看。後來不知誰想出好辦法，把衣服上的蚌殼紐子在地上劃了一個糞坑棋，車、馬、砲等棋子用什錦餅乾來代替，厭氣煩惱，一些兒也沒有了。巡捕和包探有時也來談談別處逮捕學生們的情形，態度非常和藹、可親。據說法租界有幾個同學抓去了，馬上就變成和尙，頭給剃得光光的。

每天總有幾個同學給載上了黑色汽車帶到中央捕房去問話，我也去。過那一個新設的第捌科，一個辦公室，裏面坐着幾位高等華人在詰問我們，然後記錄下來，譯成英文，交給西探檢閱，不對，重新問；總之不用刑具，只用威脅。膽小的便給供出來，大概每個同學總要供出幾個人來。有一個十四歲的小同學，一嚇便哭出來了，和盤托出，拖累了不少人，眞的寃枉的都有。最有趣的是在×同學家抄出了一份同學錄，不知抓那一個好，第一個吧，依了地址去找，誰知事有湊巧，那地址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他表弟的，姓名祇有一個字不同。結果，査出一本團結，但實在他從未活動，是人家送給他的。也受了一星期牢獄之災，也是到「八一三」下午四時才放出來。

「八一三」那天早晨，我們自己也來個紀念儀式。正午十二時靜默三分鐘，素食一天。家裏送來葷菜都不吃。本來要演「八一三之夜。」阿毛爺、警察、漢奸的演員都有，祇少了阿毛娘的角色。因爲她沒有被捕，那天她倒帶了很多東西來慰勞我們。掃興得很，不然便演成了！

在獄裏不過一週，歌倒學會了許多：「祖國進行曲」「監牢歌」「長期抗戰」等十幾只，唱高音低音，鬧得不亦樂乎。巡捕也不來干涉，祇是叫我們少唱俄國歌，恐怕遭白俄捕探的恨。

「八一三」下午四時後，探長「訓話」一次，把我們放了出來。訓的什麼話可聽不進去，大致是上海孤島，不必活動，這一次馬馬虎虎，下次再被捕一定重懲。這次祇有放出廿三人，還有幾個沒有放出，是關係重要些，我們留下了許多食品，讓他們三人吃。

總算七零八落地寫完，記得有人題牢獄的對聯：

「不到此地不是好漢。

再來此地不能算人。」

這孤島確實也太無聊了，誰知道能不能算人，如果要爽爽快快地工作，誰能說再不來此地？（905）

爲了預防（廿七・八・十六・）

蕭 瑜（廿五・印刷界）

七月五日的早晨，剛到廠裏同事葉君便輕輕的和我說：

「聽說蔣××和張××，昨天都被巡捕房捉去了。你看今朝他們眞的都沒有到廠啦！」

「哦！眞的嗎？」我回答說，覺得有些驚奇。

我四處打聽的結果證實了這個消息，並且有人親眼看見蔣君被捕房人員押出捕房門口坐上汽車要另外到什麼地方去哩。

工作的人們都陸續到齊了，這個驚人的消息傳遍了全廠，人人都知道了。大家的臉上都顯示着緊張和驚奇的神色，幾個人一堆地在互相談論着，猜測着。

「這是不是和最近幾次恐怖事件有關係呢？那麼情節就相當大了。」

「想必沒有關係。他們這般青年，思想都比較前進，血比較熱，或許會幹些救國工作；可是，在現在這種環境之下，若說參加什麼激烈的行動，却還不至於。」

於是大家默然了，好像都有什麼心事的樣子。

不久，相當正確的消息傳來了，大家都集攏來注神的聽着他們被捕的經過。

往常他們在工餘之暇，就不時集在一起，研究時事，討論問題，根本談不到有什麼政治性質和背景。

上星期日他們照常集在×××路××小學，討論節約問題，正在開始談論的當兒，突然進來了幾個包打聽，禁止自由行動，一面施行搜查。

搜查的結果，除了檢出幾種刊物和歷次討論的記錄冊子以外，沒有什麼別的。

於是包打聽命令他們一同到捕房裏去。經過一番訊問，又由包打聽押同到每個人的住所裏去搜查。

也和在××小學一樣，除了在一兩個人的住所搜出更多的報紙和刊物以外，絲毫沒有別的東西。人呢，仍舊押回捕房，據說要聽候詳訊。

當時被捕的人一共是九個，除了兩個是外面的人以外，其餘都是廠裏的。聽說慢點還要根據口供和簽到簿子來捉呢！

被捕的經過情形大家約略知道了，於是又互相談論着。

「喂！×××，你在捕房裏有認識的同學嗎？能不能托他們想個辦法幫幫忙呢？」

「是那裏的捕房？戈登路的有幾個，成都路的沒有。大約×××路是屬於成都路捕房的。」

「押在哪一個捕房，讓我去打聽打聽看。」

「這種案件，即使向捕房裏托人，恐怕也是……」

「我們能不能到捕房裏去探望他們呢？」

「恐怕巡捕房非但不允許你們去探望，還要以爲你們是有關係的，一併把你們關起來哩。」這引得大家笑了起來。

「會不會拷打他們呢？」

「對待這種所謂政治犯，當然要比盜賊犯優待些，大約拷打是不會的。可是如果態度倔強，捕房人員光火起來，那就難保不吃幾個耳光。」

「天氣是這麼熱，幾十個人關在一起，也就够難受啦！」

「身體好的還不打緊，像蔣××那麼羸弱的身體，可眞有點吃勿消啦！」

「不知道要關到那天才會放出來呢？」

「從前是在廿四小時以內解交法院審理。自從工部局頒佈緊急條例以後，巡捕房有權關四個月，不解交法院。」

「哦！不得了，不得了！」

「不曉得公司肯不肯去設法保出來吧？我想公司是有這種力量的。」

「恐怕公司眞也不……」

「新九君子！」

「爲國受難！」

「爲國被捕雖死猶榮！」

×　×　×　×

緊張的空氣剛漸漸鬆弛下來，下午突然又傳來一個消息：

「巡捕房又派人到總管理處捉去了一個人！」

「哦！恐怕這椿案情眞不小哩！」

大家的眼光又顯得緊張而驚奇，又是幾個人一堆，傾聽着，談論着。

不久，又傳來一個更驚人的消息：

「包打聽到了廠裏要捉人啦，門口還停着一部鐵網汽車！」

好像是發生了火災似的，空氣突然特別緊張起來同時人聲嘈雜，大家擠在一起，翹着頭，瞪着眼向樓梯那邊看。

「又捉去了四個人，恐怕慢點還來捉！」

大家又擁到窗前，眼見那部鐵網汽車載着自己的同事開走了。

「公司不應該讓他們隨便進來捉人！」大家這樣嚷着。

「捕房事先有通知給公司，是不能拒絕的。」有人這樣的說。

×　×　×　×

第二天大家一碰面，都是這樣的問着：

「有什麼消息？」

「沒有什麼消息？恐怕今天巡捕房還要來捉人哩。」

「捉誰？」

「捉你！捉×××！你嚇不嚇？」接着是一陣笑聲。

過了沒有多少時候，「包打聽又來捉人」的消息，眞的又傳到了耳跟。大家又是和昨天一樣一擁向樓梯那邊看，空氣是顯得比昨天更緊張。

「又捉去幾個？」

「又捉去三個。聽說凡是簽到簿上有名字的都要捉去。」

「包打聽對捉去的人說道不過要他們去到捕房裏談談，不必驚嚇，大家都是中國人，都要拿出一顆良心來！」

「聽說這是爲了預防「八一三」發生事變，所以捉去的人，要等到過了「八一三」才會放出來的。

停在門口的鐵網汽車開走了，大家祇是默默然。

×　×　×　×

一天，東君這樣的向大家說：

「捉去的同人公司已經派人到捕房探訪過了。過幾天，大多數都可以出來，現在已經有幾個人在辦理具保手續了。」

這眞是個使人愉快的消息，大家聽了，都笑着集攏到他的面前來。

「眞的吧？蔣××和張××都可保出來嗎？」

「自然是眞的，我說的話還有假的嗎？」接着是哈哈大笑。

八月十一日的早晨，到廠裏，張××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了。大家都和他道了一聲「哦！你出來了，」然後靜聽他講述經過的一切。

他以前是紅光滿面的，現在是清瘦多了，好像曾經生了一場大病似的。

「今天我們要開一個歡迎會！」

「好！贊成！推舉×××做主席致歡迎辭！」大家哈哈的笑了一陣。

還有兩位同事，是不是過了「八一三」也可放出來呢，大家都在這樣的懸念着。

可是，現在「八一三」已經過去了，他們兩位還是沒有出來，究竟要到幾時才可恢復自由呢？大家時常這樣的問。（823）

靈魂的復活（廿七・十二・八）

無　衣

早晨。天色還有點發灰，睡不着，一骨碌爬起牀，穿了那件惟一的軍訓黃褲。上身呢，早給母親拋了，原因是怕我做「嫌疑犯」這褲子還是再三情商纔留下來的。既沒有上身，披了襯衫也就算了。洗把臉，挾了那本魯迅譯的果戈理死魂靈，背着母親溜出門，急急上公園去。因爲要給她看見了，準得把書留下。她不識字，平日連我拿科學書出去也要先叫父親來檢定下子才許通行。似乎我拿了書，危險性就和帶着顆炸彈一樣。

因爲太早，公園裏人是相當的少，空氣很恬靜。我最愛那甬道邊兩排蓬頭散髮的梧桐，和那片廣闊的草地。草地旁有一個小池，池裏的水，印着樹影就分外的綠。這情景眞像我的故鄉，我愛這地方。但這地方太小，太拘束，外國巡捕的皮靴常常給我帶來一個異樣的心理，終於不會給我滿足，於是我更思戀起我的故鄉了。淪陷了的故鄉，在她平坦的草原上，何時可洗刷去侵略者印上的足跡，回復她的純眞？

在草地上揀一條櫈子坐下，翻開手裏的死魂靈，怎麼五號鉛字變了仿宋式。仔細一瞧，原來我錯拿了祖父那冊陶靖節詩集，氣惱地把牠拋在地上，我不禁啞然失笑了。

家裏人說的不錯，近來我變了。人老像在一個雞蛋殼裏打滾般，昏沉沉一團糟；什麼都沒頭緒，沒頭腦，亂轟轟的。

遠遠有個人在向我招呼着，因爲眼睛新患上近視，認不淸到底是誰。直至他走近來握我的手，我才知道他是三年前母校的老同學孔君。孔君在學校是天字第一號的模範生，有「小孔夫子」的雅號，對舊文學很有研究的。寒暄過後，他拿起我櫈上的陶靖節詩集開始低吟起來，一邊又問我近況如何。我說無聊得很，太苦悶了。他又問我幹麽不辦世風（半月刊）了。我苦笑着回答他，因爲我不能用世風說靑年人要說的話呀！於是他放下詩集，把鼻樑上那付黑邊近視眼鏡端了端，沉着喉嚨說：

「是的，魔手下的「孤島」不允許容易衝動的少年人再自由的喊口號了。不過事實上，乾嚷原也無裨實際。苦悶呢？更不必要。人生不過爲了快樂，只要能够想透一點，超然一點；或許像我這樣對某種科學發生興味，細細去硏究，不管別的事，也就不會太感乏味了，是麽？衣兄！」

冷冷的目光，不斷從他的近視眼鏡裏逼射出來，閃在我臉上。他執着我的手，輕輕地搖撼着。風從遠處拂來，我有點感到寒冷。寒冷，在這個夏天，是第一次。

「好個明哲保身的廢物！」我倒抽口氣，看了他一眼，心裏不禁浮起一陣厭恨的念頭，和他坐在一塊也像有點子可怕。於是我告訴他還得去出席一個會議，告別後，先自出了公園。

據說自由集會，是有擾亂治安的嫌疑，有到行裏去的危險，我們的靑年作者會，只得在老沈家閣樓上媽媽虎虎開會了。我到那

裏，二十來個人差不多快到全了。可是一會兒，在街口做巡行招待的老張匆忙地闖進，來喘着氣說：他遠遠看見小關挾着包裹向這裏來，給抄靶子的看見了，解開來，卻是幾本團結和解放，就給他們拘去了。看樣子還得在附近搜查一下，今天會是開不成了，好在小關爲人機警，爸在×部×局做事，可以不要緊。我們大家慢慢兒從後門裏散了吧！

默然同意老張的話，這年青的一羣人懷着滿腔的憤怒，無可奈何地漸漸散開了。老淩也正帶着二本團結，急的沒有辦法。總算有「智多星」雅號的老沈計策多，幫他藏到三樓廁所的草紙堆裏去了。

「好一間藏經大樓！」我笑着說。

踽踽走回家去，在路上，我像失去了靈魂的軀殼，不覺太陽的熱，我幾乎忘掉已到了自家的門口。

姊姊在房裏彈着他新買的夏威夷六弦琴，看見我進來，笑着說：

「弟弟，你去學提琴，將來我們合奏好麼？」

「不，我不學，那是小姐大爺幹的，我要學軍號。」我說着，向自己房裏（即祖父的房間）走去，姊姊用一個冷笑送着我。

到了房裏，把陶靖節詩集向方桌一拋。祖父正陪着客，那客是我熟悉的，招呼過，他把書面看了看，對祖父說：

「昂翁精氣眞不小，令孫年少才美，明歲翁泮水重游，鹿鳴重宴。令孫也可侍椒唱和了，可賀可賀。」

「哈哈！不見得吧！」祖父謙遜着，一面正得意地拂着鬍子。

我不願在那裏久待，重新回到姊姊房裏，姊姊不在，我就倒在他牀上沉沉睡去。母親來叫吃飯，我說不餓，不吃飯了。母親只說聲「古怪，」不過她向來主張不適意就少吃東西的，所以他就此出去了。停會卻叫弟弟送來一匙痧藥水，我把牠傾在痰盂裏。

下午，父親陪了客在隔壁小間叉麻將，大家高談闊論的，一會說軍隊退的快，一會說游擊隊其實是土匪冒牌的，搶人家東西。父親尤其爲他歷年心血積成的書畫惋惜，一會卻又在談買金鎊和地產金融了。於是牌聲嘩聲和呵笑混成一片，我不能入睡，耳鼓燒的嗡嗡發響。

大哥和姊姊進來了，後邊跟着大哥的女友王小姐。大哥說今天他請客到大陸去游泳，叫我同去。我說不去。王小姐說還是去的好，今天不去，明天是「八一三，」南京路上不好走了。

「八一三」三個大字在我頭上給重重抽了一棒；我幾乎昏迷了。定睛瞧時，他們已經走出門口，大哥還在說什麼，讓他去想他的鳳吧！

「死神頭上的跳舞者，他們的魂靈泯滅了，死魂靈呀！」我哼着。

可是想囘來，我自己呢？一年，整整一年了，我做了些什麼呢？鋒芒歛盡，我還不是個適應環境的弱者，生活在腐敗的渣滓裏的死魂靈麼？想到這裏，我的心像被爭奪着的一塊戰場，被撕的發痛，我想哭。

五時，接到蕙從漢口寄的信，聊聊數行，顯得她很忙碌。她說在漢服務，很好，形勢一天比一天緊，但工作使她胆子放大，她不願擅自離開這般掛彩的兄弟，她顧不得頭上的轟炸了。她也告訴我，她哥哥英也已離港往延安進「抗大」，她並不十分贊成他哥哥的主張，可無論如何這是勇敢的前進，所以她也不反對。她又問我「孤島」近況如何，她聽說上海糜爛了，因此又推測出我很苦悶。她叫我切不要頹廢，頹廢就是自殺。最好鼓起勇氣到內地去，內地工作很多，春的氣息充滿在每個角落裏，民族解放的鮮花在內地栽培着。她說：衣哥！不要徬徨了，徬徨是墮落的先聲，死的象徵，到這裏（內地）來幹些實際工作吧！

這信在我眼前爆起閃爍的火花，使我目眩。

是的，徬徨是墮落的先聲，死的象徵。顧良也說過到內地去是最好的出路叫！我屏絕了一切無聊的雜念時時反覆地念着到內地去。血開始了一年來第一次有力的奔流，循環走。多留一刻，墮落會很快地侵襲我的生命。這裏是墳墓，一切都不足留戀的。我要復活已死的靈魂，克服一切困難，跑向那遼遠的地方，那裏有生之泉源，金子爾成的世界。

現在，我興奮，「新生」的觀念烈火似地燃燒着我，我開始計劃着走的一切。（676）

掛旗

鍾望陽

從卡德路轉入新閘路，跟其他馬路一樣，是掛滿了靑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人們像過新年一樣，露出歡喜的面孔，對着國旗，從心坎裏發出一種聲音來似地：「一年了！敵人說三月滅亡我們中國，可是現在是一年了，整整的一年了，非但沒有把我們中國滅亡，而反使敵人的短腳陷在泥淖中，拔不出來了！」小孩子們不知從什麼地方弄來幾面紙做的小國旗，在馬路上蹦跳着，唱着：「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腳踏車的龍頭上，也插上一面小國旗，騎腳踏車的人，臉上嬉笑着，好好過着國慶的日子。一架日本飛機飛過了，飛的那麼低，雙翼上的紅圓心，看的很清楚，機身是藍色的，推進機也看得那麼清楚，像電扇一樣，在太陽光中閃耀着銀色的光輝。人們抬起頭來了，似乎說：「請看一看下面吧！掛滿了我們靑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哼！你沒有征服我們！我們還是偉大的中華民族的子孫！」飛機發出歎息一般的聲音，向南方去了。我向東面走着，在成都路的新聞×口。我看見靑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中

間，有一面腥紅的太陽旗子。我有一點驚奇，向前走去，在新聞橋畔，我看見交通銀行倉庫上那面腥紅的旗子，日本兵從屋頂上鑽出頭來，機關槍的口子對準着河的南邊。新聞橋塊，鐵絲網密密地圍着，三面新製成的旗子，一面是太陽旗，一面是五色旗，一面是太極旗。我向那三面旗子看了看，立刻回過頭來，神經立刻興奮了起來。我站在滿街都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下面，對着那三面旗子，我只感到憤恨。橋上那個日本兵向我呆看着，我就轉過身又向東走去，在新聞路處洽卿路口，我站住了脚，向北望去，世界好像是變成死寂了。同一個地方，在北泥城橋的北面，却蹦出了荒涼的死寂來。我想：不久那邊也要活轉來的！我又向東走去，在偷鷄橋，我搭乘七路電車，想到北站去看一看。

五、六、七路電車照常行駛，可是今天不到北站，只到新衙門為止。當然，是為了今天是「八一三」的原故呀！在新衙門跳下車，向北走去，走到海寧路口，向西一望，一個行人也沒有，只見兩個萬國商團荷槍在街邊路着正步。海寧路甘肅路鐵門緊閉着，堆着的沙包，青色的草叢，不覺使我想起小時候在墳山上玩樂的情形來。我再向北走去，將到愛而近路，鐵門也緊緊地閉着，只留着人行道上的一扇小門，讓人通行。可是沒有人在路上行走，十幾個華捕和西捕，威武地站着，我走過鐵門，一個華捕走來問我：「到什麼地方去？」我說：「到界路去看看。」華捕說：「不可以！不可以！」在這口吻中，好像包含着猛性的炸藥似的。我沒法，只得回轉走向海寧路去。克能海路倒還通行，於是我快樂地懷着顆跳躍的心兒，向北站走去。走過愛而近路，街兩邊坐滿着赤膊的窮苦的同胞們。界路也為鐵門隔着了，我只得站在鐵門邊看着、從鐵門內望到北站去，只見新的鐵絲網，高高地擱着，沙包在窗口大門口堆着，日本兵很匆亂地走着。有幾輛貨車停在車站裏，人像螞蟻一樣地走着。於是，有兩輛兵車開出來了，向東駛去，顯然，是到寶山路那邊去的。不一會，又有幾輛兵車開出來了，看來貨車是裝了兵剛剛到的。我看了好一會，才退回來想到北河南路老鞭子路口，我才停下來，只見寶山路上，除了兵車在行駛外，是沒有什麼了！我向東望去，從鐵門沙包堆中望去，隱約地可見北四川路那邊來往的車輛，想起那條路我去年每天是總要走過的時候，我的心頭上的怒火頓時燃燒起來了。我立刻回頭走了。

過了天后宮橋，沿着蘇州河向東走着，行人非常稀少。我聽見蘇州河的流水聲，好像是個受辱者的乞援聲，我帶着滿腔的怒火走着。走過四川路橋，往北去的汽車，要受日本兵的檢査，往南來的汽車，也受西捕華捕的嚴厲檢査，再向東走去，到了外白渡橋；從這裏到江西路一段，差不多一個行人也沒有，蘇格蘭兵圍着格子布的裙子背着槍踏着正步走着。橋上有少數的人走到南邊來，都經過嚴格的檢査，我看見一個穿着綢長衫的老頭兒，從橋北走過

來，可是他始終低垂着頭兒，好像很難爲情似地。好吧，曉得一點難爲情，還不失爲一個「中國人」哩。我看了一會，才回轉身沿着黃浦江向南走着。水上飯店是已變成「水上憲兵分隊」了，兩個矮矮的日本兵荷槍實彈在站着崗，兩個大道警察只拿着一根木棍。人是很瘦的，然而穿了大胖子的制服，顯出委靡的樣子來，向黃浦灘路呆望着。沿黃浦江走着，水正洶湧着，在新關碼頭上，我站下來向着浦江的東面望着，我想起那邊的同胞們今天不知用什麼來紀念這偉大的一天啊！一想起他們平日在過着多麽悲慘的生活時，我的心兒痛苦極了。新關碼頭上的鐘打起來了，好像在雄偉地唱着：「打倒强暴！打倒强暴！」

我激憤地離開了浦江，走入廣東路時，又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密密地飄蕩着，我是歡快中露出個激憤的臉來。是的，從密密的國旗中，看出我們同胞們的威武不屈的偉大的鬥爭精神來！

仰望天空，一堆濃黑的烏雲正是全上海同胞們胸腔中的積憤。看吧！一個霹靂就要來了！我們等着吧！

「八一三」平靜無事

汝惠

我們都站起來接受搜查，沒有一個坐客說話，或者想分辯一句，這是當局與居民的「精誠合作」。警探們忙得一身大汗，才心滿意足地下車去，走到車門口還依依不捨地回過頭來，三思而後行。

這是必要的謹愼——防患未然。上海的「激烈份子」，眞有點神出鬼沒的樣子。

下車，走慣的通路被鐵絲網攔阻了，鐵甲車像雄鷄一樣地叫着跑了過去。我想今天也會有巷戰吧，或者什麽演習之類。但時局的緊張，分明重演了去年今日的歷史。

也許自己是幸災樂禍的小人，倒覺得這日子嚴重得可愛。方才乃偲不是失笑警探的惶惶終日嗎？她說：「不忘正義的人，倒願意聽聽市外炸彈的消息。」幸虧她是女的，幸虧警探們都有一股尊敬婦女的洋氣，否則，赫！「嫌疑份子。」

路上冷清清的店舖關了門，好奇的店員全站在門外，熱談着一切流言。他們相信中國飛機的確來過，因爲國旗正飄揚在他們頭上。據說遠航海洋的老水手會抱住泥塊狂吻，我也覺得久違的國旗更加親切可愛了。

一束傳單從誰家屋頂上拋下來，白的也有黃的，都飛滿天空，傳單上印着抗戰到底等字。巡警跑過來，人走散了，沒有「嫌疑份子。」

巡警悄悄地拾起傳單，不好意思的讀下去。

每一份報像金價一樣地狂漲，要五分；我瞥見有炸彈的消息，

立刻照付五分，就有兩個店員擠過來看。

「只有四起沒有炸死日本人。」他們嘆息了。

回到家裏，都來搶着問我：「外面怎樣？」

「平靜無事。」我說。但是也難信自己的話。

上海會平靜嗎？只是讓沉默的哀痛掩住了爆裂的火花；民族英雄被毒打了，孤軍營裏還關着三百個新甘地，捕房裏也塞滿了「不速之客」，而且都是「嫌疑份子。」

鐵甲車叫着跳着沒有休息過；萬國商團擦亮了刺刀，把守大小要道；但是須生長在砲火中的大都市似乎不願過着爲人安排好的奴隸生活。然而，八月十三日晚上各國通訊社都擬了「上海平靜無事」的電訊吧！

獻金熱

宗 佟（廿一・辦事員）

「老金，二樓怎麼樣？三樓我已發起了。」

「救國獻金嗎？」

「是啊，三樓快齊一百元了！」

三樓的沈鹿急忙地走到我辦公桌前，非常簡單的說了這二句話，將手裏的獻金宣言與簽名單給我看了看。

「啊呀！我們還沒有發起哩！」我回答他。

「那麼，時間太侷促了。」沈鹿有點扭憂，那時已十時半了。

「時間沒有關係，我馬上草宣言，即刻發動。」我感到興奮，另一手已伸進抽屜中拿紙頭了。

還是江西路某公司幾個小職員的獻金運動，爲了紀念「八一三。」

「洪先生，請你看看好嗎？」我把獻金宣言遞給副主任，希望他能予以贊助以利進行。

「好的，我贊成，你先叫同事們簽起來。」他的答語，打破了我的疑懼，增加了我不少的勇氣。眞的，祇要買辦之類與我們小職員結成統一戰線，則任何工作都能在公司裏開展了。

宣言經副主任贊助後，開始在同事間傳閱，它雖是聊聊幾行，却能引起有良心的中國人的感動。同事們接受了這張宣言，都非常爽快地簽下姓名與獻金數目，在短短的半小時中第一頁完全簽滿了，第二頁的開始使空氣更活潑起來：

「我來寫，拿來，拿來！」

「慢慢叫好嗎？我先寫。」

「你先寫我就不能先寫嗎？」一個同事已將簽名單從另一同事的手中奪過來。

「什麼？你敢搶……」

同事們在玩笑式的吵架，當然那是他們的熱誠的表現，但是

洋大人一到，一切都雲消煙散了。

「老羅，你認多少？」

「很少，實在能力薄弱，祇能略表寸心，你呢？」老羅感慨地回答。

「與你是半斤八兩。」

「我們可以問心無愧了，只有××有力量裝小腳才……」

「………」

整個寫字間的注意都被這張紙吸引住了，有幾個同事連筆桿都停止運動，也許是太興奮了。

「你，你，認一點嗎？」小曹拿了宣言向他阿哥老曹詢問，「捐一點吧；事體是爲國家，啥地方勿好節省？」

「好，好，」老曹經阿弟一催，改變了以前的態度，既然允諾，手下的鋼筆觸在簽名單上了。

同事們對老曹小曹的獻金表示驚奇，又好像表示欣慰，因爲這二位對我們爭取民族生存的戰爭一向總是表示懷疑；唯武器論、就是老曹決定中國必敗的理論根據。但是今天——「八一三，」他倆非但慷慨解囊，小曹更熱烈地向同事們勸募！

「施先生……」小曹向正主任進攻了。

施先生早已知道有人發起「八一三」獻金運動，所以不等小曹說明，即刻簽下××洋×元，數目很。大他寫好了把簽名單看了一遍，約略計算了款數。他看到有些寫×角，搖搖頭：「這幾個王程致穆艮田共未免太……」

爲了節省時間起見，我又謄了一張宣言給對面査賬間。

「李，這裏你負責吧！」我把宣言和簽名單交給李。

「好，這裏我負責就是。」李應了一聲。「我請湯先生先寫，」他跑到湯主任那裏去了。

李把簽名單放在湯先生桌上，叫了一聲「湯先生，」沒有加上任何好聽的言辭。湯先生呢，祇是微笑，手裏却握起了筆，嚓，嚓的幾筆，這張紙就光耀起來了。

接着潘，馮，徐，譚先生都簽下可觀的數目。李開始向其他同事勸募；湯先生也跟在後面，竭力協助進行；李碰到同事的非難或阻礙時，就上前鼓勵。因此査賬間的成績比我們賬務室更勝一籌。

「我們的紙上沒有角子數，這點吃硬。」湯先生在每一同事面前這樣誇耀着，但實際他是鼓勵人們踴躍的認捐。

「梅新，你爲什麼不寫？」湯先生發覺梅新有意逃避，抓住質問。

「沒有錢，」梅新一付嬉皮笑臉。

「今年「八一三」要你幫忙，明年我們勝利了，你有錢也不要你捐了，」湯先生說。「梅新，我看你別開玩笑了，這裏是筆。」把筆遞到梅新手裏。

梅新經湯先生一說就不好意思。

「唉！這才是跑跑跳舞場的亮漂先生！」清水在旁插嘴，引起一陣大笑。

接着又是一個一毛不拔的鄙吝鬼但終被痛念家鄉的熱情所克服了。

「啊，我眞羨慕你那鄉下的生活，寬暢的廳堂，廣大的田園。什麼都是自由自在，比之上海的亭子間生活差得太遠了。」李對準富貴最痛心處運用技倆。

「是呀！一間鴿棚要住十多人，眞沒有辦法！」富貴露出苦悶來了：「唉！不知幾時才可回去？」

「打了勝仗，青天白日飄揚在你故鄉，那時你可回去過愉快的生活了。」

「勝利！勝利！又不知幾時能得到哩！」

「快了！祇要國民多出一分力，勝利就早一天到！所以，我希望你……」李說到這裏停住了，好像等他的回答。但是富貴沒有答話。

「富貴，我知道你身邊不便，但儘管盡你力量認捐，銅鈿由我墊。」湯先生瞭解我們小職員的困難，就這樣結束他的「勸捐。」

還有一刻鐘就要吃飯，每個同事緊張地結束他們一天的工作，預備回去。我見時光快到，也回辦公桌上收拾一下，但是一坐下來，夜班同事朱君走來向我說話：

「我們夜班寫在另外紙頭上嗎？」

「哦，夜班！」我忘記了他們也是我們同事的一部份。「不，我想寫在一張上吧！免得麻煩，我將簽名單交給你，請你代辦一下，對不起。」

簽名單由一張增至二張，由二張增至三張，現在第四張也快簽滿了。我見了這長長的簽名單，手是快要飛舞起來了。這時，查賬間的李大步走來，非常急忙的樣子。

「老董，時間快到了，我們這邊還有夜班怎麼辦？」

「是的，李，我們這裏夜班已交朱君代辦了，你那裏也不妨託一個先生負責，同時你們還有抄表員，最好也託一位到公司最早的友朋，向他們募集。至於現在已簽名的，請你把數目點一點，別的慢慢說。」時間是催命的魔鬼，手裏的公事又必須在十二時完畢，祇能草草答覆了李，趕辦手頭的工作。算盤子不斷地在升降着，我手指忙碌地在指揮。

「董昇」我被正副主任叫了去。

「今天辛苦了，」洪副主任打趣地問我。

「成績總不差吧？」施先生也問了。

「是的，由各同事慷慨獻金，得二位先生的協助，成績非常好。我們賬務室大概有××元，那邊查賬室約有××元，假使連同抄

表員夜班等在內也許可以捐到×百元。」我很鄭重地向正副二主任報告。

「比前二次好得多了。」又是正主任的聲音。

施先生戴起帽子預備走了，但在臨走前却給有宣「裝小脚」的幾位，一番勸告於是本來認獻×角的一律改成整數。施先生走了，但沒有走幾步又回頭問我：

「湊滿×百元差不多了嗎？」

「差不多了。」

「假使湊不滿後天告訴我好了。」

我應了一聲表示感謝。

「八一三」一週年紀念的上午就在這樣獻金熱中度過去了。（876）

吃素

西蕾（二十八·商·）

晨三時給軋軋的機聲驚醒，心想別是中國飛機來夜襲吧？披衣起牀，捲起竹簾翹首仰望碧淡的青天，嵌着一輪皎月，幾顆疎星。唧唧的蟲聲起於牆下。涼爽的秋風陣陣吹來，我深深地呼吸着。聽了一會，我猜想是敵機戒備：因為並沒有什麼燈光探照和反響。

七時起。僕人買報回來說：「今朝外面掛着交關旗幟，我氣煞了！先生，都是東洋旗吧」我告訴她：那是我們的國旗。她笑了：「個種好格。我還當仔東洋旗呢？」

翻開了大美報，我首先看到蔣委員長發表告淪陷區民衆書。一字一字地讀着讀到「淪陷區的一切同胞們！我關念你們的痛苦，我更懷念你們的前途……」我心酸，我要哭，我要放聲痛哭！然而，我終於忍住了我的熱淚，我覺得我應該再忍一年，不祇要幾個月，我就可破涕為笑了！流淚是弱者的發洩，最後的勝利，我們偉大的領袖已經給了我們充分的保證，為什麼要哭呢？

中午，我和妻靜默了幾分鐘，同時，我就把蔣委員長的沉痛摯愛，熱情，堅強的語文，講給她們聽，她們都興奮了！她們說：「我們勝利的時候，不曉得該怎樣開心呢？」

下午，我覺得沒有什麼事做，就想去探訪兩家有一年多沒有會面的親友。這兩家在抗戰以前同是資產階級：一個是城市裏的大老闆，一個是鄉間土財主。

走到虞家（大老闆）就看見一桌「馬將，」客堂裏的氣氛，似乎是在那裏過新年，而我就像是一個「拜年客。」寒暄了幾句，我開始問他漢口的情況，他是在那邊開旅館的，在這逃難的時代，旅館業的盈餘是沒有疑問的。大約因為他看見漢口第一次空戰的結果，要「命」的心理勝過要「錢」，於是來一套「店主無心營業，生財召盤」的玩意兒，就挾着別人逃命的錢趕快逃回上海。於

是閑情逸志又又小馬將，消遣消遣，這時，他還算沒有做一個十足的漢奸！

另一個親戚，原籍安徽，世居蘇州西山，他有三個兒子（我和他第三個兒子是由朋友而成親戚）他家是大家庭，幾十年來，辛苦積蓄了一些錢，老夫婦就在蘇州城裏買了一宅住房，除了第三個兒子旅滬經商外，其餘的眷屬就同居在蘇州。翁姑子媳孫男姪女，大享天倫之樂。不料大上海淪陷之後，很快地就波及蘇州，他們不得已又回至西山，暫避兵燹，等到國府遷渝，放棄南京，蘇州的恐怖似乎已成過去，老夫婦又冒險返蘇探視新居，可是不看尤可，幻想些時，一看就把迷夢破滅！幾十年來的心血，悉數付之流水！老年人究竟經不起打擊的；傷心怵目之餘，遂被病魔所困了！我去的時候，僅僅會見他的長媳和三個小孩，物質生活雖然並無若何改變，但已掩不住冷寂的悲哀！在她的眉目間，似乎很担心回蘇探母的她的丈夫。她問我：「明天不曉得會不會出來。」因爲離滬已經兩月了。

坐了一會，回到家裏，想了半天，覺得在這次抗戰，過程中除了泯滅良心，趁火打劫者之外，是沒有所謂幸運的！

晚間，妻告訴我：「阿寶今天也自動吃起素來了。」我問阿寶：「你今天爲什麽吃素呀？」她說：「儂也吃素格哦？」「你曉得我們爲什麽吃素？」她笑着說：「我曉得格，是爲了打仗哦！」

啊！我高興極了！中華民族的復興是指日可期的！任敵人怎樣慘殺姦淫，轟炸擄掠，但無論如何是攻不了我們的心——整個民族的心！無數的抗日者都從敵人砲火下生長出來！我們可以捧着千萬顆心來告訴敵人：

看哪！强盜！你有本事把些讚呑進去嗎？」（758）

予打擊者以打擊（廿七・八・一三）

陳　耆（商廿・・）

王學徒走到門口，兩只脚站到門沿上，用安閒的眼光眺望着街道，街道上似乎比昨天冷落了許多：每家舖子都緊緊地閣上排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在每家舖子門前的旗杆上隨風飄揚着。

「八一三紀念休業一天。」

「紀念偉大的『八一三』停業一天。」

「八一三抗戰週年紀念休業一天。」

「…………」

王學徒的眼光給每家舖子門板上的紅色紙條吸引着，他一家家地看過去，每家都是寫着大同小異的幾個字，好像舊曆新年，一家家門上的春聯，不過不是春聯，還是每個中國人民心裏藏着的同一的思想：今天是中華民族英勇抗戰的一週年紀念。每一個中

國人民，爲着爭取自由解放，也爲着保衛世界和平，在堅苦地和侵略我們的敵人搏鬥，和殺戮和平的劊子手搏鬥！

想着，想着，王學徒深深地覺得民衆對於祖國熱烈的愛護和希望，感到欣慰。祖國，偉大的祖國，您正跨着雄健底步伐向着光明的坦途邁進！

一輛汽車驀地在王學徒底店門前停了下來，王學徒下意識地一怔。接着從車肚子裏鑽出來三個矮矮的東洋鬼子。

「誰叫你們把旗掛起來的？快把它拿下來！快快快！」一只粗笨的手伸了過來，手指指着王學徒店鋪子門前掛着的國旗，話是說得那麼生硬牽強。

王學徒明白了他們底來意，他知道這就是侵略我們底敵人，屠殺人類和平的劊子手！憤怒和憎惡爬上他底心口，滿身的熱血在他底週身沸騰起來了。

「快快！」

另一個鬼子走了上來，黑黝黝底臉上生滿了橫肉，他手裏握着一支烏黑的東西，這東西正對着王學徒底胸口。

「…………」

王學徒沒有理會他們，雖然覺得胸口有一種壓力在壓着他，使他透不過氣來。他更明白這烏黑的東西能夠奪取他底生命，但是他並不感到恐懼，憤怒底火燄，在他底胸口更旺熾起來，簡直就要衝出他的胸口。他覺得站在他前面的不是人，簡直是瘋狂無恥的野獸！

「嚓，嚓，嚓。」

一小隊美國兵，踏着整齊底步伐從街道那邊過來，黃色制服，高個子，槍背在肩上，小鑊子型的鋼盔在太陽光下閃閃地發光。

頂住王學徒胸口的烏黑的東西突然縮了回去，東洋鬼子的臉上露出了慌張的神色，他們很快的鑽進汽車肚子裏去。

「…………」

一個高大的美國軍官很快的走近汽車，操着本國言語問那三個鬼子，鬼子的臉上比剛才更慌張了，突然那烏黑的東西又伸了出來，把口子對準美國軍官。

美國軍官亦很快地從身邊掏出同樣烏黑的東西，對準着鬼子，好像在說：

「來，我死！你也死！」

事態突然嚴重起來，其餘美國兵士散了開來，走近汽車，把汽車團團圍住。

「嚓，嚓，嚓。」

又是一小隊美國兵走了過來，他們見了這裏嚴重的情形，明白了一切，迅速地把一挺輕機關鎗橫架在汽車前面，把槍口對準着車肚子裏的鬼子。終於那鬼子把烏黑的東西放到腿上，表示讓

步，不，表示屈服——美國軍官，也收回了那烏黑的東西，帶着勝利的微笑，踏上鬼子汽車的車沿，命令車夫向前開去。

「嚓嚓嚓嚓………」

美國兵整了隊，操着整齊的步伐前去了，嚴重緊張的空氣鬆弛下來，每個旁觀者都鬆了一口氣。

王學徒興奮極了！他親眼見到強權者對公理者的偉大格鬥的一幕，又像電影似的在他底眼前消滅了，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偉大的經歷呢！他再看門前的國旗，依然自由自在地在空中隨風飛，舞飛舞！